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伍輯·玖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伍輯·玖册目錄

鹽鐵論攷十二卷〔明〕金蟠輯　一
遜敏録四卷〔清〕蘇惇元撰　二一
課子隨筆節鈔六卷續編一卷〔清〕張師載輯　徐桐續輯　四五
葸園雜説二卷〔清〕沈起潛撰　一七九
探本録二十三卷〔清〕雲茂琦撰　二五九
家言隨記四卷附退齋遺稿一卷〔清〕王賢儀撰　四六一
詒謀隨筆二卷〔清〕但明倫撰　六三七
女鑑録四卷臣鑑録四卷士鑑録四卷〔清〕尹會一輯　七〇一

〔明〕金蟠輯

鹽鐵論攷十二卷

明崇禎刻本

鹽鐵論卷之一攷

本議第一

盤庚萃居○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遷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臣民從湯所都改商曰殷

舜藏黃金○泰族訓曰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藏黃金于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

力耕第二

范氏以強大亡○晉世家曰定公十五年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以爲邑

驘驢馲駞騾騵馬○驘驢種而馬生也馲駞古本作橐佗言能負橐囊而佗物也騾騵古本作驒奚駏驉類也

伊尹高逝遊亳○管子曰昔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于三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亳之遊女工文繡纂紐一純得粟百鍾于桀之國夫桀之國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

跛蹻之徒猗頓之富○南華經曰柳下惠之弟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所過之邑大都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許愼曰莊蹻楚威王之將軍能爲大盜也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聞朱公富往問術焉于是乃適西河大畜牛馬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貲擬王公以富興于猗氏故曰猗頓

宣房之功○溝洫志曰孝武元光中河決于瓠子上使鄭當時汲黯塞之輒復壞後二十餘歲數不登而梁楚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于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揵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不成乃作瓠子之歌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通有第三

呰窳○應劭曰呰弱也晉灼曰窳病也。
戴羽司鳩○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
昭子問焉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
昔少昊氏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而鳥名鳳鳥氏歷
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
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
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
蟋蟀○詩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

時以禮自娛也
弦高飯牛于周○人間訓曰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
以東鄭之賢人弦高謀以十二牛勞之秦師相與謀曰凡襲
人者以為弗知也今已知之矣進必無功乃還師而返鄭伯
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歐冶鎔鑄○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
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
燭善相劍越王取魚腸等觀之薛燭皆曰非寶劍也取純鈞
視之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于湖觀其文
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此純鈞也取湛盧示之燭
曰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服此劍也可以折衝伐敵人君
有逆謀則去之他日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殺王僚
湛盧去如楚

鹽鐵論卷二攷

錯幣第四

龜貝金錢刀布○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爲貨貝[illegible]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乙百六十也下有差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于人也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

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布者布于民間也

吳王擅鄣海澤○吳王傳曰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上患吳會輕悍立壯王以塡之諸子少乃立濞于沛以爲吳王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撫其民吳有豫章銅山濞則招致亡命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國用益饒

鄧通專西山○佞幸傳曰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擢船爲黃頭郎文帝悅焉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于是賜蜀嚴道以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白金龜龍○食貨志曰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山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因有司言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三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

布衣有朐邴○貨殖傳曰魯人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冶鐵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或曰以富典于臨朐故曰朐邴

郡中踐更者○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

復古第六

非鞅第七

扁鵲不能肉白骨○詩傳曰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中庶子難之曰聞上古之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蓆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

轝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能如此乎鵲曰不能又曰聞中古之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復爲生子能如此乎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豈足以變駭童子哉鵲曰不然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而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

戚施○詩解曰戚施不能仰醜疾也

闒茸○李善曰闒茸猥賤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也

鹽鐵論卷三攷

晁錯第八

君親無將○公羊傳曰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辭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

解揚厚晉薄荆○奉使篇曰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求壯士解揚往命宋毋降楚道過鄭鄭新與楚和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速宋降三要乃許于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晉君之命莊王將烹之解揚曰受吾君命而出雖死無二顧謂楚臣曰爲人臣毋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乃赦之歸晉爵爲上卿

刺權第九

蹋鞠○蹋鞠以革爲圜囊實以毛髮蹵蹋爲戲劉向別錄云黃帝造以練武士者也

鳴鼓巴歈○西域傳云巴歈二州名其人善舞漢祀高帝伐秦巴人從軍歌舞陷陣高祖采其聲後人因加此字一曰吳

歌曰歙。

魏成子所以爲賢○魏世家曰魏文侯卜相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作色曰臣何負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于魏成子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皆君師之子之所進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乃服。

刺復第十

曹丞相日飲醇酒○曹參世家曰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漢相國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拙于文詞者召爲丞相史吏之深刻者輒去之日飲醇酒卿大夫已下來者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閒而有言復飲之醉而后去終莫得開說。

兒大夫閉口不言○兒寬傳曰寬爲人溫良善屬文懦于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居其間見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及遷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吏民大信愛之。

燕昭之下士○雜事篇曰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伐之易王死燕國復立太子平爲王是爲昭王昭王謂郭隗曰燕小力少不足以報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隗曰致士請從隗死于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

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而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

子椒之意○王逸曰子椒爲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

見知廢格之法○平準書曰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見知謂吏見知不舉故爲放縱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

杜周減宣王溫舒○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意慘刻爲九卿

論儒第十一

齊稷下先生○齊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祭仲自貶損○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相也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也

魯公殺子赤○節士傳曰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憂邊第十二

毀泉臺○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園池第十三

池籞之假○顔師古曰池籞謂於水邊作小屋落障魚鳥籞者禁苑之遮衛也本御幸者假與貧民

三輔迫近○三輔黃圖曰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

輕重第十四

九府○顔師古曰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謂之九府皆掌財幣之官也

未通第十五

却走馬以糞○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許愼曰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田

牸牝入陣○牸牝牛也凡獸育子曰牸牝畜母也

商師若荼周師若烏○荼苦荼也烏燕烏也白項而羣飛者也鄒衍曰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地廣第十六

什辟之縣造陽之地○匈奴傳曰漢取河南地築朔方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孟康曰縣斗僻曲近胡顔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

貧富第十七

鹽鐵論卷五攷

毀學第十八

太山鴟嚇鵷鶵○南華經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粒食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子得毋以梁國而嚇我耶

胖○牝羊也

褒賢第十九

孔甲爲涉博士○陳勝字涉孔鮒字甲孔子八世孫也爲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

趙綰王臧○儒林傳曰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太傅免去今上卽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竇太后好老子言不悅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

相刺第二十

辰參之錯○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也

袁盎面刺絳侯○袁盎傳曰孝文帝卽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盎進曰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

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人上書以爲反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

鹽鐵論卷六攷

殊路第二十一

宰我于齊見殺○指武篇曰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

訟賢第二十二

孔父華督之難○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公

仇牧涉宋萬之禍○義勇篇曰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宜其爲君也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博閔公齒落于口而死仇牧聞君之死趨而至遇萬于門携劒而叱之萬擊仇牧而殺之

兩觀之殃○家語曰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古今注曰古者帝居樹兩觀于前所以標表宮門登之可以徧觀故謂之觀懸法象處也

趙奢行之平原○趙奢傳曰奢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曰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治國賦國賦太平

范雎行之穰侯○范雎傳曰秦王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國

遵道第二十三

椎車尚在○韓非子曰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椎車者

論誹第二十四

顏異誅斥○平準書曰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爲幣問異異曰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

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后。有腹誹之法。

狄山死于匈奴○張湯傳曰。匈奴來請和親。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故。山曰。高帝困平城。乃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帝寒心者數月。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中國大困。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于是上作色曰。吾

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上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

孝養第二十五

飯蔬糲者○蔬。蔬菜也。孟康曰。糲。粗米也。

周襄王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左傳曰。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董茹膢臘○漢儀注。立秋貙膢。蘇林曰。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風俗通曰。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

伍被邪逆○伍被傳曰。被為淮南王安畫謀反。計誅。

主父偃行不軌○主父偃傳曰。上拜偃為齊相。至齊。乃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恐。論死自殺。上乃族偃。

呂步舒○董仲舒傳曰。呂步舒者。仲舒弟子也。

鹽鐵論卷七攷

刺議第二十六

春秋書咺○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曰宰官也咺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

利議第二十七

鶡鴠夜鳴○增韻曰鶡鴠求旦之鳥形似雞晝夜常鳴陸佃曰怪鴟其鳴即雨爲鵒可以聚衆鳥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也。

國病第二十八

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平準書曰縣官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江充傳曰上拜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犯法者衆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苛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顔異誅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季夏之螇○方言曰蛥蚗齊謂之螇螰蟬之別名也

救匱第三十

葛繹彭侯○傳曰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劉屈釐爲丞相

封澎侯

鹽鐵鍼石第三十一

胡建不得其死○胡建傳曰建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與帝姊蓋主　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隱蓋主舍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卒圍捕公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他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

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
子石所以嘆息○雜言曰子石登吳山而四望渭然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于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人情者門人問曰何謂也子石曰吳王不聽子胥而國亡費仲惡來順紂而身死由是觀之君子道狹爾誠不逢明主狹道之中其能免乎子石公孫龍也

除狹第三十二

鹽鐵論卷八攷

疾貪第三十三

子產誅鄧晳○鴻烈解曰鄧晳教人以訟訟不俱司子產誅之許慎曰鄧晳詭辨奸人之雄也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太歲之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天文訓曰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盛則水陽勝則旱雨不破塊風不鳴條○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曾妾不得意而曾寢災○春秋曰宋災宋伯姬卒穀梁傳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毋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列

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鄰女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爲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故也。

宋人圍長葛○春秋曰、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

鹽鐵論卷九攷

執務第三十九

螟蟘○爾雅曰、蟲食苗心者曰螟。食苗葉者曰蟘。

能言第四十

逢須苞堯舜之德○逢須、古本作逢蒙。荀子淮南及王褒頌。又作逢門。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碩鼠之詩○詩序曰、刺重歛也。

擊之第四十二

結和第四十三

軒轅戰涿鹿○魚龍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

西定冉駹○南夷傳曰、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顏師古曰、今夔州開州多冉姓者。皆冉種也。

誅秦第四十四

號周子男君○古本作周子南君漢武紀曰元鼎四年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顏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也

食莂克腸○廣雅曰附子一歲曰莂子二歲曰烏喙三歲曰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貳師克宛○漢武紀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于天山

祁連天山○顏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

世務第四十七

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詩傳曰楚莊王伐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于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怒曰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遂師而歸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和親第四十八

誥䵷之會○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䵷

繇役第四十九

杕杜采薇○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險固第五十

墨子守雲梯之械○修務訓曰昔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至郢見楚王曰臣見大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子魯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于是公輸子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

楚莊圍宋○見前卷華元子反事

秦師敗崤○公羊傳曰秦伯將襲鄭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論勇第五十一

荊軻○燕丹子曰荊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羅縠單衣可掣而絶三尺屏風可超可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計軻不解琴故及於難

專諸○刺客傳曰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進專諸于公子光光善客待之九年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

要離○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于衛慶忌喜要離與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江中江拔劍以刺慶忌捽之投之于江要離歸

吳。吳王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伏劒而死。

商君之走魏○衛鞅傳曰。孝公二十二年。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不忍相攻。可與公子樂飲而罷兵。魏公子以為然。已飲。衛鞅伏甲士襲魏公子。因攻其軍。盡破之。

孫臏之破梁○孫臏傳曰。宣王二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去韓而歸。孫子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龐涓喜曰。我固知齊

軍怯。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兵萬弩。夾道俱發。龐涓乃自剄。

棠谿墨陽○蘇秦曰。棠谿墨陽。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許慎曰。皆利劒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劒者也。

鹽鐵論卷十一攷

論功第五十二

汎伯囚執○春秋曰。天王使汎伯來聘。戎伐汎伯于楚丘以歸。

晉取郊沛○春秋曰。晉人圍郊。公羊傳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係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王師敗於茅戎○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

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夷傳曰。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

朝鮮之王燕之亡民○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復修遼東故塞。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聚黨千餘人。東走出塞。居秦故空地上下鄣。都王險。孝惠高后時。約為外臣。傳子至孫。

南越尉佗○南越傳曰南越王尉佗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爲南海龍川令。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佗以其囂爲假守。秦滅佗自立爲王。漢武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殺漢使者。遣樓船將軍楊僕等下南越遂定越地爲南海朴梧諸郡。

論鄒第五十三

鄒衍惑六國之君○鄒衍傳曰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論菑第五十四

月望于天蚌蛤盛于淵○許盛曰月盛則蠃蜆內減故曰蠃蜆應于下月陰精也蠃蜆亦陰也故曰同類也。

軀膢以順天令○見前卷。

刑德第五十五

鹽鐵論卷十二攷

申韓第五十六

河決瓠子歌宣房塞○俱見前卷。漢武帝瓠子歌曰頹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河決若覆口○樂王鮒曰江水出岷山其源若甕口。

檃栝輔檠○檃揉曲者也栝正方者也輔檠輔正弓弩荀子曰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

周秦第五十七

蠶室○蠶室宮刑也司馬遷曰行莫醜于辱先詬莫大于宮刑。

詔聖第五十八

晉厲以幽○人間訓曰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

乾谿之役○楚書曰楚靈王七年作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爲王以公子棄疾爲司馬楚衆皆去靈王而歸王縊

于芋尹申亥氏。

樓季難三仞○韓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

魯好禮而有季之難○按魯世家，昭公使郈昭伯將卒以攻季氏，仲孫季孫與兵勝之，郈氏不勝而死，昭公出奔齊。

黔首○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

大論第五十九

應少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漢紀曰，天漢二年秋，大捜山東琅琊羣盜徐穀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酷吏傳曰，自温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欲爲治者皆則而行之，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正，楚有殷忠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盜至數千人。

雜論第六十

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不悅文學賢良之議，奏罷酒榷均輸，而鹽鐵卒不變。

〔清〕蘇惇元撰

遜敏錄四卷

清同治六年儀宋堂刻本

同治丁卯冬鐫

遯敏錄

儀宋堂藏版

遯敏錄敘

予幼僻處鄉隅家無藏書少師友淵源之漸以茲汨没不知振奮少長得見許玉峯先生而師事之先生示以小學近思錄朱子薛文清遺書韓歐曾三家之文始稍稍知所嚮方而先生旋歸養不獲常見既逾冠一日蘇厚子先生自粤歸過訪敝廬招至其所築甯經山莊縱觀所藏諸書且言爲學塗轍甚備而尤以張楊園陸清獻二先生書望溪方氏文爲切近師資予之知三先生學自先生言始先生爲予從兄植之先生門人予請事以師禮辭而切劘甚至先生又見予以其二子子因是得游於先生父子閒逾數年植之先生歸自粤東予與友人文鍾甫甘愚亭戴存莊俱受業而方魯生馬命之亦常執經問難於其門當是時吾黨好古篤學之士號稱極盛先生時適越未幾亦歸自是遂常相聚處予所業必請正於先生而先生所著楊園望溪年譜四禮從宜欽齋劄記詩古文亦必俛就予商榷先生持身處事守禮法論詩文著述必以義法爲宗矩言規行同門之士無不憚其拘方而又欽其有執也桐城自望溪方氏海峯劉氏惜抱姚氏三先生起以經學古文倡後進末流之弊大都尚文雅而鮮研究義理之書獨玉峯先生及先生初爲於舉國不爲之時窮理篤行卓然不遷於流俗逮植之先生歸里及門講習者益多而後學術始知當從事於根本之地先生論學最嚴謹植之先生尤稱之自許先生卒後數年植之先生繼之逾時而粤賊亂起蔓延江淮閒命之以起義旅死綬存莊及先生及鍾甫又相續以義憤菀結死獨魯生愚亭存而已頽然

衰老矣大難雖平老成凋謝新學之士無所師承予方將編校師友遺文次第及於先生而先生伯嗣强甫客游歸已以先生遜敏録四卷付梓乞予弁言予讀之不特如見先生學識之正持守之堅而數十年師友講論切磋之益聚散存亡之感與夫世道治亂盛衰之所以然者皆不禁感觸而隱痛於心烏能已於言乎先生少孤貧廢學年二十後始工書漸爲詩古文三十後乃宗法宋儒自周程以來儒者書無不博覽窮搜而深究其是非同異也是書斥旁蹊明正軌平近易知切實易行洵足爲學者法程有志於學者可以考焉同治七年閏四月同門後學方宗誠謹識

蘇厚子先生傳

同里後學方宗誠撰

先生名惇元字厚子號欽齋桐城人國子監生五世祖唐岑先生諱紹眉好學宗朱子　國初隱居不試父堃敦善行仁和邵員外懿辰誌墓文所稱蘇處士者也先生天性孝謹少失怙客遊養母聞母病不憚千里星夜馳省母卒哀禮交致不入内聽樂食肉飲酒者三年葬祭精考禮經　國制爲安厝録家祭約儀宗祠規儀遵行不怠其後廣之爲四禮從宜修於家以正習俗之非乾嘉閒海内學者以博綜爲聲名爲漢學力毀朱子獨耆儒方植之先生嘗著漢學商兌明辨其誣先生年三十卽心好朱子學名其堂曰儀宋後復師事方先生博求儒先之言確守其正凡稍異程朱者皆不敢取尤好張楊園先生書以爲自宋以來得朱子正傳者首

稱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庵當湖六人先生書純正平實介乎諸儒之閒而精詳親切殆又過之體用兼備巨細畢舉因纂訂年譜以爲師資屬方先生啟沈侍郎維鐈奏請從祀未果也經學文章宗方望溪先生以爲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又無以載道而行遠宋以後文之合程朱韓歐爲一而純正動人有心得之實者惟望溪於是又編輯望溪年譜二卷卒里人言於大吏奏請從祀鄉賢祠先生爲人嚴正守禮詩文以義法神韻爲宗所交多端方之士尤有知人鑒一見能定其終身所成就邵員外少時先生稱其才高識明目所未見義理詞章日與講論其後遂卓然成一家文先生家甚貧一介不妄取與嘗佐治粵

東有關吏持五百金屬爲請託先生峻拒之里中值戊申己酉水災先生佐唐魯泉明府籌畫章程竭力賑濟鄉里因得實惠遇後進必以正學開導從之遊者大都循蹈規矩不染時趨嘗慨天下政事之美弊風俗之厚薄士習之浮實皆由於學術之邪正學術正則能陶成人才取德行之士以任官爲政則教化端而風俗厚風俗厚而國治天下平矣後世法弊棄本取末不察其德行而考其文藝其文又爲無用之空言故弊不可勝述著有選舉私議藏於家道光三十年　詔舉孝廉方正里人以先生文行上大府先生固執不就試大吏奏聞　賜六品冠服論者以是科先生誠不愧云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先生卒年五十有七所著又有遜敏錄欽齋劄記文集詩稾尺牘題跋課蒙準指共數十卷二子

求莊求敬皆縣學生能守先生學

方宗誠曰予弱冠時從玉峰許先生講宋儒學先生長予十七歲聞之先施下交焉見予所著稱爲識見超卓論理純正體察切己眞誠動人有讀書錄備忘錄氣象英年見理端的僅見邵映垣及此人耳又警余以爲致知如此惟在力行爲之不懈何患不成大儒哉語具欽齋劄記中予欲以師禮事之先生不受而切劘甚至今二十年碌碌無所就將爲先生知人之累矣悲夫

遜敏錄目錄

桐城蘇惇元厚子著

卷一

計三十二條

卷二

計四十二條

卷三

計五十八條

卷四

計四十六條

右遜敏錄四卷　先君子自訂之書皆於劄記中鈔出

所以示後學正軌也劄記十二卷未刊行　先君子捐館後鈔本有二求莊與弟求敬各奉持其一不幸死喪亂離之際守護不及俱燬於賊惟此錄藏於家尚存嗚呼可慟也已　先君子生平志行學術求莊已詳於行述中是書乃躬行心得有關爲學趨向讀書塗轍之語好學之士多以不見爲憾茲求莊謹取原本付梓序次條目悉仍其舊以誌手澤之存云爾同治六年丁卯冬十月男求莊識

吉水歐陽介福鐫

遜敏錄卷一

桐城蘇惇元厚子著　[illegible]校刊

余自壬辰以後讀書從張子之法[illegible]得千餘卷茲擇其尤關問學志趣者別錄出以示子弟生徒俾知所趨向焉

咸豐元年辛亥正月惇元識

聖賢之道載於經傳特經傳文簡古而旨深邃必先觀宋儒語錄然後得門而入學者能習宋儒學方可漸躋聖賢之域（以下壬辰）

韓文公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近世之士往往畏聖人之道難學而置之不學蓋亦不得門徑也余謂近時爲學必先看宋儒語錄然後知爲學門徑是亦韓子之意而宋儒之書尤淺近易入也語錄以近思錄爲最善先讀此繼讀朱子文集語類及周

張二程等全書可也近思錄言理小學言事小學一書尤宜先理會

伊川程子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余謂此宋時爲學當如是今日在宋儒闡明道學之後宜從宋五子入

近世之士有讀理學書及言行謹守禮法者衆皆笑爲迂其人因不合於衆遂改其所爲余曰若爲正學勿怕人笑須堅定志向厚著面皮雖人笑之惡之若未聞然如此方能不爲習俗所移

世俗讀書專爲科舉利祿之計所讀經書將爲時文之用而於聖賢道理行事全不理會其讀經書於時文無用者皆刪去所讀書不過四書詩書易禮記左氏傳其餘春秋周官儀禮公穀爾雅讀者甚少其孝經小學以爲小書而不屑讀往往讀近科考卷墨卷數百篇或至千餘篇又或讀典制類書數種嗟乎風敎之壞竟如是耶余謂訓蒙必授以小學孝經近思錄此爲最要之書若能細細理會實踐而躬行之則一生受用不盡以讀考卷墨卷典制功夫讀諸經豈不較愈數百倍乎

余嘗歎近日科舉選士難得好官士子自幼誦習只爲時文利祿而設於經旨全不理會於行事全不修檢且近日八股名爲代聖賢立言其實只務浮華不背於經旨者鮮矣其文情口氣皆周折搖曳聖賢當日豈象如此說話即使作文者自思之亦必發笑薛敬軒先生云是謂侮聖人之言誠至言也學之如此烏能有好官哉且有作八股者迂拙不通世情雖日用尋常事不能做家書不

能寫驟授以官烏能不害民哉若能更改如朱子之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試之使寫出注疏及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試以時務如此行之數十年必有經明行修之士接踵而出試策論又寓以鄉舉里選以觀其行如此得士授之以官焉有不忠君愛民者此事方望溪先生亦曾奏過終不能行可歎之至余向有擬更試經題論時務策之意後觀朱子語錄及望溪集所云亦頗有相合朱子又云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至言至言

聖賢儒家之書如米穀飯食味淡而不悅口人鮮單食而飽者雜家辭章之書如珍羞美味無不好而飫啖故人只知珍羞之美而不知米飯之美即以珍羞與米飯共食亦只知有珍羞而不知有

米飯近人漸漸惡食米飯而欲盡食珍羞且漸漸不知人之需食米飯矣殊不知米食有中和之味人賴之以生烏可廢哉且米食多食可以延壽珍羞多食則生病以至短折矣

儒者學行工夫本是難事人每畏難而遂不爲亦或因循姑待以致終身悠悠余謂先只得向此而行能行得幾分便得了幾分若自強不息何患不成耶如能今日卽不放過今日又何患悠悠終身耶

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明諸儒之學至朱子而大成昌黎謂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在今日欲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朱子始

一部小學皆聖賢大儒言行分門別類最易用功宜時置案頭一生理會不盡總不可以其名小學而忽之也以下癸巳

近日之學大弊訓詁一字一句考校偏旁點畫全不及義理棄置身心毫不修省而自名曰漢學反妄詆程朱爲空疎跡其所行卑鄙貪婪是尤甚於楊墨也余曰漢學不息聖人之道不著能言闢漢學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盡合乎道是亦正學之徒也

顏魯公多寶塔千祿碑東方贊郭公廟碑等楷帖筆法端莊嚴勁人見之能生敬畏余擬裁闕集爲孝經及視聽言動四箴朱子讀書法敬齋箴陳南塘夙興夜寐箴等文臨寫俾習字時亦留心正學

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大概倣朱子讀書法編成其敎人讀書之法詳善能一一依法用功不患不成大儒

愚竊不自量有杞人之憂以爲近日世道人心之壞原於學術不正近世之學者皆溺于訓詁辭章而遺棄義理推其故蓋原於立教之不善也夫人之所以爲學蓋欲變化氣質明善復初通經致用竊觀近人爲學者父兄師友以文藝爲教以仕進爲期雖誦讀聖經不過爲科舉文之用毫不身體力行卽科舉之文亦徒守帖括務爲華靡其能不背經旨者鮮矣僥倖掇科輒登顯仕其於明德新民至善之道全未究心欲其能治國平天下豈不難哉卽有好學之人治帖括之外孜孜矻矻亦不過考據訓詁馳騁詞章而已又近世爲學者或於經傳或於異端之書一字一句偏旁點畫究極精微又或摹搨金石文字以及磚甓瓦礫無不搜羅自許淹博號爲漢學且更明目張膽慨詆程朱爲空疎而舉世皆推爲老

師宿儒考其行則貪鄙不堪大傷名教復有幸而得志居高官掌文教以其術倡之於上刊其書布之於下人皆靡然向風仰之若泰山北斗矣自孟子歿漢唐諸儒皆溺於訓詁詞章聖學不傳道統已絕有宋大儒出倡明道學續一千四百年已絕之統自宋儒道學大明以來諸儒輩出淵源不絕未有如今日離經畔道斷然欲絕之時竊嘗恨不能黜其人火其書以免吾道之榛蕪也夫養正自蒙始始學不可差也楊大年曰童稚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讀書之法宜以朱子爲法元儒程畏齋依朱子讀書法修爲分年日程最爲詳備經諸大儒表彰最爲學者準繩是爲第一等學第一等人道學之正統眞儒之正傳在是或全法之或斟酌損益而學之矯世俗學者之弊將必成爲大儒矣

近思錄朱子云學者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此語乃教讀近思錄之要法也然淺學者每見首卷道體輒以爲此書高遠難讀遂望洋而返而其中親切之語皆未嘗一閱余以爲或將朱子此語刻於帙首俾學者一覽便知讀法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存心養性事天立命以修道

朱子與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此喻甚妙讀經時宜思此語

程子每云氣象如云觀天地生物氣象玩味聖人氣象此皆其涵泳充養之功深

朱子語類有曰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卻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卻不妨又曰讀書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緩火養余素亦有此意今見此更爲欣快

初爲學似宜於靜處存養讀書窮理數年然後出而應世始不至於放蕩處世應事自合義理若初學於熱鬧場中用功較難數倍

伊川程子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高景逸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竊按爲學先學朱子較近可以漸躋曾顏爲學須是學朱子始不差候　景逸又曰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

高景逸曰陽明與陸子靜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子靜子靜心麤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惜元按有相似處實不全相似）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惜元按此卻不相同）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與尹和靖子夏一脈陽明亦稍似子貢又曰周程張朱是爲天地幹蠱之人白沙康節是享現成家當者若其間最苦心竭力又莫過朱夫子於世上無一事不理會過又曰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略處朱子卻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爲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麤便包不得朱子又曰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既得則敬以守之又曰朱夫子之言俱是用上說使人可知可行孔子教人亦只說用所謂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學者俱在訓詁上求更不知性命爲何物至宋周程夫子出纔提出性命到微妙矣朱夫子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若知孟子之言便知孔子句句精妙若知朱子之言便知周程語語著實又曰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從致知入（惜元按恐是從誠意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又曰讀書窮理至於朱子可謂盡善盡美矣須知所以讀書者專爲治心若因欲速而至於煩躁反是累心了須守定朱子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之法方可謂之讀書又曰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眞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按景逸此語亦大

醕而小疵　胡敬齋曰朱子體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功夫直截朱子功夫周遍

薛敬軒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此言誠爲近日爲學之要法近日爲學只須照經傳以及宋五子書一一做去不必他求

學堂中宜以程氏讀書日程置一部做照而行再將朱子童蒙須知讀書法白鹿洞規諭諸生諭諸職事稀試牓諭等文及陳北溪嚴陵講義皆宜書揭於壁間

薛文清曰四書當先以集註章句爲主參之於或問如輯釋諸書固多發明處但語錄或因人淺深而發或有未定之論諸儒又或各持所見間有與朱子異者若釋文集註章句未通而泛觀此則

本義反爲所隔使人將有望洋之歎若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既已通貫在己之權度既定然後兼考諸書則知所擇矣按此語最爲讀四書之善法

余嘗言學古文宜學朱子幷周程張五子之文兼學西漢及唐宋八家之文庶不至言文遺理言之不文二弊已詳與曹孟明書內竊思近日制舉四書文宜看陸清獻所選一隅集更讀歸震川方望溪文庶能傳經義而文辭兼佳也以下甲午

四書宜看陸清獻所訂大全及松陽講義困勉錄四書講義遺編大抵朱子之學集羣儒大成義理最爲純粹當時高弟如九峰北溪勉齋皆得眞傳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敬軒胡敬齋皆其嫡派而本朝陸平湖于朱子四書註尤能入其閫奧由平湖以學紫陽由紫陽以希鄒魯似爲得門而入

道德文章後世判而爲二故文章有道學文士之別其文士之文卓然成家能載道者西漢唐宋元明罕有其人本朝方望溪其庶幾焉望溪嘗自言其所嚮云學行繼程朱而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其學行能效法程朱而其文更能兼程朱韓歐而成學文者宗法望溪庶幾不失塗轍之正

陸清獻先生語趙魚裳曰小學不可不講究授生徒須曰與講解一段我在館中亦如此此語係易簀前二日又寄倪貽孫書曰令郎小學一書不可不看日記一二條作果子喫又與兩席生書云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與曹星佑書云外孫能讀書可喜尤當敎看小學以正其根腳與子宸徵云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

常置案頭時時玩味先生以小學敎人望人身體力行言之至再至三諄切至矣仍有數條載高紫超註小學卷首總論中茲不具載

讀清獻年譜知其自幼爲學皆出於正未嘗歧誤其後篤信朱子之書終身不改是以能成醕儒

松陽抄存乃清獻自取問學錄及日記中摘出而存者其語閎深純粹雖少而毫無偏駁誠良玉精金三魚堂賸言則分別經史子集而其中最精者四書性理二類耳

讀四書章句集註不看或問不知朱子以前諸儒論說之差不知章句集註取舍之精言約義賅之善不看陸當湖所訂大全及松陽講義困勉錄講義遺編諸書不知朱子以後羣儒論說之差且

不知章句集註之妙則是折衷漢魏六朝唐宋諸儒之說者固朱子也而折衷宋元明國朝諸儒之說四書者殆陸氏也

受業族子求承 求粟 族孫其琛 其堃 同校字

遜敏錄卷二

桐城蘇惇元厚子著　男求莊校刊

切戒長傲飾非最宜矯輕警惰以下丙申

許魯齋全集純正無疵洵朱子嫡派其篤行氣象甚高其設施規模甚大魯齋學行薛文清所評各語皆當

涇陽之學宗程朱復宗陸王未免騎牆而其書尤偏於陸王邊較多未爲純正也

張楊園先生曰居業錄有謹嚴整肅氣象讀書錄有廣大自得氣象先生此語誠爲知言竊以先生之書在二錄之間尤與河津相近有明一代薛胡之後舍先生其誰與歸陸清獻所謂篤實正大又先生之知言也

楊園曰教課誦習似不可分爲人爲己之心因與弟子講解而己益明因與弟子誦數而己益熟時切檢點不敢慢忽即爲主於敬長其所善救其過失與之遷改總己分內事也夙興夜寐行無越思內期盡乎己外期盡乎物即爲時時習之而須臾不離乎道矣此語誠切己體察與張子四益之語相發明更補張子語所不足之處課蒙者宜將二先生語熟玩而力行之

爲學討論經書只先究其義理爲要其他瑣屑考据姑且置之如此則易得經旨若旁稽博考則忘經文本旨譬如行大道中只一心照大道而行自可達其所止之地若見旁蹊曲徑中有片奇小勝便欣然窮之久則迷其大道而終入于歧途莫知所當止之地矣

楊園先生曰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余嘗曰論學不可不嚴論人不可不恕立敎不可不嚴取士不可不寬因見先生語故記之　後觀彭魯岡書魯岡或問有曰論人不得不寬自爲不可不嚴可以互相發明　整庵困知記有云論學術不得不嚴論人才不容不公　望溪先生與李剛主書曰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

學不正不可作古文理不明不可作古文識不眞不可作古文蓋能立言得體則自合法而不背於道法無異訣惟合乎情理之正而已至於筆力才氣是天生之非人力所能强爲也

朱子語類訓郭德元曰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之說陸清獻辨爲記者失眞朱子未嘗敎人專務靜坐況又限定半日甚爲卓見余因思若久爲習俗淆亂初知向學下手時用此功數月亦無害朱子亦有閉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再讀書之說又有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靜坐月餘記性卽長進之說此若年久如此限定靜坐半日則是與釋子坐禪無異矣　語類又訓郭德元曰今識性明精力短每日文字不可多看又記性鈍但用功不輟自有長進矣又曰如今自家精神都不曾與書相入念本文註字猶記不得如何曉得恐朱子係因其記性鈍故訓以此語亦因材而敎非爲定法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敎人之法則甚誤矣

劉蕺山先生人譜一書其中最好者紀過格一篇誠有益於爲學下手工夫若將過格書而揭之時時警省大有益其他篇語純駁不一讀者宜知辨也

敎小學生最不宜敎以左傳卽敎之誦讀亦必擇其無大害理之篇不必深講俟其年長胸中理明自必能分別邪正也若小時以此爲尙不分邪正爲其細解小學生胸中無主聞之甚喜將此惡言惡事痼於胸中終身爲害不小不知者以爲左傳文好必委心學之而終身受害不自知也

陸清獻折衷朱子後羣儒說四書之得失張楊園折衷朱子後羣儒學術之得失皆辨極精微者也

讀吳康齋語錄見其困窮刻苦令人慙愧

方望溪之古文能動人張楊園之語錄能動人皆近代之宜宗法者也

講學者宜見之於言行日用身心內外如一乃爲得力若隨口亂道隨俗應酬徒曰吾堅持此心而以身隨俗應之非程朱正脈卽著書宗法程朱窮極理奧不過徒講於書册而已於身心無與何足貴哉以下丁酉

學最怕雜雜則於自己身心躬行難得力

孔孟程朱之學講究不盡何暇講禪學

常人於病中喜怒哀樂每不能中節若講學者於病中正可見平日存養功夫若與常人同則亦何必講學耶

楊園先生曰祖述孔孟憲章程朱愚謂今日爲學張楊園陸淸獻又程朱之門戶矣

取人宜從聖人聽言觀行視以觀由察安之法然後知其實若一

見其巧言令色輒許之吾恐今時之飾言色者甚多於此觀人則失之眾矣
謹言者拙言者實言而無枝葉者言隱而陰姦者善言而正者辭達而理暢者巧言而虛假動人者皆須分別詳察之若不詳察則必顛倒是非矣
歐陽公五代史伶官傳論曰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此固為國家而論然為學之道亦如是
楊園先生讀康齋集謂其為吾人今日最切師資余曰吾人今日讀楊園書尤為最切師資也
喪葬之禮人子務宜少時講究勿以父母俱存為嫌曾子於父在時問喪禮於孔子伊川於大中康强時為溫公相喪禮古聖賢固講之平時也若以親在而不究心一遭大故倉卒昏迷之閒違禮徇俗終身痛悔已不可及茲讀楊園訓子語內云幼少不學居喪弗能如禮葬埋不知盡道苟且徇俗痛悔終身等語不禁惶悚汗下追悔無已因書此志罪

今若[illegible]正經界制井里豈不大擾恐難行若分田授產以均貧富其賦[illegible]正因舊制而裁其重者無理者如今一畝征數十款銀各郡縣不[illegible]地之沃瘠而賦則懸殊二三月田尚未播種即征上忙錢糧等類如能改之則為仁政矣
士之有志於道者須奇技淫巧莫能奪其好凍餒流離莫能懈其志黃金美色莫能動其心
朱子語類因論程伯子雞鳴而起若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之語曰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卻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無安頓處終非己物此喻誠透徹切當吾人為學宜服膺而勿忘也
今日外著皮袍掛內未著棉襦風作而身時寒因悟為學若徒務博洽而不切己體察則無益於身心雖學亦如不學與外衣重裘而內不著棉襦猶不能禦寒者無異以下戊戌
朱子語類曰德行道藝藝是一箇至末事然亦皆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竊見近世士子或有窮做精神專攻制義久而人亦隨之迂腐入官為政不能設施或居家日用且不知部署是欲讀書明理乃反因讀書而愚豈止如朱子所云壞精神哉余嘗謂科場宜改八股為經解論說及時務

策任士人各發議論不致為帖括程式縛束則通經可以致用庶不因讀書而愚矣
朱子語類云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縱此語未穩亦一兩字失耳讀書尋留意小處失其本領所在最不可按此最為讀書用功切要法
論語首章學者註所謂明善復初蓋無所不包也首節即大學明明德次節即大學新民學即論語入孝出弟謹信愛眾親仁學文之學又即大學格致誠正修之學又即中庸修道明善誠身之學學得於己人知之朋自遠來固可樂若人不知亦無慍第三節似即為二節之反面文意承接非三節平列　語類學而時習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

爭這些子　羅整庵困知記內云所學之事即文行忠信四者其說亦稍備李安溪謂學是詩書禮樂之說則挂漏耳

朱子謂巧言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腔子裏否愚按今之做考墨卷時文者代聖賢立言亦敢於妝妖作怪紐紐捏捏匪特蹈巧言之咎亦且有侮聖言之罪也

人若不應事而終日不讀書則心無所棲泊而有非僻之干

羅整庵困知記論心性透澈辨陸王陳湛如犀分水其學術純正實在薛胡之次其識超卓可軼餘干特平實之語少非初學所宜宗法至論伊川考亭氣質之性理氣二物之說其事重大余頗有疑不敢輒信　庚子二月二十九日讀陸清獻問學錄駁整庵此

二說甚透謂整庵知心性之分而不知理氣之分又謂章楓山不在整庵之下　陸桴亭論性謂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不必離氣質而觀孟子當時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又謂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與整庵暗合張楊園云桴亭就氣質而言賜一方之論竊謂前有孔孟後有程朱性善之說已甚詳明吾人只宜尊其所聞日用之閒實求所謂爲善而去惡者以無失賦予之良可也

童子五六歲未入學時以十百千萬數目字東西南北方名字教其識認而解之再以朔望支干六甲五行生剋等字教其識而讀之且解其意并教之數日及入學宜讀王伯厚先生三字經王晉升注本次讀弟子職任文田注本資魯鈍者不讀亦可次名物蒙求性理字訓歷代蒙求史學提要俱小四書本魯者史學提要日後以餘功讀亦可次小學高紫超纂註本魯者只讀外篇或每日講說一二條亦可也以上六種書餘功讀亦可次孝經元董季辨注本或李安溪注本亦可次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正文次禮記陳氏集說本讀時宜解說魯者可不讀或刪後來補看次詩經朱子集傳本次四書朱註四書注與正文宜分讀連讀則攪亂正文難記憶性敏者宜讀全注次者讀論語學庸注孟子擇讀心性數章注魯者只讀學庸注論孟注擇讀亦可讀注時宜解說次書經蔡氏集傳本次易經程子傳朱子本義合刻本次春秋左傳宜讀以傳附經本經傳並讀便于記憶再看胡氏傳及姚平山刻杜注本或杜林合注本六經讀畢性聰穎者讀周禮遵叔度周官精義或方望溪周官集注本性魯者讀節訓或節要次儀禮吳廷華章句性魯者節讀次公羊穀梁可節讀次爾雅鄭夾漈註本可節讀七歲入學後宜次第講朱子童蒙須知屠羲英童子禮程董學則眞西山齋規朱子讀書法訓子從學帖日記故事養正遺規朱子家禮遵守力行十四五歲時讀書有餘功看宋五子近思錄江慎修集注汪星溪續本及性

理精義二程粹言朱子全書宋周程張全書朱子大全集語類大學衍義讀書錄張楊園全書三魚堂集松陽抄存經書看講說本以四書或問及大全陸清獻訂本及松陽講義講義遺編欽定七經彙纂義疏爲佳經書看畢看范氏唐鑑朱子通鑑綱目國語國策參看陸清獻去毒本史記歸震川評點本宜武英殿板三家全注本或陳臥子測議本漢書殿本或汲古閣刻本及凌氏集評後漢書殿本或汲古閣刻本三國志殿本或馮具區刻本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明史古文讀朱子文略東坡文略古文雅正韓文考異望溪文集古文約選望溪代果親王選古文辭類纂諸本而以類纂本爲主讀文之法詳余選文章啟蒙文章載飾古文辭讀本目次此其大略其詳有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及陸清獻跋語并余附記各條至童稚讀書宜先淺淺解說後再複讀知此略知講解則讀亦易熟且可終身不忘也

學蔀通辨一書辨陸王之學毫釐皆悉誠有功正學而其已論亦甚正似在困知記之次惟其論朱陸曰始同終異四字有語病謂朱子早年未甚看破陸學之弊則可謂爲同則不可朱子少年雖曾染禪學而與陸則迥不同也祝人齋謂此語幾於誣君子誠有見

書雖手中技藝觀其書而其人之性情學行亦可知故雖紙堆筆塚逼眞古人不讀書則其氣味不雅馴不修行則其骨格不堅正書雖工而學行不正者亦不足貴學者臨摹古人帖已得形模筆勢則可蹔之不學唯肆力讀書修行則雖不用功於書而書自能長進不然終身專學書而書不能長進佳者不過成爲書工而已

天性之有善無惡猶雨水之有淸無濁天命之謂性猶天降雨水率性之謂道猶承接雨水而用之不使落於汚濁故皆淸也氣質之性有善有惡猶天降雨於淸處則雨水亦淸降於濁處則雨水亦濁修道之謂敎猶雨之降於濁處加以澄治之功則能復其本來之淸矣今日看方存之宗誠所訖許子秀鼎之解余竊以爲未的故書此

時文能發揮經義文筆儷古則勝於古文古文能載道自勝時文若不能載道則不若時文若劉截虛縮題時文則甚害道矣

大抵天下學問事業無全副精神貫注則不能爲未有不豎起脊梁能作事者吾嘗作詩作文作字當其時無精神則不能佳可知技藝且然何況學道乎

近世爲學者無不以朱子爲的而攻之講陸王者詆朱子爲支離講考據者詆朱子爲空疏工詞章者詆朱子爲迂腐講經濟事功者詆朱子爲有體無用其實此數弊朱子皆無也蓋淺學傲妄者未全見朱子之書意欲將大賢抑之以鳴其高而不知自陷於小人無忌憚之罪於大賢則無損於己則不能進學矣

楊園先生曰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余亦云朱子以後折衷於張楊園陸當湖兼此以讀書則如持權衡以較物不致有輕重之失矣

受業族子 求承 求杲 族孫 其琛 其連 同校字

遜敏錄卷三

桐城蘇惇元厚子著　　校刊

學古文宜學韓昌黎學詩宜學陶靖節[illegible]宜學顏魯公蓋此三家包羅往古而開示來今學者以先入之言為主必從此三家入始有筆力有根柢然後上可躋漢魏六朝下可攬唐宋元明而成一家不然畏難而學近易則難進於高古而如江河之日下也以下庚子

余嘗論文以程朱以前如八家之文於道未純不害其為古文家程朱以後理學大明凡作古文者必與道為一方可為大家自南宋以來惟方望溪先生一人而已今讀韓理堂名夢周字公復濰縣人書望溪逸集後文其持論與余脗合竊自幸余論之不謬也

文中子弟子姚義言孔庭之法曰詩禮不及四經蓋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言甚得教人之序訓蒙讀經可以知所先後余亦嘗有教童子讀四書後須讀禮記之說讀此語甚相契焉

中說純正平實親切周備孟子之後周程以前無有能及之者自來論文中子軒輊不同惟朱子王氏續經說一篇持論平允可息眾喙而為定論

余嘗謂讀四書注須先讀正文然後另讀注程畏齋曰程亦如此說陸桴亭亦謂連註讀多不知正文首尾每每易於漏脫者先讀正文則可免此病

陳白沙曰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者耳其志不足稱也此言誠然故志以為箴誠

不能持敬止是不能以志帥氣　胡致堂謂宰予晝寢亦是不能以志帥氣

或云專以科舉取文學而別開理學治學兵學歷學律學算學醫學等科余謂必修己治人能兼始為有體有用之學理學而不知治則有體而無用治學而不知理則經濟無本理治不可分為二兵歷律算醫分之可也專以科舉取文學亦無用矣即安定經義治事二齋竊以治民亦不宜入治事內蓋經濟若不本於經學則為無本也

朱子語類解子路有聞章云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著工夫竊按此誠切中近日學者之病余亦同此病宜切警之

前日與方召卿方存之同論後世不可行井田封建之制余細思之此斷斷然者今若改作井田則大擾害百姓行數年人口增多而不能增田將如之何封建則諸侯王之子不能皆賢又不能變易甚是難事蓋其生長富貴不知艱苦而能賢者甚少以一相傳之元子尚難輔導何況數十相傳之諸侯乎二君皆以為然

方百川先生云為文理正而皆心得詞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此語見望溪集又見官瑜卿文集誠至言也

朱子語類弟子問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按此則人心難寂然不動能思索向正主一無適亦不害爲敬也

朱子曰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功夫此誠爲學切要之語皆宜書紳勿忘也

教弟子固有一定不易之法然又須看其資質如何病痛如何而隨時變通因其勢而利導之察其疾而鍼砭之不可太拘定法以致窒礙難以獲益至其大綱則不可易也

語類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余亦嘗云性情偏者讀書審不正義理處事辨不清曲直然此豈可任其如此須是讀書窮理變化氣質方得

語類云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此爲至要法

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直可續諸經之後學者于讀經畢不可不讀此又明道程子定性書伊川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四箴朱子大學中庸序仁說敬齋箴亦須並讀

古文法有有定法者有無定法者有定法者可以言傳無定法者不可以言傳君嘗謂古文法皆理也理有說不去者即爲不合法其法不可校畧惟以理準之可耳

或謂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朱子曰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慎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按朱子此語則念臺之以慎獨爲宗旨非所宜矣

横渠張子曰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某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張子此語誠然余自思總是剛少故功夫或作或輟讀張子此語甚自惶愧

張子曰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此切中學者之弊

學問必始終兢兢業業方能長進有成若少知向方略有可觀便厭然自足潰然自放安能有成也

讀橫渠張子論井田封建語竊以爲必聖人在上爲天子方可行封建井田否則恐封建如春秋戰國之諸侯生長富貴不知愛民而反虐民又不能遽然廢置也經界改爲井田恐擾民不易爲也即今之世似宜擇賢守令而久於其任則無異封建行均田之法不使豪强兼幷以致貧者無立錐之地則無異於井田矣封建井田聖人立法豈不佳但無聖人則難行行之不善則有害

張子曰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己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己亦熟之天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觀張子此言大抵天下事於義理當行及不能從俗者總宜老著面皮行之不可怕人非笑若義理之不可行者則須當怕人非笑庶幾慚愧而止也

爲學若從橫渠張子入手則有所依據刻苦實學强探力取雖魯

鈍者亦可爲法也（以下甲辰）

經世之事須參酌古今而行行得一分善政則有一分恩愛及於人若一味泥古必復三代之治必一一行王道復井田封建行周官之法若君相能從而行之不善則必有大害不然君相以爲迂闊難行已又不肯稍爲俯就必致於竟不能行而空負一生學問

近代賢人善於用世而能及物莫如湯文正陸清獻皆可爲法也

明季國初以來講理學純粹正大而名不甚顯者如張楊園陸桴亭應潛齋彭魯岡劉直齋朱止泉王白田諸人皆不可多得宜表彰之亦學者之責也

人須是自少小有約束則心便謹慎雖至老大時亦能受約束不然少小時未曾受約束老大時微有撿束便不能過天下豈有如

此事件件由人自便毫無窒礙者乎

論學不可不嚴不嚴則易流入異學且貽誤後學論人不可不寬不寬則天下皆無人可取堯舜周孔豈能多出且試問自己是否堯舜周孔耶

未曾讀過正學書宜先讀程氏讀書分年日程養正遺規小學近思錄家禮朱子全書陸清獻訂四書大全松陽講義十三經正文性理精義張楊園全集三魚堂集松陽抄存問學錄王鳳洲綱鑑會纂古文雅正古文約選（方望溪代果親王選）古文辭類纂韓文考異東坡策論望溪文集其次讀　欽定七經參看註疏朱子大全集二程全書張子全書周子全書讀書錄居業錄唐鑑國語國策通鑑綱目大學衍義并補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新唐書新五代史朱子

語類朱子遺書柳歐陽曾三蘇王諸家全集陸宣公奏議　大清會典通禮張南軒呂東萊真西山魏鶴山許魯齋羅整庵湯文正諸全集歸震川文鈔楚詞集註古詩箋五七言今體詩鈔唐萬首絕句選涉獵二十四史三通五禮通考其餘應看應備檢各書目俱載讀書分年日程并陸清獻日程後序各書看畢後更宜涉獵本朝律令及諸家經濟各書

勤可以生敬惰可以生肆惟勤則能持敬惰惰必至日肆矣

讀朱子與張南軒論癸巳論語說其鍼砭南軒說之失皆平允精當愜於人心是以朱子以前及同時人之說得朱子始有所折衷

朱子答吳伯豐書云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蓋指象山之徒）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蓋指浙中學者）其過高者固爲有害

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愎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竊按今日學者之病亦與此同爲陽明之學者徑趨簡約脫略過高爲詞章經濟考据者專務外馳支離繁碎講程朱學者固甚平正然又往往欠涵養本原工夫也可不自勉哉

或謂朱子之教專事讀書又或謂朱子晚年專事本體二者皆非也要之朱子之學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兼到未嘗有偏或偶有救學者稍偏說時蓋因其人性情學問之偏而救之不可執爲朱子一定之教是在讀書者善體會也

爲官者必能勇退而甘淡泊則爲官時始能爲國計民生幹事若官情濃者皆其利心不能舍爲政必不能爲國計民生也三月五

日與趙介山同寓吳山論事及此因記之（以下丙午）

佛書之理有與吾儒相過者學之固亦有益處然其大本多差誤天地古今道理孔孟程朱以及諸聖賢儒先言之詳盡已無遺憾其書亦汗牛充棟畢生讀不盡身體力行畢生行不盡有何功夫讀佛書說禪理卽得其益處亦不能多學到極處也不過成一禪和子成一佛祖而已況未必能耶何如讀儒書開卷皆有益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皆爲實濟不作空談不爲異端不爲聖賢罪人吾止憂此生日促不能讀盡儒書不能行得幾分實不暇講佛學也

今日書方存之劄記後云知見高明造詣深邃較數年前更多鞭辟近裏之言佩服無似但其閒有微覺過高過深數處耳至於佛學不必尊信太過昔程子朱子少時雖亦嘗涉之而其後則辨析擺脫已盡蓋其精者少儒家已足該之而其麤謬及近理而大亂眞者多實不足取也聖賢諸儒之書畢生求之不盡無暇究心於異教之書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援引異端而入吾室耶且恐久之喧客奪主非徒無益而大受其害也

天人性命之理先聖先賢先儒說之已盡講之已大明後學只在在服習躬行而已若有所見劄記以備遺忘且留以證先儒之說亦可大抵後學所見得精者先儒必已道過若必鑿之使深越之使高則或淪於空虛寂滅非中庸之道而入於異端無所實濟矣

理學不在多言惟在實行

朱子後純粹正大之儒惟薛敬軒張楊園二先生爲最敬軒渾融宏大近明道楊園嚴密深遠近伊川

余細細思量比較惟有朱子之學正大周詳無弊人或尊信陽明釋氏過於朱子吾不知是何識見也

從事問學不能得力故必以尊德性爲先此朱子之敎後之學朱子者或遺德性專事問學宜爲陽明所譏陽明尊德性遺太多而遺問學故流弊更甚讀陽明書惟宜放出眼光取其長不可信其短處而受其蔽也

大學八條目修己惟誠意最難治人惟齊家最難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又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

功夫惟求放心最難而最要

凡人從事問學所以修行去其矜驕之氣狂妄之習若因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矜驕益甚狂妄益甚吾不知讀書何事問學何事

（以下丁未）讀陽明王氏之書觀其論事理平實處亦有惟其論心性論良知論知行等處則甚偏一部全集及傳習錄讀之令人治心者頗少學者一尊信王學則性情議論皆狂妄偏到底行爲亦多乖張一經傳授新學小生亦敢放言高論此皆識見志向不正不堅故被王學引去有志正學者其愼諸

余之編楊園望溪兩先生年譜蓋欲以爲楷模儀型便於取法非徒爲表章而已昔朱子撰伊川程子年譜蓋師其學行撰曾南豐年譜蓋學其文章（以下戊申）

佛家乃害聖道亂眞實之書豈可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大道相提並稱乎

余初未全讀陽明書以爲陽明當有純正可取之處及後全讀則見其純正可取者甚少初學宜不讀爲佳

胡敬齋文集純粹有精采其文筆亦俏潔動人整庵文集進書札一類好其餘無甚精要語文筆亦不及敬齋集

心中有雜念游思欲念起時輒將敬齋箴誦之可以斷絕每日須將視聽言動四箴敬齋箴心箴夙興夜寐箴常常循環誦之則心自然主一無適

近日若做經世濟民事頗難同志合辦者盡人人以時事眼中所見皆能辦理多自以爲是各出意見莫之或勝而不知事必酌古準今始能行之無弊若徒泥古或偏執己見皆不能行也

朱子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爲先而道德仁三者爲後若說本則三者爲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然則在今日學文字固宜在小學時不可後而必以道德仁爲本藝既熟之後但游之而已不可溺也以下酌

聖賢皆先說知後說行纔說知便說行未有說知行合一意思不知陽明之說何以人肯信他

上蔡先生語錄其篤志刻意處誠足以立懦夫其精粹語尤爲後人傳誦嘖嘖微有未透未圓之語已爲朱子摘發矣

上蔡直是能改過所以能成爲大儒程子言他玩物喪志何思何慮發得太早他皆一一改去朱子謂其爲人英爽明決強力不倦誠不虛也先生今已從祀聞其風讀其書可以興起人

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朱子曰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余按二子此言尤於初學及心思亂者有益若夫涵養深純心能靜一者又不全在此

朱子謂敬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又曰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此皆敎人持敬最切要語

受業族子求承求果族孫其琛其漣同校字

遜敏錄卷四

桐城蘇惇元厚子著　　男求莊校刊

池北偶談載汪鈍翁云時文雖無與於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又鹿菴云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余謂此皆不知其原而妄論也試問八家陶杜程朱亦從時文中來乎蓋作詩文必能明理能明理必在讀書在今日欲讀書明理則必須讀宋五子書也若不讀五子書不但作詩古文於理路不分明即作八股時文於理路更不分明專作八股文而不讀書者不但不能作詩古文即作詩古文於理路尤不得分明也本朝時文大家如方百川方望溪戴潛虛諸公少時皆先作古文而從降格為時文可見鈍翁鹿菴之說妄也（以下庚戌）

周程張朱五子辨別異端使正道廓清昭如日星曉示天下後世人知尊信崇奉此莫大之功今日人心之不泯天良之不昧知有聖人之教實賴此五子也豈可倡明佛學與聖學並重而駁程朱闢佛之非乎

刊刻著述廣布流傳必有益於世道人心學術徒為表揚自己文名則已干造物之忌若有損於世道人心學術則干造物之忌尤甚矣

童子於十歲後即須為之講解初須破字淺解不可太深不可旁徵遠引童子難記逐年漸漸入深須講貫十年或八九年為佳若講太遲則年大記性退恐不能全記以致誤事童子固不宜早作文字然太遲則恐其不知用心年大時雖明順十四五歲亦必須

作論策雜文信筆直書以鍊筆氣不必拘文法十八九再作八股八股斷不可作早若從八股入門作得早而且久則終身識見卑陋不肯讀書筆氣束縛不能作古文且八股亦不能到極好地步十三四亦可學作五古詩不拘平仄不限題目以引其性靈語古近體詩做數年後則排律詩亦必能做且能佳若先做排律做久則終身不能作古近體詩且排律亦必不能到極好地步

心須一一則能敬敬則能靜能敬靜則處事接物始不亂故周子曰一為要

居喪不處內不食肉不飲酒禮律俱有明文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其居處飲食之節皆見禮經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亦皆見於禮經在喪不作有韻之文及詩章程朱皆明言之未曾講學無知而不檢者不必責若既經講學豈可亦公然飲酒食肉吟詩耶又或一切與常人無異而御內豪飲狂吟略無檢束何書自書而人自人耶

仁包四德人須是仁心多較可行（以下辛亥）

人心只理欲二字戰於中理強則欲弱理弱則欲強是不可不時時怵惕而檢點也

朱子語類一百十三卷訓廖德明云子晦正合且做克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一條說得痛切詳備學者宜知所警克己不可稍緩也

學行之道宜由約至博由博又反約徒博而不反之於身心不躬

行實踐固蹈玩物喪志書自書而人自人之大弊若徒約而不知博則其學陋若徒務質行而不學則其行近於野且有事不知亦不能行而亦不自知爲是非修齊治平許多事豈有不學而能行耶有學而無行固大不可只行而不學則亦不可二者皆不可互相譏詆故中庸尊德性與道問學並言朱子敎人亦不偏廢朱子又嘗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此古今不易之確論也（以下癸丑）

若束書不觀略務躬行一二即以爲道在於是輒詆多讀書爲無益此乃自掩其好佚遊不勤學之病非學問之道當如是聖賢之學有體有用學行不偏廢也古人所謂內聖外王之學豈有不讀書窮理而能耶

李二曲云知行不可偏廢若理有未窮知有未至往往以冥行當躬行則賊德害義多矣此語純正無疵可爲束書不觀者痛下鍼砭

眞西山大學衍義議論正大純粹朱子以後論帝王之學無有能過之者特其分類太多難記憶耳邱瓊山所補論治道周密純正不泥古而宜今多可遵行近代論治詳備正大無有能及之者其論兵亦善亦惜其書分類過繁也（以下甲寅）

李延平每言氣象言灑落言灑然此其得力處不易幾及也

張橫浦云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此智愚所以分與誠要言也

胡致堂曰窮經旨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索理義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致堂此論爲陸渻而發渻有功於春秋而爲八司馬之冠世之窮經窮理者往往書自爲書人自爲人罕不爲致堂所譏可勝慨哉

通鑑綱目斟酌書法褒貶大綱甚正亦大義炳如日星讀史者宜先讀此始有權衡不爲邪說所惑雖有修改未精細處不足病也紀傳編年紀事諸史其持論書法孰能及此乎

李二曲反身錄頗篤實大純小疵其切己體察甚善讀之頗有益於躬行特其學兼陸王間有說得未的處乃其疵病宜摘去勿從可也

須屏除雜念掃蕩心地明潔靜敬纔能有益心不能一最是大病

姚江之說反覆辨論皆無條理不能當於人心之公其所解說皆失孔孟之指以之立敎遺害豈淺小哉所以整菴清瀾楊園武承當湖之功爲大　姚江爲欲與朱子立異其格物中和良知知行等說與孔孟本旨大背而不顧　其言模糊鶻突喜强不一而足誠詖遁之詞學者近之則中毒矣今偶讀明儒學案中傳習錄因記之

高景逸之書先兼陸王後雖主朱子而闢陽明究竟猶有陽明習氣而未能精純亦罕心得深造之語未得爲純儒也

朱子曰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

得箇根基亦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朱子之教體用始終兼到學者宗之無弊不似陸王偏於一邊不可為法也(以下乙卯)

蔡虛齋呂新吾語錄平實親切多可取黃石齋榕壇問業吾說高遠不能親切動人劉念臺語錄說性理未能的當不差二書未能有益於學者也

韓魏公經濟純正通達處大事能決而無稍偏歐公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朱子謂魏公眞難得廣大沈深皆為確論漢唐以來相業罕有能比並者可惜安陽集奏議各文多失惟節存於家傳中耳

伊川作明道行狀曰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

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又序墓表曰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又明道曰某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又朱子作伊川年譜採哲宗徽宗實錄曰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舂陵周茂叔先生又伊川作大中公家傳曰在虔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為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又楊龜山所訂二程粹言載程子曰昔吾受易於周子使吾求仲尼顏子之所樂考濂溪生於天禧丁巳卒於熙寧癸丑年五十七明道生於明道壬申卒於元豐乙丑年五十四慶歷丙戌濂溪年三十司理南安時明道年止十五伊川年十四來受業其時濂溪年甫壯太極圖通書想尚未著成二程年尚幼亦未可輒以此書授之其後濂溪宦於南二程遊宦於北恐未相見二程書中無一語及太極圖通書想係未見其謂手授之說恐未必也潘清逸(興嗣)撰濂溪墓誌謂其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蓋其與二程所講論者當亦卽易學太極圖通書之理其後二程又返求諸六經而得之故二程所論性命之際亦大抵相同也

周子無極之說恐非創始之語老子亦言有無其指意不同邵子觀物外篇亦有無極之前陰含陽之語伊川易序亦有太極無極也之語想係北宋時說易者通論之言非周子創言也竊恐為陳摶种放輩相傳之語　逸周書命訓解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老子反樸篇亦云復歸於無極列子湯問篇亦云無則無

極又云無極之外復無無極

邵子說易多於象數上說不如周程朱之兼義理說較長

明道程子銘邵子墓曰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宋史道學傳載邵子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於李之才易九圖謂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修得之陳摶擊壤集中亦甚推尊希夷朱震謂周子太極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考之邵子長於周子六歲居分南北初未相見其所說易頗有相同之處竊謂周邵之易學皆因陳穆啟發其後擴而充之深造自得遂各成一家之學建圖屬書傳於後世謂周子太極圖傳於陳穆固不可謂周子易學不因陳穆啟發亦不可邵子與伊川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

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竊以邵子論易理與周子大略相同周子通書所論平實之理則邵子不能及矣

太極圖說無極之眞似宜作太極之眞則少費多少辭說或傳本之誤亦未可知

人必篤厚誠實孝弟忠信性質始可以爲理學行始能顧言心始能如口不然雖講道說理談性言命辨析精微著書滿家無不佩服而其行其心多背而馳或且機巧詐僞有時透漏彼欲以欺後世而實不可以欺當時彼欲以欺遠人而實不可以欺近友彼固欲以欺人而實乃爲欺心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非忠信之人則禮不虛行亦此之謂也

易學性命之理宋五子已闡發明盡無餘蘊矣後學惟宜先爲下

學功夫漸造其極於平實處切己體察躬行實踐然後再研究易學性命之理方能有益不然先事易學性命高遠功夫不過爲空談之助而平實處反遺之於切己躬行毫無裨益此乃陸王之流弊非後學所宜爲法也蓋平實之理其源皆出於性命出於大易此孔子所謂下學而上達程子所謂由灑掃應對可以上達天德若遺下學親切工夫誠明道所謂舍近而圖遠處下而窺高輕自大而卒無得朱子所謂馳心高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

爲學者須是時時自歉則學行方能長進若時時自是自足則學行無望長進矣此義雖老學亦當知何況新學小生哉薛敬軒曰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氣質識見之偏不能見理之正執滯到底不能改移此不能爲正學者也

泰伯仍是自見王季生文王有聖德遂再三讓國與王季乃偕仲雍逃而去之孔子見王季之後有天下遂稱泰伯以天下讓係後世追美之辭非當時確有讓天下之意春秋傳之說恐未可盡信如此解則太王翦商之志立王季之意皆無可省嫌疑而少詞說大全金仁山熊勿軒之說陸清獻講義遺編載明季講家之說亦皆有理

薛文清讀書錄論學一門說得痛切盡致大有益於爲學學者宜確遵其法

讀書錄云進學之本惟在忠信聖賢言之詳矣深體此語可知爲學之要

人若不知自己氣質之偏而變化之不知己之過而克治之乃欲學行之進不亦戛戛乎其難哉

陽明之說皆偏駁故意與程朱相異而不顧義理之非人之尊信而學其學者皆識不明見不的故耳

人不能操心則弊病百出

讀書錄爲朱子後最純粹精透周備之書與楊園書不可不時置案頭也

眞西山文集頗純正雖於義理無多心得無大發揮賴其文筆簡潔有法無腐氣不致如全蹈襲朱子文者耳而論時事及官文書甚佳也

朱子後嫡傳如眞西山大學衍義頗精純文集長於經濟說理處

心得無多讀書記亦罕心得許魯齋集經濟規模頗大說理純粹特欠詳備薛文清讀書錄純粹周備多心得惟說經學處不能精確其文集無甚精要胡敬齋居業錄純正精密特心得不甚多文集尚精湛羅整庵困知記純正超卓辨王學尤精透其閒論氣質之性理氣之說有弊文集無甚要爲張楊園全書純粹精湛周詳嚴密警透動人惟論道體及經濟不甚多陸清獻各種書幷文集純正精密篤實詳備特心得處不甚多耳朱子門人蔡氏父子能各以專門之學自立勉齋文集北溪字義則皆墨守師學門人之外聞而知之者以眞許薛胡羅張陸七先生爲最餘則難以屈指矣

陸當湖云甯爲拘謹勿學迂方甯爲拘謹勿學周旋此持身之法吾人爲人不可不依此法若一放寬隨波逐流則愈趨愈下矣

當湖松陽講義講誰毀誰譽章引東坡云仁可過而義不可過凡人一切言行皆宜以此語爲準則

當湖松陽講義講四書純正公允句句字字皆稱停辨析當乎人心之公無毫髮偏駁其最善處好在章章皆引到今日學者己身讀之頗有益非若徒講聖經而與己身無與者吾嘗謂朱子後解四書者惟當湖一人歷觀諸儒講說細玩當湖講義誠確有確然不易者

〔清〕張師載輯　徐桐續輯

課子隨筆節鈔六卷續編一卷

清同治刻本

課子隨筆原序

日親正人日聞正言日習正事斯可謂之賢矣乎曰未也然去不賢之途則日遠矣聞善而不知慕見惡而不知警流俗漸靡而不克振拔斯即謂之不賢矣乎曰未也然去賢之途亦日遠矣風俗之厚薄不惟其鉅其端恒起於一身一家而其後遂若緇素之不相入秦越之不相及豈天之降材爾殊亦習俗之移人使然也博弈好飲酒敗檢也而僨者且以爲豪舉恒舞酣歌惑志也而溺者且以爲任達毀垣踰方蔑禮縱欲喪身亡家爲之者不覺而旁觀者惴惴焉前車覆後車續雖親愛莫如之何也周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曰驕淫矜侉將由惡終又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吾儀爲汴東小邑長老所遺頗具美質猶憶兒時遨嬉里巷見夫士橫經籍人秉耒耜問所謂游閒失業之人無有也家敦雍睦戶習儉勤所謂勃谿忿鬩侈靡浮蕩之習無有也長者負劍辟咡少者奉手隨行一切睢盱傲惰之容囂陵輕薄之狀無有也先清恪公以八座還鄉年齒名德皆不後於井里然遇宗黨族姻必周之恩誼貧交故友必重之款曲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昆弟言友過隴畝則話農桑入膠庠則勉誦讀此皆愚趨庭之頃所親見者也乃自宦遊以來至於終養上下十餘年而耳之所聞與目之所見覺月異而歲不同矣庚申以後居憂兀處讀禮之暇發函陳策每於曩哲型家正俗之篇三復致意遇要言至論則錄取之朝夕諷詠既念修能淺薄言行不孚於鄉黨欲稍稍發攄以爲世道人心之助無益不足取信或適以供才俊之訾謷耳今此之言皆儒先成論非由臆說幸承先緒門內有教家之責吾之子姓吾得而勸勵之規切之也因裒集所有都爲十卷命曰課子隨筆俾後之人於蒙養之始飫聞熟讀或者於賢不賢之途徑庶的然昭晰矣乎詩不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閟是編也古之所謂咨嗟歎美者誠不知於今果何如若夫大聲疾呼危言激論知必有環覩身世而慨然感於中動於色者在也時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七月既望改過齋主人師載書

課子隨筆鈔原序

輯古今格言者多矣然率雜以世俗凡陋之說閒附釋道家言與夫一切謬悠放曠之論皆取而錄之名為訓世良規其實與世說新語諸陋書等耳求其與聖人之道吻合而無疵者蓋鮮茲得儀封張氏課子隨筆一書其所採皆醇正親切鞭辟著己深有益於學者蓋足與紫陽小學相表裏非學之博而擇之精者惡足與於此哉因亟取其本書鈔之刪其煩瑣鄙淺者置諸案頭時時展玩既欲以自箴又以示諸兒使讀之以助教誨之不逮云

右西墅逸民原序按張又渠名師載儀封人禮部尚書清恪公之次子康熙丁酉鄉薦以蔭授戶部員外郎累官兵部侍郎總督漕務河東總河卒贈太子太保諡慤敬祀鄉賢西墅逸民姓夏氏名錫疇字用九懷慶府河內縣人西墅逸民其別號也又號陶隱氏登乾隆癸卯科賢書所著有讀易私鈔讀易私說讀史日鈔強學錄強識錄自警編天文圖說地理圖說皆未及鐫版道光十一年河內縣劉令厚滋詳請入鄉賢

原刻課子隨筆鈔序

易大畜之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禮曰博聞強識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蓋進德修業未有不藉於聞之博識之多者况弟子見識未明德性未定非飫聞古人嘉言懿行則心志無主而嗜欲攻取皆得而奪之故程子云人之幼也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奪也是則父師之所當教者莫急於此子弟之所以涵養德性者亦莫切於此若今之為父師者吾惑焉童子丱角入塾便責以記誦之學稍長復令習舉業子弟之才且賢者流覽詞章掇拾經史苟博一科第父師以為如是足矣及叩之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道茫乎未有聞若姿質駑下者更無足論是以或流蕩而無節或愚騃而無知雖曰子弟之不才亦父師之失教使然也儀封張又渠先生為清恪公哲嗣幼承家學根柢盤深壯而宦遊閱歷益富思所以緜其世澤者爰採漢唐以迄我
朝凡昔人訓誡之言有益於子弟之身心日用者輯為一書名曰課子隨筆而河內夏孝廉錫疇手鈔全帙復酌加

增損之壬辰秋客𢑴以示余余夙有是志而因循未暇披輯適覯是書頓覺素願之獲償也急取而讀之反復提撕其著於篇者陳義不必高而惕於心者爲失不在大昔朱柏廬治家格言陳文恭謂其言質愚知胥可通曉其事遍貴賤皆可遵行是書旨趣庶幾近之原本編輯時代次序不無參差余爲訂正而授之梓詳考所引作者履貫標註於下所不知者闕以待補書成顏曰課子隨筆鈔蓋仍張夏二公之舊也夫人莫不有子卽莫不欲其子之善使盡如是書之所以課子者以課其子則擴充廣大而德日修行日敦雖造聖賢之域無難卽不能而束身寡過恂恂謹愨處則爲端人出則爲良士其於

國家養育人才之意庶有裨乎若父師以是爲有妨科舉之學而目爲迂談或子弟以爲非我之所能行而甘於暴棄吾知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也

道光十有二年冬至月蜀州楊國楨序

昔朱子輯小學一書以端蒙養註釋家甚夥惟

國朝儀封張孝先先生註集諸家善本而融會之精切詳明大有裨於後學哲嗣又渠先生又採昔人訓誡子弟之言成課子隨筆一編語多警策亦足與小學相發明河內夏孝廉有摘鈔之本而蜀州楊中丞爲之標注所引作者履貫且次其時代而授之梓

先恭勤公治蜀時獲見是書栖受而讀之珍若拱璧思廣其傳未果也庚午春同人集資購燬淫詞小說議以餘貲刊布是書因原書尚有微涉瑣細者僭爲删節而益以朱子童蒙須知方正學幼儀雜箴張楊園學規陳文恭公所輯諸儒論小學及紀慎齋敬義堂家訓另爲一編并付手民以質同志夫修道之謂教教固天下之大公也玆獨以課子名編得毋疑其近於私乎不知立達之願由己及人昔人以是課其子我踵而行之播之人人亦皆踵而行之將文教日廣人材日多公莫公於是大莫大於是矣且夫教有言教有身教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記曰教學相長課子卽所以自課也人必先自課而後能課其子是言教初不離乎身教也則是編雖僅以課子名而淑身淑世

之方已略備矣爰於授梓時弁數言於簡首至其校勘參訂則黃濟川李虎峰兩中翰之力居多云

同治十年歲在辛未小春月遼東後學徐桐謹序

課子隨筆節鈔目錄

卷一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誡子書　諸葛亮
訓子　盧氏
顏氏家訓　顏之推
戒子弟書　柳玭
家戒　柳開
家訓　范仲淹
戒子孫　邵雍
家訓　司馬光
訓儉示康　司馬光
訓言　程子
戒子弟　范純仁
與長子受之　朱子
與子師可　許衡
代李和叔與兄子　許衡
鄭氏家範　鄭文融

誡子書　辥瑄
昨非菴日纂　鄭瑄
戒族人書　羅倫
示師言　馬中錫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王守仁
客坐私祝　王守仁
睦族善俗說　曹于汴
還鄉事略付悠　張岳
垂涕衷言　沈鯉

卷二

何氏家規　何倫
李文節公家訓　李廷機
諭應尾應箕兩兒　楊繼盛
九兒入學面語誡之　呂坤
孝睦房訓辭　呂坤
訓子言　袁黃
彭氏家訓　彭端吾
示淳兒帖　顧憲成

家訓　高攀龍
付大兒茂蘭　周順昌
亡前一日手書誡子　李應昇
諭子十則　呂維祺
致友人書　賀逢聖

卷三

家訓　葉瞻山
家訓紀要　金敞
宗約　金敞
宗範　金敞
孝行庸言　李雍熙
訓子俚言　吳粹升
示子　魏際瑞
示兒輩　魏禧
治家格言　朱用純

卷四

訓子語　張履祥
袁氏家訓　失名

居家格言　顧三英

日省錄　顧天朗

萃古名言　趙民獻

示諸弟兩兒　黎士宏

務本齋格言選　馬世濟

庸行編　牟允中

家訓　蔣伊

示兒　汪琬

卷五

與曾叔祖蒿菴翁　陸隴其

示大兒定徵　陸隴其

示三兒宸徵　陸隴其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古今格言類編　席本楨

寄兄弟書　魏世儼

靜用堂家訓　涂天相

家訓　孫奇逢

家訓　湯準

庭訓示愈高文山　林定徵

家範　失名

景氏家訓　景暹

教家編　梁顯祖

洗心齋纂古　閔子奇

卷六

亦政編　蔡衍鎤

庚子秋帖示族中子弟　蔡世遠

壬子九月寄示長兒　蔡世遠

豐川家訓　王心敬

重刻日省堂書紳集　李繪先

家訓　方元亮

附錄

訓陞隲二子　王遂初

志學會約略　湯斌

續編

童蒙須知　朱子

幼儀雜箴　方孝孺

學規　張履祥

輯諸儒論小學　陳宏謀

敬義堂家訓述錄　紀大奎

課子隨筆節鈔卷之一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遼東徐桐節鈔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晉江黃貽楫
保陽李如松參訂

誡兄子嚴敦書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後漢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建初三年謚忠成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淸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誡子書

諸葛亮 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季漢丞相錄尚書事領益州牧建興三年封武鄉侯謚忠武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

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
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
意與日去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訓子

盧　氏（唐崔元暐母）

吾見姨兄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
此是好消息若聞貨財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
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
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

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

顏氏家訓

顏之推（字介琅琊臨沂人北齊中書舍人累遷黃門侍郎）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
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
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
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
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
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
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
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
矣惟友悌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
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
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

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
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
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

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
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
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
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音迹踐也七二）其面而蹈
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
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
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

使斡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爲妖妄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

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苶(音捏疲也)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

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戒子弟書

柳　玭(京兆華原人唐柳仲郢子由書判拔萃累遷嶺南節度副使文德初拜御史大夫)

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

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崇好慢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

他日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第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知信少有疵纇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家戒

柳 開 字仲塗大名人宋開寶六年進士累遷殿中侍御史雍熙間為崇儀使知甯邊軍

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取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

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鮮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甯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家訓

范仲淹 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祥符八年進士慶曆間召為樞密副使尋參知政事諡文正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並置義田宅云

戒子孫

邵 雍 字堯夫河南人自號安樂先生宋熙甯初除祕書省校書郎以疾辭元祐間諡康節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

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家訓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寶元進士元祐初拜尚書左僕射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我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爲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殽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殽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

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殽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一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

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

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訓言

程　子　名頤字正叔河南人宋元祐初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學者稱伊川先生謚曰正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戒子弟

范純仁　字堯夫文正公子皇祐元年進士元祐間拜尚書右僕射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與長子受之

朱　子　名熹字元晦新安人宋紹興十八年進士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謚曰文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尙氣陵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
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
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
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
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
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
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

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
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
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
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
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
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
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

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
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於俗
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
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
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
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
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與子師可

許衡 字仲平河內人元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贈司徒加太傅封魏國公謚文正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
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誦問其指
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凝來聞汝肯自勉勵勝
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退道今在此言論意
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間與先正格言誦之甚熟至
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強故能爾我生平長處在
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
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且專讀孟子孟子

如豕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也

代李和叔與兄子

許衡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沈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託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沈深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入絡

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昬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歎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日交遊日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子夏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況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惟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庶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爲工歟爲商歟爲牛童歟爲馬卒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

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卒陷於自欺而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何時

鄭氏家範

鄭文融字太和浦江人元史附鄭文嗣傳著家範子欽從子鉉孫濂源濤泳澳湜暹有損益

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

子孫不得目覩非禮之書其涉譃浪淫褻之語者見即焚之妖幻符咒之屬並同

子孫毋習吏胥毋爲僧道毋狎屠豎以壞亂心術當時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甯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忽人之心若累相陵逼進進不已者當以理直之

或曰既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余曰君子豈不爲

子孫計然其爲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計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爲子孫計豈不久利而父子兩得哉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一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爲淸白吏子孫鄧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爲

子孫計者又何慊焉按此段出宋倪思子孫計

誡子書

辥瑄字德溫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天順初拜禮部右侍郎入閣預機務贈尚書謚文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戲游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十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

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閒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

淪溺於非禮之私欲晏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祖父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昨非菴日纂

鄭　瑄（里居無考正統時庶僚死土木之變明史附王佐傳）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房太尉家無牛變。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妝。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孫雜處士大夫閒。望而知其爲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温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朝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卽設案向日。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啟卷。必先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紙。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卑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倖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陵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玭之誡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

可畏而立身行已。增德惜福。得志則澤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常矣。於以綦昌綦熾何有哉。

戒族人書

羅　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丙戌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學者稱一峰先生謚文毅）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方。足

以貽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燄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慫成我做天地閒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尙爭鬭不肆强梁不敗鄉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不尙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

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已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閒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狠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閒有等無知子弟與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愼勿以吾言爲迂也

示師言

馬中錫 字天祿故城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累遷左都御史

費繡衣去寄汝衣服舊吏陳林去寄汝通鑑綱目俱未審

到否汝遊學一年課業無一字寄歸恐近虛度視唐人秋卷呈親者何如文學已是末事舉業又其末者務此末學尚不能持以悅親本將如之何俗學事口耳不事身心其所由來遠矣以是語汝必以爲迂然學者終身受用恐在此而不在彼也取晦菴小學時閱之庶幾有得或於學古入官兩有所資綱目一書經筵勸講則資治道若徒以爲記誦典故之資則上蔡初見伊川又已取玩物喪志之譏吾兒審之夫爲學之道有本有末有後有先願吾兒爲有本之君子不願吾兒爲荒村之文人慎之勉之吾言不再

又汝素安豢養氣習驕惰接人之頃坐易欠伸立易跛倚不知近來何似須痛自以禮檢束使肌膚筋骸日益就固則威儀自著人必起敬及凡語言必要安詳暢達於古人所謂修辭所謂擇言者一一究心然後與人接談不至囁嚅而懦粗鄙而惹人亦惡得狎而侮之此二事修身切務輒復言之努力努力焚膏繼晷汝自知勉不汝瀆也

又

近時公卿之子鮮有不敗家辱親者蓋由安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習於驕恣不遵禮義之軌度故爾至登科第

作美官亦有愈肆放縱卒致喪其名檢隕其家聲貽笑於世反不如白身人貧家子猶有一節一行之可觀也此時法禁嚴峻入京應試時須謹慎韜晦不令人知爲某人之子甚善凡衣服之華麗飲食之豐腴交遊之輕佻言語之誇誕皆足賈禍招尤要當深警而痛絕之以紓吾憂不爲吾累可也聽之戒之毋怠毋忽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宏治己未進士正德間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間陞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學者稱陽明先生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最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

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錄一通置之几閒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眞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

客坐私祝

王守仁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睦族善俗說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歷壬辰進士授淮安推官以治行高第擢吏科給事中累遷左都御史崇禎初召拜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

昨張生以睦族善俗爲問俱切問也夫鄉黨與我日相親近家人尤爲骨肉至戚也此何難於睦且善者今之不睦於族不善於俗者特以見人不是不見己不是耳己有小善則德色而人之厚恩或掩於小眚人有小失則切齒而己之大過則飾以偏見此之謂不平我不平而人豈能平之所以家鄉之間多成瞷恨職此故也昔有仕者其兄落魄日喧競周之數十金仍不悛彼乃咎其兄里人亦咎其兄而直其弟然予以爲非其兄之尤也胡不以其富與兄共而朝夕敬事之如其兄猶不悛乃始可直其弟耳又有厚價以拓其產者其鄰欲售之者輒再倍其直於是售之者若不及而彼猶恐非其人之願也則詳慰而後成易然其鄰猶有與之爭鬭者人皆咎其鄰而直其人然予以爲非其鄰之尤也胡不以其富周其鄰人相聚相愛如其鄰猶相忤乃始可咎其鄰耳由斯以推施人者雖厚必忘施於人者雖薄勿忘也忤於人者雖大勿校忤人者雖小必咎也故主人勿咎盜咎我之致盜況其他乎故曰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聖賢不怨不尤惟反己自修而已故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和氣在宇宙間無瞋恨也不見不是在人也

還鄉事略付宓

張　岳 字維喬惠安人正德丙子進士擢主客郎中累遷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

一汝今方離吾側接應人事之始凡事須小心收斂雖童僕下人待之亦宜有禮嗷喝倨肆俱損德器切宜戒之

一吾已移文各衙門不令相見有來請見者先差人固辭

一凡哨守巡捕巡司驛遞等官來迎送者千戶縣佐以上辭之勿見餘官平揖相接皆必衣巾若行跪拜者必避其迎送人役至交界遣回

一舟次宜畏謹舟行不可輒出船觀覽日下山則畢晚飯毋得爇燭坐立俱勿當風常於有障版處坐立以防不虞

一兩廣春月江水驟漲流出山谷中濊惡食之亦能傷人凡江水須用綠豆澄過煮熟方可食茶湯生冷之物俱宜酌量

一入漳州境卽爲父母之邦尤宜謙謹若夫馬一時應付不前須忍耐從容催儧不可聽信下人妄挐夫頭等役使下人乘機作威以招怨謗

一至漳州謁梁岡公同安謁次厓公同安葉崗山大尹萍鄉公同年也素相厚亦宜謁之俱隅坐四拜請納拜若不從拜畢致辭曰反勞尊長若崗山年高不便拜起辭拜則聽命凡泉中前輩皆依此禮

一汝自幼未嘗至泉今雖還鄉人情習尚事事未諳宜一切簡靜毋泛交毋多言毋聞閒事家事之外一毫莫理親朋拜望者以禮接之談及閒事則敬辭云有父母叔在不敢聞命

一城中屋宇窄小家私不備最宜耐冷安受不可萌嫌惡之心若有此心輾轉生出百病戒之戒之

一宗族親戚在尊行者人前稱呼宜以行輩如曰某房第幾伯叔兄某處某親不可呼字以長傲慢其自稱於祖父行曰小孫父行曰小姪兄行曰小弟鄉先生前輩曰小生其餘俱如常稱

大約禮節要謙厚言語要安詳接人要款曲深以膏粱之氣爲戒痛自洗刮守吾家儒素寒儉之風然後爲人有進步也

垂涕衷言

沈　鯉 字仲化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檢討萬歷閣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疾滿加少保改文淵閣贈太師謚文端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給而近年來乃人人有冠服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顧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倘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廈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啟後人即神佑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强之謂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竊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

惡乃遂使孤獨鰥寡飲恨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自謂豪强兀兀勞心自矜謀略夫豈知神鑒無爽法網不疏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漬欲洗難除眾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甯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罹追尤累及妻孥名已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計矣獨奈何惡溼而居下安危而利菑耶吾懷此數年久欲相告祇緣昔忝仕途竊意族眾妄相忖度必謂吾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爲此激切議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嗟自歎今年已七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祊繫念恐誤及於陷阱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卽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貴筑黃詩聘
貴陽羅文彬　同校
華陽王秉恩

課子隨筆節鈔卷之二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遂東徐　桐節鈔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晉江黄貽楫

保陽李如松參訂

何氏家規

何　倫（里居無考天性至孝居喪哀毀踰禮忌日涕泣如初喪見賈氏言行集要）

孝親敬長之規

一今之人以能養爲孝者何。蓋緣不顧父母而私妻子。倒行逆施者衆。彼善於此故與之耳。殊不知孝之道豈養之一事所能盡哉。要有深愛婉容。而承顔順志。尊敬謹畏。而惟命是從。稍有斯須欺慢違忤。或傷教敗禮。取辱貽憂。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藍田呂氏曰。孝莫大乎順親。司馬溫公曰。吾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一人家子弟。有父母兄長慈愛。又得教以詩書。授以生業。而能顯親揚名。以盡孝敬之道者。乃常分耳。烏足言要在困苦艱難流離顛沛之際。竭力盡心。周全委曲。消患弭變。特立獨行。而不失其度者。方爲孝敬

隆師親友之規

一凡家素清約。自奉宜薄。然待師友則不當薄也。切不可因已無成而不教子。又不可以家事匱乏而不從師務要益加勉勵。則所聞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漸摩既久。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若爲利欲所蔽。違棄師友。則與不善人處。所聞所見。無非欺誣詐僞。汙漫邪淫之事。身日陷於刑戮。而亦不自知也言之痛心。各宜自省。

一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必須趣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始可日相親與。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拍肩執袂。相誘爲非者。愼勿與之交接。

一學問之功。與賢於已者處。常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與不如已者處。常自以爲有餘。則日損。故取友不可以不謹也。惟謙虛者能得之。

待人接物之規

一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相接。儀節固有不同。咸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温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

自敬其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爲卑幼者修飾畏慎之不暇孰得而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待君子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之禮俱宜從厚其敬始申稍薄則爲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疏包容退讓甯受虧一分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忿不至中傷而不止耳此乃一生所驗之良方以爲後人應世之藥石

一凡客至家長或宗子出迎久不相見者則拜或留飯一家長宗子奉陪如係子弟中之舊師友新姻眷只是此子弟同陪其餘不必見也留飯之意既得盡話又得盡歡且能盡敬況路遙者不使受餓而還餓貴快便精潔不貴多品庶親近教益常可往來若一豐厚後來難繼也

鞠育教養之規

一古有胎教凡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道也今之婦人烏得而知之夫當豫與之言

一凡產子須是爲母者自哺不可委之乳母吾嘗見人家用乳母者雇直服食稍不如願反令其子寒煖失時饑飽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且乳母中端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不謹

一子女初生三朝滿月慎勿置酒張筵多害生命惟齋沐更衣具酒果抱子告於祠堂其世俗催生送羹之禮糜費無益概宜謝絕

一古禮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亦不可與古先聖賢同名但只名以理學之字使之顧名思義可也

讀書寫字之規

一欲知子弟讀書之成否不必觀其氣質亦不必觀其才華先要觀其敬與不敬則一生之事業概可見矣凡開蒙之後能漸漸收斂一惟師教之是從親言之是聽敬重經書愛惜紙筆潔淨几案整肅身心開卷如親對聖賢熟讀精思沈潛玩索反來就自己身上體認眠存夢繹念念不忘如嬰兒之戀慈母饑渴之慕飲食無一刻之敢離無一時之敢怠但遇緊要辭語留意佩服即

思此一句可以用在某處我當謹守力行此一句正中我之病根我當卽爲拔去不使蔓延滋長如此爲學雖愚必明縱不能盡忠於朝廷亦可以盡孝於父母縱不能建功業於天下亦可以自善乎一身若乃不莊不敬鹵莽忽略未學先能未講先厭或講讀之際目視他所手弄他物心想他事於書讀其前則汙其後讀其後則毀其前或自恃聰明不肯用力或專務外馳不肯內究如此爲學白首無成雖成必敗居官則壞國家之事處己則無保身之謀所以古之聖賢教人先在灑埽應對時著力引誘提撕惓惓以持敬爲本

一讀書以百徧爲度務要反覆熟嚼方始味出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融會貫通然後爲得如未精熟再加百徧可也仍要時時溫習若工夫未到先自背誦含糊强記終是認字不眞見理不透徒做精神無益學問

一學問之功全在講貫而講書之要必須講後自己細看著意研窮潛思默究逐句紬繹逐章理會方纔得其旨趣略有疑惑卽爲質問不可草草揭過俟一本通貫

後仍聽先生摘其難者而挑問之或不能答卽又思之思之不通然後復講眞境一開如得時雨之化後來作文隨意應用信手發揮自然成章再無窒礙若泛泛而講泛泛而聽原不留心佩記徒費唇舌不入肺腑今日講過明日忘之此章未達又講別章今年未明復待來歲雖講至百年誠何益也

一凡寫字務在莊重端楷有骨格有鋒鋩有稜角不得潦草歪斜微眇輭弱古人云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矣吾以爲用筆固在心正又在手活手活則筆勢奇妙如走龍蛇不則若膠柱鼓瑟而刷畫不開也是以小兒初學字時先要教其執筆圓活如寫小字只令手指運筆而手腕不動也若小時失教大來難轉者令學草書庶幾可改鈔書認字眞切則無魯魚亥豕之弊既要快捷又要不差此乃日用常行第一急切之務

出處進退之規

一人生天地閒智愚賢不肖固有不齊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要當皆以古人爲鑑斯無咎矣昔伊尹傅說呂望孔明之處也一耕於有莘之野一傭於版築之閒一垂

釣渭濱。一高臥南陽。此四公者。不出則寥寥無聞。一出則立業建功以安天下。向非天子夢卜求而用之。終於農工漁隱之流而已。何嘗急急自出。抑何嘗以農工漁隱之事爲卑鄙而不爲也。今人知出而不知處。知進而不知退。凡讀書不遂。卽鄙農工商賈之事而不屑爲。所以有濟世之才。而無畜生之策者多矣。如張齊賢以布衣而條當世之務。藝祖留之以相太宗。范仲淹以秀才而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爲分內事。今初學之士。就欲妄事希覬干求。豈二公之儔耶。又留侯疏廣功成身退

知止知足。成萬世之美名。今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幾人。吾人能知此四事。於所行所止之閒。審己量時。見幾而作。則庶幾免夫失身之患

節義勤儉之規

一節義之人。乃天地正氣所鍾。光祖宗。榮親族。莫大乎是。後世但有男子仗義而寡婦人守節。而苦不能自存者。豈可不爲之慮。而使之失所耶。合族俱當議處資給以成其美。不得輕慢靳嗇

一勤儉爲成家之本。男婦各有所司。男子要以治生爲急。於農商工賈之閒。務執一業。精其器具。薄其利心。爲長久之計。逐日所用。亦宜節省。量入而出。以適其宜。愼勿侈靡驕奢。博弈飲酒。宴安嬾惰。若人心一嬾。百骸俱怠。日就荒淫。而萬事廢矣。婦人夙興夜寐。黽勉同心。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不事浮華。惟甘雅潔。凡有重務。弟兄妯娌分任其勞。主婦日至廚房料理檢點。但有童僕撒潑五穀。穢汙作踐。暴殄天物者。量加懲戒。至晚扃鎖門戶。貯水徙薪。逐處照管。仍諭各房。不許烘焙衣物。內外嚴謹。俱無忘忽。其上下衣食分給有等

男女多者。傳遞惟均。不得各分彼此。嫁娶資妝。亦從簡便。如此則衣食常盈。而先業不墜矣

飲食服御之規

一飲食服御。乃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近來僭侈無節。風俗日漓。盜起民窮。多由於此。豈草茅之說所能挽回。故歷采古先聖賢之言。爲此標準。吾人當佩服以成淸澹樸雅之風

一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一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一朱子論理欲之辨。或問飲食之閒。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一君子愼言語。節飲食。二者養德養身之切要。

一有道之士。粗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

一司馬温公曰。吾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矣。又曰。吾家待客。會

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一古人事親。有以酒肉養志者。有以菽水承歡者。均不失爲大孝。

一茅容待客以草蔬。與之同飯。殺雞爲饌以供母。客知之起拜而稱賢。

一范文正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惟好施予。晏平仲敝車羸馬。而惠及三族。

一范益謙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一汪信民曰。人能齩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朱子曰。今人不能齩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一柳公綽凡遇饑歲。諸子皆蔬食。學業未成者。不聽食肉。弟見兄未嘗不束帶。夫人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只乘竹兜子。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所以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

一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潰。婦女以布禦寒。則堅苦其志。以香熏羅綺。則淫蕩其心。

量度權衡之規

一人家之斗尺戥稱。皆所以量多少度長短。稱物平施而權輕重者也。此固外物也。其實繫乎人之一心。心正而公。則制之惟準。用之惟平。使貿易輸斂之間。兩無虧累。卽爲天理矣。若以私刻存心。專圖私已。買人之物。則用小戥大稱。賣物與人。則用小稱大戥。或借人米穀。原以大斗量入。而以小斗償還。取息於人。則以小斗放出。以大斗收回。卽此就爲人欲。殊不知輕重大小之間。所增幾何。而所損大矣。蓋幽暗之中。鬼神在焉。人可欺。而

心不可欺。心可欺而天不可欺。吾人爲學。欲辨理欲。而下克己工夫者。先從此處用力。最爲親切。

撑持門戶之規

一大丈夫尙欲勠力王室。而自家門戶。豈可不爲撑持。而忍坐視其傾乎。蓋人家之興者。豈得常興。而廢者亦豈常廢。興而不撑持。卽廢矣。廢而能撑持。何患不興乎。興廢固由於天。而撑持之力。實在於人。人能知得此意。克勤克儉。凡有廢墜。一一修舉。或遇戶役世務之來。宗子總其大綱。支庶同力共濟。協力幫扶。以保宗祀。切不

可推延畏縮。竊議旁觀。以致辱亡㡳寒。委靡不振。而反取人欺笑。雖然此其大略也。若夫光顯之則。在經與書矣。

保守身家之規

一保守身家之道無他焉。第一不可䁥騙人家妻女。第二不可賭博宿娼。第三不可拖欠包攬。謀領侵欺錢糧。第四不可鍊藥燒丹。撲竊騙詐。第五不可強橫健訟。鬬很逞凶。及扛幫教唆。生事害人。第六不可交接無藉之徒。花哄游蕩。不務本等生理。及縱容尼姑賣婆。於內室往來。第七不可傲人慢物。好勝誇能。逆理亂倫。驕奢淫泆。第八不可爲貪心所使。專行峻險之途。吾人能依得此誡。每日戰戰兢兢。循規蹈矩而行。則上不玷祖宗。辱父母。下不累妻子。害親鄰。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一家安樂。爲何如哉。

李文節公家訓

李廷機字爾張號九我晉江人萬歷癸未進士殿試第二授編修累遷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贈少保諡文節

余平生不喫齋。每早鹽菜送粥。匪特脾胃清虛。費用省約。

亦以省中饋一餐之勞耳。午用葷一二味。晚用酒六七杯。酒但沽而不釀。留客不請客。客至。以常飯待之。晨不葷。午不酒。不爲客變遷也。余久行此。客無怪焉。至子孫守而不失。但曰無改於父之道可也。作人不要自足。作家須要知足。子孫自觀家運。勿謂清濬之後必貧。勿謂清濬之後必興。但見曹眼前衣食僅給而止。子則付之子。孫則付之孫。蓋不必管。亦不能管。如看得破。則貪得無厭之念息矣。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於親朋之間。以耗其財。至於貧乏。不免稱貸求借於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間有力

能自守不襲時套待親友情真而禮澹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甯令人怪毋令人笑家有一簪一珥一羅一絹盡化為田弗為好華麗而畱之凡處家惟米為急有田則錢糧亦急家事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愧雖有分外事吾不為慮也張憲武曰後生不學亦聞昌黎先生有此日足可惜之篇乎余因為十可惜之說以告之古人貧不自給有帶經而鋤者有負薪拾黍而讀書者今之人飽食煖衣自暇自逸一可惜也古人不遠千里負笈從師今人有賢父兄教之而不從或里巷有賢師友不知親近二可惜也古人手自鈔寫夜以繼日常苦無師今人有現成印本藏之萬卷堆案盈几不知誦讀三可惜也古人三年誦一經三十而五經皆畢自少惟以讀書為能今當少壯有書不讀日月逝矣四可惜也古人聚螢映雪讀書今人當簡編可卷舒之時有鐙火之可親而游蕩無忌博弈是娛五可惜也人之生有不見日月者有不聞雷霆者今後生耳聰目明又各稟智慧之質不知讀書則趨向之不知禮義之不講殆將與聾者瞽者等六可惜也人有身則有丁有丁則有役今後生或有賢父兄代其勞或承閥閱之

舊無丁役之籍而有書不讀將與閭閻畎畝之人等七可惜也人患無家世之舊不聞詩禮之言故或為農圃或為工商今人生於儒家少襲箕裘之緒而有書不讀使祖父之業至此而墜八可惜也人患藏修無所今有上庠有鄉校可以從師然峩冠博帶務悅紛華名曰士人其實一經不通一辭莫措有玷於先聖先師九可惜也人有君臣父子之大倫忠孝仁義之大節今後生不學習非勝是則大倫大節俱埽地矣揚雄曰人而不學雖無憂慮如禽獸何十可惜也

諭應尾應箕兩兒

楊繼盛 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累遷兵部武選司員外郎疏劾嚴嵩逮詔獄死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為君子後來多有變為小人底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為便為天下之小人眾人皆賤惡爾爾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爾故我要爾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心為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

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
君子者邊底人心裏若存底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
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爾如根
衰則樹枯帯壞則果落故我要爾休把心壞了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者
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
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
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無行若是合天理便
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爾鬼神

必加佑爾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爾爾讀書若中舉中
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
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
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
笑
我若不在爾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底人爾兩箇要孝順
他凡事依他不可說爾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
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著他生一些兒氣便是
不孝不但天誅爾我在九泉之下也擺布爾

爾兩箇是同胞底弟兄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
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
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底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
擔待他罷應箕敬爾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底
敬纔是若爾哥計較爾些兒爾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
他若十分惱不解爾便央及爾哥相好底朋友勸他不
可他惱了爾就不讓他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尾
要教導爾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

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爾媳婦敬嫂嫂
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底爾嫂嫂見了口雖
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
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底兄弟兩箇也是一樣底
每喫飯爾兩箇同爾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
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爾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衆親戚講和切記不
可告之於官要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者手卷送之於
官先告者卽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央及爾兩箇好歹

與我長些志氣再豫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憐我
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
必有銜結之報
爾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底人雖在我身
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
爾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宜
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
爾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爾或請爾喫飯或
誘爾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爾或以美色誘爾一入他

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爾成不底人若是
有者樣人哄爾便想我底話來識破他合爾好是不好
底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底人
爾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爾自然
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
好底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
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底人則思量我
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

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
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
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一以防其談是非致一家不和
一以防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牆要極
高上面必以棘鍼緣底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
如夏閒霖雨院牆倒塌必卽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卽
時加上寨籬不可遲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麪果
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

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
高大飮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
住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活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
用度稍有不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卽賣田產補完切記
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底債深窮底便快戒
之戒之
田地四頃有餘彀爾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
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

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路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甯讓人勿使人讓我甯容人勿使人容我甯喫人虧勿使人喫我之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讎於我則卽時丢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爾說某人感爾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爾說某人惱爾謗爾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之勝似爾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

之心人之不如爾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家係詩禮士夫之家冠昏喪祭必照家禮行爾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

爾姊是爾同胞底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爾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爾娘要與他東西爾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爾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閒鐙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爾娘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者手卷從頭至尾念一徧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九兒入學面語誡之

呂　坤 字叔簡甯陵人萬歷甲戌進士累遷刑部左侍郎天啟初贈刑部尚書

常言道三箇性兒不要惹他曰太監性兒閨女性兒秀才性兒太監吾無論已閨女慣於慈母養其多淚常顰之態以自喪其身於舅姑夫子之家嬌癡取敗吾亦無論已惟

是秀才修格致誠正之身任天下國家之重上天下地塡一我爲三才往古來今貫千聖爲一脈處則使四海望其大行出則使萬物各得分願而使人比性氣於太監閨女之流畀之讓之榮乎辱乎吾深爲秀才悲焉而今一領藍衫上身便自眼大心雄胸高氣麤可憐可憐宋儒有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棊古人多大事業等於鴻毛乃今若箇前程作此態度由君子觀之愧汗透重裘矣夫傲爲凶德狂是小人象至不仁總說箇傲象丹朱不肖一身罪過總說箇丹朱傲舜跪人品天淵只分聖狂兩字

風之大者曰狂而今把者箇模樣作了清高曠達互相崇高不幾於喪心迷性乎爾看千聖萬賢立身只說箇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孔孟是兩箇好秀才孔子恂恂如也似不能言孟子横逆三加只恁仁禮狂乎傲乎性兒只學孔孟便是我們秀才家樣子更有喫緊話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行者望汝努力怠惰荒嬉放辟邪侈此八字者望汝深戒不然縱中三元官一品那直得一文錢我言直中膏肓爾其勤誦心骨

孝睦房訓辭

呂　坤

傳家兩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勤與儉安家兩字曰讓與恕防家兩字曰盜與姦亡家兩字曰淫與暴休存猜忌之心休聽離間之言休作生分之事休專公共之利喫緊在各求盡分切要在潛消未形子孫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難守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懈如癱意縱如狂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也鄉黨爲之羞妻子爲之泣豈可入吾祠葬吾塋乎戒石具在朝夕誦思

訓子言

袁　黄 字了凡浙江嘉善人萬歷丙戌進士官寶坻知縣

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乃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顯榮常作落寞想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現前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積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

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耽閣一生

彭氏家訓

彭端吾 號嵩螺夏邑人萬歷辛丑進士累遷山西道御史

父母只恐兒子有病做不好底人此念時時不放人子亦肯時時不放保此身以安父母心做好人以繼父母志便是至孝

族中叔姪兄弟與我原是一人宜同體相看決不可殘傷骨肉傷骨肉卽如傷我祖宗一般此念觸境當在

父黨母黨雖極貧不可疏遠
姪自側坐弟自隨行舅與姑丈俱父母行輩豈可平席肩
坐外雖强顏中心能自安乎斷是不可
朋友屬五倫中謂其有益濫交則損矣何貴得朋
休戚生死是大關繫凡遇親友當弔當問不可一刻少緩
相與密者甯無小失愼勿因其小者遂忘平日大處小固
可怒大不可忘至於家庭兄弟尤當並大小而俱化矣
人只怕無志耳有志決要做一番人一生根脚便從此豎
起

人只一誠耳少一不實盡是一腔虛詐怎成得人
此身常置靜處無論養德保身治家讀書俱有實益日在
鬧擾場中並性靈汨沒了有何實際
古人惜寸陰又惜分陰謂時不可失也人生能得幾少年
一瞬過矣故及時最要
一日未有實功便自茫茫如有所失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自能成事
自眞正儒術外餘皆異端亂人卽謂修心修性孔孟語無
一句不在此中者而何必外涉禪虛也儒者而亦沈溺

此無問愚人矣識定不妄趨力定不妄移自無歧路所
行自有指歸故先養識力爲要
窮阨時極能見人凡有氣節不委靡者到底必有成就愈
窮愈有節槩方是男子
人得意驕矜我猶如是無變態也人失意委靡我猶如是
不低眉也善處得失者其氣局寬舒到底自有成就
正正堂堂切勿曖昧惟有羣衆耳目最是難掩只有我聰
明會瞞人人遂無聰明知我也是非顯然在外我不欺
瞞人人卽常以不欺瞞人者待我矣有錯人自相諒
炙手可熱處愼勿與密勢力未必能賁我我先自小多矣
且恐利未得而害隨之
人有智巧我不如人此正是我稟來好處切勿增添機術
失此孩心
與其生一箇喪元氣底進士不如生一箇培元氣底癡兒
卽和易到極處亦只是情意浹洽而胸中涇渭當自分曉
不可隨波浮沈
事來當先料理一著明燭未形先時整頓只待事至纔理
便錯亂矣

凡事須看力量可爲否如不能爲切勿勉强無力强爲必
至分外營求不如省事之爲逸也
凡行事看公議如何如係衆論不可者即止不爲一件犯
了清議許多好事救解不來
急行無善步緩一著加一熟思自是不差
平居無事莫放閒須是常習勞及事來人在慌亂我安靜
自如往往見人臨事倉忙只因閒時不先習勞也
言語最宜減少多言多失寡言寡失酒極則亂尤宜忍默
量即能飲亦不可過謂其敗德致疾也神愛清不愛濁過
飲則神濁性亂安能作事
今人只快一時談笑不顧人家汙辱損德莫甚於此只爲
是人閒好戲笑事遂訛以傳訛大率眞少而僞多婦女
在閨閫之中又不能一一爲辨如未有此事而妄造此
言鬼神必陰殛之非迂談也
凡有錯處隨覺即改如飾非文過便一生無長進處矣惟
改過極是第一美事
人只一點便宜心隨事便起甯損己些便宜讓他就相安
無爭了

事不在大最忌傷心有一事加人瞋憾一生不已者當面
啞罵可受背後怨聲難領
人有諷諭我者必其愛我之甚不置我於度外者也當和
顏以受之彼樂與言我得實益
人有屈事加我者聞之勿即忿恚從容解之氣度何閒適
也
凡人平日不相知偶然以禮加我必當審度勿輕爲彼籠
絡無故私恩不可受受則難酬此之謂也
人有冤抑不能自申者能自爲解即力解之自家不能又
託人解之此不必待人求我若待求便遲矣萬勿隨聲
附和彼謂有此事我亦謂有此事也
細人之言多是萋斐不可輕聽中彼之計而損我之明
凡遇微賤人就要眞實寬容即犯我亦以恕他謂無知也
我如震怒加之彼烏能當謂此輩有何不可陵虐我亦
陵虐之是侮鰥寡之謂也
可令官長聞其名不可令官長見其人不入公門多少尊
重
凡學中有事以和立論便可相從如屬聚訟多是血氣不

顧曰從利害卽潛藏不爲懦怯。
人家豪華切莫豔羨一家潤富不知傾害幾家未學彼富先學彼害人矣。
容足之外皆爲無用古人謂昔之貧不算貧只無立錐地今之貧實是貧已無立地錐茲且有屋可蔽風雨矣視地與錐俱無者竟何如也尙復營求廣廈爲乎。
結納賞賚寺觀施舍濫以與人不如移之以助我窮親施與耳目殘廢之人爲有實惠。
多一僕多一累但取勤樸者數人切勿冗食至於無賴之

徒狐假害人敗名喪檢莫此爲甚最宜亟戒。
各有名分當守本等域中不可乘馬高張簷蓋鄉閒不可坐轎亦當習勞可任大事。
衣服簡素卽是一德夏葛冬褐乃其本分吾家累世冠裳不曾改先世布衣風味此忠厚傳家之脈也願敬守此勿壞家風。

示淳兒帖

顧憲成 字叔時無錫人萬歷庚辰進士累遷吏部文選司郎中學者稱涇陽先生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

凡爲父兄底莫不愛其子弟凡愛其子弟底莫不願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瘍度未能赴且年尙幼正何須著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始不願以汝姓名一聞於主者非恝然於汝也汝質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者箇字底行狀至今讀之尙爲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通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

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底那箇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試底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底那箇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底可以勢求富者可以力求那不會求底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矣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邱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阨窮以老甚而有凶有竄流離顚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耶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如何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工夫透徹連

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箇布衣都成了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進士也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於此繹而思之余其恝然於汝也耶抑愛汝以德也耶余其棄汝而不屑也耶抑玉汝而進遠且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察謬生疑沮不得不分明道破汝能識得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眞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

家訓

高攀龍 字存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以左都御史歸忤璫被逮先一日謁道南祠赴水死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

吾人立身天地閒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做人底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智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眞是可哀吾爲子孫發此眞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

己未有不入於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讎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弟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要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遘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酵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常見己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於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夭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即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即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分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

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樸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怍不勝於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汙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淸白家門不

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閒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毫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做人。若要做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眠而自覦。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况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陵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腳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己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賸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肴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

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付大兒茂蘭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歷癸丑進士累遷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乞假歸忤魏璫被逮至京下獄拷掠以死崇禎初贈太常寺卿謚忠介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鄒夫販客。婦女兒

童無不攀車垂涕者。郎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何以得衆心如此。乃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兒輩須從窮愁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作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居當閉門靜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至切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慎也。

亡前一日手書誡子

李應昇 字仲達。江陰人。萬歷丙辰進士。授南康推官。天啟初。徵授御史。疏劾魏璫。遂削籍。尋逮下詔獄。酷掠以死。崇禎初。贈太僕寺卿。福王時。追諡忠毅。

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為韋弦。即吾不死之年也。汝生長於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瞋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弈。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囚服被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為

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之業。皆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只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儻嫁於中等貧家。須與莊田百畝。至於庶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恩義所關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儻有上進之日。急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諭子十則

呂維祺 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崇禎時。授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罷歸。尋復官。分守洛陽。流寇陷城。不屈死。贈太子少保。福王時。加贈太傅。諡忠節。

孔子十五志學。所學何事。爾宜思此志。力此學。不可悠悠放過。

立志要學聖人。不可僅以中人止足。亦不可竟以豪傑自命。

光陰可惜。時乎時乎不再來。

讀書要存心養性。明道理。處爲眞儒。出爲名世。非爲取科第之階梯而已。汝宜知此意。

今人讀書。便只道做好官。多得錢。是富貴之士。決不可存此念。

時時用敬。常如父兄師保在前。必愼其獨。

凡遇財物飲食。不可存一貪心。異日必爲清修之士。

言語飲食。一毫不可苟。

謙光有厚器者。必有大成。

親賢取友。自得其益。古之聖賢。未有不須友而成者。

致友人書

賀逢聖 字克繇。江夏人。萬歷丙辰殿試第二。授編修。崇禎時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入閣輔政。加太子太保。尋致政歸。獻賊入楚。合門就義者二十餘人。福王時贈少傅。謚文忠。

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闔員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丑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聯云。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想。使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祖父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初六始。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姊。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溼上漏。炊爨卽在牀前。煙熏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曉。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句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奈何。亦曰罔敢作孽

而已。不作孽奈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奈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飢死事小。甯沒飯喫。切不可錯動了念頭。不錯動念頭如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止有言。孝子一舉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庶官一銖不苟取。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

貞範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隄。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卷二　完

貴筑黃詩聘
貴陽羅文彬同校
華陽王秉恩

課子隨筆節鈔卷之三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遼東徐桐[illegible]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晉江黃貽楫
保陽李如松參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家訓

葉贍山（崇禎時官御史）

一曰循禮。聖人繼天立極。莫大於禮。歷來簪纓世胄。初未有不以禮法起家者。入其門。雝雝肅肅。秩如井如。其興也勃焉。驕淫矜誇。侈滅義。敗可翹足而待也。閨門嚴整。臧獲習勤習儉。歲時伏臘。祭祀必親必腆。國課以時輸將。約飭童僕。不許酗酒宿娼。擾害小民。皆禮法中事。

一曰持謙。周易六十四卦。惟謙卦六爻皆吉。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江海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也。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一曰存恕。若中貴公子某某名並檮杌。少小與先岳嚴振吾公周旋。余一日問某公子狀。公曰無他。只任意耳。余曰只此耶。公正色曰。任意則不復顧人。不顧人。人必受

卷三　一

其累餘此推之桀紂不踰矣余爲竦然昔辛憲英子辛琇從鍾會軍征蜀憲英謂其子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故恕字終身用之不盡

一曰從儉家道浸昌如春樹發花初見蓓蕾繼以暢茂一朝爛漫而彫謝隨之始於儉卒於奢卒而零落不可繼自然之理也家居百凡從儉飲食尤不宜若流親朋宴洽不得踰六簋古人真率會謂有三養清虛以養胃節嗇以養福省費以養財

一曰擇交不知其人視其友語所謂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家居須親近正人憸邪弗與親暱非只比匪之損兼防波累之禍

一曰保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亟聖臨深履薄竟此一生但得福壽康寧毋貽父母牽繫守身卽是孝親百凡寒暑飲食起居倍宜珍重沈湎冒色尤傷生之斧外遊風波暴客最宜愼防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一曰治生學者以治生爲急卽既富方穀恆產恆心意也余曩昔處丁長孺先生之塾時具館穀先生囑曰毋浪費置腴田幾許余笑而頷之先生曰以僕爲輕薄耶僕所期於公者遠公定是雲路中人俯仰無累可勵五紘之節也余敬謝教通籍八年兢兢奉繩尺天涯遊子稍給饘粥無內顧憂先生之訓也前輩云貴莫貴於不自辱富莫富於能知足賤莫賤於思求人貧莫貧於不知生

家訓紀要

金敞 字廓明江南靖江人有詩集行世

畏庸俗之譏反不畏聖人之言不自立腳跟風吹草動便足喪其膽而奪其氣矣

汝近日思自力否人不知自力每欲恃人以爲固未有不立見敗亡者卽如邑中某某承父兄之寵榮驕恣成性自以爲磐石之安一旦父兄卽世寵榮衰落外侮畢集便顚蹶困頓幾無以自存乃知人不自力雖以父兄之親猶不可恃况其外焉者乎然則何以自力曰崇德修慝辨惑此自力之實也

汝守來知日用不給誠爲憂懸但汝須更念古人之窮十倍於我今日者多矣當日曾有仰面於人者否有希求一毫非義之財者否有輕受人一絲一粟以苟免一時之窮餓者否念至此則我今日尙得與妻子日謀三餐之飽者果可以對古人否也常作此觀則上者當自生慚懼下亦引以自安而怨尤無聊之思爲之釋然矣

人一生第知多殖財以厚吾子孫不知教之以義使子孫亦但知有利之可好以至於互相爭怨無有甯息人見其兄弟不睦外侮畢至禍敗侵尋此豈其子孫之罪哉

累世積德乃生孝弟之子此人世之眞福慶也或問何以積德答曰積德亦孰有大於孝弟者躬行孝弟則吾之子弟所見所聞無非孝弟之事熏陶觀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皆自然之理卽今人動輒說天理二字是也

房分雖有親疏遡而上之只一人之身耳自一人之身視之未嘗有親疏也况又爲比屋而居者乎嘗見婦人最見小易生釁端惟不聽其言則和氣自生

己一分病作十分看待僮僕十分病看不上一分說甚學問

事涉風聞影似毒口點綴唯恐不眞尋常容止聲音刻意倣摹令成笑柄君子當此只有憂懼若聞之以爲笑樂以至轉相稱述肆爲談資則其自處之卑下可知矣

前月孫先生書來說汝言笑不苟足見世德爲我慰喜我思汝資性雖不甚劣卻是安能便如此此必汝亦曉得合是如此耳若能依此行之有恆不爲外物所誘則將來亦可望漸有成立只是不可有分毫要人道好之心何也聖賢教人致謹於容貌語默之間者原是以內爲主欲固其內自不得不愼持其外不是單在外面做工

夫若單在外面做工夫便是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此中尙可問哉此際關繫甚大甚危不可不省又須知要人道好亦是曉得合如此者也此卽其良知炯然不容自昧處只恐爲要人道好便至失其本心

己有善或形之言或形之色皆是看得己小

誠慤方可讀書百試百驗

凡修己治人存心應事之法四書已說盡矣先生旣與汝講過須實向自己身心上體驗思我之所以與聖言背馳者其病安在務將舊習痛自克治使陷[illegible][illegible]生生[illegible]

漸熟。方見得汝長進。若徒事訓解。以爲只要做八比不差。便了大事。無論八比決不能佳。卽以此立致顯榮。非汝父之所喜也。我冬杪決歸。看汝日用動靜之閒。便知長進與否矣。

看聖賢書。不實求之於踐履。則書終與我無與。故有讀書多年。只是故吾者。殊可痛惜。吾今望汝讀書之意。汝既知之。當思所以去汝故吾之法。卽此便是孝也。

嘗教汝作字。要使筆直而掌心虛。蓋直則所以出之者正。虛則便令筆有餘勢而不迫促。汝至今不改。或有時改

之而不盡。皆緣執事不敬。故舊習不除。

所以欲求友者。欲輔成吾德耳。若工爲媚悅。導之驕逸。談人過失。閒人骨肉。誘殖貨杪。以叢汝之怨。喪汝之志者。其爲益汝耶。損汝耶。宜近耶。宜遠耶。唯汝自審之。

凡人志向之邪正。其根本皆植於童蒙之時。蓋童子原以先入之言爲主。教之者須以孝弟忠信之事。反覆詳解。日漸月摩。使其天性自然開發。故引而之於善也不難。若以儇薄口語。夸靡貨賄之習。誘進而獎勸之。則其知識漸啟。必與善日遠。與惡日近。緣此而家庭舉成荆棘。里黨視爲凶頑。雖聖人復生。亦無匡正之法矣。可不畏哉。

吾過嚴川。見舟行上水。艱苦異常。因驗爲學之難有如此者。口占二絕句寄汝。舟子羣呼急水頭。一篙稍緩卽隨流。從來下達偏容易。說不休時早已休。舟子羣呼急水頭。悠悠那得破狂流。既知此處難中立。莫到難時又少休。汝宜時時念之。勿徒誦過便了也。

宗約

金敞

昔人嘗言。今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嗟乎。此一人之身。卽吾與通族之人之本也。念至於此。則墟墓自不忍不愛護。歲時自不忍不祭祀。會宗族自不忍不相敦睦。此誠以本之所在故也。況於父母爲吾身所從出之本。當體卽是。舉眼卽是。不必遡而上之而始爲感動者哉。今夫一草一木。人愛之必先愛其根。若根一傷。無有不立萎者。人亦猶是矣。吾有身。吾自愛之。乃獨不愛吾身之根。豈得爲愛身者哉。且吾亦非一旦而遂有今日。吾亦非一旦而遂知此身之爲

當愛也必父母先愛之心血無限劬勞無限而始得吾有今日也一至吾有今日而父母之年已老矣前路已短縱然竭力奉事能得幾時爲子者每日擁妻抱子飽食安眠當思堂上老人又復去了一日妻可再續子可再生生身父母一去不復見上天下地尋覓無門不及是時盡心盡力孝養父母而又或至有夙恃驕養遂不知愛敬顯肆悖逆者其將何以爲人如有此等不論兄弟叔姪聽其懇之族長分長各長察實小則諭戒大則以家法懲治尤甚則公首之官

兄弟非他卽父母之遺體與吾同氣而生者也人不忍忘父母則見父母之手澤與父母平日親厚之人尚必爲之惻然動念不敢輕蔑遺棄況父母之遺體耶每見近俗昏娶之後兄弟多致乖睽甚至自相戕賊恬不爲怪揆其所自亦無他故不過爲婦人之所漸漬宵小之所搆鬭或財產之有不均求望之有不遂耳不知婦妾羣小本不識大義財產身外之物卽有厚薄亦仍是厚吾一本之骨肉與吾身原無彼此之別何可聽信以疏閒吾天性之親況君子好行其義尙有讓宅於友朋施德於道路者豈吾兄弟曾朋友道路之不若耶至謂嫌怨有所自來終非旦夕可釋則凡兄弟之怨宜莫大於殺兄者矣古聖猶不以爲怨而忘其親愛則下此者又何足言哉吾與聖賢皆人也惟甘心以世俗薄惡自處遂謂古聖人不可學乃至自戕其本根而不顧眞可哀矣昔人嘗謂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無救之者嗟乎此皆事之所已然目之所恆見者也其可不痛相懲戒自蹈此不祥之實耶且如吾有數子吾之所以教誨

之願望之者自必以其能相友愛和樂爲愉快矣我不和於兄弟是卽教諸子以不和也况子因我之意必不能敬順於伯叔子既不敬順於伯叔則其漸亦將不敬順於我此實理勢之所必然者也薄汝兄弟卽是逆親各有兒孫須留好樣諭戒再三而不悛各長議罰以隨之

一家有一家之名分循之則和以安違之則禍敗立見而不可救推之一族亦然蓋名分者人道之綱維未有綱維不立而猶得自存者也吾族數十年前老成林立每

卑秩然情意相孚搆爭鮮少故在鄉黨中號稱守禮之
族後至風俗漸薄遂有以傲慢爲能事以剛暴爲快意
少陵長卑犯尊者皆有之矣漸漬日深禮義之防不存
而族亦果自此衰落以有今日殊不思今日之少且卑
者卽他日之長且尊者也我今日陵犯尊長則後日亦
必不能免卑幼之陵犯緣此言之則毀蔑名分者究亦
非所以自處現在鄉仍有公論在朝廷則有王法乎自
今以始其各以禮法自飭共敦仁讓之行毋蹈惡轍自
玷聲名至於爲之長者如有恃尊陵卑有侵奪負賴等

事則仍聽卑幼愬之族長分長以憑從公分理儻不愬
明徑以忿爭致犯則仍先正其犯上之罪而後理其曲
直

禮云婦順備而後家可長久甚矣婦之所繫爲甚重也然
婦多愚闇每見小不識理道須爲之夫者以嚴正率之
勿信其言時以往昔孝讓之類之解說勸導使其佐
我承順親志和輯家庭方可資其內助之益此夫之正
也若聽其專制使之干預外政或信其猜閒因致同門
失歡皆喪敗之道所當痛以爲戒者也

凡人無一定之恆業自必親非類之朋習爲邪辟之事故
成家立訓者必以恆業爲先務也恆業耕讀爲上商賈
次之工技又次之要得一業足以治生自守以終老不
作非分之想爲鄉里善人足矣外此則有永禁者五一
供役衙門則喪心最易造孽尤多卽或稍有名目爲一
時權利所集亦未有不旋被顯禍且貽後日子孫無窮
之害者也一投充營籍氣習漸染交遊難擇雖功名所
由出必借此以爲階然稍有不愼則流爲非辟矣是又
須立志上進不爲習俗所移者方可一開場賭博見人

之財而思所以奪之乃誘之使賭此種心術已與刦奪
等矣又緣此蕩敗人之身家戕賊人之子弟禍根所結
最深且遠故歷來聞見從未有以此而成家昌後者詎
可不急相痛戒哉一屠宰物命事極慘酷報皆不爽而
所關更鉅害不止於一身者則尤莫如殺耕牛蓋牛之
爲功於人也甚大人之殺其命以爲利也亦甚微而殺
之可以治生之途則又甚不一何苦偏殺其甚有功之
物命以博其甚微之利且此亦每爲官府所禁犯之則
私固徒飽夫猾胥公又無逃於刑憲且牛隻之來半由

盜竊。一有干連。則貽患爲尤不測。故業此者之果報。其慘毒彰明。多至不可勝紀。念之悚然。所當世以爲戒者也。一擇術不正。其大者莫如刀筆。蓋刀筆之殺人也。其伏機最險。而流禍最烈。究其初。不過欲得一時之快意。或並以此爲得財之計耳。不知天之鑒視不爽。亦必以最險且烈者。報之於其身以及其子孫。不可不畏也。其下者爲拳棍。習之則多陵侮人之心。又易與奸邪作緣。愚俗以爲衛身。而不知其爲殺身之道也。更下之爲吹唱。妨正業而蕩心志。故君子遠之而勿聽。況又躬治之也。盡其精力。只足娛人。是優之漸也。有志者恥之矣。至於更有下流自甘者。若門皁等役。若倡優等行。若鬻身而爲奴僕。若比匪而爲竊盜。則永不許入祠與祭。終身不齒。而倡與僕則譜削其名。餘不削者。爲欲存其後人故也。

訟之爲害有四。物力之來甚難。積累辛勤無限。訟則耗費百出。不能自主。一也。治生者一日有一日之事。訟則廢事妨業。生計必誤。俯仰奚恃。二也。喫得一分虧。落得睡眠穩。此昔賢語也。訟而負。則不甘。在我訟而勝。則不甘在人。讐怨相尋。貽殃匪細。三也。恆近正人則多福。恆近不正人則生禍。人未有不畏禍而願福者也。訟則傾險之徒。勢必與之相接。一與相接。則自此之後。或遠之。或近之。皆足以爲患。四也。故保家者必學忍。非忍人也。忍己而已矣。本族中如有小忿及財產不明之類。俱宜懇之族長分長。聽其從公分處。如果情理不協。處分難決。方聽告官究理。如未經稟懇處分。徑自呈告者。公議罰銀入祠公用。至與異姓有爭。亦宜先懇之公親。聽其調處。如果情理難堪。非調處之所能平。或有奇冤異枉。不得不鳴。本族仍宜酌議量助。以見同患之義。儻有不肖反佐異姓以戕我同宗者。各長察實。會同通族扭赴祠堂。以家法懲治。

古者酒以成禮。今則酒以發禍。蓋古則謹而有節。今則肆而無度故也。范魯公戒子箴曰。戒爾勿嗜飲。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作凶頑類。月川亦有句云。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誠畏其禍我也。近里中宴會。每謂不醉則主有吝名。而客亦不歡。及醉則詬爭旋起。而怒生焉。是不醉不歡。醉亦不歡也。不知不醉之不歡。

則猶能自制至醉之不歡則欲制而不能矣且從此是非蠭起展轉糾結或至成讐搆訟積歲不解皆酒致之也浦江鄭義門家規子孫年未三十酒不許入脣壯者雖許少飲但沈醉喧呶者箠之諸婦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始聽教家者宜以爲法外此則更有二戒一曰惟賓饗以日自飲則酉戌二時爲限毋白晝懽廢事毋長夜懽損神且虞變焉二曰市可沽不可飲也囂且雜則尤易叢故保德者遠之矣

家之興敗第視夫子之賢不肖而已矣何以謂之賢敦重彝倫安分循禮義能讀書勤儉寬仁好親近君子者是也何以謂之不肖不孝不弟無忌憚刻薄險狡作事喜修大不以不學問爲恥不務本業畏見正人者是也然則子之賢不肖何以相去如此之遠亦曰其父教之而已矣然則父之於子無不願其賢而惡其不肖賢者教之豈不肖者亦教之耶曰教不同有善不善焉善者必正之於蒙節其衣食戢其喜怒而不使之順與縱也教之敬謹慈愛尊古法恆下人教之重廉恥信行教之習苦知稼穡艱難非徒口之且身以示之如此而子之不

賢者鮮矣若夫不善者從其欲以爲愛視其詐日新則竊喜以爲能長則教之嗜利教之爭勝陵物教之行險教之不信亦非徒口之且身以示之如此而子之賢者鮮矣故一則鄉黨宗族愛敬之祖先神明亦必喜樂而佑助之禍患不作和氣熏積福將以類而至欲其家之不興不可得也一則鄉黨宗族痛疾之祖宗神明亦必怨怒而譴責之骨肉不親戾氣熏積禍亦以類而至欲其家之不敗不可得也然則今之教子者教之作家教之工文章皆善矣胡以其子不皆賢而其家不皆興也曰所謂教之善者亦在正其人而已矣賢不賢原係於其人不係於作家與工文章也其人賢則家雖貧或不能文章其興也可必其人不肖則其能作家與工文章皆適足以成其惡而速其敗若此者指蓋不可勝屈也故願教子者自思而審擇焉

伊川先生嘗言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當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恆相通此誠敦本厚俗之良法也然愚竊謂族人既眾月會太繁費無所出勢自有所不能若一年之中定爲四會會有諭主

有定期。每人出銀三分。三日前付之。至期。辰而集。就會所舉行鄉約。講解六諭畢。始會食。一席六坐。葷素六器。酒十行爲率。輒飯而散。如此則會更有益。且亦簡而可繼。至昏喪諸事。惟族之貧者。始應公助。舉行者須於半月前聞之族長。族長按名分發知單。每人助昏者銀三分。喪葬者銀五分。儻以本家貧極。更有好義加厚者聽。不及富者。以富者只宜就親近者相與爲禮。可不必偏也。公助則昏喪之家不召讌。只於事畢後造謝助者。相與爲禮則不然。

宗範

金做

千罪百惡皆從傲生。傲則自高自是。不肯下人。至不肯下人。則無不集之禍。

不近正人。則惡日長而我不知。

莫不祥於不安分。如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與一切好爲侈大皆是。

小有才而又剛愎自用。覆亡有餘矣。故上者能學問以進德。德進則才自斂。次亦須先識時務。

閨門中少箇禮字。便天翻地覆。百弊千殃。皆從此起。故治家之道。與其過寬。甯過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故家將興。父子夫婦皆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睦。一寬縱太過。則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無所不有。乖爭陵犯之風。反自此起矣。

每事節儉。卻須得中。使大體不失。尤宜體恤下情。若過刻亦非家之福也。

幸有贏餘。即當思有以及物。在天道可免惡盈。在人情亦足寡怨。

兒女輩。常使之拳拳曲曲。言動必有儆畏。到年長得以自專。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父母所當知也。

教子者先宜去其傲心。養其謙德。使能溫恭退讓。行無邪辟。雖終身韋布。亦不失爲克家之子。苟不知謙順。好自高大。縱使發科取第。才名蓋世。適足以招尤買禍。非全身保家之道也。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

子之不肖。爲母護蔽縱成者十居七八。故教子者尤不可

不使毋知此。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爲人作善方便者。他本作爲子孫作方便計者。無其後二字）其後受惠無窮。勤儉安分敬畏樂善八字。百世無弊。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蓋爲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無有不是也。惟子能誠孝純一。則父母自格而悅樂矣。

居室嚴整。去媟狎之習。肅內外之防。是所以有別也。

害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傳會。而丈夫信。

孝行庸言　　李雍熙 輯註

妻與妾。皆內助也。言有善。當從之。但婦人賢淑少而愚闇多。或悍妒不仁。或巧語微中。否則嬌癡取憐。以行其貪忌。男子剛腸者能幾人。或畏而不敢不聽。或憐而不忍不聽。或漸漬日久。而不得不聽。一有偏聽。必生厭棄。一有厭棄。必生瞋怒。妻固當之而不平。妾亦處之而難堪。小而一家離心。大則立取禍敗。爲丈夫者。必剛正自持。確有定見。不爲一偏之言所惑。庶一家和平。上下無怨。妻妾相安。而親心亦安矣。

世有一種人。入富貴之家。言不敢言。坐不敢坐。伺眉宇爲語默。觀意向爲動止。雖狎戲侮玩。彼借以爲榮。甚至與奴僕輩提手覿面。而不以爲非。獨不思此身爲父母所生。日望其豎立。乃甘心不肖。寡廉鮮恥至此耶。又或親近上官。阿諛逢迎。結交胥吏。如手如足。狐假虎威。欺壓鄉曲。意氣揚揚。自覺生色。殊不知諂媚固屬敗類。禍患亦所不免。既入是非之場。難辭牽連之累。又或阿附權貴。以圖捷徑。夫福我者。卽能禍我。儻意嚮一移。將不可測。且爭强取勝。同列傾陷。勢所必至。况權貴一日失勢。將不自保。究且與之同盡。豈不哀哉。故士君子立身。當失之迂。勿失之捷。當失之拙。勿失之巧。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庶不至使人指爲某某之子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每見父兄之於子弟。或忘忽而不知教。或溺愛而不肯教。或假爲巧飾。以沽美名。或覓人代作。以邀虛譽。否則督責過嚴。而無自得之趣。或求效太急。而無循序之功。或見其難進。而不爲曲全。或惡其愚頑。而任其曠廢。抑思父兄之於子弟。何等關切。而令如是。故爲父兄者。必委

曲詳勉以率其子弟而子弟亦謹守教誨以奉其父兄
日漸月摩迄於有成所謂養也若子弟愚鈍樸魯則令
其恪遵規矩如其倜儻不羈則令其韜藏收斂至於佻
達恣肆之流則不得不嚴其懲戒天下有賢父兄何患
無賢子弟哉

男女授受不親嫂叔不通問禮也故家法必修帷薄僕非
呼喚不得輕入婦女無事不得外出顏氏家訓謂江東
婦女略無交遊其昏姻之家或十數年不相識唯以信
命贈遺致殷勤焉青兗之交山居僻處婦女皆荊布婚
媾家老死不相往來頗有古風儻能踵此以肅家庭復
嚴禁三姑六婆之類不得聽其出入卽整肅閨門之要
道也

甚矣鄉宦之易以滋害也主人一鄉宦幾家人幾鄉宦也
甚至家人之家人親戚皆鄉宦也往往鄉紳之家父子
卯酉兄弟吳越族屬怨痛親戚叛離鄉曲飲恨吞聲皆
因家人逆探主人性情顛倒齒頰而主人不悟也不知
先世積幾許陰德寒窗耐幾許苦心始得博此科第而
輕敗壞於無知之惡僕不惟有害己身亦獲罪先人矣

有深謀遠慮者安可不防微杜漸以培自己元氣和桑
梓而長子孫哉

訓子俚言

吳粹升 精理

家道之廢興與鐙火明滅一般家道非積德不興鐙火非
添油不明吾祖積德若添油然油頻添故鐙火常明踣
所不盡以照後人我輩不特不添反從而挹取之又從
而傾覆之油既立盡鐙亦隨滅又安望其謀及後人也
哉故現在之福得之祖宗將來之福還須自造禹湯文
武以積德興桀紂幽厲不耆權述惟惡是作遂至身死
國亡爲天下笑乃知大聖人之後倘不得恃祖宗之德
以放恣而况於他乎

諛者爲己而有損於人者也直者爲人而無利於己者也
果爾則諛直賢不肖之相去彰彰矣乃天下每好諛而
惡直何居蓋爲己則有所求於人而惟恐人之不適於
意故凡所以從其欲者無不至爲人則無所利於己而
惟恐人之不進於善故凡所以拂其欲者亦無不至此
其居心之公私不同而操術之枉直亦異也請得而狀

其榮。蓋諛者脅其肩。而直者持之以莊。諛者諂其笑。而直者守之以默。諛者之腰常曲。直者挺之使不屈。諛者之恭常足。直者飾之使不勞。諛者之容舒。而直者常嚴。諛者之色喜。而直者常厲。諛者之聲低。而直者高。諛者之氣下。而直者上。諛者之言曲以婉。而直者勁而疾。諛者投人以易。而直者責人以難。諛者是其所非。而直者非其所是。諛者夭桃媞媚。而直者孤松挺節。諛者春風秋露。而直者烈日嚴霜。諛者肥膩若脂膏。甘鮮若飴蜜。而直者蓮膽苦其口。薑桂辣其舌。嗚呼。此公直之所以不克見容。而諂諛之所以日進也。好諛惡直。有由來矣。雖然。好惡如是。取舍如是。有國者亡其國。有家者亡其家。稽之於古。未之或爽也。

示子

魏際瑞（原名祥字善伯一字伯子江西寧都人與弟禧禮皆以文名康熙丁巳以諸生說賊將劉大任降遇害有伯子文集）

凡事不得大意。如隨鐙行路。只步尺寸之光。所過阡陌坊衢。瞢然不識。雖身歷之。如未到也。

又

信陵君爲侯嬴御車。嬴乃曰。吾之爲公子亦足矣。王生令廷尉結韤。曰。吾無以報張公。以此報之。汲黯不拜大將軍。乃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古人施者受者。是何見地。是何胸次。今人稍得尺寸。或席門地之餘。輒自驕倨。雖有道義休戚之人。莫進一言。卒之身敗名滅。徒使便辟側媚者飽膹而去。不已昧乎。

示兒輩

魏禧（際瑞弟字冰叔一字叔子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以疾辭有叔子文集）

少年人無志氣者。甘於庸下。事事讓人出頭。有志氣者。便自是好勝。事事要自己出頭。甚有實甘庸下。而意氣虛憍。陵人傲物。終其身爲絕物。可不戒哉。

略己而求備於人者。是明明以君子讓人。自己甘爲暴棄。

此俱是待他人厚。待自己薄處

度德量力。能自安退。亦須有剛德。彼強不知爲知。強不能爲能者。總是無力量。當下按不住。

聽言之道。氣不虛則善言不得入。心不細則義味不得出。如唯唯諾諾。一槩是聽。是與不聽等矣。且友之觀我。於所規之弊。歲月如故。則良言自阻矣。待聲音言色。而始

爲拒諫哉。

我不能容人。謂之無度量。我爲人所容。謂之無志氣。若不能容人。便致爲人所容。習而不察。養成暴戾。終當人不容我。而災害至矣。

凡傍理弊病。多不能輕易除去。蓋雖知此處是病。郤因此理在。又覺有許多好處。便不肯極力消克。或反護之。所以漸深愈長。如遇此等。只緊提著病處。務必克去。病既克去。我此理豈不完全無瑕。若於病中推出道理。雖無半毫借理解釋。不覺已爲他設藩籬。資輔弼。後雖立意除之。不易得矣。且既得弊病。又爲他推原。當下已放空一步。

處亂世。能喫虧。是大便宜。能受善。是大安樂。能平氣。是大力量。能散財。是善聚守。

好財之心。於與人處可見。好名之心。於譽人處可見。好勝之心。於讓退處可見。惟自知之。當自察之。

治家格言

朱用純（字致一自號柏廬江南崑山人世稱者定先生著有愧訥集）

黎明卽起。灑埽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燕客切勿流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訓子要有義方。勿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占便宜。見貧苦親鄰。須加溫恤。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資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壻。毋索重聘。娶婦求淑女。勿計厚奩。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見貧賤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勢力而陵逼孤寡。勿貪口腹而恣殺生禽。乖僻自是。悔誤必多。頹惰自甘。家道難成。狎暱惡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倚。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想。施惠無念。受恩莫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妒忌心。人有

禍患不可生欣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眞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卽囊橐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非徒科第爲官心存君國豈計身家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貴筑黃詩聘
貴陽羅文彬同校
華陽王秉恩

課子隨筆節鈔卷之四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遼東徐　桐節鈔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晉江黃貽楫
保陽李如松參訂

訓子語

張履祥字考夫號念芝浙江桐鄉人學者稱楊園先生有全集行世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爲善只是理所當爲其不爲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以淪

入禽獸非欲徼福慶於天也然論其常理吉凶禍福恆亦由之積之之勢不可不畏也涓涓之流積爲江河星星之灼燎於原野其始至微其終至鉅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牖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乎吾身心而已善則和氣應不善則乖氣應輕重遲速等於桴鼓人自弗覺耳古稱明德馨聞穢德腥聞總非朝夕之故是在辨之於早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

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所謂天地之盛德氣也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彫隕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整齊嚴肅是就綱紀名分而言凡尊卑大小親疏內外截然不可假易是也正如四時寒暑節序各殊而元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尙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有凶有吉吉報不當希望於天凶報可不懼乎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語夙夜念之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富貴貧賤一時之遇豐約通塞定命不可違若賢士君子則人人可爲讀聖賢書愚者因之以智不肖因之以賢學之既成處有可傳之業出有可見之功天爵之貴無踰於此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世俗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爲里

俗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既不讀書則不知禮義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冥頑慧者習爲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一世廢學不知幾世方能復之足爲寒心然則詩書之業何可不竭力世守哉

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矣實論之耕則無游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疏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疏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疏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疏賢者宜親驟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疏因疏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略舉其要約有數端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繫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者必恣肆賢者必

讓。不肖者必爭。賢者必開誠。不肖者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者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者必表襮。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者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者必急猝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己先人。不肖者必先己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

不肖者必妒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彊禦。不肖者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昭然不同。舉之不盡。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世謂知人之明不可學。予謂雖不能學。實則不可不學也。中庸言知人。不可以不脩身。而脩身又不可不知人。二者相因。得則均得。失則均失。人苟能爲知人之學。庶其無殆矣乎。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故泛泛然若萍之偶合也。紛紛然若鳥獸之各散也。盍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均適。痛必均痛。偏廢必共痛。駢枝必兩礙。不言而喻。無所期而然。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弟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卽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安有不好之理乎。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

財。私妻子。便將不顧父母。而況兄弟。不孝不弟。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啟其手足之釁。爲害尤甚。

骨肉携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立則道生。根傷則枝槁。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古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廢興也。今日訂昏既早。婦之性

行未可豫知。世教久衰。閨門氣習。復難深察。娶婦賢孝。固爲幸事。若其失教。在爲夫者。詎復教導之。爲舅姑者。詳言正色以訓誡之。妯娌先至者。亦宜款曲開諭。使其知所趨向。久而服習。與之俱化矣。不可遽爾棄疾。坐成其失也。教婦初來。今日新婦。他日母姑。如何忽諸。

婦之於夫。終身依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共。故曰。得意一人。失意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母。奉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輒怒。有不知。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

有相敬之道。友則有規益之義。狎侮可乎。惟夫驕恣妒悍。不順義理。欲專家政。禍敗門風者。爲不可容恕爾。

女子小人之言不可聽。非必其人處心積慮。欲爲人患也。由其所見淺小。或其性習偏乖。雖欲效忠。適足僨事。苟更主人偏聽。不免曲意逢迎。爲害遂大。所以家庭造次之言。最當慎聽。

人情乖異。不在乎大。多因積小而成。如乾餱之愆。言語之傷。最足釀隙。若更以小人間之。彼此讒搆。遂至不解。故謹言語。接燕好。古人於此。蓋有深意也。

宗族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責己。不可尤人。

鄉里鄉黨。與吾先世。室廬相接。行輩相差。昏姻慶弔。世世弗絕。誼本厚也。其有強盛。情固樂之。益宜內懼而思自勉。其有憂患。即不能恤。忍利之乎。儋石升斗。以通有無。不可虛也。或以田宅來售者。勸止之。不得已。則宜厚其價值而受之。以寓相周之意。然田可也。宅終不可。宅售則將舍茲而他適。何以爲情。若其後人。或其同宗兄弟。欲復此產。仍受原値歸之。永以爲好。豈不甚快。書曰。人

惟求舊。舊可懷也。薄俗之習。窮約則眈眈思攫。惡人所有。貴盛則勢陵利誘。曲肆并兼。貽謀弗臧。無往不復。天道殊不爽也。

先王分土授田。一夫無失其所。凡有勞事。只使子弟爲之。未嘗有僕役也。觀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及子適衛冉有僕。可見三代而下。古制不行。貧無依者。勢不得不服役於人以生。是以家力有餘。子弟不給使令者。養人以資其力。久矣爲天下之通義也。但當善待之。不可横加陵虐。陶公曰。彼亦人子也。先須開以爲善之路。示以貧

生之方必其不堪扶植與屢不用命者然後去之苟無大惡亦宜寬宥不可求之太過責之太深使人無所容足也彼輩無知者固多然其必不可化導要亦無多至其子孫實爲不幸非由自己作之放遣可也天子臣妾萬方猶欲視民如子士庶之家牛羊犬馬待人不畏獲罪於天乎

賓客至誠敬以待之當內外如一若女子小人得罪長者主人不察之罪也世竟有陰令若輩爲之自託於不知者爲鬼爲蜮蓋無不至欲免禍敗得乎

墳墓祠居田産書籍四者子孫守之效死勿去斯爲賢矣必不得已田産猶可量棄書籍必不可無無産止於飢寒無書人不知義理與禽獸何異況死生有命果是能知義理亦未必飢寒而死也

屋室祖宗所遺足以安居宗族聚於斯墳墓託於斯子孫守之敝則略爲修葺無俟增置更造也增造由於迫隘難居去鄉因乎勢不得已苟慕華侈誇壯麗非天理矣蕭相國云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李文靖公云居第當傳子孫二公功名蓋世貴極人臣所見如此何論窮居無德之人哉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辭歌曲之類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況可貯之門內乎凡書籍自己所有不可散失若他人簡冊掩爲己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若係先代所遺及祖宗手澤片楮隻字皆當敬守不可輕出以致脫失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德當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惟修德可以逭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果實未來甘者先必苦澀酸辛其淡者已絕少矣蓋五行之生理實如此初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甘只一味最在後是以始於苦者常卒乎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懍懍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心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好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而後卽不免於飢寒失所常也然多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眾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薛文清公云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矣

人家不論貧富貴賤只內外勤謹守禮畏法尙謙和重廉

恥是好人家懶惰則廢業恣肆則近刑淫泆則敗門戶喪身亡家蔑不由此

子孫樸鈍者不足憂惟聰慧者可憂耳自古敗亡之人愚鈍者十二三才智者十七八蓋鈍者多是安分小心敬畏不敢妄作所以鮮敗若小有才智舉動剽輕百事無恆放心肆己而克有終者罕矣

風俗囂陵人情險薄非理之加恆有意外其在宗族親戚但可消弭切勿與競以釀蕭牆之禍若鄉黨鄰里苟能平心降氣以處之曲直是非自有公論亦不必與之爭也古人有言可以理遣可以情恕率此行之庶乎少事矣

所謂故家舊族者非簪纓世祿之謂也賢士大夫固爲門戶之光若寡廉鮮恥敗壞名檢適爲家門之累況偶至之榮比之浮雲朝露當其得之不足恃以爲常及其失之並與先世俱盡所以家之興替全不繫乎富貴貧賤存乎人之賢不肖耳貧賤而好修飭行與隆之道富貴而縱恣背理敗亡之轍也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

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嚮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己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言前輩教戒爲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爲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爲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憍遇事審愼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緜長門戶甯別有光大乎正蒙云子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人家得富貴子孫未必非不幸得賢子孫乃爲幸事子孫苟賢富貴固可以振起家世即使終身貧賤亦能固守家風延及苗裔若不賢者貧賤既易辱及祖先一旦富貴驕淫嫉很舉宗均受其敗可爲寒心也吾見亦眾矣不忍舉而爲鑒耳

人家不論大小總看此身起此身正貧賤也成箇人家富貴也成箇人家即不能大好也站立得住若是此身不正貧賤固不成人家富貴越不成人家無論悖常逆理禍敗立至即幸而未敗種種醜惡爲人羞恥不可言矣

所以脩身爲急教子孫爲最重然未有不能脩身而能教其子孫者也

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善不存言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而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是論語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熏炙漸濡勢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進於不善可畏也己有不善固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只是不貳過得一善服膺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有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好疵拂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災己辱先民斯爲下而已父母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成性望其讀書明

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欺詐與否於語言見之傲慢與否於動止見之不可掩也自以爲得則害己誘人出此則害人害己必至害人害人適以害己人家生此子弟是大不幸戒之戒之

袁氏家訓（原書未著作者姓字）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後生戒之（按此條出呂氏集非范忠宣公語）

陽明先生示子王正憲訓詞一首其詞曰今人病痛大段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

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悌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底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證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悌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花開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爾今有方値豐盛便生驕溢喜延賓客慶賞過飾昏喪有樂聲容沸騰傾動僕隷服食珍麗整齊勝絕鄉邦光映門戶蓋謂是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急懼恐何暇誇侈其他凡屬逞衒咸此類耳子孫有是眞惡消息亟加斂抑差緩傾敗若約而爲泰時屈舉羸則旦夕覆亡之道也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爲智術巧妙如此不知命分偶然志氣揚揚貪取圖得又自以爲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爲造物者所竊笑蓋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子曰孫朝夕環立於其側者皆他日爲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孫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見者漫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胸中何如寬泰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

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以長年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安可不擇交

居家格言

顧三英 胄里木畔

語云有好子孫方是福無多田地不爲貧好與不好只爭箇教與不教世上那箇生來就是賢人都是教訓成底那箇生來就是惡人都是不教訓壞底也有大姓人家

底子孫辱門敗戸也有貧賤人家底子孫立身揚名可見全在教訓人生一世子孫是後程子孫不好任爾有天大底事業總無交割就是手藝人家也要一箇接代底兒孫所以人家子孫教訓是第一要緊每見人家祖父愛子孫定要好食與他喫好衣與他穿獨不思喫慣穿慣了好底便不知撙節賣田賣地都從者裏來又見人家祖父疼子孫儘他要底把來與他儘他惱底替他打罵出氣獨不思順從他慣了必至自縱自由撞禍生事奸盜詐僞玷辱祖父那時節雖悔也遲了從此一想

子孫如何可以不教但教訓有箇方法夫人只曉得望子孫强過人不肯教子孫退讓人少年氣習易得驕暴反被祖父教壞者不少惟願有子孫者未教他作家先教他做人教他做好人先教他存好心明倫理顧廉恥習勤儉守法度方是教訓

遠邪佞是富家教子孫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孫第一義

婦人孝公姑與子孝父母一般然婦之於公姑以人合者也子之於父母以天合者也從來未有子不孝父母而婦能獨孝公姑之理故凡婦之失禮於公姑皆其子有以致之也爲子者其念之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一日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曾公名大奇字端甫著通翼一書有云外國有鳥名曰共命一身二頭頭甚相忌有時此頭尋覓毒草伺彼頭睡銜置其前彼頭既覺見而吞之須臾吞已二頭並亡錄

此以爲兄弟相忌以致相殘者鑒

青天白日底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底經綸自臨深履薄處得力

家中惟貴省事而僕從最喜多事事多則費多費多則爲僕從者不有口腹之利卽生染指之心至於家道之興廢僕從不來管也

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闊凡其身試見效之言欲規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

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備嘗之後矣。

欲做精金美玉底人品。定從烈火中鍛來。思立揭地掀天底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溫氏母訓曰。豈有子孫專靠祖父過活之理。天生一人。自有一人衣祿。若肯立志。大小自成結果。若只逸樂自娛。惟恐前人遺產不充裕者。吾恐雖得前人百萬家貲。必有坐困之日矣。

江右舒狀元芬在翰林時。其子轂寄書曰。鄰人每歲占牆

址不休。芬覽書題其尾曰。紙紙家書只說牆。讓渠徑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計。今見城牆不見王。封寄歸。鄰人聞之。咸服感德。自毀其牆。兩相推讓焉。

日省錄

顧天朗 輯譯

兄弟同受形於父母。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人之身。所謂骨肉至親也。人惟不明此理。故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猶胡越。居雖同室。迹若路人。不知薄兄弟。卽是薄吾父母矣。可歎可歎。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五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義浹洽。猜忌不生。不聽婦言。不爲奴閒。其樂甯有涯哉。

萃古名言

趙民獻 輯譯

兄弟原從一體而分。比之於手足。誼至切也。試論手足可互相傷乎。而世之兄弟。或不免有相傷者。此雖枕席之言。有以亂其衷。而實財利之私。有以啟其釁也。何也。兄弟之間。一人爲利。一人知義。必不至於參商。惟二人俱知利而不知義。故手足變爲戈矛。骨肉化爲寇讐耳。詩於兄弟戒勿相猶。其言切。其旨深矣。

凡課兒者。須使他知貧賤底意味。歷觀古來大聖大賢。何人不從貧賤憂苦中來。惟貧賤則思自力。思自力則百事皆可爲。又何憂兒子不富貴。

顏光衷曰。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讓謙恭立教。故能保其滋大。不爲造物之忌。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其於教訓子孫。方始得力。

蔡西山訓子曰。誇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誇心。卽當截斷。

王允昌訓家錄曰。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而况富貴乎。凡不當得而得之財。不當得而得之位。能於此看破遠之避之。自是天地間一好人。雖貧賤以死。光榮多矣。念頭一差。必將攘臂。何所不爲。無論爲千古笑罵。往往奇禍隨

之。吾願子孫以此爲戒。

范忠宣教子弟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顏光衷曰。教大兒不若教小兒。教貧家兒。雖寬猶可。教貴家子弟。尤須痛繩。不容輕貸。何也。彼其驕貴癡養。頤指氣使。種種已積之胸中矣。非嚴父良師。共相追琢。未有能成大器者。

覲人之起臥早晚。可以卜家道之興廢。近觀紈袴子弟。役役於聲色貨利。每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泆反天地之性。悖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

顏光衷曰。善教子者。以親正人爲第一要務。

少年聰明太露。如花之千葉者無實。若開口出刻薄議論及形容人者。不獨無實。恐防根朽矣。

簪纓閥閱。固稱盛美。若代代不絕書香。此卽門第大幸。亦足爲世家舊家也。

示諸弟兩兒

黎士宏 字媿曾福建長汀人順治庚子舉人累遷陝西布政司參議有託素齋集

功名富貴。定之於天。讀書行己。操之在我。以操之我者。反

委之天。以定之天者。必爭之在我。不幾倒行而逆施乎。願爾曹盡其在我者。

少年略賦才性。易入任誕豪爽一流。世說一部。爲累後生不淺。不知古人胸次。各有一副本原。若只辦得東塗西抹。博得一二顛者好語溫言。便無故而箕踞科頭。希蹤嵇阮顏之厚矣。識者笑之。大約今之所謂狂者。率皆妄耳。

務本齋格言選

馬世濟 漢軍鑲紅旗人文毅公子由大理寺少卿累遷吏部侍郎貴州巡撫漕運總督

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富貴紈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睥睨千秋心滿氣盈已不勝肮髒之習而食客游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郎王何知漢大富貴陵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傾家而罔悔反

不如椎魯無文者之猶能自存也余願士大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課以文藝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獎一語之俊無妄誇是眞能愛子弟者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親戚鄰里有狡猾子弟能恃强陵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奸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蠱惑吾子弟而誘引爲非者皆此等輩耳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鬧人來告訴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即加懲戒以儆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

父生師教然後成人事師之道同乎事親德公進粥林宗

三呵而不敢怒定夫立侍伊川雪深而不敢去膏粱子弟閭閻小兒或依父兄世蔭之貴或恃家有百金之資厲聲作色輒慢其師弟子之傲如此其家之敗可知

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當培植爲來春膏液恐爲彫謝之漸

庸行編

牟允中 字叔庸直隸天津人自號夢研齋主人著庸行編

嫡庶之兄弟尤屬人情之所難處嫡者非仗母勢以憑陵即謂若母出身於微賤庶者始以地分而自疑終乃不

得其平而搆釁遂令手足等於胡越而致傷父母之心矣抑知一樹數枝其根則共一水數流其源則同乎

感應解云人見兄弟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不知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拘簡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至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茲漸啟而終身失歡者有矣悟此理者爲父兄必通情於

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庶得和協無乖急之患矣

史搢臣曰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之時無一刻不追隨長各有室或聽妻子或因財帛多致參商有餘則妒忌不足則較量及有患難相臨至厚之親朋終不若至薄之兄弟所以同居共爨爲妙然有勢不得不分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弟兄友愛當愈加聯屬釋法昭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

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覩豐歉爲悲歡奴僕覩盛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洪九霞先生示兒居家十二箴　卯辰飲酒　未晚脫巾　近午梳櫛　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　信口穢罵　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　箕踞横肱倚跛而坐　當食發歎　見客不長揖　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　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　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少年子弟斷不可令浮閒無業凡人一有事做則心有所羈身有所拘外而經營內而謀畫自然無暇他想若浮閒無業飽食終日必然流入淫酒賭鬭之中諸般不好事俱要做出往往蕩其家產壞其品行故爲人父兄者於少年子弟或小或大必要尋一件事令他去做非定要得利也即其事無大利而拘束了身心演習了世務諳練了人情長進了學識者便是大利益也蓋子弟浮閒慣了就是趨窮底根子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創業守成二者皆非易事不知守成更難於創業何也蓋

創業無先人法程。能創不能創。無關榮辱。而守成已有先人規模。稍忽擎持。則爲人竊笑。然亦不能箇箇求勝於前人。若能如得舊樣子。飽煖不失。禮樂不違。授受相承。即是繼述之子孫矣。如甘棠某氏。正廳不用梁棟。豎立中柱。示戒子孫不便演戲。後皆遵其遺訓。至今稱爲書香望族。

葬墳太遠。只因惑於風水。目前雖易往返。後世子孫。有憚遙遠。而拜埽遂致廢弛。起房太大。無非只圖飾觀。目前雖易營建。後世子孫。■難修葺。而祖業反多弛棄。

凡田產基址。相連不可遂萌謀幷之心。即使有人或因家貧。或因別故。轉售於我。必以足價與之。不可因彼勢事急迫。故意推託。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天地開闢以來。此田此地。買者賣者。不知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不失乎。自吾有知識以來。見鄉黨中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後日。又可知矣。

諺云。居鄉柴米賤。後代子孫愚。夫子孫之賢愚。何關乎居市居鄉。總之偏僻之地。人皆誠實。縱有不肖子弟。無人引誘。或不至破家蕩產。至於衝繁之處。人家子弟。不論貧富。知識一開。便有黨類相合。少年心性。易惑易動。最能熏染。貧家之子。不教則習爲流蕩狡詐。若富饒之子。不教則有不可勝言者。如飲食衣服之類。無不投其所好。或嫖賭酗酒。或指產借債。甚至惹禍生非。無所不至。即有父兄在堂。上下彌縫。難以覺察。雖身受拘束。而心已放蕩。及父兄一沒。任意施爲。引類呼朋。登堂入室。師長之言弗聽。孀慈之訓難施。日復一日。愈趨愈下。子女之昏嫁難周。寡母之饔飧不繼。縱使回頭悔亦無及矣。

爲父兄者。當步步隄防。時時開導。人品家計。關繫匪淺。

家訓

蔣伊 字渭公號莘田江蘇常熟人康熙癸丑進士累遷河南提學副使有莘田集

子弟舉動。宜稟命家長。有敗類不率教者。父兄戒諭之。諭之而不從。則公集家廟責之。責之而猶不改。甘爲不肖。則告廟擯之。終身不齒。有能悔心改過。及子孫能蓋愆者。亟奬導之。仍篤親親之誼。

不得從事奢侈。暴殄天物。廚竈之下。不得狼藉米粒。下身裹衣。不得用綾紗。其綵紬繭紬。或間用之。

敬惜字紙。糊窗裹物。不得用有字紙張。僮僕有能善體此
意者。亟獎勵之。
族黨子弟。有志讀書。而貧不能達者。宜引援之。
不得言人閨閫。
少年氣血未定。戒之在色。刻削元氣。必致不壽。甚至惡妓
變童。不擇淨穢。多致生毒。勢必以攻毒之劑服之。而此
身眞氣銷鑠殆盡矣。以是身嬰疾苦。終爲廢人。出不得
博一命之榮。入則貽父母之累。非不孝而何。父兄當嚴
以教之。

不得恃才陵傲前輩。輕易非笑人文字。
不得輕信巫覡。疾病須擇良醫。善自調攝。不許禱賽。
嫁娶不可慕眼前勢利。擇壻須觀其品行。娶婦須觀其父
母德器。一諾之後。不得因貧賤患難。遂生悔心。
不可好勝。作炫耀事。糜費財力。至窘乏之時。悔無及矣。
凡事須平和處之。不得先興訟端。及訐人陰私。出人揭帖。
若有出仕者。列款一事。恐波及無辜。尤須愼之。
科場分房主考。及考試生童。須秉公甄拔孤寒。不可受賄。
天人鑒之。鬼神察之。

積穀本爲防饑。若遇饑荒。須量力濟人。不得因歉歲反閉
糶以邀重價。子孫中有大賢者。更能推我之所未盡。救
貧濟乏。養老育嬰。種種善果。天必佑之。
女人不得供養尼姑在家。此輩兩舌是非。多致離間骨肉。
子孫有不守此訓。即爲不孝。
不得苛虐僮僕。女人不得酷打婢妾。若婢妾無大罪。而致
其人於死者。告廟出之。夫不能制其妻者。眾共絕之。
家人不許生事。擾害鄉里。輕則家法責治。重則送官究懲。
子弟所當痛戒者。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昵比淫朋。爲

最。蓋擇交不愼。則必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利黷
貨之謀。而家風墮。人品壞矣。
子弟擇師。必須博雅敦厚。束修自好者。厚其脩脯。不可徒
取時名。
宴客[illegible]不得於滋味著精神。致戕物命。
不得恆舞酣歌。屢爲長夜之飲。
交易分明。不得貪小便宜。鄰於刻剝。致人有怨言。
故舊窮親。不可遠棄。
家僮不可有鮮衣惡習。

二、示兒

汪璲

六月中旬見汝文二篇於玠叔信中。若無蹈襲之弊。則筆路已清。從此猛向上去。孜孜無怠。自然日有不同矣。第今年十五歲。古者十五入大學。教之以修己治人之道。況文章小技乎。兒自六歲進學。十年中未嘗一日閒斷。僅得如此。亦可羞耳。勿謂父過言也。亟宜埋頭下死工夫。一塵勿染。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然後乃有所益。不然。悠悠忽忽。恐終不得上進。可惜了時光也。人生不滿百年。壽者只有八十七十。中壽六十五十止爾。五十以後則漸衰矣。十歲以前。又無所知識。中閒僅得四十年爾。此四十年中。世運之變遷。家道之隆替。父母妻子友朋之所當爲者何限。其無所事事。只有十歲至二十歲。未昏之前數年。此數年中宜不啻如金惜之。兒今又已度其半矣。如汝父今年三十九矣。囘憶十五歲時。如昨日也。囘憶十五歲時。雖甚愚頑。知向學。然緜緜延延。何期不多日而竟至三十九歲也。噫。今竟三

復求如十五歲時不可得矣。一事無成。擁被自思。無以爲心。清晨對鏡。無以施其面目。對人言語。無以爲顏。動息作爲。無以爲志氣。閒欲攘臂思奮。不肯甘心汨沒。亦徒然耳。遲矣暮矣。無可如何矣。吾兒不必遠鑑。只以汝父爲鑑。日夜淬礪。勿效汝父至今日徒自悲自怨也。亦非必倚吾兒爲我增光。但各人生世。須各人自力。人身難得。勿空出世一番。負此七尺。與腐草同朽爾。以上言語。乃汝父自歷自練之言。不得不爲吾兒痛切言之。兒今既識讀書。故以此示汝。聽與否。能繹與否。非我所知也。總之禁足爲要。跬步不可出學門。子夏曰。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夫以聖人之徒。尚不能保其出入之無異。況吾輩下乘乎。故讀書須先埋頭。先禁足。又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董子不窺園。正此意也。見誠念夫韶光之易過。閒時之難得。戒汝父既覆之前車。思老大之徒悲。則自當片刻不敢自逸矣。

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惟嫗婢僮奴。有何好樣。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匪友。參雜其閒。狎暱濡染。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歷歷驗所見聞。知公言眞藥石也。

唐氏翼修曰。教子弟無異方。惟令親君子遠小人而已。譏

君子則日進於高明遠小人則不流於汙下然則何者爲君子何者爲小人請詳言其目凡族鄰親友中有守正不阿之人君子也必使吾子弟常親近之則所聞皆正言所行皆正事子弟自習於正固其大要也至於子弟業讀書作文爲之擇師雖必求學之最優者尤必求其品最正師非有文無行子弟自不至無行矣降而習商賈習技藝亦必爲之擇師商賈技藝但能不犯法以謀利不損人以益己不作誑語愛行方便者便是君子其師君子則與師往來者必多君子自然子弟之友皆君子矣此親君子之益其責全在父兄成就之也雖然年少子弟每畏君子而樂親小人非父兄防範鮮不爲所染也有游手下流之小人不務正業惟欲嬉游博弈了其生平人情惡勞喜逸引入匪黨則終身莫贖宜遠者此一類也有奢侈縱欲之小人衣必華服食必肥甘只圖目前快樂勿顧日後飢寒人情厭樸喜華與之競勝必覆其家宜遠者又一類也有無忌憚之小人不信因果不畏鬼神無才自謂有才無事輒想生事少年心粗氣壯狎彼狂傲必至習與性成宜遠者又一類也有狹邪淫泆之小人戀色貪花如醴斯飫歌臺妓

院如魅斯迷自謂風流瀟洒更不念傷風損德少年血氣未定誘開情竇適戕其生宜遠者又一類也若夫富家巨室則更有門客家僮之小人搜索利孔以逢主人之意導引聲色以啟少年子弟之心在起家守成者才具雄長頗能壓制雖用之亦不甚受其害祖父既沒子弟或幼小或愚魯則諸弊叢生誑耗資財甚且盜賣田宅記其行事之長短匿其過惡之字蹟以爲要脅或遇訟端反覆播弄令其不能中止此等小人才雖可用後患難防必當豫遠之又宜頻頻指示子弟不可任爲心腹也此遠小人之條目也斯言也亦可謂深切著明矣愚以爲欲子弟親君子必父兄克自爲君子而後可欲子弟遠小人必父兄不自爲小人而後可不然彼子弟焉有不從好而從令者哉

貴筑黃詩聘
貴陽羅文彬同校
華陽王秉恩

課子隨筆節鈔卷之五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遼東徐　桐節鈔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晉江黃貽楫

保陽李如松參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與曾叔祖蒿菴翁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授江南嘉定知縣罷歸薦補直隸靈壽知縣行取擢四川道監察御史乾隆元年追謚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勳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耽閣非一日便可投供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或庶幾儻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切不可以爲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稚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

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以陳之煙之爲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吳梅邨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賢君子無喫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不以爲妄言否

又

姪孫教子之意與他人異功名且當聽之於天但必欲其爲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三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眞是可愛若讀得不熟安能如此此雖尙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腳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學問未有不由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註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

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早起夜閒則又不宜久坐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聞家鄉米價甚賤此最是喜信季飛叔姪近況何如晤時並希致人處境不佳只有和平一法怨尤之氣減得一分有一分受用也

示大兒定徵

陸隴其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底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底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緜密不閒斷不在速也能不閒斷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模格式

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勿忽之

示三兒宸徵

陸隴其

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閒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眞讀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時須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底念我必欲學他見一不好底人須起疾惡底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方是眞讀左傳底人者便是學聖賢工夫汝能如此吾心方喜歡勉之勉之

又

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

又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

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卻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悠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

又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光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納之人紛紛只得又上一疏

言意甚好然未知部議何如也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舉業尚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天數不必强求但讀書不可不勤緊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信來須將所用工夫一一寫寄我然日間亦不可過勞皆須有從容自得之樂方是眞會讀書人

誥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聲凡事自要立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非亦不難辨只畧以聖賢之義理爲權衡

而已汝能不爲衆楚所咻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又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奉停止目前又有試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尚未能精進且待下次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日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靈壽上年錢糧未完罰去此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事須謹愼不可輕聽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利害者甚多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

要緊事務須到城中與元旂叔祖商量星佑此番來一慰契闊甚好但我寓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爲聖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又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一耳此無論不宜干瀆亦且不必干瀆向來鄉紳多紛紛開薦我所不解汝見蘊齋曾有一人來說乎此一節賢於我鄉風氣遠矣且豫先要開薦分明自處於極不通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家外舅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驗自己之力量一則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以此爲慮城中親族有欲開薦者可俱以我此意說知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於九月二十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或能自力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周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周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蚤餐季周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飯食之所復置一廚廚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廚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廚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

往知交遊或博奕或樗蒱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並囑其家佯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須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矍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席本楨（江蘇長洲人世居洞庭山中）

陳眉公曰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讐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

唐文恪公文獻戒子曰汝等當以學問磨礱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師益友爲蓍龜以狹邪惡少爲鴆毒若杜門下楗讀書談道卽兄弟之間亦足相師何必妄覓交遊每見人家子弟不務實學或浮慕名士託以聯社會文或吠聲勝流惟恐自居不韻棋朋酒友丹青鐫刻之輩達旦連宵闐堂接席佳肴美醞任其咀嚼文章德業未嘗挂齒汝雖目之爲良朋彼實目汝爲騃子

陳幾亭戒子曰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繙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麤疏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爲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幾希

又曰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縱或時時發問唯諾如流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

問未答之初此方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證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想爲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急攜往示人則未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古今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參考既明了者旋即句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閒談者霄壤矣

又曰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鎩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之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於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况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不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超然者益無幾人勞逸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陸放翁家訓略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游童子時先君諄諄爲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年終身未嘗問產家人有少變其舊者輒不懌其夫人棺纔漆四會婚姻不求大家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加也楚公少時尤苦貧革帶敝以繩續絕處秦國夫人嘗作新襦積錢累月乃得就一日覆羹汙之至涕泣不食太尉與邊夫人方寓居宦舟見婦至甚喜置酒銀器色黑如鐵果醢數種酒三行而已姑嫁石氏歸甯食有籠餅亟起辭謝曰昏耄不省是誰生日也左右或匿笑楚公歎曰吾家舊時數日乃啜羹歲時或生日乃食籠餅若曹豈知耶是時楚公見貴顯顧以啜羹食餅爲泰愀然歎息如此游生晚所聞已略然少於游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以大壞厭藜藿慕膏粱往往更以上世之事爲諱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且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市井降於阜隸者矣子孫戒之尚無墮厥初

又曰人士有與我輩行同者雖位有貴賤交有厚薄汝輩見之當極恭遜已雖官高亦當力請居其下不然則避去可也吾少時見士子有與其父之朋舊同席而劇談

大嚎者心切惡之故不願汝曹爲之也

安吉陳㯹塘曰正德二年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邨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渰沒殆盡而吾邨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免於是各家狠戾屑越戲劇宴飲揚揚自以爲樂余乃謂家叔兄曰吾邨當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邵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不以爲然未幾邨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孑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家叔兄稍動念

問吾三家畢竟如何余曰雖不若四家之甚恐終有之踰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喧冒越之利鬼神所忌況又暴殄天物宜其如此也家叔兄乃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永享安樂何與余曰根深福厚勝受得起故耳然亦須人事善加培植不然將暗漸銷鑠百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哉

吾鄉在太湖中山田甚少居人之食俱取給於外又多業商不事南畝一遇水旱不時玉粒價踊便有立槁之虞游手輩不能待斃則結黨爲非以致地方不甯其患不止在一家崇禎辰巳順治寅卯余不憚竭歷倡率然以上游之粟毀洸沙金錢而幾若不支信乎古人耕三餘一之法以備凶荒斷不可忽余曾有積粟保安一說奉勸里中賢士凡商於外者留意糴粟蓋糴粟亦可以取利若遇荒歲但平糶而無取息本旣不虧民又沾惠兩得之道也吾子孫居家須節用省財至於粟米一年必裕三年之儲以防不測之患以備賑濟之用賑濟爲法亦不可苟覈實貧戶不漏不濫視荒大小爲賑厚薄敦勸好義相助爲理此最是積德累功第一實事

少傅王文恪公發祥吾里爲天下文章之冠他如文之吳公之奇鋑宗銘施公之巍科俱海內所推近來肇牽車牛易致饒洽勤讀者寡吾族子弟每以家無資失於就學余故立義塾一區延師備廩俾得挾書肄業有資性可教者勿限年歲引而進之其止欲通曉方名者亦得讀書識字知道理不無裨於後日之經營吾子孫勿以廣費輟此一條

先君最敦族誼族有喪葬事必助之甚貧則廣其費而全孑昏嫁之類助有差嘗以文正義田爲勛歎未能卽置

也。余勉繼先志。置義田二百三十畝。專以供贍族之用。高年而缺養者。嫠而無子者。嫠而有子子幼者。幼而失怙恃者。廢疾者。歲三給米。米三石或二石。有差。歲歉無以不登而裁減。吾子孫世守此法。族盛則當廣置以充予之所不及。

吾鄉風俗最爲樸茂。如入依一姓以居。至名其里巷。一也。家各有墓。清明之前。傾山埽祭。雖販夫績婦。無不拮据牲醴。展其哀痛。二也。俗多苦節。被旌之嫠。三也。藁砧久客。有數年不反者。其室能忍凍餓。無穢行。四也。士風雖

卷五　十五

悍然。性多慷直。不類他處狙公之詐。五也。其當變革者。則亦有之。娶婦以資豐爲知禮。女家至稱貸鬻產以遣嫁。一也。葬多煩費。塗事多靈。已爲多事。而廣設齋堂以誦。執紼沈湎歡呼。尤爲非禮。貧家難展此費。因循不舉。致棺櫬纍纍在堂。二也。人子葬畢。即易吉服。無片刻之餘哀。三也。好訟。四也。蠶桑漸荒。博戲漸盛。五也。觀其美惡以爲法戒。吾子孫可不愼乎。

凡福緣之事。在於感觸。不必作而致之。如暴屍無棺。施之或銀或木。吾夙有例矣。他如蓄藥濟病。製纊惠寒。吾時行之。而未設定格。吾子孫當視力之可行。見義必爲。乃吾心也。其餘甃路成杠。放生戒殺。舉目動念。可以利濟。若四方稗僧。動鑽赫曦。濫募墳壑。與其給一人之欲。不若救百靈之生。吾生平矢此不爲。詭隨後人當體吾意可也。

寄兄弟書

魏世儼 字敬士伯子叔子姪季子 子世傚弟有敬士文集

自離家後。習蚤起。晏亦不過日上尺許。池中白蓮花。含露爲香。領受天地平旦之氣。覺有微悟。惜吾兄弟之不共此

卷五　十六

也。因思孟子雞鳴而起之語。其機甚危。初起時如曉色之渾噩。舜蹠未嘗分也。總總芸芸在天地之中。即士農工商仁人盜賊。近而與吾執爨之傭。所謂學者皆同。及念至而事殊。一氣之內。各爭其趨。出乎此入乎彼。其機甚微。其事甚危也。而朝氣滴矣。世或奔走衣食者。或未得師友之益。皓首鑽研而自入荆棘者。或天賦下愚。未知自勗勉者。或疾病以廢者。吾兄弟幸生未下愚。有志於學問。有諸父前輩足以矜式。家雖少餘財。而無飢寒奔走之累。行年及壯。宜能遠於流俗。乃未能者。豈非惰惰之志多歟。然此病

儼爲尤甚常自知之未能改也近意欲習蚤起醒來望窗紙白遂不復睡非謂卽可以已惛惰之病蓋蚤起得呼吸天地山川清淑之氣又可展一日爲兩日也

靜用堂家訓

涂天相字鉉亮號燮庵湖廣孝感人康熙進士改編修累遷工部尙書

世人每多嗜甘香之物以其能開味與竅也甘能開味味一開則無時不樂甘而厭苦一投以苦必不能堪矣香能開竅竅一開則無時不戀香而惡臭一中於臭萬不可解矣此實有驗之言非迂談也兒輩識之

人有積功累行數十年所必欲爲之善而一朝遂之則其獲福也必厚人有處心積慮數十年所必欲爲之惡而一旦成之則其致禍也必慘此亦有驗之言非迂談也兒輩識之

爲學先須辨別君子小人界限清楚方有入處每論兒輩將四子書中君子小人對言處彙寫一冊置之案頭於每日動念發謀言行交際之閒逐一勘驗其合於君子者多便是君子路上人近於小人者多便是小人路上人若僅各居其半則於君子小人之界夾雜朦混終必流爲小人能急於此時痛自懲創極力挽回猶可以勉而爲君子此等工夫最平易最緊切最簡捷最精密久久行之其得力當不少也

人家子弟欲其恂謹醇樸異日有所成就先須教之以熟讀小學小學熟後教之讀近思錄近思錄熟後教之讀大學大學熟後教之讀論孟論孟熟後教之讀中庸從此漸次推廣及於他書總之字字句句令其心解神會節節步步導以身體力行涵育薰陶引之有漸優柔厭飫使其自得久久純熟不患不爲遠到之器也

教子弟者先須養其不忍之心愛敬之良自孩提而已然及其稍有知識如不破巢不毀卵不殺蟲不折方長之類隨其所在而告誡勸勉之則惻隱之心有以充滿於胸中而遇物知愛見善則親可以達之天下矣且仁統四端兼萬善中有仁心以爲質則遇可恥之事而羞惡生當致恭之時而禮讓作蓋仁則有覺覺則有觸卽發感而遂通無矯勉無期待此所謂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也否則發然後禁吾懼其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吾懼其勤苦而難成矣

教子弟勿令遽讀時文遽作時文遽讀時文則喜其易而以讀古書爲難遽作時文則趨於華而以敦實行爲迂但令多讀古書勉敦實行不患舉業不精科第不得也

劉元城云人家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余謂子弟一日不讀書卽近小人矣矧終歲乎讀書者絕小人之根也不讀書者近小人之媒也且終歲讀書則雖偶近小人尙有愧悔之日終歲不讀書則日與小人相狎陷於比匪而不知矣

吳康齋日錄云君子常常喫虧方纔做得余謂世間惟君

子爲能喫虧若無忌憚之小人驕矜侈肆祇欲人喫他虧焉肯喫人虧耶甯人負我無我負人甯我負人無使人負我一語耳轉換說來賢奸霄壤無他能喫虧與不能喫虧而已矣吾家子弟一切應事接物但能喫虧便是好消息

天予人以福必人先有貯福之器德餘於福則受者不厭施者益不倦福餘於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福或有倖致必無濫享兒輩但當修德愼勿妄冀非分之福

父母者一家之天地吾心者一身之天地一家之天地不位長幼卑尊咸乖其序矣一身之天地不位耳目手足各失其職矣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亦無不是底兄弟世上無不可感之人情亦無不可感之物類

愛人而人不愛敬人而人不敬君子必自反也愛人而人卽愛敬人而人卽敬君子益加謹也

克伐怨欲一心之洪水猛獸放辟邪侈一家之亂臣賊子貧賤憂勞淬身之砥礪驕奢淫泆伐性之斧斤

煜兒遊泮以書來報答云汝旣做秀才便當識秀才二字

之義萃五行之秀曰秀通三才之理曰才曉此二字之義可以做秀才卽可以做舉人進士若昧此二字之義便枉做秀才矣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盛衰倚伏之理從來如此吾家自江右遷孝昌凡七世雖書香不絕而未有科第壬午癸未之閒吾以一書生數月而入翰林雖由祖宗積累所致而日夜戰懼惟恐不克負荷此後吾家子弟能讀書者則爲儒不能讀書者則務農安分守己以承天庥切勿妄冀非分以遠天譴愼之愼之

人家盛衰之故不關一時之富貴貧賤而繫乎子孫之賢不肖子孫賢則雖勞苦飢乏艱難百狀而勢將必盛子孫不肖則雖勢位富厚炫赫一時而勢將必衰吾願吾子弟之卓然自立務爲長久之計愼勿朵頤他人目前之富貴自喪厥守也

人莫不自愛其名故稱之爲君子則喜斥之爲小人則怒乃明白坦易而可以爲君子偏不樂爲必要使盡智巧用盡機關千方百計將自己弄成一箇小人而後已吾不知此何說也兒輩切須戒之

余居冷署十餘年獨處一榻布衣蔬食晏如也客有勞之者曰先生何太自苦余曰吾日處樂地未嘗苦也他人鮮衣美食俊僕怒馬日以其身奔走於危險之地乃眞太苦耳此雖一時應答之詞至理存焉兒輩識之

陳幾亭云不作非禮之事易不萌非禮之念難不萌害人之念易不作害人之事難此言大入理會蓋非禮之事顯惡也稍知自好者必不爲之非禮之念隱惡也倏起倏滅雖賢智者不免焉故身過易寡心過難寡也害人之念有心之失也存心愛物者必不爲之害人之事無心之失也卒意徑情雖長厚者不免焉故有心之失易檢無心之失難檢也此四語最關人心術行誼兒輩須細細體究勿草草讀過也

家訓

孫奇遇字啟運直隸容城縣人庠生夏峰先生仲兄

凡悖逆之事皆起於見君父有不是處若一味見人不是處則兄弟妻子朋友童僕到處怨尤無時如意若能每事三自反胸中自然快活處事自然安恬

遇富貴無生歆羨羨之不已不忮則求處家庭宜先忍耐耐之積久既和且平

莫行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

存知足心去好勝心方寸中何等安閒自在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雖實見實聞不可矢口凡一語而傷吾長厚雖閒談閒謔切須謹言

遇沈沈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逞之徒急須防口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
敗三可惜

父兄勢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
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乃有
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差

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家
不知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矣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登天難求人更難黃連苦貧窮更苦春冰薄人情更薄江
湖險人心更險知其難甘其苦耐其薄測其險可以處
世矣可以應變矣

禍莫大於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病莫大於不知
己之失

家訓

湯　準 字稱平河南睢州人文正公次子

汝祖嘗述汝曾祖之言曰吾家無甚疏族自曾祖以上則
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
若途人此蘇明允之所以歎息也故平日賙給困乏或
粟米或布帛歲以爲常汝等體此當敦本重族務歸於
厚方不負前人之訓

汝祖爲潼關道副使時有兄弟爭產相訟者收其詞不問
令於講鄉約時必至凡三至涕泣自陳悔過遂出詞還
之卒相友愛去任時猶追送數百里於此可見人性皆
善至於兄弟相訟本心全失已近於禽獸纔一改悔復
歸於善可見無人不可爲善特上之人無以教之則日
趨於惡爾

韓尚書邦奇爲王陽明先生父執冬至節赴公所先生貂
蟬乘馬韓公後至先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輿中舉
手曰伯安行矣余先往遂去先生俟其過方上馬待父
執之禮當如是也陽明先生德位兼隆功業文章彪炳
宇宙而卑以自牧如此今世正學不講爲子弟不肯安
卑幼之分陵侮尊長嫚罵同輩父兄聞之不以爲非反
從而稱述之鼓其狂舌將何所不至甚至嘲謔父執肆
無忌憚陷身禽獸仍揚揚得意自以爲能嗚呼可歎矣

顏壯其云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

之泛其失尤多蓋人之犯我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水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誤耳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能有幾何不使之入而擾吾心則雖日犯我者十數可不至形於言徵於色矣

骨肉失歡有本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只因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耳有能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渙如平時

呂新吾先生曰各自責則天清地甯各相責則天翻地覆

此語饒有餘味所當深玩人眞能反己則天下無不可處之人無不可處之事矣

骨肉之間能忍人所不能忍非大勇不能人反羣目以爲懦嗚呼過矣

庭訓示愈高文山

林定徵稿理詳

人本於父母而生亦將以一體萬物而生本父母則宜孝體萬物則宜仁仁道卽難言既爲人子則丕言孝思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斷不可已一日之內雞鳴寅刻卽須警醒計念吾今日所爲何事所讀何書宜應事則應事宜研書則研書切切謹跬步作止勿泛漫出入致與人閒談閒坐閒遊或廢一日書業或廢半日書業務使一日閒常在書案然在書案要研釋聖賢書義以參觀世事以體切自身覺書理眞可助益目前行事釋卷時許多樂趣旋以應事處境自然理得心安則孝在是而仁亦在是矣

常在孝心上立志則不覺在己之勞瘁常在正路上致功則不覺旁人之非笑常在做人讀書上自得則不萌一念之悔恨不動偶然之慨歎

懶而弛者其人無用然輕疏躁急亦無益切須持重耐煩戒絕輕躁則做人行事乃妥看書看文乃精詳而心乃快慰用功嚴者樂趣乃生也

大聖大賢固不爲世會所窮者必修其本而已矣禍福自己求命自我造之說確確可信直於研書透快行事肫摯之候而斷然信之

養德以養身亦養身以養德二者交相爲用也

以孝德爲本以仁道爲量以兢惕爲心志以强毅爲工力

以沈深妙機謀以襟趣廓才略且也樂天而不任天必積德以格天尊賢而不讓賢必積學以希賢實用處則以謙恕調人世以和樂藹家庭然大端則以夙夜宥密爲基址以書卷酣注爲源頭而又以護養神氣爲把柄

家　範原書未著作者姓氏

子之拜父坐而受之禮也姪猶子也立而受之斯殺矣後世倫常漸弛有父呼子字者有只受姪兩拜者有不敢當而還拜者甚至送出門而候乘者子弟亦可安爲常名分倒置甚矣乃出於搢紳之家豈非名教罪人

父母之遺書猶不忍讀焉父母之遺器猶不忍毀焉以其手澤口澤存也今世之子父死輒仇父之愛妾疏父所暱之親友逐父所任之奴僕死而改父之道全不惻然於心則其生前不順父命可知爲人子者安可不省

人家關防內外只討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之尤甚

奴婢有過第宜薄懲勿得過責至於寒暑飢飽疾病勞佚皆當一一體恤使之遂意不惟不令怨恨且得盡其死力若動加鞭扑不恤苦難誰肯事我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斯言深有味

司閽者接應賓客必詞令和婉詳明毋輕得罪賓客卽主人厭倦不會亦當善言辭謝常見布衣登王公之門或絶不與通或倨坐不理客怒其閽並怒其主矣此雖小事實有關繫

予平居先大人端坐晨則侍食晚則立於榻前談古今詩書眼前鑒戒至定更後方退歸書舍誦讀未嘗一日離左右或時遠出鄉郵必如期約而歸雖遇風雨先大人必倚門而望予亦冒風雨而至今予子亦然懍遵古人不敢自專之義蓋先大人之訓也

宦家子弟能繼科名固善然爲父兄者必欲以勢要關節令子弟入科第則置孤寒才士於何地嘗見搬演戲劇至滿堂金紫則戲亦終而捲氈單矣故子弟科名太盛亦捲氈單時也此福不可不惜

口體之欲何窮每加節儉則無憂不足矣八珍在前不過一飽粗糲既飽視八珍亦無味矣狐貉在御不過一煖敝緼既煖視狐貉亦無華矣

景氏家訓

景　暹河南登封人

張東海送子會試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
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分每慎徼直道遜詞眞
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清儉富貴休忘著
布衣爾祖當年樂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沈我今白髮空
垂淚爾正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
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胡康惠公誨諸子曰予居官四十餘年無他長但清白二
字平生守之不失爾曹今日雖未有官守務全名節金
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神清氣壯他日必有用處汝
等勿忘吾言

人子之身皆父母之遺體若徒惜費而甘旨有違使親顏
顦顇於心忍乎故不特自奉豐而奉親儉爲不孝卽自
奉儉而奉親亦儉均不孝也富貴者宜躬親侍奉不得
專委臧獲貧賤者宜竭力供職豈容漠不相關然天下
富貴者少不富貴者多試思桑榆晚景光陰幾何若必
俟富貴而後豐焉恐親老不及待矣何世人不以得養
父母爲幸而反以爲苦財利則望其日增膳羞則惟思
漸減半出己意半聽妻言聲音顏色之間有似不厭而
厭似不怒而怒似不怨而怨者其親實有難堪也在父
母有不屑與較者其心曰孝不可强也吾老人甯以口
腹之故璅璅然如乞食於東郭乎又有不敢與較者其
心曰吾老人龍鍾朽物矣較之而勉從焉意且含戀較
之而不從焉徒增其愠甯勿較嗚呼人子而使父母不
屑較已入禽獸矣至不敢較豈非禽獸之不若哉又有
與兄弟分養竟以加一餐爲貪婪多一刻爲踰限有嘉
肴焉有珍味焉己食之妻食之子食之而獨父母不得
食更有己甯不食盡使妻子食之而父母不得食甚至
己食之妻子食之其餘者甯獻於妻之父母而父母不
得食甚至己食之妻子食之妻之父母食之猶有餘者
甯邀其狎朋暱友食之而父母不得食嗟嗟人心喪滅
盡矣或疑余言已甚而不知爲余之目擊而心傷旁觀
而髮指者也予豈寓謗於規哉

葉夢得家訓曰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
無他長能無欺而已余以豈惟事君事親何獨不然父
母愛子而教訓之面從而不行欺也己有過失匿使不
聞欺也有懷於中遲就不敢盡言欺也佯爲美觀未必

出於誠然歟也今但能聞教訓一一遵行有過失改過不吝中有所懷秋毫不敢隱外面恭謹本於心之誠敬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當爲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

爲人子者不惟富貴功名之氣不可加諸親即道德文章之概亦難形之於己蓋父母之前宜廑孺慕是即赤子之情也朱子註色難曰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今人愁容慼容德容傲容狂態鄙態頑狀蠢狀唐突抵觸狀各以其時分形於父母之前父母受之非不傷之但暗忍而容之耳傷之者何情難堪者受之他人且不甘焉況其子耶忍而容之者何蓋彼既已生之亦事之莫可如何者矣或顧影而興嗟或臨風而灑淚憂懷莫解病即隨之嗟嗟人未生子期子之心日切子既生矣抑又長矣百年歲月無多而以有限之精神耗於無窮之抑鬱劬勞既竭於前愁苦又續於後是生子適足以爲累也吁

兄弟不和親懷滋慼君子當以財利爲輕以人倫爲重若鬩牆有變定傷庭闈之心即不幸父母見背益當互相

敬愛以慰親於九原是能友即能孝矣乃世有見兄弟之富貴而忌見兄弟之貧困而喜者有各立門戶伺其隙而訐發者有各立黨與乘其危而攻擊者有甯曲護其奴隸而賈怨於同胞者以他人爲密友視兄弟如寇讐布散流言操戈同室父母之心能無恫乎故盡孝者當先和兄弟

夫婦相愛人之常情乃世有不孝者當其未娶猶稍具人心一旦成婚遂昏迷溺愛妻之言重如金石親之言輕如草芥其視妻不啻珠玉文繡之足珍其視親眞如虎豹豺狼之足畏或妻與父母不合必是妻而非父母即妻顯露其非明悖於理必信妻爲無心之過而怨親之苛求其非總之堂上之千言不如枕邊之一訴是誠何心哉父母憂鬱而不顧父母忿怒而不顧父母疾病而亦不顧設其妻一有於是則疾首蹙頞徬徨無措矣嗟嗟枕衾之愛何其奪人之天性而慘酷至此乎夫父母爲子娶婦原爲上接宗傳下延支派兼之待孝養於暮年留悲思於身後耳今爲子者暱其妻私其子儻若彼爲一家而父母爲外人獨不思汝之子異日儻復如是

汝之心能自安乎故人知我今日之愛子如是卽知父母昔日之愛我亦如是知我今日懼子異日之不孝卽知父母昔日懼我之不孝以情揆情天良未有不發見者吾願世之爲子媳者夫勸其婦婦勸其夫互相砥礪以全孝道而其責尤重於男子蓋婦人未嘗讀書暴戾之氣或一日而數見惟男子因機訓誨動其天良有正氣以折服其氣有至誠以感發其誠雖悍婦亦漸歸於孝矣

凡人少壯未有不勞而能成業者老則倦勤人老之嗣而

勞焉路人且憐之矣若父母既生有子而猶令其勞其與無子也等爲人子者必先逸其心而後可逸其體事無鉅細豫爲經營而布置焉使吾親無所用其心而並不及用其力問一事而一事已成問數事而數事悉備卽父母素好早起晚眠亦不過花朝月夕優游自得而已乃不孝之徒只圖自己便安罔惜親身勞瘁終日嬉游置家事於不理務爲宴樂問生業而茫然曠人子之常職貽老親以深憂夏則衣葛瀟灑園林冬則披裘擁鑪香閣坐使其親餐風宿露跋涉山川是可悲耳嗟乎

予嘗見世德之家有老僕焉不以僕視之也曰爾吾父之舊人也爾勿以充食自嫌而同諸僕之役役爾其安食以終爾之餘年嗟嗟父之僕猶推父恩而軫恤之生我之人而乃使之勞苦不堪不得如德門之老僕焉則誠人世之異變矣爲子者盍一思之

憎而曰偏似屬父母之過然人子宜反諸躬焉君子於橫逆之來猶三自反況親爲生我者哉竭其力者益竭其力盡其心者益盡其心不疑憎之曰偏祇覺孝之未至親之心必有惛然者矣儻或未能又當自安於命猶夫

人之受眷佑者當思答天之貺人之遭譴罰者當思回天之怒如是自無不平之鳴矣每見世人一見憎於父母其心卽生怨懟夫父母憎子而子卽怨之是子之存心已極不肖而父母之憎乃先見之明其心未爲偏矣又且不特怨之於心且徧訴於人夫怨之於心心已當誅訴之於人罪尤不赦爲父母者不逐之於鄉黨之外不懲之以三尺之法猶是溺愛之餘也僅僅憎之亦已寬矣孝子知之於父母之憎也順以受之而已矣不第冀其親之悟亦恐彰其過而貽親以不安也夫孝子猶

恐其親之不安而不孝者偏欲人盡斥其父母之過而後快焉是誠何心哉

教家編

梁顯祖稽里評

世人薄於父母而反厚於疏遠之人於結交餽送酒食往來不惜糜費以博賢豪之名至於甘旨輕煖之奉多闕如也於齋僧供道造寺塑像不吝布施以求非分之福至於喪葬祭祀之禮又云宜從儉也此之謂倒行逆施昔茅容殺雞奉其母以草蔬與郭林宗同飯林宗賢而

拜之推此可知所重輕先後矣

人有不善處兄弟者動輒相尤及見親鄰陽爲語曰由異姓婦調唆致此不知兄若以恩下逮弟若以恩上接些小之物讓之些小之氣忍之此心一立得定雖有長舌之妻敢譖一言乎子孫看樣行去終爲好人家也兄兄弟不和則外侮紛至誰其禦之故曰五臟不和爲必死之病兄弟不和爲必破之家可不愼諸

一門之內有父母卽有兄弟餘皆後起之親外來相合者也故最重者手足之情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攜須臾不離同案而食同室而處同師而學未有不相親愛者及其長大各私其妻子則孝親之念至此而已衰何况兄弟乎至於妯娌之間由異姓而聚於一姓又加疏遠矣其中賢者什之一不賢者什之九男子不能正大綱明大義於是婦人得而挑弄是非離間骨肉則同氣之誼益就乖離甚至爭財奪產爭鬬訐訟無異仇敵外人乘家門有釁得肆其欺陵竟無同心禦侮者以致先世創業一旦掃地可悲也究其禍之所生皆始於私其妻子古人有不聽婦人一語誰不聞之亦誰不能言之

但溺於私情無不迷惑而喪其天性傷其至愛者可不愼哉

兄愛其弟弟敬其兄終身不改家門之福也又須辨別和同二義和者乃敦睦無閒而非雷同附和衆口一詞之謂也兄弟之中有智有愚有賢有不肖卽使皆賢且智一人亦不能兼兩人之心思或疏於知人或運於料事長於此或短於彼知其一或未知其二必須據理之是非互相參證擇其至是而從之此卽學問相長之益亦行事無弊之道也若認同爲和卽大誤矣

大抵教子弟以變化氣質爲先刻薄者宜教之以寬厚暴戾者宜教之以温和浮華者宜教之以誠實淺露者宜教之以含藏輕躁者宜教之以持重在學者自知其病而矯正其偏亦不外此法若非由教而入則生而純粹中正者能有幾人哉（以上靳氏家訓）

教子之道以愼於威儀爲第一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與檢攝其威儀之失也朋友切磋琢磨宜無所不及而必以威儀相攝者蓋所以制其驕惰之氣習而養成其德性者莫切要於此也乃教子孫者

顧目之爲迂闊鄙之爲文飾不知所謂威儀者何也以其視聽言動皆中乎禮而人之接之者見其可畏故謂之威見其可象故謂之儀也是威儀固禮之所見端也孔子以克己復禮論仁蓋心之存亡無定非可憑空守住惟用此心以檢束其身使身無不歸於禮法之中則心之主宰常立即有存而無亡也是禮又仁之所見端也夫威儀本於禮而禮繫於仁謂之文飾可乎哉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此無禮之人本心放失而生理已絶雖生而不如速死之爲安也謂之迂闊可乎哉

是故子弟飲食起居語默動靜務令其恭謹端重一毫不敢放逸輕浮養得有如此器局將來不惟有德亦必有福有壽故教子以愼威儀爲第一

人家欲教子必先知子既知其子則教可得而施矣而世之言曰知子莫若父竊謂不然嘗見不肖之子縱欲敗度其妻妾知之其僮僕知之其宗族朋友知之甚且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而最親最切如父獨懵焉而不知蓋其知之者往往喜之則不肯言畏之則不敢言與之親則不忍言與之疏則不必言萬一言之而其父聽信幸

也即不聽信而付之唯唯猶之可也乃人之言眞而彼且以爲僞人之言直而彼且以爲詐人之言公而彼且以爲私於是疑之爲懷妒目之爲洩忿怒之爲毀謗嫉之爲離間而懵焉不知乃終其身矣幸而其父稍自覺悟乃其母護庇又曲爲解釋終歸蒙蔽嗚呼子既不知又安問教哉故予謂欲教子必先知子子之不肖無論已即賢而向上其質之利鈍才之高下亦有不同爲父者從其周旋出入及家居獨處時細加體察而又密訪人言旁採衆論其子誠賢固可因材而造就子縱不肖

亦得設法以隄防則庶乎吾之教不至於窮而子之受
吾教亦各有所裨益矣以上梁氏家訓
宋龜山楊先生示學者云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躚躚
黃小羣毛髮忽已蒼此詩極爲緊切如今人把有限日
月俱作寬假今日不學謂有來日悠悠蕩蕩弄成老醜
不思古人愛惜光陰正怕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
歲過一日則少了一日過一年則加了一年初生孩提
轉眼奕弁若東逝之水焉得倒流之日乎况年少時最
好用功無室家子女之累無官府逼迫之擾無人事應

酬之煩一心向前讀書最易後來情竇一開精神漸衰
則用功便覺難矣論古人身心學問至大不當只以舉
業程督汝輩但舉業與德業元是一事所讀之書俱是
聖賢傳心要旨句句須體歸身上所作之文將平日誦
讀講解底融會貫通隨題發揮字字句句皆從心裏寫
出則自然明白洞達與常人自别論道理則由根達枝
穩貼有據品人物則懸鑑照形毫髮不爽陳古今則據
經據史有條有倫策時務則酌弊達權可常可變使心
口相符内外合一其爲德業孰大焉即此通名仕籍則

平日所知所行者原於此心天理不相悖戾正可與民
由之也汝輩漸已長成須奮然立志大者將室家之事
掃歸一邊少者將童稚之習一切屏去務使精神完固
耳目精明讀書作文寫字皆一心爲主不要信憑口手
亂讀亂寫必書與心相通文與心相會字與心相守立
定課程朝益暮習更相尋訪同志之友會講會文如此
用功何愁不達卽使命運迍邅不獲上進終不失爲有
學有行好人試觀近日得志者不是天降下底俱是貧
苦中自家爭先取求來底有一二搢紳子弟又是他家

祖宗德厚所致且其人立志亦在自己身上著力求進
不把現成基業恃爲己物受用馳騁所以有此汝輩資
質得諸天者厚矣只爲因循怠惰虛擲光陰直至年歲
長大家又不成名又不成雖欲噬臍悔無及矣况者搢
子原是爾自己挑底更推不得與別人榮也是爾辱也
是爾與他人全無干涉須靜裏細思方知諸苦可畏慎
之哉慎之哉張爾西惜陰自强詩言
今人用功不如古人如夏月酷暑多蚊若今人則曰酷暑
多蚊吾何苦於夜讀昔車允囊螢此其不爲酷暑多蚊

之時乎冬月凝寒無火若今人則曰凝寒無火又何苦於夜讀若孫康映雪豈不爲凝寒無火之時乎至於疲倦欲睡若今人則以疲倦止讀昔子夏之焠掌（子夏弁對掖今）（荀子解蔽篇作有子）蘇秦之刺股孫敬之懸髻此豈不爲疲倦欲睡之際乎爲學必能用數子刻苦之功方能得數子過人之學

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

也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我志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隳業廢者誰歟使我歲月虛棄者誰歟使我草木同腐者誰歟使我縱欲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我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也豈不甚可畏耶（以上馬體衛敎家箴）

凡交友不得褻狎戲謔須雍容揖遜久敬相待卽杯酒言語之閒行動起居之時俱不宜戲言以取訶叱偶遇若人一讓不答再讓不答彼將自愧而不敢三矣若與之往復言角必至於疢心懷忿豈交友之道乎至於題人

綽號尤爲大病蓋一出其人之口則好事者必傳之爲美談爲人終身之玷其憾當何如哉彼亦將極口譏訕以爲報復矣非自損而何（譚）

博枰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蠱惑心志廢事敗家子孫一切棄絕之（曹月川家規輯略）

戕生之事非一而莫大於好色保生之道非一而莫大於寡欲凡人精神氣血稟於天者皆有一定之分量我能保養撙節則可以固本而長年譬之家有千錢日用十錢則得百日之用日用百錢只得十日之用用錢日多

則錢數日少必然之理也每見少年子弟身無恆業惟以此事爲樂自恃精力強壯謂爲無傷當其時果不見其甚傷也而不知勞瘵之病根已種於此漸且筋骨生疼腰肢作楚加以風寒陡入精力不支有立斃而已矣雖盧扁奚救哉是故色不可好而欲不可以不寡也寡一日之欲者多數日之受用寡一年之欲者多數年之受用且古人云寡欲多男子大抵欲寡則精足精足則陽盛陽盛則發生必茂此寡欲之道可以延年卽可以延嗣也今之無嗣者廣置婢妾以求生育夫婢妾固不

必無但徒充枕席之娛不惜身命之重予恐其未必得子而先不免於亡身矣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人子奈何溺妻妾之愛而忘父母之遺體以致本與枝俱淪亡也

予少時讀尚書至酒誥竊疑飲酒細故何聖人惡之深而刑之酷也及閱歷久而乃知禍未有烈於此者小之失色於己大之獲罪於人甚之則病中於內而殺其身人雖不知禮未有敢侈然自放者一至飲酒則誕慢不羈

叫號無狀雖父兄尊長在前有不自禁其容止之猖狂者是之謂失色於己凡人平居一言一動易加檢點一醉於酒莫能自主任意快談或一語而中人之隱私或片言而摘人之過惡或輕諾而爽平時之信行或角口而啟一旦之忿爭後卽重自追悔夫復何及是之謂獲罪於人人之疾病暑溼風寒勢不能免獨至酒之爲病常起於不及防成於不自知而發至於不可救蓋一身運行惟氣而已酒多則腸胃胸膈浸淫灌注而氣日已消耗且因酒致色全體精神爲之盡喪遂成噎膈翻胃癆怯諸疾醫藥莫療是之謂病中於內而殺其身其他沈湎於酒敗國亡家者自古及今接踵相繼故酒之爲物也智者飲之而愚勤者飲之而惰謹者飲之而肆强者飲之而弱富者飲之而貧貴者飲之而賤酒之可惡何異蛇蠍予今爲子弟告凡尊長慶辰賓朋雅會聊用合歡而止愼勿以醉爲度其平常無事長夜淸晨切勿縱已之飲並勿强人以飲多不過十餘杯少則三爵五爵卽或以鄙嗇見誚爾曹自守我家法

天下嗜好之物無益者類多而最癡最愚則莫如好骨董

予見近來子弟每欲自別於庸俗而位置於騷人韻士之列聞一骨董愛之慕之從而購之遂有諂媚之徒貪利之友多方羅致以中其欲而取其財試思玩器之古今眞僞孰辨之乎卽眞能辨之矣而玩器之古而不今眞而不僞者其於人果有益乎少年心性不常愛慕紛雜今日之所好在此明日之所好又在彼以有用之金錢易無用之器玩以有盡之囊橐博無盡之珍奇其始手有餘貲不惜重價以致之一旦家業式微衣食不繼而向之價值百金或數十金者求償什伯之一而不可

得出入哄誘徒飽耔韋之腹而已豈非天地間最癡最愚者哉予以爲人生自有眞骨董焉五經四子綱鑑性理大全諸書是乃所謂骨董也可以明理可以脩身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蓋非徒几席之玩耳目之娛已也吾子弟盍好之以上課氏家訓

子弟何德何能不過藉祖宗之力掙得基業居此現成時勢自反實屬可愧若不倍加勉勵積德累行而公然居之不疑務求適已不畏人言妄自尊大侮慢奢僭勝巳者忌之不如己者笑之見人有善則疑之聞人不善則

揚之或好游蕩或縱酒色敗名喪檢人於面前不得不以尊稱稱之背後即以奴隸目之豈不可羞

人家門祚昌盛皆由修德砥行世代相承故能久而勿替若爲祖父者不能積德行以貽其子孫爲子孫者復不能積德行以繼其祖父未有不立見傾覆者矣吾家高曾以來代傳忠孝吾父纘承基業不懈於修迄今瓜瓞緜緜仕宦相繼但恐後之子若孫安享基業罔念艱難加以氣質之偏習俗之染耳目紛紜則心志惑亂心志惑亂則事爲乖張祖宗數十載之貽謀保其不一旦墜耶是故欲立光前裕後之業務爲積德累行之修發一念行一事必思天理上無一毫虧欠稍雜私欲急遏絕之毋飾之昭昭而墮之冥冥從來聖賢工夫只是箇戒懼慎獨而終身德行即樹立於此若乃世間敗德喪行種種不一而莫甚於貪財好色少年子弟能從此處立得腳根不爲所中則其他無一足爲我難而德行日積矣士君子爲善盡其在我豈敢責報於天然易曰必有餘慶書曰降之百祥則昌大祖業應庇後昆又理之斷然不爽者也吾子孫其勛之穀詒

近日昏嫁愆期多因聘禮奩資之艱難不知親戚全在情義相好豈在財帛相與女家求厚聘是賣女也求得厚聘必須厚嫁何益之有若云體面攸關每見人家因厚嫁女而致家私消乏既致消乏有何體面娶媳只要新婦端莊貞靜要甚妝奩豈曰新婦妝奩豐厚可以濟子之貧乎不知貧富有命命該富厚雖無妻財亦能富厚命該貧窮雖有妻財亦必貧窮曾見人家新婦妝奩豐厚有自己作孽而嫖賭兼行盡化烏有而後已則厚奩何益而亦何苦嗣後嫁娶俱須從儉不可奢侈貧家固

宜如此若富饒之家並有名器之家乃一鄉表率更宜如此（克家堂家規）

嫁娶之禮當稱家有無隨宜厚薄原無一定不易之例世俗務求飾觀竭力成禮之後即至一貧如洗試思一時虛文何益於兒女生計即使盡有實濟而本家困乏如此日後何能再行別項禮節源源不竭乎又見女子自矜嫁資之厚驕慢其夫夫不能屈之有終身唯唯從命者可見厚嫁之資反爲傷倫害義之物矣且士庶之家財產易盡固當善留餘地即宦家祿入有限若非做貪宦作罪孽何從供其靡費乎大抵敗名壞品多由於用度過奢不獨嫁娶一事爲然也（梁氏家訓）

一切伎倆性氣師長前逞不得一切聲華勢利師長前矜不得一切儀文情愛師長前苟簡不得故古人履可進雪可立財可公難可赴耕耘可代灑埽可供顯秩可辭仕進可遲三年衰可服數年墓可廬總之陶鑄之恩決不可負何也成我之恩與生我者同（范竹溪做人鏡）

教子之道擇師友是第一急務今之師滿街巷矣予以爲非有實學問眞人品不可以爲師何也學問實則可以

啟愚蒙人品眞則可以養德器切不可妄信人言徒採虛望惟自家留心察訪見有如是之師即延請到家起居服食一一優以厚禮而待以至誠蓋禮之厚待之誠彼未有不感格而盡心竭力者而其道又不可以不久久則師弟相習而服之素賓主相得而信之深若今年易一師明年易一師未有能成功者也至於尊不如師而實足以助師之所不逮者則莫如友夫子論三益而先之友直甚矣直友之最足重也予見今之人或因一言之合而定交或因一事之投而結契往往專以逢迎求悅諂諛取容我未有善彼輒揚之我已有過彼終護之甚且誘我以無益之務誑我以不經之言導我以非禮非義之爲惑我以亡身亡家之術小則圖醉飽大則攫貨財此皆由不直以至斯極也予惟擇其出言無阿行事不詭者友之縱其人文章才幹未必兼優而與之締交終身有益無損此則非師而功實與師等噫師友關繫重大吾子孫甚無苟焉（梁氏家訓）

如今做人要從苦中更嘗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由德致福始可保凡當大任幹大功業底人

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即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微時
何等落寞而先憂後樂之志不敢謾語之心自幼時已
有定見甘受齏粥惡衣之困一味只知讀書嚮學下帷
絕編後來際遇時隨處盡職俱做好官直至參預大政
其至誠所爭四方仰之百姓愛之凡禍福利害榮辱進
退如浮雲之過前一毫不入其心故生有美名死有令
聞至今史冊上見其所行所言不問賢愚大小猶知斂
衽起敬者皆是貧苦中養就來底直與天地同不朽矣
如今爾們生出來便喫好食穿好衣服先將後來一段
風光已受用過了如何又去指望富貴如今也難道教
爾們尋箇貧苦來受只就現在一意抑畏節省不要學
人飲酒食肉穿着羅綺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何等安穩
使後來還可增益內裏妻室也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
被文錦靡費金銀只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凡祭祀
燕享烹魚浣濯之類無不親自督理爾們一意存心讀
書比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者便是苦了庶幾天地
鬼神憐汝鄉黨敬汝祖宗佑汝父母愛汝僮僕畏汝即
便不得富貴猶不失爲守分君子如此代代相承何至

墮落畢竟有光大之時如不知止足軀殼上重重包裹
口舌上味味爭求只在外面圖箇好看以驚動俗眼卻
把孝親敬長信友宜家性分內事全不去理會甚至踰
越禮法毀亂性眞殺賊身命者競趨而甘心焉先從僮
僕鄰里從旁竊笑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
衆多宗祖之嚴父母之尊有不賤而惡之者乎者由得
他人俱是自擡舉自己做箇好人甘也可得福也可受
不然則後來苦至禍至時恐難禁也與言至此不覺刺
心愼之哉愼之哉陵郎西柳情顏撫謹言
甚哉近日之子弟其崇尚華靡爲已極也畫棟雕欄而宮
室之華靡極矣錦韉繡轂而車騎之華靡極矣蜀錦齊
紈文犀瑤琩而服飾器皿之華靡極矣無論目前之暴
殄足惜將來之窮餓堪憂當其飾觀炫美意氣揚揚而
胸中實一無所有識者已鄙而薄之且因子孫之怙侈
不肖從而詬讓其父兄刺譏其先世下喪名節上辱門
風子弟苟有志氣當不爲此今夫宮室蔽風雨而已畫
棟雕欄何爲乎車騎代走步而已錦韉繡轂何爲乎服
飾器皿禦寒備用而已蜀錦齊紈文犀瑤琩何爲乎願

吾子弟禁飭華侈返歸儉樸詩書充腹腴於富室之膏粱道德澤躬麗於貴人之文繡苟舍其在我而徒求誇耀於世俗可恥莫大焉羅氏訓

洗心齋纂古

閔子奇輯註

富鄭公語子孫曰忍字衆妙之門若清儉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旁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公曰恐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慚

士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名利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書詩尙氣節愼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矯廉潔習模棱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士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寡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豐而細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怨

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妬抑亦傷人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乎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宜取他長

貴筑黃詩聘
貴陽羅文彬同校
華陽王秉恩

課子隨筆節鈔卷之六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遼東徐　桐節鈔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晉江黃貽楫

保陽李如松參訂

亦政編

蔡衍鎤 字宮閩福建漳浦人張清恪公門人

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世所稱頑父者。瞽瞍一人而已。然瞍固底豫者也。瞍且底豫。況頑不瞍。若謂不可以誠感之乎。古人云。父母慈而子孝。此尋常事。惟父母不慈。而我所以事之者。無所不至。故千古言大孝者。稱虞舜焉。知此意者。天下無不慈之父母矣。

凡爲嫡妻者。妾媵有過。能恕則恕之。不能恕則告於夫戒責之。非大無禮。不宜便加箠楚。蓋同事一夫。原有伯仲之誼。以異日所生之子。皆是同胞兄弟故也。是以凡事務存禮貌。不可以非道相加。若妾媵於尊長之前。說嫡妻長短者。夫聞知治罪。不得姑饒。至有爭訟之處。妾雖甚是。亦當薄責。仍令請罪於妻。以存尊卑之體。

人生五倫之中。惟父子最親。其次莫如兄弟。皆以天合者也。此則合以人矣。是故未生則同胞。已生則共乳。寢食必同處。行止不相離。如影隨身。如花並蒂。不亦親愛甚乎。自夫有妻子。則慕妻子而友愛漸衰。彼爲之妻者。亦但知有夫有子。惡問及其夫之兄弟。殊不知汝夫婦今日之愛汝子。即汝父母當日之愛汝兄弟。汝愛汝子欲其兄弟和好。亦如汝父母愛汝。欲汝兄弟之和好也。今欲令諸子和好。而自於兄弟不相親愛。不惟無以上慰父母之心。不且又留一榜樣。使汝子得而效之乎。噫。人苟常存此心。自不能不於兄弟上用情。雖有枕席之言。安得而惑之。且時常以此意告其妻。使曉得道理原是如此。則娣姒之閒。亦自然各生親愛。閒有一種不令兄弟。動輒相殘。人或非之。則推諉其咎於婦人。恥受不友之名。而自甘爲不肖之夫。其可恥不更甚哉。

兄弟乃骨肉之親。原不相離。鬩牆也而禦侮。急難也而相求。無非出於至情至性。故在平時。弟或有過。爲人兄者。何妨念他是弟而姑容之。兄或不是。爲人弟者。何妨讓他是兄而姑受之。若不能容。不能受。雖其理甚是。終難辭不友不弟之名。

何以待傲弟曰誠以感之義以制之杯酒勿吝談歡財利
勿與計較背後之言勿與理會可也

記稱王司徒妻太傅鍾會女也若王汝南妻則郝普女二
妻並有才德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不以賤下鍾
賢聲遠播二王大有榮施今之娣姒往往挾貴相驕誰
無丈夫之氣竟恬不知怪甚且樂婦勢之可恃敢肆無
理於兄弟不亦聞二王之風而有愧乎又何怪乎女子
一適高門便輕置父族於不顧也哉

凡宗族中但知有父兄子弟不知有富貴貧賤其敢以富

貴貧賤加於父兄者不惟得罪父兄亦且得罪通族不
惟得罪通族亦且得罪祖宗曾見得罪祖宗之人而可
以久其富貴者乎記稱前五代時有江南高氏者合族
百餘人先時致祭家廟必以族之尊長執爵主祭序齒
列坐及後富貴者忽生驕傲或云祀先所以榮祖宗當
以富而有位者執爵不拘卑幼之例行之一二年又以
子孫富貴爲祖宗之榮應坐上列自是宗族各以富而
爭富貴而爭貴富貴之人自相爭競而貧賤宗支不與
者積恨欲紓遂乘其隙而攻之自是少陵長卑辱尊而
門第衰微流竄遠方矣竊意記言家長必是宗子否則
亦惟行高而齒優者得稱爲夫執爵用宗子禮也用行
高齒優則不合禮矣況乃徒以富貴爲哉宜其致爭而
敗也

家有顯者舉族之幸也然必能親愛和睦使家門之內肅
肅雝雝方能上慰祖宗之靈下副一族之望未有偶博
一官偶登一第而即挾貴以驕其宗族甚且並族中所
公有之物而私之者如此之人豈徒家害異日欺君虐
民殃[illegible]方未有已也

伐木本燕朋友故舊之詩而言諸父必及諸舅周禮大司
徒教民六行言孝友必及睦婣所謂睦者屬宗族言所
謂婣者屬婣戚言可見內親外親原是一體親疏雖云
有間而休戚未嘗不相關惟在本吾孝友之一念推之
而已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自灑埽應對進退以至窮
神達化未有不須教以成者今人徒事辭章自五六歲
入塾時即教作對偶八九歲教作八股文字十歲以後
即令應試無他急於功名也試問急功名者之即得功

名乎既以此自誤又以此誤其子弟不思聖人教人只是五典舍此不道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不知胥人道而爲禽獸矣異日縱得功名其不至於誤民誤國與身亡家也者幾希

近世子弟於四書尚未讀徧即教以帖括文字無他總爲應試起見殊不知帖括文字原從經書融出試問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更有一種無識父兄往往延請文士擇取題目佳者剽竊成文合成二藝令子弟篇篇熟讀遇試將全文鈔就子弟不知文義但能口誦至有偶錯一

字致全文不順不能改正者或試非其題則終日不成一句曳白以出者甚至畏艱於背誦特寫本帶入試場以致犯科殞命者是子弟之不肖皆父兄爲之夫本欲望其成名今乃驅而入死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凡子弟讀書不成皆由交遊不慎雜引他途衣食不給皆由生業不安游閒待斃其罪皆在父兄故爲父兄者欲使子弟讀書則書房內勿聽朋雜往來即僮僕之不醇謹者勿侍左右也儻子弟非讀書中人亟令改業異日可免飢寒若名爲世胄而甘爲市井少年之習異言也異服也學歌也學鬬也放鷹走狗也蹴跑彈丸也是皆不肖之流所當嚴禁而痛絕之鍉嘗謂爲子無他孝其不忍陷親不義處便是孝爲父無他慈其不肯聽子爲惡處便是慈凡禁子弟惡習先自看戲始尤先自喫煙始

玉不琢不成器凡生子不論多寡有數子者者數子箇箇要教訓只一子者者一子要加倍教訓蓋數子之中一子尚有他子可望只一子者此子不良無復望矣在昔劉居正課子摯甚嚴或謂曰君只一子獨不加恤

耶答曰正惟一子不敢縱耳後摯官至尚書僕射以忠義聞

凡子弟得罪於人其人來訟我即未暇判其曲直或明知其曲在彼矣亦不妨將此子弟面責致謝則彼人自然心服而去而可以解此一朝之忿其所全處甚多大凡教子寧失之嚴勿失之寬則自不敢生事

凡子弟不肖爲非父兄不能禁止一旦事聞於官官長將治之吾方幸邑有神君代行家法庶幾懲一警百可以化惡爲良未必非祖宗之靈家門之福也乃有一種不

曉事之人反以此爲玷辱事千方百計代求放釋彼其心自以爲篤於親誼而不知乃所以長不肖之習驅衆子弟而入阬阱也謂非不肖之魁可乎更可恨者凡子有過母輒蔽之父不得而知也業已知之則又曲爲之解此慈母之所以多敗子也

吾蔡世守先訓皆無大不肖之子弟乃近歲漸漸有之雖曰子弟之過良由父兄之教不先間亦有一二勢力者將爲武斷之行而故縱子弟以陵人子弟樂彼勢之可恃遂盡逞其凶惡之性而靡所不爲矣喪身亡家之禍皆由於此殷鑒不遠吾郡吾邑各有其人矣奈何尤而效之

今人家搬演淫媟戲劇以爲尋常之事不可呵止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淫卽日事防閑猶時有瀆倫亂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年少不檢之人情意飛揚卽生平禮義自閑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門

服奇者志淫男子猶不可何況婦人凡居家婦女祇宜淡妝素服雖遇賓祭大事不過略加修飾如詩所謂君子

女者斯可矣若無故而嬌妝豔服其人必大可疑其家不久亦敗吾曾叔祖叔震公娶朱尙書女初入門衣服麗都吾高祖母林安人不以爲然也笑曰尊人愛女乃用如此美服朱解其意遂終身不爲華麗之飾迄今稱婦德者以爲美談

禮婦人迎送不出門卽歸甯父母亦須一嫗自隨無故不飲酒卽賓祭吉事不過二行五行而止至於入廟焚香垂簾看戲作會燕飲雖男子猶不可亟宜禁止

據顏氏家訓言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是巫覡之惑人由來舊矣近世邪教日多種類非一人家婦女邀福心勝不吝傾貲蕩産以從之以有限之脂膏塡無窮之巨壑深可惜也不思福果可邀巫覡自爲之何有於我吾家好巫之人未有不爲巫所誤而好之最酷者受禍最慘殷鑒不遠各宜猛戒

天下之寶當與天下惜之凡暴殄天物之家未有不敗亡者是故人家雖甚富貴也須愛惜物力至於五穀乃人所賴以生者而又粒粒皆從辛苦中來其所以愛惜而珍重之者又當何如乎故凡廚房內撒潑五穀不可不

歸罪婦女亦如書房內作踐字紙不可不責備子弟吾滰氣厚風和先輩雖大寒不過單衣三事五十以後或易複衣有終身不加棉著者可笑今人在襁褓即用複衣十歲以上遂加棉衣甚且以皮爲之無怪乎眼目易昏未四十即帶眼鏡也

大學平治之道不過用人理財其實此二事者乃居家之要務故凡宂食必汰而奴僕之非老成勤謹者勿任也男耕女織是生財之大道外此惟度其義之所當爲者亦非必孳孳爲利計較毫釐之閒但須[illegible]用舒稍存贏餘以防意外耳苟有長物甯可居積不可放債至凡親友緩急相挪惟恨不能勉應之業已應矣不必又促其償業已償矣不必又收其息

庚子秋帖示族中子弟

蔡世遠（字聞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授編修累遷禮部侍郎贈尚書謚文勤加太傅）

數年來集族中衆子弟在家廟課業勤勵有加今秋闈在即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然文章特一端耳立心制行更爲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強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之佑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培積更願諸爲父兄者各宏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沾卑卑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肫然之心日克臻斯日加勉焉倘或不逮速自淬焉則子弟藉爲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樂之榮矣不佞閱世閱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闊之言皆肝膈之要也

壬子九月寄示長兒

蔡世遠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己事不可推諉凡藉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時內親及疏應爲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嚴憚敦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衣食爲念第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牢固又須刻刻告以讀書當切己身體以所言爲法戒不是只教汝爲文章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即大石灣潭二處尤當時時照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限以閾男僕不可

適便自入廚房捧置宜守此

家中須節用爲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嗇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也自家用度卽筆紙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作文不如人實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清亦卽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己自古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間以餘力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訪勖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與知者亦無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謙和處之自然咎戾亦無過分處我在家時鄉鄰三百餘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鄰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然依我前約也

凡行事揆之情理裁之以義切不可爲人所愚脅小之輩動以利不聽則脅以名欺詐於初後則云不可中止須自主張不拘何人守義要切父命當遵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詐順奉故也當牢記痛改

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間方點鐙時先生爲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父諸羣從同在坐要義各爲提撕小子傳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重倫輕利不染習俗庶可不墜家風且或可成人物

凡事只可罪己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勖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嬾與私最切今之弊嬾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

尙分畛域有利心倘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亟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冊只望得第夢夢一生與時循環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即學古而只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豐川家訓

王心敬 字爾緝號豐川陝西鄠縣人李二曲先生門人雍正中舉賢良方正未就有豐川先生集

古人有言曰君子言善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行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愼歟然吾以爲問在人之應違尙遠言而不善一言或且沽生平之禍或且折終身之福行而不善一事或且傷天地之和或且累畢世之品其於吾身正甚切也然吾以爲問之生平終身問之天地畢世亦尙遠耳言行不當反之此心莫見莫顯之昭著不啻十目十手之指視者此處如何可堪

子弟如氣質駑下不能博涉五經全史經如書經禮記卻須精習一部小學性理綱目大學衍義數書亦須教之常行觀玩使知做人正路性命源流聖學宗旨古今治亂歷代人物梗槪斷不可令習天文讖緯星相術數至於字乃日用必不可廢之事卻須教之學習晉唐名帖但習之有常縱不大佳亦自不至於粗惡刺目若畫則雖清事卻不可學無論精到爲難即學成家數費如許心徒爲他人供扇頭紙上之戲玩亦何爲乎且子弟高識者少將畫作適情事尙可有如視爲美技良術更不事事則敗家喪品皆由於此故斷然禁戒不可令習也

所讀之書讀時期於反上身來貼切理會過事遇境期將所讀者依傍行習久之則書與我浹洽讀時旣津津有味行事亦非格格不合汝讀一部勝十部讀一句勝十句也若徒入耳出口雖多奚益

爲人子者須時時有顯親揚名立身行道之意

兄弟同胞是曰天顯其人賢智固爲我切近師友即中材下愚亦我同氣連枝當倍加軫憐況父母鞠子之哀此義亦須深念豈可不兄友弟恭義厚恩深

人家欲家道之緜長教子乃其首務須以嚴正爲貴正則

子不至於越禮犯分嚴則子不至於縱欲敗度積習久之自然習慣性成但得中材當能守分循矩不失爲世上善人但得善人則家世所益亦非淺鮮

南人無論貧富貴賤無生子不教讀書者此意甚好蓋人生本善一經讀書無論氣質好者可望成就即中材能識得三二分義理亦是保身保家之雅資我北人見識鄙吝淺俗但一貧窮便不令子弟讀書從師甚且有閤鄉百十家無一蒙師至使富足之家數十口無一識丁之人此風最是可笑可惜也日後子孫但非癡聾瘖啞當七八歲後必須令之從師讀書至十二三歲爲斷以下些義理種子

教子弟第一戒其虛浮禁其奢侈蓋虛浮不戒習以成性將來必至喪卻人品壞忠厚家風奢侈不禁緣爲固然將來必至蕩業敗產困頓流離

子弟清靈而虛華不實此是妖孽切勿欣喜縱放急須教之樸實

飲食無求奢衣服無求美器具但取堅房屋但求固田產無太多亦只期於足用而止不特物忌太盈天地之所當爲愛惜亦恐使子孫視爲固然志驕心盈益求華好不知愛惜則傾覆由之也

處親戚朋友忍小忿喫大虧是交久無釁之道

重刻日省堂書紳集

李繪先（爵里未詳）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時常想失意事

人家皆以飢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耳此語最宜深體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愎者人爲子孫厚積者貽謀不知貽謀偏在薄於取者

家訓

方元亮（爵里未詳）

大凡人之進步決不是一路進則幾處並進退則幾處並退動筆作文與尋常言語行事總是此心爲之此心一放則處處乖張此心收斂則處處停當可刻刻自檢驗也若人之質地可以有成只宜認定一條正路其自家庭之間與夫鄉黨道路與夫古稽今居莫不用心體究以一歸於此路則何患不長進哉昔人有言居今之世

總今之人。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一益友。眞閱歷之言。非過激也。尤可笑者。一般損友。相與前曳後擁。只喜引人爲不善。即與之言善。不過杯水車薪而已。又少年未嘗涉世。於人情世故。上極要用心體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處正可驗自己學問進退也。又作文雖無破綻。可以指摘。而少精力。此則開筆作文以來。所趨只就平穩一路故耳。然亦病也。多讀書則義精力厚。不期病之去而自去矣。

子弟防閑之道。惟有嚴父率勵。嚴師督責。鍵門教課。勿令見利而遷。蓋人之氣質。爲惡則易。爲善則難。苟使一見異物。隱微誘革。有非父兄師長耳目之所能及。異日之悔。將有不可言者。故不得不慎之又慎耳。若自身課讀子弟。實驗得不如先生之整齊。而出門附學從師。亦深見其不如在家之無損。

凡人最不可心浮而氣傲。浮者忠信之反。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者敬之反。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字。浮之流弊。必薄必輕。傲之流弊。爲戾爲狠。皆必敗之道也。

人家承式微之運。當如祁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陽春之回。處榮盛之後。當如既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至於祖業。更當珍惜。自秦而降。公家無復制民之產。有無多寡。皆由祖父所遺。若復輕視。莫知敬惜。非敗絕即流亡矣。可不省乎。

附錄

訓陞隲二子

王厚 字遂初醇明人

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或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輩也。

大抵君子小人。全在眞僞上分別。立心不實。則做工夫不實。做工夫不實。則德行事業。將來無著脚處。縱使學問文章。足取巍科。炫飾一時。未有不終歸於小人而凶者也。眞僞全從爲己爲人上分別。爲己則讀書講學。辨別善惡。關頭步步親切。近裏。只要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造成箇純正端方底人物。譬如飮食入到胃裏。血氣自然滋長。肌膚自然充悅。爲人則一心在世情名利上。纏繞纏然。才敏博學。讀書經史百子。只是蠱賈鬻賣之具而已。譬如欲水與飯。都從脊梁後下去。令彼全然不知。何能更得他滋養。

之益。所以讀書一生。作孽一生。再沒翻身回頭日子也。兀誦讀幾篇臭爛時文。玩索幾部庸腐講章。那得有分毫氣力。提醒得他耶。蚩蚩終身。醉生夢死。如亡牛喪狗。奔走狂馳。永無還家日期。豈不可惜。豈不可憐。汝輩讀書。如從爲己起見。自然學向君子路上去。便是德成而上底人物。將來有無限好境界在善身善世。都是儒者本分事。古人不遠。吾竊爲汝望之。卽令質性駑下。不能遠到。亦必守分安命。毋辱祖累。不至流入寡廉鮮恥。敗名喪檢地位。自家無虧損處。祖宗無玷辱處。所謂贏得爲君子也。若從爲人起見。必然學向小人路上去。質性駑下底。全不明白聖賢道理。思量爲人須當如何。甚則世事一些不曉。卻也妄作敢爲。胡亂過活一生。質性聰明底。便行險徼幸。一向徇私意做去。義理都喪。彌縫愈工。敗露愈甚。名位愈盛。禍敗愈慘。到鐘鳴漏盡時節。反似讀書害了自身矣。所謂枉了爲小人也。而今千言萬語。總欲汝輩改正心術。培養德性。切不可徇外爲人。把人品根腳壞了。果能認得眞路徑。做得眞工夫。由此向上去

有無窮好消息。後來爲處士。爲官人。都有做不盡事業。何有於科名之得與不得也。不則趨時夤緣。希圖一遇。究竟與守正君子。一般都有命在。無強求必得之理。況有毀名裂節。貽禍殞身。覆轍可鑒者哉。昔人有云。蚤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知之不蚤。老大徒傷。將何益矣。此吾向來閱歷眞境實界。懺悔一番受用一番。故不肯不爲汝輩諄切言之。要之。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願汝輩爲有品之君子。不願汝輩爲無行之文人。願汝輩爲老實頭底農夫。不願汝輩爲喪元氣底進士。一生心血。盡此數語。故復取王氏訓子之言。推而明之。附諸編末。以示要歸。如此汝輩如良心未壞。須當猛省。

志學會約略

湯　斌 字孔伯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授檢討累遷禮部尚書謚文正

學者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志學。便志到從心所欲不踰矩。我輩四十五十。尚未知志學。何以爲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今與諸君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畢竟路徑不差。漸次可近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轅。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後列會約數則。以就正先生長者焉。

一會每月以初一十一二十一中午爲期。不用柬邀。一揖就坐。世情寒溫語不必多。所講以身心性命綱常倫理爲主。其書以四書五經孝經小學。濂洛關閩金谿河東

姚江諸大儒語錄。及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爲主。不許浮泛空談。褻狎戲謔。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檢點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卽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豈可

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卽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卽所聞未眞亦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卽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改過遷善爲聖學第一義我輩勉之

一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在於吾身若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注疏大全辨

析毫釐與己全無干涉聖學首重誠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卽外面毫無破綻總是瞻前顧後襲而取若力一生究竟成一鄉愿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我輩著實用力必期躬行心得義利誠僞關頭不可一毫將就混過此日勉强久之必有純熟境界

余旣錄張氏書終篇復取四明王氏訓子語發明之如前所以指引路頭使汝輩撥正趣跟以爲强學力行之地至於爲學先後次第之法則尚未之暇及茲得睢陽湯氏志學會約大略以講學改過愼獨爲要義提撕警切雖於學者用功節目未能詳其本末然其大綱大本處可謂確而正矣因復取而錄之以示學者使知進學入門之梗概知此日日鞭之心日日省之與的然之小人相去遠矣儻由此而求之伊洛建安新著之書以得其造道入德之方與聖學始終體用之全更由此而求之宋元有明以及我

朝諸大儒之書以得其是非邪正異同之辨不患不到聖賢精微地位也

貴筑黃詩聘
貴陽羅文彬同校
華陽王秉恩

課子隨筆續編

後學遼東徐　桐輯編
晉江黃貽楫
保陽李如松參訂

童蒙須知

朱　子（名熹字元晦新安人宋紹興十八年進士紹熙間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謚曰文）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埽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脩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鞵韤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腳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絛或帶束腰腳謂鞵韤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汙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汙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要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卷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汙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卧必更則不藏蚤虱不卽敝壞

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是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諠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大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

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卻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埽涓潔第三

凡為人子弟。當灑埽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汙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此為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熟讀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汙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完。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為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汙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揩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訛。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諠閙爭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為。（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旁。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

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按釋名弟訓第謂相次第也某丈者如云張丈李丈某姓某丈者如云張三丈李四丈舊注云）

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忘。

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響。

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厠。必去外衣。下必盥手。

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箸。舉箸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箸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槩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陳文恭公曰。朱子既嘗編次小學。尤擇其切於日用。便於耳提面命者。著爲童蒙須知。使其由是而循循焉。凡一物一則。一事一宜。雖至纖至悉。皆以閑其放心。養其德性。爲異日進修上達之階。即此而在矣。吾願爲父兄者。毋視爲易知而教之不嚴。爲子弟者。更毋忽以爲不足知而聽之藐藐也。

幼儀雜箴

方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明洪武時。爲漢中教授。學者稱正學先生。建文時召爲翰林侍講。遷侍講學士。靖難死節。追謚文正。）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於盤盂。或書於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汩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學焉而未能。因列所當勉

之目爲籞揭於左右以攻己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修之事也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欹以側堅靜若山乃恆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恆途

寢

形倦於晝夜以息之寗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佻以輕違恥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慙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尙愼其防

言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瞋用乎世爲成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愼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徇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啟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既病乎德外爲觸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爲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己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

勉於自修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己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甯汝容惡己所可惡德乃日新己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蝥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或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德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善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學規

張履祥（字考夫號念芝浙江桐鄉人學者稱楊園先生有全集行世）

澉湖塾約

初覺（睡初醒）卽省昨日所業與今日所當爲

旦起讀經義一二條先將正文熟誦精思從容詳味俟有

所見。然後及於傳註。然後及於諸說。洗心靜氣。以求其解。毋執己見以違古訓。毋傍舊說以昧新知。秉此虛明。長養義理。

午膳後。敷述所看經義。以相質問論說。踰時。總期有當身心。勿宜雜及。

日閒言語行事。卽準於經義而出之。其有不合。必思所以。習心隱慝。種種自形。力使其去。且晝梏亡。庶乎免矣。若人事罕接。則讀史書一二種。（無餘力則已）非徒聞見之資。要亦擇善之務

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則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寐。焚膏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良宜深省也。（右五條日有定程）

問難之益。彼此共之。有疑則問。無憚其煩。（不止書中義理爲然）僕雖寡知。昔聞於師。敢不罄盡。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惘惘而棄之也。

精神散漫。方寸憧憧。學者通患。惟主敬可以攝之。若勞擾之餘。初欲習靜。則鈔錄寫倣。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

古人詩歌游泳。寄託前喆。不廢。特畏溺情喪志耳。餘力涉之。亦興觀之助也。文字雖非急務。閒一作之。以徵所得。諸（條無定程隨時從事）

爲學先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間事。孰非分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既負七尺。亦負父兄。愧怍如何。

工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間斷。急躁間斷。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卽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不立。率坐等待之故。

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營營一生。枉爲小人者。何限。流俗阬塹。陷溺實深。探湯履虎。未足爲喻也。

凡人險難在前。靡有不知。能從而動心忍性者幾人。在於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

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往八條）以爲法程。釋義曰。孰者熟也。誦之熟。講之熟。思之熟。行之熟。願與子勉之矣。（右五條言大指）

東莊約語

儒者之學。修身爲本。罔閒窮通。克己工夫。甯分老少。只求

無忝所生不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延平先生曰愛身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物無大小理固皆然古人言學藏先於修遊後於息未有終日馳騁其耳目知思而能爲益身心者也盛年百務未歷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夙興夕惕時哉弗可失也

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專空言宜乎佔畢沒齒反己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廢之歎

米鹽妻子庶事應酬道心處之無非道者苟使縈懷豪傑志氣不難因之損盡是以出就燕閑聽睹不雜心力益專養德養身二益均有

古人澹泊明志膏粱之習克治宜先長白山齏粥可取法也今卽未能尙師其意日以蔬食爲主閒佐魚肉然總弗得兼味

學問之道固尙從容然一任優游難希自得舉其通病不出五閑閑思慮閑言語閑出入閑涉獵及接閑人與閑事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惟不敢亦不暇矣終日勞擾實無一事當做總是閑

陳文恭公曰楊園先生學術純正踐履篤實伏處衡茅繫懷民物立論不尙過高惟以近裏著己爲主敦倫理存心地親師友崇禮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讀其遺集不能不想慕其人而歎其未見諸施行也學規三則雖只爲勉勗學侶之語而於讀書制行之大端切己反求固已本末兼該徹上徹下工夫全在於此學者其詳玩之

輯諸儒論小學

陳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由檢討累遷東閣大學士致仕加太子太傅諡文恭

宋儒論蒙養道理俱從源頭說來徹內外貫始終多不勝錄茲錄其切近時弊者以補前編所未備焉魯齋先生於元代以教化爲己任一時蒙古諸生多所成就今觀用人於其所長教人於其所短因其所明開其所蔽數語已括設教之大端矣夫教法具在行之惟人小子何知父兄師長之責也林致之論父師其旨深矣因並錄之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

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

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　古人都從小學時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已失補填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

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埽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尙德不尙力之事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使使之情竇日開　教小兒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

識見至有得一第便爲成材者。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先生教小學生凡讀書倦時則令習拜跪揖讓應對進退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徧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又嘗問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實踐不貴徒說也　先生又以用人與教人不同

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其教人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是以凡爲子弟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

林致之曰今之教讀可方古閭胥族師之任其有關於人才風化者不爲不大切須以身率人正心術修孝弟重廉恥崇禮節整威儀以立教人之本守教法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解考功課以盡教人之事凡日用閒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心術威儀衣服飲食之事俱依小學明倫敬身所言及童蒙須知白鹿洞教條呂東萊規約程董學則劉敬堂眞西山齋規其考德等事則依胡敬齋先生續白鹿洞學規務要切實體貼就其身以開導之卽事論事迎其機以點出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凡君子小人善惡義利輕重之辨莫不爲之反覆曉告懇切開諭以發其心志而責之以必爲榮耀之愧恥之使之歡欣鼓舞日趨於善而本然良心得以保全而不至於破壞是今日救時第一義也否則蒙養既失習成難轉雖

記得甚多講得甚精作得甚妙只是工紙上之談而實於其身曾不得幾字受用甚則任氣徇欲飾非文過致常亂俗以古道爲迂以執禮爲固以廉恥爲矯激是正古人所謂侮聖言不識字者也豈得謂之讀書哉凡爲師者當以風俗爲念毋安常襲故以誤後學（論蒙教）　嘗聞諸先輩云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夫世人所以終日百計營營者不過爲子孫計耳不知子孫果賢耶固無用爾之營營果不賢耶則爾之終日營營者適所以益其過而縱其欲鮮有不覆敗者也故愛子者莫要於能教教子者莫

貴乎以正愛而不教者固不得謂之愛教不以正者抑豈得謂之教乎何以言之人家之所以興替者在禮義之有無子孫之賢否何如耳假如子孫果賢而禮義果明耶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和氣滿堂何富貴如之況如此之家天助人順鬼神陰隲未有不興且大者乎苟子孫不賢而禮義不明耶子忤其父弟傲其兄妻逆其夫相殘相賊戚然不得以一日甯雖有富貴亦安得而享諸況如此之家神人共憤覆載不容又未有不衰且替者乎胡爾爲父兄者念不及此知愛子而不知所以愛知遺其子

以財而不知遺其子以德間有知延師者亦不過舉業是工又有以舉業利遲惟記誦對偶是言吏家行移不正雜書是習其如禮義則視爲無用長物未嘗一置之脣齒如此者雖曰教之實所以害之其得謂之教乎夫人之立身立家可恃可傳以永久者惟在乎禮義而紛紛勢利如煙花過眼須臾變滅亦豈是傳家久遠物耶況有禮義則雖貧賤人亦敬仰之無禮義則雖富貴人亦鄙賤之歷觀古昔以來多少身都將相而遺臭萬年窮居山谷而流芳百世者惟是故爾爾父兄若識破此意則所以教子弟者當

使之覩德不當使之覩利當使之皇皇於仁義不當使之皇皇於勢利當使之以耕讀勤儉處家不當使之出入官府欺公弄法以僥倖富盈之圖教之既正養之既久根基既已深厚其資質之高者德業成就自足以佐邦國而光門戶其下者亦足以守法循理保業宜家不至於顛覆破敗之虞也故曰老而不教是爲家之不祥而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賢父兄所以爲可樂也歟（諭父兄）

敬義堂家訓述錄

紀大奎（字慎齋江西臨川人乾隆己亥舉人累遷四川合州知州著有雙桂堂稿）

人生天地閒孝弟自是頭一件事論語開首兩章便說其爲人也孝弟可見不孝弟便不得爲人古人書中說孝弟事極多大凡讀到此處便當悚然惕然一一想到自己身上天性自然觸發安得復爲不孝之子

人子或不能常在父母膝下總要刻刻不忘父母詩云無父母詒罹蓋女子一嫁便離卻父母故以此惕醒之何況男子但凡做一事必想到此事有益我父母否無玷辱我父母否不失我父母心志否涉一處必想到此處可慰我父母念望否不爲我父母憂慮否食一美食穿一好衣居

處一好境界必想到我父母曾享此否我今享此可不愧父母否當大寒大暑之時必想到我父母不知安適否當飢寒困阨之時必想到我父母不知何如莫也如此否時時處處如此在心安得尙有不孝之行且安得不爲善人爲吉人天地安得不覆佑他若處處總不想到父母天性既漓非心日長漸漸不知其所至矣[illegible]得他此如樹枝離了根榦土壤自然枯槁縱有和風甘雨豈能受其生養此理最明人人可曉

兄弟不和多由婦人起兄弟本是一氣婦人以異姓合在一處若非十分賢德必然私心日起必然嫌疑易生全在男子心中有大把柄古人云不聽婦人言但此事極難枕畔巧語影響牽合或因緣妯娌小錯密語爲之張大或裝借自己小容忍密語極口含冤或訐人巧或露己拙使男子細細察之竟不覺墮其術中漸不可解所以婦人之言不但不是處不可聽便說得似是處也不可聽婦人之行不但不好處要識他底眞便裝得極好處也要識得他未必是他底眞總之看得父母兄弟一團天性十分眞切如大樹深根固蔕牢不可拔者些斜風碎雨又豈能搖動

但凡婦人縱使質習偏戾終屬天地柔氣所生只要丈夫成得箇主宰能爲他表率丈夫果孝順婦人畢竟不敢悍逆丈夫果勤儉婦人畢竟不敢縱逸丈夫果正直無私婦人畢竟不敢多端煽惑久之漸漸都爲好人所謂夫唱婦隨所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此乃乾坤陰陽氣機中自然感召之理人特不能細細體驗耳

勤是人生最要緊事不論貧富貴賤總是一樣韓文公云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此語要牢牢記著要細細想著蓋人無一日不食所食五穀菜蔬各物都是天地精力生

成底人如何坦然承受得若不盡心竭力報答天地生育之恩天必降之災殃萬不可免此理萬萬年再不得錯天再不肯放過懶惰人易云天行健天也只是勤人如何敢懶懶人天如何不誅

韓文公所云其事者如士農工商公卿大夫各有本職分當盡之事若分外之事便算不得其事了范文正公讀書時每夜將寢必思今日所做功課與所食相稱方纔安睡若功課少了便挑鐙再讀凡人生本分內事皆當如此

儉亦人生最要緊事官不儉則必至於貪士民不儉則必

至於濫貪則遂爲罪人矣濫則遂爲小人矣豈不可怕

勤字要緊愚者猶能知之儉字要緊智者或反不察每自謂不拘小節不知既無以寡己過又無以示子孫其所損者不既大乎

儉不但是衣食當知節省凡一切無益之事無益之費皆是

每見鄉里閒凡家業初裕者其人未有不儉一傳再傳而子孫不知祖父之艱難則未有不奢未有不縱奢縱則未有不敗往往不過數十年閒事耳

續編　三十三

有一等奢侈子弟不聽正言輒謂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不知古人此語自有志者看去便有大道理在內如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此便是人生行樂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便是須富貴何爲並不是以奢侈爲行樂愚人看得奢侈是行樂君子看偏卻正是作苦

又有一等富貴子弟不甘儉樸輒謂素富貴行乎富貴不知行乎富貴是要致君澤民不是自身要受用

有一等不肖子弟見人儉樸便嗤笑之以爲鄙吝若果是處事待人當做不做當與不與便眞是鄙吝若只是自奉菲薄布衣蔬食不作無益不爲浪費便是理之當然以此爲鄙吝者此子必屬敗類斷無成就

五金貨財原是天地所生天地所寶暴殄者固受天誅厚藏者亦遭鬼瞰所以節儉是美德鄙吝又是怨府要曉得自處宜儉處事待人又宜慷慨或周濟貧乏或矜恤孤寡或救災拯難或恤鄰厚族力所能爲則當慨然爲之若一味積聚全不肯散當與不與當濟不濟當用不用辜負天生地寶所謂守財奴究竟何嘗守得

續編　三十四

大凡子弟須從小時約束飲食必示之節制不可因有餘而任其醉飽衣服必示之樸素不可因有餘而任其華美長幼必示之有序不可任其先後踰越內外必示之有別不可任其男女混雜言語必令之簡默不可任其談笑諠譁舉動必令之雍容不可任其輕浮揮霍蟲蟻物命必令之知愛不可任其游戲殘殺五穀字紙必令之知惜不可任其踐踏汙穢久之習見習聞既有以消其嗜欲殘忍之心又有以生其禮義恭謹之志自然成一好人容易無難矣若幼時一無約束長大必然恣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

慣成自然雖欲其爲好人。不可得矣。

凡人無論貧富總要有常業若資質愚蒙不能讀書便不論農工商賈稱其材力習成一業只要專心成立便是好子弟最怕三心二意雜亂不專又怕心高志大虛華不實此兩樣人誤盡浮生百事無成矣

有等子弟少時不肯學習藝業惰縱慣了長大竟成無用之人此等便是游民縱使祖父產業豐厚終必消耗不能久享

但凡習藝業做買賣總要一心歸正守天理安本分凡一

切冒險駕空底生意切不要做凡一切撒哄詐僞底生意切不要做趁幾箇良心錢雖少耐久得幾箇昧心錢雖多不耐久

又有一等傷生害命底藝業如屠釣漁獵之類更萬萬不可做天道好生畜類好殺人之與物類不同全靠心中有一團生意方能與天道相感通方能受天地鬼神之福若屠獵之事生機日亡福分日減豈可以受天栽培試看物類好殺物類亦往往遭殺蓋生意絕則殺氣與殺氣相感召也君子遠庖廚也是要保全此心中生氣世間好藝業

不少何苦必要學此孽根戒之戒之

人總要有好生之德方可以爲人不但傷生害命底藝業斷不可做就是人家廚饌中若無故傷生習以爲常一種乖忍不祥之氣便漸漸日積月累令人隱隱不覺所以富貴人家或不能長久或生乖戾子孫或遭意外禍患蓋卽此口腹一端傷生不少不祥之氣所鍾者已大也豈不可怕

我今諄戒子孫除祭祀賓客吉凶等事不能盡廢烹宰此外惟事老親者隨時酌用雞鴨旨甘等物若平常無故宰

雞鴨等物充食便是殘忍便是暴惡鬼神之所惡天地之所怒斷斷不可犯此痛戒之痛戒之

又祭祀賓客吉凶等事亦只可酌用豬雞鵝鴨此外非人家當用之飛禽走獸俱不宜用致少年子弟妄動殺機至於牛犬尤萬不可用古人尚有燕賓客不忍烹殺多豫備海乾如蟶蛤等類以代雞鴨者何況牛犬肆行宰殺干怒鬼神且世間可充庖饌之味不少何苦必用此耶古人戒牛犬之文甚多宜留心細玩之

又水鮮中惟魚可用此外如蛙鼈螺蚌蟹鰕鰍鱓等類凡

無鱗者斷不可供廚饌雖有故亦不宜用蓋無鱗之魚最難死故其死最酷與殺牛之慘皆仁人所不忍言且如蛙類死時其形似人去其頭與皮猶能跳躍目不忍覩耳不忍聞又凡此類每一餐殺害至數命或數十命是亦不可以已乎凡此等情形未曾提破未曾見聞所以食之不覺若自此一提破心中便慘然不忍何苦爲一刻口腹使家人操此惡手乎痛戒之痛戒之

或疑海味多屬無鱗何以不戒蓋久乾之物生氣不存無害於我惻隱之心故可用要曉得戒殺是要保全我惻隱之心體天地好生之德並不是喫齋求福底念頭我子孫宜知之

或以孟子魚鼈不可勝食爲言不知下文養生喪死無憾原是養親之生即下文七十食肉之始事不是平人少壯可以常食此物也下節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則但日不飢不寒而已故朱子註云少壯之人不得衣帛食肉也

或謂戒殺近於佛道不知古聖人立法甚嚴禮有君大夫士無故不殺之文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可見君大夫士之貴無故不殺生何況平人庶人無故尚不得食珍味何

況殺生

或謂人人都戒殺則物類充滿世間此乃强辭文惡之言所謂一語干天地之和者吾未嘗見人日食虎豹並不見虎豹充滿人間且吾見山郡內僅有一郡不食蛙鰍者彼地蛙鰍亦不見獨多況且戒殺與不戒殺在人各自保其生氣以還於天地何用過慮到人人都戒殺且我又何力量能令人人都戒殺此等阻人好生之言必犯鬼神之惡不可不知

五常之德第一是仁人全賴此一點仁心中庸言仁者人也孟子言仁人心也又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又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張子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李翱云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受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可見天地生物惟人身最難得幸而得爲人身須要兢兢保全此不忍之心視人與我同此身視物與人同此命此中兆然滿腔生理自然窮則於人無害達則於民有濟至於愛物差等雖殊卻與仁民同是一箇根原所發若殘忍於物無所顧惜此中惻隱之心安得不亡涉身處世必然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一切縱

欲悖義刻薄不仁之事日習日熟久而不知其非矣故君子觀人於微蓋微處可以見其心人物之介只在此心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豈不可懼

凡仁愛之心都是從惻怛中出若有沽名釣譽念頭便是私意須要體驗此中一點惻怛處

大凡人要受得苦受得苦方幾幹得事擔得福范文正公畫粥斷虀時便能以天下爲己任古人謂蔽得菜根百事可做人若受不得苦決然擔不得事受不得福

大凡人要喫得虧喫得虧便是得便宜若不肯喫虧縱使

在我理直也不足服人心也不免招災惹禍所以說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孟子謂橫逆之來三自反愚人謂如此難以處世不知如此便容易處世切不要將此事看錯了人不肯喫虧一半固是自私一半卻也是好勝不知越有勢力越要讓人越富貴越要損己益人自處越退身分越高切不要爲好勝之心誤了

大抵處世接物謙讓是寶貝忠恕是根基盡己之心爲忠推己之心以待人爲恕凡事總要設身處地自然不至薄於待人最怕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此是刻薄人病根若能視人猶己安有此病古人謂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

大凡人要曉得憂患孔子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凡貪圖安樂底人都是過死日子可怕可怕

又要曉得孔子所謂遠慮孟子所謂憂患都是教人立根本之計並不是叫人計功謀利患得患失貪生怕死畏禍求福要知戒謹恐懼是治心之本敏行慎言是治身之本孝友勤儉是治家之本忠義惻怛是涉世之本諸如此類總要存得天地之心當得鬼神之格憂勤惕厲根基牢固

可以一日可以百年方是能遠慮方是能憂患若但終日皇皇惟利是趨義也不顧羞惡之心也不顧刻薄也不顧以此爲遠慮卻不知正是苟且目前徒爲日後之憂以此爲憂患卻不知正是肆無忌憚徒爲子孫之害剜盡一腔天理種得一株禍苗豈不可懼豈不可歎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可見人豈有無此四端之理只病在不肯細細體認不肯勤勤擴充遂至本心盡亡不自知其所至矣四箇非人也情詞悱惻能令讀者撫

心自問慨然興起又能令讀者憫念斯人悲感欲涕可憐孟子一片婆心爲天下萬世存人道人豈可不猛省悔悟甘自居於非人忍自陷於禽獸乎大抵孟子一書教人極懇切人能逐章體認激昂讀之未有不感發興起者

先輩謂人家讀書種子決不可斷了蓋禮義從讀書中出若斷了書種便漸漸亡了禮義成甚人家故子弟若非十分下愚總宜努力讀書果能專心努力何患讀書不成

讀書便要讀眞書有等子弟假裝讀書欺誑父母三五燕朋羣居嬉戲少年誤過光陰長大遂成廢物或爲浪子飄零或作溝中餓殍自作之孽不可活也

讀書原是要識道理務德業並不只是爲功名若不慕天地之理不究身心之業縱使功名顯貴亦是不肖子孫若道理明白可以立身可以正家可以應世處事雖終身不得一衿亦爲祖父光榮

大凡聰明子弟幼時歲月尤可寶貴不必沾沾考試急取功名將此少年好光陰轉輾耽延於考棚城市之中以致學問不立老大無成悔之已晚惜之已遲此在父兄看得到慮得大方不誤殺好子弟要緊要緊

舉業工夫原是發揮聖賢道理若學務根柢自能出言有章若不務根本只是些時文講章試帖詞賦之類窮年窮日夜埋頭此中沈溺不反將一部四書只是要講究某字應如何描寫某章應如何詮發一切經史古書都不過是典制文料此等學法縱使工夫熟到絕頂未必不是轉糞丸之蛣蜣縱使功名做到盡頭未必不是戴烏紗之戲子世上要我何用

讀書人總要曉得功名自有分定若命運當得只要文章了了明白便往往得之若命運不當得雖揣摩到萬分成

熟往往白首場屋可見終年揣摩時文直是枉費工夫不如將此工夫去學古通經反身求道到得命運好時名實都相稱便爲有用之才卽使命運不好終身蹇滯學之在我者固已得之矣何至名實都喪古人所謂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蓋悔之已晚矣可不戒哉

古人有言富貴功名要須自然而至者仁義道德當在勉強而行之此語最好若富貴功名不聽其自然一味鑽營奔競或通關節或乞情面或行賄賂或豫先拜門或屈身忍詬如此等類出身既已不正安問事業設施安問仁義

道德先考每言及此輒連唾不已甯可子孫爲農夫爲老童生不願其爲此顯貴也

士爲四民之首然世間農工商賈都是眞底士卻大半是假底如農所作眞是五穀工所作眞是器用商賈所交易眞是貨物士所讀書卻只做時文用並不是孔孟眞道理所學文字卻只做富貴利達用並不是身世眞經濟以此爲四民之首試一思之豈不赧然汗下然且飲食衣服居處快樂據四民所不敢望之勢享四民所不得享之福所以爲天地之蠹犯鬼神之忌不可不悚然自愧惕然自厲

也

聽明子弟往往好作詩歌雜文寫愁寫怨寓意褒譏動輒謂才不遇時謂世無知已此古來文士之通病也若果汲汲於經世之才果兢兢於聖賢無不可知之學自然醞釀深醇氣象渾厚斷不至淪入此種惟其志不在大器量易滿識趣易隘氣習易壞稍不適意一腔牢騷滿口笑罵此不但不得讀書之樂而適以自苦不但不足動人之愛而反招人忌亦何爲乎儻有聽明子弟宜知所戒先考又嘗謂不是知音不與彈一調在深識者便將他作儆戒語惟

恐或在不知者前賣弄已長致形人短使我終爲輕薄子也在淺識人便將他作驕吝語傲慢世人夷然不屑此兩樣設心不可不辨

凡作詩好爲牢騷語者未嘗想到溫柔敦厚之旨故也好爲豔辭綺語者未嘗想到思無邪之旨故也所以人要善讀書

筆墨固宜檢點出言尤宜謹愼不可逞快口恣辨鋒或議論短長或譏評賢否或狎侮詼笑或游從戲謔大抵敬心日亡則肆念日長發於語言形於動靜不知其非不獨大

傷忠厚兼且招尤取怨古語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愼之愼之

讀書要刻刻見得古書所載我所不能處甚多不要只見得我所能處已不少要刻刻見得古人言行我所不及處甚大不要只見得他人不及我處亦不少又要曉得我所不能處皆是人所當能不是可以將就撒手底我所不及處皆是人所可及不是斷然絕人攀躋底如此早作夜思汲汲皇皇自然愧心日生精力日強見識日高胸次日大自然那些狂念妄念忿戾念高已卑人念縱肆念怨天尤

入念富貴利達念鑽營苟得念以及飛揚浮躁之氣苟且偷安之習一切都漸漸消滅了雖未卽到古人地位卻不知不覺漸漸進於高明不至淪於汙下

先儒謂讀書要能變化氣質蓋人性無不善氣質卻不免有醇疵只要自己曉得疵處便好用功去變化他如曉得氣質昏惰便振刷精神以變化之曉得氣質狂傲便謙恭自下以變化之氣質忿躁和順以變化之氣質放肆斂抑以變化之氣質刻薄時思惻隱氣質浮淺務爲深沈氣質畏葸則常觀忠義慷慨之事以激發之氣質局促則多識

前言往行之美以開擴之性緩則思佩弦之義性急則思佩韋之義諸如此類難以悉舉總之時時以義理用事刻刻以忠恕存心則天性自見病根自除又何患爲氣質所勝

人未必便能無過須要勤勤省察有則改之惟恐有過不知或不及改則終身之累矣沒身之悔矣大抵不幸而有過固不可文飾遂非亦不得因此自餒先儒有句云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此意最好

朱子大學或問中格物致知一章爲學之道本末兼該最詳且盡陸子白鹿洞講義君子喻於義一章切中學者膏肓之病當時聞之有流涕者此二篇必須時常誦讀反觀內省最足啟發志氣貫千古至大之文又如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大程子答定性書二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李翺復性書白鹿洞學規皆天地間大文章人特習而不察若時時諷誦時時反觀內省自然愈讀愈妙愈有益終身味之不能盡矣若能以此數篇植立胸中做大骨子再去讀古來許多名家許多奇文便都是此理精液所化無不津津有味與我性靈相關浹身心相觸發手足相舞蹈

莫知其然而然凡天地間可傳可誦之文未有不足以感人者也雖制藝之文亦然若讀書差了念頭路徑各別便萬萬不能知此但知從語言文字工拙處討古人消息及段落間架處倣古人樣子此如隔靴搔癢買櫝還珠刻舟求劍按圖索驥雖日讀奇文何益無論學問不成卽以之爲文亦必不能工矣蓋理不足則心不靈氣不充天下未有不得其本而能善其末喪其根而能暢茂其枝葉者未有翦綵爲花而能結實刻木爲人而能有呼吸者

周子教人以誠爲本程子以天理爲本朱子以明善復初

踐履篤實爲本陸子以求其放心先立乎其大者爲本陽
明子以致良知爲本爲學之道備矣又董子以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本安定先生以經義治事爲
本范文正公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爲本
明體達用幼學壯行莫妙於此
讀書原是要求自得於己不可有徇人之心如朱子陸子
陽明子皆大賢大儒其所以教人實皆於我切實有益只
要虛心體受皆是我師皆能使我入聖賢路使我不流於
小人之歸不必執其異同之見替古人爭持門戶其實於

我無與也若乃邀朋引類結社講學黨同伐異攻擊求勝
此純是客氣用事尤非爲己之學至於一事不合意氣相
爭甚且矜言士類睥睨鄉里此則士習之大弊反不如不
讀書人渾渾皞皞無彼此之見也
讀書一登科第後須防得意之弊若自此矜滿此人一生
休矣豈復得成爲人須要倍加憂勤惕厲細思我學問所
成就不知果可以爲世用否不知果能有益民生否果能
有裨政事否不知果能爲士民表率否果能爲僚屬矜式
否不知入果能爲良臣出果能爲循吏否不知將來果能

無愧史冊否不爲後人笑罵否此身在山林中可以藏拙
一登仕籍無復可藏一言一行關繫不小思之思之直覺
懍懍可畏岌岌可危惟有戰戰兢兢求其所未能勉其所
未至不敢稍自寬假稍自暇逸又何得意矜滿之有知此
者可望爲好官反此者無乃爲宵小乎此是出身最要緊
關頭萬萬不可差錯
又有一切皆自謂已能視天下事毫無足難究竟臨事時
手忙腳亂東歪西倒全無可恃反不如謹厚樸訥之人常
看得自己不能勝任到臨事時竟能小心盡力辦理不誤

所以古聖賢無不戰兢惕厲一生常如不足此並非故意
謙虛蓋體用講求雖素定於中事變之來卻無一定每有
看不到之處料不及之處防備不周之處必須時時敬畏
庶幾无咎若輕易之人常事多苟且塞責變事則無識妄
行安得不敗
周易象占中多說无咎无咎二字最難凡事必合乎天理
順乎人情方可言无咎古人謂吉凶悔吝四字吉一而凶
悔吝三然則天下事安可輕易視之乎
大凡身登仕路最要曉得步步節儉不失書生素履上之

可勉爲澹泊甯靜之儒下之亦不受將來身家之累若飲食車服務爲美觀用度不敷必至借貸借貸易得艱苦愈忘漸漸奢侈不覺其非債累既多受患日重方自謂我身既貴何愁不富試思富從何來到得水窮山盡必至肆行掊克橫取非義既大傷於天理或遂陷於刑戮不過始於不能節儉遂有必至於此之勢可不早思之早戒之

讀書既登科第若還政事上自揣不過甯可再認眞讀書鍊習政治且莫輕涉仕途致貽後悔京官事少尙可就閱歷中步步講求若一爲外官事務叢脞生靈所繫實難輕

試州縣一官親民尤切稍一失脚其害非小儻胸中毫無主持反不如呈請改教爲善蓋州縣官最易失脚至難防閑得此者不可不懔懔畏懼也

大抵州縣一官無知之人多看得是金阬銀窟當其候選之時兄弟子姪親戚朋友通家世誼都已一眼注定是將來有錢之官自已胸中卻也安排是將來有錢之官此便種定一箇肆無忌憚之根布成一箇不可收拾之局放心借債放心浪用缺尙未得禍胎已重此第一關先已失脚也

及至得缺若平日是潔已寡交之人出京尙不十分拮据否則七扣八扣對扣之債四處張羅加以都中交遊薦人效用不受則情面難卻受之則此輩長隨得意妄行殆甚於得缺之官每人皆不下千金百金之債眈眈逐逐都將取必於官取必於官之書役官之百姓此官初出蓬茅一切利弊實徑又未必如此輩之無微不悉此初出京時又先已失脚也

及至到省上官皆清正無欲同寅皆勤愼辦事足以生其畏憚之心切磋之益可謂幸矣儻或不然則儀物之饋送

酬應之紛華公館服用之侈靡歌舞燕會之恣肆習其事以爲常喪其心而不覺而幕友長隨之薦又逐日加增大抵身未到任而前後之債或且以萬計內外之人或且以百計若果爾則已成不可救藥之死證尙復能自振拔乎此初到省時又已失脚也

及將赴任書役之狡黠者先至公館與家人結納窺探本官情性好尙及負累之輕重餂之以利或千或萬姑竭措以應之又輒指陳地方事宜民情澆惡顛倒附和侃侃可聽於是奸書蠹役盤根深固侵民而官不能知侵官而官

不能制久之官之虧空者半吏之虧空者半發之則其害速不發之則其害益重而禍悉歸於官矣此將到任時先已失腳也

到任以後查算交代倉庫無虧幸矣儻或虧缺累累前任則又皆曰此非我虧缺也上官之應酬若干差事之支應若干公分之扣除若干工程之捐墊若干役食飯食之長支墊發若干鋪墊陳設珠玉器皿之價值若干歷任流抵之虛款若干欲覈之則恐上司之怒不可攖欲發之則恐大獄之興不敢啟欲棄官而去則身負之累已不可救於

是隱忍出結姑以議單欠約之空紙抵此身家性命之實憂若果身無重累竭力奉公猶可漸為彌補之計若復習視為常輾轉效尤日甚一日而此生此世無復有脫身之期矣此交代時一大失腳也

到任以後上司清正無欲經年不必往省或有疑難之案上司只有據理駁詰屬員可以稟明更改無吹毛之指摘無挾意之刁難得以專心地方勤求民隱事無壅積心無疑忌此官之幸實地方之幸士民之幸也儻或事多掣肘欲難遂意今日上府明日上省費用之繁彌縫之多職業

之曠種種弊患至於上司之按臨差事之來往人情公分之酬應不一而足以上百端難以縷述稍若不能自振則此身如在阱中步步皆失腳也

以上種種失腳儻讀書明理練達世故深知百病根源慨然能自振拔又有善處之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心運用惟以愛民勤政為汲汲以節用寡過為般般庶幾幸免傾跌矣否則茫然以應苟然以嘗殆也陷於不自知繼遂迫於不得已既存一不得不貪之心又操乎為所欲為之勢初猶酌量取攜漸則肆其吞噬家人書役得以因緣

為奸幕友官親無不串通作弊欲心只見其易熾邪侈只見其易滋庖廚之烹殺衣服之新麗聲色之沈酣醉飽之昏憒博奕之恣肆金玉之玩好子弟之奢侈妻妾之淫泆僕婢之縱恣日染而日甚愈流而愈肆兵然而不之覺蕩然而不能返以至同僚之嬉集上官之宴會歌童之賞賜戲班之資贍泄泄沓沓彼此成風民之待理者羈困於巧吏悍役之家事之待治者堆積於塵封蠹食之案嗚呼以百姓之膏血為我等縱欲之需以萬民之身命為我等兒戲之物謂天其果無知乎謂鬼神其果無知乎謂民其果

無知乎此則失脚之中之大失脚也

由是失脚愈深火阬愈大愈貪而愈不足救愈不足救而愈貪至於無可展布則不可以久居其地而又迫於騎虎難下之勢不得不爲陞調之籌冀或可以挹彼注茲於是失脚尤甚而丞貳中之署其地者賢者或一時難以展其力不賢者則百計愈以肆其害民怨之積不可復舒毒氣之所醞釀其鬱之也爲水旱之災其潰之也爲禍亂之變自古以來民不愛生其始皆由於牧民者之不愛其生也嗚呼州縣一官所繫豈細故哉讀書者奈何甘心失脚以爲民病也

凡此種種失脚總由讀書無識誤以州縣官爲金阬銀窟不知廉俸之外彼所謂金阬銀窟者從天降耶從地出耶果能出身以正一無沾累居官以正一無苟且馭家人以正一無所施其蠱惑馭書役以正一無所得其窺伺恭儉以示其表率官親無所生其汰侈精誠以行其端方寮友無所施其操縱清勤既著上官雖尊而無所生其苛責忠信既孚應酬雖薄而無所生其怨望如此則官雖貧亦足以爲政又何所用其金阬銀窟耶稍一不能則埋有未得

心有未正志不能不屈氣不能不餒事不能不隱忍而遷就養廉之設不足以供其百端之費則不得不取之於民取之既慣則大取之大取之既慣則大用之上司既皆知其大取大用則亦計其所取以取之於是不足以抵其大用而官之勢窮官之命已鄰於死官之子孫之命亦俱鄰於死身困家亡祀絕必至之事必然之理孽由自作禍由自趨非不幸也所謂金阬銀窟者果安在乎至是而始悔當初讀書之不明豈不遲哉至是而又悔當初之不如改居教職嗚呼誤矣善乎賢者之言曰吾斯之未能信何况

非賢者乎吾子孫儻或有能掇科第者亟宜反衷自量萬勿以無本之學不肖之身輕躡仕途妄居民社既以殃民又以自禍又以禍其子孫也切戒之切戒之

總之身在仕途必當以忠誠慈愛之心爲本存心忠誠者官無論大小凡一命之榮必思所以圖報敬事後食人臣之義黽勉盡職尚恐有愧又安肯以富貴爲縱欲之場乎存心慈愛者刻刻以民爲心官無論內外要知此身無非斯民所託命之身事無論巨細要知此事無非斯民所託命之事又安忍以勢位爲肆意之場乎果有忠誠慈愛惻

恒之心又何患無處之之道而必至於步步失脚如上云云乎若無忠誠慈愛之心不過天地之僇直不須再說

總之人斷不可有苟求富貴之心一有此心百端瓦裂矣此在未仕之先讀書時便當卓然以正心爲本要鍊得此心極堅定嗜欲動不得生死搖不得禍患困不得富貴淫不得貧賤移不得威武屈不得要想古人何以便能如此我因何便未必能如此思之又思鍊之又鍊自然衆理可以藏得萬事可以應得一團生氣懔懔在中此身便是有用之身安往而不宜若不操鍊此心任其存亡當貧困之

時便不能確然自守敗檢喪行徒爲人菲薄當富貴之時便不能卓然自樹蔑德忍恥徒爲人唾詈究竟貧困終難苟免富貴適爲禍根卽使暫時得意不過夢幻泡影其實心中一塊死氣此身便如行屍走肉是謂天地之僇焉而已矣

凡人所遇之境安能皆順要知能處逆境方能處順境夫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張子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可見逆來順受亦不但是委心任運此中正有本心之仁在有事天

之理在如孟子所謂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謂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孔子所謂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所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中庸所謂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是也自得非快意之謂正是自己心中能得天地之理語其極則如孟子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自得之至人若能存此心則無往不可以自勉勵又何順境逆境之有

凡人拔俗自立要須在胸中有把柄不得在外面露圭角

所以學問要有眞涵養人不易識亦不至於形人之所短周易第一爻便垂在潛至外卦之極則言亢之悔矣且學人心中常有欲然不足之意外面又安得有岸然不同之象非但是以晦爲明以圓爲方也

周易每卦大象有君子以云云正是聖人學易見諸行事之實學者從此體會卦卦反之於身求君子之所以則體用具備隨其造詣淺深皆能有所至若夫三才之精性命之奧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矣

聖賢之書千言萬語懇懇切切只要成就一箇人字然人

或終日誦讀視爲口頭常語不知警策故古人又有功過格感應篇等書最足令人啟發最能有益身心不可不熟讀以自考察尤要有常不可因循作輟余初見此書猛然汗下每夜逐玩一過私記功過後適有人知之笑曰顏子四勿工夫豈不直截何用傚求余爽然心服自是只日誦四語久之熟而不察繩檢漸鬆泛泛無成不覺潛滋暗長之爲愚蓋四勿工夫簡易非賢者明健之資安能如此爽快直截功過格感應篇則逐件逐條可以詳細檢勘步步省察中人以下寡過之法莫妙於此故顏子以四勿爲目

學者則當以四勿爲綱以功過格感應篇等爲目不可爲人言所誤凡大言服人者未必俱從自身體驗中來也不特大言多誤人亦有日讀功過格日誦感應篇以欺人而實以此賭售其詭譎險詐之私者又有日談功過格日誦感應篇以自欺而欲以此抵銷其旦晝妄行之惡者故凡實心悔過遷善往往銘心刻骨不使人易知非口耳辭色之爲也

讀功過格感應篇陰騭文諸書斷不可萌邀福之心只要求其寡過遷善借此科條便我檢察而已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天道之自然然又要曉得善人以理直爲福以生順死安爲福不以世間之禍福爲禍福又要曉得善人得福謂之祥惡人得福謂之殃

先儒於鬼神之說天堂地獄之說往往力辨其無先儒不過據已所見如此未必盡能通天徹地何從遂決知其無只慮世人諂事鬼神惑於僧道信邪悖正棄倫害理故毅然辨之所以有功於世也

其實人苟爲善自然合天之理不必拜佛媚神鬼神無不

敬之人苟爲不善既已拂天之理縱使拜佛念經鬼神亦必誅之至於人家任聽僧道往來婦女拜懺體面盡喪禮法蔑亡傷風敗俗恬不知怪究之福不可邀禍不可滅徒爲鬼神所憎惡耳戒之戒之

總而言之盡其在我聽其在天八字是做人要訣我有一毫之不盡即不可謂之聽天天有一毫之不聽即不能盡其在我盡者盡其理之所當然也聽者聽其所遇之自然也盡其理之當然則道之在我者默有契於天聽其遇之自然則禍福之在天者毫無與於我如此庶可謂之曰人

矣。

以上種種訓誡。出於先考平日所常言者。十居七八。間有隨事推廣補足之處。要無非本於先考之意。語語明白。不但讀書者容易體會。即不習文理者亦可曉。不孝大奎自愧少壯蹉跎。不克副先考之望。撫心悲歎。昊天何極。今衰矣。兢兢錄此。猶願與兄弟共守遺訓。以庶幾不負所生。我子孫宜深體此意。努力行之。不可自暴自棄。大凡自棄者有一等是甘心謂我不能行。有一等是以此爲古老迂談。不合時宜。今不可行。不知此所言皆

日用常行之理。人人可行。時時可行。有何彼我之殊。有何古今之異。謂我不能行者。甘絕於天。其罪在己。謂今不可行者。流毒於人。其罪尤大矣。戒之戒之。勉爲吉人可也。

貴筑黃詩聘
貴陽羅文彬同校
華陽王秉恩

〔清〕沈起潛撰

莧園雜説二卷

清道光六年於斯堂刻本

道光丙戌秋鐫

莧園雜說

於斯堂藏板

莧園雜說序

蓋自數馬傳萬石之家聲畫虎著伏波之庭誥崔子玉銘題座右準以持躬房元齡誡集屛風鑒茲保世温公家範何殊曲禮之文眞氏齋規可補少儀之缺前賢有作自古爲昭已　芝塘徵君居愛閒園種來野莧菜根齩得滋味偏長蔬食蕭然性情自逸仿灌畦之暇語成野客之叢書助讀灋於州黨鄉閭樹芳型於豆觴袵席觀人觀我立德立言因俗袪疑爲時辨惑引伸其說義闕誠正修齊駢偶其辭音協宮商徵羽其令人發深省也如欲覺之聞鐘其遇物無遁形也如虛堂之懸鏡其

宏通博古也如太沖之賦名流見而生欽其平易近人也如白傳之詩老嫗聽而能解人之情僞旣已周知筆有生枯又能分寫看朱成碧悲流俗之愚迷儷白配青託深心於毫素拈出古謠俗諺都化神奇纂成玉律金科所當崇奉慨自熏香傳粉顏之推詳勸學之篇三舅五流劉越石廣絕交之論巾拂執而家皆王謝姓名記而人盡淵雲爛羊關內之侯封怒馬里中之年少淩侮則襜帷交質貪汙則王滿連姻孝廉舉而父別居矣糟糠棄而妻下堂矣凡斯往古之澆風當亦後賢之昭戒也君以觀空慧眼普度慈心發海潮音徧欲振聾而啟

賸闕拘盧舍因之瞋寫而晨鈔既燭照之靡遺復瀾翻之不竭要使妍媸畢露頑儒移風匡俗憂深示兒編就甕牖之問評如是琴堂之諭俗同然垂家訓於將來可希元晦繼筆談而有述何忝存中叙曩時此老風流曾題綴玉編珠之集願他日諸郎官貴無忘斷虀畫粥之年道光丙戌長夏仁和書農愚弟胡敬頓首拜序

莧園雜說序

甚矣立言之非易易也是非或謬於聖人其書不關勸懲則君子無所取焉義主勸懲矣而或剿竊儒先語錄與夫古訓格言陳陳相因讀者厭倦夫讀之有厭倦之心尚望其感動奮發而啟其向善之機乎蓋閱歷不深者體驗不真體驗不真者勸懲不切吾故曰立言之非易易也吾友芝塘徵君篤志好善人也其律己也嚴其與人也恕孳孳爲善歷數十年不倦蓋其閱歷深而體驗也眞矣著有莧園雜說一書大旨一以勸懲爲歸不必剿竊儒先語錄與夫古訓格言而大而倫常風俗小

而日用飲食一一究言其微而物無遁情嗚呼是非其平日閱歷體驗甚至烏能言之亹亹而親切有味耶宜乎讀之者不自知好善之心油然而生也余向著病榻瑣談勸懲之旨與徵君此書同惟以佛氏因果之說爲主則與徵君有不同者然意主乎引人入勝而無取乎陳陳相因則固不同而同也徵君此書凡二卷清詞麗句一以駢體行之固大異乎語錄之質直少文者語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吾知此書一出其必家庋一編奉爲金科玉律矣道光七年春正月潛園愚弟屠倬拜撰

莧園雜說自序

文言道俗情原欲通乎俗不必過於文余於蔬菜中嗜土園莧因字莧園莧義高出而易見以喻夫一覽而無餘也况莧園所記皆草野之談非比杏苑芳詞蘭臺秘笈人樂得降格而淺視之情多俚鄙而文亦不雅馴目爲豆棚之閒話也可仁和沈起潛

莧園雜說

仁和沈起潛芝塘著　男[illegible]校字

理欲之界清則天人之途判存一分天理卽少一分人欲人皆可爲聖賢而不能盡屬聖賢故先使之寡過懲忿窒欲而强制之然後漸至於自然其中有閑邪存誠之力擇善固執之功視聽先愼其機言動預防其漸七情所發往往隨波逐流止而不遷行所無事方爲中節到了中節已臻無過地步特於未中節之前先有一番定識工夫臨時方有定力效驗而力之所中以定又有至大至剛之氣能收能發之權斯馴至其極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矣

天地祖宗生我爲人當流芳百世無貽臭萬年總宜受苦不可求甘試思千古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嘗盡千般苦况視死如歸不撓不屈皆能咬定牙根不怕苦者惟能樂不淫窮不濫方可對得天地祖宗此心無憾若貪富貴而圖快活是求甘也一念著甘便做出無數苟賤不廉醜態全在平日父兄提撕警覺讀書深曉大義閱歷涵養得來

大凡受苦者不是豪傑卽是肖子貪甘者不是姦宄卽是庸流古來多少聖賢樂道之外純是苦衷夙夜勤勞

東西奔走艱難險阻備嘗何曾一時安逸卒至立不朽業雖死猶生下至百工技藝勞瘁終身貧喪克紹彼庸惡陋劣之輩驕奢淫佚之徒以縱欲爲能以溺情爲快下而現成享福不辨菽麥而終身逸樂者直同贅疣虛生人世可見苦實可敬可愛甘實可鄙可憐到頭總計還是甘者失算苦者便宜

飲食衣服居處侍從之類不得一時享盡卽席豐履厚境實有餘亦當節儉退思自惕際遇明知此生俱足不過境遇之寬無非祖父餘光得此現成癡福宜留餘地以待將來如祿未全償必有子孫繼美又爲後世風光

此則活水通源流行不竭世有將祖宗餘慶往昔栽培淨盡傾乾絲毫不賸并把子孫祿籍眷屬牽連如玉石俱焚一齊銷燬良可歎也

身有頭面一身之領袖也家有尊長一家之表率也頭面正而一身不偏尊長嚴而一家胥治大意見於破題要事全憑主腦根茂者實益厚膏沃者光倍明百工依教於匠頭三軍聽令於元帥轡以馭馬舵以行舟扣輪而射中焉定向而穴正焉甬道上統乎堂寶塔高聳乎頂百體令從乎方寸四方位鎮乎中央無極爲八卦源頭黃鍾實萬事根本奈之何其可畀犯尊小加大而漫無統率哉

爲人當留遺愛以爲後日追思以古人雖不知我而愛我實深後人雖不我知而我愛尤甚甘棠喬木之蔭廉頑立懦之思千載而下聞風興起由其加惠於無窮也我讀古人書愛之而無以贈之後人讀我書愛之而亦無以贈之則惟以贈後人者贈古人而古人亦拜嘉焉矣人知家貲留與子孫不知六世而親屬竭未識其能紹我箕裘否也不若將所愛者遺之同人俾衆共之衆愛之遺諸後來是卽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不較勝於私諸一姓哉及我生之未死而於良友或投以書籍於親

串或贈以衣裳於小輩或授以玩好一名一物無大無小度力而分惠焉彼或留作家珍猶有知爲某氏之餽物者不較勝於兒孫之賤鬻哉故曰當有遺愛也

生前各種人才死後全無消息以其功用圓滿如蠟炬成灰飯食已畢不能同日暮之光燃冷灰之火也果其聰明正直神氣常伸古聖賢立三不朽誠預爲死後之防生前一無表見雖生猶死死後聞風興起雖死猶生到了雖死猶生地步是卽長生不死之方不必遠而求諸仙佛也長生之術無他只從五經四子書中潛心體究往聖先賢諄諄垂訓明白顯示不離孝弟忠信爲本

而以勤儉二字輔之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功用立於生前傳於死後方爲快意而生方可安心而死

聖賢胞與之量卽天地覆載之心教養同雨露鈇鉞等雷霆時之蓄而通也故春以生之夏以長之功之成而退也故秋以收之冬以藏之生長普化育之恩收藏愼防閑之密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造化不言功物各從其類而栽培傾覆本無容心聖賢立制度文章教人敦倫常執恒業崇正嫉邪予之奪之爵之刑之一秉至公或借術行仁或施恩用殺勞之而正以逸之死之而正以

生之無如沐教養而忘恩聽雷霆而罔懼有靦面目何以爲人

世未有不孝其親而能敬他人之父者未有不友其兄而能愛秦人之弟者最可醜者干求其子而不得不上媚其親卑禮隆稱厚幣上壽儼然克循幼職及探其事親竟至飢寒不問痛癢無關又有覬覦其家而不得不工其術交如刎頸誓欲指天不啻親同手足及察其事兄竟至紾奪爲常錙銖必較此等僞交殊堪寒膽故孝可事君弟可事長慈可使衆易牙不愛其子豎貂不愛其身開方不愛其國用三小人卒爲齊亂呉起吮癰不

必識者而已知其太賤越王嘗糞卽日難得而當察其何心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於倫常內微窺而人品立見於豆羹中細看而眞意難瞞

報施之禮原不及太上之忘情然心有難安自不容已施者不念受者其可忘乎祁奚之拯叔向兩不相干子產之論尹何均不計怨此皆公事公心純乎天理非其私暱何所謝之然而擢科第者蒙某師金賞尙宜執贄以知恩聯婚姻者勞誰氏玉成必設賓筵而加禮六出酬夫三顧一餐報以千金免圍重僖負羈之妻退師因漁丈人之子馮諼市義爲報田文豫讓酬恩不忘智伯

禮無不答情豈忘懷至若蛇珠夢謝隋侯雀環銜歸楊寶物猶感德人豈無良匪夙怨而尋仇棄前情而蔑禮悔我認賊爲子嗟他以怨報恩門久進狼家常養虎人心若此天理何存

人各有恒業斯不入於情游百工技藝之流皆由多載苦功何異磨穿鐵硯小道可觀未可輕視畧識幾行文字卽跟隨皁役亦佔便宜橋埠庸材得居首座莫不資其記載藉以聞知斯卽加入一等吾儒希聖希賢當由正軌乃或流於邪僻反不若夫婦之愚試問此身生來單怯未諳背負不習肩挑百藝叢中一無所就靠著祖

父家貲。誇稱自巳福命。一旦用盡。何以聊生。轉不及傭
工度日者之猶能自食其力也。如或飽食暖衣。恬不知
恥。責奴隸而不恤。輕工作而自尊。此日役人。他年人役。
誤了多少子弟。看他墮入下流。無藥可醫。直同痼疾。
友死無歸我殯。聖人重義。如此其周。彼朋友脊口嗷嗷。
無力爲之拯濟。聖人處此。當亦無可如何。周急之舉。必
在意中。若欲施之博而無使乏之。濟乎衆而無不周。此則
付諸堯舜之猶病而巳。八口饔飧。自顧而有所不贍。奚
能從井以救人。遇夫三黨姻親、間多憔悴。故人眷屬。無
討周旋。雖曲盡乎我心。恐不滿其來意。彼貧此日。我富

覓園雜說　卷上　六

何年。爲之悼歎。
風來草偃。雨至雲騰。有感遂通。誠無不格。此定理也。天
生善人以維持風化。使其習聞習見。自當發其平旦之
良。惟舊染巳深。梏亡殆盡。屠人聞哀喊而惻隱全無。悍
婦撻無辜而忿怒不息。猶之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
臭。雖有善人。亦熟視而無睹矣。若其病未深。猶可救藥。
當勸以物命之痛楚可憐。婢僕之傷殘何忍。使之愧悔
感激。卽頑石亦可點頭。
愛而不勞。禽犢之愛。誤其終身。愛之適以害之。四民各
業。幼習爲宜。無福讀書。急應擇術。歲過成童。早開知識。

爲之婚娶。又有應酬。越過弱冠年華。竟難再尋行業。此
時暖衣飽食。游手好閒。安能耐性而遵師訓。勞力而勤
苦役。奪味而嘗粗糲。降等而衣裋褐哉。此實鍾愛誤之。
惟有家道常豐。修來福命。逍遙終老而巳。如其不然。而
或養成暴戾。縱其邪囬。昔以禽犢愛之。今以禽犢報之。
報其所愛。兼報其所不愛。由親及疎。自近及遠。其貽累
有不可勝言者矣。
家範過嚴。易生交謫。朋情太密。難免嫌疑。憎陋巷以遷
居。偏不宜乎人地。棄祖傳而改業。必不利乎生涯。健訟
求榮。轉遭黜辱。貪甘飽食。反致傷脾。是以蝗因捕而愈

覓園雜說　卷上　七

多。川以防而益潰。木多火熾。土重金埋。每見小而無成。
因欲速而不達。猶之履下陷深。登高墜重也。禮曰。迎貓
食田鼠。迎虎食田豕。貓虎退而鼠豕又爲田害矣。安得
田無鼠豕而貓虎不迎。
萬物皆由天施地生人力而成。殊非易易。日用飲食。自
有恒經。一切所需。各循其分。允宜中道而行。不得倣蜉
蝣之過奢。亦不得倣沮洳之過儉也。然儉爲美德。無取
從奢。損德甚於損財。惜物正爲惜福。如其暴殄物產。輕
戕物命。矯揉物性。撓亂物情。是辜天之恩。負地之德。毀
人之巧。而得罪於三才。

空山無人。獨來獨往。此實上下千古。具有隻眼。如鳳翔寡偶。不與凡鳥羣棲。麟趾深藏。不與衆獸爭食。信非異類所能競爽者。才稱獨絕。譜號無雙。原難比美。若夫和衷共濟。世故周旋。不應離羣索居。獨學無友。夷齊登山。陽襄入海。隱且結夫無聊。郊祁中選。王貢彈冠。遇每欣乎有伴。遠行聯袂。晤對忘疲。長日談棋。晨昏不倦。文約友朋之會。家言父子之歡。是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如與衆。彼孤雁單飛。喪犬獨走。已飽不知人餓。我富莫管他貧。不肯分甘。獨嘗私食。斯眞別有肺腸。

奴僕之良暴。可以卜家主之賢奸。入其門而道味薰蒸。

釀成和氣。對客循規蹈矩。何等調良。入其門而驕奢習慣。不識尊卑。對客似啞如聾。裝來模樣。全存賢主人嚴訓。無論貧富客來。均無怠慢。庶幾惡習可除。是以石氏豪奴。奢華籍甚。鄭家詩婢。風韻嫣然。未有主賢而僕不率教者。

庖人之惡。不知物力艱難。每見粥飯狼籍。飼犬盈盆。又將油溢燈臺。喪心傾潑。薪塞釜底。恣意焚燒。美味先嘗。市價浮算。種種虛耗。以致罪歸家主。不久消亡。司中饋者。宜不時覺察。蚤夜隄防。除積弊而保身家。惜天物而延壽命。當念成家之不易。毋使貽悔於將來。

人之不能無需於我。猶我之不能無需於人也。原不望報施。不邀名譽。不過力有可爲。何妨行乎方便。當按其所請。於萬難行者。告以曲折原委而却之。如事可從權。力能勝任。既已允之。不得緩以誤之。凡近處可圖。及隨筆可成之類。屈其坐待。以應彼需。其有不能急就者。約不愆期。無令往返。多費工夫。使其曠日觖望。亦待物忠厚之心。

靈秀之鍾也。出世已有表異。徵蘭投燕之事。不少概見。是以幼而徇齊。長而敦敏。孔聖少陳俎豆。朱子幼通孝經。早具規模。生成出色。人生弱冠以後。自當進德修業。

建豎奇勳。即屬中材。亦思年將及壯。是一個勇銳丁男。三冬足用。百畝勤耕。仰事俯畜之需。將惟若人是賴。即或生來魯質。智不如人。亦當謀食傭工。藉圖餬口。乃徒有性命。不顧身家。不愧己之無才。反恨人之多福。眞是劉景升兒子。養此豚犬何庸。

子弟雖愚。即不通文墨。而能知勤儉。識尊卑。存忠厚。杜邪行。即此本分工夫。已解讀書大義。何必爛熟時文。博取功名。方稱通品哉。然而勤儉二字。誤用之即變爲刻薄。一到刻薄。便不識尊卑。不知忠厚。而邪行孰大焉。抑更有進焉。世間頗多好勤好儉。竟至一錢如命。不肯與

人。而亦不捨自用者。及履邪徑。狎淫朋。而揮金不惜。卒至流蕩無依。此仍是不讀書。即讀書而不明大義之故。何苦乎。日較量錙銖、輕出重入、得便宜而快意。行殘忍而甘心。哉此實喪盡祖宗元氣。吾不願見斯人。

般勤欵曲。世故常情。三黨姻親。知交良友。自當便留茶飯、毋使荒踈。然只尋常午膳、物乘其便。奚取從豐。如必多費盤飱。彼既心有難安。我亦極盛難繼。非處常之道也。近日風俗日偷。酒肆茶坊。徧充逵市。更有高樓小飲。雅坐嘉殽。以家食爲不恭。覺入肆而更便。歡呼取樂。大嚼開懷。但戀逢場適口。那管過節攢眉。可憐此日一茶。抵得當年一飯。啟釁釀禍。聚賭成姦。皆從此出。我則自幼至今。從不入屠沽之室。欲望子孫長進。當嚴禁飲食游戲徵逐之邪。

儀以成禮。禮本不可缺也。菲不廢禮。薄亦何妨。甚至家無升斗。遇有親朋吉凶。無以爲禮。躬往弔賀。亦可聯情。即衣履不周。先期預往。便服何妨。斷不可忘却前情。不念當年來往。又何可喬粧傲骨。習成困窘踈狂。須知否極泰來。情通誼在。彼之今日。即我之他年。亦當笑彼窮而無禮。

古來完人。俱從眞處立脚。無論大端細行。酌理者純是

天德、近欲者皆屬人謀。人欲之害、不外貪嗇兩端、犯一貪字。便肆行無數奸囬。不顧廉耻。犯一嗇字。便妄作百般刻薄。任性兒頑。患得之心。生於貪。患失之心。由於嗇。一貪而無不貪。貪極則惡。一嗇而無不嗇。嗇極則庸。庸惡者必陋劣。皆鄙夫也。

世間儘有一字不識。一藝無成、而膺富厚者。此誠運會所遭。生來福澤。及享現成富貴者。非英雄也。必造就一身本事。可以隨處安身。雖處貧境。而人來求我。我不求人。下至醫卜之屬。皆能到處覓食。不同搖尾乞憐。故曰天下無如喫飯難。

賢子孫。固由上輩積德。不肖子孫。亦不盡關先世無良。君子小人。澤斬五世。秉靈秀以成材。鍾戾氣而作慝。丹朱商均。原非堯舜之咎。不因後嗣。損其前徽。

將就二字。是處家妙道。事事將就。省了多少煩惱。得了多少便宜。獨名分所關。不容苟且。工夫莫缺。未可因循。不然。將就與糊塗何異。

責已可從儉。待人不可過簡。簡則陋矣。大禹菲飲食。不薄鬼神之享。恐人誤於所施。已衣布而欲人無文繡。則蠶絲可除。已茹素而欲人不膏粱。則珍饈何用。平仲祀先。豚肩不揜豆。君子以爲隘矣。恃粥以養疾。晚食以當

肉處貧病之境宜然而不得以宴客之咸令齩菜根也
無膏而囊螢無紙而畫荻從權之法如是而不得謂繼
晷之莫焚膏油學書之無屬草稾也有時五鼎不爲奢
有時二簋可用享當循其分休失之偏
全才固非易有曲藝亦屬難能如欲鐵網齊收必至寶
山空返吾人愛才之深取其一長而不必其兼備古來
御稱造父射重由基醫美盧生數推管輅學成一藝名
著千秋亦是古今罕有即如琴棊書畫以及捆屨織席
諸長皆堪應世亦號耑門其才何可没也獨有才無行
者雖智巧過人殊不可近管子割華歆之席郭公避盧

杞之臨歆杞豈曰無才而避之若仇惟恐不速如是此
又度其大德早虧而偏長薄技殊不足挂人齒頰也
凡事皆宜自愛不得以醜態爲快心骸垢而浴髮亂而
篦梳洗之外更無餘事聞偪室中有人代爲拭背且以
頭枕其股而任彼刮摩殊形穢褻況耳以攪而易聾目
以撓而易瞽後生小子腰不折而何必推敲眉有采而
奚煩修飾乎當遵循盥洗之文莫誤學卑汚之習
物莫聚於所好思可通神文能奪命有志者事竟成也
求其在人恐成無益之舉求其在我可操必勝之權讀
聖賢書行聖賢事而自可希於聖賢有才而歸於正天

不忌也有福而積之厚流益光也報或有遠近理不紊
毫釐福善禍淫道固然也
聖賢立教重在五常五常以仁爲第一以仁爲天地生
物之心蔬果草木之屬核中有仁生生不絕即此仁也
人而不仁生機絕矣何義禮智信之有哉
人性本善與生俱生湛然太虛是謂無極之眞如赤子
受氣成形一誠無僞何慮何思純是一段本色人人同
具此本然之善若鏡之空如衡之平物物未交中正不
動此即大塊元氣渾成三才合一無喜怒哀樂之萌無
視聽言動之擾通書所謂誠無爲是也發而爲情從此

多事偏倚駁雜之病放僻邪侈之習皆從漓性而起任
天而動者不爲物誘能復其性者去汚自新所謂幾善
惡是也無極而太極動靜陰陽變化不測天理人欲之
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人禽之分其在斯乎
渾然粹然者乃眞氣之流行此時純一不貳無思無爲
常此充滿不損不加便是至誠無息境界下此失而復
得者必當實用其力克而始復改而始還反之之學較
性之者爲獨苦以彼則自然而然此則勉然而然得天
之厚不及生知復性之功難於固執必有大閱歷大悔
悟大精神大事業方能由否而泰由晦而明女媧補天

之手比先天爲尤難太甲悔過不愧成湯許旌陽悲鹿母以修眞周子隱除虎蛟而改惡一時轉念萬古留芳此天所以示遷善之門而予人以自新之路也

有布衣而胸羅錦繡者有窮居而才抱棟梁者識英雄於未遇時方爲隻眼宜向糗草內覓重華畎畝中尋伊尹信郄鈌於饋餉識甯戚於販牛啼知英物文卜夫人拔雛鳳於風塵起臥龍於草莽勞薪得乎辨味焦桐解於聞聲得遇眞知纔稱高見果有良馬不愁無伯樂果有良璧不患無卞和未遇鍾期莫彈流水旣逢鮑叔定脫檻囚與其善價以求沽不若懷珍而待聘

困頓英雄正磨厲英雄也困頓不耐則磨厲不成蘇子卿牧羊歸來有日衛將軍畜豕運到成功百里奚相秦艱難七十載晉文公歸國閱歷十九年梅以冷而益香酒以昔而愈旨泉深更潔月望尤明天重晚晴家宜餘慶伊川先生以早第爲不幸伏波將軍以大器而晚成正不得以尋常得失爲榮辱也

古今來一依樣葫蘆耳任他翻陳出新總無逃乎規矩無師之智終屬外道之魔世有自作聰明者如宋人揠苗白圭治水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彼信口彥歌不諳工尺隨心烹炙終失酸鹹

富貴之驕於貧賤者以其無求於人而自足也然富貴亦有求人處不過求之易耳若貧賤求人則甚難士處貧賤宜循乎分彼夫甘窮困而不慕豪華甞藜藿而不貪口腹嗜詩書而不愛錢財樂貧交而不來顯者便輕緩而不學褦襶好徒步而不乘車馬役妻子而不須奴僕隨啟閉而不知早晚耽寂靜而不管是非任歲月而不愁生死者較之日役役於富貴場中患得患失者其勞逸爲何如耶

讀書是第一生涯受益不淺然必祖父有德而後子弟有成家中出一科甲成個小康尙歸祖墳風水何況讀

書明理可以希聖希天乎嘗見一種有讀書之質而自暴自棄甘習下流是謂無福讀書又有一種有讀書之力而咿唔不辨句讀離分隨訓隨忘不知不識眞同病入膏肓一任明師無從啟迪是謂無慧讀書可見讀書全憑夙根入儒不易彼讀書旣成而流於邪僻者仍是福慧淺薄不容全始全終

量以大而無窮數以多而難算器小之子有限居奇而偏矜充足暴富之家無多蓄積而自詡盈餘抑知一杯之水增半勺而難貯傾半勺而已虧孰若河海之深益之不見其有餘損之不見其不足其量大也恒沙之廣

許乘除而才無所用測勾股而智無所施其數多也吾人積學無多無怪一試而即蹶積德不厚無怪一發而即涓惟積之無量無數斯出之無盡無窮博聞廣見而充實有光積德累功而餘慶自久此豈蠡能測鼠能飲車能載斗能量已哉

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不獨聲色場中奸人乘間而入彼好詩文者即以詩文爲媒好字畫者即以字畫爲餌甚至讀書之內不少邪人修行之中亦多匪類稂莠害苗必其田先不治也鄉愿亂德必其經先不正也禍從惡召妖由人興酒毒腸而神先耗色刮骨而肉漸枯家

之貧也喪於驕奢淫佚怨之叢也由於刻薄奸刁身不修則家不齊根已傷而枝必萎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誰生厲階還當自咎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喻勞而有功也然流將竭而水已無源戶將衰而樞於何附本實先撥勞奚益焉治家之要以禮義立其範圍使一門無敢逸而於勞之中樂其教而無怨起勇於從而不倦生勸勤而不出於苛行慈而不託於術必能恥已之逸且能分我之勞而不腐不蠹久而不失矣

師曠審音其耳專也潘黨善射其目專也奕秋教奕學貴專心烏獲尙勇道在專力用志不紛乃凝於神馳騖於外雖習久而徒勞愛博不精亦紛歧而無益先宜主一尤宜主靜鑽之深而金可破滴之久而石可穿養如木雞切如捕鼠一心不亂何用不臧

肩挑重物而不覺其疲手握輕管而不勝其痒無他勞力者心自逸勞心者力轉困也然其道又在生熟之間學負薪者其初未便積之久而負重若輕矣學行文者其機未純習之慣而文不加點矣其後勞力而力非不足勞心而心實有餘個中人共嘗之

糕餅之類雖巧樣百般總不離乎米麥第變一格而新

其式耳行文之道以經史爲米麥而散行駢體各視時宜若無經籍之光即是荒疎之筆何異搏沙煮飯畫餅充飢

葉之青也越宿而淺越宿而深木之榮也未幾而花未幾而實不能躁心而嘗注目而待發榮滋長不覺不知猶之少而壯壯而老暑收寒至秋去冬來於歲晚而幾忘烈日之炎至盛夏而不信嚴寒之逼者同於耄期之歲月而轉迷總角之年華也故六十爲花甲支干運而一周過此等學文之餘事十五歲前如春之耕讀書積學正在此時不得稍爲放逸姑息爲恩三十歲前如夏

之耘。功夫事業。繼長增高。前此學力未深。至此而閱歷大備。四十五歲前如秋之收。德尊言重。功立名垂。自有一段經綸。不得與草木同腐。六十歲前如冬之藏。只宜急流勇退。待老歸休。即或精神矍鑠。當思來日無多。後起象賢。自是門庭幸事。如其不肖。抑或無兒。亦何苦尙作馬牛。不知死活哉。是以人戒躁進。而尤貴知幾。

鳥獸蟲魚。各從其類。均能自解語言。而人莫之辨者。猶之土音莫解。即人類且未別其喁于。殊不足怪。彼蟻猶聚族。蠡亦聯羣。豈無嘻笑怒罵。惟其聲細。人實聾而未之聞耳。世之剖蚌截鰻。殺鱉烹蟹者。不聞其聲之慘。而

忍心毒之。殊不知其臨刑時。亦如屠豕之狂呼哀喊而莫之救也。痛哉。

吾人焚膏繼晷。借陰火以助陽明。賴燒燭燃燈之照。狐兎畏人。宵行覓食。犬馬効力。夜視生光。鴈戴星霜。烏啼風月。非若明動晦休。無膏而晚。窮目力也。離婁雖明不能夜觀。無燭即能察秋毫者。至昏暮而技無所施。猶之無舟而窮於水。無車而疲於陸。飛不能潛。鱗不生足。智人千慮而失。鼫鼠五技而窮。各有短長。非關缺陷。

物類通靈。不差時候。如雞解司晨。羊知下括。蜂午成陣。蠡晚聚雷。獸日歛而宵行。禽朝飛而暮宿。寒號叫冷。杜宇啼歸。燕鴈應春秋。鴉鵲報凶吉。至若桐符歲閏。梅占春魁。草號夏枯。花名夜合。撮舉其略。以槩其餘。皆物之守信不欺。應時不爽者。人而無信。其謂之何。

吉凶預兆。禍福先知。示以端倪。令人警覺。然微露者其機。而難逃者其數。吉徵福報。好事休題。每遇凶禍之徵萌。亦明知其不美。而事關緊急。勢莫推辭。亦惟無可如何而聽諸天付已耳。朝歌勝母。可已則已之。若夫衝圍赴難。冒險尋親。忠孝所激。奮不顧身。豈得謂其不知機也哉。

習慣自然。竟同成例。上古茹毛飲血。野處穴居。自制爲

飲食而饔飧難缺。燔炙必需。制爲宮室。而几席不離牀笫。是類又從而增美焉。聖人教人以養生。而不虞其縱欲也。彼飲啄任乎其天。翔集適乎其性。隨宜走曠。遇便潛淵。雖無求於人。而亦自然而習慣。貪欲之外。餘無所能。夫是以蠢然而非粹然也。人如習慣而不加察。不幾辜負聖人教養生息之心乎。

一草一木。均屬天地生成。有時不覺其多。無時方知其少。腹餓而知米之可貴。口渴而知水之可珍。遇託鉢者有勺米可答。其來遇乞食者有一錢可慰。其去方知一錢勺米之難。有時小試。帶飯無一箸。而一箸難求。有時

月課人多。挨一席而一席不得。方知一箸一席之難。人如暴殄天物。及至困窮流爲丐者。無一絲一粟之隨身。知其福已淨盡。姑留殘喘。以苦其報。而天仍不忍其飢寒。望其改悔而卒不悟。惜哉。

主僕之分。重名分也。乃家事漸衰。致少僕之工食。而僕遂從此蔑禮。不獨呼喚不靈。抑且語言不遜。畱之則情形難受。遣之則前欠未償。全無紀律。罔識尊卑。視我如仇。畏彼若虎。安得如蕭穎士之奴姓杜名亮者。鞭箠不怨哉。諺云。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奉告世之用奴僕者。及其工欠無多。早完舊欠。毋令多積。滋蔓難圖。卽親串僕人。暫時短僱。卽宜隨時給付。莫被口舌嘵嘵。

家門不幸。而娶媳不賢。此亦前生夙孽。聚作冤親。當用善端感化。毋使新舊添仇。往往乾餱失德。酒食興戎。詬誶及於翁姑。猜嫌生於妯娌。一時敵釁。弄假成眞。其父兄之賢者。思其或因兒女牽情。以致夫妻反目。尊嫜遷怒。容易解圍。究非夙怨深仇。何致斷情絕義。此時口角轉眼。心知何苦火上添油。視成敵國。不料助而爲虐。長傲成仇。放下面皮。無殊羅刹。因而聚訟。兩敗俱傷。吾不知其居心何等也。

忍耐二字。爲保家之大端。忿不能懲。禍隨之矣。一家骨肉。因無端口角。不讓毫氂。惡之直欲其死。亦思此人雖十分無禮。從前豈無一事關情。姑避其鋒。踰時必悔。從而敵之。必增出新冤。而全忘舊誼矣。勢不兩立。定有一傷。後來失了人情。費了財用。痛定思痛。始信勸阻者之悔不聽其言。唆使者之昏而從其教也。亦晚焉矣。

人處順風之境。倘有拂意之端。況當多事之秋。尤怕疊來之禍。須知無端橫逆。皆由月晦年灾。反躬修德。愼行寡言。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且艱難險阻。正是動心忍性之時。天特歷試之。而堅其志耳。若夫尋常是非。些須物件。只從克己。自免招尤。

寒折膠。暑鑠金。其威等也。嘗思嚴冬冷逼。無衣無褐者。直欲吸烈風而口噤。御寒雪而身僵。若夏熱則尤甚。炙背而汗雨淋漓。喘日而暑風騰沸。載飢載渴。如惔如焚。老幼疾苦者。已不勝其疲乏。況重罪囚徒。拘攣手足。空腸丐者。穢集蚊蠅。雖有應得之罪。難禁不忍之心。是以冬惠綿衣。夏施席扇。嚴寒濟渡。酷暑減刑。職是故也。

後悔雖可贖前非。而野心終不離本相。貓雖馴熟。戲亦爪人。虎卽防閑。養仍妨主。是以鸚鵡猩猩。雖能言而不離禽獸也。大舜格有苗。畏其德也。武侯降孟獲。服其教也。設損其德。易其教。而苗獲之性。依然莠稗。雖榮究非

五穀魚目雖大不是明珠彼異姓爲子者血脉終不貫通移花接木者根株仍歸別種親生之子扑責雖嚴而依戀自若兄弟之子恩勤雖至而小怨卽讎亦曰不得已而有勝於無恩用其術終不如生爲令器質本調良一氣呵成之爲更妙也

口之於味有同嗜焉嘗慣膏粱則肥甘不美世有幼已困窮終身未曾肉食方以味與藜藿無殊猶之鼃不知海鼠不知河未見數仭之墻且以及肩爲不可及矣致齋散齋乃强致之功誠欲一其精神淡其滋味非謂茹素之美于茹葷也如以糲飯爲勝於食精以茶蔘爲美

於膾細是以盲爲善見聾爲善聽也以甘爲苦以鹹爲酸是非顚倒烏乎可

老年逃禪者果其潔已好修澹泊明志則性耽寂靜亦隱居自樂之流太上忘情原非無情也大舜無爲原非不爲也運精心於內照屛塵慮而返觀左右逢原天機活潑無求於物而自盡其心非爲邀福之階不是沽名之術乃有終身作慝藉佛力而圖懺悔譬如服毒輕者探吐可解喉已斷矣安可續乎氣已絶矣其能復乎彼晚年悔過末路知非是遷善之新機亦回頭之捷徑聖人不罪已往不逆將來既不疾人已甚又可滌盡前愆獨怪積善積惡之理全不知有餘慶餘殃而第沾沾於急抱佛脚猶之雞在屠儈之手徒向人哀啼也多見其不知量也

必如泰山之大而材乃取之不竭必如河海之廣而水乃用之不窮體本衰羸復竭力而殫精鮮有不病家原貧窘更恣情而浪費未有不空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大智若愚越是貧家反多虛耗每看醜婦偏喜盤粧此則淺而易見滿而卽溢者一杯之水易乾爝火之光不久簞食而已難果腹何暇分甘百結而身且鶉衣難言與共此又舟小而無能多載力薄而不勝重任者宰牛丁

祭不能諳其牲生燒燭敬神不能責其珍物河接天衢而源不盡井通地脉而養無窮積厚流光閎中肆外斯爲大受不比小知

天地絪緼之妙有莫之然而然者春鳥秋蟲生則何來死於何往卵胎旣逝遺殼空留桃核不雕而成文花容不染而成色雪瓣誰翦雨點誰分蠶老成絲何不置身繭外物命兩全蛾飛赴火是誰推入油中死生不顧凡若此者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造物無心潛移默宰亦付諸無可如何已耳

冰是水來水去炭乃火去火來人嘗年去年來何可空

來空去認定此身鄭重當與日月爭光休和草木同腐
其生也天於名教中畱一席以待其來其死也天又於
方寸間備一席以俟其去其全來全去者爲完人全來
半去者爲中人有來無去者爲妄人是猶早出而不計
暮歸直前而不知顧後貪飲而不管醉欠債而不圖償
此人非别有肺腸卽全無心肝者
瓶花雖盛轉眼焦枯暑雨雖狂霎時乾涸喻無本也尊
祖敬宗春祈秋報菜羹必祭時食必陳粒米當念耕夫
久子不忘媒氏遭際常思汲引訓迪莫棄師承方能源
遠流長順情合理彼賢智先人罔知長幼剛愎自用不

顧尊卑任性胡行伯叔無能勸阻好勇自大生死視爲
尋常及至禍臨猶未夢醒此由過剛而折無本而殂生
實可憐死不足惜
事有必當守經者有尚可從權者當準情酌理而行方
無失德傷勇傷惠徑情而誤父隱子隱直在其中彼左
儒之於杜伯豫讓之於智伯皆爲知已死也封髮割鼻
者因無悅已而不爲容耳鍾期死而琴不鼓徐君逝而
劍空懸雖不爲之死而情未已也文君之援琴可挑湖
陽之隔屛親聽其無悅已而仍爲膏沐之容可知也士
人之賢奸于廉貪辨之嫠婦之貞淫於縞冶知之此從
權而不知守經之誤也
人有所累則心煩慮亂而身不安故無債身輕無病身
輕無罪身輕無孽身輕四者雖同而義自別夫處貧境
不得已而有債可原也天災流行聖賢不免遘病可耐
也無妄之災間遭縲絏夏臺羑里何罪何辜可矜也獨
至造孽而神魂早喪身心俱危可鄙也不可道也可憐
也不可活也
娶媳求淑女至哉斯言然女之淑與否非至戚見聞其
烏從而知之求之親串中恐難得其人非若童子之才
可徧訪而嘗試之也親串難求求之鄰里鄰里不得得

之友朋無已但憑積善之家讀書之第勤儉之宅貧苦
之門信爲舊族必有樸實家風詩書習氣淑居其半可
望安貧最不堪者囂虐門庭其父貪汙遺害驕態養成
下至屠宰興家惡習不免盤剝爲業陋習難除不必問
其人爲何如聞其聲而知之喊子詈僕者必不敬其翁
姑嘻笑哭泣者必失禮於夫子着豔服者必輕狂貪口
腹者少節儉愛遊玩者多浮躁皆淑字之反面也然亦
視祖宗之修積家範之防閑何如耳
擇壻當具隻眼不論其貧富也其上敦孝弟勤讀書粥
粥若無能者次則勤習農工商賈之業不戲謔輕佻者

其下。卽愚蠢無能。而忠厚緘默。必能忍辱免禍。保守身家。只須五官端正。舊族人家。皆可入相攸之選。又當量吾家門戶相當。我女性情相近。從而配之。無有失也。至於遣嫁之粧奩。視家道之豐嗇。與娶媳同遵儉樸。毋學奢華。如其貪結豪門。必至誤投羅網。彼以惡業與家者其母嚚訟者。其先世賤役者。不知孝弟。美衣食而不成一業者。情性乖張。不惜物命。作事有初鮮終。揮金如土。及一毛不拔者。每日攜友登山臨水。籠禽看戲。入茶坊上麵館。愛酒貪花者。皆下流也。斷斷莫把女兒送入無間地獄。反不如擇一窮苦讀書及小本經營。終有名利

兩途可望。不失爲乘龍妙選。坦腹佳兒。

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自有一種天趣。非人所能共喻也。人當執經在手。欲罷不能。卽遇飢渴。隨取飲食而不知味。其理將毋同。彼夫適株林者。其樂忘家。登强臺者。其樂忘死。移此心志。歸於正道。聖賢可學而至。無如忘所不當忘。樂其所非樂。遂至迷而不悟。長此昏沉。如後主質旣冥頑。又以武侯早亡。黃皓寵固。宜其老死他鄉。晉文才亦中主。所賴齊姜內助。狐趙遠圖。卒至榮歸故國。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尊曰父兄。知兄在長者之列。輕曰子弟。知弟居卑幼之班。因兄而重嫂。嫂與兄齊。因弟而稱婦。婦循弟職。猶之伯乃父之兄。叔爲父之弟。與父並尊。何可不敬。近日世風不古。孝道多虧。然人心不死。卽愚夫愚婦。尙知重此一倫。惟有無父之兒。寵爲獨子。母悍容奸。習成浮薄。直欲與伯叔並駕齊驅。毫無忌憚。老親疏忽。妻黨綢繆。慶弔大署已名。墳墓不知祭埽。居然生子。亦有衣冠。良可歎也。

睦鄰第一。老者當尊稱之。執卑幼禮。年相若者。行友朋禮。雖窮戶小家。旣爲近鄰。宜通稱謂。凡人情禮貌。年節婚喪。不可疏忽。如其疾苦。周䘏尤宜。近有無禮蠢材。昂

然出入。不屑稱呼。詎知遠親不如近鄰。燈火相照。擊柝相聞。門戶是非。交相照應。赴考保薦。干結爲先。倘訟起門庭。必及里鄰親族。彼卽賤而自卑。我亦何必尊而自大乎。夫寒族窮親。家所必有。况在桑梓。何須家世相誇。惟除邪優伶。不容敵體。卽茶肆酒帘。箆頭剔脚者。旣曰鄰矣。皆可與之拱手而談。

待下以寬而恩威亦當並用。大過卽宜斥退。不可姑留。若事屬小疵。無心失誤。均可含容而恕。莫過從嚴。彼女子小人。陰伺家主之喜怒動靜嗜好。有隙可乘。從而侮之。若心存公道。事不欺人。彼自敬畏。更茲之以莊。涖之

以慈。自不至遠怨而近不孫。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爲
子孫言之。卽可爲奴僕言之也。
親戚友朋。禮宜周到。而一種繁文虛耗。似可從删。只須
大端無缺。彼此細事。各有忘懷。如必逐件周詳。亦將應
接不暇。先從巳不責人處立脚。我家小事。不必聲張。聽
其有禮無禮。置之不問。則彼此易地皆然。當亦不還而
責我也。
祭祖宜誠。每遇春秋。親往墓門。忌日家祭。禮也。祭品只
須潔淨。不以牲鼎爲榮。亦必稱家有無。如事生之啜菽
飮水盡其歡。則一陌紙錢。杯羮拜獻。誰曰不可。執是以

圖。雖處極貧。而何礙於祭乎。吾杭雜姓分居。半無祀產。
救生且有不贍。奚暇念及先亡。而於社廟神祠。求其增
長財源。平安眷口。不惜香燭禱祀。以求若祖宗則聽其
餒焉巳耳。吾不知其生子孫何爲耶。
爲人之道。以忍耐爲先。浮躁則終無結局。靜鎭則定有
收成。言將發而且與心商。事欲行而尙勞意度。而又不
可出于優柔寡斷也。全在燭理明白。自然因應安詳。
時運之來。不能自主。無心種柳。竟可成陰。隨意塗鴉。頗
豪中選。風帆行順水。不費力而直前。月影射寒潭。得交
輝而倍爽。一燈高照。滿室俱明。三鼓速催。全軍齊動。此

實理數之巧合。亦由聲勢之自然。順時者知取鑒矣。
才勿論大小。使人可愛而勿令人可憎。然愛人者每爲
人愛。憎人者每爲人憎。有學問有肝膽。則令人愛。失進
退。失威儀。則令人憎。尋常把晤。亦須察言觀色。當視局
內之閒忙。莫作座中之厭物。翻閱案頭之書信。妄參事
外之譏評。謬託知交。慣圖飮食。將憎不暇。何愛之有。
凡遇缺人之情處。最難調停。如借物未還。訂期爽約等
事。須曲折委婉。使其入聽。彼既好情在前。自不至卽生
仇隙。卽或尋釁而至。亦可化暴爲良。若負前情而成口
角。非徒自取其辱。抑亦難問厥心。

人有密友。久疎交情。似斷然踰時而仍通音問。至再至
三。伊必悔悟而續前交也。中道雖阻。而往誼難忘。如冰
縱堅凝。見日便泮。炭雖久冷。遇火卽紅。但僅爲多情者
道耳。若一種忍心背義之徒。有偶逢細故。竟等深讐。卽
至親骨肉。而反眼若不相識。沒齒不忘。睚眦必報者。此
非鐵漢。實是鄙夫。
全才難得。原不應備責苛求。惟有取其所長。畧其所短。
因材器使。各盡其能。斯薄技偏長。亦堪位置。前非後悔。
皆可收罾。獨於大節全虧。有傷名敎者。此輩若從寬姑
免。恣其權柄。委爲腹心。必至禍惹彌天。毒流滿地。

砒鴆之毒人咸知之故避之必速遠之若仇受其害者卒鮮人之凶暴者亦然只須早避其鋒不至卽遭其害惟有僞君子頗知禮貌似解詩書一不滿其所欲而巧施暗箭冷放旁鎗彼猶置身事外若不知情及至假手於人唆成其釁彼尙居排解之間如揀經蟲蛀外無恙而內已空無端摧折人將壓焉墻被雨淋脚不牢而泥虛掩一經傾覆害莫大焉此言皮相之不可信而當罕譬而喻也

習染既深者如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付之長歎而已遇有初入下流尙可化導速以好言勸慰多有聞而醒悟

者此卽顧大補牢之說也往歲有鬻女者我語以錢易用空女難再返令伊苦賤殊出忍心給錢苦勸而歸至今天性自若又今歲薦一僕來叩其平素自有生涯我語以人役之卑不如自食其力彼卽仍歸舊業此二人皆其一時起見同于習染未深或其他日仍蹈前愆究不自我艮而賤之也

已力不足而欲滿人之願勢所不能然人往往不諒決計前來此時此境我與彼皆無可如何也然彼既來求我必處境更危較我尤窘必當爲其設法措施毋令空言無補則出我一念仁心定有能成其美者此否泰剝復之理亦救災恤難之情也

一念向善和氣露焉一念從惡戾氣徵焉吉事來者自有喜色險事來者定有凶光理直者氣壯色沮者心虧舉趾莫赦心知不固挈壺童子韶巳先聞雍糾之謀非因醉泄先主之筯不是雷驚符堅之草木皆兵謝安之屐齒頓折執玉高卑容分俯仰眸子瞭眊胸辨貞邪自有一種流露于不覺者早望氣而先知

衣服器用相處日久雖敝猶不忍棄之無寓我室無毀我薪曾子去猶畱愛尋常玩好亦有深情來自何方貽從誰氏嘉其寒暑相隨晨昏與共何異糟糠之婦貧賤

之交彼厭故喜新者大率忘情且無恒性待物如此待人可知殊不知古物堅牢老成持重人惟求舊奚事更張將素比縑新不如故深得詩人忠厚之旨也

因不失親可宗而主此爲擇人而言卽擇物亦何獨不然夏有帳而藉免宵蚊不嫌毛布冬有襖而可支風冷何礙木棉糲飯鹽虀皆堪果腹茆房草舍均可安身几席奚事楩楠器具何妨瓦缶有三餐不儉不豐茶飯有四季半新半舊衣裳畱客任便囊飱赴會隨常衣履兒輩皆讀書之種眷屬無交謫之聲自有生涯不求名譽最妙春韮夏莧冬芋秋菘薄增菽乳淡佐鹹梅土履不

拖。當脚跟之踏實。縕袍自適。等鐵硯之磨穿。焚香自有會心。埽地最爲樂境。茶酒諸肆。褁足不前。嬉戲之場。矢志不入。杜養猫而鼠不遭刼。杜畜犬而客不受驚。不弈棋而免起爭端。不晝寢而怕成朽木。隨意吟詩幾首。有時看書一章。從善如登。此樂何極。

一門眷屬。實由夙世因緣。不得不爲愛護。家素封者。取諸宮中。原無難事。惟貧無恒產者。處境殊難。修脯無多。應酬偏廣。衆口待哺。兩袖惟風。幾至寸籌莫展。然心存正直。天自矜憐。舜不長擠於井。孔不久困於陳。初陽升處。宿露晞焉。梅花香裏。春風到焉。

小者大之役。巧者拙之奴。此亦時事之無可如何者。名雖重而位實卑。學雖廣而職實下。不得不屈志以從公。豪門一字不識。吾儒貧館其家。不聞館貧儒之家也。民工巧匠。皆可羅而致之。名畫法書。皆可貨而取之。即不受其貨而或卑禮誠求。亦將勞神苦思。以應其所請。斯不即爲其役之奴之已乎。是以君子抱道自重。輿之所至。六角扇可爲老姥直書。欲再求之不可得也。

梳洗饔飧。每日常課。一日不事梳洗。則頭面生塵。一日不繼饔飧。則飢餓不出。故即百忙。而此二事殊不能免。人於每日習一善事。看一善書。無論閒忙。亦如梳洗饔飧。奉爲常課。或自朝至暮。竟無片刻之閒。亦必偷一餘功。以補其不足。自然日新月盛。繼長增高

舊物不棄。所以翊新製也。積財不用。所以備急需也。故舊不遺。所以咨往事也。鄰情不失。所以衛門戶也。富貴不驕。所以防貧賤也。人非不毀。所以免仇怨也。言語不泄。所以慎屬垣也。中保不預。所以杜後患也。險處不入。所以重性命也。便宜不占。所以消嫉妒也。喜怒不形。所以絕覬覦也。窮寇不追。所以慮生變也。疾人不甚。所以顧後會也。隱慝不訐。所以全名節也。小過不究。所以養大度也。耳聞不信。所以止讒口也。謗言不辨。所以息衆

毀也。逢人不慢。所以自尊重也。至於惜命延壽。惜字增祿。惜穀保富。與夫倫常至要。規矩大端。自當早慎身心。尤爲切實

宅穿一井。則一宅資其飲。室然一炬。則一室庇其光。一寺之中。必有一僧精修梵行。方能一寺賴之。一家之中。必有一人料量家務。方能一家賴之。寺乃佛日之靈。家乃祖宗之德。若全僧皆妄。則寺廢矣。全家盡非。則家敗矣。諺云。一人有福。帶了滿屋。信然。

人生世上。自幼至老。必欲事事驚人。求之古昔。尚難多有。然盡形壽數十年而一無表見。豈不虛生人世。是以

君子務其大者遠者落落一二事可以不朽已足涵蓋一切所貴靈心慧眼灼見眞知具大本領運大精神不爲求名而自流芳百世所貴知以識之仁以守之勇以成之鈌一不可

獸中之牛禽中之鵞終身食草不啖生命非若雞豚狗彘之屬垤垢吞汚可比當與麟鳳齊名乃牛雖重而生息蕃庶鵝雖潔而豢養成羣是具靈秀之姿而甘儕醜類非若麟鳳之間世一出羞和雞鶩爭食也是以人具美質尤貴自立厓岸不入汚流

草木雖無知而大有生意摧而爲薪寔非得已周禮薙氏殺草山虞斬木必以其時如使方長而折含蕊而焦雖難比諸生命抑亦大失仁心藼可忘憂棠思留愛玉樹芝蘭之蔚起蔦蘿松栢之敷榮繞屋扶疎滿庭生意當體天心之愛毋施戕賊之殘

人到趕城門催繳卷日落山獨見跋死將別生欲離渡船開驟雨至赴點卯掛脫單接穩婆走頭報等緊急光陰所爭片刻方知工夫值錢此處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平日將整暇精神從容歲月齊向閒中拋去及至臨時束手無策自悔已遲能於前項常自隄防自當未雨綢繆及春播種

工夫到純熟之後方能立定脚根不復退轉如人閱歷既深自循規矩然學者廢弛日久茅塞又滋人卽把牢主意尙恐隨境遷移豈可語中人以下哉嘗見多少儒流少壯時頗有文墨及至書本高擱衣食紛煩覓索一句而不可得此豈江郎才盡奪其五色筆耶亦由荒疎透頂耳諺云拳不離手曲不離口又云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其言可採

管鮑余鍾千秋知已今人徒務勢利一貴一賤反眼若不相識此廣絕交論之所由作也夫以友朋投分道合志同實爲希有宜其白首如新患難死生之與共卽至

左右侍僕殷勤解意而又忠厚緘默粗知文義者殊鮮其人出門者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倘誤用强悍不羈難供使令者中途受累棄取兩難由其擇之不愼

性情固出生成然亦半由變改有自幼循良者亦有老猶暴戾者此卽上智下愚不移之說也嘗見後生小子血氣未平每多執抝迨至年長漸近和平此從閱歷中來竟令改換氣質又有幼不讀書及至名成利就居然文理貫通又有胸無點墨薙髮爲僧能修苦行數年而後也能道出一番禪理吟成四句偈言此實慧心所發別有感通猶之忠孝節義諸大端儘有俗人信從文人

反知法而犯者以通人不盡讀書讀書未必盡通也
文字之奇有苦吟不成一字隨筆竟得佳章此一時之通塞未可援爲定論也如一榜中式豈無倖徼然中者庸有未通通者未有不中彼學問深者雖一時苦吟不成而成必出色偶得佳句者縱一時巧合再試殊難如以一日之短長槩終身之優劣豈昆池試䟽竟薄雲卿九日題糕遂輕夢得乎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淵明無絃琴自若也子固拙詩文自富也臘梅無葉而花茂海棠不香而色嬌隨園先生云亦有生金一鑄而定只半面語非美譽也

人愈逸則愈懶惰愈勞則愈精神一志昏一氣盛也豕貪眠而僅充肉食蠶作繭而自具經綸犬守一門驥行千里蟻含土而成大垤蝸黏壁而死窮廬蚓飲重泉徒懶無益蟲生百足雖死不僵北溟之鵾與南溟之鵬同也井上之蛸與井底之蛙類也勤惰各異成敗懸殊人當知所鑒矣

陰陽邪正善惡之類有正必有反似對待也而實非對待傑出者少庸陋者多富貴者十之一貧賤者十之九揚州五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禽獸不知凡幾而麟鳳罕有泥沙不知凡幾而金玉無多棟梁不敵椽檻之煩芝蘭不敵荆榛之衆青錢萬中之選明珠一粒之光理雖因類而從物則以少爲貴

人身難得以其爲萬物之靈也然既爲萬物之靈豈竟無所從來等諸蜉蝣之羽聖賢間世而一出自然夙世修來秉天地精華之秀下至凡夫俗子雖得天之濁秉氣之粗而同爲人類皆有源頭雖愈趨愈下近於佛氏之轉輪而培之覆之原屬生材之定數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種種不忠不孝大奸大慝之流靈氣喪盡尚得謂之人乎

長燭一枝燒起至滅自盛及衰一瞬息耳功用已盡則

光焰頓消如成功者退也燭爲賓祭所重繼晷所需方不負燭光之照如其虛靡邪用燭亦有所不甘如爲棟材則木尊爲溺器則木賤矣人之初生如燭初燒死後如燭已滅當及時立德立功立言以圖不朽否則死如殘燭成灰脂膏安在良可痛也

生平遊歷之境經追溯而如在目前然欲摹其神必先至其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方能目想如臨心遊即到吾儒逢原之樂先有深造功夫原非虛憑臆度也釋參禪觀道重凝神亦由實踐之功自有會心之妙則一室千里自無不在坐照中也今人登山臨水祇此方隅不

獨數見而不鮮。抑亦熟視而無睹。何如問途而諮先覺
開卷而對古人。能令得遇神交。不疲足力
明動晦休名言至理。吾儒當惜寸陰。三更燈火。繼晷焚
膏。以及市廛生業。成藉夜工。以補日之不足。晦而即休
其如謀食何。惟四民之外。游手好閒者。俾晝作夜。顛倒
陰陽。竟夕樗蒲。長宵豪飲。次日申牌歷起。醉死夢生。其
早與鬼爲鄰矣。明動晦休之說。亦曰萬籟於此而靜。非
爲勤工者言也
逢時遇節。一切章程。必當早爲之所。若到臨時。一無着
落。不免手忙腳亂。日暮失路。何以安眠。年底無家。何以

卒歲。但知前進。不肯回頭。恃境遇之尚豐。仗年華之未
老。誰知西山日昃。轉眼黃昏。多少親朋。年年長別。何一
日倘圖寢處。一歲尚識年終。而一生竟不知歸計哉
世人喜聽生聚話。厭聞死亡語。我知其但爲生計。不爲
死計也。夫生寄也。死歸也。生必有死。盡人難免。只要生
得安心。死得瞑目耳。仰事俯畜。飭紀敦倫。終身正直。名
節俱全。明可對天地。幽可質鬼神。以此眞品。必爲傳人。
是爲生得安心。竭忠盡孝。殺身成仁。盛氣流行。大測充
塞。光爭日月。死作閻羅。沒千百年。傳其行傳。奕奕有神。
牧豎樵夫。猶震驚其姓氏。斯爲死得瞑目。若貪生怕死。

無所短長。縱活百年。直同殀折。
邪正之辨。無他道也。只在情理上看去。雖平淡無奇。而
自至當不易。一切出奇取巧。反乎常道者。皆屬邪途。中
庸至平至常。而日不可能。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近自
夫婦之愚。遠而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只此庸言庸行。
無太過。亦無不及也。
理當認定一處。不可惑於兩岐。若謀事。則又當權其正
副。如時藝爲重。詩賦次之。若捨去詩賦。則完卷殊難。食
以穀爲主。又當佐以菜羹。若僅置一簞。亦難下咽。吾徒
須務專精之業。而又當學餘力之文。心志固在所尊。而

肩背亦何可損。冠冕自應獨重。而鞋襪亦不可無。舟以
舵爲要。而帆縴櫓楫皆不可缺。馬以轡爲要。而鞍韂韉
策須備其全。誰謂僅讀四子書而不必兼攻經史哉
人之有求於我者。必非無因而至。貿貿然來。不必智
者而已早知其意也。知其意矣。何以慰其來。既來矣。當
思善其去。必俟其囁嚅難言。何如早迎其意。隨我力量。
毋使空回。亦以來者非親即友。不是因親而及。即有謀
面之緣。憐其一片殷殷。使我萬難已已
且天下人情亦大可悲矣。無論親族友朋。初次通財。慨
然不吝。假而歸者。再假不難。假而不歸。情難再假。即彼

萬不得已而仍尋舊處。則必減前假之半以應之。三假而再減其半。四五假而必遭呵斥。與乞人不異也。然人即志短。終有耻心。假至再三。自覺顏厚。雖至親骨肉。同於行路。可歎也夫。

受人施者必答。人禮不過重輕多寡之間。不同市井交易耳。世有屢受人施而一介不與。施者雖大度。受者不亦饕餮窮奇乎。夫彼窘而先來投贈。意將望我之報也。却之而失其所望。受之而先拜其嘉。何如少受之。而多報之。暫領之而後璧之。使彼不失抛磚之雅。而我得申報李之情。

娶妻本為繼嗣。既生子矣。娶妾奚為。無子而喪妻。續娶宜也。有子而喪妻。彼謀續娶者。必以無人撫子為辭。嘗見子尚幼者。續娶而子愈失所。撫不若不續。而子尚有人憐。子已大者。前媳後姑。鮮有承順。遺了身後幾許牽連。添了兒子三年重服。當局者亦未之思耳。

居家每晚責令眷屬中有恒性一人。專司啓閉。查看火燭。凡厨竈柴房及烟囱火爐等處。背燈黑照前後門戶。親檢上門。諭僕有事傳報。不得輕開。須於人靜後。間或悄查。默聽。恐有聚賭非法等事。出其不意。衆乃畏服。斯高枕無虞也。

未經閱歷之輩。每遇一事。輒驚呼喧攘。徒亂人意。而駭聽聞。須知天下無過不去的事。即遇大件。亦勿驚慌。有孽者定數難逃。無辜者公論自在。只須準情酌理。權度機宜。和氣致祥。決斷而定。

人雖至不肖。亦可默化潛移。昔人以德。今人以財。德財並施。人無不服。以今世風不古。樂善拘謹者。目為迂儒。不惟不能感化。且從而菲薄之。欲不破巳慳而高談道學。徒取戾耳。故於親朋常通餽問。於鄰里亦贍盤飧。非沽名也。亦謂人情合而物理自宜。有美才而不可驕吝故耳。

諺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此為吉人言之。若凶人有不盡然者。如長萬倖逃。而仍歸於草裹。慶父避禍。而不免於縊亡。亦因壽數未終。而姑緩其死耳。如能勇猛回頭。痛哭悔悟。則末路尚可挽回。至若善人之大難不死者。必其逢凶化吉。其初本無禍也。而後福尤長矣。

祖父貽得一畝之宫。環堵之室。使子孫得安居無恙。即境處困窮。亦當保守門庭。無忘祖德。乃不肖者從而變易之。須知此種鬻產銀錢。斷難久用。不過到手一空。數十年來所見幾家大戶。從前何等繁華。今日這般冷落。又有門戶依然。詢諸故老。久已李代桃僵。問其兒孫。竟

上郵亭路寢。乃知刻桷丹楹。固難消受。卽蓬戶甕牖。亦足生涯也。

漁家兒女。白雪冬披。竈戶夫妻。紅爐夏炙。彼窮家一壓茅屋。暑雨熏蒸。嚴寒戰栗。亦復起居飲食。習以爲常。奈何冬居暖閣。尚怕風寒。夏隱高齋。猶嫌熱逼乎。一經設想。妄念全消。

天地生人。種種優待。一生飲食服御。何等豐盈。享富貴者。福難限量。卽尋常人士。亦不知沐天地多少恩膏。壽至耄耋者。卽以穀米而論。每歲約三石六斗。積數十年。食數百石。四十五十者。亦食百餘石。其他酒肉菓蔬茶水等物。又不知適口凡幾。外此養生之具。各應所需。人人蒙此深恩。如何消受。彼享盡無餘。流爲丐者。或先人遺孽。幼已窮民。豈造物之薄待斯人耶。亦其自作自受云爾。

人生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嘗見童兒四五歲時。其知識賢愚。已可窺其大畧。至十歲前後。其材質又可預期。至十五六歲而大局已定。至弱冠而優劣分明。上達者。五年而學。十年而小成。又十年而大成。下流者。五年而染。十年而小敗。又十年而大敗。得一賢子。可以成家。得一不肖子。可以敗家。成者何其難。敗者何以堪。一成一敗。事匪無因。其所由來者漸矣。小變猶可挽回。大變莫能救藥。五年十年。直一瞬息耳。

近日生涯大難。謀食欲子孫知禮。救窮惟有讀書第一。吾杭子弟就業。向以錢業爲佳。使其習學算書。識認銀水。則他業皆可貫通。邇來風氣日偷。店主不嚴管束。同學專騖嬉遊。習成利口。學就貪心。若綢業徒役衣履他業絕少提撕。若入公門。竟成惡派。反不若窮家子弟學工作者。雖運水搬柴。百般勞苦。而忍辱三載。漸次出頭。亦可糊口養親。不失爲四民之一。如其無業可圖。習成游蕩。想其未生時。伊父母亦望生男。既生矣。望其長。既長矣。望其有業。至無業而成廢物。貽累家庭。玷辱宗祖。又望其速死。此皆父母失教於前。而擇術之不慎也。

同船過渡。亦有前緣。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人有無心遇合。竟成一生知己。甚而功名富貴。兒女婚姻。皆從此至。豈非天之默爲聯屬耶。若晉景公之不能嘗麥。公子宋之不能食黿。誠有定數。豈能強求。

李善全孤。王逵送飯。竭忠盡義。不啻父子深情。此蒼頭中之難能而可貴者。近有一種悍僕。權叨寵固。膽肆猖狂。倚恃聲勢。若欲與家主生死。其之遂矯命持強。惡聲樹黨。甚至家主之至親骨肉。而亦遭其荼毒。噫。夏桀之

大上吠唐堯而況生處同時豈僅吠之已哉

平日曾有益於是人而反咎以不近人情之舉必其有所忘失踰時而必悔悟宜緩以待之勿急切望報也晉文之於介推實因忘失旋卽悔悟推實未能緩待徒自懟而傷公之心耳當思人同此心施而不報其中必有曲折久久自明何須憤激

今之避債者恐過其門而巧值從而迂道焉卽受人恩而莫之報者亦復遠而避之其情同也此人尚有恥心設令富貴必知報德今有一生遭際實出其門及至我富彼貧竟忘其富所自來又從而厭薄之盍鳩之居不念其爲鵲之巢也比比然也

輪廻之說佛氏言之儒門亦詳言之如孔聖爲水精子傅說上應箕星曾子轉爲王曾之類不勝枚舉乃知此生累刼修來如文帝之十七世爲士大夫身其言不謬

大凡世人不知受生幾世託姓幾家從前堯舜禹湯原是一家眷屬須知趙錢孫李都爲累世姻親

知巳之感情不自禁蔡邕之哭董卓是巳非不自知其失足而思未能忘難呼負負後人惜之而猶有諒之若呂布之慣呼義父譙周之慣寫降書彼作義父者聞其呼而心寒受降書者見其寫而眉皺矣

娶婦當求名門以得母氣故也往往外甥肖舅并有承外家之蔭而富貴似之者同胞兄弟之子賢否不齊竟有全然變格絕不類其父者必其得母氣而出自外家也甚至染其習俗承其箕裘一傳而後如出兩姓深可懼也

甘受和白受采岐路可泣素絲可悲謂其昭質無虧原是無瑕之玉一經習染便失本來子弟漸開知識此處要緊關頭嘗見聰明俊秀皆可造就而近硃則赤近墨則黑旣入水而流濕難返木以還原到後悔之巳遲實始基之不慎

怨從愛生跡由親召今之索債啟訟者皆前此之通財者也今之反眼下石者皆前此之同盟者也世有兄弟成仇夫妻反目此由早失眞心徒成私暱是以如是其易變也若夫血性之感道義之交且患難死生共之斷非酒食遊戲之場所可同日語也

婦人之仁最易誤事古來不少概見馭奴僕者平日覘其居心察其言論信其爲寡恩無恥之流留之必爲後患一經覆去莫再姑容彼小人者心有所貪而暗通眷屬說情求免遂得陰濟其奸後悔莫及此皆謀及婦人誤之也

富有。賢子。經婚娶而忽亡。似福薄而非福薄也。孔子不能留伯魚。顏子無端別顏路。西河之痛。咎在哭而喪明。伯道之嗟。罪在棄而令死。至於存亡壽殀。早已安排。更有生成弱質。有福無才。留此殘軀。徒添愛惜。尙有衆子。或繼本支。接嗣承祧。撫媳如女。前緣已盡。夫復何嗟。

善惡不兩立。以薰蕕之不同器也。然各行其是。亦不能累之。如同一場圃中。可種蘭桂。非不可植葱蒜也。卽栽葱蒜於蘭桂之旁。而味不互奪。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必其盡忠信也。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不必其盡芳草也。況蓮茁淤泥。菌生朽木。火能鎔鐵。日可銷冰。彼惡者

可化而爲善矣。吾未見珠溷魚目而無光。鶴處雞羣而減色者也。

善惡之氣。往往聚于一方。其家孝弟忠信。秩然有禮。不獨佳兒佳婦。雍睦一堂。卽來往交游。亦皆和平忠厚。從善如登。其家暴戾恣睢。旁若無人。不獨狡僕狡童。喧譁一室。卽親朋嗜好。亦皆刻薄奸刁。同惡共濟。彼兇光正熾時。善氣竟莫之能敵。史册所載。忠爲奸害。難挫其鋒。一時黨惡如沸。如羹。天心當日。豈不憐忠。而卒莫之能救。其後報應雖明。而當時遭其荼毒亦憊矣哉。

吾儒言遇合。佛氏說因緣。不合則去。緣盡還分。其理一

也。有緣者見而輒愛。無緣者遇卽成仇。緣淺緣深。徵諸愛輕愛重。身將辭世。而尙有一面必得相逢。人已到門。而旣了前緣。不能復會。食盡者不能嘗一瓢。數終者不能延一刻。凡事如此。夫復何疑。

承恩容易報恩難。故一粟一絲。莫受人惠。與其有餘於我處。不若有餘於人處。留下不盡交情。俟諸異日。若必較論盈虧。評量出入。是直斗筲之人耳。然施而莫報。心實歉然。恐踰時而或忘。不如隨施隨報。卽往卽來。甘受小器之名。毋效大方之習。

工夫須一氣呵成。毋令間斷。炊米未熟而抽薪。汲井未泉而收綆。必至重勞後力。盡廢前功。而已失時而飢渴矣。習儒者日月荒疎。定增茅塞。學藝者出入作輟。必變游民。

惡勞好逸。人之常情。殊不知好逸而事多急遽。及至催逼臨門。而心力俱瘁。不更勞乎。何如好勞而先期早備。從容整暇。不更逸乎。又有一種故作身分。有意遲延。必待情理萬不容緩而後爲之。亦必有一番勞處。何不於暇時早爲之所耶。最妙自朝至暮。不令身閒。今日之事。不待明日。雖極忙中。而自有一般天趣。非游惰人所能知也。

七情中之愛心。儒謂之惑。佛謂之魔。然於此字殊難免俗。彼多才多藝。及一長足錄者。恒動憐惜之心。而於眷屬中。尤多依戀。倍難忘情。彼輕棄其鄉。隨處爲家。而不通音問者。何等忍心。

有一種天眞爛熳。不顧前後。不知輕重者。此人雖庸。而大可敬。我輩處世。原宜謹慎小心。未可大意。然顧前後者。恐其招尤。而機心寓焉矣。知輕重者。工於應物。而私心伏焉矣。孰若不識不知之。毫無人欲乎。

世人往往略有餘貲。便裝醜態。纔得進步。卽失本來。如窮人暴富。卽坐華輿。跟俊僕。及至失業。而依然徒步。兼能挈筥提筐。常隨得勢。卽著麗服。聚淫朋。及至落馬。而仍舊襤褸。又作乞憐搖尾。此種不堪情狀。其失業落馬時不足惜。獨可憐其暴富得勢時也。

自幼側聞庭訓。子弟以讀書爲第一。讀書不就。勿習衙門。讀書得成。勿學幕賓。以近墨易黑。恐其未諳公事。而先講排場。一失人心。而毫無天理也。如屠猪者只圖刀快。不顧其迎刃之可憐。擇術既定。樂此不疲。公門書役。亦有良民。幕道刑名。豈無誤筆。以累世之栽培。令及身而斲喪。見其依權附勢。直欲切齒攢眉。

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如春雨之潤。喜農人。濕嗟行路。秋月之詩。資玩賞。賊惡光輝。及寒暑之不時。豐凶之失望是也。不知造物之巧。由於人之定業。而成運退與時來。恰好適逢其會。自貽伊戚。天地何尤。守分之士。雖處困窮。而不尤不怨也。

一日之蜡。百日之澤。世有一事加惠。而感戴無窮者。由其絕無私念。專在有益於人處用心。是以令人思慕難忘也。彼處事雖多。而無甚表見。爲日已久。而無足重輕。有過而輒忘已耳。若一日司權。毒深數世。一事敗壞。貽悔終身者。知善惡兩途。原不以多而始著也。友朋來往。無關損益。必淡焉若忘。僕從追隨。無所取裁。亦置之不

問。惟有一二事令人繫懷。每動遐思於異日。而況浹肌淪髓也哉。

愚人用詐。適形其醜。彼方自爲得計。而人已洞見肺肝。若非休戚相關者。聽其藏頭露尾。我且學作癡聾。乃詛屬周親。專行詭譎。遇出錢事。避而若不知。遇進錢事。趨而若不及。平情論事。原應明謫其奸。而怙過不悛。反成讐隙。不若含容豁達。而忍耐之。不料願人有失。毁人成功。竟出自受恩之輩。眞堪太息。

不畊胡獲。不慮胡成。事有前功。必收後效。閒中著筆。偏爲他日張本。卽如尋常日用。閒暇時滌硯。便覺磨墨手

鬆閒日栽花每過成陰心賞擁鑪灰而火活承竹筧而水流拭去蓬塵經徙倚而無虞沾體掃除泥滑即傾跌而不至污衣惜廢紙而亦供塗抹裹物之需藏舊書而頗濟配鈇補遺之用筒貯煤紙預爲引火之資壁掛燈籠早作夜行之備無片紙而何以如厠有一錢而便可飲湯此皆相輔而成端賴早爲之所

日長如小年此語未免過火然自朝至暮一小周天即四季亦只一瞬息耳彼善睡者如小死赦罪者如再生一杯如甘露一日如三秋湖山娛老如神仙富貴功名如夢幻原非儗不於倫皆可因之而悟

人有當面錯過者直同有眼無光交臂而失習聞習見一若無足重輕及至死後而方知其爲僊人或修仙而竟上仙班學佛而竟成佛果深悔生時不早爲求教古來多少賢豪當時實無具眼後先一轍覿面無緣古今同慨蓋未竹時只筍根耳未雲時只膚寸耳未燎時只一星耳未達時只一滴耳今科主試當年原是諸生此日阿婆往日曾爲媳婦堯舜與人同耳堯眉八采豈竟八眉耶舜目重瞳豈竟四目耶

凡人託生亦只就其熟境而自投之非有藥叉羅刹金童玉女之引而進之也蓋生前行善者一切孝弟忠信皆奉行之自然投入善境生前作惡者一切殘忍刻薄皆樂從之自然走入惡門殺業重者以殺爲樂其游魂見屠門爲可喜從而墮其懷淫業重者以淫爲樂其游魂見娼家爲可喜從而接其胍循環之中報應寓焉是造物之巧處暗蛾赴燈癡鹿奔火彼固貪其美而誤焉者也

三尸神遇庚申日上天言人罪過此太上感應篇語斷非虛言然不必俟諸庚申日也屋漏鬼神昭布森列有隱難瞞無微不燭斷無倖徼亦無幸免善人臨終見幢幡寶蓋惡人將死見獄卒鬼王亦其平日所信所懼者

而不覺其神爲之合也

鬼神之事左國甚言之聖賢亦不妄議之朱子以神爲陽之靈鬼爲陰之靈有天地不能無陰陽有陰陽不能無鬼神敬而遠之此定論也至鬼道之有冥鏹亦由孝子仁人之心不得已耳心既不得已則心之所至物必憑焉有其理即有其事說有鬼不可也說無鬼不可也或有鬼或無鬼亦不可也夫亦曰心感而已

物各有其時夏不能雪冬不能雷春無瓜茄之實秋無桃李之花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人生際會自有時宜初入學堂欲其即通經史甫離母腹望其即解趨蹌此夢

中之奇境。海外之新聞。

伯牙鼓琴。知音者惟鍾期耳。不獨流水高山。分明指下。今之善窺心曲者。一矢口而如洞見其肺腑。一舉手而已忖度其衷藏。解人意者。會心不遠。此亦辨聰明敏之才。雖堪任爲腹心。亦當防其窺伺。彼冥頑不靈者。何異對牛而彈。面壁而坐。雖不勝乎任。可無慮其奸巧拙之分。惟在已之善用耳。

君有諍臣。父有諍子。此家國之華。臣樂有賢君。子樂有賢父。至三諫而不聽。爲臣子者。將何以爲情。臣之事君。雖戮辱亦所不顧。非若朋友之數而見疏。子之事父。至

號泣。甚非得已。非若越人之漠不相關。至於兄弟情深。自當曲盡規勸。夫妻誼重。亦應善於開陳。最妙君父聖賢。兄弟無故。夫婦和諧。際遇合之明良。篤孔懷之友愛。叶琴瑟之和平。洵爲人生樂事。

水逢原而不竭。木得養而常榮。如人靡庇椿萱。幼多怙恃。交輝棠棣。長有扶持。乃大厦雖未傾。而一木之支不易。爐灰雖未冷。而一星之焰殊危。老幹防枯。新枝未茂。長流日盛。活水無多。此境最爲難處。惟有修德待時。望天心之仁愛而已。

世間滋補之物。惟穀食爲最良。得穀者昌。信非虛語。百工糊口。粗飯兩餐。絕少肉食。而氣力倍常。精神頗足。膏粱子弟。嬌養女流。每餐半盞。彼細品藥食。不足衛生。物命腥羶。徒貽口孽。卒至如花如草。弱不經吹。穀氣不充。精血漸竭。孰知天之賦畀。雖有厚薄。不甚懸殊。得穀栽培。自然增長。而舍本就末。以爲得計。良可歎也。

朽腐化爲神奇。卽剝復否泰之理。亦乘除倚伏之端。英雄崛起。不藉依憑。芝草挺生。自成靈秀。金埋沙礫。蓮出淤泥。璞石而玉韞焉。蚌胎而珠產焉。腐化流螢。朽生芳菌。原不依門傍戶。附鳳攀龍。豈無桐長嶧陽。竹抽嶰谷。榆生天上。桂發蟾宮。得地本高。澤躬益厚。然而膠鬲魚

鹽。不誇世胄。傅說版築。豈重門楣。彼四世三公。袁氏子孫。不如曹氏建安人物。劉家豚犬。不及孫家。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四民以士爲先。三教以儒爲重。尊爲士者。尊其志也。重爲儒者。重其行也。乃自甘汙下。習成放僻之邪。不愼防閑。有玷斯文之脉。褻詞章於詞訟。亂名教於名場。酒肉蔽其聰明。游戲乃其能事。席珍如此。待聘何年。

符堅戰敗。草木皆兵。惟心虛。故膽怯也。理之直者氣自壯。心之安者德自全。捕快緝兇。一喝而得。奸人逞僞。兩目難逃。曾經蘭桂之門。香猶襲體。來自鮑魚之肆。腥尚

沾衣。此則習染之易見者也。若夫血氣未充。精神不足。以及婦人小子。遇狂呼而膽戰。逢鬬狠而心驚。病怕聲喧。老嫌人衆。是又體弱之明著者也。

大凡居處服御。各從其便。初無取乎更張也。易臥室而位置改常。每難熟睡。離故鄉而水土頓異。未即加餐。借人車馬衣服。縱起居合度。畢竟難安。承他僕從跟隨。即禮貌殷勤。究嫌未便。賓筵客館。何如菽水之歡。暮楚朝秦。不若草堂之樂。張冠李戴。終覺懃惶。鵲巢鳩居。總歸勉強。舊物如舊交之熟。新器如新客之疎。別人眼鏡。目力仍差。非我帶鉤。腰圍不合。是以蝸居不慕龍宮。蓬戶

不貪金屋。平仲敝裘。耐老叔子緩帶。安身職是故也。

外亂之侮。猶可禦也。內變之作。不及防也。本無嫌隙。雖開門獨處。不至遭殃。若欲尋仇。即閉戶嚴防。難禁攻擊。譬如有人尋釁。只須辭嚴義正。挫折其鋒。即有橫逆之來。亦可設防身之術。惟外患未除。內驚陡作。則外猶後起。而內實先圖。向者曾有外廂救鬬勸爭之事。而眷屬忽染急症。內外交敵。眞危境也。

用情既至。答禮必來。即桀驁冥頑。雖不能破其慳。而亦可資其助。然若輩終必自矜有功。他日將留爲口實。是以孔子不主彌子瑕之家。叔向不受樂王鮒之請。宋璟不終毛家之席。楊震不受暮夜之金。

精神當振作時。曾不自知其憊。及事後而倦生焉矣。猶之俠氣出血性中。原不計夫德怨。及境過而悔生焉矣。其初也天理流行。不假思索。其繼也私心自反。轉覺多勞。此又當扼要於幾先。決疑於臨事。

飢甘食。渴甘飲。易亂正味。往往跡忽而爲其所害者。全在處飢渴時。遇有飲食。先作漏脯鴆酒之防。深明乎飢渴未必即死。而漏鴆則速之死。亦何取乎飲之食之也。武侯一生謹愼。奉此二字以往。其無失焉矣。

子弟聰明。先當導以樸質。毋許結交朋友。引入邪途。人

患不學。若學已成。何患功名不就。自有同類相求。恐一尚習氣。便受了病根。要費許多醫藥。多有病深而藥難救者。由辨之不早辨也。

晨起最好食粥。嘗之養胃。行之儉家。可以處常。最爲潔淨。乃膏粱子弟。每好肥甘。肉食充腸。穀食減口。女子尤患此病。漸至午餐半盞。積就虛勞。投以補劑。羸憊依然。究其病源。皆濃茶膩物害之也。

婦女燒香。誰云非禮。然在神誕佛會。花朝月夕。時則男女雜沓。自取其尤。年過五十。漸近老成。淡雅衣裳。至誠香燭。神其吐之乎。最忌年輕妖豔。脂粉濃粧。此即冶容

誨淫之漸。爲之夫者。急宜勸阻。此等習氣。小家不免。大戶尤多。故臧獲婢妾之流。遂得肆其奸也。

自團扇之習開。而佻達之風甚矣。年當十五六。必搖一柄爲榮。有了團扇。必置羅衫。有了羅衫。必聯密友。從此乘船銷夏。載酒尋春。問其胸中。毫無點墨。父母不禁。從而愛之。然此茅塞下流。猶可說也。近有名場中人。亦頗學此惡習。實屬斯文掃地。士品全無。

士習不敦。則科名不盛。平日讀書。當延高明品學兼優師傅。認眞講解。衣裳質樸。規矩整齊。東翁敬師。極盡禮數。修脯而外。別具節儀。餽物致敬。師道既尊。師亦抖擻

從嚴。講論不倦。先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窮究經史。條貫百家。道德文章。醞釀日厚。自然出而應試。中選必多。近乃師以承奉東君。迎合徒意。講書無期。作輟不定。文則濃圈密點。奉行故事。諸生不循日課。游戲朋從。博得一衿。心滿意足。經書高擱。累月荒疏。主試案臨。暫抱佛腳。是以放榜只有一二倖徼。

人情照賬之說。竟不盡然。有日親日近者。不能從少。有日遠日疎者。未必從豐。且有先富後貧。先貧後富。世情長落。人事高低。不能執一而論。最可慨者。試將十年前婚喪舊賬展看。從前密邇。此日荒疏。遷徙不齊。存亡不一。增上近日姻親。添出新科年誼。交游來往。名姓紛更。可見冷暖人情。隨時變易。評量今昔。不盡低徊。

粗心誤事。勤筆免愆。日久漸忘。轉成疑似。不若逐日要事。及往來借用。投贈添置物件。存貯何方。誰人經手。與夫來札原函。發信底稿。釐清登記。臨時一查。而得省却躊躇。

灑埽庭內。本弟子之職。亦僮僕之常。然於尋常日用起居坐臥之所。不妨多置箕帚。遇有塵埃。便於取攜。隨時拂拭之功。亦具優游之趣。如必盡歸使令。與夫甘伴汚泥。不失之苛。即失之懶。此蕉牕十則中。以掃地爲一端。

而非等諸畚挿傭保之勤勞也。

待人接物。總宜心氣和平。同此一言。以巽語將之。則動聽而忘疲。以惡聲出之。則面從而多怨。然劣僕不循規矩。愈弱愈欺。亦不得不以菩薩之心。努金剛之目。須知春風不離夏日。火烈較勝水柔。

人情厭故喜新。以風氣趨時故耳。生今之世。反古之道。不免災及其身。凡事當合時宜。隨處皆從時制。孔子信而好古。而爲時中之聖。孰謂時可不講。乃今之所謂時者。以紛華爲習尚。以澆薄爲新奇。薄前輩爲迂儒。美狂且爲英俊。似此翩翩公子。恐非藹藹吉人。

物經久遠卽是珍奇不必定在隋珠和璧也尋常磁器
如其埋土日久火氣消除則瓶可栽花盤堪貯果卽如
今人字畫隔數十年珍同古玩謂其人巳往其物漸希
我輩此日之塗鴉安知不爲後來之寶貴
人貴有生機不可有死氣生氣如春無物不長死氣如
秋何草不黃有人處極順之境而暴戾恣睢同於禽獸
雖不忍其死終難必其生孟子知盆成之殺單子必陳
矦之亡亦望氣而知之也
生子何如自乳不獨提攜保抱曲盡恩勤亦且源頭活
水血脈貫通不得巳而僱乳飼兒亦當察其淸濁去其

腥臊近日乳嫗忍心害理將兒抱往他處任其啼哭甚
至傾跌不知驚悸不問致罹疾病救治巳遲何如督令
隨身毋許走遠之爲得當耶
風水之說惑人不淺勢必輾轉受欺全無主意豈知心
地光明必成吉地只須有土無沖不陷界水平安足矣
若功名富貴何可妄求以父母骸骨爲餌癡孰甚焉久
厝不葬忍孰加焉石器充塞氣不貫矣遷墳改葬悔何
及矣
時時作疾病想則飮食寒暑自能留心在在作陟降觀
則動靜起居定不放佚誠意正心之學實基於此易曰

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故
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至哉斯言
祖宗立法自有章程可垂久遠凡門戶廚竈墳墓器皿
須從舊制毋妄紛更近見家偶不順惑聽巫言廚竈遷
移墳墓換向以及門面崇華進出變局不數年而冰銷
瓦解自貽伊戚云誰之咎
道路傳聞未可輕信親暱讒口尤要隄防卽灼見眞知
尙宜寬容含蓄留有餘地步以防急中之變意外之虞
不可明斥其非使之挺而走險處事如此庶幾其可遠
怨矣

子貢方人孔聖尙以賢而不暇褒貶其辭是以無論何
人不得輕加毀譽卽或譽之不當猶曰善善從長若毀
人則斷斷不可口舌與戎是非召禍以無意之評量致
傳聞之增減釀成仇敵自取愆尤大可懼也
人有短處亦當愛其所長人有錯處亦當原其所自其
劣小其優大可恕也千事無數之優一事不堪之劣不
可恕也全才難得無心可原求全責備固不可舍重就
輕亦不可
無故而與我親將有千於我也無端而與我疎必有怨
於我也親我者當思有以報之疎我者當思有以解之

否則承恩易而報之難。積怨深而流毒甚矣。

嫌疑不可不避。嚴禮義免議論也。瓜田李下之宜愼防閑者。以名分所關。不容苟且。古人秉燭待旦。目不窺園。姑姊妹之子。不與同席共器。其嚴肅如此。猶有賈充之誤。溫嶠之私。近日種種脫熟。不顧物議。明目張膽。恬不知羞。局外者習見其癡。局中者恐彰其短。習以爲常。肆行無忌。將何法以治之。

目力不過三面。耳力可通隔墻。師曠審音。惟聾益聰。觀音入道。從耳先通。往往一事得之口授者。歷久不忘。童子學語。都從耳根習來。聾者和絃。全在聞聲辨出。似聾

者較拙於盲。

一層紙隔。如蔽重山。况隔板隔墻。了無妨碍。窮檐陋室。房屋無多。亦有竈神。豈無家鬼。而起居飲食。囿此方隅。內外別嫌。各有疆界。市屋只障薄壁。而東鄰殺牛。西鄰禴祭。存心之善惡。無關住屋之崇卑。

暇時不讀書。忙來難補。富時不作福。窮後空嗟。閑了半日。則半日可惜也。誤了一更。則一更空過也。日積一錢。經年數百。日行三善。經歲盈千。從前早課誦經。每種只讀一遍。未幾而爛熟矣。積二十年而誦已無數矣。只可惜夜來就枕。一生誤了多少光陰。若有長年通宵不睡

精神。又不知添幾許荒蕪筆墨。

問途必於已經人。當迷路問津時。必擇老成者拱手施禮。或翁或丈。呼以尊稱。彼必曲爲指引。若率口而執塗人。遇有不肖。勢必問南指北。轉受其愚。此卽謙受益滿招損處也。

途遇奔馬。及人爭犬鬬等事。不妨避入人家。口稱謙語。彼亦斷不呵斥。若過橋路滑防跌。不妨隨手借同過橋者。藉其扶持。甚至雨甚可以同蓋。疲甚可以借坐。只須謙禮達情。隨聲道歉。自能到處吉祥。

行路欲小溲。切不可在巷口鬧處。恐有婦人女子之來。

何如略避人烟。心尤安放。又當上防月洞。旁覷神祠。如不留心。陽彼人訾。陰遭神怒。更有一種惡習。以藥渣傾潑當塗。瓜皮亂堆行路。穢物充積。臭氣熏蒸。當普勸同人。各司灑埽。既爲行人方便之陰功。又爲平易道途之善政。

人各有習氣。皆由前生熟境。樂此不疲。又有習慣自然。猝不能改。未可見人之失而遽非之。當思我年已邁。纔諳物理。始近人情。尚有無數執著我見之處。已算從幾番閱歷而來。彼能少年老成。抑或中年醒悟。其人爲甚難得。若馴至暮年。必將勝我十倍。何敢菲薄今人耶。

平日起居之處或半月一月頻換几席字畫擺設時更方向便覺耳目一新如同一樣也而方圓變其式同一菜也而烹炙易其形一若新樣可口若常此舊樣必至數見不鮮直同印板文字嚼熟米飯矣

觀人之法不在外貌而在心田世有容貌魁梧因喪心而相爲之變亦有形骸短小因作福而氣爲之伸皮色清白秀而不艶者貴格也薄而嫵媚者賤態也混優童於佳子弟之中清濁自判不必精柳庄水鏡而已望氣而先知

貪夫狥財如蛾赴火死期不遠後悔已遲世有讀書子

弟一旦得志不顧禮義滿其欲壑卒至身敗名裂玷辱祖宗皆由少時父兄不早爲訓誨只以博取功名爲聚斂之媒全不知成名出仕原爲忠孝大端而設平日將致君澤民四字講解明白自然臨事不迷

棟梁之材原爲傑出未可與炊薪等量也彼柴山林立一歲一摧以充爨火不知其幾萬萬也若棟梁之器必積數百年或數十年而後成是以天生傑士必其栽培深厚經久堅牢不同浮脆方可任大責重立業成家百工技藝之中不乏賢良方正特其窮而在下無徵不信耳然概其生平卓卓自有表見惜處塵俗中未有汲引抱撲雖完無名沒世爲之悼嘆

古今來一騙局一套局耳聖賢垂訓教人爲善種種詳明亦欲循循善誘耳誘者騙也如誘人爲不善亦只騙而出之故曰騙局規矩準繩宮室衣服百工制度各有成書後世效之不能出其範圍務當依其式樣樣者套也如依樣爲不善亦只套而出之故曰套局

禽無端而牢籠之猴無故而拘繫之梅枝屈曲而盆栽牡丹非時而烘託豆以芽而就烹雞以閹而類牝女人纏足紮縛可憐優孟搖頭喬粧可醜此皆矯揉物性戕賊天機者又有一種無可奈何之事如蛋以火烘而生

雛以繭煮而死此造物之意又何說之辭

玉不可有瑕人不可有玷如人病瘋症即愈後而猶慮其萌人無酒德即醒後而究嫌其醜少年多邪行縱老來歸正而往罪終不免人提親友有前仇即後誼倍常而舊事尙銘諸心版若夫一事之失貽悔終身一念之差全銷往善可不愼歟

凡出門作客旅店栖身及人家小住未寢時當熟審出路及大小溲處并火石煤筒門閂燈燭鞋襪冠帶逐一檢點方可高枕而眠恐賊竊火發一時無處尋避此吾昔日聞諸 先君子者

年未及壯。猶有童心。若太老成。亦同木石。爲之長者。遇花朝月夕時。不妨率其子弟。近處嬉遊。以助淸興。亦學不廢遊之理。切不可朋從偕往。豔服孤行。禮曰。夜居於外。弔之可也。子弟若暮夜不歸。可爲其父弔之矣。

富人喜捨。雖所損無多。亦其發心可敬。比之錙銖必較者。奚翅天壤。我於善事力有不充。而亦必稍爲潤色。譬如鑄鐘。力不能施鈞金。而投以一錢。則全鐘中終有一毫之福。乃吝嗇之子。偏出豐足之人。不惟已不樂施。亦且阻人爲善。但享素封。毫無施惠。如斯小器。實屬可鄙可憐。

凡人須見幾而作。途行遇擁擠處。速宜退轉。若挨入垓心。前後受敵。進退兩難。此則將入坎窞。而猶可出坎窞者也。若有眞見識人。早望見前途熱鬧。遠避其鋒。恐到局中。急切難退也。

扶危濟急。自是誼不容辭。然從井救人。殊非自愛。如聞火發。逼近親友遭殃。理應往救。自問綿力。何能突入圍中。此時人烟嘈雜。蜂擁而來。萬一失足。徒死無益。是以遇此等事。當臨時決斷重輕。並非袖手旁觀。亦明哲保身之大要。卽或家遭火患。亦屬數所難逃。急令尊卑眷屬。早離火宅。託至親中。强幹有力者。保護老幼。速將祖宗遺像契劵祕本。隨身帶出。餘則概所不計。若遲延依戀。恐人琴俱亡。

家遇吉凶等事。諄囑老成人。照應門戶火燭。主人留賓。只宜順從客便。筵席若多。惟遜席上菜敬酒。三者不失。餘可簡略。來管早令飲食。無使臨時局促。其有賸席餘菜。早爲分送里鄰親串。命僕緩言致意。毋令唐突。

門前丐者索錢。窺其來意。斷不肯空手而返。不若早給一錢。好言善與。彼亦定抱不安。卽彼頻來。亦殊無幾。萬不可大呼喊叫。令彼難堪。抑或親友中有流爲惡丐。强討多求者。只須善言安慰。給錢多寡。默看親情。如窮兇極惡。斷不久常。若善乞哀求。更增惻隱。萬不可手推口詈。鳴保送官。以事若成場。費用必大。何如續給行慈之爲得計乎。

物力維艱。生財不易。從儉尚難支持。況浪費乎。服以彰身。黼黻文繡。自有時宜。平日起居。只宜節省。裏衣衫袴。以布爲宜。乃以羅紡紗綢。濫充下體。非但減福。且與紈袴何殊。至於飲食。凡遇賓祭。雖無取奢侈。亦不應苟簡。若只尋常。肉味儘美。奚取烹鮮。蔬筍亦佳。何須戕命。特不可枯渴大衆。以老幼皆當調養。僕從均賴朶頤。疾病難忍枯腸。工作每多饞口。亦當飽其枵腹。毋使怨我褊

心斯立愛周而用情至矣。

焚膏祇應照讀。就寢奚事燃燈。乃嬰兒夜啼。老人睡短。三眠三起。安可暗室無光。宜以磁盆貯水少許。上置燈臺。可無火患。凡衣冠鞋韈袍帶之屬。記明庋處。倘遇夜眠驚起。一取而得。毋慮昏迷。

搭船上岸。最要小心。不必爭先。何妨落後。或於馬頭暫泊。登岸小渡。宜認明船停處。不得多延。衆難久待。便買乾糧。以備不時之需。船用跳板者。隨倩一人。以好言相懇。牽衣執手而過。斯萬無一失。

驢馬非熟嫻控馭者。切不可輕試。猶之船遇順風。斷不

可扯滿帆也。人處順境時。急作退一步想。況處逆境。尤當格外小心。以好事未必疊來。失腳每防再跌也。

崇高奉養。體統綦嚴。乘堅策肥。自有定制。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禮也。然而儒生本色。安步當車。父兄宗族之鄉。不必過爲煊染。方隅數里。徒步何難。而乃輿臺僕從。閧靡誇多。暴富店家。發狂惡少。亦復肩輿出入。蔑視鄉鄰。無怪身僻心淫。福消財盡。

酒帘茶肆。向古生涯。停李白之車。解盧仝之渴。誰曰不可。近於莊嶽之間。喧譁充塞。甚至高樓廣厦。雅座名花。一席之茶。可抵合家之米。幾人之酒。可敷數口之糧。引蕩游民。藏納姦宄。荒工失業。半在此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曾記幼時。每至初冬以後。雁行陣陣。晝夜飛鳴。今則偶有一羣。無多長陣。經宵欹枕。絕不聞聲。可憐太密網羅。幾欲盡殲其族。安得長民者實力嚴禁。以助生機。不數年而蕃庶矣。夫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而乃羅織殆盡。市儈行兇。生靈遭此荼毒。人心如此。天理何存。

甘泉先竭。直木先伐。喻藏拙也。槿蕊朝榮。冰山春泮。喻易敗也。短視者目老不花。跛足者行徐反速。兼金不愁火鍛。固堡不患水衝。果是珍珠。自成品格。倘非美玉。不

受磨礱。漁戶兒童。雨零無恙。茅檐子女。風慣不驚。天既早爲安排。人莫勞乎勉强。欲不迷所往。當聽其自然。

欲家添科甲。須立義學。培植人才。欲家免飢寒。須捨私財。布施貧苦。欲眷屬完聚。須助人婚嫁。周濟鰥嫠。欲年命久長。須買放生靈。矜全物命。欲子孫聰俊。須毀淫書而印善書。欲仇怨消除。須掩人惡而揚人善。然此存心之學。非爲望報之謀。但知活人而人得活。生物而物得生。世間快事。無過於此。卒爲彼蒼所鑒。功不唐捐。

人當私暱情熾時。往往自忘其醜。若以人爲不我知。而一種惡劣形狀。旁觀者已如見其肺肝。如博奕輸者必

言語支吾行止踽踽淫欲甚者必精神瞀亂體態輕狂越是藏頭偏欲露尾及至不知羞恥眞是無可挽回無端投入網羅誤盡許多子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

凡人性情之暴戾者卽有時而强制終不改其本來伊之假作殷勤僞託循良者非有畏於我卽有求於我也一旦反面無不尋仇若遇此輩斷不可費其心勞其力不得已而避之不能但當和平以示其謙正直以立其範聲勢以令其懼慷慨以飽其貪斯無慮其暴戾矣

馬借人乘裘與人共古來已少概見況今日乎偶有所需必知彼知已方可往求如其不然何苦失言逢彼之客然世風不古偏多久假不歸倘其平日不近人情嗇經鄙吝安可薄於責已厚於責人莫若欲言不言可止而止

境遇之榮枯悉憑造化生涯之寄託都是前緣吾儒希聖希賢有文有行如木中松栢草裏芝蘭具此威儀自成體段原不僅規規於富貴利達中也然位置不同起居亦異其上席豐履厚奉養優崇其下居賤食貧遭逢困頓凡茲氣體之別由於居養之殊此亦習慣而自然少成若天性也最難值者得遊詩禮之門克與衣冠之列五官具備百行堪修雖處艱難不遭奔走亦多勞擾

尚屬安閒設使質賦疲聾形成跛躄既微且尰或啞而盲將不足乎聰明衹自傷乎缺陷生成肢體長就官骸眞無能變換也抑或身爲婦女必將循乎巾幗習彼裙釵既針黹之須嫻又德容之宜謹懷娠不免乳哺難辭薄澣我衣休其蠶織耳至於身爲臧獲只學奴顏賤莫能良卑無足重常爲人下慣屈膝以低頭時奉傳呼頻折腰而垂手如其幼無蔭庇早入空門跣白足以鳴魚戴黃冠而步斗無定慧而難超佛果喪精氣而誰證仙班悠忽此身草木同腐又不幸而業託屠沽賤流僧役習成闟狠染就兇頑仁義全拋梏亡日甚誰非人子不盡低佪更有鰥寡孤獨之身煢煢失所隸卒娼優之輩碌碌無奇又不如習肩挑背負之勞無非食力司運水搬柴之職猶是窮民若夫海上篙師付身家於水國山中石匠寄性命於岩厓他如牢獄囚徒身遭桎梏飢寒丐者夜宿星霜瘡痍膿血之膚爛額焦頭之體洎乎癡呆瘋癇橫死慘亡既咸具乎人形亦何莫非同類如其流於此極又將何以爲情故守拙何妨是貧非病勉爲孝弟不輟詩書有筆耕八口之糧拓蓬戶三弓之地早焚香而坐誦晚開卷以挑燈此實餘慶之家亦屬自求之福

人當大公無我亦何事不可對人言然與世周旋豈無往來瑣屑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遇有關係來函閱畢即應燬去勿置案頭凡事偏有巧合往往此事竟遇此人又有一種奸人混充脫略專司探聽消息先通不可不慎

難滿之溝不可填也饕餮之量不可飽也無禮之人不可訓也盛怒之時不急勸也穢褻之事不復提也疑似之席不輕赴也甘重之幣不亂受也道聽之言不即說也骨肉之間不妄處也半疑之句不謬批也異常之味不饞啖也憤激之談不宜道也無端之誓不得立也關

係之藥不且試也中保之名不一預也轉灣之情不強託也冒險之途不徑行也鬪狠之場不可近也誅心之語不微諷也無中之人不誤用也三黨之親不過疎也婆婢之屬不留宿也鄉黨之中不武斷也出名之舉不獨任也近內之室不獨入也潔淨之壇不闊步也酒醉之徒不足較也市井之流不占多也購人之件不故問也銀錢之地不獨坐也長者之前不高論也嫌疑之處不從權也兒童之輩不與戲也瓦檐之下不貪坐也褊心之人不訂交也途窮之寇不再追也無心之愿不空許也贈人之物不先告也小人之惠不應受也無知之類不須責也無歸之債不復討也有限之錢不細筭也零估之物不用秤也些小之失不偏尋也失手之愆不加罪也其他種種戒謹恐懼之事俱載明前輩格言不復贅論

人非至親至好未便輕留既留矣飲食雖薄禮貌須恭而或遠來或日暮此間小住道在殷勤布被繩牀家常便飯陪席共談一更爲度親自照料臥具燈燭及大小溺器必使賓至如歸毋稍缺禮

或在人家留宿切弗令其惹厭須知堂前一位客廚下十八忙再三致辭切弗多備飲食最妙託言某事齋期

或託言腹泄不食油膩葷腥省彼銀錢又全物命飯畢早眠告以火燭自能小心毋勞罣念次早起來即行辭歸愼勿責長問短窺東探西致招人怨

年來各物昂貴尋常留客便飯且難應酬若必添菜置酒雖曰敬客亦易敗家宜酌客之親疎家之盈絀總以禮盡心安爲度則人有同情斷不加責蓋客不可不敬而食亦不得過奢陶母截髮留賓可知無多羅列而終邀薦譽不嫌飲食之微即漂母一餐亦非有大烹之養而千金報德不在盤飧也

子孫即不肖何忍坐視其危父母縱無知何絕不聞其

醜。大家子弟。好入下流。游戲場中。無奇不出。腰裡統襪。肩背羅衫。時式草帽蒙頭。細軟煞靸繫足。揚揚意氣。蜂擁成羣。識者曰。此某氏之子。如此揚名而及其親。吾不知其親見之何如耶。天下廉恥之心。人所同具。一到臉皮已老。諸事可爲。但其初入下流時。何人引進。不早覺察。後悔難追。

畏熱怕冷。人情所同。懈怠自安。遂至荒廢。惟智者覷定不放。仁者守住不離。勇者力行不退。任他冷暖閑忙。不令間斷。如每日定有偷閑喫飯一時。每日定有偷閑大小渡一時。每日定有洗面穿衣一時。而所作之工課。亦

如前項之必有一時。自然綿綿不絕。水到渠成。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豈寒暑之所得而諉謝哉。

人卽決計與之分手。亦當留有餘地步。以爲他日因緣。若必義斷恩絕。未免疾人已甚。或者寃家狹路。分外眼明。不如喫虧。常在使彼事後追思。尚生媿悔。

任勞易。任怨難。事事勤儉。代其修瀹經營。可爲難矣。然猶曰易者。以待人接物。悉從主人之命。我但鞠躬盡瘁。而人怨人德。無預於我。故曰易也。若以恩歸主人。怨則已受。一若主人賣馬。而僕不肯書押然。方無貽主人以惡名。故曰難也。如能和平循理。無使招尤。則我勞有功。人怨胥泯。爲更難也。

人處匱乏之時。內外交謫。如何能好整以暇。喜怒不形。然亦思徒亂無益。且靜待天時。徐圖人事。譬如夜交五鼓。漸近晨光。船至盡頭。自然到岸。否極則泰。貞下起元。寒暑往來。盈虧日月。平泉莊裏。不能冬放荷花。金谷園中。難強春生桂子。時且小屈。運將大來。朱柏廬先生云。守分安命。順時聽天。實爲名言至理。

有不得不裝身分者。如大賓大祭。規矩謹嚴。不容過亢過卑。從儀失度。僕從伺候。尊卑有常。不能並坐並行。漫無紀律。有不得裝身分者。如敬主及使命。坐何妨燕處

私居。適情亦可。挑燈視草。何須蠟炬爲榮。啜茗賞花。不必酒筵足重。甚至几席惹塵。箕帚躬操。不爲失體。婢僕已寢。擎杯親酌。誰曰褻尊。喫飯穿衣。須自爲而方妥。如厠出浴。經人扶以難堪。最恨褊急小人。一味苛求備責。更嘆驟富俗子。終朝作樣裝模。此惟氣度汪洋大家體統者知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德也。禽獸雖有一德。亦偏而不全。如司晨守夜。跪乳反哺之屬。舍此一端。餘皆殘忍。凡爭奪淫亂種種惡念。無一不存。惟善端梏亡淨盡。今乃尊爲萬物之靈。而恣意行兇。任情作惡。人其面而

獸其心。不待戴角披毛。早已非吾族類。若能改行從善。擴充其羞惡之良。則日積日多。漸推漸滿。建一策而澤流數世。存一念而福召彼蒼。功可滌乎前非。善可留爲餘慶。彼鸞鳳不棲枳棘。麒麟不踐生蟲。自重不佻。已足爲羽毛之長。而況其爲萬物之靈者乎。

莧園雜說卷上終

莧園雜說

仁和沈起潛芝塘著　男[illegible]校字

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夫婦翁姑妯娌。怡怡一團。聚和氣一門。實爲難得。然終不免瑣事拂心之境。惟有一人忍耐。則躁亦漸平。偶有口角。本無深仇。一笑全消。喫虧何害。

口舌與戎。酒食聚訟。與其嘵嘵不如呐呐也。交之密者易疎。禮之多者必詐。忙不如閒。濃不若淡。朋從徵逐。啟釁之由。杜客閉門。藏拙之道。何苦終年勞擾。不能一日清閒。腹飽五車。自有人來求教。家無一粟。須知鬼不上

門。請看勢利之場。都是俳優之戲。

人之有名。猶樹之有影也。但患無樹。不患無影。但患無實。不患無名。一切盡屬後圖。惟此心有媿。則缺陷多矣。無實而得虛名。不若無名而循實行。其後卒有定論。水落石出。真僞難瞞。

妄語生災。戲言獲罪。此等造孽。真是可憐。只圖口舌之能。談鋒快意。以一言而傷天地之和。故削祿減壽。不覺不知。竟因片言而一生了結。故聖人垂教。入孝出弟之外。信言其一也。

同居一室。若非讎敵。每遇大事。必能燈火相照。休戚相

關以其至近故較勝於鄰鄰亦至近故較勝於親凡遇賊盜火發等事得以喊叫求援是以古人先講睦鄰而九世同居之益正復不少

生子育女同爲家庭喜事而實有天壤之分以女適他姓子可傳宗也世固有生兒不肖玷辱祖宗者此實有不如無世又有生女顯親若緹縈木蘭曹娥諸賢媛不較勝於生男乎然此亦僅見嫁女擇壻添一分姻親增一箇半子他日中表之情甥舅之誼皆由此出人至溺女其殘忍爰以加矣人之褊心惟生女可破其慳也

夜間遇有要事必至深更者具酒食以療飢原不在奢

侈之列然最妙不如煮粥適口充腸價廉且易昔歐陽母鄭太夫人教子夜來畫粥亦會此意近日世風日下晨炊有粥厭其無味別求他食不惜銀錢大率類此

人子事親之心死後作佛事者欲親之滅罪超脫也近日孝子飲酒食肉全無哀念每逢七期延僧追薦從不親禮佛前不過命一童兒隨班行走彼僧亦無威儀無非虛行故事以遊戲之場褻尊經之品欲益亡人其可得乎

女中之尼所以度清淨之法身寄孤寡之殘喘巾幗中藉以入道苦守者正復不少然茍爲莠害浮薄偏多旣有庵居何勞入俗蒙其來乞量力與之斷不令其進內年輕婦女萬勿與偕一到燒香遂相浹洽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吾儒志在聖賢邪徑勿入此處亦當裹足不前愼勿從權暫時隨喜卽遇友親佛事總以不至爲高毋論老少女流總以不許尼來不入尼庵爲是

敬老憐貧四字垂訓何敢復參末議乎然有一種老不知恥者滿盈惡貫欺侮後生恃老持蠻藐無法度磨厲枷責之場閱歷街坊之習慇不畏死倚仗白頭若遇此輩縱寬其杖責不可長其刁風此種老奸何敬之有又有一種窮兇極惡者貪眠懶惰恬不知羞游手好閒毫

無一藝親友遭其荼毒難堪無厭之求祖宗遺此鞠凶竟乏送窮之術勢若虎狼窮拚性命與之口角被其叫囂送到官司更增仇寃此等窮兇何憐之有

口味雖同嗜好各異如啖青梅而不覺其酸嚼秦椒而不知其辣好潔者遇人若將浼焉好勤者隨事惟恐不及而濁者甘坐塗炭邊幅不修惰者志在荒躭昏迷不醒此亦各從所欲無與力爭

親朋宴會不在報施然亦有恕道存焉近有一種貪饕鄙吝之流食人之物吸盡西江心顧乞餘口稱助興不知主人倘有來客無復他殽如盈盤佳果爲佐賓筵而

不料盡納諸懷中也一嚮美味同席分嘗而不料速供其大嚼也而且旁若無人一若司空見慣及至彼處開筵如逢閏月伊家一飯須報千金可憐不速而來直是麾之不去非余言之傷厚實此輩之不情

炙煿煎熬之物久食腐腸養生者切宜節之早飲濃茶如盜入家腸胃空虛又遭洗刷積久病生杭俗早粥晨起最宜一盌粥湯先得穀氣較勝藥丸停滯消化殊難余茹素數十年從無積食之病喜嘗米食厭啗油煎而筆墨尚有餘力精神不減當年薄味家食懲忿窒欲之外無他道也

相貌殊不足恃命運亦未可憑善惡兩端轉眼變幻先從有心行善久久純熟無心亦善矣世有上場時何等局面下臺後迴異從前肥變爲瘠潤變爲枯知相貌不足恃也有命本平庸行善而登科第運原貴顯作惡而就死亡子弟八千不盡時逢衰絕英雄三百豈皆歲遇臨官知命理之未可憑也以相取人失之裴晉公以命取人失之袁了凡知此理者可與幾矣

人來借物有一種假恐不歸却則遭怨者遇此眞難措置必其情不能已姑舍此物而預擬無還則後次不難回覆矣然遇此類甚多而情重心慈殊難決絕明知之而故犯之良不得已也

聖人屏氣不息亦其自然而然非作意而爲之也每當暑日私處卽袒裼裸裎尚嫌其熱而當賓祭之會整肅衣冠終日正襟危坐亦不至汗濕沾衣彼晝寢者及期而倦早起者達旦已醒習慣自然可困知勉行也

蠭目豺聲預料餓若敖之鬼虎頭燕頷早知封定遠之侯聆音已辨望氣先驚人家子弟當其總角時善惡攸分賢奸自判識微者卽斷其誰是景升兒子孰爲公序弟昆

一種可憐薄福衆生爲人傭工主人宴客或自備午餐命將籠雞喪心宰割欲結東君之好甘將物命之戕活潑天機手刃而斃及至烹炙登俎無福分羹徒取惡孽眞是癡呆或以爲奉命而殺非我之愆食者承擔罪宜獨任然既役其家當分其過世間何事不可爲而必習屠兒魁儈與夫爲人奴隸而助其殺生害命者乎擇術不慎良可歎也

凡事雖憑天數立局自在人爲一篇大意早已安排不過下筆鋪張修飾詞采一年大局預有規模不過臨事整齊斟酌損益若茫無頭緒聽其所之試問南北東西何方立腳農工商賈何處容身日無一餐飢可慮也夜

無一宿。寒可嗟也。而況終身結果。任同水上浮萍。亦思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何如反本還原。早尋退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耳目至近。居家亦然。主人從儉。且不免於奢華。況可先爲之創乎。家人窺伺翁心。僕婢逢迎主意。惟喜怒不形。無從探取。勤儉自奉。預立防閑。即寘頭不靈。亦當感化

吉凶悔吝生乎動。人若無事。不如閉門靜坐。否則竟高枕安眠。即不讀書。較勝游戲。近日浮蕩子弟。在家如客。一經梳洗。脚底搽油。即思出戶。往邀密友。步入閙街。三五成羣。流連忘返。今宵赴宴。明日作東。遂致神昏顛倒。

財匱焦勞。肥甘嘗慣。藜藿難堪。文繡衣便。縕袍可恥。私將房中所有典質一空。漸把公產所存偷竊殆盡。此皆妄動生災也。嘗見多少富家後嗣。若果一無所長。只須閉戶安居。一生喫着不盡。被他兩脚亂走。把祖宗基業。一埽而光。及至囊無一錢。而睥睨之情。依然如故。此等子孫。實是前生債主。縱然度種。不是承其淫業。亦將淪入庸流。

生貴得時。死亦當應候。嘗見幾家老輩。當其子孫盛時。何不早爲歸去。而天生苦壽。偏享長年。及兒孫已殂。老翁反爲矍鑠。菜瓜苦蒂。蓮子苦心。從前聲勢消磨。有父被子延。毋以子坐。老而就戮。亦是命數所遭。

杭俗信鬼。寘鏹從豐。每遇秋期。蘭盆充塞。所祭皆無主孤魂。各戶捨財而不吝。及問其春秋家祭。祖宗竟無常享。任棺骸之停厝。等暴露之頻連。每見華麗壽枋。同歸義塚。何不早爲安葬。留此未了因緣。我不敢詔其生前不德。多應子孫零落。無可奈何。差喜猶有道路瑜伽。以安餒鬼。此實風俗之厚。而非風俗之偷也。

造物生人。出胎時已將窮通富貴註定。終身其有出色大善大惡。方能奪命轉移。其他八字安排。無能勉强。近有愚癡夫婦。將子女年命推排。如其不祥。改個時辰。以

塞人口。此等掩耳偷鈴。何異癡人說夢。

古人努力加餐。以助精神。以充血氣。亦謂得穀者昌也。物之可口者。原多滋味。食精則能養人。粗糲原難下咽。然亦思物力維艱。下了三寸喉嚨。同歸腸肚。不若用一猛力。無論美惡。但取充飢。能習此者。方可遍走天涯。不爲境困。

醫雖小道。必有可觀。當按四季之盛衰。辨五行之生克。表裏虛實。輕重後先。寒熱兼權。陰陽兩顧。須通儒理。全要仁心。既有眞傳。又多臨症。爲儒門事親養生之助。必三折肱而後可應世也。乃無知狂悖之徒。不過硬記一

二湯頭。畧讀幾行脈訣。不按淺深呼吸。僅以粗大者爲數。細小者爲沉。而三關尺寸。位置茫然。卽喪盡良心。懸壺坐轎。將人命輕試。視若弁髦。亦復高擡身價。日暮方來。輿金重索。仍然用藥無靈。隔宵加重。此等存心。豈僅庸醫殺人可比。直與謀財害命同仇。

風水之說。談何容易。天文而外。地理爲先。如窮究源流。精知龍虎。熟諳葬法。的有眞傳。倘且到地茫然。未能自信。如何輕習幾句口頭古語。妄將人家骸骨。顚倒輕埋。賄通門客。買囑墳丁。指絕爲生。以死說活。混把羅盤東西指點。向背妄談。此人乃葬家前生仇讎。來施毒藥。害

他一家。故庸醫僅傷一命。堪輿直損全家。尤爲罪大惡極。惟望主人貪求名利。不惜銀錢。彼得陰濟其奸。巧墮其術。生者遭刼。死者含寃。習此生涯。可憐可恨。

陰陽家擇日選吉。自有成書。原貴婚配周堂。葬合生化。乃憑我臆見。隨定日期。往往大小婚喪。舉行同日。謂之滿篷。是以吉凶參半。用者懵懂。擇者糊塗。眞個誤人不淺。諺曰。信者有。不信者無。亦聽諸從宜從俗焉耳。

課蒙教讀。吾儒本分生涯。乃經館脩月。蒙師學淺。窮檐子弟。頭劣居多。遂有失業閒人。粗通老者。糾集一堂。居然師位。未免授受兩難。安得立義學而請名師教學相長。又當使閒人仍歸舊業。老者不苦蒙求。

一渡黃河。途宜車馬。書生來自田間。估客擔來重貨。必投行店。以僱乘車。最可惡者。名二把手。一推一挽。可坐兩人。此輩皆兇暴之徒。不一二日。索齊車價。行至中途。或棄路旁。或裝傾跌。使客進退兩難。送究無門。徒行路遠。往往被其半途逸去。無可如何者。惟望出門人熟悉此弊。預將惡習說明。錢不多支。載明僱契。送到給全。倘有疎虞。行家是問。或庶幾乎。

僕從同行。當憑中靠。立有文書。倘有他故。尙可追求。卽遇死亡。亦由天命。如僅輾轉推薦。必有意外之虞。薦僕

於人者亦然。若非深知來歷。恐一經走失。何處尋蹤。

兒女婚姻。早應完畢。若鋪張局面。則了願殊難。儀文只從簡省。親友不必延多。三黨及知交。約來幾席。其餘零用。預定章程。虛耗可删。彼此從儉。家風儒素。舉止大方。留得餘資。以補衣食。不亦善乎。嘗見愚人好勝。爲兒女姻事。百計張羅。及至事畢。添了許多急債。仍不免醜態難遮。何苦自尋煩惱。不早躊躇。昨有至好。爲兒娶婦。先與親家說定。午間成禮。申刻回郎。卽日廟見。以數日之費。并一日而成。省却多少虛文。完美幾樁大事。其男家請帖。寫某日完姻。卽日廟見。女家請帖。寫某日于歸。卽

日增臨近理入情可為矜式

詩窮後工酒醇轉淡好事常多磨折大器每在晚成梅可嘗新酸偏溅齒藥能愈病苦怕沾脣諫果當味其囘蔗漿須嘗其竟甘霖潤物獨妒嬌花小鳥啼春頻驚曉夢蠶吐絲而煮繭原不忍乎戕生鼠齧物以養貓又難堪其害命登峰眺賞足苦其疲把卷開懷目勞於久凡屬美猶有憾同於塞而始通

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朋友五倫之一自當雅訂金蘭久而彌敬乃壽常遇合一見傾心如飴似蜜而天涯遠隔音問即疏車笠懸殊前情盡棄亦何貴乎如兄若弟哉

世有俠腸豪客拔劍指囷解衣推食何曾存一毫私暱

傳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取鑒於古可爽然矣

生日最妙放生可以益壽反是殺生必損壽矣是日茹素非但積福亦且省錢承親朋枉顧禮宜迎送何至避之若仇如其人將拒我未必厚幣稱觴若自問尚可留賓則亦不必作逃世絕人之態彼開筵演劇者固屬奢華而杜客閉門者亦多鄙吝均失之也

頭已白而尚不知死名已壞而尚不知羞病已深而尚不知養福已盡而尚不知修財已竭而尚不知省寇已臨而尚不知備火已近而尚不知避門已開而尚不知賊暑已盛而尚不知熱雪已深而尚不知寒日已午而尚不知醒漏已盡而尚不知眠途已迷而尚不知問食已畢而尚不知味川已潰而尚不知防功已成而尚不知退男已壯而尚不知婚女已笄而尚不知嫁此皆醉生夢死與草木同腐而已

智人千慮必有一失庸人千慮必有一得惟能謙卑巽順不自滿假即偶焉失足情有可原若傲物恃才定然招損瓜裏紅黃腹中男女未經分剖終屬模糊縱然妙算如神亦有時而不準安可獨行獨斷自用自專其行軍令歸主帥把舵權在篙師不得以衆議旁參紛其

嚮往一家全憑一主一身端賴一心心搖則身危主動則家亂須明以燭之靜以鎮之力以充之寵辱不能驚也聲色不能奪也武侯一生謹慎其曰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誠哉是言

三日不彈手生荊棘為間不用茅塞山谿熟極巧生自然習慣此為吾人用功綿密而言若處世之道自重之方又當嚴立厓岸堅守防閑恐數見不鮮輕身則褻厭來之客禮貌漸疏逐臭之夫馨香不辨親朋久濶而晤對尤恬羈旅多年而家庭更樂尋舊事而益新述前情而逾快此慮數而見疏是以甘不如淡也

孟中蛇影。皆因弄假成眞。將無作有。一經疑似。便起猜嫌。畫餅未必充飢。望梅眞能止渴。往往桃符蒲劍。竟可驅邪。誦咒吟詩。偏能愈瘧。說鬼鬼來。談人人至。佛氏所謂一切惟心造者。由於無極而太極。彼造化之奇。原自無而之有也。心煩則熱。心靜則凉。誠意所通。鬼神來格。無足怪也。

物以空而始靈。人心有竅。智慧生焉。故風以空鳴。鐘以空響。竹筒不塞。呼吸乃通。泥沙不淤。中流自在。眼耳鼻舌。洞達而活潑焉。笙簧管笛。虛中而嘹喨焉。井以穴而不窮。潭以深而受貯。蚌中虧而珠孕焉。月內涵而光照

焉。故曰謙受益。滿招損。

事有借他力者。當審擇所處。斯大得便宜。蒼蠅認定驥尾。而千里可馳。水母擔住蝦蟇。而雙睛不瞽。譬如舟行。珠玉載焉。糞土亦載焉。譬如肩挑。木石附焉。鹿豕亦附焉。鐵綱可沉諸海。紙鳶可戾於天。箭憑人力而穿楊。字藉羽書而傳命。乘風借勢。順水行帆。願往西方。彌陀接引。官封上任。車騎前呼。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如其有船而身不登。則雖便而莫之濟也。有路而足不前。則自阻而爲。是畫也。惜哉。

人有久踈而突。如其來者。當正襟危坐。以應之。斷非無因而來。與敘寒溫。而勿與談家事。聆其吐屬。定有風聲。竊恐不肖之徒。來探消息。不情之請。謬託貧緣。信其無他。然後迎幾以答之。方不爲其所擒。而亦不失之瞽矣。此非機心。亦同仁術。卽不速客來。敬之終吉之道也。

一舉手一啟口之勞。何妨行人方便。然而舉手不愼。則禍滋焉。啟口不防。則怨集焉。衙門勸鬪。拳恐傷身。公論解紛。仇將及已。不忍旁觀之。視難拂兩造之情。無已須自度其身分。次細按其權宜。不疾不徐。有倫有理。自然矜平躁釋。大衆帖然。

將蹤之友。容有後會。且餽物以言情。無用之材。倘有他

需。略給恩而令感。分我一餐。損無多而豈忘。果腹。贈其小惠。物有限而定結餘歡。不是沽名吊譽。無非種德栽花。本無害乎先施。況不求乎後報。

欺人者每受人欺。損人者將爲人損。彼以瞞天之巧。肆其慳貪。而造物奪其魄矣。彼以逢世之媒。工於媚悅。而消耗倍而出矣。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非惟天理亦順人情。反是以行。欲益轉損。患得偏失。正人雖覩閔受侮。而風狂必息。月蝕終圓。福善禍淫。到頭自辨。

一種陰柔小人。趨炎附勢。重富欺貧。鄙賤已極。更有過

強暴則畏不敢言。遇懦弱則從而加厲。彼既失勢。無可如何。不爲其憐而勸之。又從而排而擠之。是墜落水之犬。內赴火之蛾。窮寇力追。貧糧狠奪。吾不知其意欲何爲也。

家庭內外。宜有防閑。小子年已成童。卽不許輕入內室。年輕婢女。不容與男僕閒談。飲食異處。啟閉有時。房中茶水。以老婢傳遞。幼婦不離主母。男僕年幼。勿與長僕同房。給食胥均。分錢宜普。允其所請。不可食言。見其太勞。不可再遣。侍立有常。傳呼卽至。整齊規矩。恩義申明。自當懷德畏威矣。

飲食之來。嘗而知其味。畢矣。若必飽食含桃。卽有蔗漿。已傷內熱。不亦同於惡醉而強酒乎。今有梅嗜其酸。瓜甘其冷。一經大嚼。不顧戕身。此其小事之不能割愛。必其大端之不能窒欲者也。

善事遭逢。關人福命。命中無福。善事不輕遇也。每日得遇一端。盡一年只三百六十善。況未必日日有乎。彼雖行詐。我信爲眞。力可勉爲。何妨垂手。遇有眞知灼見。深信不疑。如艱難逼迫。將折夫妻。飯食顛連。將鬻子女。以及貧無以殮。窮莫能婚。忍苦投繯。啼飢改嫁等事。急須典衣傾囊以贈之。使之得安舊業。眷屬團圓。此大快事。須有福者遇之。閱歷數十年。不易數數覯也。

祖宗墳墓。常祭而外。最妙定期以淸明十月朔兩日。屬管墳人每塚加黃土數箕。另給錢文。遵爲常例。則邱隴不壞。而封固益崇。住屋墻垣。逐年添灰粉飾。雖歲久而尚可支持。如年老而補以藥食。力弱而愼夫起居。敝衣紉綴。而耐穿破盌。補修而久用。寒暑謹愼。愈有精神。飲食調勻。自無疾病。此圖治於未危也。若夫見兔顧犬。亡羊補牢。及時猛省。猶可挽回。此見幾而救敗也。預備不虞。凡事如此。

出門愈遠。則發信尤難。遇有暇時。早爲寫就。一逢郵便。

卽可封交。家門望眼將穿。屢發屢收。勤通消息。卽無他事。何妨順報平安。骨內至親。不嫌草率。可嘆嬾似長蛇。希通一札。屢逢人便。不寄報章。此行人之通病。亦秉性之不同。

酬神完願。以作福爲先。葢瓦添油。儘多功德。換袍上匾。不乏莊嚴。且可捐資結修橋鋪路之緣。行敬老憐貧之惠。實事可憑。於人有益。而乃演來淫戲。汙觸天神。損我銀錢。壞人心術。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而享此淫祀者乎。禮曰。淫祀無福。神其吐之矣。

醫卜星相之屬。有一半道著。已算高明。若事事無差。言

言悉準彼應仙去何致猶在人間不過藉端糊口托藝謀生情有可原矜之宜也如其全無一得僞術欺人煽其蠱惑之奸借作夤緣之路當導以正軌破彼游談

窮親友之寄食於門墻者可憐也不可慢也宜敬也不宜任也慢則奴僕從而侮之侮我親友卽侮我也任則親友得而主之主在親友我反無主也孟嘗食客尚與乘車近有貧而氣短賤列奴行不若助以月貲不收門下此輩入幕之賓姻親之好易於內外交通倘彼忘恩我子孫鮮有不受其累者故只可隆其稱謂給其資斧而不可予以事權

人無不溺愛其子譽之則喜毁之則仇卽邪僻不堪猶有愛憐之意於人前未有不爲揜飾者縱身敗名污亦只忍而自嘆一經人道似揭其短而心恨之如告其失義方之教不免悔於厥心而當無地自容必至老羞變怒兼失吾人忠厚之心雖子之不肖未必罪在乃翁然平日寵愛養成亦難辭咎況不嚴家範有開必先敗壞已成萬難救藥處人父子之間不得妄加斷語但自教其子孫奉爲前車之鑒可耳

女子既嫁每遇歸寧必諄囑其孝事翁姑尊事夫壻和睦妯娌伯叔小姑慈畜內外臧獲婢妾以補未嫁時之訓或翁姑夫壻生釁總宜背勸其耐面斥其非不得助而爲虐以長其傲嘗見不肖之輩聞女來訴信以爲眞無論是非曲直勃然怒發卽往尋仇其子又從而附之從此令其婆媳成寃夫妻反目皆母家害之也

壻爲嬌客道在從謙然究屬半子亦不可竟類友朋使之肆行無忌端在自度身分不與嬉遊一切語言俱遵禮法斷不必命伊上坐失了威儀來時禮貌須恭飲食莫缺習業者與談生理讀書者與論詩文凡疏遠姻親不必命其應酬僕僕來接女去如命不留問水尋山休借子狎凡小姨舅嫂稱謂有常毋許謬呼姊弟又毋得

內姪呼作乾爺

女道何須文墨婦職不在聰明只須畧識幾字家書翦裁鞋襪補綴紉針其技足矣能諳中饋便作羹湯自解梳頭能勤澣濯其才美矣何必描龍繡鳳作賦吟詩爲妙哉巧妻必伴拙夫慧質偏多薄命孝親敬夫和衆馭下卽無鹽嫫母何妨妬悍暴戾嬉笑輕狂縱西子王嬙奚取全憑母教宜稟家規

江南有橘江北移而變枳螟蛉有子果贏負以爲兒習染可移面目可改也任你在家百般嗇儉到了蘇揚免不得上箇酒樓登來戲館窮家子弟寄食大戶看慣他

人局面。忘却自己時辰。東施效顰。全不顧裝成醜態。齊人饜足。竟欲瞞乞處奴顏。驕妻妾而不羞。托衣冠而自文。非關豹變。直類狐妖。

目不能禁傷色之來。耳不能禁姦聲之至。我惡看花而欲使桃李之不艷。我厭聞樂而欲使絃管之不調。得乎。老宜食肉。何能從釋氏之除葷。壯始成婚。恐不及向平之了願。法原遵古。道在隨時。己好道而不能攝俗客以成仙。我習禪而不能強貪夫而作佛。亦惟隨境從違。遇緣因應而已。

事有過於親而反踈。過於恩而反仇者。亦不可以不辨。如親朋交際。報李投桃。殆無虛日。一有不至。便涉可疑。更有因寵而驕。長傲而憤積焉。卽夫妻亦有時而反目。因好而借。索償而怨生焉。卽良友亦變而爲凶終。此親而反踈也。責善而父子相夷。救鬭而鄉鄰構怨。薦醫瘳病。有逢凶速死傷情。開宴言歡。偏使酒佯狂罵坐。種種意外。不一傳聞。稽古諸樊之讓國成爭。逢蒙之受恩報怨。人情反覆。不少概見。此恩而反仇也。

世有禮數太拘者。知其睚眦必報者也。亦頗謬聯情好。世故周旋而望其眉宇之間。有一種深心露焉。特未遇其便而莫能爲耳。此人得志。往事難忘。須如鬼神之敬而遠之。昔郭汾陽之於盧杞。得毋類是。

學以問爲先。善問則學益進矣。讀書遇費解者。摘出以俟高明。恐踰時而莫之記也。作事有難信者。闕疑以先達。恐徑行而入於妄也。老成有典。芻蕘可詢。一字爲師。片長可採。避席而起。側耳而聽。能問所宜問。自聞所未聞。

佛家戒殺盜淫妄酒。卽吾儒敦仁義禮智信也。耆殺不仁。偷盜不義。邪淫無禮。妄語無智。縱酒失信。五常棄而害隨之矣。不必手刃爲殺。凡戕敗生機。傷害物性。皆殺也。不必刼奪爲盜。凡不問采花。不求取水。皆盜也。不必荒躭爲淫。凡一念起愛。半眼私窺。皆淫也。不必汚蔑毀人。造言生事爲妄。凡無端啟口。任性雄談。皆妄語也。不必沉湎爲酒。凡執壺導飲。佐味調羹。皆酒也。夫酒以合歡。酒以成禮。而佛氏列於五戒之中。亦以一亂性而諸戒齊破耳。聖人亦重酒誥。而立監佐史。毋許號呶。同此義也。

我求人而不能如願。不過自悔失言。人求我而無以聯情。何以慰其來意。遇了數處失言。則交友之心漸淡。拂過幾番來意。則濟物之念頓生。同一識見不清。彼此都成踽踽。何日往來俱足。人己各遂通融。務使不令人悔

失言滿其所願隨事遂人來意到處聯情方爲了當
淵氷之戒不必其眞淵氷也在在作淵氷觀可耳居恆
舉足防跌黑暗之中更宜愼步身競前而觸柱必占滅
鼻之凶足直往以趨階難免折肱之險他若近限以足
先試近門以手先摸過橋宜循步徐行上梯當扶手緩
走防蛇休踏草騎馬慢加鞭留住瞋時語提防醉後言
見官須退後過渡莫爭先凡屬恆情不勝縷述

從來輕諾者多寡信大言者必不慙惑當局之聽聞裝
一時之模樣人方及期待命望斷門閭彼則出口無心
全無影響能侮生交不能欺熟客可誑一次不可騙兩

番久則盡薄其非皆知其妄且指摘於行路徒嘲笑於
局中蓋欺人以方君子亦墮其術而乃事雖難料言太
無稽不必智者而已知何苦愚人而自誤此從前之罕
有乃近日之多逢任路鬼之揶揄幸司空之見慣

熱腸之累往往勞而無功遇可以推辭無甚損益之事
莫若決絕不干爲妙如欲順朋情而面軍徒荒忙日而
神疲成本無功敗將獲咎得無足喜失不爲憂原非袖
手旁觀見死不救可比何苦自甘勞瘁以悅人意哉逢
此等事每受人愚亦常自勵身心不輕然諾乃拂意殊
難多情爲害本不求乎自利亦誠不解其何心也然而

援手但行乎義從井不被其欺可以從權何妨勉力毋
學絕義斷情之忍甘受優柔寡斷之名

人事之不同竟有大反乎人情者如遇朱全忠之投濁
流吳押獄之焚青囊則懷才抱藝之徒遭刼遇孫策之
害于吉傳奕之汰僧伽則修仙學佛之士可危此種不
近人情亦少概見世有一種能爲人所難爲者豈其別
有肺腸與耳目哉擔糞者農夫之常久而不知其臭習
而不覺其污如必以爲香且潔也無是理也由其所利
在此則所欲在此人皆掩鼻彼不攢眉習慣自然眞忘
其爲污且臭也忍心者以殘虐爲得計造孽者以淫亂

爲適情此又污且臭之尤甚者也而終不悟也

好鬬之心同於嗜殺此又別有肺腸者也屠豕之門有
立而視其死者刑人之市有趨而觀其戮者全無慈念
亦鮮懼容彼以爲膽大我知其心忍也更有鬬蟋蟀者
聚兩蟲於一盆牽而促之一則震翼歡鳴一則負痛疾
走聞有斷鬚折足壞牙破尾者其情亦甚難堪而爭勝
者方以殘嚙爲快心此人亦豈膽壯使然乎彼蟲原秉
秋金肅殺之氣亦屬前生好勇鬬狠之徒幾經輪轉而
流於此極尚不改本相於當初人乃藉以賞心引爲娛
目此以焦頭爛額之慘而誇鬬雞走狗之雄者也

功名富貴。不可強求。卽有倖徼。亦歸定數。天本無私。於是人。而偏有意於是人。我不必阿附之。我又何必菲薄之。其倖徼之故。必有一段因緣。人知其淺。天知其深。要至結局時而其案始定。不以眼前成敗論也。然當時之榮悴。竟有出人意外者。李斯具刑。何如不相。韓信受戮。何如不王。此則功烈昭垂。猶光史冊。他若武三思之榮而卒辱。賈似道之貴而終窮。不保首領于一身。徒遺垂罵於萬世。天豈不預知其死。而乃寵其生耶。

才爲造物所忌。以其洩天地之巧氣。洩則薄。薄則不厚耳。師曠審音而窮於瞽。由基善射而斃於軍。華佗獄死。

青囊失傳。嵇康遺刑。廣陵絕響。古來擅絕技者。非有奇窮。卽有奇禍。然陰慝不著。潛德莫彰。造物監觀。權衡黜陟。斷非無因而成。卽如華歆之睦族。至周蔡京之掩埋特創。盧杞請食官豕而入告仁言。趙文華夜拒奔女。而全人名節。凡茲奸類。亦有嘉猷。雖貽黨惡之羞。尚有片長之錄。傳其軼事。不掩前功。惡既有歸。善豈無報。

五官之爲用。貴賤既判。則勞逸雖等。而便宜喫虧不同。目司視而明視與邪視懸殊。耳司聽而聰聽與竊聽迴異。讀經史而咿唔佔畢。愈抑揚宛轉而愈洽情文。工彈唱而弄舌歌喉。愈盡態極妍而愈形醜陋。耕田鑿井。勞而有功。搖尾乞憐。卑而可恥。著書立說。縱疲手腕而暢天懷。執策肩輿。既苦筋骸而仍賤役。士子十年勤學。腹飽經綸。工人終歲焦勞。家無擔石。同一字也。而臨帖與鐫碑異焉。題圖與號袋又異焉。同一試也。而赴考與聽差異焉。唱名與點卯又異焉。捫心不愧。安眠無夢寐之驚。覥面含羞。走險失神魂之擾。瑤琴坐撫。風雅而品尊。檀板旁敲。卑污而藝下。是以君子務其大者遠者。而不屑屑於庸流也。

人生巧拙不同。雖賴師傳。全憑己力。幸受親恩。幼習儒業。漸次文理粗通。似有夙根。凡詩古文詞。百回不厭。設

使生長貧門。讀書無力。勢必就業謀生。而貿易經營。亦非易事。再不幸而習賤役。肩挑背負。何以支持。運水搬柴。難勝奔走。又不然而學吹彈歌舞。如其質魯。將必椎楚難禁。卽至藝成。亦屬卑污可醜。彼屠沽賤業。逢零售而觔兩分明。卽烹炙生涯。工炊爨而酸鹹熨貼。世間多薄福之流。天下無易爲之事。算來惟有讀書容易。亦由處境生成。可歎得此遭逢。不安本分。質既魯鈍。性復凶頑。輕視人才。侈誇家世。更有籠禽彈雀。串戲揮拳。種種惡習。亦復有大族世家。翩翩公子。想其父兄在時。亦無可如何。死後付之長歎而已。

富貴貧賤之境。有生成者。有習成者。襁褓時已福澤具足。自幼至壯而老。一生勢位富厚。幾不知貧賤之境如何。孩提時已狠狽不堪。自幼至壯而老。一生辛苦窮愁。幾不知富貴之境如何。而世又有先富貴而後貧賤者。昔日聲華。幾經貶抑。從前體統。漸次離褷。衣必狐貉者。亦著縕袍。食必膏粱者。也餐藜藿。更有無恒心者。一經落馬。苟賤不廉。非固窮者。處到啼飢。乞憐不恥。往日高車駟馬。寸步難行。於今挈筥提壺。沿街頗熟。逢場濫口。豪氣全消。遇事低頭。奴顏習慣。又有先貧賤而後富貴者。一朝得志。居然奴隸成羣。偶爾逢時。便有衣冠局面。

尋常月旦。張樂開筵。某處婚喪。華輿高坐。食肥甘而饜足。茶苦全忘。披文繡以猖狂。牛衣盡棄。幾年飽暖。竟上附於時流。多載豐盈直媲美乎大戶。也高攀夫貴族。亦納粟而成名。車騎盈門。是今日冠裳密友。華堂上客。是近來兒女新親。遇苦友而心煩。見窮親而眉蹙。惟暴發而越裝醜態。一得勢而便欲驕人。此雖憤激之談。無非閱歷之語。如其醒目。亦可收心。

邪不勝正。而正尤不敵邪。鬨鄭亂雅。莠害苗。不聞薰奪猶。白涅緇也。一室之內。芝蘭久而無香。五都之中。鮑魚出而遍臭。揚糞穢於檀林。人皆掩鼻。雜冶容於芳譜。客

盡回頭。朝陽欲出。暗霧全迷。鴆酒一杯。滿壺皆毒。北枳能移南橘。齊傳不勝楚林。慧似阿難。遇摩登而將毀五戒。賢如孟子。非仉母而難改三遷。有婦女而單氣不揚。觸雞犬而靈丹早走。奸臣誤國。忠義遭誅。狐媚欺君。孝思受詬。養幾體而能害全魚。留一蟲而能傷遍體。一子不肖。衆子遭殃。半聲不和。全聲失調。卅遺蠶蟲而千百成羣。蕩藥巴菰而鯨鯢盡斃。一星之火可燎原。一隳之毒能爲祟。故祟本必先去末。而除暴方可安民。事當謹小慎微。遇無足重輕之處。絕非緊要之人。亦應思前慮後。恐輾轉而羅其害也。婢僕能通主信。童稚偏

解客言。故聾原失視。而聞聲會意。偏能灼見而眞知。啞本無言。而運勢摹神。竟解傳消而遞息。與惡人言。借惡人行。旁觀必將疑爲同類。說他人短。道他人長。局外便引爲寒心。細事失信。卽不復託以大端。一錢且慳。更何事沾其實惠。占便宜爲得計。定爲刻薄之徒。誇賢智而自雄。必是忘恩之輩。不孝者必不慈。竊財者必竊位。管寧因拾金而割華歆之席。端木見執玉而知邾子之亡。偶詠梅而預識其爲狀頭。偶懷橘而早欽其爲孝子。端倪暑露。禍福先知。他若蕭同一笑。戰釁之由。雍姬一言。尸汪之兆。過限折齒。假飾難瞞。落箸聞雷。英雄幾破。所

貴到底不憫。毋許細行不矜。

感應篇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以當妄取之值。吾謂妄取者固有此報。而吝與者亦何獨不然。每見鄙夫一錢如命。雖骨肉至親。不能侵其毫髮。惟水火得而蕩滌之。盜賊得而刼奪之。疾病得而消耗之。世有家擁巨貲。而粟紅貫朽。甚至蟲蛀鼠傷。損壞天物。與暴殄何殊。富貴之家。逢年遇節。交遊饋送。飲食何所不有。其耐久者原宜收藏。以備不時之需。至若果品醃臘之類。一經風濕。朽蠹爲虞。自奉既豐。食有不暇。何不分惠同人。以聯情好。而乃聽其黴壞。填溝壑而不惜。此亦天之

顯破其財。暗消其福。與水火盜賊疾病無異也。厥後福盡禍來。富消窮至。往往大戶子弟。饔飧不繼者。必其祖父之預留貧賤地步也。

吾儒亦守齋戒。原不能如佛氏之奉行長齋也。戒愼之學。宜凜終身。隨地隨時。皆當防範。何止三戒五戒之限。至於茹素一端。儒門致祭。先薄滋味而肅身心。以祈誠無不格。若佛氏之持齋。祗爲慈悲一念。同於聖教愛物之仁。乃今之持齋者。全不解持齋之義。竟視肉食爲仇讎。目爲可鄙可厭而强制之。殊不知茹素之說。因其物命可憐。不忍食其肉。而欲淨其心。故先淨其口也。我淨

其口。何必勉人以同淨。又何必厭人之不淨。且我今日始知物命之可憐。而急淨其口。亦思前日之大啖膾炙。而茫然不知所謂淨者乎。況衆生血肉。雖在可憫。而彼之定業難逃。此之口福未盡。大烹以養。太牢而祭。誰曰不宜。若盡如佛氏之茹齋。則牛羊犬豕之饈。酒醴牲牢之供。皆可不設。幾何而不爲獸偪人也。故惟各行其志。而不必强人所難。奴人所出。斯得之矣。總之仁心所發。不能已已。今有貪口腹而又怕殺生。於是乎謬解孟子遠庖厨之言。而但使目不見。耳不聞。市諸屠門。供其饜足。人受以殺生之罪。我得其悅口之甘。恐未必若是之

便宜也。若夫已茹素而使一家皆嘗葷。恐又未能若是之便宜也。

諺云。孤老錢財。窮人性命。此由昏迷到死。而長夢不醒者也。世上義不掌財。是以財歸吝主。一毛不拔。儉約終身。及至死後爭分。盡歸烏有。雖爲富人。實生窮骨。更有一種慳吝老人。年已耄耋。出納專司。每日家用。刻苦同人。兒輩隱忍。怒不敢言。欲嘗肉食。不得已瞞着老翁。凡親朋饋送。私出己貲。勿令知覺。若人雖有兒孫。同於孤獨。至於窮人。偏愛窮命。略効微勞。來朝將息。更有一種無賴匪徒。恃其赤貧。公行黑道。詐死爲由。拚命習慣。人

防其輕身。而飽其欲壑。彼仗此微命而肆其兇。光殊不知以死嚇人。而賤骨偏堅。何肯速斃。鴻毛之命。寶如兼金。世不乏也。

翁詹父子偏識尊親。宦族兒孫每多疏遠。所謂禮勝則離是也。一門居處。房屋無多。兒女夫妻。少長團聚。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得朝夕問安。饔飧視膳。是以暖衾扇席。孝每著於閭閻。扶持抑搔。情更敦乎出入。盥匜親捧。菽水親承。自婢僕多而兒媳遠矣。老者之愛憐兒媳。勤恐其瘁。儉慮其難。亦不願其疲於朝暮。然弛其職守。又易於疎慵。其知禮者。諉屬家人。專司寒煖。其忘恩者。視

如行路。罔問飢寒。幼時出胎。而交乳母。恩已薄於親。哺及娶婦。而子職更疎。晏起早眠。常離親所。爲之婦者。不過日一至焉。若娶富戶嬌娃。宦家貴女。彼既奴婢成行。起居侍寵。望其承歡膝下。如事父母。得乎。若夫避兒離母。天各一方。問利求名。身遠千里。以及娶婦而終歲歸寧。生兒而只知妻黨者。此又風俗人心之大壞也。

一日之間。爲人排解息訟分爭。幾乎舌敝耳聾。忘餐廢寢。可爲勞矣。然我覺其勞。人沾其惠。身雖勞而心實安。如每日尋花問柳。赴席開筵。行納於邪。言不及義。非不笑語開懷。起居適意。及酒闌人散。清夜自思。精既耗而心竊愧。卒至樂極生悲。茫無結局。二者相較。究孰得而孰失耶。古今不乏成才。境遇攸分。善惡迥異。富貴而好禮。爲善者。是更上層樓。出入頭地。爲聖爲賢。成仙成佛。洵爲高不可攀。貧賤而知修省者。亦漸次改觀。層累而上。可由有恒而至於聖人。及其成功一也。最苦貧賤而喪盡天良。如屠沽卑業。刀筆生涯之徒。富貴而全消福澤。如豪門惡習。酷吏嚴刑之屬。愈趨愈下。無藥無醫。轉眼即歸惡道。更有前緣未斷。往罪難消。如陽貨見孔子。秦檜遇瘋僧。交臂而失。後會無期。眞堪太息。

至而伸者爲神。返而歸者爲鬼。人在天地間。秪此浩然

之氣。長生不死。倫常克愜。行止無乖。生前已具有體段。死後必不浮沉。亦如生時身分職有專分。其氣常伸。即佛氏天堂之說。反是則皆爲鬼趣。輪轉無窮。遷流不定。亦即佛氏三塗果報之談。夫仙佛聖賢。不免一死。除至德而外。惟此一點功勳。幾種文字。留在人間。俾孝子賢孫。望古遙集。雖未面會。可接心源。從前忠孝節義之英才。奇勳妙墨之傑士。能令展卷如生。鬚眉欲動。何至土生。今日不思上效古人。徒躭一時聲色貨利。享盡驕奢淫佚。吾不知其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抑亦生時則榮。沒則已焉耳。

本原不厚。則作事無成。心地不明。則處世多謬。譬如父習農業。令子讀書。厥後翩翩儒雅。楚楚衣裳。轉嫌父之沾體塗足。又如幼從蒙師。漸通經史。未幾赴試成名。懷才飽學。反笑師之學究村夫。此雖假設之辭。近則實有其事。由其本原不厚。忘貧賤而棄糟糠者。皆出此輩也。若夫見老成人。目爲迂濶。遇眞率事。笑爲鄉愚。衣履不華。即不請其登堂上坐。家貲不厚。即不與其投分言情。利其重賂。便如多載知交。樂其甘言。不覺一時入彀。無論非吾族類。但能加顧。不顧褻尊。嘉其與我綢繆。既有所貪。罔思物議。由其心地不明。臨財苟得。臨難苟免。見

異而遷。物交而引者。又皆出此輩也。此輩旁若無人。自爲得計。議者輕則爲之掩笑。重則爲之流涕焉。

人生遇合。自有前緣。謀事雖由人力。成事端賴天心。有見面因緣。一言而定。偏彼此相左而無成。有留心尋覓。四處皆空。偏附近不求而自得。天然巧合。不費工夫。分外營求。徒勞心力。以敗者不成。成者不敗。難者不易。易者不難也。然數雖預定。事在人爲。勤可邀功。惰能僨事。不耕胡獲。不慮胡成。遍地栽花。豈無一子。終朝把釣。必獲多魚。有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有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者。智者知其故也。

世間惟父子兄弟爲天合。餘皆人合也。天合者有天性之親。雖勞不怨。雖撻不仇。然尚有賊恩之虞。鬩墻之患。故父子主恩。而道以義方。尤當加以慈愛。彼孝子自能竭力。雖遭疑謗離間。依然盡不匱之忱。若中人以下者。因恩薄而易忘情。視同行路。亦可哀矣。若兄弟一倫。友愛者少。參商者多。妯娌間言。家貲爭論。竟有等諸仇敵者。是以父子兄弟之間。尚當用情用愛。而況其餘人合者乎。夫妻各相下。則無反目之傷。朋友不相欺。則無凶終之怨。至於媳婦之於舅姑。其分則尊。而其恩則淺。非有懷胎乳哺之勞。久無姆教唯俞之瘁。不過因子而恩

及其婦。其職與子同一體。其服與子同三年。其稱謂又與子同親熱。舍其生身父母。而以我家爲家。與我子因緣而傳宗接代。祭則拜我祖宗。葬則附我邱隴。較諸我女之歸於別姓者。其親而爲疎。疎而爲親。何如耶。乃有惡姑肆虐。視媳如仇。百種輕欺。千般凌辱。欲其孝且敬也。得乎。孟子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吾爲繼之曰。故人樂有賢舅姑也。

富人一餐之費。抵得窮家一歲之糧。其奢侈飲食。以及衣服寢處。不過享前生之福。承上輩之光。果其自奉虛靡。而待人寬厚。尚可恕焉。乃有一種起居豐膴。不惜多

金。及估小欺貧。錙銖必較。已醉飽取樂。而奴僕侍立通宵。已軒冕遨遊。而隨從徒行遠道。無非貪其工值利其隨封。而泰而生驕。驕而積怨。甚至詈辱鞭撻。而全不關痛癢者。將不數年而澌滅。昔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尚何富貴之足恃乎哉。

凡事當在恰好處。不必過於矜持也。學射而欲愈羿。學書而欲勝右軍。其志未免已甚。勇於前而躁進者。病在過銳。退於後而暴棄者。失之太遲。行文之法。亦復如是。局度聲調。已造其極。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讀書至四鼓而亦宜就寢。遲則雞唱而天明。行路至百里而亦當

息肩。竭則足蹶而力憊。食精養人。盡數升於一餐。飽將傷胃。酒醇和血。酌大斗於徹夜。醉必戕身。休誇膽氣之豪。恐遇勍敵而當場。語塞莫逞精神之健。防經屢困而獨立難支。故達德有三。以仁握乎中。權而先之以智。識其途。終之以勇。決其要。無不及。亦無太過也。

邵堯夫先生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吾儒講明易理。已洞徹乎無聲無臭之幾。是以言中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言道而窮不聞不睹之精微。太極先有無極。感通兆於寂然。無思無為。不可言說。斯何如其神妙不測乎。金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知其義者。可與言易。

松柏歲寒。而益茂。梅花雪壓。而愈芳。但能耐久。自有逢時。不必求躁進也。今日見某翁年譜。其辭世時。子僅游庠。茲已封章疊錫。子孫貴顯。表揚潛德。想必含笑於九泉。同日有一僧人。住寺十五年。本分謹愼。不過老死禪堂。無他奢望。不料前住去世。嗣席無人。闔寺僧伽。遐邇紳士。信其老實。推擁而為長老。居然一寺之首。此二事。一揚於死後。一顯於生前。皆其自作自受。竊謂老翁無賢嗣。誰為發其幽光。老僧非待時。斷難希乎師席。而一則有開必先。一則不求而得。此實恒久之貞。蓄極而通之明驗也。

凡人當提念處。即應乘此一念。所及。登時速圖。若遲延不決。遇有他緣。便轉念更端。不復記及。其後至需用時。深悔前此念及時。不即為妥備。臨時已無及矣。如出門携帶物件。初則想到。繼則全忘。往往習用之物。竟不加察。至臨用而索。不可得者。皆由初心之忽起忽滅。力不勇猛故也。為善讀書。亦復如是。一經錯過。後悔已遲。因循者。當知所戒矣。

有一種訐人之私。而不必指其姓名。揚其實事者。是為極惡不肖之徒。往往願人有失。毀人成功。謬託知交。一似善戲謔而不為虐者。不知釀禍流毒。實基於此。遇此

人於名利兩途鮮不爲其所害彼受其害者方且援爲同氣恃作干城貨以銀錢飽其酒食卒至受其侮而敢怒而不敢言噫此之被其害者亦是前生之孽彼之陰害人者難逃天理之彰此輩自爲得計吾歎其祿籍暗消所失者大矣

人於富貴中錦上添花不如貧賤中雪中送炭趨迎富貴者既損錢財又多側媚人添恥笑自反慚惶如得其歡不過貪緣之醜倘逢其怒益增奔走之羞不若濟困扶危實受其福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損我無多益彼不少而且貽令名於已往培厚德於方來我勉爲樂善君子人稱爲好施吉人二者相較孰喫虧而孰便宜耶乃迷而不悟者遇富貴而諂容生見貧賤而慳心起揮金如土者卽一毛不拔之人爲之失笑

千古傳人祇憑德功言三者方是不朽令名其他權奸强暴醜行邪言徒使千秋笑罵至於富貴驕奢更卑卑不足道當其盛時一似相去懸絕不知此則過眼煙雲彼乃爭光日月後世知有彼而不知有此亦何取乎高位華輿盛服多僕爲耶彼豈不知樂不可極亦慮老境逼人恐難長久而旣入時流厭聞道學遂耽酒色甘就沉淪昔有一友譏余茹素而日公不食猪肉恐來生變

猪乎余嘉其言近因果卽借佛氏果報之說以導之友始譁然狂笑曰公怕變猪我則卽變狗而狗不知爲前生之我我亦不知爲後生之狗也依然執見自爲達觀斯亦大可哀已

人知遺大投艱之宜審而不知愼微謹小之尤先花港亦可淹身蒸火也能沿屋誤吞蠅而腹泄輕試馬而戕身無心入席而難免同謀偶便書名而偏遭牽累越是放心之處越要提心每從得意之中每逢失意昔有一友其家以棗泥裹角黍爲早餐安心大嚼不料誤嚙棗核損折門牙須知牀笫爲介冑之基酒食是兵戎之釁

若夫課門徒而亂施夏楚常貽頭破之虞乘醉興而學放花燈每蹈臂傷之害凡茲輕舉皆可類推

技必出人頭地深造絕頂方能人人折服處處稱揚若祇平等之才每視人之位置爲輕重彼褒貶者遂從而附會其辭竟莫能伸寃理枉也近日人家喜交權貴堂前楹帖必署時髦卽漠不相知素無謀面亦樂懸其名以爲快彼顯者卽不善書而盛名所係指謫皆消方且恕其短而矜其長設使懸一里中無足重輕名氏必有從而非議之者此實習俗勢利之通病也然技有淺深品分高下古來多少長才祇因其人不重

而其文亦可輕即重其文而終心輕其人近有廣收名筆珍爲墨寶者其爲一時妙手固宜什襲而藏至於其字雖不佳而其人實足重亦將得其親筆爲榮噫世有眞才實無眞賞昔吾家懸一堂額絕妙好書而其姓名爲世菲薄登堂望見皆摘其點畫之瑕余因易一前輩不善書而敦品誼者之名人遂讚歎不置可知字以人重人不以字重也人固可有文而無行哉

古今一戲耳即此佳屋一所前此不知幾許人後此不知幾許人而於此日我得爲一家之領袖此亦千古獨立之境上古聖賢仙佛忠孝節義以及文人學士專門

名家各因其人而表揚其里者不少概見即如吾杭以子胥而號胥山以錢鏐而稱錢江巷稱忠孝是于少保之故居碑記梅花有藍田叔之墨妙他若沈公井郭公井蘇公隄白公隄各因其姓而名其地方爲人傑地靈若僅同傳舍之遷移等浮萍之寄託亦何取乎斯地之斯人吾生於錢塘之芝松里能無負乎芝蘭之秀松栢之茂也其庶幾乎

家遇婚喪等事結天緣者日開雲朗晴光皎潔行人無繖屐之勞門戶免泥塗之濕旌旗燈綵分外光明賓從交游座中炫耀富貴之家倍增光采即窮檐小戶亦覺寬餘吉事遇雨已添泥濘之嗟遇雪更非吉祥之兆至於喪禮擇日發引無論異樣綵幡紙包布裹若逢下葬尤苦淋漓水已成河霖將淹穴孝子之心其將何以爲情耶歷觀往事天意無差生前不行方便者天亦不與以方便非天之薄待其人亦其遇合之巧有適逢其會者往往多日晴明偏遭霖雨及其事畢又放光暉由於數定不許風光無計能囘有錢難買其富者美中不足其貧者觸處多艱造物無心不期而合有如是夫

喜怒不形者大半由於淳厚其中亦多奸險之流徵於聲色者大半出於浮澆其中不少眞率之輩遇事輒加

褒貶雖難受而境過情遷胸無渣滓逢人不露端倪似寬容而徐圖緩發禍已包藏然而一時加怒使人無地自容每多僨事臨時權忍尚可過期轉念猶有生機此二種人一則急而成變一則緩而更端皆屬一偏之質惟不剛不柔斯可親可近待人接物之間心宜嚴肅氣貴和平也

觀人之法以氣度爲先過急則浮過緩則慢每遇一事見一人只須從容嫺雅局度整齊俯仰揖讓升降疾徐自有一定自然之度先將心地把持以敬爲主視來人之高下協舉止之尊卑議論丰采之間有俯而承之有

默而識之。有明而辨之。有順而受之。有姑妄應之。有若不知之。皆宜隨時斟酌。遇事權衡。不機心以待人。不盲心而受侮。斯我有安詳之福。人無疑謗之乘。事事大方。般般自在。雖敝袍而何羞乎狐貉。雖卑幼而何懼乎老成。雖不飾容而何損乎本色。雖無僕從而何害乎起居。卽疏食可醑賓。卽淸談可驚座。世有其人。非從閱歷而來。卽是讀書之效。

箕裘世業。各有門楣。得入儒林。原非容易。總宜先務本業。俾有衣食之需。然後蔚爲文章。除其俗氣。設或祖宗遺澤方長。榮登科甲。可望現宰官身。以圖報國。近有家

世寒微。生子聰明。身游黌序。遂結交一班浮僞衣冠。儇然宦族兒孫。富家公子。將乃翁樸實家風。流爲澆薄。卒至忘其根本。無可挽回。其父始詡其多能。繼嫌其太費。終哭其徒勞。悔不令其幼習箕裘。猶不失本來面目也。此子若一衿終老。不過里黨中增一浮薄之兒。如其出而圖君。彼以自作聰明。謬登仕版。幼聞庭訓。早等諸不入耳之言。長事庸師。又專務取功名之術。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者。平時未之講解。欲其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也。得乎。

薙髮爲僧。是佛種子。若能精修梵行。宗教兩通。洵足荷擔如來。成妙功德。彼高居師席。領袖羣英。必須粒米同餐。慈悲接衆。亦復捐勞忍苦。膜拜熏修。方不媿叢林長老。至於諸師執事。各守所司。搬柴運水之餘。偷閒精進。始無忝於辭親棄俗。了却塵緣。彼不守淸規者無論矣。一種枉入空門。徒荒歲月。虛受施主供養。辜負師長成全。拋却祖墓田園。離別父母妻子。生無恒業。死作游魂。眞堪太息。

至於羽士。大有仙緣。彼修眞養性。煉汞燒丹。自當上躋琳宮。位登仙籙。卽日諷黃庭。放懷高隱者。亦不失爲逍遙獨善之身。乃嗜酒而狂。茹葷而亂。朝禮而不志心奉

眞而偏習假。不慕全眞之學。甘入火居之羣。披上法衣。居然仙客。換來便服。卽是庸流。不識步罡。罔知掐訣。亦復黃冠束帶。畫劍書符。吾不知其歸入何處洞天耶。

天爵之榮。世間第一。尙志而不事王侯。故布衣方能上下千古。所謂布衣者。經史子集。無乎不通。九聘三徵。不輕應召。如伊尹畊莘時。傅說版築時。呂望釣渭時。可以當之。及至出而應世。則始爲天民。繼爲大臣。而非布衣矣。漢兩疏乃知幾之士。晉七賢是放誕之流。然則終老於布衣者。必若巢由隨光其人而後可。嚴釣臺沈織簾。皆其倫也。彼夫經天緯地之才。致君澤民之任。竭忠盡

痒。不乏英豪。而惟布衣不入時流。不邀名譽。傲而不亢。隱而非逸。非若純盜虛聲者可比。若將布衣二字輕看。則今之應童試而不利。就傭保而無名。以及府吏胥徒。梓匠輪輿。皆得謂之布衣已乎。

富貴驕人。自忘醜態。大可鄙也、最妙處貧賤而無求於人。彼富貴者、莫能逞其驕、方爲有志之士。四壁蕭然。琴書自樂。無會計之勞。無趙孟之辱。無倉廩而不虞盜賊。無官守而不奉傳呼。居心忠厚。無妄念也。逢人謙讓。無惡聲也、不賒不欠。無債偪也。不商不賈。無折耗也。樂善不倦。常歡喜也。養生不損。常康强也。隨便衣食。常將就

也。隨時坐臥。常自在也。自然之利。量入爲出。不交權勢。不扳高親。著作等身。智慧如海。子弟皆循規矩。奴僕悉用調良。非富非貴。而亦不賤不貧。惟爲善讀書。知足守分者能之。

聖人生榮死哀。自是千古所不可及。人生世上。亦當學爲聖人。生前爵位。足以顯親揚名。原可榮世。但恐生時則榮。沒則已焉、其榮等諸朽木大而無用。爝火小而無光耳。必其無忝倫常、孝弟篤於尊親。雍睦行於昆季。唱隨協於夫妻。慈愛施於卑幼。信義盡於友朋。寬恕及於臧獲。恭敬達於里巷。嚴肅慎於齋居。慈祥通於物類。夫

而後可質天地。可對鬼神。身心交泰。寤寐俱恬。方不愧爲某氏之孫。某氏之子。此人無論有位無位。其生亦榮甚矣。至於世間惡人。聞其死以爲快。謂其早除一害也。若無甚表見者。死不足惜。甚至高爵盛名、死不數年而名已湮沒。無一善之足稱。無一言之足式。生如贅疣。死同敗葉。必若前項之敦倫飭紀。立身行道者。斯其死也。有人扼腕流涕。卽死之久。而猶有人思慕不忘。庶不負爲學聖人之生榮死哀也。若夫大忠大孝。大仁大勇。自當史冊流芳。又加一等。

甚矣孝子之心。有不能已已也。自幼依依膝下。頃刻不

離。稍長而出就外傅。歸來侍側。孺慕爾殷。不得已而問利求名。偶踈定省。而時通家信。瞻望情深。居常甘旨承歡。晨昏侍膳。有事暫隔。思從中來。親壽而喜。親衰而懼。食少而愁。眠少而慮。時時欲得其歡。時時欲解其憂。思揚科第之名以顯之。欲得有道之財以養之。及至親病。而服事醫藥。必竭其力。親沒而喪葬祭祀。必盡其誠。而獨無解於雙親沒後之思。欲見其面。瞻遺掛。通夢寐耳。欲問其膳。春一蔬。秋一粟耳。欲視其寢。土一坏。卬一壠耳。遠在深山。不能伴其岑寂也。埋入泉臺。不能辨其燠寒也。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不能與親共處而同眠也。較

之幼依膝前。長奉堂上之時。一念及而悽然欲絕矣。今我年已老。他日相逢地下。數十載溫凊之疎。其於見時。又不知若何驚喜也已。

世有袖手而驟功者。亦有熱腸而僨事者。一失之怠。一失之躁也。人當奔赴求援。情形急迫。緩不濟事。斂則有功。而乃求者若火。應者如冰。與之尋釁。徒取戾耳。而且事關局外。尋釁無由。此則事應坐敗。定數難逃。眞無可如何也。又事不干己。儘可抽身。因一日之面情。諾片言而心許。不惜輾轉相託。善爲其辭。卒至成出彼能。敗由我誤。并有輕薄不肖之徒。飲水忘源。過河忘渡。遂至天

下婆心。變成鐵石。至於事可緩圖。而或邀譽沽名。或損情結好。轉因急就而無成者。斯又求親反疎。欲益反損之明鑒也。

往來交際之中。遇有猜嫌。需人排解。近資宗族鄰里。遠藉親戚友朋。有事相求。按其輕重。非關貽累者。自當允其所請。切勿自高聲價。故意遲延。斷不可受其車馬之費。酒食之供。足力猶堪。何妨徒步。餔啜可恥。不必加餐。即當酌理準情。爲伊勸釋。尤當雖入局中。而仍置身事外。彼原盛怒未平。驟難折服。而正言讜論。以降伏其心。緩導善辭。以和平其氣。於我無虧。於人有益。亦何樂而

不爲人息訟分爭耶。若夫事關干係。人實兇頑。當早抽身。勿輕入座。隨時因應。各有權宜。

言爲心聲。不宜妄發。至於戲言。尤當切戒。往往至親骨肉。片語睚眦。禍由此兆。其躁焉者。立時變色。猶易銷除。其忍焉者。懷怨生心。遂成嫌隙。是以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而況謔浪佻達之言。尤非端人所宜有。翦桐之封。知周公之善諫也。及泉之誓。幸考叔之善解也。如無善諫。又無善解。將一言戲而無不戲。一端誓而皆可誓。又安得有周公考叔其人哉。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自是拔俗出羣之品。世有矯然自

命者。原不入循資按格之中。然而梧桐集鳳。滇海生鼮。越是傑人。慣生靈地。彼枳棘棲鸛雀耳。溝壑聚鰍鱔耳。富家子弟。體統異常。少安寬裕之容。長習大方之度。宦家氏族。居養不同。門第盡公卿之選。往來皆軒冕之場。易請名師。生成福命。故玉堂之上。無瓦礫也。金谷之中。皆珠翠也。是以巨室不乏佳兒。宦族恒多英嗣。非若古墓僅穴鳥鼠。廢宅但長蓬蒿也。夫桑戶棬樞。亦多崛起。而其輿者十之一。世家望族。不少庸材。而其美者十之九。乃知金不產於濁流。而生於麗水。玉不韞於頑石。而出於崑岡也。

官之爲言司也司視司聽各分其職至老而精力已窮漸入聾瞶非官之失司實由供職既久功用已成如金受火銷木遭水朽雖爲堅質難免消磨是以髮老成黃齒衰必脫數十載風光享盡亦可告無罪於生初故雖修眞養道之流亦不能保其眼之不花鬢之不白此卽造物四時榮落之明徵也惟於五官之用素慎隄防克遵禮義方無愧於所司否則失其職而害隨之誤於司而辱及之矣居官之義亦復如是若才力不及尸位堪羞曠職失官何殊聾瞶豈無老而矍鑠究多耄而倦勤玉因抱璞而全眞木以不材而得壽斯又高談性命之

極功

人有意所不到之事一入當場便同出醜者尤不可以不慎如公庭宴會或束帶而結鬆或整冠而纓絕或升輿謙揖蹶足而仆身或執爵不牢失手而墮地飾酒盈席翦燭滅燈失分量而自作聰明謬評論而犯人忌諱誤點不經之戲強聯非分之歡對客揮毫竟寫壞而紙難猝配爲人讀祝偏念錯而句不成腔此皆臨事之不小心亦由逢場之太大膽

時遇嚴寒有晏眠而蚤起者惟勤敏勞苦兩般各居其半外此則未必若是之勤勞也雞鳴而起者有爲善爲利之分則遲眠者亦如其說夫爲善而必雞鳴卽如今之五更赴試院黎明燒頭香吾儒破曉讀書釋道按時早課是也其爲利者必如屠豕狗盜之流方得以蹠之徒目之其他販夫行露賈客宵征雖非舜徒亦何得厠諸盜蹠哉若夫深山高士陋室賢人燈不上而已眠日欲晡而未起是又不得以游民目之也

天地生才各從其類人生遭際必得其羣附松栢者卽蔦蘿亦成美質作干城者雖苴兎亦屬良材名花方貢玉堂阿嬌必藏金屋鳳不棲乎枳棘鶴豈處乎雞羣元圃產明珠本無魚目琅環集衆寶不異龍宮翰墨園西

纖塵不入沉香亭北羅刹潛蹤若夫邪徑藏姦暗室匿賊下流歸惡破壁生風糞窖蛆多腥厨蟻集垢衣聚蝨腐草爲螢亦聲應而氣求遂蔦生而蘞蔓凡物情之顯見卽人事之借觀允宜愼於所從莫使趨而愈下

禮重父執必愼辭氣於進退問對之間以尊爲父之執友父且交相執守奉爲儀型敢不遵循幼職切勿薄其迂濶笑其孤高當思齒德並尊見聞自廣聆其言論足供楷模汝曹雖得科名終爲後學彼卽布衣困頓自具先知當誠服於中心莫足恭於外貌

詩書不富則聞見無多經史子集之外尤當博覽羣言

以充學力。藏書既少。購買無貲。當借看傳鈔。硯田休廢。宜摘精華爲秘本。採典故於新編。費筆墨與膏油。彙碎金與屑玉。益我坐誦。富我行厨。取人所藏爲己所有。不數年而成飽學矣。彼束諸高閣者。不過壯鄴架之籤。飽蠹魚之腹。翻不如書肆賈人。雖昧書中之義。尚知書外之名也。

老者可以食肉。自應頤養高年。隆其飲食。然亦當分甘兒女。同佐饔飧。即處境艱難。不能偏及。而獨嘗膾炙。似有難安。卑幼雖奉旨甘。顧阿翁之獨享。而合家藜藿。何以爲情。是以高僧不偏大衆。名將誓與同甘。並非收拾

人心。不過自安方寸。如其自奉奢侈。獨居飽暖。眷屬不給杯羹。奴僕勿施一箸。吝出納而不顧衆腹之枵。藏餕餘而牢記酒肉之徹。私其饔餮。飽我肥甘。使婦子家人面多菜色。忍心不問。如癡如聾。此眞別有肺腸。以衆樂爲不如獨樂者。

人有戾氣。忽發遇骨肉至親。而一時忿怒。直欲不共戴天。旁人百計千方。無能排解。彼亦借讜論而立誓。引古訓以尋仇。覓死求生。萬難和好。乃不數日而仇銷怨釋。背語瞞人。猶託名分而飾非。不顧羞恥而獻媚。與之仇者。卒亦同其苟賤。樂與從汚貪卑鄙之私情。就下流之衆惡。始則父兄尊長。無計安全。繼乃鼠竊狗偷。自取其辱。此輩竟以烽火戲人。肺肝如見。前情既露。後遇宜防。如犬爭食而旋怒旋平。鷙奪羣而即仇即配。窺其行事。亦獨何心。

佛氏以生老病死爲四苦。勸人早醒迷途。預尋歸計。夫赤子離胎。雖曉飢寒。亦知痛癢。然呱呱而泣。口不能言。無驚悸之關心。無聲色之縈念。眠食而外。均不相干。故樂境全忘。窮途自若。則生時雖苦。而猶屬不知不識。何慮何思。至於老境。每苦龍鍾。目眩耳聾。鬚黃髮白。齒牙搖落。肩背酸疼。夜睡難安。起居艱步。種種枯朽。莫可名

言。然爲有壽者而言。如其夭折。并不知老苦如何。病則人所不免。雖爲聖賢仙佛所同。亦有蠱膈癱痨之異。佐其醫藥。慰藉猶堪。無與扶持。顚連益甚。若死則又有難易之分。吉凶之別。一朝永訣。萬念難拋。無計能回。有錢莫贖。不過衣衾棺槨之崇卑。葬祭儀文之豐嗇。而魂離不返。氣絕長辭。其境一也。是以人當立定脚根。早思去路。古來忠臣孝子。以及節義名流。雖其死時。受盡千般苦況。而能辱其身。不能貶其志。能絕其命。不能屈其神。與夫長才彥士。有淑身淑世諸大端。赫赫照人耳目。抑或鬱鬱不得志而死。而千秋後世。終能識其爲人。他若

修眞煉氣以超升竟登仙府誦佛拜經而歸去直上蓮
臺斯亦生而勞死而逸者也故先言生欲人知所從來
也次言老欲人長保壽命也次言病欲人能自謹愼也
終言死欲人永守淵冰也
逢年過節氣象一新須早定規模莫臨事急遽平日預
留地步除柴米大端而外可節省者莫立撙支取最妙
現錢交易不積不欠免受偪於臨期則人處忙時我逢
閒日少門庭之剝啄無市井之喧譁方爲逍遙自在至
於飲食亦祇照常但增敬神祀祖之需備欵客留賓之
件交際自有時宜待下不虧肉食而於饔飧自奉奚取

從豐惜不經妄費之財爲周急憐貧之用其樂何如
作事須看收成而人品立見寫字末筆撩草讀書收句
無聲喫飯椀餘碎粒穿衣扣不完全鞋慣拖跟帽常鬆
結埽地膗却半邊拭几亂塗滿面門不加閂筆不套管
用物不歸原位飲食不留有餘狼籍泥沙不管他人惹
厭暴殄物件不問過後有無事到九分膗一分而中止
行經十里捨半里而不前學書不成又喜學劍乘船未
穩又往乘車臨去不回頭遺忘來物尋人空見面不記
前言畫不點睛棋留殘局山惟虧簣井不及泉此猶穴
鼠之藏頭不是神龍之無尾

謀事祇看時宜但憑心力成敗一聽諸天如田以耕而
得獲亦有耘耔盡瘁而秋霖久旱卒鮮收成非農夫之
咎也夫席珍待聘自有耕莘釣渭之遭逢然必如伊尹
之聖呂望之賢而後可否則隱居獨善沒世無聞已耳
大凡成者偏易敗者偏難十上書而不行一抵掌而大
悅功有淺深時有利鈍也須知理與數有一定之程彼
求而得者原分中之應有求而失者皆分外之徒勞高
爵厚祿之榮豈皆徼倖居賤食貧之子詎屬無端不義
而富貴者是假福以禍之也免難而困窮者是借缺以
全之也惟才不可矜氣不可使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順

天者存逆天者亡無他道也
人到花甲已至暮年不獨歲月無多抑且精神有限須
看破世情一齊醒悟新識皆從時樣舊友半歸道山往
事休題前言不對登山臨水與已闌珊問利求名才將
退謝歲時伏臘分以尊而過抗風雨晦明勤不倦而太
苦性情不無古執嗜好不合時宜全在小輩曲體順承
不時問視與談舊事兼說新聞以求得其歡心消其暇
日老者看子孫之賢否定去路之章程賢則嗣美正長
不須牽挂即不肖亦生成氣數何必留連事既無可如
何悔亦失之已晚不若全身放下萬慮拋開譬如早死

無知落得及時樂道斯少者得易於服事。老者不苦於紛煩

百藝全憑佳製各省均有常門。祖宗立一招牌。貨眞價實名聞遠近。洵堪啟後。承先行至某方必尋某店雖有充名假冒而精粗懸絕眞僞難欺。賢子孫克守家傳仍循舊制沽叨善價取不傷廉藉祖業市井之名爲後嗣身家之助者正復不少。然仕宦須多繼起箕裘望有傳人。創業守成互爲維繫總之不離乎忠厚自然不至於消亡。富貴恐不能久畱詩書慮無人久讀雖有盛名一傳而止其奚取焉惟望後人不紊舊章率由往訓務使

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調劑其土宜擴充其市鬻愼刊磨而更美經修飾而愈工名實兩全利市三倍其爲佳製常門也不更多乎

謀食愈艱則入心愈險。聖人不廢釣弋。而仍用其仁心。近有置毒餌於河中令斃水而取攜甚便張密羅於林下。經撼樹而隕落偏多。巧雛挂角之羊。詭遇開屏之雀。文暴於外。如翠羽象齒之焚身美在其中。如狗寶牛黃之畢命。龜貝皆由懷寶。瑇瑁祇爲含英。彼沙有金而待揀。石韞玉而遭攻。漆孕汁而皮傷。松伏苓而根拔。猶之麝因香死。蚌以珠戕。翻不如鳩以拙而居巢。木不材而

得壽。犂牛騂。蒙其舍。駑馬反免乎勞。須知藏拙可以保身。反樸因而不辱。至於囊螢月下。撲蝶花前。蟋蟀盆藏。鸜哥籠繫。把稻雞於碗底。豢松鼠於懷中。縱鴿養鷹鬬雞走狗。柔猫馴兎。石蟹金魚。此則輕似弁髦視同兒戲。翫諸股掌狎比鵰鷗。他若鼠有牙而患齧蜂有毒而防傷。蝎惡其針蝟嫌其刺。懼壁虎之尾畏瓦刺之毛斯又如遇寇虐而遠離見惡人而速避也

人能遵循家訓方可對得祖宗有能知孝弟。勤讀書。勞力耕田。專心就業。男知守分。女解安貧。及添置祀產敦倫飭紀者眞賢子孫家之福也族能如是誰不敬之其

有犯上虐下。蔑視宗支嗣續不明。私育異姓。好賭博。犯邪淫。作狀詞。習彈唱。居喪酒肉宴會。終日徵逐朋從。溺風水而親柩久停。信妖巫而瀆神取禍。生靈宰割如兒戲。骨肉爭訟如仇讎。三黨姻親若路人。三代忌日不設祭。倫賣蔭木。私售祭田。好着豔衣。多娶幼妾。種種非法小則稟族長而重責。大則註家譜以除名

物當速救其弊。至既壞而難圖。事宜續蔵其功。恐積多而易紊。卽如更衣付澣。若日積月累。則垢未淨而朽已成。聚愈多而力益苦。磨墨不早救其偏。必至尖削而半棄。破衣不速紉其縫。必至碎裂而全拔。安排卒歲之糧

不愁腹餒。預備夜行之燭、無慮途迷、難禁酒陣之嚴、早
謀逃席。誤入桃源之境、急計抽身、火未燎原、猶堪撲滅。
屋已折棟。休再遲延。昨夜無眠。今宵早睡、鄰家失賊、我
戶嚴防。所貴望氣而知。見幾而作。庶不隳功而盡沒。尚
可救敗於臨時、

一年好景、以元旦始。以除夕終。自當酬神敬祖。以答生
成。而於家庭長幼。賓客往來。及僕從輿臺、均應言歡杯
酒、犒賞分甘。無論貧富居家。各有備物。此誠人事之常。
不容偏廢。獨苦衆生血肉。至此時而倍覺可憐。每當臘
月將終。破曉欹枕而聽。但聞牽羊逐豕之聲。絡繹里巷。

知其引入屠門、就於死地。鄰家司晨之雞、漸覺希有。至
歲除而杳不聞聲。未幾六街三市。雞毛撏荷。猪骨肩挑。
其他水族微命。戕賊不知凡幾。可知無數生靈盡付新
年大嚼。則人生賀歲之時。正物類遭殃之日。尤可歎者。
富室庖厨。烹宰更甚、年前所備。隔歲嫌陳。或積冷而不
新鮮。或入春而減色味。淋漓飼犬。狼籍傾盆。再令戕生。
別圖可口。噫。若是其靡也。食不如茹素之為愈也。若是
其忍也。富不如清貧之為善也。

居家起居飲食。自有定期。此處常而不可以處變。若逢
他故。或在客途。不妨未渴而飲。未飢而食。恐不逢茶肆。
難覓壺漿。無有市㕓。難來飯食也。不獨飲食養生。宜早
謀地步。即私褻瑣事。何獨不然。得暇先作小溲。乘便早
圖如厠。往往大賓大祭之時。無地可容私溺。乘馬乘船
之會。當局無處抽身。與夫就寢而貯壓無壺。拜客而到
門無帖。燭無餘而莫之繼也。市已閉而無從售也。我物
未備。人去難留。而不及待也。行人已遠。要件未交。而莫
能追也。差一步而須遲數日。緩一着而另覓他人。皆因
失於暇時。以至悔於當境。病在循乎常例。不知行乎變
通。由閱歷之未深。亦疎懶之貽咎。

子忽辭親而日齊大非吾偶。此言甚為得當。吾人處世
論交。亦當遵此二語、彼軒冕聲勢。於我何榮。如其卑禮
厚幣。自然利我。投桃。面交若固。若因他事請託。稍涉干
求。勢必視若塗人。毫無關照。反貽口實。多此心思。轉不
若莫往莫來者之不失身分也。況若輩非吾族類。無文
可會。無善可師。效其起居。易增浮薄、拂其來意。便起爭
端。名利既無可圖。身心又無所助。荒工勞力。徒取愆尤。
既莫戀乎前情、亦何關乎後誼、不若敬而令遠、疎而莫
親。但聯二三道義之交、受風雨晦明之益。約言必信。圖
事有成。常話不失於粗狂。便飯不嫌其簡慢。無虞無詐。
不密不疎。須知聲應氣求、各從其類、不患無位。求為可

知。造物安排。自有定局。彼蜒蚰不動而自肥。蚱蜢狂奔而憤折。一門嚮善。神必鑒焉。一人有福。祿必及焉。知此義而安心。可嚴禮義之防。可絕攀援之路。可放登高之眼。可開望遠之懷。

一日之間。若祗寂處無爲。不聞不見。未免枯坐索居。蕭然木偶。果其學道常惺。學佛禪定。原卽吾儒靜安存養之功。無如操念未純。忿心易起。恐寂然而昏沉欲睡。安望其能感而遂通。常見趺坐之流。意在反觀內照。而或垂首而接膝。或顛仆而下牀。志氣愈昏。精神更倦。翻不如伸腳鼾眠。聞雞起舞之自然而非勉強也。夫活潑之

機。原非羈躋。昔有高僧。爲余言參禪之法。要在多人中如無人。無人中如多人。斯得之矣。吾以此言試諸行文。每於稠人廣衆之前。伸紙直書。不復顧忌。竟有太山麋鹿之驚而不知者。此之旁若無人。非倨傲。乃自在也。人苟操斯術以處寂境。方能堅定不迯。持此義以對大廷。必得從容不迫。夫而後一室之內。在上在旁。五都之市。獨來獨往矣。

聖賢仙佛。同此救世之心。未嘗一日自耽安樂也。敬姜之論勞逸。必起居無惰。朝野胥勤。試思天地鬼神。昭布森列。監察所屬。責守攸司。亦一刻不容放佚。仙曹籙籍掌陰騭之權。佛國蓮臺。開往生之路。尋聲救苦。勞滄海之慈航。控鶴飛鸞。忙洞天之法駕。露雷風雨。各部分司。日月星辰。諸天判轄。人間百職。咸盡瘁於自公。世上羣工。皆殫精於夙夜。彼游魂餓鬼。尙求食之不遑。卽獸挺禽飛。亦謀生之恐後。下至螻蟻銜泥。果蠃負子。蜻蜓點水。絡緯催機。無不勞而得生。勤而有益。若僅知眠食。絕無思慮者。世間惟彘爲最逸。亦惟彘爲最肥。目惟彘至無用。又惟彘廣充庖。

子弟居家。衣履切勿華麗。惟長衣外襲。自得從容。最妙布袍。可與冠裳之會。萬不可短衣入肆。流爲市井之徒。

卽附近鄰居。門前閒步。亦當整肅長衫。休形局促。斯自幼習慣。方不入裸裎袒裼之羣。如聽其短衣外出。勢必拖鞋赤體。披襟跣足。無不可爲。幾何而不流於踞茶竈而搴裳。倚酒壚而揚觶乎。夫貧無奴隸。卽貿米負薪。挈壺汲水。本無損乎匡居。獨有裋褐行街。裹衣入市。則習佻達之風。失詩書之氣。將必着衣冠而手足無所措。遇揖讓而左右失其儀。此皆童時不早爲束縛。遂至旣長而不習趨蹌。古人立法重以齋明。必嚴盛服。一切屈伸俯仰。疾徐升降之文。服惟其稱。非苟焉已也。

生時服御起居。尙宜從儉。卽遇賓祭。而衣裳樸質。何損

咸儀惟服之不衷反遺物議何況棺中殮具轉尙浮華殊爲可惜人子事親之情舍此無以用力故必極其美備以盡厥心然既無取乎金銀又無需乎珠玉縱滿盛羅綺亦有限而無多不若盡禮盡哀早營宅窆先世積有餘貲當力行善事廣發善心爲亡人作福使化者施身後之恩不更慰先靈於地下哉世間殮物從豐意在酬恩吾何敢妄加末議若我他日長眠如其貧無爲殮將力有難支卽或家道充餘囑令子孫祗須細布衣衾木棉枕褥斷不可紗綾羅而埋沒費絲絮以消沉當體生前儉約之風毋貽死後奢侈之咎及一切僧道功德

喪葬虛靡槪可從簡最妙惜此浮僞之錢以作濟施之用須知棺內之布未必不暖於綢柩外之華均屬無補於死其爲心安而德全也不已多乎

無論大小門庭必有主屋一間可容客座排列几席揩拭灰塵日間有客淸談無人獨坐斯卽澗槃空谷何殊書室花廳只須經史橫陳圖書滿壁一杯淸茗幾縷名香務使筆精墨良窗明几淨奚必楩楠雕飾方壯觀瞻乎晚來主燈一盞照徹中庭無許油積泥汚塵封茅塞斯又無異於三條燭照四壁燈懸惟是焚膏繼晷亦當節省從宜燈草須選擇停勻細用雙莖粗惟一炷多則油耗煤濃徒損無益入房就寢若非嬰兒飼乳老病離牀何必照耀通宵停燈永夜但取火之有需或焚香之可繼倘逢夜起不患無光省却膏油免罹火患一舉兩得誰曰不宜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當思起居服御缺一不能如衣可章身不經新而何由得故食堪果腹非適口而何以充腸若其既敝則改爲故造尙可更新或給兒曹或贈貧友或須奴隸或惠孤寒須知天地生才本無棄物如能節愛何用不臧卽如持蓋而雨不沾衣俾晾乾其水濕着屐而垢經沒齒當挑剔其泥汚燈以紙包絲

將布裹裘防蟲蛀日曬須勤食慮鼠偷廚封莫先衣經摺疊而不縐椀頻洗滌以除腥堂前畫軸月更換而常新釜底烟煤時刮磨而易爨突宜屢埽毋就燥而積薪竈貴頻修莫揚湯而流濕廚名香積休教垢不知除水有缸盛勿令空而淺貯桶不箍而底脫井亂汲而瓶羸世間好物不堅牢惟有貞疾恒不死延生當放生作福自有福孔子不棄敝蓋非貪小也平仲不易狐裘非務吝也

吾人與世周旋凡事當必誠必敬遇尊客臨門衣冠必肅卽尋常密友亦不得褻衣出見禮貌全疏其可從權

者似不必過拘形迹。乃簡儀文而草率。必變脫畧為狷
狂。究輕人而先不自重也。若夫春秋祭祀。宜肅威儀。對
客且着長衣。對祖豈穿裋褐。彼農工衣履不周。可從宜
而從俗。若讀書門第。如何絕少家風。苟寒素無華。即一
領敝袍。可申對越。不以新奇富麗為工。猶之五鼎從豐。
二簋亦可用享。盛饌宴客。疏食何礙留賓。特獻之一芹。
難申供養。食無兼味。有愧盤飧。無物無儀。不成享也。或
謂祀祖不妨便服。彼以先人來格。如承歡於起居服食
之間。然充類而蔑禮成風。鮮有不跛倚以臨而等諸具
文者。何至禮陶樂淑之躬。甘同於野夫之草服哉。

水火之害。原屬劫數所遭。其因刻薄來者。人無如之何。
天則從而奪之。獨不解於天地所有之物。生成不易。一
旦因其人之無德而殄滅無餘。彼物何辜。而遭此狼籍
乎。天獨不為物惜。而因其人而并禍其物。意蓋不使之
享用。而分其惠而不能。散其財而不得。不得已而假水
火以收之。非不知其與物何尤。而不殄其物。仍無益於
人。而更充其量。肥其槖。助其勢。而強者益強。弱者益弱。
因除水火之外。無有如是殄滅之速且易者。其物不幸
而為惡人之物。猶之為桀之服。不得轉而奉堯也。因邵
伯而愛及甘棠。因邵伯而愛及黍苗。物亦有幸有不幸。

不然。孔子履。王莽頭。同燬於武庫之火。而何以一惜其
不久留。一恨其不速朽也。

生前之福。亦有時而享盡。及至享盡而竟無可挽回。世
有境遇豐亨。聲名籍甚。論其遭際。一生喫着不窮。無如
孽重難消。數終易敗。造物漸奪其魄。而或以色荒。或因
酒廢。使肥者漸瘦。壯者漸餒。事煩食少。不數月而消亡。
方其病時。知味而不能嘗。求飽而不得進。由其平日謬
專己意。妄取人財。以悅其口。人亦知味而不能。求飽而
不得。因罹此報而顯暴之。一似集二豎於膏肓。而鬼物
憑焉者。良可歎也。即如老年胃弱。食以旨甘柔滑為宜。

然蔬筍菽豸之屬。不能不藉乎齒牙。乃動搖而脫落。一
切堅凝之物。徇口乃窮。亦因食福已消。令其沒齒而無
怨也。而世又有相非食肉。牙雖銳而空留。又有命不永
年。舌雖存而無用。以及腸寬不飽。既陋且庸。齒老益堅。
非孤即苦。須知口福之虧。端賴心田之補。

作福亦歸嗜好。當隨其性之所近而玉成之。有人願齋
僧。不能強其造廟。有人願鋪路。不能強其捨棺。更有酬
神演劇者。勸移此錢而濟困。則萬不肯從。邀福惑巫者。
令省此費以憐貧。則牢不可破。許願燒香。不辭遠道而
竈神無杯水之陳。求財輸分。不惜多金而乞人吝一錢

之與。猶之名在放生之會。而忽鼈膾鯉。偏貪口腹以烹鮮。早申入廟之誠。而午饍晚餐。卽飽飢腸而食肉。念珠在手。伸一指而命宰籠雞。禮斗虔心。滿九日而暢啖肥嚼。功罪攸分。報施不爽。故餘於財者。或艱於子。長於福者。或短於年。高位而繼起無人。飽學而科名不顯。凡茲缺陷。各有由來。是以樂善君子。處處栽花。般般樹福。不求果報。而理在其中矣。

處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日。則遇良辰美景。得樂事賞心。亦人世難逢之境。道在節之以禮。侍先生而趨步。聯昆季以肩隨。卽風浴咏歸之趣。至今日而登山臨水。習

以爲常。而風氣一變入茶肆而深談。進酒帘而小飲。而風氣又一變。詩壇文會。風雅宜人。不料其鬬酒而互爲東道也。蘭臭同心。往來投分。不料其比匪而誤入桃源也。至是而風氣又一大變矣。士居今日。祇須閉戶潛修。闕疑待問。學古訓而由舊章。採時藝而仿新式。業貴專精。不必背陳良而事許行也。功當自進。不必慕齊傅而厭楚咻也。及至學博而朋自遠來。德立而童蒙求我。眼底鳶飛魚躍。皆大塊之文章。門前馬足車塵。卽他鄉之風景。讀書萬卷。徧覽奇奇怪怪。何待看優孟之衣冠。面壁十年。養成亹亹深深。自不越方員之規矩。所貴靜中涵泳。不勞分外營求。

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不死何爲。詩人深爲傲慢者刺也。禮尙往來。報施不廢。尋常賠答。且有過門不入之譏。何況慶壽隆情。弔喪盛意。彼既備物致敬。齋肅登堂。揖讓再拜。爲之子者。自當越日往答。親拜其門。亦應泥首堂前。以酬其禮。或位重齒尊。親戚交游。皆爲後輩。可委子姪。代任其勞。以將其敬。乃知禮者僅肩輿飛過。投刺而還。蔑禮者但轎役分馳。擲柬而去。更有不答一帖。而如無其事者。此風大可深惡痛絕。然亦不必與談禮貌。彼以惰慢爲常。隨處皆自以爲是。而施之於近。達之於

遠。一旦家事顛連。將求人而人莫之應。不得不行賄而大破其慳。乞憐而頓除其傲。而因其平日之狂悖。無不指而目之。無有矜而慰之者。皆其自取焉也。

益而日受。損而日招。亦其自取焉也。夫能養和平之福。自然化凶爲吉。轉禍爲祥。人當家庭變起。延到族黨親知。紛爭聚訟。當思一堂坐論。雖有公言排解。究多含意勿伸。卽肯助言斷難分惠。若空談無補。忿恨益深。舊怨加讐。老羞變怒。或一時短見。奮不顧身。或四面無依。空難立腳。竟有事出意外者。宜於萬難解救之時。出數語以平其心。解私囊以迎其意。衆論徒喧。一言頓釋。免禍

而益以受除怨而損不招其爲養福者大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其去惡也爲滅身之防。其積善也不僅爲成名之計。務令此事有益於人。即無不有益於巳。而天理具在。報應彰然。古聖先賢。何嘗爲一身一家計哉。嘗思人生天地間所能自主者惟德耳。外此皆不能無藉於人。亦思德之所由成。須從樂善不倦做起。若必捨財而作福。自問力有不能。食貧居賤之身。惟有作不費錢功德。每日自朝至暮。一切語言應接之間。事事留心。休貽口孽。一舉一動。如淵如冰。必使一日之間。事無大小。總得一件可以入功德之

林中。福善之選者。斯不虛過此一日。而問心可以無愧。高枕得以安眠。若今日無一善可爲。譬如欠一急債。約期明日。必當全償。萬難遲悞。如其明日得行二善。一償舊欠。一了新逋。明日得行三善。或逐日加增。不獨無債。而且廣有餘貲。雖處貧困之場。實裕富饒之境。

謀事但盡人力。而成敗不計也。有近情之舉。雖明知其無益。而尙可圖成。不妨死轉以商量。或者强而後可。如其投分。是勞而有功。即託空談。亦無關得失。此不過動而招悔。雖非吉而不至於凶。然啟口每勞吐屬。枉駕亦損貲財。及至所往無緣。似多此一番跋涉。無怪世故熟

而遇事搖頭。閱歷深而逢場裹足。非因懶惰。實愼樞機也。天下孟浪之事。大半出於粗豪。世間拘謹之人。斷不貪乎僥倖。任他幣聘臨門。猶是琴書高枕。平日與家人婦子。講明禮義。同甘淡飯而不辭。不難其獨善其身。而難其刑于妻子。能無交謫之聲。想簞瓢陋巷之顏子。肘見踵決之原思。其必有賢眷屬可知也。

老境逼人。凡飲食嗜好。皆退處於無爲。强者亦弱。暴者亦良。一因閱歷巳深。一因精神巳倦。非若少壯時之血氣也。即如年輕鼾睡。老則夜半巳醒。若任性狂呼。促人蚤起。鮮不厭之。年壯食强。老則充腸易飽。若吝情減少。

下箸無多。鮮不怨之。更有一種謬講報復者。於爲婦時受姑之惡。今得爲姑。即以施之於婦。於作客時受人之責。今每見客。即以施之於人。此實不知分量。而誤於用恕者也。夫絜矩之道。所惡勿施。病渴而捨茶。病涉而設渡。若其有疾濟藥施醫。憫其無歸送棺助葬。時作易地之想。不辭拯溺之勞。故有曾受其欺。而思除其弊。因罹其害。而偏用其恩。須知此生見惡於人。其咎半由於巳。即頻來橫逆。亦當思解其讎。道在寬柔。且身受而不報。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報怨者是尋仇而不巳。效尤又奚取乎。如年老而但以苛刻爲能。嚴憚爲敬。彼卑幼望之

如虎。其孰從而近之。至於老友。想亦無多。若再鄙嗇錢財。斷除飲食。勢必獨居無偶。形影相弔。安足貴乎。是以年高尤貴溫柔寬裕。如春山之笑。毋夏日之威。起居坐立。各有威儀。一本氣度之生成。一出童時之習慣。魚肉毋反。狗骨莫投。揚飯叱食之宜防。固獲齧骨之必戒。禮經所載。具有明文。及頭容氣容。一舉一動能遵曲禮。自肅身心。已無一不全。無須更求其備也。清廟明堂之上。書策琴瑟之旁。遇此壇場。自然清淨。獨於尋常居處偏少防閑。可惡殼核盈庭。渣滓遍地。菸灰積垢。吐沫流汚。但憑傾潑之狂。不顧埽除之苦。更有擲腥臊於

門背。積穢經年。堆糞土於階心。熏蒸永日。缸盈淨水。汲來盥手之盤碗。貯香茶。吐反沾脣之茗。濕履踐踏紅氈。流涎亂噴白壁。手染垢而謬塗几席。器待拭而順取帟帷。以象箸作煤箝。用枕頭爲坐褥。小楷之筆。妄寫大字而傷毫。全部之書。拖散一本而缺頁。酒澆客席。汁染人衣。凡屬粗疎。皆同狂悖。

精神強弱之分。壽之修短寓焉。有未四十而頭童齒豁者。有過七十而耳聰目明者。雖由善養。亦屬生成。嘗見高僧持戒。嚴肅身心。飲食起居。既諳時節。喜怒哀樂。絕不牽連。亦頗未六十而眼花。將五旬而齒脫。雖多保養難免龍鍾。然世有享耄耋而風騷。御酒肉而矍鑠。團圞兒媳。猶擁嬌娃。繁衍孫曾。又生幼子。此固昇平人瑞。而評量結局。忖度年華。亦大堪太息焉矣。豈無枯楊華發。老蚌珠明。梅經雪而逾芳。松禦冬而益茂。昔有古稀老者。食甌柑而埋核。望植根結子於將來。人笑其卽得生成。亦不過飽兒孫之啖。薦籩豆之需。不料不數年而成實。老翁猶及親嘗。更有某翁耄年育子。竟見童孫。某翁晚歲娶妻。偏延似續。然引以爲例。亦第工麟趾之訣辭。演螽斯之佳話。彼個中人。恐撫此呱呱。當亦悔生種種也。

世故周旋。情宜周到。遇至親好友。自當曲盡綢繆。卽屬泛交。蒙其光顧。宜應接從謙。殷勤欵曲。若年高者。既徒步於數里之勞。歸路更增疲乏。必當具飲食以充腸。自能助精神而健步。所費無多。於情更順。當其歡然話別。執手依依。彼此眞率之懷。天機俱暢。此卽和氣如春。饒有生趣。非局外者所能知也。

客中得遇同鄉。覺風土口音。無殊故里。卽初番謀面。便可近而可親。至於曾有一面之緣者。敘及往日相逢之地。分外情深。往往在家同居咫尺。漠不相關。偏於客途雅聯知己。所謂出處不如聚處是也。然而聲氣原推舊

友遇合每出新知。仇怨多釀於故交。嫉妒偏生於同里。卽如肆中交易。往生處而價可論。曩遇熟識而値翻昂。貴託人買物。精粗美惡之難嫌。況友通情。多寡重輕而莫辨。世豈無三生緣熟。千里朋來。白首如新。傾蓋若故。總之同甘而無與同苦。知面而不易知心。毋忘乘車戴笠之盟。處約不殊處樂。能投志合道同之分。全始必可全終。

馭下以寬。卽有視爲柔懦而明損其財。暗戕其物。亦謂事經發覺。不過重遭呵責。輕必姑容。故薪米各有私規。皮幣均留後手。每逢齒及。必飽腰纏。主人外強而中乾。

從者囊肥而橐滿。此慈辭之處。弊竇生焉也。至於憐貧給米。雜粗糲而平量。濟困施錢。吝青蚨而擲小。窮工有限勞金。乃遲日而扣以總除。再叨零數。貧士無多膏火。偏減額而吝夫出納。又較錙銖。求棺望殮。必得顯者而方能給票。尙當奔走以需時。救病尋醫。必先挂號而纔與通名。猶忍飢寒而待命。纖悉必提心在巳。一毫不假手於人。此又精明之中。刻薄寓焉也。

家遇喜慶等事。先期懸燈結綵。至日張樂開筵。極希有之奇觀。宴難延之貴客。人間樂事。天上良辰。可爲榮矣。然當散場以後。錦堂人靜。無殊荒塚。背昏繡戶春眠。何

異妖狐穴處。旣傷財而損物。復勞力以戕生。有盛必衰。無往不復。其爲榮親之舉。雖無益而猶託承歡。若誇鬪靡之雄。將召禍而徒添作慝。嘆漏巵之難貯。悲冰柱之非堅。須知傀儡之當場。不異烟雲之過眼。狂蕩笑他鄉之富貴。奢侈豈本地之風光。轉敎樸實家風。薄其小器。遂致老成古道。目爲迂儒。抑知遵節儉而絕浮華。謹小而無虧大體。崇文行而敦忠信。雖迂而不愧通才。如必一日享完。思祖父之貽謀安在。若任及身用盡。問兒孫之餘慶何來。

學有得之庭訓者。有習自師傳者。敎有淺深。質分巧鈍。

奇才家運。須得其全。人事天心。各居其半。雖可勉力。究難強爲。嘗見父師嚴訓。子弟偏好嬉游。任獎勸之從優。總昏迷而罔覺。故有父爲通儒。其子胸無點墨。門遊大匠。其徒不識一丁。才不美而敎難施。習旣深而訓亦誤也。夫易子而敎。古者之風。今則課出庭除。似較精於外傳。習聞習見。朝斯夕斯。農士有恒。箕裘易紹。其所由來者漸矣。君不見猴工演劇。鼠解穿繩。鳥識銜牌。蟻能排陣。物猶有巧。人豈無靈。惟姑息其筋骸。遂荒耽其歲月。手持寸管。如操關石之鈞。家擁五車。徒飽蠹魚之腹。雖盈宧橐。已廢書田。旣類游民。漸空恒產。子弟之誤於暇

日。如龜玉之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

僧道門中。及江湖星卜。漁樵閒散諸流。姦宄固多。英雄不少。遇此輩說長問短。只宜和平因應。無與紛爭。恐高人或爲其笑。兇人易結其仇。蓋彼無可如何。流於末路。則其艱難險阻。世味備嘗。亦當憐其窮無所歸。既不能設棲流之所。亦何必成口舌之冤。至於挾術以求緣。卑詞而獻媚。須知其果出端門。何致絕無知己。若多妙術。何不先自送窮。一切捕風捉影之談。皆當場竊取見景生情。切勿墮其術中。信爲仙佛。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世間大善無過放生。大惡無過殺生。以其斷滅生機。皆爲死氣。不祥莫大焉。每遇雨暘不順。先禁止屠宰。以申祈禱之誠。須知欲格天心。先全物命。此其明證也。乃世之邀福於淫祠者。盛設牲牢。視生靈爲兒戲。又有生日宴客者。雞鶩既罹其害。魚蝦廣受其殃。庭祝生辰。席陳死肉。甘其口味。能不心寒。如以蔬菜爲不恭。無已。用其大而不用其小。食其死而不食其生。如豕畜可供多人。水族動戕衆命。醃臘已成陳迹。鯉鯗猶帶生魂。更有醉蝦而生啖其肉。小蝌而活噬其臍。想上古茹毛飲血之時。未有火化。但取充腸。當不若是之殘忍也。

鼎象取乎烹飪。以享上帝。以養聖賢。牛豕羊哉。鸞刀必割。雉羹豕醢。魚釜同烹。薦毛血以抒誠。作羹湯而致孝。藉充饍饌。待佐賓筵。均宜珍錯之從豐。不僅筍蒲之昭儉。更有爨鐘必血。冒鼓需皮。骨角既備乎八官。毛羽亦資乎物曲。以及裘成衆腋。絲取多蠶。服御難免。夫生靈日用。半需乎物命。彼翠傷鳥革。珠剖蚌胎。氊拔牲毛。箸敲獸齒。其焉能盡出於慈悲。不忍其觳觫哉。惟聖人用其仁術。濟以權宜。不爲口腹以戕生。時慎身心而愛物。用之有道。食之以時。天生萬物以養人。我盡一心於在巳。斷不敢嫌肉食之非。亦何可斥菜羹之陋。惟歸乎定

數。聽諸時宜已耳。

官骸手足。悉禀先天。惟齒爲繼起之端。鬚是後來之物。乃鬚則無關乎痛癢。齒則反助乎貪饕。自有齒而骨肉筋皮。得供其嚼。煎熬炙膊。益逞其威。一切飲食之需。資其齒利。入口卽銷。饜足之道。所由來也。夫味辨酸鹹。全憑舌本。然以柔勝而不能剛克。欺弱而不能攻堅。故年老而反本還原。齒牙盡落。卽蔬筍亦無技可施。勉飽羹湯。不勞膾炙。亦同於李之咽。蛭之吞。雖五鼎三牲。徒供前席。則減其嗜好。必節其虛靡。不易從乎儉約哉。然鬚雖無用。而表厥威儀。齒實貪殘。而輔乎口頰。均缺一不

可也。是以君子知鬚之爲貴。當養其大體。知齒之爲害。勿學爲齊人。

八音之中。埍類屬土。必藉塼埴而成。後世踵事增華。於陶旊一門。倍增綺麗。此又人巧之奪天工者也。夫蠶絲組織。金錫陶鎔。以及玉石之需追琢。竹木之待刮磨。匏尙剪裁。革勞洗伐。雖俱經乎人力。亦盡出於天然。獨磁磚瓦缶。運以土質。鍛以火工。如煉汞成丹。燒米爲料。此全憑乎造作。竟大變其本來。彼盆甑各類。浸水不化。經火不銷。與金石等其堅牢。爲日用增其器皿。工其范合。巧爲陶成。貴如金玉之珍。登爲廟廊之選。可知造命之

君相同於制器之聖人。長材不藉於憑依。美質自成其樹立。一切夙根前世之說。非通論也。

子弟餘力學文。亦莫荒乎詩課。制藝而外。詞賦均宜擅長。不僅塞責於八韻。勉强於五言也。遇夫月夕花朝。登山臨水。引玉抛磚而投贈。分箋拈韻以聯吟。誠游藝之閑情。洵賞心之樂事。學歸陶咏。興託絃歌。誰曰不可。然而吐芳詞者。易成綺語。工麗句者。每蹈淫哇。或賦兒女之柔情。或寫閨房之媚態。調來喉舌。摳出心肝。闘腕底之風騷。動行間之聲色。狎成小說。編作傳奇。醜貽剞劂之災。罪墮阿鼻之獄。擲美才於塗炭。委佳句於汚流。皆

學士之詞章。盡文人之筆墨。撰一篇而獲罪。留數語以貽殃。削祿籍於無端。招困窮其何苦。甚至流入山歌。拍諸檀板。非不由於繡口。出自文心。乃流毒無窮。助非爲最。肆狡童之志。奪嫠婦之貞。壞風俗而爲倫變。人心而莫救。皆由此穢語賊之也。地下有修文郎。豈無拔舌獄。世間有文字禍。莫作才子書。

演劇之場。看樓聚衆。兒童擠擁。男女喧譁。酬神歛錢者。不修善事。好演名班。以致遠集城鄉。爭居先後。人多樓倒。低壓高危。腸穿骨斷。以全休頭破血流。而半死無人償命。何處申冤。自入網羅。輕遭横夭。更有石坍臂損。鼎

折腰傷。陷岸足而顛連。綏屐齒之跌踏。一羣人散。幾處屍横。佩被翦而囊空。屨不全而踵決。他若教場看武。遇箭飛而穿首。逢馬踏以當胸。狹巷觀燈。墮簪珥以難尋。曳裙裾而罔顧。乘興而蜂狂蝶舞。呼伴而雲散水流。螳臂衡圍。莫之能出。蛾眉隱恥。無可如何。其夫不羞。有仇莫報。何故輕身而就死。誰教縱婦以遊春。又有母好賞心。子不號泣而諫阻。親邀結伴。家不審慎以堅辭。及禍至而戕生。孰憂分而替命。前非莫補。後悔已遲。受侮可憐。汚名實甚。特爲淺說。以當家箴。

嗜好既判。清濁攸分。尙勇赳赳。骨開張而威重。斯文抑

抑氣柔弱以傴僂腹有詩書風度徵其儒雅胸藏甲胄梗概自露軒昂來自田間著長衫而跼蹐未登場面見上客而慚惶鎮日吟詩時作推敲之勢昨宵中酒每多沉湎之容嚼蒜薤之葷濃達咽喉而聞聲穢濁餐蔬筍之味淡薄腸胃而下氣清虛不濯足而泥汚懶梳頭而垢積鑪中灰塞香每留餘缸底渣盈水難貯潔知爲染業手帶青黃認得塗鴉墨留衣袖洵俗情之易見因習氣之難除雖能懸擬其人才切勿輕加夫議論

士能處常亦能處變民無恒産卽無恒心薄其荒遊戲之工不出正軌憐彼遇艱難之境便入邪途爰及矜人不耐飢寒之逼入于坎窞遂偕狗盜之羣須知天生烝民亦皆畏死當念誰非人子豈盡無良竊人之財本難逃乎刑罰于誰之屋竟私匿乎穿窬倘已被其狗偷縱鳴官而奚益或未遭其鼠竊卽經獲而姑饒勸其改暴爲良莫再尋乎死路贈以禦寒免餓速另覓乎生涯譬如蜂以誤而侵膚姑聽飛而他往蝨爲飢而吮血且拂去而休傷有犯遭擒亦可憐其繫頸施恩勸釋或可望其回頭雖近婦人之仁甘受君子之過

書生未遇時等紅顏之薄命寒冬夜讀風雪燈昏暑夏工勤蝨𧏾室繞呵凍更疲于役揮汗同病於畦每遇試期偏難安寢赴轅慮後待漏恐遲常經風雨淋漓慣作衣裳顛倒幾羣足困延佇庭心一隊肩摩趦趄門角呼名遭書吏之輕敢不應聲諾諾給卷認東西之位難禁負喘吁吁毋許高聲肅衣冠而磨墨不容出位忍飢渴以揮毫雜坐勞思夏苦熱而冬苦短升堂赴繳足防蹶而卷防汚照出開門又受一番擠擁歸來卸甲徒添遍體酸疼逢小試而已勞遇大比而更苦遠方就道舟車勞力而傷財旅寓權居戸牖旁風而上雨防行李之竊失嗟人地之生疎亦有朋儕不若家人之熨貼豈無僕從全憑自已之扶持家家望眼將穿戸戸臨期等報勝

原可喜敗則徒勞嗟此境之同嘗當設身而加惠

一年好景無多又有風雨寂寥應酬辛苦須知讀書爲善是至樂之工夫關酒尋芳是極勞之境遇當於暇日先圖忙裏之功尤貴健時預積病來之費天晴早備不勞著屐而前長日優爲何待挑燈以繼蟻之銜土也爲坏戸之謀蜂之釀蜜也爲禦冬之計丐者乞餘而貯既雨有枵腹之糧征人趲路而行未晚得息肩之地困獸猶鬭是不倣之精神拙鳥先飛乃早圖之計策休誇才美恐躁進以徒勞莫逞身強每急行無好步端宜好整以暇切勿予智自雄

人具棟梁材質。冰雪聰明。範以詩書。嫻其禮樂。必敦倫而飭紀。乃德備而才全。身問何所從來。恩莫酬乎罔極。克盡事親之道。方握衆美之原。順先兆乎庭前。化首行於門內。餘皆後起。孝實始基。事父卽繼以事兄。立愛必申以立敬。無虧弟道。兼盡家修。由是而忠信同持。動靜交養。秉禮由義。以嚴其矩度。知廉識恥。以愼其防閑。斯本旣厚而末有餘。品已敦而學可殖。作忠本乎移孝。修身可以齊家。刑于寡妻。施於卑幼。洎乎里巷。及乎朋儕。旣睦族以周詳。復和親而懇至。奴僕可以言義。禽獸可以推恩。皆百行之原。肇之也。夫水以源而流不竭。木有

本而枝向榮。世故周旋。皆其餘事。文章藝術。悉可徐圖。如其大德有虧。卽矜細行而莫補。所貴本原從厚。自當充實而有光。背義忘恩。誠有靦乎面目。有文無行。終大玷乎衣冠。承棠棣而悲懷。人心不死。讀蓼莪而隕涕。天性無殊。立忠厚之基。身心交泰。養和平之福。出處皆宜。惟期要道之咸知。毋忘當務之爲急。

覓園雜說卷下終

覓園老人著雜說上下卷四百條梓成自覺言之淺近無非人倫日用之談憶昔側聞庭訓歷久不忘山陰平確齋前輩爲我府君墓誌銘曰世德清芬定啟後人庸言庸行宜古宜今錢塘善士鑑章先生我母陳太安人慈命諄諄均以人情物理爲訓居常以此洗心偶有所得退而記之非臆見也卷中皆載儒行不述釋氏因緣以吾儒志在聖賢不參旁說亦不敢稍存援儒入墨之見然三教同歸忠恕慈悲感應不外一心故余曾受菩薩戒法名了生於讀書酬應之餘每作趺坐靜觀息心課佛常覺方寸泰然以故老妻胡氏了死亦奉行之相

與常齋守戒者二十餘年矣去歲臘月初老妻偶冒風寒因其多載食少課多神疲力弱病中誦佛及經仍如平日除夕午時親見老比邱來迎又見池中蓮華湧放自知時至曰今佛誕日我西歸也命大媳湯氏慧卿次媳王氏靜卿梳洗畢說偈曰直上也易橫超不難蓮華湧現池水瀰漫比邱接引大衆同看不棲蓬島不居廣寒極樂世界自在盤桓緣盡分手君莫悲酸蓋棺論定入土爲安語竟持珠念佛命兒媳孫男女輩環立同聲念佛但見玉柱雙垂下而復上我語以平日工夫此時正當喫緊認定彌陀日午正中點頭會心端坐而逝㬉

頂艮久正華嚴佛誕日也此種境界誰得議其非是耆余生也晚猶幸及見者方外如允經超塵雲光不空及吳西林先生龔水南居士等均爲佛門標榜近如源洪補雲應緣韜庵伴霞松光竹安諸師咸眞實不虛篤信三寶梵行清修想諸君子聞我覓園雜說必以佛法不離世間法世間法卽是佛法也胞弟起潤六芳每日早誦金剛尊經胞妹印秋亦能持誦兩子樹蘭樹珊自幼熟聞佛法屢寫金經卽孫女慶雲於五歲時便能朗背大悲各咒合家戒殺放生奉行不怠於蘇州彭氏思竊比焉抑余[illegible]雲棲蓮池大師七世姪孫豈源遠流長其來有自[illegible]爲是推廣言之知其義者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已覓園老人芝塘沈起潛自記時道光七年歲在丁亥九月二十六日六十賤降之辰

〔清〕雲茂琦撰

探本錄二十三卷

清咸豐元年刻本

咸豐元年春栞

澹人雲茂琦著

採本錄

本宅藏板

禮部奏請入祀沛邑名宦祠稿

禮部謹

奏爲議覆入祀名宦鄉賢事禮科抄出江蘇巡撫薛煥等疏稱已故升任吏部郎中前沛縣知縣雲茂琦立品端方操守廉介請入祀名宦祠造具事實冊結具

題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部查定例各省舉名宦鄉賢該督撫學政每年具題後將事實冊結送部於歲底彙題應確覈事蹟倘名實不能相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卽行指駁以昭愼重等語今查得該省送到事實冊內開已故升任吏部郎中前沛縣知縣雲茂琦廣東文昌縣人道光丙戌進士以卽用補江南沛縣知縣後升吏部郎中當其在沛時以德化民每勸民務正業息爭訟人多感之於邑之學宮書院捐貲重修添助膏火文教日興沛地低窪因開溝洫以爲田間水道又建橋梁以便行旅添設緝捕經費親拏悍賊以除莠安良每見紳耆必問民間疾苦下情因以上達其訓俗八則立言皆關世道

人心又著採本錄二十三卷實學者四卷精理名言
皆發前賢所未發足爲士林楷模其調赴六合時邑
之士民遮道攀轅至有淚下者蓋其愛民如子感戴
至深矣該撫等所請雲茂琦入祀名宦祠係名實相
副臣等謹擬准其入祀名宦祠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該撫遵奉施行再此本向歸年終彙題本
年科抄到部較遲是以改題爲奏合併聲明爲此謹
奏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

禮部奏請入祀六合縣名宦祠稿

禮部謹
奏爲議覆入祀名宦事禮科抄出署理江蘇巡撫郭柏
蔭等題已故六合縣知縣雲茂琦讀書敦行學道愛
人請入祀名宦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臣等查例開崇祀名宦鄉賢
該督撫會同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並將事實冊結
送部詳核於歲底彙題應確核事蹟倘名實不能相
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即行指駁以昭慎

重等語今據該撫送到事實冊內開已故江蘇六合
縣知縣雲茂琦廣東文昌縣進士在六合五年勤理
民事倡明正學毀淫祠裁陋規捐漕費施醫藥置義
冢恤嫠婦道光辛卯癸巳兩次大水詳請賑濟復捐
廉倡首以補不足六峯書院歲久傾圮擇地改建捐
助膏火與諸生論學謂莫先於主敬宜躬行實踐勿
專事考據勿墮佛老空虛由是士風爲之一變著有
訓俗八則採本錄實學考諸書流傳邑中臣等公同
查核該撫等請將雲茂琦入祀名宦祠之處係屬名

實相副謹擬准其入祀名宦祠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該撫遵奉施行所有臣等議覆緣由謹擬
照歷屆成案改題爲奏爲此謹
奏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禮部奏請入祀縣府鄉賢祠疏稿
禮部謹
奏爲議覆入祀鄉賢事禮科抄出廣東巡撫李福泰等
疏稱已故吏部郎中雲茂琦學臻邃密品植端方請
入祀鄉賢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查例開崇祀名宦鄉賢該督
撫會同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并將事實冊結送部
詳覈於歲底彙題應確核事蹟倘名實不能相副及
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即行指駁以昭愼重等
語今該撫送到事實冊內開已故吏部郎中雲茂琦
廣東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旋升郎中幼端重言笑
不苟長讀陽明集輙獨居泣下痛刷前非作責前警
後二箴以自策勵通籍後廉俸所入悉推親族捐助
闔族卷賓及邑書院膏伙置近祖祭田郡垣試館仿
范文正公義莊遺意爲種義田小學婚嫁喪葬孤寡
皆有佽助前後費近萬緡宰沛縣六合興利除弊多
善政主講瓊臺書院揭學規五則以示生徒謂宜以
漢儒淹通析諸宋儒義藴從遊者衆院舍至不能容

鄉居六年捐修城垣
文昌宮尊經閣及考棚外地增築清瀾口礮台以備後患
建祖祠修族譜立宗規以訓子姪著有採本錄二十
三卷實學考四卷初任須知一卷闡道堂遺稿十二
卷皆已刻板藏於家臣等公同查核該撫等請將雲
茂琦入祀鄉賢之處係屬名實相副謹擬准其入祀
鄉賢祠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該撫遵奉施行所有臣等議覆緣由謹援
照歷屆成案改題爲奏爲此謹
奏奉
旨依議欽此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吏部郎中雲公墓誌銘
公諱茂琦字以卓號澹人姓雲氏粵之文昌人系出
隴西始祖諱從龍以元進士爲行省參政宦瓊遂籍
文昌祖諱于炳歲貢生父諱崇縉以公貴皆
贈朝議大夫祖妣馮氏邢氏妣馮氏皆
贈太恭人公幼而穎異年十三誦書日萬言弱冠失恃哀
毀甚益刻苦力學雖歲除誦不輟聲以嘉慶二十年
補博士弟子員明年舉於鄉道光四年張翰山先生
視學關中聘公往張藏書頗富公褎校之下博覽羣
籍枕葄功深比入都讀王陽明先生集慨然有必爲
聖賢之志迺作責前警後二箴語語沉痛試期近公
猶繹儒書友人問之公曰制義代聖賢立言未有觀
理不深而能暢所欲言者且試官棄取天也可聽之
若儒先諸書終身命根所在一日不讀此心便放縱
矣曷可離耶是科成進士爲道光之六年公年三十
六以知縣分發江蘇留於甯尋補沛縣缺甚瘠或勸
另爲謀公曰吾志不在此之任諭書差勿遠迎供應
陋規概裁撤見諸父老即問民間疾苦與便利者次

第興草時出署察不法事犯卽驅逐家人衣履惟佈非公事禁出宅門沛素刁悍命盜案報無虛月公下車盡心勸導著訓俗八則民薰其德多化而爲善良終沛二年未聞有搶劫重案折獄以明決稱兩造至堂下一訊卽結民無守候株連之苦訊畢誨以事親敬長處家作人之道娓娓如家人父子並問吏役索錢否延擱否有卽治之無一犯者遇命案立往勘驗攜一僕以行沛地低窪公修橋梁開溝洫不遺餘力見有隙地輒勸民耕種民以富饒其書院曰歌風公

捐束脩助膏火時勗諸生以身心性命之學文風蒸蒸日上鄰邑亦有向學而來者豐沛間舊多窩盜公添設緝捕經費懸賞格案悉破未幾廉得盜巢令逮之役曰盜羽翼眾翦除實難是時公已捧調六合檄益亟或曰君將去此曷多事爲公曰爲民除害而不絕其根吾去盜復熾謂此民何密選幹役而前不告所事盜莫覺比役至果殺其子欲誣之及見公乃就逮邑人歎曰此數十年積匪非公愛民何肯治亦何敢治也嗣是境內謐如門不夜閉士民以手加額謂數百年來無此好官蔣礪堂制軍聞而偉之調宰六合沛之人士乞留公以格於例不許去之日闔邑父老遮道攀轅至有泣下者公莅六合一如治沛以賦重酌減錢糧雜費民甚德之初邑有十六衛屯田佔其半爲旗丁運漕之資久之田典質一空而運務不克免累日甚於是貧者逃匿富者受迫民弗堪公捐廉爲倡獲十餘萬生息請於大府以息代徵得

旨允行自是十六衛之民始蘇道光十一十三兩年邑大水公周歷水鄉幾閱月安輯窮黎捐廉六百緡勸賑

集萬貫有奇採買積粟米價以平民心乃定邑之六峯書院廢弛有年公捐廉六百緡募萬餘金重建規模兼裕束脩膏火之費延名師主講月有課文教大興公於月課時與諸生論文勉以立聖賢之志嘗謂學者專事考据則病叢雜高談名理易涉空虛能以漢儒之淹通折諸宋儒之義蘊則學術正而士風不患其不古又見春秋兩試尚乏賓興復捐廉五百緡並以公項若干金立賓興莊厥後應試者倍於前科名繼盛如葉覲儀徐鼒朱麟祺唐嘉德等不下數十

人皆賴公栽培之力也公念苦節不可以無養贍又
於城內澄清坊創建集善堂募捐萬餘緡以收養嫠
婦他如捐施粥飯醫藥棺槨義地諸善舉不可殫書
公自奉甚儉盛節誕辰不演戲不稱觴道光十年迎
太翁至署屆懸弧日有勸之者公曰吾輩顯親揚名
惟在立身行道耳儻有忝所生縱極張皇何益矧吾
親素不樂此耶聞者歎服公愛民如子民咸以雲青
天呼之十二年壬辰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得張同登
吳存義等十人皆知名士公性嚴重見及門必講存
養省察克治工夫每欲挂冠壹意正學而太翁以公
强仕之年不當退命援例改京曹公謹遵命就郎中
六合士民於其行設香案具禮服送之愛戴不置尋
權江甯督糧同知調碭山令未币月復權江防同知
十七年入京供職分兵部郎中十九年補吏部郎中
公之入京也太翁以北上苦寒遂旋里公違色笑屢
欲乞養太翁諭以精神矍鑠勿遠念故不果行居京
職閱七年決意陳情謂友曰琦不幸蚤喪母抱憾終
身今父年耄矣卽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不忍留也遂

於二十四年三月出京道出德城黄撫軍款留主講
會垣公將父情切亟去之至家見太翁康强甚喜侍
奉膝下未嘗暫離越明年太翁年八十有七於十二
月下旬見背公居喪以禮屏除浮屠及形家風水時
日之說既而闔郡請公主講瓊臺書院辭不獲公卽
以倡明理學爲己任著有瓊臺學規五則日坐講堂
耳提面命嘗云讀書所以致用不可徒作章句之學
不可徒存科第之心前後主講五年成就甚衆道光
二十六年艇匪擾及文邑之青瀾口公率紳民結安
全社以爲保衛勸捐修理城垣極爲雄壯又以青瀾
港爲海艘出入咽喉添築礮臺於北兩面夾守賊懼
莫敢前文邑書院經費缺如公捐二千四百緡以作
賓興又倡捐得八千餘緡以作束脩膏火瓊郡雲族
試館久未培修公捐三百緡爲之瓊距京師萬里計
偕維艱公謀於黄觀察籌款得三千金生息爲闔郡
會試及拔貢優貢 廷試賓興之用其嘉惠士林者
至矣公廉俸所入先後捐闔族賓興三千緡捐本支
各祖祠千餘緡置祭田續捐千緡爲種義田佽助近

支兄弟小學與婚嫁喪葬貧窮孤寡一本之誼何其篤與洎服闋高尚不出以道光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終於瓊臺書院沒之前一日尚力疾就講席詔諸生纚纚論學其平生篤學寢饋於宋五子書在官雖案牘勞形手不釋卷而尤得力於王陽明先生之集是以窮達一致亦頗類其爲人居家肅若朝廷兒輩一衣一餐必戒之曰爾衣食强人學問見識不能强人得無愧乎故公通籍以來家風仍寒素每日一見子弟便問頃間作何工夫其訓迪之嚴不少寬貸

歸田與鄉人處極謙恭時因其智愚誘之以善故儕輩之感化最多公理學精深著有採本錄二十三卷實學攷四卷其餘雜作門人搜輯成編顏曰闇道堂遺稿凡十二卷公生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春秋五十有九元配范氏贈恭人繼配胡氏封恭人子逢曜江蘇郎補道逢暻早卒逢昕拔貢生孫四昌棟昌樑昌材昌楨咸豐三年葬公於文邑新徛之原十一年江蘇巡撫薛煥以公立品端方操守廉介請入祀名宦祠禮部得

旨如所請嗚呼處爲醇儒出爲循吏若公者是可銘已銘曰蓍蓍玉陽代產賢哲倬彼雲公珪璋其質黜浮崇實氣骨豐麗味道之腴淵源姚江學道愛人體用兼備弊除利興豈曰小惠何疇不治何埴不陶旣富而教蔚起英髦安爾室家鋤奸務盡蟊賊不訌風行草偃宋有景龍我公嗣之若合符節兩地口碑酌水餞離有隕如瀉大吏曰噫公眞儒者勖而鷄廉儉開福源分而鶴俸廣廈庇寒睦宗族兮靡食非德培子弟兮以引以翼惟公列宿上應干天出宰百里入爲郎

官猗公之忠不督法度猗公之孝依依孺慕請養歸田大節以全文彰彪炳輝映瓊山鹿洞講學上接朱子居鄉禦寇象山復起哲人萎矣俎豆馨香傳千萬年邦家之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　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　上書房總師傅管理戶部事務　經筵講官倭仁拜譔

誥授朝議大夫吏部郎中澹人雲公傳

公諱茂琦字以卓一字澹人始祖維山公元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莅瓊遂著籍爲文昌人祖于炳歲貢生父崇縉以公貴皆
贈如公官公少承家學强識過人年十餘有能文譽試輒冠軍二十五補弟子員明年登賢書三十六成進士令江蘇沛縣調任六合歷權碭山督糧江防事所至革陋規戢家丁吏役索民錢公事旁午而案無留牘其在沛六合日久得民愛尤多下車之初召父老問所苦便於民者舉不待時沛素多盜公懸重賞獲其渠餘黨相戒勿入沛尤以振勵士風爲亟數延接文士以身示範雖在官手不釋卷喜讀宋儒書嘗云此書一日不觀此心便放縱坐一室左右箴銘皆滿鄉民鬩爭至堂輒諭息並以孝友忠信勸娓娓如家人父子初六合設衛十六占田較廣及歲久田與質略盡而糧役仍責軍貧不能任多亡去則取償於殷戶紳者纍纍敲撲無虛日前宰斯邑者籌款津貼息不敷費逐年虧耗公至復倡捐計贏始請大府以息代徵得
允行自是衞人獲蘇邑兩災大水公治賑如法事皆身親不假手胥吏所全活甚衆解任日士民有出涕者時制府蔣礪堂先生語屬官曰雲令雖漢循吏不是過也然公性直質不喜承迎又以簿書勞頓不得侃仰自如遂援例改京職授吏部郎中旋以親老告養歸主講瓊臺書院五年而卒年五十有九公之歸養也出槖中貲千緡置祭產奉宗祀千緡置種義田近族婚嫁喪葬有資貧無依者有贍以三千緡待族人應試者卷資旅費悉取給文邑書院雖設而經費缺如公倡捐得八千緡供肄業生膏火復捐二千緡助賓興費十數年廉俸所積不留餘道光二十八年艇匪滋事往來青瀾海口距縣城僅二十里公率紳民結安全社互相守衞而賊氛日肆數窺縣城城久圮賊至無可禦衆以爲感公商邑宰勸捐修築相度海口要隘添築礮台賊始不敢近港口其主講瓊臺也生徒日集院舍不能容乃謀之觀察增建肅學規諸生無敢犯日坐堂上與講業不問寒暑一時從游士

多知名瓊去京師較遠赴試者難於計償公復與觀察謀籌款得三千金發商生息資試禮闈貢成均者此皆公歸田義舉也公自奉極約不喜華縟為孝廉時嘗游陝甘督學幕值宴客冠蓋咸集公著舊布袍出或以新服勸更公卻之曰貧士服此何傷及居官被服如寒素終歲不聞刀尺聲自禮服外經補綴不易也其他用物稱是生平不言術數尤不信青烏家言及日時禁忌之說婚葬大事即就天氣晴朗而用之從不惑於吉凶禍福之論六邑舊多淫祀擇其不在祀典者毀之以舊址改造

萬壽宮　先農廟　社稷壇及書院等處籍其原產撥為諸生賓興膏火之資其崇正黜邪吳中士大夫僉謂數百年來湯文正公後見公一人而已而公所學所行亦大率以湯文正公為依歸所著採本錄二十三卷實學考四卷皆生前手定喆嗣逢曜等編輯遺稿十二卷藏於家

青蔡曰傳稱君子學道則愛人其忠厚和平之氣自涵養中來也若校簿書奉上法迂理學之譚而拂黎元之性俗吏優為之何以謂民父母觀雲公所設施其有道之士歟故仕則愛百姓居則愛族里末流摽襲詞章獵縉紳社煎膏自潤睨宗族閭里若路人聞大君子之風亦可少愧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提督順天等府學政加五級

通家愚弟萬青藜拜撰

賜進士出身
誥授朝議大夫吏部郎中雲澹人先生傳序
先生諱茂琦字以卓號澹人行六廣東瓊州府文昌
縣人其先出古蕭聲昌府隴西縣始祖從龍元時人
由進士官湖廣行省參政來瓊撫黎遂家焉籍文昌
祖諱于炳歲貢生父諱崇縉以先生貴
贈
封朝議大夫祖妣馮邢氏母馮氏皆
贈太恭人　先生幼聰穎誠篤喜讀書從胞伯崇維公胞
叔崇紳公學居近市足不出戶年十三四讀書日萬
言爲文操管立就應童子試屢冠軍名噪郡邑而院

傳序　十六

試輒不售　先生亦不爲意年二十丁馮太夫人艱
哀號躃踊感動左右服闋益厲志年二十有五補弟
子員明年丙子舉於鄉丁丑應禮部試報罷歸里授
徒從遊甚衆於是歷數科未應試甲申張翰山太史
督學秦涼重　先生名聘入幕張公故善藏書　先
生素慕之既入幕公暇枕葄其中靡不究覽乙酉冬
張公差竣隨之入都復得王陽明先生集潛心研究
得之恨晚乃大悟作責前警後二箴刻存遺稿益以聖人
爲可學至語默動靜必於儒者又博求宋五子遺集

及諸語錄尋思玩索總以整齊嚴肅躬行實踐爲主
斯須無或閒時禮部試期近同人多習舉子業　先
生惟繹儒書入或問之曰時藝不過得其法耳且得
失有命先儒書不可一刻離也是科遂中式
賜進士出身以知縣即用籤分江蘇次年補沛縣沛徐邊
邑也距省將千里號難治或勸辭之　先生不畱六
月之任諭書吏勿遠迎供帳概裁去下車訪民閒疾
苦及便利者次第興革之聽訟以時案無留牘尤嚴
察吏胥有舞文者必摘懲案雖轇轕不株累一人出

傳序　十七

門惟攜一老僕衣履樸素署中丁從亦如之公暇進
父老諭以居鄉處世之道民因事至公堂事畢亦諄
諄訓誨誠意懇摯民多感悟既又葺新歌風書院捐
廉佐膏火月朔進諸生課文藝手自批閱進及於身
心性命之旨製聯語懸楹間既列儒林豈容半箇時偶忘聖訓誰傳道脈莫
將一等事少讓他人率修
先師廟殿煥然以作士氣　先生一切以身教不爲虛語
衆由是說服多師事之自乾嘉年來凡令沛者以民
俗獷悍率尚武健然刼殺之報無虛月而　先生治

沛惟導以禮將以誠及終任無一壘誤沛邊境界曹豫多盜患有巨魁某嘗窩盜盜之往來者輒匿其家數擾鄉間某威爪牙歷任莫敢捕　先生嚴令逮之役咸懼會調六合衆役冀寢事署友亦以將卸事勸止之　先生不聽益明賞罰設方畧密選幹役掩捕遂捦之羣盜遠遁自是沛之境不閉戶者十餘年

先生在沛二年捐修橋梁數十處尤著者南郭外大石橋邑人德之號曰雲公橋示不忘也又以沛地低窪雨積無所蓄泄歲多歉收於是修水利開溝洫八

十餘里用資灌溉因勸民種桑麻數年盈疇徧野幾同兩浙民至今賴之　先生既奉調己丑七月卸沛事去時父老遮留不得有泣下者遂於八月十九日知六合任一切如莅沛時六合濱滁河近會垣商賈輻輳習尚浮華　先生至首以儉示刊訓俗八則通論十二條躬行節約爲士民先凡賽會試燈及諸劇戲以次裁減俗爲一變　先生履任後歷辛卯癸巳頻年苦潦滁水暴漲城內深丈餘東南鄉田廬皆沒乃詳請賑邺奉發帑金計萬餘又倡募捐輸醵貲亦

計萬貫餘設局施賑杜侵漁禁冒濫實惠及民全活數萬計先是中州蔗民懷明府宰六邑議建集善種德各堂局未就調丹徒事遂寢會　先生抵任董勸益力士紳亦體　先生意實力將事逾年告成焉尋又擇邑之西偏高阜處建六峯書院爲課士地前後數楹規模閎廠邑故有書院久荒沒前之校士者率就明倫堂東西隙地一切草率肄業者寥寥議者非之　先生既新書院月吉則進諸肄業者講習由經學及心學言近指遠環聽者數十百人復書存養省

察克治六字於屏間以警學者一時庠序之士無才不才咸知敦禮讓尚廉節以欺詐與外事爲可恥下至賈豎胥役亦頗知斂迹自愛自　先生去任迄今三十年而民俗尚能敦古處者當日之遺澤也

先生在署寢興有定候笑言不苟所常接見惟二三碩望品學素著者市井之徒希踐其閾（二堂上有聯句採治譜之本原誠正一關先體驗養民心以道味仁讓兩字好家傳）暇時則手一編焚香默坐尤盡心色養百煩中定省不少閒善獎進後學所造就者如徐奐舟太守朱臥雲比部以功名氣節顯

其它難悉數也待下寬恕無疾言遽色尋常於人無所忤然義有不可毅然持之尤異者邑之隍神俗傳爲漢九江王　先生指爲叛臣不爲拜後有劇案無兇犯殊棘手神忽示之夢犯乃獲城內向多淫祠先生以非典祀命毀之或阻之曰是或爲祟矣不應卒毀之亦無恙　先生嘗曰儒者內省不疚則人神皆憚之凡歉者中不足也其平生自信蓋如此　先生治六旣久民無遠近及老幼皆如家人父子愛戴浹肌膚嘗因病在告凡三月民望之延頸企踵回任之日歡聲徧城隅然體素弱不耐鞅掌又擧措多掣肘時思謝病作歸計時　封翁太老夫子在署意不可乃改就京職甲午冬十二月卸事去紳民攀送尤過去沛時時　先生年四十有四矣逾日抵省以核算代務留金陵權督糧司馬丙申調知碭山事未匝月復晉省權江防丁酉八月卸事代務旣淸於是封翁歸粵東命　先生赴京師十二月抵都以郎中分兵部直武選司郎署淸閒退食益究心正學嘗坐一室左右圖書俯而思俛而讀一二知己外無相往

來己亥銓授吏部稽勳司郎中兼直文選司甲辰春俸滿截取補外有日矣　先生忽念　封翁遽乞養歸三月朔出京寓敀行過穗城黃石琴中丞留主講席辭不就七月抵里時　封翁極康疆　先生益喜侍奉左右朝夕不離側乙巳冬十二月　封翁謝世先生哀毀骨立幾不欲生喪葬壹遵家禮不用浮屠及堪輿拘忌之說丙午三月後窀穸事畢郡人請主講瓊臺書院堅辭不獲　先生旣應聘則以闡絕學爲己任嚴立課程著學規五則日坐講堂進生徒與之討論自昕及夕娓娓不倦年餘請業者日益至院舍不能容收院前屋數楹居之海寇張十五滋事距瓊郡十里里閈洶洶　先生講學自若逾數日寇退竟無所擾又有艇匪至淸瀾口遊奕近文邑　先生患之結安全社募貲得數萬金修城垣建樓櫓復度要隘添築砲臺於淸瀾之北夾巷而守寇不能入戊申服旣闋仍主講席或勸之試選不舍有終焉之志是年五十有八矣居瓊數年德益進充養粹然雖親炙者莫窺其際也次年己酉　先生年五十有九

主瓊席如故八月二十五日感患時疫甚劇然猶勉
力坐講堂與生徒講性理不輟薄夜益甚　先生知
不起歎曰某平生未嘗做些事無益於世可爲恨耳
漏四下寅刻整衣冠就枕乃卒無一語及家事時道
光二十九年己酉八月二十六日也　先生性剛毅
一介無所苟接物謙和坦率有人倫識精天文而口
不言災祥博極羣書所心得者惟經史及先儒諸語
錄嘗爲利物濟人事在瓊時講學之暇嘗勸修考棚
捐書院修脯及公車北上之費皆出囊貲倡率次第

畢舉通籍後祿入數千金悉捐入賓興會及宗支祠
置義田修譜牒不置生產爲子孫計居處尤極澹泊
服用僅取給雖單寒士不如也事親盡敬養先意承
志孺慕終身治家嚴而有法訓飭子弟不令一刻懈
與鄉人處無親疏貴賤待之如一善勸導鄉人薰其
德者甚衆著有採本錄二十三卷實學考四卷闡道
堂遺稿十二卷初任須知一卷充壬辰
恩科江南鄉試同考官得士張同登吳存義等十八人戊戌
充武會試監箭官　先生生乾隆辛亥五月十三日

子時咸豐三年葬於本邑新衙之原元配同邑范氏
先卒
贈恭人繼配定安胡氏現年六十三歲
封恭人子三長逢曜江蘇即補道次逢暻早卒三逢昕辛
酉科拔貢生遇缺即選教諭孫昌棟監生昌材棵幼學
咸豐十一年江蘇巡撫薛煥以　先生立品端方操
守廉介奏請入江蘇沛縣名宦祠同治六年大學士
兩江總督一等侯曾國藩以　先生讀書敦行學道
愛人奏請入六合縣名宦祠俱經禮部議覆准其入

祠先後奉
旨依議欽此
論曰漢書立循吏傳所列龔黃文召皆雅近儒者務
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張敞趙廣漢之屬雖稱廉能弗
與焉然宋時周程張邵朱諸大儒皆嘗爲民牧著治
績而又不得徒以循吏稱之吾　師文昌雲澹人先
生幼務博覽及長精入理與悟始於陽明良知之說
久之益徹遂由濂洛上窺洙泗
國朝自湯文正陸清獻兩先生後不數見也年三十有六

成進士歷宰劇邑自沛邑移六合其所施設事不可殫述大抵不在乎簿書期會所以維持人心風俗者壹以身先之及去之日民愛之如甘棠之頌召公愈久而愈不忘攀轅臥轍不足言也嗟乎世所謂能吏初任時矯爲一切以博名譽世人亦或以名歸之然不逾時而心迹敗露不可終日遂亟亟求去以視先生之久而弗諼者其作用何如哉 先生爲政誠不求急功近效然試之數月或期年無不綱舉目張風移俗易事歷歷可指數異地一轍又豈世儒之空談理學者所能僞託哉然則 先生處爲醕儒出爲醕吏世之知 先生者將儕之西漢之循吏歟抑將以繼宋程朱之後也夫求古賢之意當求其大者後有知人論世之士其於 先生應亦不徒以循吏目之

同治七年 月 日受業唐嘉德百拜謹譔

採本錄目錄

卷之一
天地
卷之二
身心
卷之三
爲學
卷之四
存養
卷之五
言行
卷之六
警戒
卷之七
處事
卷之八
接物
卷之九

出處
卷之十
處家
卷十一
境遇
卷十二
災祥
卷十三
祭祀

卷十四
教人
卷十五
仕宦
卷十六
論治
卷十七
繹經
卷十八

文字
卷十九
評古
卷二十
辯邪
卷二十一
技術
卷二十二
察物

卷二十三
雜議

採本錄卷一

文昌雲茂琦濟人著　男[illegible]如枚刊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天地

未有天地之先木只一團渾淪真純之氣漸而磅礴布護遂形而天地遂形而日月山川飛潛動植發育之廣遠皆氣之充塞無停歇無齒縮古非留餘於今今非借給於古我得一縷之氣成此軀體由祖迹觀之與萬物不知多少區別而即本原統論凡宇宙貴者賤者縣者沈者靈者蠢者勞者瘁者

何一不與我精神相流貫是滿天下皆我身即天地亦我身蓋自古至今本共此一元之氣所蓄發未有聯屬於太初渾合於無朕竟忍析而二之遠而置之也彼欲絶倫類遊方外者亦曾遥溯本原而知親切之故否

無物不渾同一氣天之仁逐物皆細別其形天之智

天與人一樣大一樣高一樣壽小由自小卑由自卑然由自然此不可以形狀論

只一言一動一念之失即不仁不孝與天地不相肖昧程子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與象山先生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之語知吾人之自輕自賤亦已甚矣

見所共見不足言目力聞所共聞不足言耳力今言天則仰而瞻遥而指豈知張目而天在吾前閉目亦天在吾前天附吾體之外天實貫吾體之中蓋氣所到即天所在我無聞則已聞即天之命帝之謂無見則已見即天之心帝之監天下之至昭明顯豁無過於此而並非遁匿不涉微茫所見未的

於明必有限也所聞未審於聰必有限也不然經言顧諟言對越古人果誑我耶

陽已生而寒益甚陰已生而熱益烈盛藏於極衰衰藏於極盛天下無事不然必待着明而後見何貴卓識

萬物不衰於秋而衰於夏以發洩過也萬物不盛於春而盛於冬以蘊蓄深也

每日時刻終古不增不減天之有恒每日呼吸終身不增不減人之有恒

今所見之日月風雨一盤古前之日月風雨也卽千萬年後之日月風雨也今所歷之暑寒晝夜一盤古前之暑寒晝夜也卽千萬年後之暑寒晝夜也今所產之禽獸花木一前此與後此之禽獸花木也豈靈秀所凝之人而獨甘處濁俗謂上古不能追匹乎亦無志耳亦弗思耳

氣所到處卽天所在處無一處無氣卽無一處無天認得天字真確自知敬畏知天則知鬼神與道

自晝陽也而陰生於午黑夜陰也而陽生於子夏盛

陽也而陰生於五月冬盛陰也而陽生於十二月可知治每藏於極亂時亂每藏於極治時

萬物生於土而歸於土生於靜而還於靜生於無而復於無滿目所見皆實境卽皆虛境造無不化而化又復造長無不消而消必復長新無非故而故又重新循環無端終古不敝仍是實境

氣所鼓盪何問哉故無刻無處非陰陽並行而分數多寡則壘異而不可勝窮知氣機則知人物如春陽盛夏更盛秋陰盛冬更盛此按季而別晨陽盛晝更盛昏陰盛夜更盛此按時而別南陽盛極南更盛北陰盛極北更盛此按地而別觀盛而衰可推當陽盛非無陰陰盛非無陽而氣爲物之母感旣腈偏所禀受必俱偏此全才全德全福者之難覯而此贏彼縮此得彼失之紛紜錯出不可究詰也推之庶物偏處更多夫日陰陽並行是理也常也日分數多寡是數也變也此並行不悖也在凡流祗知數不可逃聖人則專宰以理不諉之數雖或理爲數屈而數爲理轉者不勝言此挾持大力

量厚乾坤藉以旋轉也是謂之參贊

老子謂天法道道法自然語過深晦凡力不能及則法用力以圖曰法彼天有不能及者乎天曾有用力乎不自然可謂天與道乎是何可判而三之

地力量甚大甚厚然觀土之凍融冰之凝散水之漲涸庶彙之榮枯滋絕全若不能自由自主而時之所迫氣之所赴未見促之早欲迎之稍有感之無不隨之按節序而順承地所爲無一非天所運其默宰於冥漠中者實非地所能與夫以地之大稍

違天不能安其分也守其正也於人可不自量

每觀七政運行未嘗愆未嘗不變刻刻有爲仍刻刻無爲孔言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孟言勿正勿忘勿助道理全從此悟觀天文即講聖學也仰而觀即俯而讀也驗吾心即知上天也天人不果合一乎

詳讀天文書五行志見君相立心處家用人行政其是非得失草對未聞邊徼未曉而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山川草木無不肖其意而分別示象傳其真而次第呈形雖欲自秘偏捷如響可知所存甚隱

而未嘗終隱所現甚遠而進不由違方寸之潛伏六合內無不環應何得謂我與天地無關休咎之殊徵本因人而移易何得舍我心而求之天地彼善占驗者仰觀俯察或可預決而鑿鑿有據古通儒亦曾涉獵然此特游藝中事推測勞而仍渺茫不如返觀心中之天地爲便而確

人氣色現於面日天氣色現於日月星雲

氣運流轉無一刻停是極動境潛移人不覺豈變不改常是極靜境

造化流行有定準乃有時又不作平板雷同文章偏伏其機小換其法而世服遂以迷眩如將福其人而先禍將禍其人而先福將辱其人而先榮將榮其人而先辱一賢也或使賢者舉或使奸者舉一奸也或使賢者黜或使奸者黜皆多方錯出若執一格一時論之便不見變化之奇

世多厭凡近慕奇古然滿目所見天地日月風雲雨露人物山川鳥獸草木何一非千年後之新態何一非盤古前之舊樣即以人論特服食居處之稍

異而心性形聲不以時代興亡而變苟葆此沕穆渾厚之真不爲習俗搖奪今人即三代上人今時即三代上時何往古可羨晚近可厭乎

亘古是一箇氣運開闢之初沕穆淳悶人不期厚而自厚久則漸入澆漓矣一朝有一朝氣運定鼎之初風俗淳茂氣勢爲之大振久則漸至弱小矣一歲有一箇氣運律轉之初氣息沖和景物暢茂久則蕭條矣一日有一箇氣運昧爽之始氣象凝翕近於渾沌久則散脊矣人當早作之初神氣清朗

事多記憶久則易倦矣地當開墾之初人力少加收穫自倍久則漸薄矣然衰即盛之機枯即榮之機昏極必曉亂極必治哲人知幾本於無形培補維持人事又大喫緊不得諉之自然也

今稍有知識者於父母亦感恩欲報而君上則漠然視矣於天地更玩而忽矣謂未登仕版何需帝澤自謀生涯豈邀天眷不知幸遇承平休養生息優游團聚得以服先疇食舊德何一日非九重之賜乎凡受人一飯數金之惠尚知銘鏤受人提拔教

導之恩倍加感激乃不待干求偏錫以完完全全莫名其實之至性心之靈誰使之靈才之清誰使之清雖或因學而進而大本大原宰乎形氣中神乎日用間非維皇之力而誰力乎畀者不言而受者茫不念及亦飲水忘源矣

子於父母付託不克肩任致墮家聲即無能博歡心副厚望人於天地猶父母也方受形即畀以莫名其貴之性寻以無所不包之理氣運望之與道脉望之續世教望之振職分甚尊責任甚鉅環覽世界又無一人可暫代仔肩顧迺委置不省甚或將此性理而戕伐之滅絕之是無異舉父母所遺田房產業耗蕩無餘其無以博天地歡心副天地厚望明矣默念及此猶欲自菲自小謂我無重大之責可乎

經書所云如知性即知天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以本原之合言上不愆天作德動天觀象於天天生德於予以形體之殊言外雖判然各別實則渾合無間

學者法聖人聖人法天地天地無刻不教人以進德之方人自不體會

天道有常人道亦有常天之陰晴寒燠消長贏縮忽而霧雨瀰漫忽而青空無際飄忽遷移萬態而不可揣測者總不外一元之主宰人之日用動靜酬酢往來忽而倥傯旁午忽而尸居淵默循環流轉萬態而不可究詰者總不外一性之主宰故惟不變乃能出以萬變雖萬變仍不能逃乎不變

天固無言其妙亦不能言其實已似明言

徒弟違我必怒部民違我必怒婢僕違我必怒妻子違我必怒謂我名分尊彼當順不當逆也以堂堂至尊之天敢逐日背拂其命不知服罪天有不震怒乎觸天怒尚欲邀天賜乎欲博天歡盡事天事天何如日順理

感應消長四字盡天地間境矣感即有應應又爲感長即有消消則有長循環不窮無終無始不拘有形無形何地何時觸目皆是若就人事上論則善處不善處中又生出吉凶悔吝

地以上皆天也地以下未嘗無天今以前皆古也今以後未嘗非古身以外皆物也身以內未嘗非物有色象皆氣也無色象未嘗無氣

天之春夏張也秋冬弛也人之出作張也入息弛也天之晝張也夜弛也人之動張也靜弛也弛所以爲張之根張正由得弛之力

夏秋間品物蕃衍賁之象冬則剝象春則復象白晝間事務叢集賁之象夜則剝象曉則復象

人不能爲天之巧天亦不能爲人之巧人可救天之窮天可救人之窮各相待互相濟而後成世界

凡有定形有定在者雖極高大亦微細故天地不如道大

天地間原無晝夜寒暑之別以日出則晝日入則夜陽盛則暑陽衰則寒耳

天地間氣無處不周而如冬時在此而冷移彼亦冷夏時在此而熱移彼亦熱可知人與物均在氣中但知者見之愚者不自見也

問答動靜一鳶飛魚躍之機飢餐渴飲一消息衰旺

之理喜怒哀樂一春溫秋肅之景倦眠醒起一臘盡陽回之局一身具萬變化工一日具萬古氣運自然而然孰主張是日用不知所以爲百姓耳

子產言天道遠人道邇其以天爲幽窅恍惚乎殆非知天之真者夫天有體而何曾專滯於體天有象而無容專尋其象天有色而不必外尋其色蓋人外無天物外無天天在人物之中並不自著其形也人物與天相麗不啻各肖其形也甚顯又甚微而微仍在顯中甚近又甚遠而遠仍在近中所見

所聞之地皆天也無見無聞之地亦有天有感有觸之際有天也無感無觸之際亦有天起居動靜在人間也即帝座也來往周旋非塵寰也本帝闥也雖欲別尋一至幽至僻之境以求避乎天而卒躲閃之無地蓋以我身中自有天也我眼前即有天也故謂天難測而人事豈易測天有陰陽而身之作息口之語默念之起滅氣之聚散人無不各具陰陽天最變化而情態之翻覆事勢之更換遭值之無常晉接之紛紜人無不時有變化天有一

定之理人亦有一定之理天有不齊之數人亦有不齊之數天心可默導有時難強其急轉人心可默感有時難強其立感小變易故能恒久極廣大必有參差於人事之毫芒委折而洞燭之天道自瞭然矣於人世之事變情理而全脉之天道必憒然矣理本一貫智不兩岐何必謂天獨幽隱而付之冥冥視若夢夢乎子產謂一遠一邇是以習聞習見爲易察以無形無聲爲難明未免劃而二之矣至揚子雲又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夫人之理未通可云通天地乎說亦未的

天時地氣之陰陽人知之而人事中亦大有陰陽尤可玩如其人而不剛不柔內健外順變通無方施措咸宜者是謂陰陽和叶其人剛果英銳坦直爽朗而不能深沈用智是得陽之正而不足於陰其人厚重莊嚴靜退謙謹而不能軒豁和易是得陰之正而不足於陽其或暴肆浮躁粗率輕狂是謂邪陽其或險譎欺妒怯懦委靡是謂邪陰其或小美雜以小疵微瑕雜以微瑜是謂陰陽不調若時

事世務之間又有可驗其險機秘謀蓄久方露者陰象也不易了也其暴發突起根由尙淺者陽象也不難了也理勝而勢力又足以濟之者陽象也事易就也位微而才智又弗能任者陰象也事難成也念偶邪而悔悟爲大美者一陽奮而羣陰自消也事甚正而舉世無相助者羣陰逼而一陽終危也勢傲太張不自屈必爲人屈者亢陽將奪於陰也闇弱太甚不自勝必爲人勝者沈陰將轉爲陽也彼伏詭謀施暗箭獨守正以服之者陽強足

制陰也彼逞暴怒加橫逆獨不校以化之者陰强
足制陽也義雖正而謀常密才獨異而氣甚沉衆
皆慌而鎮以靜境雖劇而處以冷此善用其陰也
宅心如天日之明改過若風雷之速當仁期於不
讓見賢即欲思齊此善用其陽也是故無府地無
陰陽無事物無陰陽勘其變自協其機悟其竅自
領其妙粗即精顯即微人即天此中備易道焉果
知兩間有無窮之易眼前具有易經可與言造化
之原矣

祖雖在前孫雖在後異氣乎曰無兄居於彼弟居於
此異稟乎曰無人果馳域外之觀破拘攣之見則
處末世而與上世之人處南極而與北極之人本
同時耳本一脈耳息息相通心心相照天不變性
亦不變變者徒官骸耳而性則融洽於形迹之表
聯絡在神趣之中初無一刻之間亦非勉强而然
彼以方偶世代論人果知造化之精微哉

有有形之氣有無形之氣理則備具於有形無形中
春至萬葉生然如葉之生者豈少乎伊古來種種榮
辱得失欣厭毀譽强弱巧拙何以斷復續滅復起
欲稍歇須臾不能也秋深萬葉脫然如葉之脫者
豈少乎數年前層層榮辱得失欣厭毀譽强弱乃
拙何以續復斷起復滅欲稍留痕迹不能也蓋氣
機之流轉不聚則太冷而兩間無色不散則太濃
而一洩無餘聚以爲散散以爲聚顯中有藏藏中
有顯原始無端要終無旣孰有以觀天不得孰無
以觀天亦不得謂一日如終古也可謂終古如一
日亦可是曰神也

初春花草根蓄於舊冬開國勳臣才蓄於前代自古
消長之機陰陽之氣皆互相潛伏未有判然截斷
者

大地山河一有珍寶必不炫耀於外使人知覺且又
多方掩匿若恐萬一或露轉滋累焉夫珍爲誰孕
寶爲誰育不世之奇造化豈能終秘乃竭目力以
尋覓窺然茫然百方搜剔玉纔離山珠纔出海一
似萬不得已而後一發其光若無若虛之理不明
明指示耶是眞淺露者之名師

宇宙有發揮不盡之氣人心亦有發揮不盡之理

地甚近人天甚不近人地即天也豈真不近人而目之不見固知顯不盡顯藏不盡藏天下極淺近事莫不有深遠至理寓其中人忽不察者何限哉

天地似無情卻甚有情似無意實存深意有暫忍以成其不忍有極變以成其不變一似自操其權而於人無與一似全委其權而在人自主其間固並行不悖烏可執一以測之

聖人者不青之山不縣之水無輪之日月何者人羨

山之奇特川之深澗日月之高朗不知聖人胸中景趣一如是之情形而不少欠缺特患囿於迹象筆可狀者賞玩之吟詠之而心中之山川日月筆不能狀者漠然不覺耳

天地之大無一非我所有無一爲我所有

天地機緘甚秘智者能抉其隱天地愛憎甚顯君子能印其心

採本錄卷二

身心

能了悟一身之理則能悉天下之理能安頓一身得宜則能知萬事之宜

渾身是一部活易經其動靜語默即卦爻之變動也渾身是一團活太極其處事接物即陰陽之化生也渾身是一箇活天地其少壯至老即運會遞嬗施爲醻酢即化育萬彙也看得透此身不勝其大看不透此身不勝其小

心虛故靈虛故明虛則無界限而理無不包無遮蔽而知無不徹千變萬化應用不窮此聖人以無私爲虛若老氏言虛專主空寂不知推擴即屬有私蓋未知無所有又無所不有也

人雖數尺軀殼其氣息竅孔實與上下幽明遐邇今古毫無界限一切色香聲影氣味及可悲喜驚愕狀隨所涉所觸而透入胸鬲不覺其所由入不知藏於何處不能擬於須臾不獨此也片念所起頃進三古四極之遙寤寐所通恍與上代名賢相晤

郎去世已久而語言文字事蹟行爲猶足聳千百
世之人心而生其感慕大地不能埋其名兵火不
能滅其氣是身之高大廣遠無可比擬揣量謂與
天地同體夫豈過
方寸之敬畏豈思要結而山河草木咸効禎祥邊徼
荒裔欲親几席千妖萬怪共懾威名本無情者轉
覺多情本異類者更如同類四海雖廣何一不附
麗吾身方寸之荒肆非求離析而閨房衽席暗伏
叛機骨肉天親等於秦越肶狎臣僕甘爲反噬實

同氣者轉若無涉宜相護者竟至相殘宇宙甚寬
何一有關切於已
大人何大志氣大識解大膽量大擔荷大事業大小
人何小志氣小識解小膽量小擔荷小事業小
自混沌開闢至今倖有此微軀何等鄭重宜若何珍
愛乃忍將此心此理甘爲拋置偏營逐於身外無
涉都瑣不堪諸物倘得謂明於大小輕重之分乎
昔人謂左手持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
是舉平生抱藏之私欲遂一遂意性靈已縶得不

償失況勞擾疲憊日夜煎熬未有微獲徒喪此萬
金難買之身追悔無及那何人不善自爲謀也
均此七尺軀君子十分保重者將肩任道統斡補造
化小人十分愛惜者徒養一塊死肉載無窮罪過
每思此身爲道義所凝聖賢所托萬古不可復生之
身則精神自奮心血自聚一切外欲雜好不惟不
敢妄萌亦不暇及彼視富貴聲色爲汲汲者皆以
物大於我故甘心淪溺其中爲物役自不能役物
此身雖父母生實則天生一切事皆代天辦一切話

皆代天說無一日可肆意以行無一物非痛癢相
關知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逼之不能爲矣
知此身爲血肉之軀祖父子孫所關係切矣而近於
狹知此身爲經世之具天下功名所自出大矣而
滯於偏惟見此身與天地同體道義所出視天下
若無已焉視天下皆已事焉夫然後爲知身之名
實
殺我以有身也而生我以無身故凡事從已身發念
顧家顧名束縛纏繞此搖彼奪特立不得動脫不

得百年無自在之時無身者公以處人亦公以處己與萬物爲一體而融合於聲影之表將無物非我身苦悶無從入矣程子謂將身放在天地間大小一例看是甚快活有味哉

聖人心如白晝無雲之天賢者心如微有雲霧之天志士心如雲霧漸開之天庸衆心如白日初落之天惡人心如黑夜雲雨之天

平生偶一欺心即爲賊從不做賊是聖人以至誠也後不做賊是賢人以求誠也

宅心以澹泊爲最要甘澹泊則能忘勢利耐困窮全名節絕擾累益精神彼口腹之貪冠服之飾宮室輿馬凡百器具之壯麗與夫財色薰心行檢弗飭縱豪興而不知返皆此厭澹泊之心所擴充斂則一切皆斂有含蓄不盡之味放則一切皆放有耗散無餘之景適身有限釀禍無窮孔子謂好學必始無求安飽職此故耳

心無一物則我與天同是太虛何等爽快一有私好則爲物壓倒自投苦海矣

心屬火稍觸即發升而難降動而難靜熾而難滅人爲七情搖蕩皆以火自燒灼而不知其熱聖賢教人以沈潛恬淡韜光養晦此以水制火法

學者之心要極高極大否則齷齪淺陋而不足以充道之量又要極下極小否則矜夸粗鹵而不足以入道之微

俗以身子無病爲好欠安爲病此指粗迹外貌言若從心中細勘惟聖人而後爲無病賢人君子尚或有微病明乎此知世人皆抱至危至險之病不自

知其瀕於死也

絕憧擾則心虛養以義理則心實虛故能容萬理實故外誘百感不能奪

天以空虛生萬物心以空虛涵萬理惟至虛迺能至實所謂虛一物不着一私不存所謂實隨感隨應隨觸隨通

天下惟心極小者膽極大曾子曰臨深履薄心極小矣又曰仁以爲己任此是何等膽量世所謂膽乃鹵莽粗肆耳

心無一物則身輕力能任道則身重

識微見幾而後謂有眼習氣難轉而後謂有腳芳名不滅而後謂有身

身者天地之遺體以天地之心爲心而後爲不虧不辱

心體天體道體易體能識透其一自知其三

心體若不卑陰偏滯雖住人間如遊天上未服金丹已換仙骨何有皺眉刺心之事

凡有假於外有待於時者聖人不强人以致力惟與生俱來完完全全之心皆人所自具不能以欠缺

推諉夫心非一塊血肉也張子曰心統性情中庸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程子曰天者理也性即理也則言心而性也命也道也仁也天也理也皆具備於此心中而無一善之或遺故心不可離即道不可離心不能終食違即仁不能終食違知爲一串則尋求最捷得此欄柄則把握甚易誠知存養省察又加學問講習以充其量助其才不恃一時之斂鋭而極終身之精專則日新月盛不勞而獲效初非稍有高遠幽深也古來言學紛矣而孟子特言求放心陽明子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其示人不簡切而可循哉

心定靜則月朗天空心昏迷則沙飛石走

簡淡勤謹是極樂國躁刻貪惰是煩惱城

心有恒則湛定後見異思遷厭常喜新始勤終懈耳目勾誘約樂失守危疑搖動俗習轉移一病添至百病人且不知其病皆一無恒之病夫葆此區區

之良鎮安有若泰山失則無在不足擾其神而奪其魄此豈一朝夕故人曷培厥本源哉

一身中有治有亂性行中正無一疵累此大治景互有得失大端尚合此小治景勉强塗飾表裏不符此假治景本勤謹而漸弛懈不復接續此由治趨亂景本怠荒而忽奮勵大變舊習此由亂返治景觀身可知家國天下而欲談家國天下之務豈能外於一身

安身立命之法只在明理理明則才自裕膽自壯慾

自消機自暢而百感萬變人所疑沮憂懼舒展不得者彼皆洞若觀火動罔不利無一足擾其神挫其氣是謂自立

心爲主物爲客心爲君事爲臣我不勝其強外者皆弱我不勝其大外者皆小我不勝其尊外者皆卑又何境何事足以撼我迷我不然自處常弱常小常卑貌似富貴心實貧賤外似尊榮內等奴隸迹似快樂中實憂困何以屹然特立天地間也其故由慾不窒理不明

一心也愚者見爲一塊肉明者見爲一箇天拘者見只方寸達者見通千古彌六合斂則無一有發則無不有湯之顧諟顧此文之昭事事此易言樂天詩言畏天即樂此畏此邵子曰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若專指著著之形却非明眼彼謂天包地外是以氣體言天不能不與人別至以性理言則天與人原無別故統體一太極物物亦具一太極一身中細會之有無限精妙人每習而不察如靈明在心神而心神則內藏不露故人貴斂采韜光活動在手足而手足則內骨外肉故人貴剛中柔外質甚光瑩而穢汚仍渾藏於腹故人貴隱惡含垢體分上下而痛癢非各不相關故人貴一視同仁耳目口鼻以靜虛而能通故人貴中無壅蔽毛髮爪甲由血充而自潤故人貴專養於內齒舌兼全而咀嚼易故人貴剛柔相須五指缺一而提挈難故人貴同心共濟衣服飲食必量寒溫饑渴之宜故人貴審時爲行止動靜語默從無前後不變之格故人貴順理而忘我呼吸氣息不可斷於須臾

故人貴純心於學髮髯鬚眉尚不忍於翦除故人貴葆全固有一生飲啖何限而過而不留故人貴物無凝滯週年洗濯雖勤而垢難盡滌故人貴時撿己過項腹手足一合一分故人貴能操能縱骨聯筋輔條直條曲故人貴能屈能伸眼可窮千里而面垢不知故人貴返觀內照氣可辟萬人而衣蝨難掃故人貴切問近思頭髮指爪每拔時有增長故人貴日新進德肥瘠妍媸雖殊形而同性故人可追聖匹賢不資物則饑凍立至故人難出世

絕物雖善飯而吐瀉宜防故人當量入爲出坐睡久而必起知極靜則生動言笑煩而必欲以陽極則轉陰當下難決後來之動定敢逆料世上之風波旣睡不知貼身之牀被而何羨後日之聲名此皆近驗一身而天下理可貫通也

五官中耳目口心至老年毋不及前惟鼻無損以不勞而有節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獨飛潛動植與吾心息息相關卽一石一瓦一紙一絲亦不忍毀壞此可

驗仁所推暨矣

舉天下之大無絲毫足動其心而後可言剛不然有所羨有所懼必爲所屈制此當在心坎裏看不在氣象上看

分愈尊則體愈逸感愈廣則守愈靜以一身論心爲大而心不親管一事以天下論君至尊而君不專理一事君子志務遠大所以不與人角材藝也

世治則天子出令臣下聽命身治則心爲主宰百體從令今人血氣用事隨俗轉移堂堂天君一日不能作主反爲耳目役亦等天子守府矣

人身原理氣並行但理用事則治氣用事則亂所謂理無欲也歸正也所謂氣私見也習心也應事接物之得失卽於此分

有英氣者當防心火之自焚有懦氣者當防志帥之被奪

兵戎不輕動國之太平可知心火不輕動身之太平可知

心常要知提醒如過有浮雜念提醒之則自斂有邪

妄念提醒之則自止有昏惰念提醒之則自竦有忿怒念提醒之則自息有逐物念提醒之則自滅知病時卽病痊時故馬一勒而回頭舵一振而自轉機甚便捷在自猛省謝上蔡所謂常惺惺法是也至不待提醒而常如止水則仁之熟矣

一提醒收攝則心自在腔子心在腔子卽是敬不必另以敬存心

知不善念而遏之知浮雜念而息之此初學愼獨則然若久知用功尙萌不善念與浮雜念雖能遏能

息未免醒而復昏興而復仆終恐濁亂靈臺須要腔子中定靜安閒常如太清之宇纖塵不到一無所有而未嘗淪於無一無所黏而未嘗强爲拒至此可言愼獨矣

一事也初發念本是天理繼而毀譽得失念起則人欲矣一刻也初發念本是人欲繼而喚醒追悔念動則天理矣時時省察自能充治此正命脉處用功

根伏種存雖塊面不可搜尋一遇時即勃發不可遏

觀草木可知吾心去私窒慾不能斬絕其根芟夷其種遽謂後不竊發未敢信也

世亦知興利除害鋤暴安良排難解紛然但知就人身上說而未知興已利除已害鋤已暴安已良排已難解已紛蓋本身心之善即已之利也良也外欲客氣即已之害也暴也天人交戰膠擾閼鬱即已之難也紛也

佳字不參一率筆佳文不參一劣句佳士不參一惡念

風寒外感與外物傷方病即知而逐名利縱酒色肆口腹過憂懼多暴怒積勞瘁種種內耗每不自覺而不及防驟起之病易治積漸之病難醫古人謂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心廣體胖心安身自安不於方寸間斷除病根雖聖藥仙方究何補於身子

世人費多少精神心血早夜皇皇無非求擴充人欲所稱有志祇善趨欲所稱得意只是遂欲雖父兄師友無日不以遂人欲是望是導天理安得不殄滅其源在是非不明至人欲非必險惡凡利祿外

誘似理非理者皆是

心有二賊曰將曰迎除賊二法曰齋曰戒

凡人真不祥有二一曰心不正二曰學不力禍患災異不與焉

心中起一善念正如景星慶雲發現至歷久無非善念則如太空中青碧無際纖翳不存光景此真祥瑞根苗心中起一妄念正如彗星黑眚作怪至歷久無非妄念則如太空中霧霾四塞不見三光光景此真妖孽胚胎世人但就其微諸外者乍喜乍

愕何見之膚也

將吾心與天地鬼神別而二之此不知學者言也果識得透但覺是一串事

吉凶悔吝正從心坎上驗善念渾全即是吉念有不正或發不中節即是凶悔吝無俟徵諸事為也

一私之蓄足召干憂莊子云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又曰無心得而鬼神服

張子云心大則百物皆通人果無貪戀意必之私何萬弩攢胸之有

外間有形之樂必有憂患藏其中以得失盛衰之感難免也惟性分義理之樂非遭際倖得味日增而獨永

終日履繩蹈矩是身在禮中卻又灑脫飄逸恬愉暢遂是身在樂中

多豪興者神散而愁苦必多少嘗求者神恬而煩惱亦少

孔顏樂何事只欲淨理流耳人之所以苦惱縱肆全是私欲作怪

共覆載中花草鳥魚以及肖翹蠕動之微無一不安閒自得優游暢遂各安各分各守各職各壽各樂順其自然何等活潑而人獨多局促悶鬱鎖眉蹙額一年三百六十日無刻不在火坑苦海長吁短歎中皆胸窄識陋不知順時順天失内貪外之故故自達觀者視之天下本無苦境自闇識者視之天下亦無樂境昔人謂如衣敝絮行荊棘中可自返而審所由來矣

先除惡念次除妄念次除雜念馴至沖漠澹定如無

一物則樂不可支

心常清虚安定何境不自在

如先憂方能常樂有真樂自不輕憂俗人之憂樂皆妄也

或曰從容安和固見樂趣設遇怒哀恐懼不減吾樂乎曰此但辨其正不正如當哀而哀當怒而怒當恐懼而恐懼不設成心不溢分際即所以能樂也彼天之偶有雷雨偶有雲霧何碍清虚渾穆之本體乎

終日從容安和神不散漫便具生機春意終日煩躁急促神不凝定便具殺機秋意知慎獨養氣者自曉此消息

衆欲交戰雖處極貴地如陷火坑胸無荆棘雖處極苦境如登春臺

今日樓閣巍峩之地卽昔之栽花種菜區也今日竹木森列之所卽昔之荒烟蔓草區也今日車來馬往之路卽昔之墳交墓接區也今日風景落寞之場卽昔之歌舞雜遝區也轉瞬改觀炎凉迭變貴

用多少人精神苦惱多少人心腸眩亂多少人耳目都是一場幻夢何如將易滅易没之景付之度外而以至全至備之性樂其在己乎

不論天下何物心一喜慕卽爲所屈卽可賊性匪獨聲色貨利紛華玩好卽工字畫溺詞章圖科名非不近正而躭戀不已卽耗一世心血爽百般辛苦雖可壓倒時輩而身心毫無受用惟殷勤求道則無取媚於世無求勝於人無邀福於天自怡然有莫大之樂故學貴爲己貴無欲

觀世人借討搶竊等事皆緣己之不足否則蓄積無多人果知吾心有取不竭用不窮之道而實得於己自然安樂何致役役不止周子謂見大心泰則無不足韓子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彼妄營求者盍知自返乎

我心恬定卽冠帶衣履亦得安閒不擾何況肢體君心恬定卽禽獸草木亦各暢適其性何況民人

因外物外境以憂樂此内無真主易時必變故不涉世俗之憂方知聖人之憂不涉世俗之樂方識聖

人之樂

每將我律人强欲盡如我意此胸懷窄狹躁急所致孟東野云誰謂天地寬出門卽有礙礙亦我自礙其過不專在人也

以無益外好瑣屑微事而縈繞胸臆致使心神不安是以所賤易所貴以至卑犯至尊

爲人謀要忠爲己更要忠若苟且度日不求進德修業致此身等於禽獸是自謀大不忠矣愛人貴以德愛己更貴以德若溺於便安有過卽自寬恕縱

其身而不知檢是自愛不以德矣

十日不洗面蹋蹐難安一生不洗心泰然自得何也特無人見也濁垢其中而雕飾其外可惜全副精神只在人口耳上仔細揣摩方寸間毫無真受用

百病易醫心病難醫聖醫醫心常醫醫身四書五經醫心藥方本草素問醫身藥方

元氣渾淪爲心主宰乎心爲性發露於外爲情心所特注爲志心之初發爲意意之接續爲念念之反覆不置爲思細微雖有分別而統言則曰心

先儒無心之說心無善惡之說似近高妙而未甚圓妥聖人雖無意必固我而無適無莫中究必義之與比至空至寂時仍自感而遂通當塊然枯坐固一念不生至揆度幾務或尋繹義蘊詳審精密反覆再三未嘗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思又重思夜以繼日者是豈能全付之無心蓋私心雜心不可存而義理之心不能無起意在於正固曰理義而意未起時湛一凝靜亦是理義此謂君子存之也

人心道心是禮非禮王與霸人與鬼此中分關間不容髮目不及瞬惟刻刻嚴持不放馴習久之則全其真安其宅外間自不待安排有見面盎背之效此君子不可及者只在人所不見之地

顧涇陽曰心在人欲便是放在天理便是收二語甚確若不見收之勞空空淨淨悠然灑然則熟矣

制百萬軍易制三寸舌難制方寸心更難何以制心曰以心制心制之久至不必制而自存則幾矣

凡百嗜欲皆由氣稟習染脫盡習氣是大賢

慾火熾聖胎破俗氣長清趣消外誘深性靈淺人心

死道心生貌若槁精自凝身若亡天自全

客氣盛名心熱妄念多害身之奇毒

將一切外誘俗累不急不切諸務屏絕淨盡靈臺中何等清爽塵世中何等灑脫節費養福猶屬餘事

養生妙藥六味養性情寡嗜慾減思慮謹言語節飲食慎起居

養生聖人所笑借外物以養生又高人所笑

聖人視天下莫非已也不忘物不累心可久世仍如出世莊子視天下若浼已也無可親無足敬求出

世而畏入世俗人於天下惟私已也勞擾牽滯鬱悶終身涉歷皆若火坑苦海知入世不能出世

盡天下而愛我未必有益可恃惟自愛盡天下而賤我未必有損所懼在自賤然非納此身於聖域賢關不得為自愛於世味有歆羡貪戀仍不免自賤

識解既高視九天則卑胸境既濶視九州則隘思慮既遠視百年則暫

任爾才奇力大如未能破惑憂懼三關不算本事

一星有形火雖能燒萬仞山尚易絕惟一念無形火既自燒其軀燒其家又延燒其所愛所惡不計其數之人之身家歷數十年難以滅熄夫燒由我遏亦由我熱之苦何如冷之樂而縱欲者不悟也

去一分薮生一分明脫一分俗增一分樂消一分慾長一分神

人之明昏勞逸視志之所向向義一邊多必明必逸向利一邊多必昏必勞然必窮理透徹方能察義利於毫芒不然或有認義為利認利為義者

俠烈氣生頭可立斷惟平居無事情慾牽纏一物之微不忍割愛一私之引全神俱赴已悟又迷將醒轉昏已所以難克也顏子知不善未嘗復行豈非大勇

舌不能制身不能束忿不能遏慾不能斷妄雜念不能裁割險難事不免驚駭謂有萬夫不當之勇徒血氣耳徒標末耳故真勝人者先自勝

智勇足而後可守城禦敵意即城也外誘事變即敵也平日輕敵畏敵遇敵不降即奔原可預決後悔何及其幾全在平時暇時鍊我智勇志帥既强自遇事如無事

建大事功須先有一副膽方能挺特不回而膽所出生從謹獨窮理歷鍊來其養也非朝夕之故其成也不能測其微孔曰夫何憂何懼孟曰不動心是真大膽然須得其本根方不等粗莽一輩

於天下之大有一物可誘我慕可奪我志只是不仁不剛孔子云好仁者無以尚之謝上蔡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常味此言知我藏於中者無不勝於外正氣日旺俗氛日淨矣

春溫秋肅之氣人皆稟受備而兼用則作用大偏而不足則成就小

天下無人不易管攝惟自己不易管攝惟將敬義兩字作護身符刻不放鬆便得方法

天下勢分主客知境之常變窮通忙閒喧寂聚散炎涼皆客也心其主也內之主强則外之客自弱凡言明理窒慾存養凝斂皆求保固真主兵書云不恃彼之不攻恃我之無可攻不恃彼之不來恃我有以待之自古未有心德全骨氣剛而外物能擾

者皆獨得扼要制勝工夫也故程子曰涵養吾一

木之華實繁茂垂蔭百畝人爭羨其拂雲不知由根之蟠結水之波濤洶湧一瀉千里人皆信其放海不知由泉之深長聖人動天地貫金石人每奉以隆名不知止由一心誠正學者極要關鍵祇此人所不見己所獨見之地倘徒飾於共見共聞難功蓋天下見服於人必見譴於天矣

鵲鳴而鴉不和其聲豕行而鴨不逐其隊故觀其密友而知其人之素蘊種豆而苗不變爲稻種桃而葉不化爲槐故觀其外發而知其中之所存

一麻袋也而金珠實貯其內必不棄置於籬根一磁瓶也而糞溺實貯其中必不陳列於案右人不求內全德性徒裝飾其宮室車馬衣服其能眩識者之目哉

屋宇以高明宏敞爲尙而忌褊狹卑淺路徑橋梁當險巇傾窄處過者莫不厭惡觀此而心胸廣大平正者不惟自己泰適人亦望而色喜

崇山巨海包涵廣濶幽窅深邃故孕育珍異不可億

測知人亦以深厚宏裕爲貴若浮露淺狹其蘊蓄可知造詣可知

地以滋潤生物水以渾含生物風以溫和生物故宏深和厚之人多有後而孤矯激烈之人多無福以氣機有以感召之也

深沉重厚底人聰明固易進於道即或鈍拙亦可寡過輕靈俊爽底人韜晦方可進於道若恃聰明必有大謬

不論居鄉居官處事接物正直忠厚四字皆宜兼施

偏一邊不免害事
將欲堆積千萬担貨物必先備極高敞房屋方可容納今不先宏廓其胸將鄙陋穢雜習氣概掃而空之而欲收羅天下無窮道理如何安置得
氣魄小精神散見識卑器量狹難受重大之任
識量高遠者貴而逸樂卑陋者賤而勞苦此其故半由資質半由學力
志小量淺成就不大如葵邱會而齊桓誇淮西平而憲宗驕澶淵盟而眞宗侈蒲騷勝而莫敖趾高成都降而鄧艾自伐高昌滅而君集怨望經營發奮數十年而功名反以自累才藝適以召禍何哉正坐識不加進志不能持耳

剛明沉厚加以勤學愼交審時度勢顯晦窮通自無往而不利
清如夷和如惠倘恐涉於隘不恭況清和迥不及夷惠不宜倍防其隘不恭乎
多營好動固不可然專求幽曠僻靜以世事爲冗褻不屑入耳一遇逆意難處事動生忿厭亦未爲中

正仰觀天宇有時晴空無際有時雲霧彌漫倏忽變換毫無滯礙何其灝大無迹知此而心之褊狹者當猛自克矣
至尊大者無如天地然天無日不受怨詈地無日不受溲溺並無一毫不平氣人之易生忿怨可自愧矣
心目中惟貪逸樂逐勢利功名節義決無望於斯人
勢利心盛不足與言功名功名心盛不足與言道德
胸中洗得去名利聲色四字方算六分人品

男女貌過豔麗才過機巧舌過伶俐皆可危可懼世乃歆羨而自愧其不若何陋哉
超羣不凡之貌雖可極富貴然徒以貌勝或未死名臭或名隨骨朽所恃不久醜陋纖弱之夫見者輕侮然果懷奇抱異功德過人雖未極榮顯或有突阨當時仰若泰華百世奉以馨香此可於皮毛鄙位上定耶故有富貴中之貧賤有貧賤中之富貴有淒凉中之烜赫有烜赫中之淒凉有大壽如不壽有不壽如大壽分關全視其心與學相可憑未

全可憑外之美不及內之美古來名人不必盡有異表志士不以貌劣媿孔子幾失滅明子產幾失然明季咸不識壺子宣聖似陽虎留侯似婦人知貌觀之實難遽定而易識者多非絕詣況潛移默轉志一奮天亦退處無權故周處能變其品裴晉公實禹錫能變其相至袁了凡亦變其命識者鑒此當知用力矣

心可變化形而形不能變化心如孔子而無德則其貌雖異亦與陽虎等湯文而無德則九尺十尺亦

與曹交等高柴晏嬰而無德則不滿六尺亦與郭解等游吉滅明而無德則其美其惡亦與宋子朝賈大夫等太姒莊姜而無德則窈窕倩盼亦與西施鄭旦等故知人之輕重不在形而在心

世間外物皆跟我精神心力來好花者時花滿院好書者奇書滿架好古玩者百玩堆案夫索之於外未必終無所償尋之於內豈慮難副所願乎故外求有得求道無所得無所得者無不得

年既暮而溯向時不學境既窮而念向時不節事既敗而思向時不慎雖愚者亦有無及之悔而先事何無意外之防溺於目前古今通患故明哲士惟籌備於人所不覺謹持於事之未來孟子曰及是時明其政刑豈獨治國即治身何獨不然

古人博學欲究天下道理以為身心受益今人博學欲究奇僻典故以圖壓倒時人

瞽聾顛死此四字惟聖人可免見理精透而後無蔽聖人不出戶庭而抉微知著故不瞽聲入心通而後無壅聖人不聞不諫亦聰無不達故不聾本體

湛一而後非病狂喪心聖人心如止水動符天則故不顛功非一時而後不隨時榮瘁聖人道大德全與天等壽故不死

尹和靖曰如潦則止如霽則行邵子曰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此孔子仕止久速之道學者悟此自無粘滯期必之弊萬斤擔子一時放下

但以算盤論怨尤毫無一益不怨不尤省卻許多煩惱胸中即是清涼世界況揆之於理天人固無可怨尤者乎

凡不能容人下人者不但不能建非常事業享悠久
福澤中懷亦多懊惱無快活處
未忘外物何能忘形骸未忘形骸何能養心性未養
心性何能養天下和平之福
做人與做文一也臨文時倘欲思古今名作如林要
從此中爭箇出色況立身自課更當思數千年來
無限人材何故無傳僅剩此百十英賢照耀天下
今日定要尋箇嫡脈續此統緒
上等人爲萬世天下擔當次則爲一時天下擔當次

則爲都邑里黨擔當最下止謀身而不知身之已
死止營家而不知家之已亡
流螢之明微星之明與日月之明一也蹄涔之水石
溜之水與江河之水一也所差特大小多寡衆人
心與聖人心何嘗無符合處特徒以一得自多不
充積以極其盛遂覺聖人似獨異耳
聖人只完得本分當得一箇人字起毫無增益於分
外衆人不免將分量虧欠故以聖歸之成人者其
實只平平常常人也

大富貴人氣象與野人異大名人氣象又與凡人異
況以一肩任天下後世之重受千聖百賢之託其
家數不更別有一樣耶
有所有必有所無長一才必短一才故天只太空心
無一物聖無一能以不可執一以目之也
凡相類者相喜居心公正天所最喜以其相似
眞識天者不從心外求眞識寶者不從心外求
天下有易失之寶二一曰心血二曰光陰
一無所寶而所謂至寶方爲我聚一無所欲而所謂

可欲乃自我全至寶可欲者至善也
今日干雲蔽日之木卽前此之小核微芽也大人不
失赤子心於此可悟
皮膚上或長一瘡全副精神將聚在一瘡上竭力救
治瘡必隨愈復其本體無他心專效自神也倘心
有千百病不自覺悟且恃爲强健安望心德復全
乎
以安天下爲志者正是爲己以顧一家爲念者適以
戕身

爲天下愛此身者貴爲一已愛此身者賤

未有心靜而手足妄動者未有心亂而家庭和靜者

守身非徒全一副骨皮之謂迺全德性之謂使名行敗壞雖啓手足而無傷其虧辱更甚此存心養性遷善改過乃得守之秘訣而導引修鍊日圖長生久視皆不知守身者也

衰朝變故自承平釀來老來病根自强壯時積來能於盛壯時知惕豫防過人必遠

年年服參茸不如養心氣年年看命相不如加勤苦

民生在勤業精於勤故必習勞苦耐繁劇方可幹重大事然須擇要以圖力非浪耗而後可若無事求事辦無苦討苦吃以忙爲樂氣浮不定清閒自在之福不知消受猥瑣無益之謀不肯脫卸又大可憐憫且營營於細故必忘重大矣昔人謂肯向人間浪皺眉人非有品不能問誰人肯向死前休熟味此言便應覺悟

情雖有七而脉只根於方寸存主既正發自無不正此由平時察之審既當餘自無不當怒既乖餘自無不乖此由臨時驗之欲用功全在平時念慮間刻刻提醒檢防務使歸天理之正則宣著於外者得效自易

何以浮雜心私曲心擾擾數十年而莫欲哉其根只坐意不誠欲誠無他法第刻刻照管檢點常常收斂防閑先從沖漠無朕中謹持其隙專於未發將發際伺察其幾稍涉妄即杜絕之稍近放即勒回之務使常凝常一常清常正習之熟而忘其苦萬理方可容蓄學無捷便法此甚捷便學有扼要處

此甚扼要正如一夫當關萬人莫上倘此處放鬆雖日矻矻孜孜侈談才學而發端不正外者者亦可知故欲定終身之品先問初起之意

侯將祭而齋戒其不齋不戒已莫可勝言惟奉持此二字以終身刻不失墜覺中無一物漠然恬然廓然浩然虛極則能入理而理易蓄定極則能宰物而物難攻何朋從憧擾之足慮耶

行不力不足爲眞知故者實端在身上外之發皆由内蘊故完養皆從心裏

心虛乃靈虛乃明但主敬主靜窮理遏欲則自虛

心如日月慾如雲之遮心如燈燭慾如風之吹

禱福人間神不如禱我心中神乃得福除淨人間賊
不如除我心中賊乃爲勇

目自視而後謂之明耳自聞而後謂之聰心自想而
後謂之靈

氣爲萬物之母心爲萬事之母

識精養遂才長神富乃能真不動心

胡敬齋先生謂學者只存心處事二件然處事亦存

心也如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何一非存心功夫故外有疎漏即不足言存

天以北辰爲極天下以天子爲極家以家長爲極舟
以舵爲極身以心爲極其極正無乎不正

忘我者大順理者樂知幾者安脫俗者高

舉天下無一物爲我所好是極樂事

成心不可有定識不可無成心則近私不能脫化定
識則守義常覺寬舒似同大異宜辨於先

自重二字甚難一刻之惰慢一言之失誤一節之忘
檢便是輕賤其身惟常慎獨持志庶免此病

以天自處方爲自重知此口乃天口何有不慎知此
心乃天心何敢稍偏知吾體乃天體何敢輕動知
吾量乃天量何所不容故聖人與天合德

聖人未嘗無人欲如飲食男女富貴聲譽交際饋遺
彼何嘗去之若逸嚴爲痛絕但順時合道則人欲
無非天理所流矣奸宄未嘗無天理如孩提不離
父母險詐恐人知覺美名常思假襲彼何曾無惻
隱羞惡是非之萌但濟私市譽則天理無非人欲

爲主矣

有俗人之惡有士人之惡有賢人君子之惡夫賢人
君子世以爲極善矣然觀天地之流行發生無刻
不恰中時節自然而然無容預計無須後補人於
所存所發不免有過不及之差極力照管不能中
節迭次痛懲卒難更變得不謂之惡乎然非十分
鞭心不能悟及

老莊祖虛無滅其情世俗忘檢制冺乎情聖人黙中
其節無過不及是性其情

天之風雲鳥獸之作息人之思念未有半日不變換
者此即易道
堅如金石萬變不能動時刻不放鬆方謂志今人謂
某事始亦願欲終難自持此特浮游之念非志也
程子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朱子謂如可奪不足
謂志看此則志士豈易得志不激昂日新何望
物之多磨擦磕觸撼動者損傷必速人不知保攝心
神而求延壽是北其轅而欲南行也
今挾百萬金以購希世寶寶未獲而金先失無不怨

悔者世人之心神所值匪特百萬金而日所營求
百無一遂徒加困憊顧不知怨悔何哉
不作無益害有益一語似易而甚難如逐日中惟讀
無益書做無益詩文尚易禁止至動無益念說無
益話接無益客寫無益書實欲去而仍留欲裁而
難減精神不能凝一所以此心若存若亡於道忽
合忽離徘徊輾轉悔不可追也吁可懼哉
一被風吹而密葉柔條概為搖動非風之能撼也質
本輕弱耳故習俗雖移易人亦由中無特見儘受

雨淋而白石黃金不愁朽爛非雨不能漬也質甚
堅確耳故事變從不驚心只緣道已深造
瘡生於頭即加以冕旒痛稍減乎書滿其腹而裸立
冰雪凍不傷乎審此知外飾雖華不如葆固有之
性內蘊雖富亦當防外物之攻
臟有病必厭珍饈心有病必厭嘉言
興國者喜聞亡國之言愛己者樂聞謗己之語
孝友勤儉傳家之寶謙謹和厚保身之符
敬則自然循理自勤自謙自儉自簡澹自安靜自和

樂一似乎天清地和萬物自莫安之象肆則自然
縱欲自驕自奢自惰自煩碎自荒忙自躁暴一似
乎風狂雨驟萬物自紛擾之象
勤惰是成敗關敬肆是人鬼關
專一於敬則逐日陟降在帝左右偶涉於邪即獲罪
於天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此天與帝只在心頭眼
前可默體驗若俟仰觀而後見陋矣
動準乎禮此身重於山嶽心純乎敬生前已是明神
當世知音易後世知音難同志傾心易異志傾心難

古人屹然獨立生爲積毀所歸不獨宵小非之名流亦攻之迫其後不獨賢者依歸小人亦喜附此豈人力所及哉蓋事以久而論定氣以鬱而彌光要皆積誠所黙感也

世知敬人未知自敬自敬之至一心不藏微慾世知貴物未知自貴自貴之至天下一無所求

喜怒哀樂未發時藏何處既發後散何處雷電風雲未起時藏何處既起後散何處能勘破此關知人與天氣類性情都相肖方曉此便明彼不能劃而

爲二

性中之智無刻不現無觸不通

子曰修己以敬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敬所充周敬之實際若徒拘守收斂不能發攄即於敬之分量未擴得全彼篤恭天下平者非第如枯木寒灰全無表見乃動不为動爲而無爲之謂也

耐勞難耐閑更難蓋閑則心易馳逐弃放須是斂之又斂使不妄動久自凝定或將聖賢書反覆推敲或將古人事詳細覈辨或取平生言動逐細黙檢庶此心有所棲泊

必藏諸中者靜一恬澹而後有沈雅沖遠之神安詳凝重之度

凡人身子覺得疲倦衰耗者亦節宣失宜充養未粹耳彼天地之化極勤緊極周密極悠久並無勞倦態以從容有序故不忙一分不緩一分剛剛到恰好也

人身之齒牙爪甲即武衛之具故帝王不以有文德而去武備

有萬物一體四海一家之量而後功業文章皆德性所流不然徒炫俗目博浮名雖甚烜赫君子不貴

國運家運雖似渺茫難測其實卻自呈露可以預決如日加奮勉勤惕者興機也日就荒頹宴安者亡機也其度肅穆凝定者治象也其神紛擾浮散者亂象也計慮深遠時懼失墜者安境也玩忽縱放微露驕矜者危境也日新日進不知止歇者生氣也自暇自逸無所用心者死氣也篤志向善無爲而爲者福胎也陰藏機阱陽竊美名者禍胎也是

吉凶休咎其根荄全伏於人之身心鑿鑿可據中庸所謂動乎四體是也或乃徵之外物不已遼遠恍惚乎

天德王道不必驗於出治只一身一家日用動靜性真流露矯偽不形天然到恰好處便是

明道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初讀甚疑繼思此身瘡疥諸病毒非天生之然亦從原來自有之身中出來但善養則此症自免不善養則各症俱發並非由外附益知身而性可曉然

先儒論性紛紛不齊且以天所隊雨露霜雪驗之當下隊初本無不清潔者但隊於乾淨之區則清質無虧隊於汚穢之所則本質忽異或立變或遲之又久而變皆以承受之地異之耳彼性本天命豈有稍差而承受自難一致彼孟子謂性善猶從方隊時觀之揚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三品猶從既隊後觀之荀子謂性惡猶從隊於汚穢處觀之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則統前後觀之此說頗確但孟子謂性無不善人便不得歸咎於天自安不善矣

宋儒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分夫性之理本一無二但性藉氣承受氣則萬殊矣孔子謂性相近者以氣之清者受其全則精粗兼備氣之濁者受其偏則得粗遺精故大賢不及聖賢不及大賢即聖與聖亦有差等非特上智下愚有別也

性與情不容分爲二截情在性中性因情見每日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無非情即無不可驗性發皆中節情之正即性之存發而失宜情之偏即性之梏

性情爲聖愚所同但聖人則性其情而愚者則情其性始之不謹繼且渾忘彼曰率性此亦曰任性而相別天淵矣

性與氣一時俱有氣以性靈性以氣載性虧則氣無真宰氣盡則性無所附決不可相離者詩曰有物有則物即氣也則即性也

始以爲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也不知即心視心聽心持心行也始以爲視聽持行之得宜心之運用爲之不知即性之發現爲之故細意體認處處見性

見性而天道在其中
於嗜欲上處置得宜便是天理
其本原不與愚夫愚婦同不能到聖神地位
人生只有任道是極大事其餘雜藝皆屬細末世間
只有我心是極大物其餘萬象皆屬纖微
身在即道在有道即有此身無道即無此身
有處治世不改其爲亂者如四凶等是有處亂世不
改其爲治者如三仁等是有處窮境不改其爲達
者如坦蕩蕩者是有處達境不改其爲窮者如長
戚戚者是

人一生有四時之別二十左右近春景三十四十近
夏景五六十近秋景七十左右近冬景君子常以
義理持養道力完固血氣無權故老益精明無衰
頹象外此惟聽命於血氣不能自作主宰
石蓄火鐘蓄聲不擊不叩火與聲無從顯也心之蓄
理亦然事物紛投心之理露於外而不見其添事
物未交心之理涵於內而不見其縮
每因雜念難絕見陽明子自爲石槨以待盡其法似
甚捷可取蓋人視生若死一切禍福得喪毀譽憂
喜全然拋棄心何致動所有管攝工夫可省矣纔
而思之此效雖可速期較告子之硬把捉亦無甚
異且秖作自了漢方外人則可若舉天下重大事
務全付一肩險危變故環集目前而理不素窮將
能使有事如無事視甚忙若甚閒乎恐急求不動
而心究不免動惟照孟子勿正勿忘勿助之法逐
漸磨鍊從容積累不憚其苦若忘其效故緩其期
而真積力久理無不透自不覺底於凝定純一之
地彼陽明子之道德勳業得力全由致知工夫純

熟故嘗曰致知之外無學所以遇事皆如庖丁解
牛若爲石槨特淺焉者爾欲不動心仍以學孟爲
精實
私欲亦有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不仔細勘破幾疑
根於天性私指爲公欲執爲理正用之覺甚愚甚
拙反用之獨甚巧甚靈認賊做子不悟其非矣
心貴無欲而老莊釋氏蟬蛻世味翔乎千仞何欲之
有然不顧天下惟惜此身則難免自私心貴無私

而墨子兼愛忘身利世何私之有然無厚薄輕重之别則未能當理誠事事以理爲衡惟理是蹈理在而人已俱忘成見不膠偏倚不涉則動符天則私欲不遏而自消矣

敬能包靜靜未能包敬

敬必能入於萬理萬變之細而不遺不滯方爲純熟如徒斂攝心神清淨凝定不令縱肆猶爲未充其量

探本錄卷三

文昌雲茂琦澹人著
男[illegible]如校刊

爲學

天有千萬年長實由一時一刻之積地有千萬里廣實由一沙一塵之積人有百十年壽實由一呼一吸之積聖人道德之大亦由一善萬善之無不積乃極其盛也人於學果綿密接續斷無不日變日進詩曰不已書曰不怠易曰不息其作聖之指南車乎

古聖以生安資質猶終日乾乾求道之殷甚於饑渴吾輩質本平庸自束髮受書祇為佔畢科舉學於聖賢大道毫無體認淪溺於嗜欲中如墮坑塹及稍省悟又因循玩愒作仍輟起復仆日消月磨精力漸加耗散年華去而不返可賢可聖之身將等漸盡燈滅百年後誰其為我助力誰其為我補過言念及此天下事孰有急於自修者乎

為學大要立必為聖賢之志是根本也存養是培壅灌溉也省察是設藩籬加防護也克治是搜剔其

食心葉之蟲也精進不已可久可大是木之勃榮滋長而拂雲蔽日也然欲覩其成要在功無間斷

學正則理明心常凝定不但百怪不能眩惑即妖魔亦斂避而退故一正可勝百邪學異則理淆心常恍惚不但百怪皆可震撼即邪氛亦感召而來故一疑可招萬怪

吾輩坐不長進只緣無必為聖人志孔子十五便志學今人終日孜孜究不得為知學者以認學字未分明入手既差結局自異故志亦徒志勤等於惰斂等於鈍白首無得耳

今處山麓可一蹴陟其巔乎曰不能方出堦前可一步至萬里乎曰不能故天下躐等徒喪前功急遽終無大效輕捷必難持久成已教人總須有漸今吐萌牙可望參天乎曰能今在孩提可望耄耋乎曰能故天下積累可以大成從容可以就緒日新難以測量天道聖功同此不息

狐貉雖貴盛夏不能暫服藜藿雖澹極餓視為嘉珍故學貴審時山巳銜日不能強回野之光明律漸回春不能止萬花之紅綠故學貴度勢冬冰未凝霜花先灑於野霖雨未沛濃雲預布其陰故學貴知幾數蟻之穴可潰百尺之堤一星之火能燒萬仞之山故學貴察變袞葛稱其節候寒暑何能傷人理勢聽之自然事變豈能困我故學貴順天桑穀大拱修政而三日可枯熒惑守心發言而星躔立徙故學貴奪命

必待自成之房屋人無可居必待自成之舟車物無可載必待自成之衣裳身無可服故人謀可奪天

工而一心可營萬事非經鎔鑄之力金不能精非經磨琢之功玉難成器非經刀鋸之利木不中選故大效非積久不見而美材由極苦而成

忘其重則平生無一長負其才則平生無一短學愈進則愈覺其退功愈勤則愈覺其惰

讀書者多眞不負所讀者少眞善讀者視聖賢所言無句不為我發偶合則葆而不失背馳則急為轉頭吾心之靈與詩書之靈默為交會未讀亦猶夫人既讀另是一人日新月異不知止欲此方有受

用倘徒資口耳梯富貴其去目不識丁者幾何果確知為湯火何肯自蹈果實知為粱肉何不敢餐

凡人於舊習外好繫戀不忍割斷於聖賢道義依違不肯篤行皆由知未深切所以游移因循乍出乍入故學以致知為第一關知至而勇自生矣

學莫大於立志志正識自精識精行自勇跬步可至千里凡庸可至聖賢皆志之堅確為之

學者只此心有亂思貌有不莊口有妄言便是無所忌憚獲罪於天不必驗之事為

人自少習染惡俗不知講明義理如孩提以來垢汚日積於身渾忘其臭及自省悟或經指點宜大加洗濯勤勤孜孜方為皎潔體與常洗者無異但着力猛而苦耳倘欲去數十年垢汚而第小加拂拭奚能有濟

鍊極則石成灰染深則白成黑祇久則螟蛉成蜾蠃天下未有經磨鍊薰陶而不變本質者中材力學進於聖賢夫何疑

今學者心緒繁雜泛濫無統如乞丐無家可居朝東暮西餐宿無常其見重簷大廈之在彼則極羨慕見高臺傑閣之在此又思倚傍其實皆不能得之於已徘徊輾轉卒死曠野而已故學必至知止心得而後居安資深外物莫能搖奪

只有一縫漏水已盈船只有一沙入淚已滿眼古人之謹小慎微彼直以為甚大而著也故不以一刻疎其防只受半年旱前此雨澤無補只閉一時氣前此導引皆虛古人之勤脩不懈彼並不知學已成就也故不以日久而倦其志

心猶鏡也私慾猶塵也讀聖賢書猶磨拭塵垢以復其光明也然使偶一諷誦不知尋繹玩味即我身以實體於日用間雖書可益智終歸無益故鏡塵可去亦不能以一刻之磨致長年之明也善讀者可黙悟矣

不學聖人之學雖功業節義英才奇行卓絕一時祇屬天質之美繩以中庸之道皆不能無過不及之偏

世間大半是這兩個人一自暴一自棄自暴少自棄

多忘其自棄轉謂自棄為得計者更多惟志一奮
念一轉自無此病
以數十年頑軀處於混茫萬古之中須刻耳以一大
塊骨頭雜乎四海人𪰰之內秋毫耳轉盼間身已
為土百年後知汝者誰乃朝朝暮暮忽忽悠悠迭
生萬般無益之思慮坐耗萬金難買之心精尚自
詡為遠計為大樂迨生悔悟已為將滅之燈豈不
大可弔哉
從氣質以觀得陽氣多者多靈多敏多直多慷慨多

豪與然又恐過輕過動過躁過剛得陰氣多者多
樸多澹多靜多洗實多収斂然又恐過嗇過遲過
吝過柔此皆非稟中和氣故難全美惟勤苦克治
可矯其失補其偏學問所以奪造化之權也
學問大綱只存養省察克治六字包括得盡持循不
懈所造便難測量
從來聖賢君子忠臣孝子乃他人加以名目於本人
實不自覺止見汲汲皇皇十分痛憤無日稍慰十
分淬厲未有進步十分韜晦猶懼自炫不惟不敢

望休美之聲且有不堪為人不可問心之愧如此
方為實詣若翹然自異於衆自居美名向善雖殷
反恐貽禍東漢黨錮可鑒也
古君子畢一生心著數行書指門示徑無非招我喚
我同入聖賢之路其言皆我所欲達其事皆我所
應為其志力皆我所自足顧乃躲避趦趄諉以無
人指引豈非甘自溺而惡援手者乎
凡思三畏有三戒無三慾皆一敬字管攝到底非逐
項用工挨時起念若俟臨時起爐竈則破碎支離

間斷勉強大非慎獨主一之學何以為君子但從
旁觀之其數可約畧舉耳
默識之學在將聖賢言語熟味而不忘乎心口將日
用事物體認出自然之天理此入道要功但初學
未始不從口耳入
虞翻謂天下有一知己可以不憾此非知道之言學
者有萬分善亦是本分有一分罪惡即有不得為
人之懼敢邀世知故求人不知近於孤矯欲求人
知必致取辱

大賢以上初終皆無瑕之玉賢者以下大半在後半截急回頭猛著力

聖人之識如登泰華絕頂四面洞徹賢者之識如在山腰見廣而間猶有蔽志士之識如在山麓明蔽各半庸人之識如坐井中窺窗隙見一遺百告以天地之大反笑為妄故無識者最可憐其根由不學

後世講學累萬言不出皋陶所言九德在剛柔相濟耳

血性厚者見好書則目明心醒見雜書則目瞄心冷血氣薄者反是

學識未定宜避汚俗頭蝨不白墨池必黑積染甚可畏也德性既定無容擇地金不憚火珠不避水堅質終難變也

終日因循悠蕩養態縱慾俗氣塡胸不藉古書以澆灌此逸居無教近於禽獸者謂之不知學終日雕肝琢肺矜奇鬭博好勝賈名毫無益於性分此刻脂鏤冰費日損功者謂之不善學故必衷貟聖歸中正益身心者乃為真學

惟上聖凡事用得一順字付以自然行所無事其餘皆用逆法心曰制慾曰遏過曰改身曰反德曰修性曰復怒曰強皆由刻苦矯厲而入不能任情率意不敢一刻自由楊慈湖以毋意為宗究非初學所敢望

大學之道章言學而及治哀公問政章言治而及學後世分學術治術為二上世專言學術以治人卽修己也

只一開眼見一物卽可見萬彙只一舉足跨一步卽可跨萬里所操約而所及者廣學所以貴擴充雖見萬彙而兩眼不必添光雖跨萬里而兩腳不必添力所及廣而所操本約學所以貴得要

今有向善心者儘不乏人但知不透徹守不堅定指是為非指非為是應前而卻應卻而前此中誤用許多精神顛倒無限人物故學以識為先

正未必中中則自正初要求正熟自得中

一裸而入衣冠之林必招眾怪一衣冠而參眾裸之

列亦必招叔怪此古以不講學為人笑今以講學為人笑

五日一食雖嘉肴不能肥人隔年一滴雖時雨不能潤物終歲一覲雖聖師不能受益十年一讀雖奇書不能破愚

士生今日舍舉業無以為拜獻資然花樣稍合即宜靜以待時聽人棄取若十分求工弊精力嘔吐心血是以可賢可聖之身甘為末藝之逐重其所輕貴其所賤顛倒莫甚矣聖學不明降而詞章又

降而訓詁又降而字畫分頭角勝皆一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之念為之彼囿以為風雅絕倫然身心毫無受益其與趨榮逐利者相去幾何哉

每念終日惡病疊發皆舊時氣習所纏繞須大加奮迅力求翻變重新開闊方有進步若小小更換不特所造不遠恐復蹈舊時窠臼

識高膽自大然識所以高從讀書多明理以涵養遂閱歷深來

不讀書則古今事理無能明故學貴博然一[illegible][illegible]去取失中不能實體於身雖遍讀鄴侯萬籤茂先三十乘蕭繹十四萬卷終無自已受用處故書以孔孟為宗以心得為要

人之性情必有最偏處於最偏處一猛省起即極力矯變必期歸正則可由一節而及全體此即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義

專事居敬而人情世故古今事勢全不講貫推行必多窒礙專言窮理而心不凝一氣不平靜本原已淆事幾何能洞燭故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尤為

先務

致知乃籠統言格物乃即一事一節言窮理又兼格致言之

格物之說甚紛仍以程子為是不須求新奇

時而居敬即合無事時之理時而窮理即為遇事時之敬居敬窮理是二仍是一功夫必一時兼用不可分先後又分為二截

駁馬而縶其足不如跛羊之善走大鳥而囚於籠不如凍蠅之善飛雄才而溺於俗不如中智之造道

百犬而逐一兎捷足者擒通衢而拾遺金早至者獲
故學每成於勤敏廢於因循

專力向善尚不能無過失如六言六蔽之類況敢動
一惡念乎

常懸大聖大賢榜樣於心目間則依歸者正無偏駁
弊不然恐止成一節之士程子謂寧學聖人而不
至恥以一善成名此學古者所宜高着眼孔也

初學固貴知悔然於不當悔而悔則又失故學果正
即要自信

睡熟喫飽非求人賞識為善者亦當如是

只一惰字妄字即自斬命脉天地鬼神父兄師保不
能救也

世無不以聰明才辨智勇巧捷是羨然使心術不端
學養未定而擅此奇能正如不知執轡乘生馬而
加鞭未能轉舵挂風帆而泛海快意時即失意時
勝人處即害已處樂不敵憂利不敵害古今玷名
敗俗者正坐異才太多耳

不知時不得為知道不知學不足以言才

草木何以分生枯以生者日加榮茂日有變化今年
與前年異再數十年更與前大異枯者反是倘學
不加進毫無日新月異之益何異枯草木哉

閱書有疑義難解處可暫擱開若十分結思不放便
為心累惟溫習久自當融釋

一事至前必求其是與覽一書發一言動一念接一
人必尋其至當之理即所謂格物若統言之則曰
致知

大學八條目不言力行蓋一項格致則一項行知一

分則行一分非謂知未至不必行亦非謂知既至
又不待行而自誠正也中庸言博學審問此時非
全不行但既明辨而行更篤耳倘不汲汲於行雖
窮年講貫研究無益身心謝上蔡所謂能言鸚鵡
其能免此譏哉

天質雖極穎異極美懿而不範以中正之學加以沈
一粹之養將來必不免走作而詣道不深且恐久不
知檢其謬戾有倍出尋常者古今誤身害俗之輩
當其英年其才儘足震世共羨為不可企及卒至

前後判為兩截人可恃質而失學哉

言豈一端夫各有當不以文害辭辭害意數語乃讀書準則不明此義則聖賢所言已自矛盾觸處窒礙矣

日泛江海仍嘆食之無魚日處林藪猶覺爨之無材非不足供取也以無取之之具也彼坐擁圖書入覩名賢身心毫無實得反謂無從感發者可自返而知其故矣

孔子謂行已有恥我則不服孟子謂必有事焉人之

委靡宴安苟偷度日言無益言事無益事皆恬不知恥以為無事得暇耳苟覩不及前賢為大辱大恥而亟皇奮迅如救火追亡之迫不及待豈有不日加精進者

擁百萬兵戍不免奔北而數千勁旅屢挫敵鋒知貪多無濟善用為妙也服百鍊金丹卒多暴斃而茹苦食澹竟享遐齡知好奇速禍守正召和也覽此可悟讀書之法

凡人質地極好處亦間有不足如謹飭清介庶人恐少宏裕俊爽英敏庶人恐少沈重溫良審慎庶人恐少剛果嚴毅辯察庶人恐少渾厚恬退澹薄庶人恐少強幹要在自知明切積學補救使歸中正而教之者當補其短用之者當採其長

日有賢友為模範得以浸漬切劘其觀感成就最為捷便但末俗得此甚難惟就聖賢遺編中不時玩索紬繹如聞教誡如聆音容是萃古今賢師友於一室而各證心源取資未必無方也而羅致之道在此心之懇切真摯耳

世俗所謂是今識者以為非今識者以為是古名賢以為非古名賢以為是聖人又以為非理之精妙原無窮極故初學要於非中求是久學要於是中細審其非而得其至是

逐日檢點善不日進過必日進欲不日消理必日消未有兩不增減者

揮霍貨財尚共指為破家子若戕賊禮義虛擲光陰浪耗心血不知轉頭得謂之興家子乎

少承父師訓讀聖賢書又曾下克已工夫猶不免過

失錯出彼素未知學與學而未深者何得輕為責
備
大禹尙惜寸陰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發憤
忘食好古敏求韋編三絕皆以困勉自處今吾輩
暇豫寬閒終身無一汲汲求道之念不由艱苦即
圖快樂豈其才可軼過前聖耶
寧為斯世不知用之人毋為斯世不必用之人寧為
後儒所刻責之人毋為後儒所齒恕之人
妄費心機是隋珠彈雀學不知道是買櫝還珠

世人每謂我無權勢財力無由為善果爾則孔孟與
諸高第多半是窮措大將斷不能為法後世矣夫
古人五官百骸我備有之古人心血精神我備有
之境遇未甚懸殊年歲未嘗獨促偏謂我無憑藉
不能追步前賢何異抱飯叫餓乎
於名利聲色關頭未能打破便欲希賢希聖猶嬰孩
站脚未穩即望其跨馬而飛
人之受性也以天人之復性也以學故學之力與天
並大

不能去輕情矜貪四字而欲從事聖賢之學必終無
得何也神已散而外馳也
下學者如培護樹根上達者如樹之由花而實自然
而然不必希冀也
雖出千百小人不能壞天下風俗惟此口詩書志偏
雜獨樹異幟者其才足鼓舞天下之精神其學足
震懾天下之耳目風聲所播無不尊為奇士名賢
勢位未極施設未著又無破綻可指好惡行止動
成典故薰染沾漸日趨謬戾在彼豈嘗故誘人以

陷溺而指歸失於中正其流弊自不覺愈遠愈毒
後雖歷幾許名儒不能挽救以復本始此害世尤
為酷烈士欲擔當世局可不謹其術學乎
經書為英賢之父母英賢為列聖之兒孫
害人戕物則目為不仁乃宴安縱欲忍自殺其身尙
不自覺為不仁亦昧於返觀內照矣
忠孝廉節迺一串事全此必兼彼若缺一必有遺憾
如趙苞欲盡忠而致母戮袁紹王祥劉殷何曾草
涉殷仲堪王鉷皆以孝聞而紹以驕愎敗祥則始

仕魏而為晉三公殷始仕晉復仕劉聰曾與涉以後靡貽誚仲堪以反覆被誅錤以謀亂滅門是僅得忠孝之偏而不無遺議陳仲子王介甫皆廉潔而一避毋兄一誤國家介之推申徒狄皆高節而赴火投河仍過矯激是僅得廉節之偏而不無抱歉蓋大忠可名忠究不得僅謂之忠大孝可名孝究不得僅目為孝大廉大節亦不得僅指為廉節故人必學聖人之學期德無不全無恃美質而充其所未至則如溥博淵泉因時而出不得以一善

名矣

今欲為非常人而言動好惡儲精積慮仍膠滯於流俗無脫然不羣之概是猶將赴越而北其轅志亦空抱是宜時加省察變之又變

古語云良田百頃不計一畝逐麋之狗不復顧兎此言舉大不得不棄小志遠不得不舍近今欲與前賢較德業則瑣瑣技藝悠悠浮譽安得不置之度外哉

識見不到絕頂仍是囿於陋俗惟日將聖賢言語細繹體味至有心得方曉得是陋方洗得此陋

受今人饋餉不如受古人饋餉我不為貪與權貴綢繆不如與聖賢綢繆彼不見厭

陶侃謂分陰當惜生無益時死無聞後是自棄也徐勉謂棄日乃是棄身知勤奮矣而學猶未底醇粹張衡十年成兩京賦左思十年成三都賦極勞瘁矣而文究無補道術況世之優游玩愒毫無成就者不尤宜省惕乎古詩云男兒三十無所成履支一半埋荒草誦此為之竦然

舉一世頹風詭習威勢毀謗毅然不為搖動然後為天下無敵之勇彼氣奪六軍者藐矣

讀書如飲食人素得飲食必大異餓夫有潤澤充盈之象善讀書者必迥異夫不學之人與未讀之前而後為實獲倘日誦千萬言徧覽古今事而氣象詞色好惡行止仍與流俗一轍是日講烹飪餔啜之方而實未嘗下咽果腹雖多奚為

器淺狹氣浮粗雖欲勉為謙抑恬澹亦欠自然故矜傲躁暴適淺學者本色真形發之不覺尋其根由

方可醫治

為學固必先精研經史以植其基猶必洞達世務諳練人情究時地之異宜尋變遷之原本設身以處地曲證以旁參然後可言淵博倘徒乞靈故紙時事不諳將出而用世恐難免按圖索驥膠柱鼓瑟之譏故善學者隨所聞見如讀異書如觀法物

學進又進識超又超志士深喜乃有以此為惡者退又加退荒又加荒志士深懼乃有以此為樂者蓋終年宴安自放絕不肯稍求體察刻苦課功其心

之何歡何厭瞭然如見矣

人無福澤不遇賢師友非靈悟亦不知親賢師友果遇之而忘已就正其鼓鑄薰陶之益捷於伏枕苦讀百倍矣昔人謂三十年讀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旨哉言乎

坐船見岸高登岸又見樓高登樓見山高登山又見天高故識無窮盡此學終無滿量之時摩天之樂鴻鵠不能喻於鳩雀穿林之樂鳩雀不能喻於魚蝦故識有拘偏强語終無相入之候

金玉雖貴不過土氣凝結而成乃走萬千里足不離土而金玉尚不一見彼英賢亦猶是人而獨備天地中正之氣萃陰陽五行之秀何怪不多產不多見乎然視為難而奮勉則可覺其難而退縮不可

學以變化氣質在救其偏補其缺非必謂有大過有不善也衆所歸譽在此吾所自信在此而細勘熟省究未底精粹純備至美至大之域猶屬偏也缺也方覺非非轉覺今尚為非知非之心果以年限哉

有人名而有禽獸之實有男子名而有愚婦之實有尊貴名而有奴隸之實有耆老名而有孩穉之實只坐無志無學無膽無識耳

學由五者而成一志氣二資質三勤苦四師友五年壽

處極熱鬧喧囂場依然冷靜處極落寞荒寂境仍自恬適屢接狡險粗暴人毫無齟齬忽遇齮齕危迫事不少忙亂非學養深邃必天分絕人可肩鉅任可膺福澤可享盛名

洗盡習氣是真風雅脫盡童心方算老成

金玉銅鐵無蠹蝕理江漢河海無旱涸時人苟節甚堅貞晚何致變學極淵富老必不荒

陳白沙先生詩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上句做得熟外物一毫不動心下句做得熟造次顛沛不違仁吾人胸次膠擾工夫作輟常味此言可當萬金聖藥

古謂風流灑脫全在理中今謂風流灑脫全在理外

性急者多迫切欲遂意而愈生煩惱性緩者多舒遲

近從容而或失事機善學者當審其病而藥之矯偏救弊無不可變而就中宓子賤董安于西門豹呂伯恭皆由學而變質然不先悔悟則難矣

讀聖賢書如養心腹之方讀諸子書如養皮膚之方讀詞章訓詁書如供耳目之玩讀奇誕邪淫書如飲殺身之藥

進學許多層次扼要在一專字引我許多途徑擇取在一正字

學莫貴於忘我忘我方能下人能納善自古多少君子本非卑脆一世乃與賢士共事每欲謀出於己不肯降屈於人稍齟齬即分門戶以正直而仇正直本甚密而終甚疏皆始於客氣未化成見未忘勝心未泯小人乘隙而交構遂釀禍亂於無窮何如早自貶抑收拾天下善以爲己善堯舜曰舍己孔曰毋我大矣哉

德進才自生識進膽自生

子路所造似非武仲卞莊等所能勝子貢之仁賢應不下當時士大夫孔子尚教之如彼是專欲友不

如己固不可而才節稍異之士可節取為身心助者隨處可尋要在廓其量下其氣合偏才以為全才集小善以為大善前見善之在人後無善不在己矣

學者最忌自小如伊尹耕夫孔孟寒儒每抗懷堯舜湯武顏子伏處而問為邦謂舜何人予何人二程年十四五欲為聖人范文正為秀才即以天下為任司馬溫公登第以天下安危為念知平生儲精蓄慮夙宵圖度無不從絕頂極高處落想上下千

百年縱橫十萬里責任全在兩肩出處行為必期為天下後世法豈以寒微自貶哉

末世學術不明認利為義認欲為理認情為性認陋套為禮儀遠遡相師已等成憲此關不細勘破顛倒背亂不徒害已兼害世能辨別而轉移是所望於有膽識者

物既化則舊貌全殊然鳩化鷹鼠化鴽鵬化鵰橘為枳壞褚為蝶類皆乘氣因地且雖化仍一物耳人果能化則天不能禁地不能隔時不能囿始而庸

人繼而正人終可賢可聖迴視志未立學未力之先相去不啻胥壤人何憚不奮厲堅忍力圖其化哉

聖賢教人千萬條其宗旨只是存天理三字曰克己曰慎獨曰閑邪曰敬恕曰求放心曰涵養省察曰懲忿窒欲曰擇善曰主靜皆求存之功夫曰復禮曰盡性至命曰美大聖神皆已存之效驗外此言學是以人滅天以私害理天分越高修習越精走作越遠當早察而謹防也

吾儒言無欲忘我清虛定靜言不動心不染塵順自然絕牽引釋氏亦然但彼於格致踐履泛應曲當開物成務等功全不着力是講中不講和講一本不講萬殊講盡性不講明倫講修己不講治人既不知務實不知擴充則所專講者仍似是而非雖有高超處不足取

學先貴收斂沈默裁省外務而後蓄蘊深厚然性無不包道無間隔物無可拒倘以處事接物為外為動而厭之以攝養心神為內為靜而喜之將不免

偏戾苟率墮空守寂非大中有用之學須就眼前事物切實用功使心境如一內外如一動靜如一喧寂如一而後學養兼粹無往不利明道謂內外兩忘則澄然無事以此

大學謂毋自欺張子謂立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朱子謂一念之萌必謹而察之果天理則敬以擴果人欲則敬以克即陽明子致良知之旨然必素加窮理而後良知倍顯豁蓋知之量儘無窮但學知困知輩亦不能無蔽處偏處故書云汝則有六

疑孔子云不知為不知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且堯舜尙舍己從人則依此眞知固屬捷徑亦
間有未可專恃陽明指點良知恐人囿於見聞專
靠故紙堆中乞生活取外棄內故發此以救時弊
然古人好古博學親師取友其啓發本心甚速必
不能廢仍宜取朱子居敬窮理說參用之非故為
調停存兩可也理須如此方圓足

五嶽雖大不長鱗甲巨壑雖寬不長卉木是高深猶
有缺憾若陰陽元氣不見其象不見其功而萬彙

所以生生不窮緣此而出欲仰贊而無從欲根究
而無迹以無高大可指也人以一善成名一才自
詡縱極邁羣倫究屬偏長物而不化滯而不融非
聖也君子鑒此策勵能稍寬耶

陰陽之氣化不偏漏不停歇不揀擇不粘滯觸之卽
是指之無端莫名其狀莫測其神所以為大會點
之志不沾沾事功而忽目前實理故為聖所與若
三子才雖卓越未免墮一偏有所待矣

凡百穀瓜菓以結實為成就以純熟為受用實方能
熟熟則其種生生不窮故至誠之行純是一實理
人之妙全在一熟

士大夫之學術志趣卽國家氣運生民命脈所關
記曰學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君之道要覆冐羣生包
涵萬有與天體同其高大無一毫私曲遺漏方非
自畀自小此等胸次本不以任久暫職崇庳跡顯
晦而別但必學識日高方能涉此境地

牛職在耕田犬職在守夜人職在代天故不專一項
德須萬全而職分終不覺有能盡之日

做別事皆有所待有所擇惟為聖賢之學不須待與
擇以道理隨處充滿刻不容放鬆耳

窮理方能盡性能盡性則匹夫而任天地之職無家
與天下身與萬物之別矣

探奇不必異書眞奇本似無奇周程朱張所會悟踐
履皆自我等所共見經書中取來非於衆目不覩
之書矜得力但彼獨善讀耳

士當風頹俗敝學衰道喪之秋朋儕中不聞藥石見
聞中無可矜式所恃活我於將死起我之痼疢者

惟先聖先儒遺書耳其書皆聚畢生之心血採百家之精液不惜苦口斂舌指門徑示頭腦無非求陶鑄生成我乃粗忽視之目迎神拒是直麻木其身大出古人意外矣

畫聖雖具寫生妙手不過描得外貌采色至歷代所載簡冊不啻舉千百年賢人君子之胸鬲臟腑披瀝吐露一一現示吾前何等奇觀何等幸會然覽此而或大感動或小警悟或毫無受益則視人天分何如耳

士人志業正大而後天下之性命保全

古學求明道理今求害道理古人求淑身世今或誤身世故不究本源雖極勤苦極工奇終是逐末殉來才充八斗學富五車若迷騷技藝高聲譽伏一代何曾乏人惟大德不足取而擅長者反因以露短蓋其畢生講求全不從修己治人起意即才雄一世究非天下所托命吾道之正宗夫詩文書法本拜獻先賢儒者斷不能廢亦不可苟惟較治心窮理之學為輕不可倒置裴行儉謂士能致遠當先器識後文藝周子謂不務道德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陸稼書云人言舉業盛而聖學衰吾輩從舉業出身當相與努力一雪此聲其深悉此中之先後本末哉

有取天下才而難保一身有安四海計而難鎮寸心能定百年策而難決目前能挫六軍氣而難遏微忿誅遠忽近慎獨窮理之學有作輟也事功固貴有本哉

無欲而量淵有才而節堅重大任必歸斯人

大靜無靜地闤闠同幽室大隱無隱形朝市皆邱壑真仙無仙藥慾淨即換骨真學無學堂觸境見道竅

害天下國家身心學業者其苟之一字乎古人於衣食居處每粗畧至治身治民正猶懼偏純猶懼駁密猶懼疎勤猶懼怠安猶懼危汲汲皇皇不敢一日安於小可而不求粹美後世於不急無益虛文俗套每共努力講明不敢疎畧至此重大急切者則以將就因循為得計以塗飾支吾為秘訣以僥

倖偷安為厚福有破壞事爭為脫卸推諉以小就識輒謂時宜俗尚而絕不作久遠醇備之想夫圖王未必王希聖未必聖況以此為譲專事鹵莽滅裂草率偷容乎故學術治術欲矯弊以復古惟不苟乃可高景逸曰自家享用着一苟字便安臨事着一苟字便壞至言也

知不必慮而不慮不必為而不為不必講而不講不必精而不精具此堅定識力神不外散而後可望正學之進

品行如五官四體須求無一不備無一不佳無一受病而後安若偶有偏長或建一二功業輒詡詡自負有不足即謂無傷有損虧不思補救豈手之美不妨趾之刖耶之美不妨唇之缺乎故君子一息不敢自足然亦不必泛求培其本而末自附舉其大而小可該

人常知愧懼方是活人方有靈性何也愧則奮勵日進懼則檢束日嚴愧之至方能無愧懼之至方能不懼聖不知其聖聖所以為聖但充積此愧懼心覺無日可少慰焉耳

人稱謙虛亦知親賢師友其親之也以其品識高於我將奉為矜式也我欲親而彼不我親猶不憚跋涉萬里莫聞謦欬求賜針砭以期成就今且思四海聞見中可師者有愈孔顏思曾孟周程朱張象山陽明諸子乎讀其書即如承面命觀其誘掖規勸有未盡其誠未傾其蘊乎有出心性之外非後世可階乎乃反覆指陳不稍領受且指為迂腐日為艱苦索其瘢疵但取目下之技藝高聲勢顯氣

機相投習尚相類者而親之是欲登高而惡泰華欲探寶而棄金珠所益幾何

古謂文雅在律身以禮義言行寡尤悔學醇養粹自遠凡陋今第求工乎辭章字畫善於容止口舌古謂聰明在聞道早燭理透於重大中正處見覺悟今但矜記誦多涉獵廣於偏雜細微處見靈巧古謂體面在德望隆嘉譽顯實本於闇修今但求外面華豔勢分烜赫壯觀於一時此皆陷溺流俗風靡波蕩昧其本真非實務為己之學安免貽惑而

誤用心力哉

既壯而溯少時之思慮營謀言動應接不勝其可悔既老而溯壯時之所發所存仍不免多悔統計一生而悞用工夫坐廢光陰人已無補徒積不及之悔只緣不知正學所謂聚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足鑄此錯也正學只要明理理明自不泛濫不紛擾

乘機乘時最緊要秘訣不可輕錯過人少壯時一奮即勇不可過一激即銳不可當雖挫折而猶不回無他氣盛可乘也若近五十漸即衰頹識雖未昏

迷而氣不能輔助以達其意之所之百日邁征不及前此一日之敏捷故耕耨不可逾春夏之節力學不可逾少壯之時

人於敬恕兩字如魚之於水離之無安穩策而敬又為恕之主

無德不備之謂心所以與天同大僅擅偏長不足自詡故方正又要圓通直爽又要渾涵收斂又要開濶刻苦又要安樂嚴毅又要和藹敏決又要詳審脫俗又要和衆乘機又忌取巧奮勵又忌急迫從容又忌遲緩謙恭又忌卑諂倘特性行一二端之美不廣學以補其偏防其過擴其量疵累將有不自知者故匡衡云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有餘而強其不足明道先生云寧學聖人未至而恥一善成名

喫虧耐窮忍辱養晦退然如有畏欿然若不足此最懿美質納福根基然亦須潛自奮勵苦學明理日求精進期乎大成似卑而志極高似柔而骨極剛似拙而謀極遠似怯而膽極壯方是卓立有為之

英方異類靡無志之輩

明大道者於小術小數不兼精具深識者必淺智淺謀之所笑

人始生即有一極重大事交我擔當不容卸責偏捨此而幹那瑣屑不堪之務徒受勞憊人始生即有一極快足境交我享用無人爭奪偏捨此而贖入苦鬱無聊之中致生怨尤真厭主為奴棄金行乞也所謂重大者何曰道

通乎道則一身中滿目所見皆是易皆是天皆是神

皆是道不細察則茫然

老莊說道專說幽深虛幻宋儒說道深淺顯微無不包括學者纔知門戶階級可以循序步趨

費隱是一串事不可二從天而觀無聲無臭隱矣而即費所由來時行物生費矣而機緘仍不可見從人而觀性體渾淪隱矣而即費所從出視聽言動費矣而感通仍不可測

雖甚惡人不能一日全離道但恨彼不自覺覺得早晚覺得多寡便是人品高下之別

孔子謂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所以事我孟子謂大人者言行不必信果惟義所在取二書併觀則知可以權事

至味無味莫名其醇至色無色莫名其采至文無文莫名其工至德無德莫名其長

心習乎求道似或遺乎小而小可旁通心習乎求藝則小者雖精而大必先失習其大者為大人習其小者為小人

大富翁不向乞丐侈說金珠價直今與人輕談道竅非陋乎

道該內外動靜顯微巨細精粗常變舉天地之大無一縫之遺古今之遙無一刻之間或專指深奧幽窅則忽粗淺或專言平易卑近又忘精深皆偏也其實道字即性字中庸謂率性謂道指得甚明天下無一事物可外夫性者朱子謂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孔子謂無終食違仁張子謂仁體事而無不在理仁與道詞異而意實相通但言其

本原曰性言其條緒分明曰理言其包孕蘊涵曰仁言其古今共由曰道歐陽子謂性非學者所急夫性即為道須臾不可離何云非急祇緣認性為深微未識其無所不包耳

儒道正在修己治人日用事物切切實實處做工夫有分有合可斂可推未曾偏滿局促所以為大異端專務空虛脫化欲上達不下學若岩穴養高倘不妨而經世宰物則無望所謂本亂而末治者否也

不必論重大者即每日語默作息見聞飲啜措應紛紜意擬如此偏不如此意擬不如此而偏如此即命也而時來事至乘機順應悉憑義理為之宰即性也何刻離此性命只要悟得此即性命

兩間至美滋味至奇彩色至異珍寶皆自糞土泥沙中産出即雨雪烟雲見於極高者皆起於極下今語元妙深奥之理而外粗淺顯近之常迹豈得不是欺罔

斫泰山片石而置門口人不能呼為泰山取滄海勺

水而置甕間人不能指為滄海法聖賢一節之善而常守不失人不能目為聖賢志士課功須是愈擴愈充多猶覺寡精猶覺粗進猶覺退而後可言達大

古人患難流離中尚發奮成立今荷天賜以寬閒之歲月强健之身體平順之門庭明白之心地加以世界清平衣食無虧師友衆圖書坐擁竟忍甘自暴棄散漫度日萬分難際之境敗於嬾惰之一念此機果誰握哉此過可復補哉

初學時勤緊收拾心神外不稍縱未免近迂近方近拘泥檢制之嚴稜角之露必惹人非笑駭異須十分挺特堅忍站牢脚跟練習既久工夫嫻熟自漸和適漸圓通漸放開不致大有違拂此安樂由艱苦所致若其始一心要變故習一心怕人譏訐一必討人說好決不能超脫流俗

而今覺得記性二字有真假如一覽數行過目成誦而古人所是偏故違古人所非偏故犯口熟之而身忘之是謂假記性若誦萬籤不如鄴侯記三箴

不如安世而闇一善言則必言見一善行則必行口習之而身踐之是謂真記性

無一日無極品官千百年無極品人極品官陰有天命限之陽有君相制之勉强不得即倖獲而榮亦暫若做極品人無人禁阻勉强可能果遂意則榮甚久就此比較思量便不浪用心力空忙一世

用藥有君臣佐使讀書亦有之如聖賢言正心脩身事乃君也言經濟游藝事乃臣佐使也至讀閒雜不經書則為服惹病之藥非服治病之藥也

中行是融化無迹之狂狷狂狷乃未能融化之中行
欲造中行根基須從狂狷起

花從樹身出酒從糟粕出蜜從百花出上達的理只
從下學出

英雄之才畧須兼有聖賢之心術否則粗雜脩儒之
節操須兼有達士之胸襟否則拘狹

逆天之罪重於犯上殺己之禍慘於殺人不循理是
逆天甘暴棄是殺己

志不正學不勤而欲興家濟世未前聞故干霄蔽日

之樹藏於一核志與學士人之核也

千美不如聞道百動不如克己躐等固不可而趣向
標的宜預定而併力

聰明而做魯鈍工夫於讀書言語動作一切舒遲詳
慎似不能及人正是勝人若要逞聰明本事於讀
書言語動作一切急迫輕率似無不勝人正是不
及人

扁鵲謂魯公扈志强氣弱趙齊嬰志弱氣强遂飲以
毒酒剖胸探心易而置之人能下克己苦工即損
心之法不假扁鵲術而前後若兩人矣

雅俗二字甚難辨不識其本而末之亟不尋其真而
偽之趨其誤難以道里計夫行脩言道明體達用
日求淑身淑世不摹風騷不矜文采其脫俗孰過
於是若外五倫五事大本大節惟儀文詞藻之是
工甚或心同犬彘言同市井行同病狂猶自誇才
敏學贍是不俗其文而俗其身不俗其外而俗其
內華而不實誤己轉恐誤人故不究本真則聖賢
經書皆庸言庸則近俗庸似非雅庸又不求驚世

勝人彼有文無行者不且跨孔孟上哉

有待於時勢假於權力借於人助貲於貨財猶可由
諉以需他日苟功令所禁時位所限理勢所阻羣
情所姤尚可徘徊以俟機會至奮力向善洗滌前
非日求治心事天冀入聖賢門路於外無假借於
人無禁制隨時隨地隨窮隨達皆可任我措力而
毫無棘手立刻奮迅即覺快慰立刻醒悟即覺爽
豁磨勵僅數十春秋而貴重馨香不可以年歲計
其效甚大而速何乃遲回顧忌羞縮不前以英邁

過人者亦不敢偶設此想固在勇之不足亦識之未臻絕頂耳故學貴明理

吾輩所以輸古人何在哉明知聖賢可慕道義可樂而徘徊停待優游稽延將卽又離已前忽却乍緊乍鬆若存若亡謂此甚可娛也而世味不必盡捐視此甚可尊也而外物何妨暫戀加以舊習纏繞俗套東縛掙脫不能洗刷難淨不過數載因循一念紛雜遂舉鴻荒開闢以來萬古難再之身翹然傑出之才自戕賊於不知不覺之中忘其慘毒而

不可復救較諸有用木石甘愧歎為不如豈命運乖舛不能由已乎設前此識精志奮心專氣勇拚命向前亦不作輟何以致此是曷不早為計慮

天人互相勝故氣數可因人力人力亦可轉氣數方其困也至聖積誠歷久難動方其轉也匹夫激氣立刻可通聖人明知天與人各有時而無權然必專言修為以人本亦一箇天不可自小失職但恐人事不能盡到十分耳

非絕大天分極密工夫心不虛氣不下神不欲慮不遠力不定量不深所可輕怪人哉

人各是其所習樂其所得至所造已深為世推重欲望於慣熟中倏生疑悟更覺萬難乃張子少喜談兵好佛老聞二程言卽撤皋比明道考亭初亦涉二氏邵子少學詩學字胡文定少喜為文陽明少喜神仙好辭章羅整菴學禪獨能一朝改圖專意聖道棄舊習如敝屣此非有大福澤天不黙牖其衷非大智勇亦不能忽悟急轉一日而輙數十年之藏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若王心齋年三十易販

鹽而講學董蘿石年六十八棄習詩而求道皆能改故步而趨正學然則人但恐迷途未覺苟覺之而猶沾沾戀戀轉頭不急豈志士哉

能知慎獨忘已深恥務外可以語仁矣

仁者愛人先愛已不以私欲殺其身不以邪穢流其身不以昏怠廢其身皆自愛之實故曰成已仁也言仁則衆善萬美在其中一齊俱到不期然而必然其或有一私一短及偶間斷皆不能當此故仁可包忠清而忠清不足盡仁仁自能治賦為宰而治

賦為宰未足概仁後世但指與惻隱相近者言之

覩若聖與仁之仁尚懸殊

於義禮智信有一太過不及即非純仁蓋析言雖有四件實只湊合成一箇仁果純於仁必無贏於此細於彼惟獨行特異之士則有之所以不合時中

夫五行或缺其一四時中或春增數日秋減數日萬物無不受病固知人之性行須勻酌齊全方稱全德

知仁勇淺言之則各為一善深言之則有一必兼其二如不仁勇必非大知不知勇必非至仁不知仁必非神勇永有缺一而成聖未有偏勝而成德

積敬乃至於誠誠字包得敬萬理皆本於性性字包得理但在學者用工須先言主敬窮理

飲食男女起居語黙此人生極重極大處道之精微從此徵驗觀我觀人不出於此

衆人眼所見皆物類聊所履皆地面詩人所見所履皆詩境文人所見所履皆文境聖賢則觸目皆道理陟降皆帝庭也

從絕頂極高處落想從至纖至粗至淺處體認便見理一分殊之致三千三百皆性也天也道也

共見共聞中有不見不聞者存見聞若器也不可見聞者道至幽至寂中有不幽不寂者存幽寂者境也並無幽寂者道

魂神離體魄有所屬乎體魄無魂神尚能活乎明此則道托乎器器載乎道之說自了然

有所長而每恃其長則其長處即為短有所短而求補其短則其短處即為長

大學以明德始中庸以明德終堯典必始欽明舜典必始文明古人刻苦砥礪終身不少懈祇專求一箇明一理之障非明一行之誤非明既明自泛應曲當彼曰格致曰窮理字面雖異意旨豈異哉

視健若病視敏若鈍視勤若惰視進若退視勇若怯視顯若晦視安若危視喧若寂視熱若冷視苦若樂視忙若閒雖時勢倏忽無常而外若無定內者有定接之若紛操若常一何地非受用時乎然非窮理慣熟亦難周匝

物字有虛有實指形色言則實就凡所思所聞與言動事情言則虛統可謂之物故曰格物言物則天地之間無不備言格則天下之理無不通

必樂用天下之英才方是真才不兼師天下之名賢未算真賢

言理不可偏勝不可執着不可挂漏如天稱太空太虛經言先思先為以虛受人寂然不動與異教言虛無空寂非不近似但聖人所謂道體用顯微無不包括其初先從實理中體會實境上踐履久之

而淺近平實中自得幽深高遠淡定清淨之趣故無流弊異教專重虛無空寂將倫理事實全行撇開所以宜戒

善學者甚勞中乃得甚閒不學者甚逸中乃得甚忙

米雖成飯猶知其出於稻也玉雖成器猶知其出於土也故氣質初改尚未泯其痕迹蛤已成形不知其原為雀也鴽已高飛不知其原為鼠也故本質全變誰復憶其當初

明如日月可不羨夫星芒高若華嵩不求兼夫部婁

吾學果師聖而小善自無不括河海雖大不妨支流之添參茸雖貴猶借朮苓之助吾道雖先得而芻蕘亦可兼資

麟其性而狠其皮不能遏獵人之殺意蘭其根而棘其葉不能惹狂蝶之尋香故管攝於中者亦須檢點於外抱卞和之璞而犯刖刑為其輕獻懷亥既之珠而遭按劍祇在輕投故獨得於中者又嫌急露於外

安身經世有一字訣曰識識從何來曰學不極正非

學不衷聖賢非正然則專由人不關天乎曰人力至可勝天天質美亦勝人徒恃人得必倍苦徒恃天德亦難全

將書化我以我用書書借我行我借書明使人見我如見書則真善讀矣

火而灰其石甚易水而爛其木亦難固知變化氣質建立功名須具剛果骨力乃可望

識之進如登梯腳高一層見遠一層智之沈如泅水身下一層見深一層

識不日增日進亦等枯骨腐肉志不極高極大仍屬
俗子庸夫

大學首格物夫天下隨可見不可見處無一非物也而最要最切全在此心心之物未能格別物亦徒勞格心之物如先格別物無不易格故認得物字分明格之次第自覺意心身家國天下皆是物本係一串本是一件而初格工夫不宜凌躐亦覺家國天下即吾身心本無不包本不能隔而格後效驗自然馴致彼舜言道心孔言克己孟言先立其

大持其志求放心明道謂心要在腔子上蔡言常惺惺象山言復本心陽明言箇箇人心有仲尼萬化根原總在心皆先從一本處下手而萬殊自瞏括湛甘泉謂處處體認天理雖切實不免在萬殊上措力雖然學首治心而集義窮理正求完養此心若偏廢又入沈空守寂於物仍非善格所格未精知必未至矣

人呼吸脈息無片刻停雖熟寐仍如醒時是乃天流行不息之機自然有恆之運也聖功關鍵在無息

察此可得真諦

雖矩步繩趨品如界尺而無亨屯濟否之才天下亦何所倚賴雖一步十計名擅智囊而無誠意正心之學世局亦難任仔肩

雖具一日千里之資總必以立志為起腳慎獨為入門窮理為進步力行為實際質全變化為效驗舍此而譚高深矜敏悟以之獵盛名可也而欲聞大道終恐尚隔一層

翻案見奇吐故吸新能文者以此求出色而講正學

者斷不宜爾陽明子學識超卓運以獨智其論議豈故求新奇然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似欠斟酌夫心猶核也意猶芽也本自一貫心既無善惡之分意安得有善惡其有惡意者已失本體也且告子謂無善無不善今謂無善無惡與告子見解何異又謂格物之格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夫不正而屬物耶物安有全不正者不正而屬人耶則庸衆固不免而大賢君子不正者少其已正者將何以格之耶四子講學之書至矣盡

矣果力行實踐雖平平無奇列聖可引為同心若求異標新即戛戛獨造是非雜揉乎衆目陽明子倡明正學救世甚殷真三代下僅見之才而詞句微疵亦難遮掩善學者於四書五經外先讀程朱書然後取陽明集而並究庶互相發明而補脚穩實不滋流弊矣

一葉一花無不藏於初種之核一鬚一爪無不根於初受之胎故後日無限之發皇由前日無幾之蘊蓄槎枒夭於斧斤核中豈曾槩感肢體戕於桎梏胎中豈預為招故前兹一點之靈明賴後兹多方之保護所以凡夫惟恃先天聖賢總論後脩凡經中言克復言存養言擴充言征邁就將全欲以人事之有餘斡補造化之不足然則命盡由已乎曰窮通得失不可强爭者安之聽之德業才器全仗脩為者勉之奮之能順天故無怨尤能格天故無愧怍原可並行不悖者不然學亦何足貴

不逐時尚安免於迂不習軟熟焉免於方不學便佞安免於愚不闘奇巧安免於拙人而欲避迂方愚

拙之目識趣可知然但知守此不求所以化而裁變而通神而明亦無以進於大而化之之域

學者有八要法聖追賢之志人百己千之誠參前倚衡之見執玉持盈之心破釜焚舟之銳卧薪嘗膽之苦若無若虛之愚不折不回之勁備此八者不患不日新又新矣

不但遇奇變非常事當以智運之即立身講學何莫非仗計謀以燭其幾而操其勝蓋有妙計奇謀必取千百年成敗得失高卑强弱局勢而統籌之如萃心精端志趣圖進脩以力求自樹立幸而行能稍進見地漸高似亦可謂成而得高而强乃環顧近世勝我不止一人縱觀百載勝我更不止百十人則成非大成得非大得高非甚高强非甚强仍不免近於敗也失也卑也弱也果皆功力未勤取資未足歲月未寬乎亦以計之未捷未深謀之未周未達我意所方及正人意所早及我見所獨到竟人意所能到我幸有已能並未補所未能自謂得上上策豈知等於無策是皆智之未裕未神進

之一日遜以百年古人言覺言悟所爭正此智耳
故六德三達德統必以智冠之
將求名求利之心移而專注於正學力未有不猛神
未有不聚品地未有不過人
恃天質高超可爲豪傑不可爲聖賢聖賢者千艱萬
苦日磨月鍊自鑄一副骨幹自造一般命運從不
仗天所賜而自高自詡也

探本錄卷四

存養

過勢利關易過名譽關難過意氣關更難古今賢哲
品行卓絕者不少而言貌間不免稜角之露好勝
之意皆以氣未至中和耳故處頹風敝俗中不可
無我而當應事論理時不可有我
談鋒欲肆時即少說怒氣正盛時即止罵美味爽口
時即少喫飲興正濃時即停杯睡興方酣時即離
席妄念乍動時即轉頭此勝私制欲非大勇不能

致決非素養不能持久
成大利者不顧小害懷遠圖者不求近效蘊實德者
不羨浮名
客氣消滅不盡不可以言養俗套擺脫不開不可與
道古
知怯而後能大勇知退而後能大進知晦而後能大
顯知棄而後能大取
物過盛立衰力過强立弱蓄過豐立散惟學道者不
然盛極非因人而盛强甚非乘運而强蓄多非奪

人以豐而且盛而若衰强而若弱蓄而若無人亦不覺其盛其强其蓄耳

加大恩惠於人而口不言受大侮辱於人而口不言量宏福自厚可當大任矣

衆人當亂時君子甚閒暇衆人放逸時君子甚勞苦惟勞苦所以能閒暇也

天下至樂趣多在凝靜冷澹得之深者非仙而勝於仙天下至危境全在宴安縱逸久不悟者自害慘於人害

專求靜恐有厭動弊然好動者多輕浮紛華靡麗勢利玩好易被誘也力矯方可變其質喜靜者多沉重寡言少營守分安命無大失也加學則易進於道故靈明由靜而開道味由冷而入

朱子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此在窗下則可若當官辦事那得如此閒空光陰但既知頭腦吾事吾心刻刻存養省察則中有定主萬務倥偬時仍似一物未交危變倉猝時仍似安常無事評花坐月與交餘接戰時同一從容自在何刻非靜坐工夫耶此性無動靜無內外之學至此而養熟矣

天於春夏榮發全從深冬閉藏來人於晝間清爽全從深夜熟睡來人知披險講說是工夫不知凝靜游息亦是工夫

知道者之動動無非靜不學者之靜靜無非動

人於早晨神氣倍清爽者以夜得酣眠故也明從靜生於此可悟

真凝靜者於措應紛繁時徵之不於閉目枯坐時徵之

學養深邃後即衫影履聲帶中和氣怒容笑態有冲雅致

屋牆果密何風能透船板果密何水能入我心果戒慎恐懼之不轂何妄想雜慮之環生

動者晝景靜者夜景喜靜似厭晝喜動似厭夜故道必兼動靜然天闢子地闢丑以四時論子丑在嚴冬以一日計子丑在深夜八卦於終始萬物屬乎艮氣運轉機皆必極收歛凝翕而後能盛發此諸葛公謂靜以脩身淮南子謂以恬養性以漠處神

周子以主靜立教程子喜靜坐張子謂靜以入德
象山白沙高景逸李二曲之學亦從靜入呂新吾
謂主靜之力勇於萬夫而養靜久又恐墮空寂王
陽明所以謂宜在事上磨鍊至極動極忙仍如靜
時則熟矣
香氣太濃烈者散速稍微稍澹者散遲無香無氣者
散更遲此可悟澹泊幽靜之高妙
雖極高大樹及奇葩異草統一年計之花開爛熳不
過一月知人須是收斂黯澹時多發洩暴露時少

秉燭而坐見不過丈尺離燭而坐見可及四方故自
處闇晦迺能光明
淺人多才以炫而易見深人無才以斂而難窺
田子方謂東郭順子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
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
也消養至此而後能入世出世
子思謂橋子良修實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
撞不發如大鐘然此言可針淺露炫飾之病
只衣冠門牆間亦足驗闇然的然之象

斤驚天地奪造化底事全在不覩不聞念慮未發之
初其見諸事業露於形迹皆屬標末不期至此而
自至此者故有時功業爛如世俗共為駭愕彼但
覺如啜茶喫飯甚為平常冷淡如夏葛冬裘毫無
凝滯偏執蓋道根深則視天下事無非淺胸次高
則視天下事無非卑識見大則視天下事無非小
不以我聽命於萬物而萬物自聽命於我非學得
扼要養得醇正何以能此
雲積不厚雨不透風積不久吹不遠地氣積不久生

物不茂人之精力神氣雖關禀受然須加完養蘊
蓄而後充裕觀古不朽名人倉卒不動耄者不衰
臨死不亂文詞間精采煥發生氣勃勃千載凛凛
知當年之蓄養非淺非暫其要訣不外斂攝此心
節省言動
人兩澤大小固於志量氣魄精神上分別然外面英
武強盛凛凛奕奕雖易聳人目究不可為定據惟
安重宏裕深渾含蓄外若愚而內明決者所造便
不可測

一味柔弱慈和而無剛毅英特之氣以濟之雖免乖戾病而欲矯變頹習康濟時艱擔荷世道亦無望

夫毀譽利害榮辱得喪紛華攻取其來無方其機迭變最足奪魂魄而變操履若無堅定膽力安能收砥柱之功廓清之效必也寬平而果斷强固而深渾其善乎

火氣不降伏忿念不消除最害事自古著名將相有勲業烜赫實非庸流敢望而每陷禍者忿懟自矜不知退讓也然此本無術學尚可恕乃若孫復之

於胡瑗蘇軾之於伊川富弼之於韓琦亦不知下氣相容尤可惜夫必集天下才為己才收天下善為己善而後德崇業廣若存有我心是執德不宏適以顯其險陋君子不能容君子非自翦羽翼乎

歐陽公謂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忿惡蓋養至此而氣質乃為變化功業可望大成

氣之充周豈預為生物計日之光耀豈預為照物計心之靈明豈預為應萬變計而本體既盛大自隨遇隨觸分施給散不留餘於前不借貸於後而一無虧絀然則善治心者將俟已發已露而致力於外乎將於未發未露而常攝於內乎夫外豈可廢防檢然蘊蓄滋培必有在端倪未著之先不能急期其效者

心定趣閒氣充神富惟聖人有此境故不求勿助勿忘不防漸衰漸倦不待安排補救而日用施措終身接應欲尋欠缺疏懈之隙而不可得賢者以下雖檢制甚嚴仍難純密吾輩不宜熟思根由務養於先哉

一身中上惟眼口下惟手脚易動皮裏惟心易動餘多含靜景第觀動處而不動處可知平生德福亦可知養靜者非求其不動也求以善其動也求其動而未動也故動而無失是得久靜之力動未盡善便知所養未深

日已落而飛霞燦爛勢欲彌天有餘光也鐘停擊而韻致喑吰不絕於耳有餘響也欲往仍留將歇猶待愈見蓄勢之盛厚故事將辦完精神愈竦年當垂暮骨力倍堅含不盡之意有餘裕之象方不類

强弩之末是在充養有素不能勉强矯持

氣愈盛德愈衰力愈遲精愈減志愈滿功愈微

意氣下品望高志量大外物小

真灑落大智勇從沈潛敬畏而來

事天立命即所以祈天永命

內省不疚而不憂懼以鹵莽無知內省不疚而仍憂懼

以膽氣不壯

常覺几榻門庭前後左右若有堯舜孔孟周程張朱

諸君子羅列吾前如接謦欬如聞提命如被督責

庶心神時加悚惕無可卸人無可委地

恭敬者智慧福壽所從出

志之高如在九霄上氣之沈如在九淵下

程子謂忘敬而後無不敬拘謹者熟味此言方能生

得樂趣

路徑認得是志向守得定又隨時隨事刻刻省察不

肯絲毫輕忽放過此求仁之方至於純熟不煩著

意則幾矣

外物之感惟目所覩最多最捷古人之毋淫視不闚

密不內顧顧不過轂尊其瞻視皆以制外即養中

也故為仁以非禮勿視為先

在名利熱鬧場中薰染惡習倍易立定腳跟倍難昔

人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非深閱歷者不能

語此

一事為今人勝動生忿懥為前賢勝毋不介懷矣常

下為俗人責必強辯自為後賢責毋不提防矣人

常作千百年想自無服爭無益之氣

每聞人作奸宄不法事或過一小人即動憤嫉不平

之氣露憎厭不堪之色而且逢人指斥皆胸懷迫

窄涵養未深仁者能惡人不是此等氣象

輕聽驟發易喜易怒必多受人欺弄無望大業之成

周昌謂漢高為桀紂劉毅謂晉武不如桓靈張元素

謂太宗甚於煬帝任瓌謂魏文侯為不肖君四主

皆喜而不罪固知建樹大業者其度量自超越恆

流不怪已之無量而謂人多觸犯不痛已之暴氣

而謂人無知識亦異古人風概矣

韶年聰慧不如晚年聰慧生前名盛不如死後名盛

古今多少豪俊其初每有一日千里神童國器之
譽迺垂暮而志節頹廢識力游移一髮差池判若
霄壤一刻乖謬萬載齎恨身名俱裂前後若兩截
人者可勝慨嘆君子所為日以義理養心不使血
氣用事必求步步進無介一步退也
鳳體不能參一雞羽龍身不能參一魚鱗君子修純
德不能參一邪穢行若謂大節無虧小節何論則
古聖賢每恐褊縱即逝終食不敢違者豈獨弄煩
苦哉蓋必期一無遺恨而後得為完人耳

穀充腸而毛髮爪甲賴以潤虎在山而藜草野花賴
以庇明主不下堂而邊徼鳥獸賴以安聖賢闡微
言而後世聾瞶賴以啓養在此而蔭在彼蓄者微
而宣者遠
內而凝定即浴沂獵較依然靜也內而浮散即九年
面壁依然動也
有有益之靜心不浪用正求大有用有無益之靜心
嬾於用即恐無作用
高才明智可以建奇功取大名而以功名終非有德
量不能故君子慎持盈
凡不能喫苦耐煩不能斂氣下人不能勻靜虛澹者
難以論德難以任重
常養得此心渾渾穆穆空空淨淨恬恬熙熙冷冷澹
澹如混沌未闢如萬籟俱寂此即太和元氣之根
又恐過偏於靜常於日用動作時默為體察使無
間斷不煩收攝而自凝定不煩屏息而自安閒天
下之樂孰有加此哉
工夫見於外者如端容貌慎言動詳審於應事此衆

目所共見而操存於未感未發之初涵養於不將
不迎之際此心如初升之日無塵之鏡久定之水
翕聚凝靜灑然恬然此非養熟不能至亦非久用
功者不能即顯而探其微也
動靜不在於身與口上看終日酬酢紛繁而心神凝
定動而真靜也終日閉目枯坐而意馬奔馳靜而
真動也
上聖之樂天然自足大賢之資畧苦即樂學者則十
分刻苦始至於樂何以積苦習氣難變己私難忘

也何以漸樂養熟而灑脫渾融也
世間最可保壽者莫如神氣神氣充而後聰明啓古
人於喜怒哀樂之必節視聽言動之必檢起居食
飲之必慎無非多翕少張多蓄少洩沖澹渾漠正
欲葆真固本以全天倪此說近養生即以養德若
徒脩煉導引逃世事以養神氣又君子所不取矣
人當少壯崛强好勝至老則退弱昏憒者皆乘血氣
盛衰為剛柔耳若涵養深醇理以馭氣志以帥氣
則乍剛乍柔裁度權衡適如其節自無蚤歲暮年

之別
養得此心湛一凝定渾渾穆穆即所謂清明在躬雖
善念未發然此即作聖根基不見其善乃真至善
明儒謂無善無惡心之體非確論
程明道坐如泥塑蓋理明自無將迎膠擾養深自無
煩躁刻急心空冷則體鎮定此不期然而然今人
强求靜便閟鬱以未得本源耳然初學先能裁省
雜事檢制言動亦可漸幾於靜
天地之氣充旺絪緼本無意育物而物自無不能育

聖人之氣凝聚純固不專為應事而事自無不能
應人不明理窒慾以構養其氣而欲建事業猶毁
址而築牆也
收視返聽以心觀心一塵不挂片念不萌沖虛浩蕩
若太空若混沌天下更無有過於此之快樂此即
所謂存養於未發之前如止水明鏡者練習久妄
念息加以窮理透熟識力堅定視慌忙匆遽亦等
無事安恬其妙不可勝用故用力須從大綱大本
處着緊則事半功倍

花開足十分弓開盡十分決然收煞今觀驟得意有
權勢者詞色氣象已發露滿十分前程更不必問
即發露幾分養猶未邃倘自抑自貶渾如未秉權
勢一般更恐人畏其有權勢則事業勛名便不可
以尋常推測故學道者一舉一動必務蘊藉含蓄
董子謂形如委衣心若死灰周子言主靜立人極明
道坐如泥塑伊川謂聖心如止水李延平終日危
坐以驗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薛敬軒謂以心
觀心陳白沙足不出閾外者數年李二曲謂不大

死一番不能大徹習學先習無言莊子謂止於符吾喪吾黜聰明墮肢體淮南子謂以恬養性以漠處神皆狀靜中之神態大㝎相肖而儒者勝處在不倚一偏當其息心不覺有身豈馳於外當其窮理萬變必究六合相關非專求淵默尸居自適其適極動渾如未動甚忙不患其忙覩彼栖生用鳥巢肩俊談入定者徒為無益之完養難混為一矣學者自揣如素近浮動速下萬死功極求凝定如素枯寂急就事磨鍊方有實用

風暴雨暴萬彙皆傷性暴氣暴人己皆傷

陰陽和萬物得性情和萬事順真和者發皆中節也有似不和者曰怒與哀然恰合乎理之正則實為和有似甚和者曰喜與樂然稍過乎理之中則已非和體察精瞀省切防檢熟然後可臻此境其著力尤宜在未發前

採本錄卷五

文昌雲茂琦澹人著　男[illegible]校刊

言行

嚬笑語言須如希世珍寶無輕發露食息起居府有帝天伺察安得自由

聖為天口動一念宜無侯中更發一言宜人不能贊乃堯舍己從人舜好問察邇言湯改過不吝從諫弗咈固知理本無窮祇恐窮於自足者之心自以為聖適所以為愚耳

天子無戲言志道之士亦無戲言

小鳥多鳴小魚多躍小人多言動

己惡而後樂道人惡己善而後樂道人善心厚薄於此分福厚薄亦於此分

評隲人物最足驗人心術輕薄險刻者流聞人三分不好必粧飾至十分聞人一事不好必援引至數事其以善稱者必坐以好名之心或謂有激而為有大才大名者出尤樂索瘢求疵抉微摘伏猶恐己力未足期與衆共攻之必使昔人不得為無瑕

之玉而後快此阻人為善不獨自損陰隲其害世教甚非淺鮮

凡議人陰私已屬薄行至君相疑似之迹閨門曖昧之事尤不宜齒及若形諸筆墨更貽禍

喜攻人惡者即是大惡常攻己惡者即是大善

面色虛浮眼光昏散舉止躁急不必聽其言而中之所藏可識矣

春秋時賢士大夫猶知重禮教敦退讓謹詞令慎威儀講信睦先王遺澤猶未泯也至戰國專尚譎詐

陰險尊利卑義流毒至今不止追憶春秋何可及哉

出一言而使聽者不厭繁贅不憚卒畧不至或亢或卑不至過高過陋不至失遲失早不至觸忌觸諱此即萬難事況不徒貴言也

今人但以眾謂是為真是眾謂非為真非此亦本三人占從二人言之說然而理有淺深事有常變迹有顯晦情有安勉識解有一分未透則議論有一分之蔽如鄉愿眾皆悅之而孔子獨惡匡章通國稱不孝陳仲子齊國目為廉歸楊墨者盈天下孟子獨排眾議而抉其隱黃老盛行於漢佛盛行於六朝唐宋昌黎二程力闢之不少顧忌是眾之是非有未可據矣蓋耳相似目相似心亦有同然者適指大端是非至剖真似於毫芒探衷情於幽隱決天下之疑團判萬古之公案鬼神為之哭泣累世不能顛倒者此必獨具卓識方可自主張豈謬悠之口所能參其議乎

真正相法如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望之儼然即

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是極尊貴相溥博如天淵泉如淵是極富厚相民到於今稱之是極長壽相知相亦可知命矣

談鋒舌劍伶俐尖巧當其袞袞動聽十分酣暢四坐絕倒未嘗不自詡其才華不知此正賊身害家之根苗識者不待其辭畢已代為汗下人可默悟而知韜晦矣

危峯兀突人喜登臨實不如履平地為最穩茸桂貴重人喜餐飲實不如食米麥為真益自古奇穠節

士最人所羡慕而聖人不以立教正衞道若爽期可常行至聖賢亦間有一二事甚高峻不可測由衆人膠習俗未解悟不到究竟最平最實

喜怒言動得其節則外間施措自然平正妥愜而其根由素善治心隱處多一分培養顯處亦多一分效驗孟子謂生於心發於政事真探原論

言以簡明和決為貴然天分過人者尚能為惟因人地審時勢無一不切中機宜非深造道不足語此

人體有殘缺人家有不幸此正可憐恤肆為譏笑樂為傳揚適自陷於輕薄可戒也倘入於耳勿答為

妙

生為女人本不幸身非女人何從出設我生為女當是何如好謔者每取閨房牀笫事以為談柄極點染描寫之工眉飛色舞適自表其浮薄尖刻識者聞之代為汗下故言歸正義乃真風雅

不知射法何如但看其靶之中不中不知彈手何如但聽其音之諧不諧不知存養何如但驗其言動之善不善或謂有偶然動與靜違口與心違者不

如此皆功欠綿密力欠純固見不差而守未確所以裏面要十分檢攝外方不疏外面非十分協宜內猶未熟

觀鄉黨一篇聖人似稍近迂拘而避迂拘之誚何能特立觀孔門問答聖人又極能變化人不識變化之方豈爲全德

無氣節固不能特立然氣節過中恐其賊道如郭巨埋子時苗留犢田輝托瘠子陵加足帝腹屈原自投汨羅申徒狄負石沈淵尾生抱橋而死陽城不

娶蒼吾澆讓妻周澤因妻犯祭坐臥一車不言三十六載是皆性行過人仍近矯激偏狹非大中至正之規聖賢弗尚精義君子不可不辨

日月至明不能照映於覆盆之下江海至潤不能浸漫於五嶽之巔惟元氣流貫無可尋覓不見起滅而陰布之不分盈闕潛受之並無間隔是有形不如無形彼詞色之動人何如至誠之默格乎

理明養定言必切當簡透出以從容理脉氣浮者反是

古聖所創制今以爲厲禁功令所宣布俗以爲乖常故意所欲赴勢有相妨君子有時難徑行其是惟斟酌乎今古之間審量乎輕重之別使人不至大駭而易遵行斯善於從義

孔子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曾子以爲未能學鮑叔牙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管仲所以不薦馬伏波謂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口不可言劉伯溫自謂嫉惡太嚴不可爲相程子見人毀前輩之短曰汝且學他長處山濤多可少怪文中子目爲達

人可知能隱惡即己之善不隱惡即己之惡能隱固益人亦益己不隱未必損人適先損己且嫉惡而喜宣於口固可危常形於色仍爲拙分不應責而必責固爲妄分即應責而常責亦爲濫此非防其陷禍也深閎渾厚容人所不能容有此胸次方不類小丈夫

應試者之手筆有大異優伶之情狀乎如遇君子等題則執君子之心坎而未必爲由中之言遇小人等題則揭小人之底蘊而未必不自蹈其弊彼戲子裝扮孝子忠臣儘能動人觀聽而果爲積中發外親領滋味乎細勘及此知言之克踐躬無不逮實爲難境界而大可悚懼

常其形而怪其性全其體而偏其學喜中有悲惡其貌而美其行險其境而平其心苦中有樂

探本錄卷六

警戒

凡偏私於人已亦暗覺其非至偏私於已則以爲得計姑息於人人亦或議其失至姑息於已則漫不爲意故捜尋己過須如酷吏勘獄十分深刻方可

終日所聞見窮年所接構不論何人何書何事何境苟可迷蕩我神勾引我情移奪我性者皆罟獲陷穽也然有形之罟獲陷穽尚易跳出惟私欲之感甘而不覺其苦安而不覺其險見之無迹探之無

底避之無路暫涉焉喜其得計久習焉安若天性雖萬般援救終據爲樂地而莫知回頭是潛伏殺機甚於罟獲陷穽然世能覺察者鮮矣

爲風氣所轉必不能轉風氣與流俗爭勝必不能勝流俗

田園切身不如房屋房屋切身不如衣服然皆屬後來附麗而天然固有之實不在此無根易走無翼善飛我有情於他他無情於我沾戀貪逐徒取苦累但此雖外物尚係要需乃有博聚古董玩好誇爲先代法物價高藏秘而實一無適用則愚而更愚夫吾之心卽羲農堯舜之心古不勝其古且卽天地之心大不勝其大乃身外覓寶尙得謂有眼力耶

脫鄉邑習氣易脫舉世習氣難脫千百年習氣更難惟膽識俱全方可望此

缺一袖則衣不成衣斷一纓則冠不成冠穴僅數蟻而隄因以潰漏止一縫而瓶難貯水世之不謹小節者可以自省

萬乘之尊威如雷霆尙必賴法家拂士面折廷諍而後國可保今位卑分微使人不敢面攻其過不大可哀可懼哉

第以酒色財氣等爲人欲此極粗淺須知眠食坐立嚬笑瞻視一有縱適卽爲欲或日行極美事不免有爲而爲亦無非人欲故顯著之欲易遏而纖微近似之欲難除

雲霧濃佈雖至明之日月且爲遮掩慾火大熾雖極淺之道理亦爲昏昧古今宵小其平生固雄桀敏

慧乃每圖必不可僥倖之福忽必不可解脫之禍貢千萬年臭辱之名何哉由本然之靈不敵外誘之衆也

聰明大則過惡亦易大智謀深則陰詭亦易深功業顯則怨謗亦易顯勢力巨則罪戾亦易巨自古元惡大憝奸黨羽翼何嘗非具非常才望果何爲而玷穢青史也可深思而潛惕矣

先正格言不如妻孥私談易信易入先王典禮不如時俗陋套易遵易守自陳已過不如論人病弊易

詳易盡能於此反用之識解亦超人矣

大賢之舉動古哲之文字庸夫亦能摘其疵累以誇其眼力之神然竭終身智能即欲學其疵累且不能肖固知責人有十分之刻繩已無一分之嚴論人精於毫釐論已失於尋丈是豈獨一人之弊哉

祖父含暉隱曜積德幾許時迺產一才智顯達之子至顯達後則矜才負智縱私慾入邪僻至畔道背聖而不自覺無知之輩靡然向風揚其波而助其燄是興家在他破家亦在他震世在他害世亦在他然則有才智而顯達者可不倍警惕乎

世人每以父兄尊貴戚族顯達爲護身符席其勢假其威向人誇耀嘖嘖不休旁觀爲之豔羨自識者觀之特以暴其陋劣無能耳夫父如堯舜不能掩朱均之不肖弟如周召不能庇管蔡之大逆周宣爲子厲仍流於彘虞帝爲兄象仍目爲傲甚或誼本骨肉而桓莊之族忽夷戚係椒房而產祿之宗竟覆恃人者有時失恃倚若泰山不等冰山乎且人而炎熱是欣必冷落是厭一旦時移勢變無可

倚仗將轉向父兄戚族而謗怨之欺凌之矣故人貴自立自立者此無依傍彼無攀附也如此而後始終志節可共信

子孫之衣食勝於祖父妻妾婢僕之聲音雄於家長款客之儀物精於祭先少年狎客之往還密於耆舊皆顛倒失序無禮無法善持家教者亟遏抑救而後可

骨肉爲仇自斬命脈燕朋結契無望前程

人有過而我責之太刻或不得其時或久蓄不忘或

不足責而責皆我之過當反而自懲

人心戕賊既深浸漬惡俗又久後卒改變者譬如祖父付以一片庄房亭臺樓閣水榭花欄奇麗不可方物其主人翁不知事用被賊哄誘容其屯聚繼以類爲招四方之賊輻輳遂盤踞覇佔主張用事一切房舍皆賊窟穴昔之廣大峻整者今皆坍塌傾圮日復一日賊之凶燄愈熾將主人而挫辱之驅逐之必盡滅主人種類而後快主人靈機忽醒大懊悔潛謀恢復又恐衆寡不敵强弱不敵輕舉

非利乃卧薪嘗膽養鋭蓄精博求輔佐遂擇其最猖獗渠魁先誅之其黨無少長以次伏法必不令餘孽少有藏伏然後前此恥辱以雪又嚴防衛漸修葺而祖父所遺基業始得復與脱令稍事姑容或始奮終輟當無此廓清安謐矣今稍有識者動日我已知過夫過至不可勝紀苐日知之而不勇猛克治豈有煥然更新日哉

多外患而祚偏長極富强而亡愈速素尫羸而壽或延極壯健而命或促者何一無所恃而加謹一有所恃而愈肆

看來似癡聾真大聰明自謂大聰明即實癡聾

狎侮君子必非君子狎侮小人亦是小人

知遠害方可言利不忘義方可言利否則得之纖不敵喪之鉅得未可知喪可預決故過貪者不獨拙中最拙而禍亦隨之

左氏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曾子曰與人者常驕人受人與者常畏人每念報恩甚難負恩不義望報者多自不敢輕受人之施予若少壯而濫取妄干

後此之節義廉隅恐無可望欲樹風骨當從未遇時始

新年節何賀以天運遞換人事宜重新故德行必日新月盛氣質必愈變愈化舊習必漸泯漸革方是大吉祥大歡喜如此則宜稱賀亦可受賀倘學日退過日進豈但不必賀哉

凡小兒順之予之馳之娛之則喜笑忤之奪之違之嚇之則啼怒倘年老位尊而不免此意態是亦嬰孩而已

章華成而靈弒阿房成而項入迷樓成而煬亡艮嶽成而徽俘致飾則亨盡負必受以剝理數之常千百年來不少壯麗宮室其能媲茅茨土階之美乎

人當知法戒矣

桓方興而亡齊之陳氏已起獻方興而分晉之趙魏已起魏方興而篡魏之司馬已起唐方興而禍唐之武氏已起周方興而奪周之趙宋已起宋方興而傾宋之女真已起金方興而滅金之蒙古已起衰蘊於盛否寓於泰浸長而不覺根伏於無形誰

抉其微誰燭其竅果可諉之天運乎防微杜漸自强自治智者當有以維持於先事矣

四海版圖一大器物耳聖王以仁義致其來不急急於得故享用悠久後人以詐力攫奪急欲私享愈不能久享由此類推凡田園房產及世所罕覯珍異玩好其詭計以得者皆斷難久據適自速其禍蓋觀所以得即知所以失矣

花不香豔草不新奇不足貴然折摘採奪即因此遭鳥羽不文獸肉不甜不足珍然樊籠刀鍋即緣此涉覩此知凡天下所以隆重乎我而我借以壓伏天下者皆可危可懼之根韜斂猶恐未深顧可誇恃哉

才學技勇貌辯雖奇絕然無實德以宰之恐適爲禍階於人毋爲所眩於己毋輕自負

權專位極寵久勢重又遇昏暴主雖效忠藎不營私尙未知如何結局況功能無大出色者觀高熲郭崇韜張居正之末路張華崔浩楊津斛律光之滿門被禍可勝太息而俗每覬覦歆羨亦知貪戀爲

百禍之媒過盛即不祥之兆乎然則如何而可曰擇主量才察幾求輔加以謙約謹厚庶寡戾若亂形已著仍遁匿爲上

我毒人天毒我我瞞人衆瞞我我凌人神凌我以暫時論奸巧者似占便宜而終喫大虧以後日論信義者似喫明虧而終享便宜但聖人不須計算及此直視人猶己不欲勿施耳

心一有所挾皆憂懼愆尤所叢集夫道德才學尙欲渾忘不露況他乎

成就大則取資必廣輔佐必多故棄人之善正失已之善嫉人之能適形已之不能

人若散漫粗率浮淺輕狹雖氣槩英爽才華敏贍終非遠大之器

物每始貴重終輕賤事每始詳審終草率客每始親熱終冷落深心者就始慮終或因一失即力矯衆弊

人多賢行並其偶失而不敢非人多醜行並其偏長而不敢取據所知即信其所未見按一節即欲定其終身古今愛憎褒貶得公平者亦難哉

敏者多急切促迫鈍者多遲延疎緩皆失中宜力矯而分佩韋弦方善學然寬一步尚少損惟過急則魂躁不安性烈不恬發于口多失而傷物現于色暴戾而難親且忿怒易起非以養心忙裏多錯非以理務譴呵訴辞左右難堪非以恤物夫天地之化從容不迫陳子昂云急趨無善迹促柱無和聲彭龜年云言急難信行急難入令急難從政急難繼則急迫似易濟事而安詳雍容亦豈廢事然果係柔懦偷惰又須以緊快矯之

嗜好偏篤而毒即伏其中其始難覺如好酒色貨利及好勇好兵好妖術皆本圖快樂乃一旦勢異害之分數無不如其好之分數以相酬而不稍漏當其神力迸赴必有以大慰其傾渴之私豈知今日喪氣正從前此自家拚命逐一討乞得來負必得得必樂樂必哀固知古人恬澹無欲非徒養德即求遠害然則好仁好賢有害乎曰此害又在好之不摯

凡所厭惡者爲害小所歡愛者爲害多能謹察已之好惡其失鮮矣

惡習陋俗之襲人其毒等於風邪瘟瘴其始每不知纔知已受病自非剛明之質何能燭其幾而摧其勢

色不可盜猶財也盜財事稍自愛者不爲至覩豔色雖甚聰慧而無定力或恐操持不固忘非已有而貪人所有迫邪緣既就破人門而累人性命毒反甚於刼財試想門戶雖分高低而羞惡之心則一

汚一婦卽不啻舉內外兩家之人而並辱之夫自顧門風必欲保人門風養人廉恥適以保己廉恥惟入眼時不以爲疎遠卑賤而視若我家骨肉至親卽締視苟笑尚且不爲況敢萌邪妄念既窒此念自不啓口不偷視不落筆堅忍於片刻遏抑於少年無陰騭之損無敗露之恥始若甚苦而自後追思夢魂何等安泰耶

人情所最易溺君子所最謹防常人貪眼前之樂君子慮後日之危故重吾身必重其所配欲觀配後

結局第觀始配正否妻與妾皆不可苟也歷觀前代或無媒妁而婚或挾奸計以圖或脅威勢以成或徇私情而受或非匹耦而從或不顧種類不顧倫紀而合方其心醉神迷計巧意遂相悅既深謂天作合休以後患彼必不醒豈知蔑典禮傷風教陰譴陽罰如操左劵快適無半世之期慘毒歷數世之遠計其報應所爭祇早晚耳古史歷歷可鑒可不戒哉

百聞古人言不如一聞今人言爲易入百見古人事不如一見今人事爲易信人自少至壯俗事陋套習聞飫見不知千萬膠擾固結日融月化往往聖賢所勸爲今所戒聖賢所詆爲今所尚風氣既趨雖素服古者且視俗習爲玉律金科不疑其誤間或提撕而識微力弱欲擺脫旋放倒終無由振拔得出故每日視聽必精揀擇慎去取庶不至認欲爲理將非作是自顛倒而又引人顛倒於無窮

英豪不羈之士於世間猥鄙事盡能擺脫惟名與色不免牽戀此二項最易昏迷德性斲喪天真諸葛

武侯不求聞達專擇醜婦卽此已見識養不可及

人無遠識則祿位名望進一層驕侈亦進一層學問才能精一層機變亦精一層不惟害己而舉家大小人等亦薰染成風挽回大爲費力此智者所必防於數十年後也

年近三十父師不甚督責約束外人不便當面譏刺家務世務百迸而攖科場官場多方以窘學業日荒落情態日縱肆一年放之數年不能補其缺績其舊至年愈高位愈尊望愈隆有日甚其聾難聞

藥石總在虛心默勘自管攝自防檢自取古人言行以相較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知抑長方可語進脩也

不露浮躁驕惰態不作勉强冒險事不費徒勞無益心不出泛陋繆妄言不貪分外不義財不親浮薄無行人不讀邪僻害道書不履嚣塵穢雜地而專事其心德性自漸堅定煩惱自漸消除其要在洞燭於幾先

讀文字與論古今人每易徇己之私喜私厭而是非

之其故由燭理不透不能袪其有我之蔽

何必私欲爲身害即志向偶偏好惡偶差喜怒偶失言動未當才識未周膽力未定防檢未密平時非不留心問學而片時有誤悔已難追人不曲恕後雖更變已先示人以指摘之端小則爲一身之瑕大或爲天下之病豈可不常警省

今人才力聰明豈真讓古蓋緣自幼稱全無下學工夫既壯又無人指引父兄師保日夜激勵懸望惟角文藝逐科名營利祿精神心血已耗多半加以燕朋狎媟穢俗薰染見聞眩惑久已以非爲是聖賢法言祇藉爲釣名鉤取利梯雖童而諷誦全不反諸身心借以陶淑轉謂希古則迂腐交譏隨衆則聞譽可盜守繩矩則身等羈囚習脂韋則情加快適背經訓豈必有神明之責乖時尚無以立天壤之間於是赴義不勇趨時則勇甚過欲不忍背理則忍甚窺道體不明揣俗情則明甚辨公不敏濟私則敏甚彼此授受奉爲秘訣好尚顛倒才情誤用迨至面面討好已不覺其陷溺人不指爲過

惡而俗氣已入膏肓志趣已趨卑下夫孔子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彼古時豈至如今鄙陋而猶警戒若此生季世者可甘與俗俯仰哉

浮文靡費陋習俗套其害世最毒有不忍言必痛加剗除方可整飭要務觀今日世界由浮華生窮困由窮困生狡詐由狡詐生獄訟皆由以簡樸淳實爲可恥入寡出繁而弊遂至寡廉節喪行檢而不顧是在士夫輩首崇節約始可漸挽

懈於寅卯之初而忙於酉戌之會警於雷電之作而

忽於天日之晴縱於有餘之日而愁於不足之年慌於百務之旁午而玩於事變之俱無怠於血氣之壯盛而悔於暮景之頹唐人情大抵皆然君子則於衆所忽而不防預知勤惕於衆所倉皇失措恬若平時忙而若閒閒而若忙是謂真聰慧

顧已破之甑射將至之鴻此將迎爲累類風幡之常搖等獼猻之失樹此無主之弊慕車前之八騶恥鶉衣之百結此内熱爲患斷臂而爭毛取珠以彈雀此大小莫辨爲草而憂春雨舍已而芸人田此

内外莫分愛秦膢而賤其女買楚櫝而還其珠此真贋不明人無此心病亦鮮矣悔而改轍猶懼遲延況習爲故常乎

厲聲色以罵詈人者衆矣有厲聲色以罵詈已者乎聞人失而徧宣播者衆矣有猥已失而徧宣播者乎境未順而憂莫釋者衆矣有德未進而憂莫釋者乎欲未遂而倍皇皇者衆矣有理未得而倍皇皇者乎浮名晦而力求勝人者衆矣有實學疎而力求勝人者乎君子但常取一世恒情而反用之取兩耳之聰而反聽之取兩眼之明而反照之而警惕日覺不追心精無敢外馳矣

其朝不正不和不立其朝可也其家不正不和不至其家可也

萬福生於心正氣和萬禍生於心不正氣不和

有奇才無實德者不用則自害也小大用則其害倍烈所以勇士多死於勇術士多敗於術才士多困於才

向理則退縮趦趄絲毫不敢干涉向欲則勇往奮迅

一刻不敢放鬆人過則恐人不聞暢談不覺舞蹈已過則恐人偶發掩飾極其周密一副心腸顛倒誤用非返觀内照不知也

愚頑易救聰明中之愚頑難救嘗有才辯博洽之士實可驚世論幹濟儘有功效論濟變儘有機謀不但腐儒懾伏即英俊亦甘拜下風乃至大綱常大名分婢僕乞丐不敢稍犯兇夫悍卒不敢下手者彼乃甘心潰其大防毫無顧忌或引古義以諷之反笑其曲局不達時變此其害人害世非聰明爲

祟乎

今人日變先王典制自謂圓通稍達時俗先套便招物議聰明有志之士始亦不安繼而耳薰目染日鎔月鑠習焉俱化透入骨髓振拔不得開脫不得名位尊者從而揣摩研究恪守欽式持此以檢束自家評騭人物推其波而助其瀾是迫天下之遵陋習而背詩書也觀近今婚娶酬酢諸儀可勝慨哉

有意殺人易覺無意殺人難知如宴安放蕩縱欲忘

返習非正業心無所用視禮義爲桎梏笑聖教爲迂腐任其情之所適而不少制是日日殺其身豔粧盛飾笑罵自如逢廟燒香遇景遊玩針黹紡績手口不及生客泛入隨時面接聽其意之所喜而不過問是日日殺其妻妾美食鮮衣娛耳悅目出入自由交遊不擇職業不責之脩非辟不禁其入縱其心之所向而不敢過是日日殺其子孫名位才學可伏一世乃肆行妄爲創奇造異意指所向靡然成風以身爲先路之導率世爲畔聖之徒是以我而殺天下著作等身文成三唾乃聖賢隨其罵詈經傳必尋異解淫詞邪說迷人心目變甲貶乙翻案見奇流傳既久難發其覆是以我而殺後世

閱古書如大指大意主於闡道義勵後進便可取其數句數字之疵細辨析無妨若因是而概議刺則雖大賢文字恐亦可指爲誨淫偏雜疎漏晦窒而使無可解脫夫君子不刻責今人而獨刻責古人索小瘢棄大美可乎

以成敗論人以同異取人古今錮蔽惟君子義理爲衡其事而是卽沮格無功究屬爲所當爲何須追咎其事而非卽僥倖遂意究屬爲不當爲何足取法其人而賢卽與我見解參差何敢挾私而加一字之毀其人而不肖卽使彼迎合甚工豈以附己而作過情之譽

君寵天眷皆不可恃以爲常

採本錄卷七

處事

揆情理審時勢量德力揣彼我防變異此五者舉大事之要訣

事體之恆有定準者方也委曲變通者圓也

深人之謀有小失終有大得淺人之謀有小得終有大失

事之得失於理之順悖上分不在成敗利鈍上分

講膽智講藝勇縱費苦心易見長未必合中正惟專

講道理奉爲主宰恃作憑依精益求精明益求明使此心毫無障蔽加養得定存得熟乘機順應觀天下事無險非夷無新非故膽甚大而不必言膽智甚高而不必言智藝甚多而不必言藝勇甚神而不必言勇人奮發勉强者彼但付之自然人驚駭詫訝者彼竟視爲無事一切憑道理不知有我不稍着意恬恬澹澹平平常常不粘不滯更是絕高手段

聖賢第辨是非誠僞不談報應利害而報應利害自在其中左氏最喜講報應利害其識已低尙猶近理至戰國又不言報應專較利害世道人心日趨日下日講利未見大利已陷於害背於理何如早自返爲兩得計

逐日無失當事無邪惡念無背繆話吃飯方可下咽若能作大濟人事更快活

萬事以勤勉成以疎慵敗以忙急亂以從容治

世人每以有不能爲恥不知聖人不恥不能也禹治水稷契不能文演易禹湯不能周公作官禮文武

不能老農老圃孔子不能不獨聖人也天職覆而載有不能地職載而覆有不能日月不能照及覆盆陽春不能施及黍谷勢有難强也然惟小有不能而後所能獨大今必欲習人所共習兼精乎人所不能精是誇才好勝務爲苟難此心去道已遠求全能將至一無所能人生心血幾何光陰幾何即一意併力廢寢忘餐求所以明理復性陶淑身心者尙恐稍有旁騖損我精力無以造道之奧窔敢後求技藝之末哉

讀書寡見聞險閱歷少涵養淺毋輕議人毋輕論事毋輕落筆

天下事皆在我擔當故無物不與我相關天下事皆因物付物又無時可以逞私意

逐日有事與人紛投於前即是面試我之題目須細審我作何處置當理多則工夫深當理少則工夫淺凡事以熟極生巧心之求道亦由熟而自得孟子謂仁在乎熟以此

凡事有豫備而後能順應如人入世富貴貧賤毀譽得失憂樂死生出處常變在所不免須平日講明義理詳審研究酌古準今胸有成竹則膽正神閑從容坐理任當我者萬端把握自歸一定今人自束髮受書祇以梯榮弋位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耗心血於無益之事事一至前鹵莽率應方曉幾分頭緒而愧悔已不勝言譬如乘生馬歷九折坂必不能免顛躓何望和鸞合度乎

聞毀輒怒不足望進德小事便慌不足當大任遇人必疑不足收英俊處貧而怨不足言風骨遇寵而

喜不足言器度無事生懈不足言純備有才即露不足言遠志

無事怕疎懶能緊切則神竦有事怕忙迫能從容則神閑

不勇敢必不能濟大事故真小人有天下非之而不顧之心真君子亦有天下非之而不顧之心六極以弱終者以頹靡必一事無成也

當大事惟深重明決者能之

十分精明只可用得六分餘須含蓄不露此養量法即保身法不然必有苛刻之名且受中傷之毒古今以智乃獲戾不勝數職坐此

凡急一時功而無久遠之圖者不可當大任

今人每以謀出於己為是恥於從人然觀唐虞疇咨多取羣賢舉薦蓋以己獨見證以衆志之符乃公道也已而合道則從己非從己乃從道也人而合道則從人非從人乃從道也堯舜尚能舍己況不及堯舜者乎

凡世之奇功奇節異才異政驚駭觀聽者衆人之所

羨慕即聖人之所栽抑故必後世可以持循揆之
人情物理而甚安方可論議舉動道所以貴中又
貴庸也

凡人本貴直爽乃於親則婉容幾諫於君則造膝詭
辭於友則隱規善導於人則不稱其惡是有時以
曲爲妙本貴仁厚乃鋤奸詰暴如務去草大以兵
滅小以刑誅是有時以威爲妙本貴謙損乃臣民
卑幼不辭其拜序爵序齒必如其分則又無庸貶
抑本貴退讓乃赴義若貪見賢思齊不使古聖出

我之右則又無妨爭勝本貴勇敢乃橫逆則自反
智力不知鬭粥粥若無能惴惴如臨谷則又無嫌
畏怯本貴韜光而得時則駕進不隱賢不得爲貪
本貴樂施而庾釜必較敝袴必藏不得爲吝本貴
知命而微服而過嚴牆不立不得爲懼明乎此則
知執一非理通變爲中互易乃以互濟相背適以
相成於道有逢原之樂矣

凡人不爲子孫留地步者固不足齒然毎發善念在
義舉樹豐功預存一造福子孫昌大吾門意見則

陽襲義而陰竊利心已雜而不純惟知率吾血誠
盡吾本分行其所不得不行如鳥非避濕而自高
魚非避熱而自沈張敬夫所謂無所爲而爲庶可
語眞修矣

困於萬叢荆棘陷於極深泥淖急迫以出所傷必多
惟從容和緩熟籌詳審自得方法彼萬難處之事
而輕率應之可哉

一事也自聖賢爲之無非道德之流露自庸衆爲之
無非俗務之撕揣

天下大利必本於義天下大功必根於德

褒貶最難的當須細審其人其時其地而權衡之一
事也在庸衆可取在君子可非一人也前爲此事
可取後爲此事可非一法也施於彼地可取施於
此地可非一禮也有位行之可取無位行之可非
移步換影刻難膠執衡鑒者所宜詳覈而舉事者
亦宜細酌

世事如風雲可暫錯息不能使不續起倘無事亦無
吉凶消長循環倚伏之機何以驗人力

凡氣不極斂不能復發故經冬而後能回春事不極正不可復行故惟貞而後能起元

未經火則金真偽混未臨試則學優劣混未歷遇事變則才品混其或一晤即定斷其終身則操鑒獨精耳

將我作人看自分明將人作我看自親切將現在作大漸時看自勤緊將今日作百年後看自冷澹

凡事爭最先一着事後自有餘味不致蹈歷凡事爭最要一着其餘次第可推不致顛倒

不審察人情輕動固不可然建大義舉創非常功又欲媚衆求無一異議則非中正道勢將畏葸無一就夫高深之謀非卑淺者所敢望今使我為雨師而行旅之客必不喜使我為風伯而逆風行舟亦不便使我為日畏熱者憎使我為月偷兒又恨使我為山川不能日豐其產以供人無厭之求化其險以免顛覆之患使我為天地不能有長無消有培無覆尤不能使報應早晚之曲當而無遺以彼勢力威靈尚難慰人紛錯之私況下此者故凡事不須銖銖寸寸而求但論大綱大勢害微小而利遠大細人議而君子是便可毅然直往不顧

俗事俗套亦從天理人情衍出但其過者宜裁宜省固不可曲徇亦不可概厭惡

委曲周全情固宜厚然理中之情不可欠欠則寡恩理外之情不可過過則害公須善酌

聖賢不言勢力然使勢無可為力不能敵萬難僥倖環顧其旁又無聲援扶助只合靜守堅忍徐觀其變是謂順天者存若不揣勢量力急逞客氣謂我理甚正何管利害必致顛躓為世炯戒夫自古至今理直而被屈者豈勝數何不慎始而審機彼螳螂當車蚍蜉撼樹敝算止鹹寸膠澄濁果能遂意乎盍取為鑒

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無事如大事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小事如大事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大事如無事也素無戒懼謹獨工夫欲做掀天揭地事業亦難哉

古謂吉無不利損以遠害好謀而成朁疑敗謀是利

害成敗自始事迄了局聖人豈不預計惟揆之義
理巳極正時勢宜急乘而微瑣委折間小損小失
即不必過較計以亂鎮定之神阻剛勇之氣倘必
怵於微挫恐道所當爲機不可再者將概行錯過
奚足言建竪

智謀才畧欲經世者豈可少然有正有邪其正者雖
功不大而志可嘉其邪者雖名甚盛而識則陋

萬事萬變但全憑天理公道而不以巳之喜怒巳之
私情參雜其間加以從容周密皆易判決而漸次

稀簡彼逐日紛擾終歲煩惱而不得恬愉者害在
二字曰有我

品高下事是非全覘智之多寡故德慧術智必不可
無但古所謂智以能神明其德憑理爲變化也若
專尙詭計奸謀不軌於正是謂智之賊害世便深
陸宣公謂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上行之必失
衆下行之必陷眞不刋之論

大力者舉千斤如一斤色定神閑不覺其重無力者
舉一斤如百斤色變神戰不覺其輕人之能否當
大任作如是觀

天下事不外因意生境因境生意是非成敗吉凶險
夷之機倏忽旋轉定於頃刻鬼神尙不能測豈能
握其權柄

安分二字似易甚難孔之不使門人爲臣會之易簀
孟之不見諸侯皆只安吾本分

路途遠者每屈曲而不能徑直事重大者每委折而
不能簡捷倘因多磨而阻縮鉅任難勝矣故以堅
忍從容順理乘機爲貴

天下彼此俱得之事少前後兩得之事亦少故我所
得意須憐人失意今日得便宜須防異日失便宜

伊尹忍垢伍胥忍詬公冶長趙襄子忍恥陸遜忍辱
自古建樹大業化艱險爲坦夷未有不得之堅忍
寧耐者若輕浅躁急則神不固氣不沉震撼四至
矣然必識養精深方歷試不變且得其中

循理之心固貴堅確然境遇之險易順逆世事之起
伏曲折最爲無常若拘牽滯泥執一格以應之守
前規以律之取他人以擬之則物而不化塞而不

通鬱而不暢夫理非板物惟因時勢審機宜不害
正不傷物不變之中卻知通變是乃善循理

腳因地而高低舟因溪而曲折身因時而表裏順勢
即順理也萬事但全因理不存一有我之見便起
造化牢籠之外

人於事如影隨形不能刻無有事固是事無事亦大
是事而不得視為無事善處無事方能善處有事
大戴禮云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陸
桴亭云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彼過事

昏亂者其失全在未事之先故孔警無所用心孟
重國家閒暇管戒宴安鴆毒人不常味此不幾等
燕雀之處堂乎

寒暑晝夜景大懸殊而交接際幾甚微茫渾無痕迹
聖人行事無着迹而不可測作如是觀

聖人自少至老處千萬件事只是一事曰順理

審時度勢見吾道之中否則執滯秉公守正見吾道
之庸否則機巧

才餘於事則事至不覺其重大慮先於事則事煩不
見其擾擾神周於事則事後不致有他虞

自已之事大如天竟忍擲下在人之事細如髮盡繞
心頭顛倒者可笑醒悟者卒鮮故天下有極要事
而無志無識者全然昧之天下原無多事而妄想
好動者偏自招之

吾身備有陰陽能使心氣和平節宜有道即是燮理
陰陽在天之陰陽不調而萬彙病在身之陰陽不
調而萬事乖

接物

廣包容而親鯁直守剛方而達權變出可建功名處可寡尤悔

未親而强欲與親未合而强欲與合則諂而無恥無可疎而偏疎不我忽而故忽則亢而寡助無可暱而久暱不應附而急附則愚而招侮挾私以親而不悟違道求悅而不防則昏而受害德望勝我而不親才學過我而不遜則孤而無成彼侮我而亦

侮之彼憎我而亦憎之則褊而無量能知處衆擇交可進德保家矣

極惡者知持正論以律人我借其正論以律我可也自私者每懷曲意以恕已我倣其曲意以恕人可也

毋以神聖律初學毋以宿儒律庸衆毋以智士律蠢愚毋以士夫律編氓毋以擾攘律承平如其分量以待之則兩安强所不及以責之則兩苦若已分應教導當別論

仁者待草木禽獸厚於不仁者之待人仁者接下人謹於不仁者之接平輩仁者處密室嚴於不仁者之處大廷

物無資助不能成物人無資助不能成人作用越大資助越多若輕失人刻責人摟其疵忘其美祇以損已而孤其勢故凡晉接貴審擇亦貴涵容

爲聖人悅慕之人固不易見爲聖人刻責之人亦甚難逢

鷹將擊雀先伏身斂翼貓將捕鼠先縮項噤聲所以

齊欲襲紀先入朝之晉將滅虞璧馬假道鄭欲滅胡先戮關其思陳乞欲除高國每朝必驂乘勾踐欲滅吳率衆以朝賂及列士洗馬嘗糞石勒欲滅王浚拜其所賜麈尾自古奸宄蓄人每柔服以媚之財貨以餌之尊奉以驕之費微而望獲甚大在明識無欲者視之其計淺而拙而一遇驕貪輩雖百怖以危言卒不悟甚矣釣魚難釣人易

天時以春温爲最貴人身以温和爲平安過冷過熱皆有不便察此可悟接物法

嫉惡而至如讐已亦有惡好善而不察實已亦未善

行客夏息於葉陰豈曰愛樹漁翁夜宿於江干豈爲樂水彼求遂私欲樹與水不之感也昔孟嘗客最盛廉頗竇嬰汲黯鄭莊翟公亦多客及中廢皆散落以數子之賢猶有此境知因勢而熱勢失則冷因利而合利盡自離馬之聞雀之羅總與自已毫無干涉乃世不勘破此關獵名譽昔落寞未來招之既聚快之及散恨之是借外之趨附爲已重自生冰炭於胸中且喜人親我佞我將必伺權爐勢

燄而自趨之是兩失矣哀哉

每與凡俗人較志量角長短自處已小必難上進若蓋世之英心目中常別有取以比較者

近俗所謂賢者有三種一則彌縫世故軟熟圓通禮數宴會以過謙過豐爲是送迎問候以過勤過煩爲是行大典禮以耗費徇俗為是此欲悅人口耳以鄉愿爲祖者一則骯髒自高獨標風骨投贈主於不受交遊主於寡合貧賤主於傲上富厚主於泛施小惡則深嫉如讐用情必期於徑遂此則孤高矯世以名節自命者一似過厚而近姢娟一似過高而近淺狹淺狹視姢娟勝矣而聖賢大中之道概未聞也

始見世之尚詭異行邪妄頓生厭惡心嫌其異已也繼則生憐憫心惜其無知也繼又生慚愧心恥我不能感化之也

有求於人必先下之凡遇人而貌加恭意加勤禮太過言太甘必當防爲其所餌卽使彼一無所求而優禮欵接自顧亦踧踖難安若徒喜人趨承怒人

侮慢不但識趣卑陋其爲人所愚必不少矣

不爲君子知固不幸深爲小人知尤不幸蔡伯喈之於董卓康對山之於劉瑾可鑒也

書曰無忿疾于頑詩曰匪怒伊教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知待小人貴渾藏婉曲今嫉惡如讐者自謂剛直不知急暴過度亦少包荒之量管仲曰聖人憎惡也內愚人憎惡也外信哉

小人固不知君子而君子亦不能全知君子庸人固不知聖人而賢人卽不能盡知聖人蓋意見不盡

從同識解或隔一層卽不能強相浹洽觀子貢於孔子事之三年方心折可知

自古及今無一可驕人之事亦無有可驕人之人

欲讀而眼偏睡欲默而口偏發欲遠行而腳偏倦欲記事而心偏忘我之一身毎不能如我意逐日之間且有安排而故違强制而愈犯祇存一自私心故千寬百諒不肯刻責深恨不便宜達於衆至於人亡不如我意輒譴呵譏刺鐫心鏤骨不少忍不暫忘是何恕已易恕人難乎

貽嬰兒以夏后之璜卞和之璧不若一錢之餅可悅其心示田翁以李程篆隸鍾王真草不若俗工之畫可醒其目故與粗人談與其精而又精不如淺之又淺

飼猪者先懷利其肉之心養禾者先存刈其穀之意此無故而加厚旣識者所必防也

晉文棄衽席而舅犯辭歸子國啜熱羹而子朱辭官覩形於無形非有知勇不能

受人情至十分厚時卽是盡時倘再邀求定招厭惡將並棄前歡古人所以遇寵若驚也

就一刻一節論雖田翁村嫗當天良之自然流露不讓聖人之誠而特惜其不能擴充就小智小勇論卽奸雄巨盜其巧力之迥異流輩亦具作聖之才而特恨其不本中正

巨水所浸無不腐爛而丹淵之珠自若夏日所暴無不消鑠而烏海之雪依然蓋質地特異難以常理例之也如日與皋夔稷契周旋而驩鯀不改素志日與周召畢散會晤而管蔡獨著奸謀商俗盡染

汙微箕自葆其仁互鄉本難言童子獨求見聖故質有反常錮蔽已深者聖人末如之何質之絕美識解獨超者惡俗不能沾染然則所謂感而遂通誠無不動者亦卽中人之常而論耳

刻薄待人固不可而待過優厚無區別亦有六弊如彼質本昏愚而以高明遠大望之愛深則責切我愈督責彼愈惶駭兩無所益一也彼本不知足不自量而我濃情盛禮過其所望將日有求乞一不遂生嫌再不遂生怨前此恩情付之流水二也時

勢原有變通彼執前爲例倘後施稍薄將遽謂情衰或有厚贈他人將借以比較我本酌量彼徒膠執三也彼本齷齪專計微瑣而我過犄舊好節目疎濶謂至愛無文必交忘迹以脫畧爲率真而彼遂以情禮不周爲怪四也彼豈有過失我曲意包涵聲色不露反代掩飾彼謂如某某尚優禮欵待將目無餘子愈加雎恣以稔惡召禍五也彼偶有一節之美我善善從長逢人說項聞者不察信我一字之褒定彼終身之品雷同附和而彼脫節大

變後世且坐我以無知人之明六也吁恩愛且不易用况刻覈疎慢乎

刻責毀謗本以覺我迷本以長我智本以試我識而人每聞而生慧隆禮浮譽或私將有求或加以冗套或故益其疾而人每遇而生喜人易受愚眞甚於羣狙也

子貢見三偶則式五偶則下信陵君拜侯生張良跪納履於老父張釋之跪結襪於王生孔明拜龐公於床下周濂溪程大中見父執皆下拜司馬懿非

諸賢比每見常林必拜梁松拜馬援恨其直受卒取禍自古大德碩望必不矜高自雄以下人爲恥則謙不特爲德柄亦福胎也然亦意無所求無所畏乃爲是不然非諂即詐矣

一講理一不講理固致爭彼此各執一理亦必爭試觀天下忿爭之輩何非甲謂乙不講理乙謂甲不講理然正講理而爭愈不可解惟忍之又忍讓之又讓滿胸火氣自然霧散冰消書曰必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古語云忍字敵災星洵處世良規也

尤人必怨天俗人但謂我何敢怨天殊不知日藏責人忿人之心即怨天也此等病根是二是一

凡造人家惟情義素篤其家內外若不知有客然者不妨久盤桓以慰傾渴不然仍須早辭別以省伺應勞擾諺云客去主人安又曰久住令人賤眞練達言也

讌賓欵友固不宜草率然近俗必備羅珍味舖陳什器色色精新未免過浮浪至客或不善飲多方設法使酩酊昏醉顛倒歪斜而後快不挾私雎惠愛

之意偪逼之以喪德喪儀供旁觀之哂笑客徇之冏非主昭之尤非若以優妓陪勸更卑卑不足齒

以野俗之識揣測名賢以名賢所行強論野俗均失也智者不爲

泛巨艦於海洋所向無滯入隘港則動慮梗塞駕大輅於平原折旋如意入窄徑則動招罣碍故與氣度宏達者談極粗率亦無不歡納與識量卑狹者談細斟酌猶虞犯忌諱亦視彼能容與不能容耳

天地於飛潛動植芳潔穢臭鉅細精粗等物雖逐細

分清仍一概包育渾涵吾人於天下事物能嚴別復能含藏是得天地秘竅隨處咸宜何致與物齟碍

好辯者仍以沈默接好勝者仍以退讓接好動者仍以恬靜接好奢者仍以澹樸接無意之周旋未必不可動物然亦不必管其能動與否

以小人心度君子固不可而以君子心律小人亦失當如素無關切人我非應治應教彼本貪鄙諷以清高彼本獷悍喻以恬和彼本粗率規以精深未必水乳相入徒令反脣生怨自取失言之咎惟渾藏不露泛作周旋正是因物付物

君子無險毒心優待之固可卽情文未備彼斷不芥蔕惟待俗人難待小人更難須內面分明而禮貌不廢詞色不彰

孔子道大如天視時君與卿大夫似不足當一盼乃相與晉接未聞稍有傲慢辭色卽泛泛冕衣裳者亦少必作過必趨知風骨貴峻嶒而稜角忌太露世有稍抱才節偃蹇自大者可觀此猛省

心虛靈而後能舍巳從人人之可從不必才智過我卽至蠢陋者亦有時可助我所不及擴我所未通若狠愎自用適形其小矣

孔子曰畏大人蓋欲人各安本分知此自能出事公卿不致下流訕上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乃欲人自重其道若諂諛畏縮則不能暢發議論與孔子語似異而意本不同非教人傲上夫至卑賤者猶不可傲況君相乎

記云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

人孟子謂仁者能以大事小蓋有覆育萬物之量
必能忘己若與人計較高下長短適形其小徒以
取怨

恬澹深重識高量宏者可與深交密詠若淺躁輕佻
喜熱鬧逐勢利輩恐難保其常變不渝

自古創大業著爲名者心必虛靈虛則能屈抑含忍
靈則能見機敏捷觀勾踐之下夫差漢高之下項
羽光武下於更始昭烈下於呂布唐祖下於突厥
及張良躡遺履韓信出胯下張釋之跪結襪類皆

若一無所恃英風豪氣不知消滅何所慧在此應
即在此然此或不免審勢用智若聖人順道自然
無爲而爲并不自知其貶損矣

謙和謹密不受其恩情不引爲輔佐不形諸詞色待
小人之道

小人與君子角亦多與小人角君子與小人角亦間
與君子角惟聖人無我一不與角

鷄見人而避鼠聞爆而聳非恭也怯也蘿遇木而攀
蒲遇竹而拜非親也弱也彼覷人卑附而以爲愛

敬恐失本真矣

勢合利交色親始已失正即處常難保不渝何况歲
月變遷艱險備歷故忌猜乖異可預決於殷勤欵
洽之初

宋廣平不與楊憑曷言張敬夫不答曾覿拜帖律光
於祖珽見必遙罵其壁立萬仞識足欽仰然鋒鋩
卻露昔張溫見絶於吳武侯曰由其清濁太明善
惡太分張飛就劉巴宿巴覩爲兵子不與語武侯
亦勸其降意夫剛正峭厲不濟以寬宏渾涵豈免

格碍若處衰世更屬非宜觀孔子遇陽貨可省悟

古人分極尊而甘自屈抑今人分極卑而每自高亢

古人有可恃轉若一無可恃今人無可恃偏若無
不可恃氣益盛德益喪矣貧賤驕人白眼看他世
上人此說誤人不少

因某一事可怒而連及他事因今日可怒而連及前
日因前日可怒而連及後日皆爲遷怒皆宜辨之
惑

處世未易一無求人然宜極審慎不可多瀆若多求

必入諂佞輕㩳援遇君子則遭厭賤遇小人則陷邪黨

人有極愛我厚禮我意似難卻而有不合乎義若不細爲察辨斷然截止必至人巳兩失徇一刻私情貽無窮懊悔非計也

人各是其見各雄其才各愛其名各樂所好各安所習其根固結數十年豈易改變於片刻使遇泛泛輩必強令從吾其勢拂彼不服而與角其量窄角不勝而生憤其害集夫克巳無我何等事而欲得

之庸碌中平

與樸魯拘訥者處卽無益倘無害與輕狂豪放學僻行鄙者處日聞奇豔邪肆之論漸漬牽引有黙受其毒染其病而初不能悟其非此少年聰俊識力未定者尤宜預戒

沕穆風微世故未易周旋惟常知效其長不效其短記其恩不記其怨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寧人欺我毋我欺人寧人枉我毋我枉人寧人毀我毋我毀人寧容人毋爲人容寧讓人毋爲人讓彼刻我怨彼暴我和彼激我忍彼詭我正便是安身妙策人心不死未必全無感動但要需之歲月也亦不宜求效驗也

到處招嫌討厭氣盛眼高長年蓄忿生成性躁量窄然則如何而免此曰謙抑靜退寬和忍耐其可乎

有似私而合理如重骨肉親仁賢報恩德是也有似公而背理如墨氏兼愛無差等佛氏一切慈悲是也

常欲非人議人侮人凌人無望其德之進而自損厚

道然如被人非人議人侮人凌不怒而時加警省未有不受無窮裨益終成大器者

設身處地代人設想八箇字積德無窮

旣趨權利必不樂親仁賢旣工諂佞必不知進箴規旣耽縱肆必不解求放心旣好誣毀必不樂揚人善旣急肥巳必不復顧國恤旣喜謔戲必不樂聞讜論旣精小技必不勤求正道旣昧檢身必不深明治理但看這一面便知那一面可察巳可觀人

我要誠須防人之似誠非誠我要正須察人之似正

非正多疑與輕信過異累同孟謂聽言觀眸雖捷
法終不若孔謂聽言觀行之周詳學未至知人則
事業難大學至能知人則窮理愈熟
天下莫急切於知人上經國下立身不得人則一無
成就夫謂人難知何子文知越椒輔果知荀瑤叔
向毋知叔魚僖負羈妻知晉文石崇婢知王敦桓
元妻知劉裕紅拂妓知李靖婁家女知高歡苗夫
人知韋皐韋鼎知楊堅鄭起知藝祖曹琮觀圖而
知趙元昊管幼安張方平觀一二事而知華歆王

安石東萊伯厚觀策論而知子靜文山此素非工
相術鑑別何能不爽然謂人易知何漢高失之陳
豨光武失之龐萌孟德失之張遼洪武失之胡惟
庸孔明失之馬謖魏徵失之侯君集韓休失之李
林甫歐陽司馬失之介甫李德裕失之丁柔立白
敏中于謙失之石亨此皆素稱英哲舉用何以頓
差蓋人心至靈至動至微至深靈故忽晢忽止機
判頃刻其變在已動故教誘薰染推挽輔佐其變
在人微故露而仍著淺者易決深者難測深故潛

藏無迹目前可憑日後難定此體格多本初年亦
出後起多本天生亦出人力若操一術據驟見以
相士雖譽如神稱屢中未必全無所失子故曰察
其所安聽其言觀其行與其進不與其退
戲謔乃輕浮之驗於人則涉傲慢於已則取輕賤一
時可博歡樂後或生嫌慮久遠自檢點禮曰狎而
敬之書曰德盛不狎侮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
則不親君子之狎足相歡莊足成禮文中子曰羣
居之道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常味此則防而又防

固免傷人而嚴重和厚亦不致招人玩弄昔宋武
帝憚蔡興宗不敢侵媟楊大年不敢戲王沂公東
坡有謔不使范十三知是可鑒
山高不如人高海濶不如人濶地勢險阻不如人險
阻風雲變幻不如人變幻鬼神莫測不如人莫測
果能於人情世故物態事變上講求體貼練達研
究曲盡微蘊何別有道竅之可言此即格物
不怕汝才奇貌異只怕汝一對亮眼睛所謂亮者於
古今事變人物無不有以洞悉隱微已往不可混

將來可以預決非格致之至學問思辨兼到使
此心無纖翳難望其亮彼尋常限力而好品評輕
推測憑臆斷非徒勞乎
死不認錯專責人非此下愚本色聰明者反其道以
用之祇覺己之不是擢髮難數人有不及於我何
涉鞭策日細忿怒日消一時可收兩益而春風和
氣亦常溢於眉尖
事經多辨而後見我之才人經久用而後見人之才
雖有未辨未用而預知者究不如已辨已用為更

信
自忘勢分然後忘人勢分能忘人己之勢分則高超
矣然方外士亦能之惟君子知己實無可矜卻不
敢不自重知人實無可媚又無一可稍慢是為得
禮之中
藏己之長自不訐人之短忘己之有自不病人之無
恐人之過必不銜己之功防人之屈必不貪己之
伸樂己之拙豈復圖人之巧喜己之冷豈復羨人
之熱惱人之惡知不私己之善拒人之諛知不博
己之譽
己克胸自潤彼人之極不齊大相反者或見其互濟
人之稍可取猶可恕者不忍以苛求觀大塊中高
深飛潛燥濕剛柔以及五色六章五味六和五聲
六律本自參差交錯各適各用惟迥異乃相成迭
變方相輔倘專育一類一種便非包涵萬有可言
大造人意識之歧雜猶百物耳矯變氣質不帶瑕
疵者萬中無一少可多怪適自求窒礙也然則論
人接物何必孤懸一格强求類我哉

今人識最高處較古賢則卑古賢識最高處較大賢
又卑即品相伯仲而言亦各有可取不可取如曾
子謂子思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不
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夫以正道論但
恐吾不能執雖持下自貶自晦耳人之待我高卑
有何增損且人皆寵我尊我自揣實德無以副其
望其恥仍在我人即侮我賤我自揣涯涘非彼所
能測其闇不在我是於晉接間學曾子較勝若老
萊子謂子思剛而傲非人臣不見夫齒乎齒剛則

相磨舌柔終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夫剛柔貴相濟第執一偏豈為醇粹是宜細審所施方不受病知此則漢之太邱道廣仲舉道峻亦何足窺聖道之全故易曰剛中而柔外健而説決而和

日好笑人即已之可笑日好非人即已之可非繩人太刻即必不知繩已督人太嚴即必不知督已自古未有不反已自脩而能日進者亦未有知反已而急責人者

不識何等為君子責已刻而憫人失者是不識何等

為小人責人刻而樂人敗者是

讀荀子惡圓之篇知八世全貴方嚴然鼓瑟齊廷織縞越國觸礙亦多謫老氏同塵之訓知涉世最喜圓通然蘇號模稜張議和鼓脂韋可恥然則不方不圓其即所謂不夷不惠可奉為圭臬乎曰不如揆之以理深之以養時而矯矯獨立似方也實理所當爾天下豈能奪我時而由由與偕似圓也實理所宜然孰滯必致失中知此則知守一偏者未足窺聖道之全矣

不審物性而善用之雖五行中有嫌其相尅忘其相生何况其餘不識人性而善處之雖五倫中有偏厚於此致薄於彼何况其他

不問人之感何如但謹吾之所以應不問人之應何如但謹吾之所以感

至言不可與俗人道猶俗談不可與至人道

賤而賤之我亦賤愚而愚之我亦愚卑而卑之我亦卑瞽而瞽之我亦瞽聾而聾之我亦聾能敬自無諸弊

採本錄卷九

出處

為上天脩葺之人志量斷不為自由趣見其視亦辦神州即吾庭階堂廡寢脩休戚時在眼底耳邊一物一方天不能棄即吾不能割凡所以保攝加餐止為四海生靈計而細究其忘身忘家殫心殫力籌畫終老又若祇求自寬己責自慊己私轉不自覺其為四海計蓋人知身一而已彼則統天地民物以為命脈而併合混一於無形故分不能分捨

不能捨不然世間何物非芻狗知之稔矣獨惓惓不忍忘何哉

不知天下後世待我何如且看我待天下後世何如

有甘老巖壑之心而後可出仕不然恐其駑馬戀棧也有匡主庇民之思而後可言隱不然恐其芻狗萬物也

平時一擔水數錢已嫌貴當救火則酬之不吝十倍平時徑寸珠百金亦願購當極餓則視之不如一餅何也時不同也故庸才有奇遇名勒鼎鐘盛德值衰世材同散木君子在世安得不審時為出處乎

失水蛟龍不敢誇其神力入冬蠅蚋不復肆其猖狂無他時地異也自古命世英才不能相機進退以致名墮末路亦坐昧耳司馬徽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信哉

鳳以巢閣為瑞不知其遠罻羅即所以為瑞龍以登天為神不知其遠網罟即所以為神君子生當衰季時不可為正宜杜門卻掃混迹漁樵以自全其

不雕之璞古人所謂危行言遜免於刑戮正寓躍於潛藏巧於拙之妙道漢李固杜喬陳蕃竇武明楊漣左光斗高攀龍等素負德望乃事業未竟俱殲於羣閹之手非知幾識微之學有未精乎穆生二疏得之矣

孔子教人與其自處不同如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而孔子所至多危亂邦栖栖不遑者以聖人智足周身禍不能及大賢以下則恐進身容易而事機稍闇即罹危殆如不能救溺者而身先

自溺但當守道之常耳

盛世祿位所以旌道故觀所處尊卑知才德之優劣自有貪鄙無恥僥倖得志者厠乎其間而天下始以茹清懷潔塗視軒冕為珍貴其實榮辱無定形得其人稱其時則以進為榮非其人失其時則以進為辱

天下事勢跡未露而幾已伏俟將著而後覺非聖也至已著而猶未覺非賢也如去就一事孔子於仰視蜚鴻則去三日不朝則行聞殺竇鳴犢則返韓

魏公知神宗意嚮安石雖涕泣固留仍力求去皆識微窺隱不待人所共見而後覺後世賢臣多矣然每至屢諫不用扼於權奸主眷日衰始萌去志亦昧於知幾哉

才高名盛處治世甚易處亂世極難過孤矯則責以侮世戾俗稍浮沉則恐其汙名玷節辭徵召則難以徑直陳情隨綱皆荊棘隨蹈皆泥淖欲飄然如閒雲野鶴戛戛其難彼鄭康成謂何進一宿而逃徵辟頻至卒不屈黃叔度隤然處順淵乎似道舉辟皆不就徐穉姜肱俱斂德竄迹管幼安避地遼東華歆力薦終不回念高風峻節可仰不可即識深養邃均可為處亂世法若郭林宗雖遠名勢而好臧否人物不罹黨禍亦倖耳

位卑分微鼎革時不死不遁尚無大妨觀孔子謂柴也其來可見蓋素無盼睞之恩方面之委心膂之託責任本輕耳若祿位尊顯自宜同國休戚倘當更姓復荷殊榮雖勳業大有建豎心仍難對舊君無道則隱素王所以垂訓也

出處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適稱寒熱飽餓之節全無用其期必粘滯恰順自然之機宜便無偏倚若一意貪榮固可鄙而專欲岩棲亦近僻

伊尹覺後知覺後覺之志與孔孟栖栖皇皇祇見得性體廣大親切必期擴充盡致而後快欲聽天下迷溺而惓惓大有不忍耳不然荷蕢丈人輩風概甚高峻而聖人不取者蓋徒知慕勢必至枉道專喜逃名將至無君君子不取必於達以苟祿亦不取必於隱而忘世

富貴才壽君子濟世之資小人逞凶之具而乃奪還早之故半在天半在君

君子但求利國不顧身利而利自及身小人但求利身不顧國害而害先及身

蟬體無鵬翼蟬體無龍爪昏主無聖臣彼見幾肥遯者非無拯世心以無桴鼓之應避爵祿正避陷穽耳

採本錄卷十

文昌雲茂琦澹人著　男逢耀晦如校刊

處家

大樹無淺根長江無近源高山無薄基故觀發作之大而知積累蘊蓄必深且遠彼聖哲挺生其先多世有積德人可觸目而知勵矣

余嘗作理家箴云家各望興興在善理規矩謹嚴恩情篤摯瑞有真瑞勤儉孝悌寶有真寶禮義廉恥雖甚和狎毋苟謔戲雖分窮通毋生妬忌過則隱

規毋急面諍善則廣宣樂成其美彼短勿效我長勿恃愚代之戚慶代之喜機械猜嫌絕諸肺腑雍睦歡愉互為心膂讒夫之言不以入耳婦人之言豈可遽取尚有陋俗悟難迷易時相警覺勿受蒙翳愆之叢積無識無智德之日新交勉交勵細彼前賢鼓我志氣瑣屑勿爭遠大是計仁義為巢真大門第經史為田別有倉庾日讀日耕遠勝末務妄想妄為毋輕一試天不汝窮在習勤苦鬼亦汝服在慎蹈履一日不惕頓招浮議謹之又謹天休

滋至善氣薰蒸百世之利要其本原自正心始

道貴適乎大中稍偏矯則違聖如禹雖菲食惡衣而祀神黻冕不概從薄孔雖嘗飯疏飲水有時衮備狐麑帷裳不殺車不棄以從行是極省約中有不可省約者存且平日以寧儉寧固立訓而於臧之妾織蒲謂其不仁晏之豚肩不掩豆謂其偪下知言儉自有斟酌他若獻子謂不祭雞豚不畜牛羊公儀休亦拔園葵蓋高官異細民祭祀異自奉朝祭服異褻衣不可不求其中禮也但濁世奢靡妖

麗莫知底止互相僭踰罔顧名分學士大夫從而推波助瀾率天下於窮且盜溺曾子國奢示儉之言又不能不論法遵守冀挽頹風於萬一亦時為之耳

根本深厚規模宏遠檢點精細為治宜然為學宜然理家亦宜然

祖孫父子雖分形而若出一身前輩既過豪華肆怠後不得不困弱前輩既受欺侮侵陵後不得不騰達人之一身又為前又為後自揣果困弱耶則發奮策勵以為後人倡果騰達耶愈斂光蓄德以綿前人澤庶得之

家庭中稍逞一分智謀權勢不得發一塲火氣激語不得惟積誠含忍可保合太和

望累代生貴人不如累代生善人望累代廣田業不如累代廣德業蓋有善人德業而萬福自產於其中

觀人家起卧之早晚寢室之靜謐左右陳設之華樸家運隆替已見八分

人於禮如魚之於水不可刻離故國家將興禮法先興國家將亡禮法先亡

數人共處數年共事其好惡言動已難協一不免辨駁況五服內外人數眾而團聚終身敢望與己一律同為聰慧讀書同為老成練達同為男子為骨肉識趣尚異況屬愚拙幼穉婦女奴僕一言而遞述失本旨矣一事而傳聞有增損矣況所傳又不知更換幾許人使家長偏聽輕信盛怒驟發動輒罵詈猜疑將舉家時刻膽戰心悸豈是太和景象

惟平時詳教戒愼防閑使曉是非小故則合容忍
耐不輕露詞色果重大緊急詳細查之已確則隱
密規之不改而後公責之仍加婉曲全顏面容自
新方見納人於善苦衷若恃廉察得實勢力能制
攻太急而恨不止雖公正亦非善後計何如嚴肅
以和恕行之坦直以委曲濟之

天付汝以心地心田雖徑寸而百萬頃畝不足喻其
廣九州上腴不足比其沃浸灌以詩書滋培以義
理不須外借黙自操持吉神為之守護凶神見而

遠避創業謀家者顧捨此而別費經營嘔吐心血
試思天地間復有此千穩萬當可久可大地面乎

凡日間要需之器用求精緻不如取粗樸世間無益
之玩好多堆積不如少收留至古今圖籍雖不妨
廣搜多貯然亦須善擇如邪僻淫誕等書亟屏棄

儉有三等上之順吾道自然之裁制不拘約而自約
極貧極富同一收歛清濟之懷而並非惜福此道
德中人次之深知物力艱難必為長久計以防不
節之嗟雖間不中禮而非積而不散此名節中人
下之但為錙銖較久期其豐出期其嗇苟可省財
名分情理全不知顧是鄙吝性成而並非撙節此
苟賤中人

費多冗用多濫始由一念之放終必入驕奢祇自求
傾覆非徒耗自己財並祖父所蓄積者而耗之且
一時耳而目者豔羨倣效相扇成風流傳久遠雲
仍承襲恍同無方廉恥節義從而隳滅更不啻舉
衆人之財後裔之財而自我耗之其不仁孰甚雖
然用足在財豐財豐由積德倘專務儲蓄慳吝而

不知脩德雖異漏卮亦等撲滿將生孽斂怨又非
徒為他人守也

許魯齋謂治生為人最要務揆之謀道不謀食之義
似不甚圓然生財理財大學周易所不諱倘舉家
內外全不問生產勤操作一切用度出入漠不關
心產業豈免中落產無恆而心亦易無恆清操勁
節敢必合家始終一律是籌畫米鹽檢點服食非
鄙也亦以衛禮義廉恥之風於永久或自理或託
人皆無碍但須知事有緩急斷不使口腹之念重

於諆理室家之計篤於向學則遠大高朗之志仍自矯矯此象山掌家庫二年學大進也

人要自造福毋求享福造福者險困艱難勞苦煩劇雖備歷深嘗而有似甚甘志慮深遠陰騭廣積雖義問宣昭而不敢自足榮華福澤已兼致而轉若忘精力神氣雖暮年而不知懈享福者志滿氣溢喜逸惡勞喜縱惡斂喜華惡樸智慮聰明每銷損於酣飽之中而不自覺目前無勉奮之神即異日無留貽之澤倘鑒戒於此雖承舊蔭而勤苦進德

若不自知其豐厚則福雖可日日享仍自日日造矣

輕浮好動的子弟最易被人勾誘業商賈不如業耕農遠離鄉不如不出門須俟質變識定而後可不擇地

近世婚姻大弊有三將定聘也或貪家資之厚或貪容色之佳或貪勢燄可倚藉而家教善否種類好歹壻媳性行全不細察其弊一　及將婚欲請期而女家聘儀勒索斂裙什物必合時宜泳人罷於奔命刁難苛求務如其數年復一年標梅疊嘆奠雁無期至男家傾產揭債百計張羅而後蒙女家一諾其弊二至既婚女家則粧奩色色新鮮有未足則多方借用期豔觀瞻男家則樂於受賀不計糜費賓友塡門飲讌累日內庖告匱醉客不知內外譁窮勉強支飾未至三朝索債者蜂擁而前累歲難償矣其弊三試思婚姻本圖承先傳後非以悅人耳目縟節繁文何關家道隆替乃不使及時成禮致令怨曠興嗟俗之惡陋至此有世教責者可

不先作之則漸為挽回乎

嫁娶當擇門楣相稱鄉土相宜使徒高攀勢豪致媳有所挾以驕夫家壻有所挾以凌妻族嫌隙一啓弊病百出何如愼擇於始相安於久

婦德非一必以端靜勤儉為本其才之聰明敏幹是餘事若姿色豔麗口舌伶俐粧飾華美不惟無益家道且恐有損福澤決不可貪求

嫁娶後光景何似判於圖婚之初念如意專在利遂意則貪又生貪否則嫌復生嫌夫一入門而眉端

無歡愉和樂之象其後未有不召禍者凡我逞貪於人人亦逞貪於我我刻責於人人亦刻責於我何如舍利講禮專擇賢媳賢壻尤為無價寶乎以結親為賣買無識無恥也

閨閫間由過愛生媟黷由媟黷生乖睽由乖睽生憂患若兩能守禮斷無此境故和從敬出方可久

有妻有子而多置妾媵非但不善攝生恐晚年另添煩惱若有他故當別論

不論何樹其果芬芳其材堅實其壽可數百年其花

必不妍豔妻妾而專求冶容無識可見

一家男婦習尚全視家長所趨

周禮言仲春令會男女家語言霜降婦功成嫁娶者行詩言歸妻迨冰未泮豳風言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國語謂營室之中土工其始左氏言武仲請畢農事城防天子至士七月五月三月踰月葬有定限至云雨不克葬除之則朝而塴不除日中而塴皆不拘時日更不求與命合且十二時辰漢太初間纔有前此未聞近俗拘忌細擇及於時刻是今不如古也古郊廟祭期必卜後世制定其日不再卜是古不如今也夫不預定一期則大衆游移無從齊集然必過拘泥言休咎又大昧理為識者笑

年歲增則愈憂懼以進德之日無多也生日而喜人頌祝當為古人笑矣

父母壽誕子孫自可祝可也藉製錦徵詩以為顯揚則陋若假此名以取利更不必觀古聖賢顯耀其親不借外物而自勵德業知求人不如求己

管仲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漢楊

王孫唐傅奕皆遺令裸葬皇甫謐囑其子朝死夕葬夕死朝葬司馬溫公數世不用棺雖矯時弊而揆之正道尚未合但今人於棺斂葬具奢靡過度忘其僭越貧踵富者之迹賤襲貴者之規陋習浮套遵如聖經王制言之可為於邑讀劉向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及文中子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程子無益有累之言知所見陋絕流輩與左氏譏華元厚葬其君孔子責門人厚

葬顏淵意同洵可喚醒聾瞶
葬不宜過厚謂藏金銀珠寶美麗衣服恐為盜賊適
傷死者耳至棺殮內外碑誌要件自當稱家資循
典禮若瘞酒脯醯醢諸明器可不必
今日喪葬家遵俗陋套違拂典禮傾產不顧債累不
休精神貲財全用在虛文上存歿均無所益皆重
其所輕輕其所重且凶事等於吉事哀時等於樂
時求孝陷於不孝急宜變革
禮記言喪葬斂殯儀物之數太繁而無益宜按位崇

卑遞減以敦質素觀後世貧難備物或致負債或
久不葬皆圖裝飾以壯觀瞻一片誠摯心思用於
不必用之地真可惜顧命所陳東西序者亦不可
做
喪祭豈圖惜費然禮所當然古賢遺法何不凜遵如
孔子謂喪事則從其質諸葛武侯臨卒諭以時服
斂鄭康成遺令薄葬王通營葬必儉溫公曰世俗
信浮屠每七七百日飯僧設道場建墳廟是以親
為積惡有罪朱子家每祭不燒紙不用帛與紙錢

此皆省其可省恰合典禮非惜錢也恐畔禮也後
人每為俗論劫不敢自由明明知禮信古終等不
知不信孫是之一副勁骨朱子云吾儕無望復古
風俗更教誰變講此便當發憤
葬地得堅實寬平之土旁無傾欹致水沖灌可矣葬
經葬師所言決不可聽時日要合死生者命格皆
謬談
祭為報本報功葬為安先人體是循天理若稍邀求
福蔭便是滿盤私欲大失先王制禮本意

凡婚祭喪葬有大得典禮者漸漸裁革挽復古風不
為俗論所劫庶為志士
凡事須溯古人制造本意不可隨俗波靡如酒本以
敬神款賓養老今則弱齡以醉侯自命窮年為長
夜之歡誘家衆以沈湎強賓客以酩酊荒業伐性
識者遂謂酒為腐腸藥破家湯此儀狄杜康所不
及料也納婦本求子嗣正室既有子位又非士夫
何煩置妾今則專計漁色日醉紅裙喜新忘故廣
納嬪妓而色遂以胎禍財本以養命今則分外義

外大肆貪婪爭錐刀而破業圖霸佔以戕人而財
遂以姝害氣本以配道義任大事今則藉以淩物
逞暴洩忿睚眦微隙拚命結仇而氣遂以府辜歛
食本求滋榮衛宮室本求蔽風雨衣服輿馬本求
蔽體代步辨別等威今專尚華美豔麗苟可誇人
所求有不妨百費之耗蕩推之器用玩好諸求愜
意子孫則而象之遐邇羨而慕之破家敗俗而日
用要需皆滋流弊非此數件為聖王所必禁乃稍
不檢制遂日陷日深而不自覺達識者務要嚴塞
情竇無為俗撼裁其太過無憂不及防其勝質無
慮勝文日與同志訣挽回術反本復古庶不枉讀
數行書哉

廣蓄珍異奇巧等物好製新樣駭眼諸器專擇嬌冶
之奚童侍婢皆志荒魂蕩之明徵也

人家數與僧道來往其識陋可知

陶淵明曰彼亦人子可善遇之文中子曰僮僕稱恩
可以從政二程之母曰貴賤雖殊為人則一知御
下固須謹矩法嚴約束戒驕惰而體恤其隱微曲

恕其不逮義亦不可不周我有施方可望報若徒
以勢制之未為得計

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知黙化潛孚匪
朝伊夕門闌中具有景星慶雲煦日和風氣象

不但父子不宜責善卽如兄弟性行不淑倘於稠人
廣衆疊攻其短至無所容未必不反增其狠戾之
氣惟兄但知以兄事弟但知以弟待勸掖啓迪常
在平時至有過失誅責不必太驟有時因其所明
而引納或多托親友以諷諭或無人之地而進規
默挽漸救或可遷改於不自知而免賊恩之禍蓋
激切頻數施之朋友尚非善導況至親骨肉乎

孟子言古者易子而教父子不責善却又謂中養不
中才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且孔子謂愛能勿
勞學詩學禮親諭伯魚周公於伯禽三見三笞舜
與曾子皆受父杖內則云不可教而後怒之撻之
流血不敢疾怨左傳云愛子教以義方蓋古人語
有偶因人發非參觀互證難會其通拘牽者難窺
大道呂原明云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有成者

寡惟督責不至賊恩嚴切濟以含忍防範本乎積
漸庶不失一偏
男女幼少時但知博其所歡縱其所欲防失其意恐
觸其怒日誘之奢靡浮蕩之場黙養其驕悍昏惰
之氣頌之則悅箴之則拂日憂其竊名不早粧奮
未足一切約束防範董戒督責之道全然不講其
出入往返見見聞聞者無非惡陋之地至長大則
驕戾習成全不知世間有法矩頭上有尊長境中
有艱苦然後從而震怒反謂性格不良是設穽以
探本錄　卷十　處家　十四
驅之陷而責其不出穽也夫智慧每從畏懼勤苦
中來彼不類者固煆煉難成然中材實多習等於
性全視轉移得法薰染有方愛加以勞慈濟以嚴
庶免溺愛不明成立可望也此凡事在乎豫而養
正在乎蒙
老子謂大器晚成諸葛瞻少聰慧武侯嫌其早成恐
非重器伊川謂少年登高科一不幸王陽明謂後
生美質須晦養厚積張益州謂寇萊公惜仕太早
蓋人雖甚英異而世故以歷練而達涵養須久積
而邃如於子弟後德先名未成童望登科未弱冠
期顯宦速成是急躐等是營但討僥倖而忘扶持
無具得則氣浮易驕否則膽廢工夫徒增煩躁鬱
悶皆父兄之無識誤之夫果深培根本何患暢茂
之晚觀古今英賢豪傑名業甚赫奕而先多坎壈
抑塞未必非天故老其材備其福也古詩云灼灼
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青翠明
此自知躁競之無益
王毛仲欲貴其兒終得罪上官桀霍光王莽賈充謀
探本錄　卷十　處家　十五
后其女雖如願而終被廢知愛之即以害之世之
溺愛子女不合於正者可以戒矣
春秋譏二名周秦漢間雙名甚寥寥今姓氏紛繁正
宜取雙名以避雷同至奕葉承傳定一派序羣從
昆季命名共一偏旁更足以示聯屬便省覽
承繼一事乃本古人一團友愛至誠莫過之真兩不
相强故可補家庭缺陷末俗不古繼之流弊甚紛
矣如或未成人或雖成人而夫妻均已死數十年
强欲追繼則子與繼父母恩情毫不相洽此牽强

瑚鑑其實可不繼或服雖至親同胞雖衆昭穆難相當而本生父母已故無遺命可遵或昭穆實不相當或世序中隔一代或服制不甚親或素有訟嫌或惑神怪邪說謂某支不繼家不安順此皆非情義所不容辭其繼仍可停止若或乖涎產業或貪襲蔭襲爵陰結繼父母之歡力破親俗之議以堅求出繼此貪利忘親傷理滅性居心既不可問必釀無窮禍端遠不如棄而不繼之爲愈矣故必袪此數弊無爲而爲非强而就而後不背義例而

後可言出繼

刑于之道在先自治身教言教顯教隱教須是漸次以導多方以感若操之太蹙恐非計

力學修德即娛親奉親之本九鼎三牲不足擬其豐美也

探本錄卷十一

境遇

天下無人不賞識者必非寶人之歡厭參半者倘非至寶故賢者以下每有奇特斬絶之行聖人則渾似庸愚矣賢者以下倘多敬憚歡慕之人聖人則或招侮笑矣不獨人也一微物之奇巧一山水之幽異一亭臺之巍峩一字畫之超妙無不動人流連歎賞至天之浩浩地之平平張眼即見誰爲賞玩不置乎蓋愈高大愈無奇無足歆羨耳古今英俊不爲俗喜顧多牢騷不平適薄待其身闇修遠

志者不若是

天地間可喜可怒可驚可悲之境紛投於前無非天試人之學養其學識極高者可喜不喜可怒不怒可驚不驚可悲不悲逆以順處順以逆處喧寂兩忘寵辱不動此見大心泰上與造物遊者也其器有根器者小可喜亦喜小可怒亦怒小可驚悲亦驚悲逆以爲逆順以爲順喧寂寵辱處之未甚失常此克自堅忍未縱情慾者也若稍可喜怒則大

喜怒無可喜怒亦喜怒稍可驚悲則大驚悲無可驚悲亦驚悲逆則思順順則忘逆樂喧苦寂貪寵惡辱此涵養不講決不能有所成就故常人於一節謂爲偶然識者於一節定其終身蓋福德可兼驗耳

退一步想世間無難處之境進一步想終身無滿願之時

勇於改過勤於求道謙以下人非有福澤者不能

富貴以貧賤處之城市以山林處之困阨以逸樂處之忽忙以安詳處之幽獨以大廷處之聰俊以愚拙處之顯赫以抑塞處之方不爲境所域爲俗所奪

人知雨露爲恩不知霜雪更爲恩人知獎賞爲愛不知刻責更爲愛人知順適爲福不知困逆尤爲福

人知氣絶爲死不知性滅已爲死

人在世必有順有逆有得有失有禍有福有吉有凶君子處之無非順無非得無非福與吉蓋學能周八面見道不見境無時不下工夫無時不有天趣

境遇不能由己者宜安命不安命則覬覦徼倖枉費爲小人修行之權操自己者不可安命若安命則自小自賊無望上達惟外物不少動心而自立不少讓人纔是知命

聖人不安命以世事無不可爲小人不安命故妄念無時而絶

貴莫大於遵禮義賤莫大於無廉恥福莫大於法聖賢禍莫大於不安分哀莫大於縱慾忘返樂莫大於胸無一物

人惟任道一事是其職分志切乎此則看富貴貧賤毀譽死生皆瑣屑細務轉瞬成空不惟不足累心且可因此而驗所造淺深益我修省

重簷廣廈豐食鮮衣膏田奇寶似應歸抱道士然若輩伏處不爲歆羨得志不爲營求不惟不喜反恐爲累則此等庸福安歸乎必同歸於素所貪慕之小人矣小人得之自以爲福豈知即大禍所伏乎

冷落之況嘲謗之加艱險之遭似應歸闒茸流乃君輩未事則善於擺佈當幾則詭爲解脫人謀既

乃天亦如願則此等苦境安歸乎率多歸於隨遇而安之君子矣君子處之或以爲禍豈知即大福所根乎

將毁譽得失四字不掛胸中何等挺特何等快樂然又須隨時隨事求合天則方不等莊列者流

終日營營擾擾無瀟灑出塵獨往獨來之概只爲毁譽得失四字盤根在内此根不拔雖登望冠時交贊其美與古人爲己自得之學相去天淵

爵祿名壽服食居處色色欲過古聖賢上而器識知

能反甘出野老田翁下應讓者反無不爭至足者謂無所有可羞可愧之境據以自雄可恧可詈之端惜之若命真醯雞井蛙之見未足與言天地之大也

禍福易知而禍中之福福中之禍難知福易承當而禍中之福難承當古人之生慧進德何從憂鬱拂逆中來深識貞操全從艱疎磨礲中出故有非常才者其遭困阨毁謗百倍尋常亦惟有悠久福者其視天人交困泰然安之益加修省而或境值亨順而冰淵警惕不苦其身亦苦其心此成就人才造物不知費許多曲折也設使貧賤富厚名利稍遂志得意滿自以爲樂是謂樂其所以亡者豈識禍福之真哉

功高位極而謙冲若無所有年少才高而勤學不敢少休此可於常而知其後福之遠衆慌勢危而安詳若無所事憂深禍慘而造次必遵乎道此可於變而知其後福之宏

於富貴名譽一切寵榮快適之境受不知愧反以爲

常爲順天理當然稍遇禍患則以爲變爲逆天道無知豈知德薄而福厚當其受福正是逆境變境而禍患叢集乃真順境常境耳要之聖人胸中不知有變逆其視患難貧賤夷狄一不少動語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夫是以無入不得

只有進德進義須勇往發奮不可讓人不可駐足其餘境遇世味愈退愈安穩愈澹愈有味

言義而安命在其中觀孔孟程朱諸人出處取予可見其時而言命乃與淺人言耳若凡事專言命或

未免覬望勉強矣

天下所共爭處之以讓天下所共苟受之若愧可以全榮可以福後彼韓信王渾王濬賀若弼等倘具此識解何致遺後人議邴吉馮異其知之矣

鄙夫一生無順境聖人一生無逆境在知足與不知足耳

大易言吉凶甚詳皆專就人事上斷處處教人立命知命非自小自畫委心任運也志在道德知命之不足限我立定脚根知命之不足危我

常人以境之順逆分禍福君子以行之得失分禍福

常人以氣之聚散分死生君子以性之全虧分死生

善攝生者寒暑燥濕不能傷善養德者常變窮通不能亂

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敗亡

世間極便宜極快活事被聖賢占了雖萬乘亦爲愧屈然當初之吃虧吃苦非一事一時矣

驚風觸於林木則有聲觸於曠野則無聲以其寬平也迅瀨衝於牆壁則有傷衝於太空則無傷以其高遠也君子之不校橫逆作如是觀

上鞍則人逸下鞍則馬逸出網則魚喜入網則人喜賣貨則價欲增買貨則價欲減船南行則望北風船北行則望南風物難兩利心無定見惟順其自然對面設想心中自覺安閑

天下極難處境在大功大名之際而危亂之時次之

有極不可忘者存養之要有不可不忘者外至之榮辱毀譽知顛倒誤用必浪費心血一生做夢

福從禍來禍從福來吉與凶鄰凶與吉鄰轉移遷變目不及瞬哲士知幾形迹之表

天將福之試以奇禍天將苦之誘以甚甘忽歌忽號塵寰夢夢識者一覷點頭微笑

桃花不能強使冬開荷花不能強使春放況大富貴大功名而可急迫覬覦乎蝸以夏鳴蟀俟秋吟靜以待時身心交泰矣

數年屈抑數事摧辱尚不能忍何以享萬年榮名乎

帝王至貴也乃目一人爲桀紂則必詬餓夫至窮也

乃指一人爲夷齊則必喜知一時亨困不足言而品行之榮於久遠者眞堪羨慕人胡不以立品自勵乎

日以危亡爲懼者此天賜其衷萬福所由根也日以逸欲爲樂者此天奪其魄萬禍所由胎也

孔子謂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認得此理眞切則鞭策自急怨尤自消

處禍得宜禍中產福處福失宜福中胎禍

苦辱有鄉多求者入快活有國昧道者遊

昔人謂人之命猶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猶花也或墜於茵或墜於溷有幸不幸非人所能爲此說未全不是但花木無靈性故難自變至人之有心即天地心千變萬化可自主張志奮誠積日新其德誰能億測鬼神運數豈能拘制故聖賢惟知自作元命黙格天心所處亨通福也所處困阨亦福也中人以下纔言安命若不能安命久下愚不足數

勳業爵位冠於朝竟被人之彈劾富貴聲望甲於鄉竟遭人之侮辱無量者爲之憤懣而達識者深爲歎喜以此爲最好消息可加修省

宴安放逸中尋不着遠大之器聲色勢利中尋不着清幽之趣趨炎附熱中尋不着節義之英

無日無亨富貴人而忘富貴者不易出滿目多貧賤人而甘貧賤者不易覯

道已深造則天不能賤地不能埋雖百般挫折無日不可以賀德無可採則榮即其辱生等於死雖終身快適無日不可以弔

君子不憂從素知憂勤來君子不懼從素知戒懼來

以榮利快適爲福者固庸愚陋見即以摧折坎壈爲磨鍊德性之資亦賢者以下識解聖人則窮通屈伸視之若一故黃屋不以爲貴陋巷不以爲寂耕稼陶漁不以爲困以外物之於性分本無所增損然初學須於苦逆境站得脚定方可進

見險而止不知方悅而止尤爲高卓

聖賢所須知者理自信者常而背理反常之人則爲害難測故太公伯夷避紂孔子微服過宋孟子間

戒兵魄伯玉從近關出伊川避居龍門皆不敢過
恃天命若變不知防是立巖牆下

功名富貴在人所處使己德不進每因此而賊身家累後嗣不足爲喜使己德極其盛大既有以利天下之身家庇天下之後嗣己之福澤未有不加綿長者觀古聖帝明王可見

貧賤而愁必不能忘富貴富貴而滿必不能安貧賤因此困阨境君子磨煉深而德業進小人嘗試久而機巧熟

常人欲於生前占便宜故死後喫虧聖賢每於生前喫虧故死後得便宜

從古無限人才藉富貴壽而顯名修德者十之四因富貴壽而損名敗德者十之六世之倖有此福者可不倍警惕歟

天下有一大禍變罹殃者在此時樹功顯名者亦在此時天亦秘而不洩渾而不別以聽人之自爲處置雖曰有命何不可驗素行哉

富平侯張安世遇明主立盛朝勳業信於朝野然猶辭祿辭侯高而愈貶寵而愈懼至有薦引其人私謝絕弗復爲通尤爲洞明大義其後葉蕃盛此豈僥倖而然固知有遠福必有遠識

名利酒色紛華靡麗不能誘是非得失真僞疑似不能惑死生毀譽利害窮通不能動倥偬盤錯顛沛流離不能亂奸黨邪類機穽法網不能涉備此五不能而其人之能事超天下矣

於道未有必得必無素定之操守失天然之真趣數十年中忽喜忽怒忽哀忽樂忽訝忽懼全以外物

爲得失以他境爲輕重是厭富翁學乞丐只緣識解未能勘破此關耳

凡人爲外物計甚久而巧爲自家計甚短而拙如城池苑囿宮室樓臺無不圖壯麗珍禽怪獸奇花異木無不欲駢集爲百年取樂之資乃未轉瞬而踞據者已易主賞玩者已易姓風景猶是人物已非古蹟斜陽徒供憑弔向之心力貲財枉爲他人耗費彼坐享用不知感謝我受謗譏無可解脫縱一刻之雄心買百年之笑柄寫昇黃之圖形作八門

之鑒戒死而有知豈不自笑何世之沿襲者日盛
平
歷觀前代帝王公侯其出世前後神怪靈異每驚駭
俗目咄咄稱奇似非常貴盛亦聳動於幽冥至著
德名賢世尤難覯而誕降伊始多寂寂無甚異豈
非以一時軒冕之榮自天定之而千萬年俎豆之
榮在本人自操其權死而後定無假際會無藉陰
助即神明亦不能預決者歟
不假印綬而自尊不乘運數而自貴然後一尊不憂

復卑一貴不憂復賤不然雖郊以配天明堂以配
帝尙難保數百年中不致變遷況瑣瑣者
不務斂才蓄德則祿位尊問學富才能奇門閥高適
以速亡招辱可弔非可賀也
人之境遇與其先順後逆不如先逆後順與其先顯
後晦不如先晦後顯然此猶未免意爲揀擇也惟
舉順逆顯晦而兩忘超超脫脫取至樂於風塵之
表尋真趣於性分則無可無不可
老子曰戰勝以喪禮處之楚莊王謂天豈忘我何故

無災人於快適平順時具此遠識則見人所不見
無意外虞矣
窮乃人所共厭惡不知窮之益人甚深在賢智英特
者固藉此以感奮磨礪濬發性靈即庸愚亦藉此
而嗜慾不敢縱氣燄不敢張邪匪不勾誘惡聲不
遠播門風不致墜陰隲不致虧非其質不可惡而
勢獨逼之以不能惡是苦逆境況不妨一嘗其滋
味
天能貧我不能使我不勤儉天能賤我不能使我不

高潔天能阨我不能使我不樂道天能死我不能
使我不留名此人力有餘可補天賜之不足
大煖將至先之以寒大榮將至先之以辱大磬將至
先之以毀大得將至先之以失大甘將至先之以
苦
時常喫小虧庶不喫大虧即或喫大虧仍宜喫小虧
慣喫大小虧畢竟一毫虧不喫
蓮以處汙泥不染爲貴金以經烈火不損爲貴孤嬌
者視世宙若塵涸每欲棄倫絶物蟬蛻以遊方外

是畏泥憚火較之隨時處中磨不磷涅不緇者相
去懸絕然非識深養定又難輕試

凡遭人挫辱刁難中傷媒蘖非其人故意爲之亦非
其人力所能施乃我命中此時適有駁雜彼乃乘
此作祟不先不後彼亦不能違其湊巧人所爲未
始非即天所爲倘不順受而生忿是不安分

得失榮辱有小有大小者不及歲而變大者死後方
定或閱百千年始定世人但知小者是計耳

富有四海必不羨田翁之儲蓄彼外多覬覦營逐者

正足驗中藏之不足

天憎有近於愛奸宄之人擁權位是天愛有近於憎
聖賢之不免困阨是惟觀其究竟天心始露雖小
參差不齊然大局自定

古來英賢大半先處坎壈鬱抑之境極爲人不能堪
而後英光大發旁觀扼腕慘惻時正彼增才儲福
時此天地翕而後聚藏而後洩之道然知其故者
卒鮮

凡物不可令有餘既有餘必有不足如雨有餘旱必
至晴有餘澇必至畜華過分威名大盛皆有餘也
識微者烏可不懼

世間只有此三等人可顯可晦可貧可富可尊可卑
可喧可寂可進可退可動可靜境迭變而此心常
樂聖賢之正學喜晦厭顯喜貧厭富喜卑厭尊喜
寂厭喧喜退厭進喜靜厭動品甚清而於世無濟
畸士之孤高喜顯厭晦喜富厭貧喜尊厭卑喜喧
厭寂喜進厭退喜動厭靜溺於情而難守其節流
俗之逐物

自受生來風雨寒暑陰陽水火日與相值逃無可逃
卒不被害者以知預備善衛護乘時轉變安置適
宜耳君子入世於得失夷險毀譽榮枯諸境豈能
避免卒不因此顛倒瞀亂怨天尤人者以未事察
理臨時順應妙合自然之則全消意必之私人見
爲穢垢之區荊棘之場彼則往無不利游行自在
也世之煩惱不解者果盡天阨之乎

世間自無而有者不能強使長有上而雨露烟雲下
而飛潛動植隨長隨消隨生隨滅所化分數適符

所有分數聚散盈虛往來榮瘁無一不然是天地
本具流轉變化之機人偏自生拘滯任好惡枉費
一場憂喜哀懼卒不悔悟誰其憐之誰其救之
雖極神聖不能享萬全之福不敢稍抱不平今人動
欲諸事暢遂如願以償何愚哉
人運當隆盛非但勢力威燄不能挫水火奸凶不能
傷即鬼神亦極力衛護此如入春百草雖火燒雪
壓勃發究不可遏運苟或衰非但疑忌謗讒多方
迸集即妖魔亦爲助虐此如深秋黃葉不風欲脫

霜雪又加嚴威俗人乍喜乍戚乍戰乍驚從道眼
觀之乃理勢常然循環之勢無可詫訝惟守義樂
善當其盛而勢燄不稍逞際其衰而骨力愈堅愈
奮坦蕩自如知人定必可勝天蓋外至迭變者數
十年之運歷久愈顯者千百年之運也計久遠自
忘情於目前矣
骨髓裏之富貴乃真富貴竹帛上之榮華乃真榮華
不然皆假形虛象耳我貪人所有人貪我所有恃
巳有而終歸於無愧已無亦終不復有世上何物
非★烟雲冰雪何者可歆羨係戀人可識返求性分
爲勝算馳逐世味爲拙謀矣
化天下之險變而爲平受萬般之震撼而不動由胆
壯也胆壯有方有漸日裕致日閎歷
創業之初憂勞備歷苦況難忘惟守成則狃安逸致
禮義有資習驕淫亦有具過其慾甚苦縱其慾甚
甘規戒匡救求之不獲勾誘詔諛不招自來怵以
後禍之伏皆屬未形未兆夫燭未露之機制將萌
之欲防不測之患堅持久之力非英毅儉勤謹厚

忍讓不能則守之難豈與創異觀園而處家可悟
矣
中人以下識力不定喜談命數中人以上力盡人事
畢世營謀並不爲禍福計故遇非常寵榮不爲喜
而憂患外至惟修省以默挽回知幾而善補救不
惟無損反以顯其名節胆量彼術數雖甚靈驗何
服紛心考究乎
施報感應有正側遠近明暗之別其或有過不及亦
偶見耳

腳跟著地不脫不粘食味充腹隨納隨出波上之船不留一迹天際之雲不留片影蓋天下本是化境任世態之炎凉喧寂盛衰聚散而一不膠滯灑然暢然此心不宛同太虛乎

俗人所極快喜事即危險事識者知之故雖足承受而斂藏警備是吉人凶其吉也若不慮久遠而滿溢矜誇忘其鬼瞰是凶人吉其凶賀者在堂弔者在門矣

風雲易占喜怒難測波濤易平事變難定插腳不牢

安免顛倒眩亂哉古人云福至不喜禍至不懼不可得而親疎不可得而榮辱惟心之有常而素定也如是而後可特立

命應損耗不受甲累則乙累命應顯達不遇甲助則乙助命應疾厄不生內症則外症根皆在我數已夙定彼小人貴是病魔不過替天出力不後不先莫之為而為耳奚庸喜慍

天下勢如水漲沙此消彼長此盈彼縮此強彼弱彼聚此散所爾失馬得馬得弓失弓乃拘爾我私見

以暫時觀耳若自天統前後觀之皆不出寰宇中毫無失得

封樹籌花替草望雨憧憧者迄無休息豈知水到渠成果熟蒂脫凡事成就皆有天然恰好時節急迫躁鬱枉自勞神惟靜俟順應自爾安閑

禍福之根深長者難銷否則易盡

命中一分不好有自添數分者如貧賤病毀無得品行乃懊惱忿恨或生機巧險詐竟罹百凶是苦中又取苦乃天所不能料命中十分不好有自減數

分者如患害迸集人所不堪乃忍耐靜受泰然若忘暗自修省警備不惟百患漸銷德業更加精進是苦中反取樂亦天所不能禁

運將通必似不通而凡格礙拂意事無在不藏一福而不自知運將塞必似不塞而凡歡喜過望事無在不伏一害而不及防智者惟順而倍惕逆而無惱自不為境溺而葆我澹定之常

富貴所最要者謙恭儉勤寬惠窒慾効忠如禹不矜不伐周公吐哺握髮老子知雄守雌申包胥復楚

逃賞爲異屛大樹下不言功丙吉不言保宣帝功
信陵虛左下士于定國雖卑賤與鈞禮鄭當時容
無貴賤執賓主禮曹彬未嘗名吏皆忘勢忘勞退
讓下人是曰謙孔氏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
子產行己恭事上敬左氏謂敬者德之聚能敬必
有德衞武公謂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萬石君一門
孝謹不言而躬行鄧禹內行淳備修整閨門爲艮
遇妻子如君臣陳堯佐昆弟極貴當父兄客皆侍
立許魯齋閨門內肅若朝廷皆先以禮繩已舉家

皆就矩範是曰恭堯茅茨土階舜食不重肉禹菲
食惡衣羞以桐棺文王卑服漢文衣弋綈光武手
不執珠玉身不衣錦繡周武布袍布被陳武饗晏
用瓦器梁武一冠三載一衾二年晏子食不兼味
一狐裘三十年劉隱之竹蓬爲屛坐無氊席李沆
屋廳僅容旋馬司馬溫公款客酒僅三巡蘇東坡
每日用不得過百五十錢張知白謂由儉入奢易
由奢入儉難皆絕華靡如惡惡臭安樸素而無嬌
强是曰儉湯昧爽丕顯禹惜寸陰文自朝至日昃

不遑食周公勤施坐以待旦孔責晝寢管仲謂晏
安酖毒陶侃運甓惜分陰敬姜謂民多向義由勞
而戒淫心舍力子產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此皆
專營正業不敢縱逸是曰勤書謂御衆以寬敷教
在寬易謂寬以居之孔謂寬則得衆子張警執德
不宏橫渠謂心大則百物皆通明道無忿厲容高
允無喜慍色卓茂與人無爭競劉訏毋於可競之
地以不競勝之此非弛縱柔懦也但剛果而不苛
刻英斂而不褊急是曰寬昔漢文除天下租稅魏

成子食祿千鍾十九在外十一在內晏子待以舉
火者數十家孫叔敖謂祿益厚施益溥魯肅指一
囷范文正置義莊堯夫贈麥舟皆恥爲撲滿施合
於義是曰惠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漢文景宮
女不過十餘周武帝後宮僅八人孟子謂侍妾數
百得志不爲孔明擇醜婦溫公夫人爲置妾公不
留或飾名姝遺岳飛吳玠伯顏皆不受曹鼐拒夜
奔女皆不漁色至博弈飲酒一切損德傷生者古
人亦痛戒而杜其隙是曰窒慾孔謂先事後食孟

謂陳善閉邪陸宣公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王沂公謂志不在溫飽皆知有國不知身家推之勤恤民急薦賢杜夤緣絕賄賂總求無愧於君是日効忠此八者盡人宜爾而富貴尤重貧賤所最貴者不貪不諂自得自奮昔管幼安耕萊見金不顧程伊川不受汲公賜絹韓公金楪列禦寇不受子陽遺粟裴休不受饋鹿范文正不取寺後金竇禹鈞裴晉公不取路遺金玉帶皆茹苦若甘不玷清節是日不貪高尤不拜宗愛汲黯不拜衞青嚴

挺之不肯謁李林甫張巡不肯謁楊國忠辛毗不與孫劉往來皆目無權勢氣節稜稜者是日不諂榮啓期帶索而歌謂有三樂顏子不改樂曾子七日不舉火歌聲若出金石皆處困而亨是日自得昔路溫舒王象牧羊公孫宏承宮牧豕范文正朝齏暮齏匡衡鑿壁顧歡燃糠江泌隨月任昉楊纘盛採薪皆窮徹骨而力鑽研是日自奮此四者盡人宜爾而貧賤尤難夫人世不外順逆兩境我所方歷皆古人所已歷何獨讓彼而自薄徧取其性行而常懸心目開自有軌轍可遵不爲境累矣

德勝福者福長福勝德者福短無德福暴至德衰寵倍盛者立滅

有天幸之命無可强無可羨有自立之命在勉奮在補救

達理者樂與年增逐物者憂與年增

左氏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不義而强其斃必速皇甫規曰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李景讓之母曰無德而獲福天之災也彼爵祿

既盛不知勤謹修省貪與年增過無日補亦嘗念及此乎

入世如孤軍遇敵所至如佈戰場以驗志帥勇否酒色聲利藏機以誘我祿位名譽多方以餌我紛華玩好分頭以嘗我貧病險難迭出以窘我危疑事變錯綜以眩我侮辱讒謗環起以撼我宴安快適遠埋伏以驕我倉猝急遽出不意以虛我勢力强則面攻我機術秘則背攻我陽順陰逆則以不攻爲攻我以方寸之心遏不測不窮無方無形之敵

設非豫備甚周防檢甚密何能因應咸宜權操必勝險化爲平乎自古名將臨敵神明鎮定氣度安閒出奇應變辟無前對撼山易而撼軍難者識膽勝也欲善處世豈可乏此然可待臨時而講哉

凡所見安適佳麗幽奇濃豔之景我於彼有十分悅戀之情彼於我無一毫相向之意彼方不測不窮千幻萬變我猶執其一瞬一刻之見於胸中而不知化愚乎智乎昔人謂堅冰自作琉璃塔誰道將來一片無悟此縛自解矣

禍患須審所自起苟非自我召自內致自漸積雖大變亦易消福應當察所由基苟非以順獲以德感以漸起雖大慶不足賀

大山多起伏大川多曲折大樹多枝節大文亦然一起即不知如何結方合旋開已束又翻頓挫轉折飄忽變幻不可測乃成奇文若板直平促定爲庸劣大事亦然初謀即難定如何結有助忽沮幾遍復鬱將成旋窘迭經叒折方遂初志若驟辦即成事體必細人生境遇亦然少壯迄老耄其由甘苦夷險得失歡戚磨鍊萬般出乎人意不及已變不到者不可勝紀方完一世若畢生平適不知苦阨成就不大

先明乎義利理欲是非之源而後可言得失榮辱憂喜

富貴疎者親貧賤親者疎親疎所由來祇視我勢分此無煩輕生喜慍賢能疎者歡惡劣親者厭歡厭所由來又視我材品此則須默自檢察

樹氣乍旺萬花齊爛當其先乞一朶不能也地氣乍

盛衆賢並毓當其先乞一才不能也人運既通珍寶溢笥當其先乞一金不易也夫時未至而急躁忿激苦鬱覬覦老天其汝憐乎此非寧耐知幾不識此竅

歲限四時然有閏月限三旬然分大小建日限十二時然晝夜有長短日月雖生沒於東西然或近南近北夏主熱然有偶涼冬主寒然有偶溫晝主陽然或沈晦宵主陰然或清朗是兩間氣化確定不移中仍有參差微變則古古今今人事世態不能

全然一致勢所必然物之不齊本無足怪言數者所由逢起然就微瑣細碎論則錯出而就大端統會論究未嘗甚懸殊全顛倒此理所以爲眞主宰有可預決彼天下之大萬古之遙倘就一隅一時之報應偶差遭逢偶異遂謂天心難測天理難憑可哉

歡戚得失早晚贏縮果無實據乎何以紛至目前情態各變然有定憑乎何以昔視可歡今可戚昔視可戚今可歡前此得適爲今失前此失適爲今得

初謂早後視晚初謂晚後視早昔覺贏今知爲縮昔覺縮今知爲贏變幻參差更改倏忽幾等戲弄誰識其端倪誰窺其終極此世人所以胸添冰炭日眩迷而不醒甚或極力矯強巧爲趨避必期如願與命鬬與天爭而終難操勝可憐可笑蓋人打近數天打遠數人打撒數天打總數必善尋於未形始能知其已著必泥目前之迹妄見造化之奇然君子自處惟從理順應不生計較將迎變有萬而視之若一也奚問數

天下可防可懼之境多可喜可詫之境少識者知之故所遭甚順若履險阻稍有享用視如過分得在意中謂爲僥倖日愼一日猶懼不終此謂眞聰明

蠶方動而桑葉萌兒方產而母乳出人生衣食天已預爲安排倘過分貪求祗代旁人盡力人不汝謝

水涸則魚立枯油竭則燈隨滅人生財祿撙節方能長享倘少年妄耗不夭必招晚困天不汝憐

試人學識在順逆兩境戕人性命在貪戀兩念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是不知已係敝

縕人係狐貉也又若見敝縕無異狐貉狐貉無異敝縕也目中狐貉易盡胸中狐貉無窮推是心則凡窮富極貴繁聲豔色廣廈萬間良田萬頃皆可以狐貉例之亦卽可以敝縕視之凡簞食瓢飲蓽門圭竇皆可以敝縕例之亦卽可以狐貉視之具此冰心鐵骨便自居清涼世界欲貪無可貪欲戀無可戀命將苦我而不能人欲笑我而不受何境非順何等灑落故淮南子云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如此方是眞善學眞脫俗

子初之景似無異於亥末春初之象似無異於臘底
故人運將盛在旁觀每不之知將傾之日光倍烈
於初升始虧之月形若類於將滿故人運乍衰非
有識不能辨
秋風至而桃悔早花春風至而菊恨不花究竟各扣
一年之限兩無所佔桃以春爲秋亦可菊以秋爲
春亦可豬若貪必羨牛之食牛若貪必羨人之食
其實各稱其分量數已前定使强索不相安何如
循分可無患從知安命量才不忮不求似無策正

得上上策雖然謹守本分以處境則可若爲學脩
德可稍退縮自安哉
張單雙災牛蹼同皂禍福之來雖神聖與庸衆同然
其來源了局與其所以自處甚不同且認得似禍
而福似福而禍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其眼界亦與
流俗大不同故惟於所能爲者盡之不能爲者聽
之耳明乎此然後可獨立不懼
就外物外境以爲樂皆假借也僥倖也非性分中天
然固有之樂也孔謂欲仁得仁顔雖奢不涉於外

得甚大不滯於形歐陽文忠謂物每聚於所好常
得於力之强以爲集古錄又云方得意於五物泰
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閱大
戰未足喻其樂以視世之陷溺物欲自鳴得意者
不啻霄壤然究不免有倚著有粘滯非孔顔之真
樂生前本不帶來身後難保不散設無財無勢困
窶終老不能集古難聚五物將無以舒暢快適超
脫於苦海火坑乎嗜古者其辨之
境遇習氣是兩個大難破關頭嘗有極美質稱志士

卒之日消月削壯不如少老不如壯已不及防人
不及料皆此境與習暗磨折陰驅迫力量不能抵
敵終與碌碌者相去無幾故非大剛勇不能站穩
不能前進
不知而不慍難矣然至受謗讟陷害仍無稍慍更萬
難向魋欲殺陳蔡設圍孔子未嘗齒及是並無芥
蔕而胸若太空境困心亨彼險我平到此則神化
矣噫以子路之賢未能臻此吾輩可不勉而又勉
陳白沙云海濶隨魚躍天空任鳥飛只在理境看

透耳

物各有所有餘有所不足或才學有餘而福澤不足或享用有餘而名譽不足或威望有餘而壽元不足或勇技有餘而文墨不足甚或全處不足一無所餘昔人有缺陷世界之說惟心廣一分則樂增一分心窄一分則憂增一分彼欲事事求足稍不足便縮眉頭者念及此能不自笑其癡乎

罟擭陷阱豈在外哉水火盜賊有定形哉只此習心勝心成心妄心偏心雜心纏繞迴環層見迭出卽

至險至深之罟擭陷阱而自投自納卽至猛至毒之水火盜賊而自親自附或已知痛懲而根未淨盡仍當作怪而難防故天不困人阨人而人每求困求阨謂是運乖數奇夫吾心多蔽多疵豈天所能張主所能解脫何不畧爲省察是故理達則運無不通欲淨則境無不順得道則外無不足忘我則懷無不暢

暴風暴雨決無三日不息驟寒驟熱必無半月不變夫天運氣機猶難急驟以乖素態而人偏以按節

循序爲嫌稍遲一刻而猶爲嫌曾亦思淩躐而事果無不濟躁急而意果無不滿乎卽使偶遂營求恐轉瞬已成烘開之唐花立涸之溝澮故目懸至美極順之境努精進力急求倖得於一時者不敢目爲頴悟

五星之旺相有時休囚兩曜之顯赫有時冥晦二氣之充盛有時閉藏故專逞勢力者必昧達圖五星有休囚所以復旺相兩曜有冥晦所以復顯赫二氣有閉藏所以復充盛故渾忘勢力者自能善後

人中另有眞人福中另有眞福祿中另有眞祿壽中另有眞壽

由天賜之福雖極榮極耀亦屬天幸惟由己自造之福乃積千艱萬苦而非出偶然何者彼並不存一得福心也但覺志未中正禍也功有或輟殃也德不日新災也偶自足自是不愈擴愈充仍疢病也積數十年之困苦辛勤不知旁騖外馳初何敢以爲可當天心而私爲慰藉然不與世爭榮而榮莫大矣不知俗所耀而耀倍甚矣詩言自求多福非

懷多福夫固可黙操其權者

貴有常貴尊有常尊在善自處否則無常矣賤無常

賤卑無常卑在善自立否則有常矣

探本錄卷十二

災祥

盛世祥瑞不以為喜一有災異懼而自責則災異亦祥瑞矣衰世災異厭而深諱一有祥瑞羣相稱賀則祥瑞亦災異也且真祥瑞不必在有形觀其身言行端而屋漏不欺觀其家倫常正而恩義深洽觀其國紀綱肅而上下憂勤此何待徵之瑞應而決其將興哉真災異亦不俟外證察其身嗜欲昏而行止乖謬察其家禮教廢而骨肉參商察其國

法度弛而上下縱逸此何待驗之物怪而決其將亡哉故燭理明則有獨見有先見不在衆人所共見

泥於風水時日怵於左道淫祠可知膽識俱無建豎何望蓋大根器者能任天下之禍害方能享天下之福利能忍非常之侮辱方能膺非常之寵榮彼趨避為心畏首畏尾者幸則自全耳尚能肩世局哉

風水之說將謂祖父必蔭其子孫耶夫祖父存日偶

力僊神尚不能爲子孫謀其福壽强其添丁豈枯朽之骨獨能爲雲礽造無窮福何生不如死之裨益乎將謂山川之靈然佑耶夫山川卽地也地道無成主宰在天天地待生物無私豈待死者獨有私乎且地雖可占其利而天豈退處無權乎葬師未出以前人不皆夭賤今葬師所指穴人不皆蒙福卽葬師已不能自取吉而世皆舍正道尚詭謀豈得爲智

力爲善則身卽吉神自然百靈擁護衆妖懾伏其報

愈遲則福愈大力爲惡則身卽兇人雖或謀無不遂人無不畏而報愈遲則禍愈深此理亘古皆然不待蔡可決

脩吉悖凶福善禍淫古今不易之準世人守道不篤見報應有遲速之殊僥倖間有不免善念或至中灰不知事固不能無變而至常至一之樞自定如春夏雖有枯萎之草而生長之機自在秋冬雖有秀發之花而閉藏之景自在星或有隕繫天者自衆山或有崩頽地者自衆水或書鬬地或書震而不鬬不震者常見天下事只看大局大勢耳倘執偶然錯出之形而撓亂心目改易向趨是見覆溺而並廢舟車畏噎吐而不敢飲食非妄疑自累乎

世間惟人品有定其餘外物皆不可預據以爲常以榮辱論天子至尊乃商受則衣寶自燔晉愍則青衣行酒刑戮至苦乃孫臏則刖足黥面而爲師范雎則折脇拉齒而爲相是榮辱無定形也以吉凶論商辛時雀生大鳥於城隅徐偃喜雀生鶵袁術得傳國璽子陽龍出殿前苻堅鳳集東闕吳孫皓

時臨平湖自開宋徽宗元順帝之代黃河皆清何竟覆亡文王地動不出國郊武王伐紂卜筮大凶出兵三日五災至高宗桑穀大拱漢文同日山崩晉文路遇大蛇李叔堅家狗效人行盧光所乘馬登牀而立文王墓被水齧唐高祖之祖墳被掘郭子儀之先冢被發何後皆昌盛是吉凶無定兆也以强弱論少康一成一旅終復夏統項羽所向披靡卒困烏江是强弱無定勢也以骨格論虞舜顏淵皆重瞳而壽夭殊晉文張儀皆駢脅而賢奸殊

始皇漢高皆隆準而仁暴殊夏禹老聃皆耳三漏而顯晦殊光武王莽皆大口而成敗殊先主王衍皆垂手過膝而興亡殊是骨格無定相也以地形論一關中也周漢得之興胡亥王莽得之亡一益州也劉璋據之衰先主李雄據之盛是地形無定利也然則有定而可據者何曰心性之理進脩之學君子盡吾義所當爲而已

開闢以來有人即有動作有動作即有吉凶吉凶者心之邪正敬肆爲之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孟子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左氏曰吉凶由人孝弟忠信爲吉德作凶事爲凶人此皆探本尋源萬古不刊之準人果順道而行則無日不吉而憂虞禍疾不能涉焉世衰道微正學不明以成敗爲可否以利害爲得失於是陰陽堪輿家競逞其術不問操行奚如專以時日風水爲旋乾轉坤妙策偶順適則歸於塋地與造作出入之得利偶蹉跌則歸於塋地與造作出入之失利至移徙栽種裁衣沐浴亦無敢不占而植行互相傳說奉爲秘訣雖士大夫亦與鄉愚同迷溺夫福善禍淫者天鑒察不爽者天若此術果準則昔此之天專察善惡今必加考塋地及時日禁忌與否是天自亂其例也且天雖有真宰而陰巧詭計聽人簸弄是天且墮其術中而不知悟也天之權不容旁落不可妄干今將福一人而其人或不避太歲多犯凶煞又無吉地將禍一人而其人或善避太歲不犯凶煞又有吉地天將不能施其賞罰乎

是星宿泉壤得以撼天之大權也以赫赫明明之天而受制於列星掘土不敢張主天不且跼蹐難堪乎以列星掘土之微而敢竊弄威福久無畏忌天能容而不懟乎一時一日也吉星照之凶星亦照之吉星欲福之凶星欲禍之星與星不兩相角乎一人一家也星宿庇之墳塋傷之星與地不兩相軋乎至誠之人利害不動詭譎不涉果與諸神爲仇終身無一適意事乎奸惡之夫工趨避巧營求果爲諸神深喜終身無一失意事乎且使陰陽

之說驗將今日不利南向而衢衢孔道南向者果皆不利而不南向者果皆利乎今日不利東向而男婦老少東向者果皆不利而不東向者果皆利乎當從容無事尚可徐審設忽有水火寇盜之迫目不及瞬將必俟吉時推吉方而後舉步乎抑倉猝又無暇擇乎人稍有識量尚涵容人過以星辰之尊反因無意之觸犯加以不赦之誅譴人間並無微傷天上視爲鉅典其狹隘不甚於庸愚哉使風水之說驗則漢魏以前塟師未出人不擇地而

塟將其子孫必無孑遺天下亦必無富貴長壽人乎地本厚德今緣其祖父塟不得所輒加禍其歷代子孫何慘酷至此極也地本至公今據其先塋吉而即福其後私矣且共此先塋者衆僅錫福其一二人何私中又加私也世固有素無禁忌大至顯達者俗則曰奇才大福之人凶煞不能加害審爾是畏强凌弱星宿何大不公乎世固有數代不塟竟膺大福者俗則曰彼其先必有吉地審爾是忽近溯遠何人不可蔭庇乎然則星也地也皆與人毫無干涉也昔文周孔演易言吉凶悔吝甚詳而玉門之囚流言之謗陳蔡之厄裂竿之辱卒不能免亦不聞因遭險變悔前改後誠以禍福者君子小人之所共是非者君子小人之所分行無不善雖无妄有災似凶而實大吉行無不乖雖慾海能滿似吉而實大凶故道充於身之謂富品超於俗之謂貴芳名不朽之謂壽毫無實德之謂貧不顧廉恥之謂賤草木同腐之謂殀彼王景郭璞之識解與世俗所謂吉凶亦顯畔經典矣且天苟欲

磨鍊英豪非歷試盤錯備極勞困何以知其能受大福苟欲熟察人品非飽其所欲恣其所爲何以知其甘受大禍此君子甘於飽義守正改過即爲避凶遷善即爲趨吉專循省於方寸之微踐履之著不言禍利不妄驚惴而正納其身於休祥之域雖然習此術者豈全不自知謬妄彼謂如此則富貴長壽添丁彼家能備此否不能驗之於己何以勸人不過借是謀衣食否則被於汚俗不悟其非此本可憫而我笑之又辯之亦拙之微也

前同遭際後卒懸殊者如五人在途均冒風雨一致重病兩微病兩不病以氣之壯羸不同非天之所感有別故同遇妖異或偏昌盛或遂危亡在人之德能勝不能勝耳

唐呂才不信陰陽宋司馬溫公不惑風水程子張子亦謂風水全無義理明曹月川先生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動每修造不擇時日呂新吾先生諭子孫惑陰陽風水以不孝論此數君子果無得禍得吉乎能勘破此關便

贏得許多自在

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陳平娶之卒無恙周震果爲諸府辟而辟者輒亡僉號震爲殺公掾魏舒辟之竟無恙蔡亭人不敢居王忳獨宿之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不敢處正寢樂廣獨居之凡人信得命定膽識自異不然鮮不因俗說而沮懼也

漢司徒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人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司隸校尉趙興亦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豐熾子孫有才器三葉爲司隸校尉時稱其盛唐莊宗將出軍司天言歲不利用兵莊宗不聽果八日滅梁二程夫子自葬其祖人皆謂爲絕地後竟蕃衍汝南陳伯敬好爲陰陽拘忌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且被殺王莽信鬼神符命好時日小數公孫述好符命鬼神事郭璞著葬經李傕喜鬼怪左道之術厭勝之具無不爲桓敬道亦然皆被誅夷宋明帝梁元帝皆多

忌諱晉太子遹亦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動屋卒遇害唐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義理欲求福祐可得乎若行遵正道自常與吉會近之好談風水陰陽者盍熟味此

心正則素行合神明渾身是吉神一年三百六十日何刻不吉何凶煞星之敢犯觀易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退命駕而行明日遂行起止往來決於須臾毫無顧慮初不問其揀其日時避某方向今人一動作一出門無不

疇踏占算休咎並未有機而妖氛已纏繞胸臆無
可疑而必疑無可忌而必忌正坐學術不正故無
識無識故無膽無膽故多憂懼此非可責於臨時
也果平日能慎獨窮理灑濯其心圭璧其身戰兢
惕厲中仍自恬愉凝定可謀心亦可信心觸處皆
樂境涉足絶危機榻前君帝座人荒君戶闥也百
年若瞬息也興亡衰盛若浮漚也千萬種得失利
害毀譽榮枯愛憎悲喜若風雨煙雲之起滅飄忽
無容縈繫也此中渾渾浩浩漠漠穆穆感如未感

動無可動孰得而眩之孰得而怖之
陶淵明云有妄心則爲五行所惑有私心則爲邪鬼
所制識闇者膽怯理所必然所以人愈猜疑愈招
怪愈拘忌愈增愁皆緣素不窮理正心故難挺特
坦蕩觀漆雕憑謂臧家守龜文仲三年爲一兆武
仲二年爲一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之事可自悟
人事即天命人謀即地運人扶即神助人欽即鬼服
逐日可自占卜視聽言動念慮行爲悉合正理是吉
若差謬是凶悔吝故聖人不煩卜筮孔謂某之禱
久其之卜久亦此意然非省察素精者莫辨
聖賢所勸導即天神所指揮聖賢所嚴戒即天神所
厭惡若背經訓而欲邀冥冥蔭庇是却行而求及
前人也
栁栁州貞符篇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
於其仁未有喪仁而久未有恃祥而壽極精確可
異經遷固見之嘗爲汗下蓋元烏白魚斬蛇獲鼎
設或有其事而天眷之本原斷不係此不足誇張
栁州之識亦從伊尹惟天佑于一德得來

深信葬師言有五害指某穴吉則必急圖加未易得
必設奸謀詭計冒險巧奪甚至結訟傾產地吉未
知心術先壞害一也庸愚胸無特見惏於吉凶四
處找尋輾轉停待閱幾代而葬無期但計生者之
蔭幾忘死骨之朽害二也雖得地復拘於方位年
煞既下葬又稱某房利某房不利或稱貴祿易而
他難或稱丁壽易而他難使子孫等驚疑震懼彼
此嫌隙遷而又遷無安息日害三也專圖福蔭則
舍附近而取百里外竄遠荒僻之地初猶拜掃久

而墓不可考害四也初圖吉穴家貲尚可歷久力困難辦後嗣互相推諉或致棺遭水火偷挖之變害五也夫禍福乃天賞罰大典豈一坏土所能移易且此說果確葬師家必無福不備寠人家何由發迹程子曰地理書最無義理但風調地厚處足矣古詩云穴在人心不在山呂新吾云曰君子以天理爲地理心田爲墓田誠使殺然不爲俗惑就寬平堅厚不柘不濕之地以謀宅窆何難擇取古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春秋

日而不克葬庚寅日中而葬左氏曰當路之室除之則朝而窆不除則日中而窆光武及陰后崩皆次月卽葬皇甫謐囑子曰朝死夕葬夕死朝葬張考夫云今葬者言夏月不利五月諸事俱忌乃春秋書葬十二公之間夏葬者二十有七在五月者五皆鑿鑿可據眞天時地利不如人和陋俗謬見果高出孟子上耶抑今又別有天地耶何不知棵聽也

妖鬼雖欲戲弄人未嘗不擇人擇地自古道德純固前程遠大者彼何嘗敢逞伎倆人果黙自考鏡僅存發篤守道堂堂正正彼自知避知敬若素無特識理不洞燭而徒畏忌祈禳明明招其侮矣故重在自脩

易言吉凶悔吝甚詳於天下時地勢位無不包括然讀孔子十翼專言義理之當然未嘗及數後世精易者專以數言推測甚奇占驗甚神駭人耳目自詡深明易道不知背乎理之正卽失古聖垂訓本旨將啓人穿鑿附會之漸而趨避疑忌不勝言觀

二程從不與堯夫談數此意極宜細會

作意以制物而物有時不能制挾計以驅魔而魔轉多不能驅惟專意自脩日謹素履一若全無可恃而至險至毒者偏遇我而失其常如黃龍避禹鱷魚避韓昌黎大蛇避劉器之虎避王陽明妖見公沙移狄仁傑而不覺其異此數人不但無符無術以制之亦絕無氣燄勇力之可言何忽不敢逞其伎倆蓋素所蓄積者實已貫金石服神明故彼早自知其不敵而並不在臨時一試而後知也人可

黙自循省矣

不畏怪異之形迹而畏怪異之性行

採本錄卷十三

文昌雲茂琦澹人著
男遂[illegible]如校刊

祭祀

一見面而十分阿媚加敬加謙君子已照徹肺肝防為所餌豈賞罰無私之明神而徒喜人勤拜跪燒香帛乎淫祭者大失算矣

凡祭祀而有自求福利之心雖千跪百拜並非為神而為己神而有知必深惡痛絕何享何格惟臨民者為天下之民而祈禱則無妨然祀典外亦不可妄瀆

國之禎祥在德所行而順道宜民即休徵也秦文夢黃蛇而史敦以為上帝之徵因作鄜畤郊祭白帝違禮即逆天且啓後世越分妄祭之弊不祥孰甚焉

五祀程子以為不知所謂班固以為門戶井竈中央朱子從之然此五者因時改移在人建造似不必祀程說為是

今將毫無瓜葛素無情分之人款接於家而隆其禮

貌奉以酒肴不但旁觀捧腹此人亦訝其不情彼非鬼妄諂者何異是今將德望冠時勢位極尊之客屈致於家而內生厭情外形簡褻不惟客不知感其心必加忿怒彼祭祀不誠者何異是

士大夫家祭雖有常期但遇 國忌仍改於上下日爲是

凡山川星宿風雨城隍等神盛氣磅礴本無形態可尋無人經見廟中之位但設木主以奉祀爲宜若雕塑土木而鬚眉之衣冠之又隨意而美醜之豐

瘠之徒見其猥褻輕瀆反入於誣誕不經必觸神之陰怒矣

在世名賢固宜旌舉已死名賢亦宜表異庶人知觀感今各郡國廟貌巍峩香火供奉者每係不當祀之鬼而正神反多擯落拋置賢否雜揉取舍乖謬何以激勸人心有世道之責者不可不知釐正

廟中塑像周秦前中國並無此法自佛教興天下紛紛造爲鬼像明太祖革之邱瓊山復詳辯之俗尚永改謬以傳謬其故由好奇

古不墓祭墓祭始漢明帝盛行於唐揆之人情大順然不如廟祭爲重

古庶人不得立廟今例不禁立宗祠藉以萃祖靈聯族誼宜家規講禮法辨世系屢會晤則情趣洽而諸牒又時加修補使不紊雜極有益於風俗

禮記言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薦不美多品又謂凶年祀以下牲是月祀不用犧牲更皮幣者蓋歲大侵無一不減祭品暫減可以對神歲小惡別費可省祭品不省亦不涉侈

淫祀多則人心日趨邪僻狄仁傑奏燬淫祀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祠程子猶謂季札伍員祠亦不必留則今之當燬者可勝數哉

祈則佑不祈不佑非神也善固佑不善亦佑非神也好面諛厭隱慝非神也喜暫善忘素歹非神也不禱心中之神而禱廟中之神祇自爲計不知爲神計神亦必隨其術也

採本錄卷十四

教人

聖人教人全在血脈根本處喫緊未嘗後陳功業以功業可隨時變通惟屋漏工夫無今古別今人於誠意致知關頭尚未有實得而欲談建樹論品格皆不知急務者如孔子告以四代禮樂惟顏子已盡克復始得聞之不然天德未修雖行夏時乘殷輅行周官法度能救亂亡乎王莽曾作金縢何世不目以周公周公使生今時官禮豈必無更改知此可得本源矣

聖人傳心雖千頭萬緒言若互異主腦自一貫如孔告顏以四勿告仲弓以見賓承祭告子張以參前倚衡告子路以修己以敬曾子言戰戰兢兢子思謂篤恭孟子謂持志無暴氣皆一敬字包括一切用功祇在敬極其效爲至誠程子標一敬字教人極有功後世外敬而能入道未之聞也

學以躬行心得爲主議論意見微有分別亦屬同道觀孔門諸賢並非一轍孔子詔示並非一語可知立教在因人朱陸王湛之門人每各主師說以一二言立定宗旨紛紛聚訟未免小看吾道矣

神醫無定方期於各效聖教無定言期於各合口不知食則腹窮生不知學則心窮君師不知教則世窮

造化因物肖形因時地以發育稱量而施各遂其性孔子于門人問仁問政問士問友答各有異皆審其資學之所宜藥症之相對而不死守一格強以相繩此所以與天同妙鼓舞一世後世諸賢極有誘掖後進之心而必拘一宗旨黨同伐異所以斷不能及

於垢俗塵寰中翹然獨自振拔天下以聖賢目之固君人之幸實君人所深悼也蓋以天下爲量者必以同志衆盛爲喜孤立無徒爲憂我既善卽欲世同歸於善我欲仁卽欲世同絶其不仁使人皆醉我獨醒人皆汚我獨潔信從未廣方告感動未深竊嘆遭逢不幸何敢詡詡然自以爲喜乎

教人須兼不吝施不輕發不執一三層此孔子未嘗

無誨却又有不啓不發不復之時求故進由故退
之別倘彼知識未開質地有異而輕爲詔告不但
彼不能領畧反恐增枘鑿生畏沮也
教人須審勢嘗有抱滿盤懇惻之情動許多激厲之
氣無一言不中膏肓無一言不是藥石乃舌敝唇
焦而人之拒愈峻怒愈起何也凡一閒教立悔悟
者必大聰敏士庸碌中豈能多遇故强聒而直救
不如婉轉而曲陳全揭其隱慝不如暗代爲解脫
急迫以求面從不如稍延而令內愧我之火氣不

生彼之轉機倍易孔子謂忠告善導凡誨人者皆
當體味
拯一人於水火出數人於羅網已稱無量功德况救
四海人心正百年學術醫其痼疾尉其膏肓濟物
不更洪耶
孔子有可語上不可語上可與言不可與言之分子
貢有得聞不可得聞之嘆孟子謂君子所以教者
五陽明先生亦謂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
始有歸一之論又云與人論學須隨分限所及如

樹有這些小萌芽只把這些水灌溉萌芽再長又
加水若些小萌芽一桶水盡傾上便浸壞皆至中
至確論自先生四十三歲始専以致良知訓學者
謂心之良知是謂聖良知之外無知然四十三歲
前鑽研已極博踐履已極實積累年深一悟而衆
理皆歸一串若無前半世苦工鈍根而强學利根
恐所謂良知非正中之知而致其所不必致故欲
學其學宜自揣度善補救方無弊夫先生本以救
務外忘本之病但不善學又倚一偏矣

探本錄卷十五

仕宦

道德無權勢以助之則晦而不能遠濟權勢無道德
以宰之則鄙而不能持久

居官須有六能一明理二喫苦三耐煩四虛心五空
慾六忍氣備此六能進退綽綽高廉繁簡無處不
宜六者中明理尤要

程子三不幸之說甚佳今且推而廣之聰明而不知
求道一不幸修淺而暴得大名二不幸榮極而不

知引退三不幸

古今人才膺大名建大業須備有五者而後志可遂
一曰德二曰才三曰時勢四曰輔佐五曰年壽備
缺一焉必有遺憾

進場不存得失心居官不存陞遷心占了無限便宜

凡人欲圖快樂皆不宜而居官尤不可四境內皆我
一身一家其顛連失所極苦難訴者耳目所及已
不勝紀況所不見者更不知累千累萬我覺珍羞
猶不適口而人累日斷炊者何限我覺文繡猶不
適身而人之衣不蔽體者何限我覺囊篋無多贏
餘而人之朝不謀夕者何限且今日雖過儉視未
仕則已爲奢今日若稍奢若歸田何能復儉朝廷
之官我果爲我計抑不專爲我計每默念當愧悚
無地此古人刻苦自約非不解享用正不忍獨樂
耳

有大權位者一有偏好不但自玷德性且浸淫而成
風俗然非察理甚明不能猛省知戒

幸人失而我得幸人廢而我興幸人愚而我智此心

皆不可以對天下也堯舜禹湯武之爲君人以爲
樂彼則實有大不得已之苦衷而乘其素願何也
人而賢必無不望其君之賢向使帝摯不廢朱均
皆肖桀紂無失德則揖讓相應浹洽無間天下不
聞有主庸臣聖之論禪讓征誅無煩自我開其局
數聖將終守臣節其中心快樂不更甚於登黃屋
乎承平無事上下和同無禍可消無闕可補何所
乘而建功誰肯奉以隆名使我威烈乍震四海之
不幸多矣彼欲以功名蓋世者豈仁人之存心哉

善宦者仕止久速審乎時義而自有餘裕拙宦者鑽
營攀援但知躁進而難以善後故宦場中越急迫
越苦累越顯赫越危險惟恬澹靜退最占便宜
馬新息孤立羣貴之中旁無一言之佐卒樹大功張
釋之十年不調卒顯朝右蕭望之不肯露索卒登
太傅揚子雲三世不徙官終著盛名荀爽遯遁十
餘載卒拜司空陳堯佐爲太常丞十三年不遷卒
位宰相辛次膺張綱退居二十餘年卒參政高允
爲郎二十七年卒爲相王裕之三世不事權貴皆

登顯位凡人仕不知循理安命而鑽營奔競縱能
如願而玷名辱節樂不敵苦得不償失況求而獲
者百僅一謀不遂者不止十有九乎
修謹狷介履蹈繩尺節堅矣而規模或不濶大局面
恢宏慷慨勇敢志廣矣而運量或不周密皆屬偏
才故必能屈能伸能柔能剛可顯可晦可常可變
知微知著知放知收而後可肩荷世局經綸天下
蕭曹郭李以事業爲文章李杜韓柳以文章爲事業
事上官在通情愫而不近諂謹儀節而不失繁持風

骨而不涉亢當條陳而不過硬大約無私意妄干
無客氣凌上自中節度
每謁上官不勝諂諛震懾何問於立朝風節日接屬
吏不能審識才俊何望乎遠羅遺賢
辛毗云孫劉不過使我不爲三公海剛峯云盡天下
惟上官之賂豈盡不黙盡天下不爲上官之賂豈
盡不遷明此可療奔競病程子云上官當以誠意
動之以事父兄道事之明此可無傲上病孔子與
上大夫言誾誾如與下大夫言侃侃如會此可免

執一病
爲天子尙須敬大臣體羣臣使臣以禮倘爲大吏不
知紆尊降貴禮賢下士但仗威權以御所屬欲頤
指而氣使不但上無能盡以人事君之道下亦難
收緩急臂指之功且屬吏中位雖卑微才識或居
我右今雖歛翼久或吐氣於他時安可概以庸碌
視之此古大賢若忘其分位品格愈尊務歛其威
稜聲華愈赫則識量獨遠耳
借民軀體以逞暴怒仗君勢分以壯威風朘民脂膏

以助豪華取君名器以結私恩俗子所欲羨正識
者所代爲隱憂有權位者所宜黙省
雖飮冰茹蘗而左右如狼虎淸等未淸雖反覆詳審
而方寸無把握愼非所愼雖勞碌不遑而措置多
乖謬勤莫不勤此賢士大夫雖殫心竭力廣視遠
聽猶時加戰慄不敢一日寬慰也
居官而保護人家產不如曲全人名節意尤肫摯至
素行不法者名奸宄盡力痛懲此執法正以宣仁
並不相妨

明洪武后曰夫妻相保易君臣相保難歷觀古今將
相每有初承寵任雖萬口譏謗不能動疑莫大謬
忽亦荷曲宥及禍極災生愛極憎廻疵僅毫毛視
若邱山之罪吐盡心血坐以悖逆之誅昔覺致之
九霄之上而尙欲加升後覺抑之九淵之下而尙
欲加沈喜怒榮瘁較風雲之變態而更迅更幻此
無他所遇非厚德之主而又不知以道自處也若
厚眷而若驚隆施而堅讓督責而加奮名盛而韜
斂相機以進退庶其免乎

上任須思離任日出仕無忘未仕時彼下車而逢迎
援應爭先恐後貢媚不絕者非敬我愛我以印屬
我也使印去手若輩情態何如乎我得印而狂喜
卸印能無悶鬱乎未第之前需次之候易知刻苦
及履任則自一身以及妻孥藏獲不知不覺日趨
快適夫做官極危險做好官尤極艱苦旣不以政
績不及人爲憤而以享用不及人爲羞何望勤勞
整飭爲民造福爲國遠謀乎是必樂不忘苦恬澹
寡欲計深慮遠而後進退有餘裕李燔曰仕宦而

至公相不可失寒素體卽此意
天下願君之英哲佞倖樂君之庸愚萬姓喜官之嚴
明吏役求官之昏懦夫居人上而徒爲小人之利
已將大不利不使小人利小人更陰受其利已自
無不利此策何不預講
祿位榮於頃刻名節耀於百年一時依附失人受其
籠絡後悔爲背德不悔爲黨奸不可不預籌熟計
觀雋不疑不娶霍光女胡寅不娶張邦昌女嚴挺
之不肯謁李林甫崔隱甫不肯謁牛仙客韋肇不

肯謁元載張巡不肯謁楊國忠王彰不就楊駿辟
王承不登朱㫚門薛瑄不向王振謝覲面巳不可
得何況為其鷹犬此非惡榮也避禍也全節也迂
拘處正其顯赫處若閻朝隱為武后禱少室伏身
俎盤為犧請代宋之問捧張昌宗溺器郭霸嘗魏
元忠糞孔光拜董賢潘岳拜賈謐馬融為梁冀作
章表殺李固當時所得幾何辱穢千載難洗此非
附勢也趨禍也喪節也寵榮處正可慘悼處其幾
只判一心之冷熱兩目之明瞎

雖具右軍手無紙筆不能逞其妙雖擅由基技無弓
矢不能顯其神雖抱周召才無權位不能佈其澤
是故權位未可輕然紙筆同弓矢同權位同而人
視之有大異焉則以其人默自異之蓋貴之中有
可賤者在貴之外又有可貴者在

有所擇有所執雖幾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之詣蓋羨
其職崇是我識未崇也嫌其職卑是我識猶卑也
觀孔子志欲為東周卻不小乘田委吏計較之私
不入胸次矣孟子專欲為不召之臣足見大可為
化不可為夫大賢猶未至不器況下此者

採本餘卷十六

論治

自古爲君者但知爵賞刑威予奪廢置皆主宰由我操縱由我所以率情任氣顛倒乖謬若憬然悟曰吾逐日所爲皆代天措置代祖宗經畫代天下人理處而我並不得與其間則愛憎輕重一毫偏不得意氣情欲一刻逞不得旣不狥己自不狥物不狥名舉動黙符天則矣

國家將興自視有衰弱之形國家將覆自視有彊盛

之勢

治譜多端然最要曰至誠最貴曰至明誠則血性所流自有德政不涉文飾明則燭及幽遠隨機應變寬嚴得中斯固須質性過人而窮理閱歷之功亦大有資助斷不可少

毋以一己之樂而忘天下之憂毋忽百世之憂而圖一時之樂

天下有二難一治心一知人能此二者五帝三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一代上所謂才合道德勳業而爲一至專以智能計謀爲才已非古人所重乃降而以文學技藝爲才又降而以巧辯逢迎應酬奔走爲才吁學士以此藻鑑天下相習成風非世道之大憂哉

以一家一方事爲憂喜固屬狹隘卽以一時天下之憂喜爲憂喜仍未深遠故聖人精神周及萬世

將危將亂之候庸人視爲大治大安大治大安之時君子視若將危將亂

不論何代但觀開國規模有寬厚雍容之象國運必

長有褊急煩苛之象國運必促知國可知家矣

荀子謂彊本節用天不能貧傅咸謂奢侈之禍甚於天災經國家者時知體味則裁虛文去冗費黜陋套禁僭越戒奇巧其培元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矣

今天下俗不長厚民日窮壓者總緣重勢利輕廉節尙浮文忘本實而導其源者在學士大夫

人之將死先厭粱肉國之將覆先黜賢良

有一真君子久秉權勢千百小人藉以安常處順保

室家全首領大逆之名以泯大奸之迹不露雖欲
自辱自害而無由以至僧道雜藝人等亦乘此優
游造作談空說怪等諸奇衒異獸共游春臺化宇
之中安享太平無事之福故正學昌明不但良民
受賜卽若輩皆蒙休被蔭不覺所致之由假使羣
小異端大伸其志禮義不脩政教不講大防一潰
天翻地覆挽救無方不但良民受毒卽彼同術同
方者亦無依棲養活之地安閒帖息之秋欲肆鼓
簧有不可得是小人與佛道雜教志未全伸正彼

大幸非徒天下幸也

觀其狗馬而主人貧富可知觀其子弟而家長教法
可知觀其臣工而國社安危可知

今共指爲祥瑞者曰麟鳳然使畜麟鳳於家何裨益
於天下今共視爲珍寶者曰珠玉然盡藏珠玉於
篋豈增榮於後代世有賢人君子君民所倚賴川
嶽所鍾毓得則景運一開失則朝野無色此其視
麟鳳珠玉爲何如乃或不知搜尋加以侮玩擯斥
則天下果孰具眞知祥瑞珍寶之眼哉

寫一箇字非紙筆硯墨水兼備不成喫一口飯非柴
米水火鍋兼備不成故建大事功非集衆長不濟
倘負已能而薄人之能何異以筆笑硯以柴笑米
乎

深渾之水多蓄魚蝦寬大之主易招臣僕

養牛而責之畋獵養貓而責之司晨養竹而望吐蘭
之花養韭而望結蓮之實後世有賢而終不得賢
之力正與此類

人皆羨唐虞爲氣運獨隆其實氣運有何定準使其

時無堯舜之兢業或以事權付四凶將唐虞又極
亂世界矣固知賢俊擯朝天不能使之衰奸惡盈
廷天不能使之盛機仍在人自握耳

一帝三王之興相臣不過異骸分形其心神精氣則
融洽聯貫渾一無間毫無痕迹可避又共事數十
年久故能展布四體不留餘蘊三代下可彷彿餘
風惟先主諸葛耳夫不能推誠相與密勿間已無
太和之根四海雍熙宜不易臻也

賢者君之命脈國之城池天下之元氣故觀其位高

卑權輕重壽脩促氣運隆替灼然可見

國家掄才總當以器識品行醇正樸誠爲主但撓擾多事時權術勇辯小技偏長者亦不妨兼收並蓄以備倉卒用至基業已定黜陟一人卽百年風俗所繫此等才技卽不宜過爲褒寵庶天下知本末先後之等將共趨於敦龐方正中矣

事多牽制權不專屬而又輕易調動是使各官覩望顧慮苟媮度日也凡用一工匠尙必專其責成養一花木尙難旦夕期效況用賢以樹遠大業而任

之不專不久何望展布設施乎後世吏治不能復古正坐此

人主固貴用當下之賢亦不可不用先代之賢賢在先代如何用蓋彼之議論施設博爲採取卽不啻贊襄於我目前而可暗收其力

有百善不抵一失者有一善可抵百善者權於大小輕重之分也如天子以舉賢黜佞爲第一務宰相以匡君薦賢爲第一務能此爲得要雖有細過而國勢可爲不能此爲失職雖有衆善而天心已厭

必久聚其[illegible]清淑山川磅礴之氣方產一正人急提拔而保護之不使屈其才孤其勢結其舌鬱其意是默印天心陰扶世運蓋正人安卽國安正人喜卽天喜使當國不汲汲求賢雖善不勝書終是昧政本

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似斷難取迺微箕膠鬲管仲由余百里奚觀丁父等古人偏重用以顯其國蓋勢當萬難雖賢知亦與蠢愚同束手而針芥一投自爾驥足大展倘以板格律奇才失之遠矣

我不會織不會縫而衣自給不會耕不會烹而食自足木匠陶匠皆所不能而房屋器具自備無他用得其人用人者逸也今收天下賢理天下事何艱險轇轕之足虞哉

天理存則鼎社存德性固則山河固血氣平則朝野平賢才聚則休祥聚

無一物不包涵覆育者天地之量無一才不豫備儲蓄者帝王之心倘高我卑人取此厭彼臨時急索先時退棄皆狹隘而無深遠之圖也

小人有才幹尚顧顏面者必善揣摩迎合易以勸贊
事功如君子秉權駕馭有方操縱不測以勢迫之
使赴於義以名歆之使竭其能以誠動之使掩其
過彼雖出於勉强而借以集事未必不可收臂指
之效而免互相攻擊二程謂溫公作相不必去元
豐間人當使之自變議議甚卓可爲鑒然亦審乎
其人不至大奸我之才可默制方免他患
暑時急需之物寒時必棄治世急需之人亂世必棄
隋唐後所設立科舉今斷不能除第念全才難覯或

德行純固而文藝未優爲試官黜或因公絓誤以
微眚棄大材後效何覩甚或志節高邁匿彩含章
足不涉於棘闈韞美玉以待價不有推轂將終老
岩穴此皆深可惘惜惟於科舉外仍責三品上大
臣廣搜細訪以擢賢爲先務或三載一舉或兩載
一舉所舉大謬則重譴小不副者寬其責能汲引
非常之才者立勵殊恩既可補科場所不及士亦
得各盡所長無專競詞華而恥言蓄德無謂崇恬
退節見擯熙朝視之專限一途所獲較奢矣兩相
濟而無偏重之憂似變古而適得大中之道但前
代間或舉行今日不行其亦審量乎時勢耶
近武學武科甲不設亦可以行伍中儘可收才勇韜
畧之士呂新吾謂武學徒啓倖門費供億殊先獲
吾心矣
過寵一人初終已難保若濫及滿門則更危險呂后
寵產祿而呂宗滅宣帝寵禹雲而霍族亦成哀寵
鳳莽而王氏覆此但藉肺腑以登極位加圖不軌
竇梁二族皆横肆不道固宜殄世乃竇融極恭謙

退約自一門貴盛子弟卽陷羅網鄧禹教子孫有
法度至累世赫奕雖鄧隲素退讓亦闔門自殺楊
珧楊濟深慮盛滿觧律光父子兄弟能建功終夷
族歐陽文忠謂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
不與危亡期而危亡至張曲江謂高明逼神惡此
言眞可悚惕然則善施恩者當如何日頒賜不踰
常制遷擢必當其才權無使之久握位不妨爲暫
抑別封守以防其聯絡教退讓以挫其强横如此
庶不以[illegible]始以怨終善受恩者當如何日韜晦以

欽才華恬靜以逹權勢功業就而諱其名祿賜豐而善為散抑親屬非分之望絶邪佞牽引之私讓賢能以杜讒審時勢以勇退如此庶不以功取以罪棄跡似薄而陰厚情以蓄而愈長上下有不盡之歡均分美譽矣世每以興廢委之運數豈知人事固甚有權哉

一病有一藥醫一奸有一賢制在人善用

夜雖昏尚有微明世雖亂尚有賢才

天甚有權不能遷人鼎革甚有力不能覆人國權奸

巨盜甚有陰謀不能屋人之社所危者偷情苟安恃其承平無事恃其鋒無前對以自危為自强之策以大奸為大忠之倚自壞於形兆未著之先而人始攘於救援莫及之後耳故樹蠹於中大風斯拔龍失其勢羣蟻乃欺桀紂不自亡湯武當彤侯服嬴秦不自滅劉項徒老田間然則更姓改物之迭見于千百年間者果屬運數哉

習氣極可畏論一身則少有少時習壯有壯時習論一家則男有男輩習女有女輩習以至一鄉有一鄉習一朝有一朝習故開國之君好尚規模數百年猶襲其風韻嚴為範尚懼其偏涉於邪自難於挽君子所以杜漸防微也

朝廷逐日舉動即天運氣運所趨如尚詩文則天下爭琢詞章變冠服則天下爭毀舊製律令森嚴敢不趨赴第風頹俗敝已成痼疾閲千百紀執非為是四海同聲如僅一人力為提倡孤掌難鳴羣吠易惑將等寸膠以澄黃河濁一木而支大廈顛須是大廷上其君與十數公卿毅然以闡道為心每

省亦得三五大吏同心協力專以發明正學為事不眩於異說不聞於宵小雖未必能復三代隆盛而年濡月染潛驅廣扇將蒸蒸丕變當必異漢唐下規模矣

聖人動作全憑滿腔至誠因時乘勢適合當下情理天然恰好前此創不得後此襲不得微特他人摹倣不得即自已暮年與少年强合不得今日與昨日比例不得蓋自然天則非鐵板鑄就必須膠執者此堯舜所為非傳自羲農禹湯所為非授由堯

舜即文武周同在一家宜無異旨而三人制作並非一律顔孟學孔而踪跡與孔異者非僅一二蓋斷不可易者道之常經而間有奇特新見剏革不等則相機宜陰補救非設成見適就大中也故天有一定時令而今年陰晴風雨月建大小必不按日與去年同後世專取皇古陳迹而敷布者正古聖所悲反謂其能復古實昧時中要義矣

聖聖相傳其要原不在宮室冠服一器一物之微後世腐儒於君之昏暴不急啓沃乃聳以設明堂辟

雍建靈臺靈囿索其鼎璽法其誥誓倣其禪讓征誅棄急切之要圖慕膚末之粗迹摹擬愈工本真愈失何異木偶而被冠服羊質而蒙虎皮欲救衰亡可得哉

井田之法欲令天下均平無貧富異然細思天下有貴必有賤有賢必有愚有贏必有縮輪流參差勢所必至安得無貧無富且年代久遠滋生故絶患難事故賣買變換民不能免官亦難禁即此田地坦平者豈免沖陷廬墓池塘豈免添改今以不可增益之地限此日有增益之人以變遷無常之時立此常不變遷之界欲求無事安知不滋事乎若暫行於開國之初可也

封禪事大不經人君代天子民愈勤勞愈覺叢脞愈承平愈多憂懼即德如堯舜尚不免歉愧乃敢刻石頌功張皇後大自問能無赧顔天猶親也人不敢向親自誇又可向天自誇乎故君非闇愚不封禪臣非佞諛不請封禪其謂七十君名號皆屬後人誣妄也

三代盛王其仁民愛物無不切摯然必制肉刑將使本人懲創且人望而知畏自漢文廢之減死者遇赦則無異良民遣軍流徒逃者不計其數此奸民所為疊犯獄訟所以滋多張子曰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人輕視死刑足亦必懼朱子曰流徒不足止穿窬淫放之姦過重者又有不當死而死苟采陳羣之議以宮剕當之雖殘支體實全軀身絶亂本後無以肆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觀此則肉刑間有可復然宮刑仍不必惟墨劓刖可用後有造律者

似宜取今法而變通之

後人不曉寬字義乃有寬猛相濟之說其實寬非弛懈輕縱乃從容安詳不事煩苛之謂試觀天道時行物生何嘗絲毫急促何嘗須臾遲緩總此不已之誠有漸之氣周遍默運故無爲而成舜之御衆以寬湯之克寬克仁衛武之寬兮綽兮孔子云寬則得衆皆此意陸象山所以謂寬濟猛猛濟寬非孔氏言也或曰子產孔明何不尚寬曰是特時地之偶異且彼之嚴厲正暗行其德惠耳

討曰天討罰曰天罰使宵小小懲大誡乃寓愛於威適合天理之正後世每間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市小恩廢大法縱奸害良大異盛世典章唐太宗吳漢諸葛亮王符程子陳天祥所言皆切中時弊可循也

王沂公謂恩欲歸已怨將誰歸甚得大公氣象凡人懷市德避怨心必舉天命天討之理而故爲顛倒且即不自私尚恐有未明未正不得恰好況稍不公乎

使人盡感我而恩澤有涯矣使人盡譽我而脩行不高矣故有大恩大善大半陰濟於無形隱蓄於不露當時多不及覺亦不能窺測其際耳

居官與居鄉不同居鄉則一切歛光隱曜偶然若愚人有過誤可代掩藏人有奸宄無煩發摘或面犯我付之不理或互攻訐置之不聞幾若無可憤怒若在官則有代天理物代君彰癉之權其情可恕者固恕之如不可原則盡法痛懲正以行愛誅勸不宥適爲大中蓋法爲王法討曰天討非我所得而弛惟嚴而不刻斯惠寄於威使以居鄉時渾默

之道混施之大賊夫義矣

律例太畧則疎漏太繁又涉苛刻雖聖哲亦易罣礙

資格不拘多淩躐太拘必難分別雖英儁無異凡庸矯其偏救其弊持其平乃爲洞悉治要

抽換稿案不但無益害且不勝言

多設官數易官官意見不等民供張亦繁猾吏從中

天下弊莫大於衙門繁要之區弊更深而難燭太察近苛刻太渾近顢頇惟勤敏詳慎用人妥而不多

馭下嚴而能恕庶少罪戾而要必以淸心愛民爲主

八品下佐雜官似只可於鄰省補授以所管理無重大事且往來資斧易於籌辦吕新吾亦謂佐貳隔省銓除須不出千五百里其亦知體恤哉

每衙門本官五分貪情書役便有十分十分清勤書役恐亦得五分十分採訪蒙蔽尚有五分五分疏忽蒙蔽當不止十分覩此而家國之理均可會

虛文浮費近官場最盛於此處多費一番精力民事

必少一番照料倘漸裁減不但夢魂清用度省案牘亦無推滯官民均益然非有定識不能

旣爲君守土當視所部如一家一鄉不可鄙棄若因俗惡陋而厭惡彼此格格情不相關必不思所以補救轉移引納歸善夫所以致此匪朝伊夕且兇黠者終不敵庸愚者之多我未加勸導概爲憤恨勢必相激兩激而變轉易滋官徒受累何如啟悟厥爲憫惻訓迪在懲治之先積誠在文告之表俾彼感且畏可漸挽回乎

淸心寡慾茹苦耐勞乃道德功名所自出不能咬菜根謂可得時行道當不敢許矣

慷慨激烈寵賜旌直臣之榮臣實不敢以爲榮使身際聖明朝無過舉不尤爲君臣之樂乎彼以敢諫自矜者淺矣夷凱策勳再造王室臣之功臣實不敢以爲功使患消未萌上下恬熙不尤爲朝野之福乎彼以功名自多者陋矣

臣下皆以肥己爲心治術可不必問氣運無由興矣

堯舜湯武之聖尚樂進規納諫而聲施赫奕並非出

近臣之頌祝乃後世每以上尊號爲常典一好名一好佞君臣均有餘愧矣

才智之臣易信用道德之臣難信用

功名心盛則喜事樂禍掠美忌賢之念環生疊起不計其禍之在國在民只貪其利之在己君子所以先事而不忍言旣事而不敢誇也

鼙鼓雖大受擊處無幾劍刃雖長當刺處無幾馬體雖壯供騎處無幾筆頴雖脩作書處無幾然極受用處正賴諸無用者以助之此人雖擅盛德不能

不借助於微長薄技也
猛虎毒蛇可爲妙藥然終不畜於家者利一害百也
自古大奸大惡其才藝雖出衆其幹濟雖有跡其小善雖足錄然假以成功功高即難位置假以戢難難平即難控制假以微權權得即肆兇殘心腹置之猶圖反噬皷券寵之猶怨忘勞一事忤意積年之禮遇皆虛一日疎防百年之宗社欲覆而當未任之初誰預決有此日此孔子謂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盧毓用人亦先性行而後言才然則古人用仁去貪用智去詐者何曰所短不敵所長且須審我才術果否能制其命若漢文于吳濞孔明于魏延高歡于侯景過其異志則可故能御大梟雄愈見奇畧然亦危矣哉

專任智術法律大伸其志則商鞅李斯次則鼂錯志未遂則韓非意本欲尊主强國大非王溫舒周興來俊臣所敢望然皆遭誅謬羅酷禍夫上天好生迅雷嚴霜不能多於雨露之養故一念無形之刻毒已犯造化陰忌而難逭其譴況肆虐久則寃屈衆良善危而報必愈烈楚靈王聞其子被殺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此明天道好還之故知大張虐燄者雖受極刑猶未足洩人神之忿何望蔭及後嗣自古論治未有廢刑法輕赦宥獎柔懦惡剛嚴然終不取商鞅等者以專事苛察忘德禮之本也

有盜盡能擒滅則加獎而德教勤宣政令嚴明陰化之使不形陽制之使自戢竭力而衆不見力設策而人不見策此則無赫赫治功催科日有起色則有賞而默甦民困陰寬民力審量時勢不過促迫權衡緩急不致紛擾窮簷少敲骨之嗟自已或處分難免此則無卓卓政聲大吏何以奇其才而擢以不次寅僚何以驚其異而廣爲延譽乎而善言治者夙宵圖維正在此不在彼

勢位名利上智不以動心而中材每藉以鼓舞激勸不能一日無在上之人善用之順其理而不挾私賢才自此奮可助天所不逮挾乎私而不順理名器自此賤正爲天所不容

醫身兩味藥曰存理遏慾醫國兩味藥曰任賢去佞
城濮之捷先賞雍季而後咎犯智伯之滅先賞高赫
而後張孟談晉文趙襄之聰明大非凡流可企欲
興國者倘知取法哉
隆盛之朝軍民不能無宵小後宮不能無麗容內庫
不能無寶貨服役不能無宦官邊陲不能無戎狄
而主德清明賢臣輯睦則如大明麗天鬼魅無能
逞怪濁亂之朝武備未嘗不脩倉庫未嘗不實年
穀未嘗不豐邊烽未嘗不靖祥瑞未嘗不現而主

德既昏賢輔既喪則如膏肓受病壯體難望延年
鄢陵勝而晉厲亡夙繇滅而荀瑤覆自古不務德而
專求富強者未必不如其願不知既富強而禍患
更不可救藥故庸流以驟弱為憂識者以驟強為
憂俗人以取勝為難君子以守勝為難
真強者無強形大威者無威形
貪人土地故自喪土地欲逞威力故自挫威力不忍
小忿故忿終難報喜淩人上故終為人淩
秦隋以強極亡周宋以弱極亡強極亡速弱極亡遲

過強者失德多過弱者失德寡
真大力者無強形觀古聖王抱蜀不言而精神默運
專注立有以鼓舞千萬人心思奪千百年氣數破
數十世頹習此等神勇庸俗目能看出耶
剝削人以自肥屈抑人以自尊聖王之所大戒而後
世視為亟圖奉為鉅典雖令主賢臣不能破其錮
習觀槖書謂不可當我世失諸侯叔向謂諸侯不
可不示威牛僨豚上其畏不死楚康告子庚曰國
人以不出師死不從禮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

業是皆為風氣轉移尚勢力恥仁讓重武功輕民
命陰得罪於天而陽欲以誘衆是非顛倒不自知
其陋也且不自知其奪人終為人奪毒人必受人
毒也昔湯文以大事小光武於鄯善車師十六國
遣子入侍皆卻之謀國者倘循此風規哉
功在一時天下一時人厚報之功在萬世天下萬世
人厚報之所報之廣狹遠近在本人自致之亦與
其德恰相稱耳
凡百病皆足死人而死者不必備百病如周赧漢獻

無桀紂之淫虐而昏懦卽足亡煬廣存鼎無赧獻之昏懦而驕淫卽足亡梁武有恭儉之美而納侯景卽足亡明皇有戡亂之武而任林甫卽足亡故人無一長之可恃亦無一隙之可開凡豫防皆足弭患而患來每出不及防如秦慮强胡而滅秦並非强胡宋慮藩鎭而亡宋並非藩鎭强魏由司馬而簒魏卽在司馬復晉由劉裕而奪晉卽在劉裕故人深憂每蓄於喜中而用智當周於事外

聖王先從根本隱微處痛下工夫故迹似闊濶人自

顯耀外似疎畧實則周到庸闇主則顚倒措意是以驪姬禍萌尙逞貪於虞虢當璧兆成尙肆威於陳蔡趙高奸蓄尙勞役於長城請會黃池而忘勾踐之襲奮擊匈奴而忘江充之變窮兵高麗而忘宇文之謀角勝遼東而忘武氏之禍吳易平而賈后之亂難定唐易滅而友珪之逆難除當其雄心遠逞必謂內無不定近無不安豈知所忽者大可憂所急者不妨緩將爭其所未得已失其所固有將博須臾之榮已召奕禩之辱固知古人先內後外先文[illegible]後武功近迂淵實操勝算也

養生固以[illegible]心神謹榮衛爲要而衣衾門榻宮室藩籬一不周匪未必不可戕生此王者雖以脩德爲孜孜而設險守固扼闗隘備邊防究不可一日弛

懈

天下大定由君之喜怒哀樂得其正

天下大戰塲自貪忿昏躁之念啓之

大武功在矯氣質過忿慾斥邪佞而强兵拓土乃屬第二層事此伐苗伐崇雖進降而非禹文之怯

王者師以仁義勝覇者師以勢力勝不道之師以狙詐勝

晉國天下莫强天時不如地利二章乃千古第一兵書舍是而言陰謀奇計皆非吾儒正道

兵非不得已何忍輕用故聖王用兵主於安輯非以狥私利巳戰國以降貪暴君黷武耀威而鄙賤臣工不知弭過反慫恿扇誘甘爲効力藉以博王侯受金寶恩逮禰祿賜及僕妾功勒鼎鐘忘其殘毒不知無故而貪土地脅弱國斬刈黎元甚於草菅

從君於昏助桀爲虐正天地所不容神明所深恨
五帝三王所必誅者迺昔人每襃獎其勤懋目爲
干城爪牙是非不明何以示勸如白起王翦蒙恬
衞青霍去病楊素等皆陷君凶惡喪國元氣無毫
毛之功蔵邱山之罪雖百戰百勝實聖明所不宥
幸後人取爲懲戒無豔羨其才名也

好戰之國必亡好訟之家必破
習文而不知韜畧業武而不敦禮讓不可爲名將相
蓋文武本一串陰相資助文非徒弄筆墨武非徒

鬬技力也
兵以仁義爲主則機謀權術技藝勇力訓練嫻習皆
所以神其妙用助其文德兵法陣圖君子必須詳
究乃若本原不正黷其克伐怨欲之私不但鬬力
可羞鬬智亦可羞累敗可危累勝亦可危孔謂軍
旅未學孟謂善戰服上刑亦欲人先脩内而後脩
外先廣德而後廣地先克己而後克敵故善觀軍
容不待交鋒對壘而必採其本於未戰之先也
好兵喜殺恃勝貪功萬分得意時卽元氣斲喪不可

解救時其報復每不在遼遠而在肘腋其變起每
不待積年而在須刻其假手每不在所忌而在所
親其慘酷每不止及身而及其子孫強極則弱易
不戢適自焚觀古今事變而天心天眼昭昭若揭
矣

智在審是非辨義利後世所稱算無遺策如張儀蘇
秦衞鞅白起陳平曹操荀攸賈詡全以狙詐爲主
計片刻之成敗利害以逞貪忿而不問天理國脉
夫智本以成仁以成物今專賊仁戕物而時君猶

奇其才獎其奸且謂兵詭道不厭詐學術不明生
民安免塗炭昔羊叔子務脩德信每交兵刻日方
戰不爲掩襲而拒進譎計者岳武穆每以少擊衆
而謂仁信智勇嚴廢一不可俞大猷爲將周慮萬
全一決於理支干孤虚不一訊其識慮不過人遠
哉

設反間獎叛臣欲毒鄰終自毒仁主所深疾
好亂者起必有撥亂者乘其後真主將興必有僞主
以爲之[illegible]

荀子議兵篇草識等孟子非孫吳輩所能夢見陸宣公所論沿邊守備事宜洞悉古今之變名論不刊欲將將者皆不可不早究

孔子文武並用其戰法僅傳於冉求因用以勝齊衞靈問陳胡不對蓋彼失戰之本也苟得其本戰法何可不究所以黃帝禹湯文武不諱言兵每用兵未嘗以敗聞則欲伐謀欲攻心欲出奇制勝必先暢於平昔若倉猝而鹵莽從事何望折衝樽俎或日言戰異無爲言權謀異仁義不知以仁義爲本

非根於貪忿則權謀正所以佐仁義之用也所以致無爲之化也彼後世邀功輩方茲蔑矣

朝廷家庭間以陰謀詭計互相抵制殺機已伏凶氣已逼大非吉祥之兆

心不中正卽心有洪水猛獸亂賊作怪於其中能除治而廓清之此中不亂可戡天下之大亂矣此中太平可創天下之不平矣若操諸己者尚難奏效彼敷政布化資賴不止百十人可易如願乎

將使功業普天下本吾儒應存志量然欲萬姓安平必先吾心氣安平欲四境鎮定必先吾神明鎮定欲救民偏醫民病必先自矯其偏除其病千萬里之如願與否方寸間可黙爲體驗已化則民將漸化質變則民將漸變故人論治功在謳歌四起之後君子考治效在深山存養之先

一人憂天下樂一人樂天下憂

君猶心民猶肢體雖分貴賤而互資倚以相生實不可離而爲二故摘毛髮刺皮膚而心未有不知痛者由氣脈本一貫也幸萬民戴以爲君卽自刻毒

其民是剝肢體以求此心之快樂雖欲强忍其能久乎

心不暗爲外物役官不暗爲書吏役君上不暗爲權奸嬖佞役可以語明哲剛勇矣

不但邪僞風不可創卽如魏氏三祖梁室諸王好浮豔詞章晉公卿祖元談王荆公作新義其始似不覺蠹害迨浸淫成俗舉天下之學術人心皆趨於浮華放僻不可收拾而神州且至陸沈推根溯源只此數人扇其風上之好尚可不謹歟

宅心要公平不可偏勝以同異爲是非以愛憎爲賞
罰卽未全失亦非代天理物之才如進退百官理
宜奉公忘我可陟陟之彼自取陟何有恩情可黜
黜之彼自取黜何損仁厚暴勝之誅不從命威振
州郡郦吉張敞未嘗言捘人袁安杜衍韓億不顧
人聖世一偏於猛一偏於縱皆窮理未至過矯失
中也武侯謂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低昂必如此而
後可秉鈞軸

聖王取利似甚疎畧昏主取利似甚詳密然利在兩

閒只有此數溢於上必空於下急於入必速於出
夫利源利根在乎民杜其源欲流倍湧斬其根欲
花倍繁雖神鬼不能數其方是剝民正剝已古人
所以有割股啖腹之譏觀漢利諸臣如桑宏羊
皇甫鎛王鉷盧世榮僧格皆遭戮雖才如劉晏善
富國亦死非命以利固寵轉以病國破家而不悟
然後知聖王約以留餘不急求裕而國自裕自後
計之方知非疎畧也

假仁義小誠信尙足動一時耳目況純一不雜合機

宜積年歲而權勢足以濟之遠邇豈有不悅服者

黃河清景星慶雲醴泉甘露靈芝鳳凰麒麟騶虞俗
所謂祥瑞也然歷古以來或百十年一見或數十
年一見雖日罕覯難逢其實何關治忽假如上有
明君賢臣善政嘉謨日有施設下有醇篤君子維
持風化卽無此數者而且祲沴不免何害爲盛世
何害爲太平君使上下宴安風頹俗敝仇視讜直
諱言正學雖今日獻祥符明日陳瑞應特書史册
炳炳麟麟似可誇前耀後而禍已伏於不自知變

已起而不能遏是就使數者駢集一時亦何足以
飾聽聞何足以挽厄運而衰世君臣每因此而羣
相喜慶哀哉

國有五大妖而天地變異不與焉一憎賢寵佞二偷
常瀆亂三政令乖繆四好兵喜殺五昏闇失權有
此五妖雖邊塵無警年穀連稔符瑞日報禍變可
預決其來而莫由祈禳夫識者窺未形況事迹久
著乎

牝雞司晨而商滅驪姬夜訴而晉亂似婦言斷不可

聽然苻堅之妾張氏慕容垂之后段氏李士業之母尹氏宸濠之妃婁氏皆有忠言智計反以不信用而亡固知善無常在賢無常種嘗有才人學士其識解有不及巾幗中者亦未爲少要當容其何如婦何如言耳不然周邑姜楚樊姬漢馬后唐長孫后明馬后何嘗必棄其言而後興哉

女色蠱治乃天所自生彼不能化而爲陋亦不能强人必變妲己褒似飛燕玉環豈曠代無此容惟不幸爲淫昏者所御遂指爲禍根設得配賢主刑于

受化妖姿媚態自知畏縮而不敢冒黷澹落寞彼無可驕人無可妬內言何能出梱故寵之則如花月賤之則如革囊盛血其樞全視君之歡厭耳試思聖王後宮豈專納醜陋婦而絕不聞以殊色顯者可知其由來矣

漢呂雉出後代疊有母后外戚之累魏武廢嫡後代疊以妾爲后唐高祖淫隋宮女後代疊有宮闈之穢宋太祖遠色後代永無失德后妃好尚之微流波遺韻極之百十年而難變創業者可不謹於始哉

先儒謂周末文勝然觀周初宮室車服喪葬等制已爲文勝將欲挽頹波復素風似宜追殷之尙質若今日所謂樸儉昔人已覺爲奢矣

古合治學爲一串今劃治學爲兩途古也上養之校之下習之精之無非脩己治人之道激勸久則中材化爲大器雖未仕而報最已可預決今也上養之校之下習之精之全非淑身濟世之方濡染深則志士銷其奇氣雖久仕而治譜未必能諳非人

材之懸殊也勢迫使然也

法家拂士與內釁外患相爲消長故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正臣在側奸宄奪氣彼未嘗暴技力也第善攻闕失匡不逮而明主倡以逆耳言爲聲樂以危激論爲頌禱以狂戇態爲嫵媚以敬直爲敬天以愛直爲愛身以護直爲護國是以元氣充固邪沴之氣不得而干之夫直者豈不知婉曲含忍何故而折檻牽裾豈不能迎合揣摩何爲而埋輪置笏誠見一日依違卽百端禍害所由產士氣抑鬱卽

祥和感召之無根勇敢之膽正不忍之心所迫而生此惟主至明方能察其隱至大方容吐其誠謂直無貪於我而我大有求於直也三代後從諫如流首推唐太宗然較之立誹謗木置敢諫鼓猶不逮則欲大有為者斷不肯出太宗下

聖王圖治先從綱領上著意中主但於節目上講求

聖人為學先從根本上著力中士專於枝葉上研究其工夫之勞逸效驗之大小迥若兩途而分界之始只爭毫末

鑒數小人遂以防小人者防君子而君子無不掣肘鑒數君子遂以待君子者待小人而小人因以叱氣古今禍敗相尋職此之由不悟燭理不明而諉諸氣運可乎

毒物生能入上藥大奸生能助奇才如趙高王莽不出高光何能帝安史不出李郭何以顯黃巢出而充用功以奮宸濠出而陽明才以著彼之造就拔擢人甚委曲而不自覺極陰藏而不少露此即造化之巧而能逼其機於未萌者惟大君

採本錄卷十七

釋經

論語屢空空字應從象山先生解作心境之空空則一塵不挂符於太虛屢空即三月不違意如安貧不必顏子地位原憲已優為矣

文王我師周公豈欺我二我字皆公明儀自謂非述周公語曰豈欺我者以不令周公獨步必欲與頡頏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二句言克復後心無所蔽

便知人我本屬一體天下雖大並無形骸之隔皆在吾仁之中乃心所見景況如此非謂天下人皆與其仁之效也

人無遠慮章註中但指地言愚意以人不計及千百年之遠則目前未為安穩似宜兼時而言

朝聞道聞字乃心領神悟實得諸己之謂非第耳聞也非徒聽之於耳則世間稍可歡羨者尚未能擺脫況言夕死可矣乎

每一方有一方習俗積千百年實難猝變如鄉人儺

想係魯國積習聖人未必以爲正但無大害禮聊且徇從舊耳至如王者議禮由己自無容設立此制周禮方相男巫女巫詛祝女祝所掌及月令所謂大儺國儺皆不足信當是後儒添入漢之黃門倡侲子和更非禁廷所宜使癘疫可逐災變可禳何致有大故大札乎先儒曲爲附會亦過信古書矣

致中自能致和天地位自能萬物育效驗當一時併見若謂致中而天地位豈不能望育乎致和而萬

物育豈不能望位乎朱註不必泥

外德性不足言問學非問學無以保德性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若離而二之便失正旨恐爲道病不可從至問學宜兼知行下面致廣大等件乃問學中事即尊之之實集註分貼似近强

在親民程謂親當作新朱從之陽明謂仍當作親下作新民觀文勢重作字不在新字民者對己而言甚切當蓋親字可兼教養人不能孤立自父子兄弟朋友妻妾奴婢及凡所接構皆有一團親厚意即親民也若專指百姓則明德所推尚須懸待未易驗其行又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朱以效言陽明以我無怨於邦家言夫衆好惡難憑且如舜孔備聖德尚有謀害者惟我不加怨恨於人則可自主此皆較集註周密

孟子勸時君法湯武但曰苟行王政四海皆舉首而望欲以爲君仁者無敵如不嗜殺民皆引領而望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是效驗在民心自歸不萌拓地開疆之私意自爾謳歌訟獄之環來民之藉

在我我之王在民語甚含蓄無病若使勸爲南巢牧野之舉是啓列侯不臣之心行仁政祇求飽大欲豈得爲引君當道

易曰不節若則嗟若所包甚廣心力不節則倦喜怒不節則乖言語不節則妄嗜好不節則累出入不節則蕩取與不節則謬口腹不節則病享用不節則奢使令不節則怨天時之流行有節故不窮百物之滋生有節故不匱禮以有節而得序樂以有節而始和節之益大矣哉

直方難而大更難甞有壁立萬仭不涉詭隨而直而
過戇過激方而近狹近拘者皆由未底於渾融宏
裕有綽然廓然之境所以與物相忤若進於大則
並無直方可名所以無往不利此非識養日闢日
邃未易涉此地位
君子儒與小人儒其大端途徑本不甚異但規模極
其大而不遺小氣志極其高而不遺卑意量極其
遠而不外近思力極其細而不外粗操履極切實
而不致固陋才畧極變化而不致拘滯則爲君子

儒若問學非不專勤行能非不卓絕而徒安於小
圓於卑局於近就於粗涉於陋而滯則屬偏才未
克充其性量非全德之器雖求遠於小人究不免
小人之歸不然以子夏篤信聖人何致以小人二
字警之戒之蓋一有見小欲速之念存而聖神之
域必難造既未及乎大人即目以小人而難辭矣
故曰儒已度越流俗曰小人儒猶第以小成小就
自晝此孔子所以亟箴而後學所宜黙省
萬物何以皆備於我備其理也備其情也如我非天
而天高明之理具我非地而地博厚之理全我非
日月而光朗皎潔之態露我非山川而崇峻深潤
之象涵我非鳥魚而悠然自得之情同我非花木
而秀異挺特之狀同風雲之變幻一吾心之乍起
乍滅也水石之硬軟一吾心之或剛或柔也氣至
而物皆發育即我心勞動之時氣散而物皆消滅
即我心歇息之候四海之好惡亦必與我懸殊他
人之作息不約而偏相類就形象論微而又微所
存安在而就一片清虛之所蘊一點靈明之所推

固上蟠下際往古來今未有能遺其毫末者得不
曰皆備乎
雨霧霽而日自現不必換一天塵埃去而影自照不
必換一鏡已既克而禮自復不必換一心
左傳禮之善物此二物者杜註物事也以經二物林
註物事也在格物之物程朱亦註事也於內外本
末無不包括而李恕谷必謂爲鄉三物之物是特
欲標新領異且與上物有本末之物字不脗合矣
呂新吾謂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理卻不觸

背

除動靜行爲處事接物外尙有性與天道哉凡言性卽出本然之謂天卽出自然之謂道卽出同然坦然之謂並無深奇幽窅人不可知者所以中庸言上下察孟子謂不下帶而道存但吾人用力伊始按事學迹日學見繁賾而不見其簡見分散而不見其合見形迹而不見其神見艱苦矜持而不見渾融怏適迫眞積力久日磨月鍊驟至左右逢源引伸觸類便覺百慮一致除顯並無微卽淺而寓

深夫乃知始見文章不見性與天道者生也終悟文章卽爲性與天道者熟也以子貢之穎敏猶俟久歷始悟則初學自無庸驟講此然謂可合而全不必講是劃而二之又誤矣

性與天道卽在坐作語默處事接物中時時可驗但悟得到時卽謂爲性道悟不到時但謂爲文章非可判爲二事子貢歎不可得聞者以前此未能悟及也

見利固貴思義然見危授命久要不忘亦當審擇於義不然强愎輩於此二事亦能優爲而死爲浪死信爲愚信名節俱虧爲天下笑奚貴焉

吉凶悔吝生乎動此動字不必待作事一念乍萌而義利公私誠僞安危已分界限故周子說一幾字大學說一獨字其流最危險其爭只毫芒人能時刻審察乎此不肯放過外之動作自無不謹

創業以厚爲本故須公劉之詩曰篤開國貴宏其量故贊帝堯之德曰大

夷惠之行如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惡人朝

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皆無弊君子所必取餘須斟酌庶不過中

人能救天之窮聖能補聖之窮堯舜未闢之局自湯武創之不疑其戾義文未宣之奧自孔孟闡之不嫌其岐

孟子守道絲毫不肯遷就自是王公失其貴此身何等鄭重然言貌間仍少中和渾涵之致如望之不似人君視君如寇讎說大人則藐之以德則子事我者也等語稜角未免峭厲彼見南子爲驂乘吉

月必朝服而朝佛肸召欲往想孟子未必能爲此
惟孔子與道爲一故不見守之迹也
古今之遠天下之大皆心所周通故心包天地何有出入何有其鄉所謂出入者以不安汝止而馳放紛擾了無主宰耳此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之旨也

採本錄卷十八

文字

古之才子如元愷等才卽德也後世以詞藻綺麗爲才矜奇鬭靡誘人入浮華路如班孟堅司馬長卿左太沖徒雄於文華而不實異於古所謂才矣至六朝詞人浮蕩更甚文運世運同趨於下才勝於德何裨於世哉

著怪誕浮淫之書精偏僻奇詭之學害已淺害道深雖才雄八斗難免聖王之誅

聖賢之言平實文人之言華飾賊道之言新奇

今語人曰近惟喫飯人必不訝設曰食肉芝則衆追問矣今語人曰近惟穿布人必不管設曰衣火浣則衆屬目矣世之以才自豪者每以矜奇弔詭與衒險僻之文驚俗眼後人亦震其奇豔而學步效顰是日慕肉芝火浣之新不知療饑禦寒實不如布帛菽粟故聖道惟中庸至言歸平澹

必以艱深奇僻濃縟綺麗爲至文則孔曾思孟被後人壓倒多矣故立言非難闡道爲難

讀古聖書每惜其簡恨不再加闡發以絶後人疑竇
閱今人集每覺其繁不但無益於世且恐有賊夫
道

畫家每欲畫龍鳳獅麟及諸鬼魅以俗不習見易被
欺瞞也著書者喜造異事用僻字鍊奇句而說理
不精切亦類此

汙蔑聖賢固屬大罪然以浮淺之言托爲前聖之言
險異之行指爲名賢之行未嘗不稍近理而卒非
理之正本圖取信於天下而天下亦以有典據而

不敢辨駁致吾道愈鑿愈裂此亦聖賢罪人載籍
中如此者頗難枚舉願善讀者細審之

專用艱澀與僻濃縟新奇之詞以求壓倒人此文章
大蠹而義理愈晦也其弊愈趨愈甚其源導自漢
儒

三代上書質勝文期明義理兩漢後書文奪質欲騁
才華

無故而戕百十人之命詭計以騙百十人之財人皆
知其不道乃世有文人學僻識陋自雄其才著作
其富下筆滔滔累萬言汙蔑前賢顛倒是非捏造
典實陸離光怪似乎確鑿可據後世脊生被其眩
惑深信篤好循誦傳播是誘天下以人於詐罔妄
誕反以正理爲非而大道以之破碎其壞名教害
人心之罪較之殺人騙人不尤奇毒乎立言者其
慎之

目下賢才有旌獎擯落之分而古人著作文字亦有
顯晦棄取之感其間遇合早晚或閱數十年或閱
千百年而後得表章信有莫之爲而爲非人力所

能與然其書果深切精實有濟世用則寶光靈氣
甚於三代法物鬼神亦當爲之呵護也

文籍可久傳者上以義理意味勝次以才氣詞華勝
最下以新奇詭異勝三者無一難言壽世

君子一舉動便成典故一臨涖便成古蹟一議論便
成經訓一褒貶便成春秋皇古來法物寶器衆矣
皆成灰劫聖經賢傳獨與江山並壽非鬼神呵護
乎非因其人而珍重乎

聖賢豪傑有非常之榮亦或有非常之寃如謂舜囚

堯禹化熊太甲誅伊尹宰我作亂祕殺韓昌黎作
懺悔詞李靖爇徵王陽明謀反韓魏公跋扈程伊
川匍匐弔喪范文正粗米飯毋朱文公以尼姑爲
僕造此奇案將謂赫奕之名由我而奪豈知生人
有不死之心天道有不爽之報萬般汙衊一毫無
損而身罹固結莫解之罪如此弄筆何如惜墨哉
律例因時更改聖訓一字難移四書五經萬古律例
金玉瑪瑙不施油漆紫檀花梨不假塗飾凡文之義
理真實者自不爭藻績雕鏤不專安排裝扮而愈

簡樸愈切摯觀諸經書可見
經書數萬言秖從仁字流出
古名人言動有不必盡從者里老村嫗之談荒陬僻
壤之行非無偶根至性契聖蘊者自非平心精察
未有不謬於棄取
邪音妖色雖易惑尙可防惟豔奇詭誕之書迷蕩人
心最善入而不覺其陷害其乃辯爲端雖異才不
能斥其非畔道甚微雖宿學不能發其覆一時受
惑或終身難滌而淨之而禍且不止自誤惟久玩

四書執以爲衡則入眼皆如溫太真之犀照
文章有壽殀相如義理精粹包涵萬有可救百世人
心者壽相也豔而浮富而粗秀而薄奇而僻可驚
俗眼於世無濟者殀相也至文章運氣亦分早晚
其愈久愈顯者壽中又壽也已顯終晦者壽中有
殀也此雖聽後人之意議已若無權而純雜精粗
何嘗非判於秉筆之始
成一卷書扶持世教流傳不朽其富何止勝於石崇
猗頓

山川無王氣不能毓異人文章無王氣不能享大名
此氣不在外貌看須理境精而又精意味厚而又
厚觀經書所載未有如海如潮想入非非之奇而
義理高絕得力兩三言可衍爲百部此等合蓄醞
釀豈能摹擬得來
韓子謂非三代兩漢書不敢觀非聖人志不敢存然
吾謂有作聖之志則鑒古宜精三代兩漢之書非
無醇而駁雜賊道者甚多若心無權衡泛濫[illegible]
未有不至畔道背聖者

探本錄卷十九

文昌雲茂琦濟人著

評古

孤竹君遺命立叔齊想必謂伯夷清高絕俗不能兼容并包非大君之度然不能逆料齊之不受致令皆逃在二子豈以得國不得國爲輕重而國之民大不幸矣遺命一語卽國運盛衰所係何如立伯夷以叔齊爲相可與其國哉

使陽貨饋豚伯夷使南子請見子路使佛肸欲召孟

子未必不拂其意而聖人全不見却殛鯀而大用其子滅紂而卽封其子殺管叔而仍錄其子或且防其報仇而聖人絕不介意此眞天地之量

商太史執簡而爭張子房諫立六國後賈誼之勸李郭李世勣不阻立武后張曲江請誅安祿山寇萊公請幸澶淵皆一言而邦興喪立判者古今事變果可談氣運哉

孔子瞰亡而拜陽貨辭疾而絕孺悲與盟而復適衛問禘說曰不知問練而牀亦曰不知孟子三見而不言事將朝而辭以疾此皆似乎僞飾然合前後以觀見曲正所以爲直乃道之巧妙融化處後世方正者不能學以此

武王興仁義之師若時雨降姜太公左右其間何事陰謀詭計以求其濟六韜陰符書必後人附會假託無可疑

孔子嘗謂道三吾無能道四吾未能韜晦極矣然亦有不覺發出本色者如曰文在茲知我其天天何言哉則心中非不自信

譚不禮於齊桓曹衞不禮於晉文及得國卽先加兵器量狹隘如此尚欲假仁義豈淩虐小國乃仁義事乎

每朝必有盛有衰惟唐虞有盛無衰

古今伊呂並稱然伊尹才極大學極邃呂不能及也無伊而商寡助無呂而周可興

張子房爲漢功臣冠然皆以智謀權術爲作用於大本正道並未留意以之取天下則有餘與之言王道則相去尚遠如漢高輕躁猜忌負德寡恩過舉

並不爲少在漢高不學無術固不足責而子房最荷寵眷何無一言匡救漢旣一統即謝病甚爲見機乃以從赤松爲辭次年又受留侯之封學識未免於雜使以古王佐爲法豈致如此乎

趙充國周密持重有道氣其謂帝王之師以全取勝貴謀賤戰此可爲萬世將帥法

唐韋月將告武三思郎岌言宗楚客宋呂祖泰請斬韓侂胄如積陰宿霧中忽現白日其忠憤義俠足吐朝野之氣誠豪士也然時君昏暗羣小滿朝言

雖忠切必不聽用有可預決死身處草野並無官守言職有不容已之義正可置時事於不聞何必自取酷禍古人謂默足以容免於刑戮正以無道之世惟知幾斂德爲可貴耳至鄭俠論呂惠卿陳東薦李忠定所處境稍與此異然一監安上門一身居太學亦濳龍勿用時仍以韜晦爲上策

古謂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賓臣者霸誠以賢能者國之命脈推心置腹猶慮情文未至孔子陳九經亦以尊賢敬大臣體羣臣爲要明代推辱廷臣囚繫動以十百雖將相重臣一事忤旨斬刈若草菅然士氣沮喪極矣國勢何能復振推原其故蓋揚波於永樂而濬源於洪武

金人孤軍深入如虎投穽乃有李綱宗澤俱不聽用宋之所以南也也先長驅犯闕邊塵數驚乃用一于謙敵氣自奪明之所以不南也一日用舍數百年之國運係焉世人每諉諸天數自古豈有賢俊擯朝而致淪胥者哉

凡有遠大福者必深沈寬厚周世宗才氣英毅前後

五代諸君皆不能匹惜失之急暴耳

桓文莊穆其英敏豁達實有人不能及處惜素無誠正之學仁義之好不勝功利之私且時無王佐才以閑邪陳善所以止於霸非全以力假仁也若宋襄除讓位一節無足取

漢高專以智術籠絡羣雄正其愚處乃先儒極稱贊之曾亦思二帝三王駕馭其臣有此景況否

自開闢以來運會至戰國而大變仁義之遺風俱泯詐力之習尙倍盛其餘波流及今日不能挽而復

古可勝惜哉
漢高英敏有餘而仁厚恭儉大遜文帝培漢家四百年元氣者文帝也
杜少陵云平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此其平生擅長處然不知消除其狂傲病是求工其末也
韓信登壇之對諸葛隆中之對後各酬其志滿其願坐言起行經綸素定三代下信表表矣然與孟子見齊梁之君陳仁義談王道比而觀之相去又不

可道里計
秦漢後惟孔明才氣近王佐其對先主猶止謂霸業可成漢室可興而不及二帝三王之治道其亦格於時勢歟
道學君臣商家最多及將亡猶有三仁其涵濡培植深矣
趨炎附熱輕廉節逐勢利欲邀君相一盼以為寵榮在春秋時此風未熾而戰國則恬不知恥故孔子不以見諸侯為嫌孟子則以見諸侯為不義亦審

世態為行止耳
宦後還鄉理宜斂光蓄芒足不輕涉公門漢劉勝去官後閉門掃軌無所褒貶甚合正道杜密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託且笑劉勝俯伏甚於儱蛸冷澀比於寒蟬是越俎代謀僭且妄矣宜其李雁黨禍應劭識其顏厚信哉
藺相如為趙重臣當國勢危急計惟修理政事捍衛民人結懽鄰封以培國脈乃斤斤圖完一璧叱秦王左右促令擊缶實無用之物爭無益之氣當時

震其名後世壯其膽皆不知本務者也惟朝常稱疾引車避匿不與廉頗私鬬此時識量却非小丈夫可及
古人以傳道為要故師弟重於親戚如孔門公冶長南宮适稱弟子不稱壻李漢之於昌黎黃幹之於晦翁皆稱門人徐曰仁為陽明妹壻亦以師弟稱呼至董蘿石年長於陽明方獻夫位尊於陽明賀欽位尊於白沙背訓與象山連襟皆從受業是並不知挾貴挾長近俗概不講此意

龍門太史爲史家冠其才學閎富筆力雄健誠不減左氏惜識見卑陋未折衷諸大道去取褒貶間有失當詞旨抑揚乍顯乍晦不足以示勸懲至好採禨祥怪異之言尤失子不語怪力亂神之旨

班孟堅古今人表其評隲賢愚未甚諦當此卷可不存

見惡而嫉之如讐此過剛而易以罹禍禰正平之於曹操是也見惡而仍欲引歸於善此過慈而易以招累冀元亨之於宸濠是也

漢高以老父之相爲貴不可言及聞諸怪卽喜魏文以得立爲世子卽喜孫權聞享國年數卽喜皆其器小識陋所致試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及孟氏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之言以觀之其高下奚啻霄壤

孔子於康樂之受並不犯顏以諫定公不婉曲以止桓子此中大可體會左氏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今不量其人能受與否輒進危激之言徒取辱失言焉得智

劉歆信讖而改名京房推律而改姓卒皆陷法小數實不足取若智果之更姓爲輔氏此因避禍而爲其知幾又獨超矣

女主臨朝稱制漢呂后唐武后皆非常殘虐武尤甚且易唐爲周更不道光武黜呂氏之配享遷其廟主於園足補天誅所未及稍洩海宇宿恨唐代君臣未能將武氏廢黜自是一大缺典惜無從補也

漢晉唐宋屢改元王莽更改官名郡國名夫心定而後外不紛更神散而後中多疑忌徒加意於瑣屑

不堪之務倘何望有長治久安之策哉

漢高好嫚罵多猜忌其功臣亦恃功舞智相繼謀叛光武謙退簡易推赤心置人腹其功臣亦皆敦退讓遠名勢善始終此氣機默相感召立應如神非闘運會適然也觀光武報馮異書曰將軍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報竇融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使高祖聞此言當色沮內愧矣

自古奕葉珥金貂者多矣而伏勝之後世傳經學清

靜無競東州號爲伏不關桓榮父子兄弟代爲帝
師各勵清操均爲難得其以闡揚經業功普而食
報亦長乎
才局過開張事功易建然小節亦恒多不修如管仲
韓延壽謝安寇準李綱趙鼎皆行能卓犖一代名
臣而俱好奢侈半世享用轉瞬灰塵徒滋指摘此
氣爲境移不期溢而自溢可懼也
秦移於盜馬者轉賜以酒楚莊於絕纓者不急舉火
皆濶達有大度然盜國君馬倘蒙賞賜若別有所

盜何以按治廟堂至森嚴地以美人勸酒是特教
之媟黷均不可爲訓
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
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爲
丞相下輿立乃升車是於外頗有禮貌乃元勳如
蕭何嘗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未幾下
獄周勃周亞夫功盛過微亦下獄武宣以降三公
九卿以微譴而被誅下獄不勝數光武中興後亦
不更改明帝又制撲罰九卿有被捶撲者關至明

代公卿小牴牾輒繫獄廷杖台輔輕於閹宦賢豪
不如奴隸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尊賢敬大臣之
說渺矣無聞使賈太傅復起當不勝痛哭矣
漢翟酺曰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殞必疾實名
言至論乃始試厲獨忌孫懿之才以術去之何哉
宜後之被誣陷也
自三皇至湯武皆無璽天下不笑其無寶秦始以藍
田玉爲璽至王莽必索之於元后袁術至拘孫堅
妻以求之俱謂璽爲國寶得之者帝豈知此必欲

求璽之心已失實之眞乎眞寶何曰德
子貢晚年進道已深猶列貨殖傳中與猗頓卓王孫
爲曹耦此遷固失檢處
劉先主納劉瑁妻則援晉文納懷嬴爲例劉聰納劉
殷女則援王基爲子納王沈女爲例後人遵循因
藉詞飾非而前人創始實苟且不愼君子動作所
爲必慮及久遠而不徇目前私好也
同此廢昏立明霍光張安世以受殊榮徐羡之傅亮
以嬰顯戮固知履危冒險易見猜疑才力機勢宜

默揣度孟子謂異姓之卿諫不聽則去此實爲一
條正大路徑
有似順天而實爲逆者如劉歆張松傳亮褚淵沈約
輩非不精術數因時勢而背主賣國爭納款以圖
元功此逆於義即天心所厭有似逆天而實爲順
者如袁粲文天祥張世傑王保保等非不知顛覆難
支衰運難挽而義重身輕經百折而不回此順於
理即天心所喜蓋必辨天下正理審萬世公論而
後可與言天道觀立朝而餘可推矣

伊呂既出不可不生夷齊以濟之其功與佐命等以
其衞千古之臣道也
權奸垂涎龜鼎實抱忠憤者所切齒然賢智舉事不
惟宜度順逆亦須審勢力如翟義之討王莽董承
之討曹操諸葛誕之討司馬昭尉遲迥之討楊堅
李敬業之討武后論義何嘗不正而勢力不敵無
異持寸木以鬬猛虎徒供吞噬與其動必無成何
如抽身遠竄以俟天定然非有察幾之智不能
梁武才兼文武善政疊紀子孫多英慧其大謬在崇

尙釋典三捨身於佛寺海內從風馴至臣多背叛
子不救衞骨肉尋戈自覆宗社佛本棄倫理佞之
者果有棄親蔑君之效陳武親見其報應復捨身
於莊嚴寺擇一極短奉爲憲章非專求國祚之促
哉
前周武帝後周世宗其才智幹局皆可一統獨少靜
深宏厚之度凡萬里程途非疾走所能立至而二
君急武功緩文德貪土宇忘民力勤遠略忽近憂
皆質美少學而天復未假以年壽也古今事業非

俟天人相須而成乎
出處爲人極大節委贄之初最宜詳愼如君昏政紊
危等累卵而身居顯要毫無補救輒轉羣佞之班
貪戀寵榮之位雖臨難致命亦非賢智所爲如隋
皇甫誕堯君素等節義卓卓不無可取然以楊廣
之不道不知潔身遠避輕受委寄前非仕道後亦
恥幾如此致命究非全合正義雖然較之搖尾乞
憐賣國背主者不止加一等矣
鄭巽王莽高洋楊堅楊廣金亮之篡奪皆賴傅瑕劉

歆高德政劉昉鄭譯張衡秉德之陰助意以佐命元勳鐵券金符當榮及苗裔豈知禍我者即我所翊贊者代舊君以雪憤不假他手倍快人心世之挾奸懷貳者果能逃陰譴乎

邢奚陽尼房千秋狄仁傑尹勳曹彬舉其子章貫之與程明道舉其弟謝安舉其姪而呂晦叔稔知其子希哲賢不敢舉蓋必揣量其君相能信與否而後可薦不然終以挾私見疑也

梁冀欲陷張綱使為廣陵守鄧騭欲陷虞詡使為朝

歌長卒以顯其功名公孫宏欲傾董仲舒使相江都反為王敬重竇憲欲陷何敞使傅濟南竟無所嫌牾呂夷簡欲傾富弼使聘契丹轉以張國勢小人設計雖工適以成拙君子守正似愚反以垂名也

自光武喜讖天下皆影從風動爭學圖緯賈逵以碩儒猶不免傅會以迎合桓譚尹敏鄭興雖不學讖尚未力排其謬妄至張衡始上書請禁絕圖讖眞能振起舉世之聾聵二百年中纔得一人指破以是知卓識之難其後荀爽又有辯識之作

鮑叔薦管仲其後管仲薦隰朋而舍鮑叔翟璜薦李克其後李克薦魏成子而舍翟璜趙宣子舉韓厥而河曲之役韓厥不阿縱宣子以為可賀我左雄薦周舉舉以別事劾奏雄雄大悅崔洪薦郤詵詵亦劾洪洪慙服王章雖王鳳舉不親附鳳荀爽為董卓用仍陰圖卓薛瑄由王振薦不往謝振此皆秉公率道故可嘉若楊畏之叛呂大防白敏中之傾李德裕丁謂之背寇準全是滿腔勢利不辨賢否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古今所為痛恨

也

浮華士之在戰國權太重勢太尊至入秦而祖龍坑之漢高又溺其冠亦循環之勢然也

辭榮名不居功此天下所最貴世俗所難攀者然范蠡泛舟五湖後雖高尚而其先不能以道匡君徒設詭譎權謀以沼人國亦非仁者所為至介推致焚程嬰自殺又過矯激不情若包胥逃賞郈吉不伐斯眞善處功名可為世法

自申商孫吳蘇張輩尊重於世而先王之道遂以掃
地策富强者爲社稷臣造陰謀者號王佐才擁權
勢者負天下望孟子仁義之說豈獨齊梁之君所
必黜哉噫

莊子雖多過高過誕語然粹處儘可採如謂平易恬
淡憂患不能入機心存則純白不備感而後應迫
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嗜欲深天機淺外重者內
拙喪已於物失性於俗是倒置之民等句可爲養
身心法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可爲力學法無心得

而鬼神服楚存不足以存存可爲處境法以賢臨
人未有得人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可爲接物法
惜於日用切實功不講也

楊莊列皆爲我之學其源出老子老比莊較就矩範
然皆不識性故不以道德仁義爲一串且不識易
故偏重幽潛枯寂一邊

宋元公純公粹和氣多明公正公文公嚴毅氣多於
言語間可想見其眉宇

觀百物闘四府而後見化工之神妙讀聖賢書亦須
覽全集而後見意義之精深如議論有參差抑揚
詳畧淺深之殊以至行止久速辭受取予前後互
異由因時因地因事因人本難膠執或早年晚年
識力遞進間有更改卽一人身上非統觀互驗不
能悉其微蘊若取今昔諸賢而兼觀世代懸殊時
勢境遇各不相侔天分人工高低生熟不無小別
彼此識解更難必逐一符合但小有不同而大旨
大節歸於正道有功世教自不失爲聖賢路上人
觀聖門高弟久荷裁成尚有過不及何論後賢獨
可苛刻耶

夏殷雖亡而杞鄫與越宋與朝鮮尚享茅土千百載
血食甚長周則王迹一改不復作王家賓夏殷雖
衰猶能控制藩服周則東遷後徒然守府非文武
之德不如禹湯也力量太分精華過洩故也木之
正幹强者旁枝弱水之正派洪者旁流纖彼周之
同姓受封最爲繁盛晉吳爲周裔亦以强大主盟
平王以豳岐故地畀秦根本土宇又自削薄末大
必折尾大不掉此旺則彼衰彼贏則此絀勢所必

至數之固然豈易復振而況君臣宴安不聞修省
奮發人力又無以挽回乎

房杜為助唐元勲乃建成元吉構釁不勸以韜晦曲
避不知以至性感動但孳迫脅以操戈殤圖神器
陰斬國脉欲出於險適陷於惡覯太宗骨肉相殘
古今大惡之歎又命卜以決其良心未嘗不昭著
而何善調護者無一人元武門之變非諸臣俱昏
勢利不能釀成長孫尉遲不足責而房杜難逭其
罪矣厥後太宗子孫屢遭屠戮而元齡如晦之子

亦皆不保門闕其陰譴或卽坐此乎

劉項踐伏草澤趙高足以起之女眞遼隔沙磧似道
足以來之內無以感外必不應天翻地覆皆根於
片念之私可畏哉

晉文勝楚趙襄子克二城而憂魏孝文五歲登極而
泣宋太祖聞南唐下而悲杜太后於羣臣朝賀而
愁曹子桓立為世子而喜劉先主方至涪卽宴樂
夫遇喜而懼慮周於意外也小得卽樂識不及廣
遠也享國久暫卽於此驗夫言色何為而著形哉

可得而久飾哉

漢景為太子召衛綰飲綰不行孫權私求於呂範範
不敢專許藝祖私求於曹彬彬不與及登極綰範
彬皆大被委任守正適所以自顯而三主之知人
忘私亦可法

心有天游一塵不掛仙方也順理忘我泛應曲當仙
境也勤脩政致民樂忘帝力卽眞神仙無事索諸
幽渺矣秦皇漢武驕私縱欲天神應醜其行乃妄
冀仙術招方士盛禱祠造樓臺赴海上極力搜求

以雄桀之姿受徐市盧生欒大公孫卿公玉帶等
多年戲弄若騃漢然豈天奪其鑒乎語曰一指在
前泰山不見有蔽故也夫聰明由無蔽無蔽由無
欲彼二主可語此哉然亦可為後車鑒

史以紀事蹟別善惡示勸懲使人軌於正李延壽南
史於謠言夢兆一切禨祥怪異采拾太繁過於猥
雜令人妄生揣測乃學識未醇之故

眞主開手便雍容寬綽無急遽忙迫態漢高始讓沛
令後辭帝號漢文光武於羣臣迎立勸進亦再三

辭讓夫天助人歸豈以一讓而旋背然非識量深
宏不能勉爲彼陳涉初起卽稱王唐莊宗未滅梁
卽稱帝亦狹哉

射鉤斬袪桓文不仇魏武文於恃舊恃才不屈附巳
者皆假事誅剪居代天理物之任而褊刻猜忌如
此尙欲建長久基業是逆坂走丸也若蕭繹之妬
才更可醜

蕭曹爲漢臣冠才畧誠大過人然蕭之多買田賤貰
貸造未央宮過壯麗識殊陋遂爲鄙嗇者藉口曹

專守法甚鎭靜然日飲不事事亦太過古人思日
孜孜昧旦丕顯不遑暇食豈好苦直恐朝野中一
不得宜皆難辭咎况國基新造豈無不純不備尙
待補救者葢秖知守葢公清淨之訓未識古王佐
之學業耳

史記刺客傳中如專諸聶政荆軻皆昧利冒險曹沫
雖爲國宄非大臣舉動豫讓知報主然知伯貪横
而事之亦不善擇夫舍生可取義乃貴否則虧體
辱親非烈也然以張良才識尙椎擊始皇彼數子

豈悟此

敬信待人猶慍感乎未過漢高以驕慢猜忌過臣則
柏人幾危功臣疊畔皆自巳心神廣爲招致激使
起應非意外之變罪不全在諸臣以蓋世之英斂
不知猛省改轍則恃才術而不解學養之故當時
大臣亦不聞以此諫戒何哉

莊子大旨欲人去智忘情渾渾沌沌期至如草木之
無知而後爲協道躋之於懷葛之世界而後爲至
治夫道無形而未盡無形至精而不外至粗其切

要卽在倫常日用脩巳治人無庸索諸恍惚幽窅
且聖人非不知聽民自適之爲逸無如沕穆風微
機深詐極天巳難全勢不能不立大防大閑而納
於正非得巳而不巳先自苦以苦天下蓋順時之
宜義也裁制其欲亦義也義卽性性卽道彼不識
其出於一串遂指仁義禮樂刑政爲亂源耳然其
無累於物不將於俗則如鳳凰翔於千仞實非局
促卑鄙者所能望其藩每一讀令人有飄飄欲仙
之氣

識議能平正精切是不求奇而自奇不求高而實高

東坡稱聖人不爲非常可喜論責荀卿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然謂李斯變古由荀卿激之謂孔子蓋罪湯武周封武庚出不得已此又過刻褻近文致何以服湯武荀卿之心何以遮後人之眼明於論人闇於論已此弊在雄才者尤宜檢點

非聰明不知過更難改過柳子厚貶柳州覩其與友人書怨艾甚深不稍掩飾可謂吞刀刮腸飲灰洗

胃眞資學絕人然猶汲汲望內遷若東坡在嶺南曰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陽明在貴陽曰胸中無一日之戚伊川自涪還體貌轉勝前天懷浩浩似本無所苦烏乎怨若不自知其竄烏望還無入不自得所至皆仙境使道力尙淺豈易臻此地位吁賢如昌黎其刺潮州尙不能無愁鬱可以此望之凡人乎

老子謂域中有四大非也其實只道大耳天地王祇道中一物

太極上添一無極朱子是之象山非之余意竊以象山說原本周易實可從

探本錄卷二十

辨邪

先儒謂釋氏明心見性於道非無所見其高妙非常莊可及然吾思性中有仁仁主於愛愛莫先於親彼釋氏於父母則忍棄於禽畜則戒殺所厚者薄所薄者厚見道者固如是乎

天地所不能爲者則生人以代天爲之故人心至靈至活不期於爲而無不可爲佛家乃欲人滅倫絕事道家欲人絕聖棄智期至如槁木死灰是將靈

者化爲頑活者化爲死則天地何不槪生木石而必欲生人耶且天下木石不允爲眞佛道耶幸其說不能盡行使人人遵其教三綱已廢人之種類不且絕乎天地不且孤立乎

近今治天下大權有二一在朝廷一在妖鬼朝廷以名分範天下理正而人反輕妖鬼以邪妄中人心毒奇而人不覺試觀今日不論城郭山野琳宮梵宇金碧奪目鐘磬相聞耗萬姓之脂膏飽無業之僧道猶未厭也又別造荒唐烏有之姓氏目爲靈神供奉香煙每逢勝會男女雲集膜拜爭先舉國若狂揮霍金錢等於沙土朝廷所不能鼓舞者妖鬼得以黙制其命皆緣禍福關頭死勘不破故憒憒昏昏背天下而化爲鬼魅然則鬼之作妖皆妖人構成之也豈不大可哀哉

神仙二字乃屈原寓言好奇者加以傅會其說荒唐紕繆不勝言陽明中悔所以爲賢鄴侯不悔所以自玷

道家鍊丹服氣希冀飛昇不但無此理卽使久延年

壽亦是罔之生也秖成一箇老禽獸世間存此怪物何用

觀飛潛動植而知吾身觀吾身而知來今往古無非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此氣原無窮期非取已散之氣以爲未來之氣也知此則佛家輪迴之說謬妄甚矣且既出家人種且絕何能輪迴乎

酒色欲也而聖人非必絕飲不合婚聲利欲也而聖人非不聽音不言財蓋適中合度卽爲理恣情過當卽爲欲聖人之無欲但絕理外之欲耳釋氏之

無欲乃並天理而絶之此似是而非不可不辯

薛文清謂天之神道乃元亨利貞聖人以神道設教乃仁義禮智此甚確實俗人以神道爲妖鬼陰術殊謬妄

惑鬼神必不知務民義專務民義自不惑鬼神此心必無兩用但聰明太過如游定夫呂滎陽蘇子瞻張子韶輩以儒兼釋亦不可不加隄防

開國一統之君其好尚關千百年氣運不徒爲雲仍作法如明永樂之篡由僧道衍而道衍之得侍燕

王由太祖崇信釋氏使李仕魯之説得行豈獨明代免緇流之禍後世亦賴以廓清何太祖之易迷難悟耶

佛教隆盛至蕭梁元朝而極宜大獲厚報乃禍亂相尋國祚短促蓋佛本不顧君親不顧似續尊崇其教是以不孝不忠勸導天下始而棄倫繼而篡逆繼而斬絶血脈皆感召自然之常理非出意外不可知之數後世不知鑒戒僞得謂有性靈哉

凡立教必使天下無不如我而後快受教者必盡依教者之指示酷肖教者之行蹤而後爲善學今使舉世一一皆如佛之棄君叛親不士農而髡之不工商而禿之生盡放殺盡戒又概斷婚配全滅五欲則佛之志滿矣教廣矣而似續何自來不過數十年男女種類全然斬絶充塞兩間只禽獸草木耳誰復有尊其教者

佛之清高絶俗非世之奪於外誘者所可及然其亡親戚君臣上下則與陳仲子同轍然仲子雖避母兄尙有妻在又不曾髡其髮變其服釋氏則背父

母逃兄弟厭妻子忘君國舉倫理而盡蔑絶其品竟不及陳仲子宜王法所不容人世所不齒顧乃公然言心言性言道豈彼蒼於彼別有賦畀迥與人異乎人而崇信其教必不自顧良心而後可不自篤倫理而後可必甘叛先聖而後可不然向彼則背此歸此則舍彼天下豈有一志而兩用者哉

採本錄卷二十一

技術

立聖賢志君子之自造福基也清心寡欲君子之超出苦海也遷善改過君子之趨吉避凶也利物濟人君子之爲子孫計也不祈福而未必罹禍甘吃虧而偏占便宜以不求利己卽天之所與也彼拘於風水時日者專爲一己謀其器狹欲奪天地權其計奸日懷無厭之貪其情鄙豈福善禍淫鑒察不爽之天而肯聽其顛倒簸弄乎果此術皆驗則

葬師未出以前將無人不陷禍害乎業葬師者將諂福畢集乎世偏迷而不悟可哀孰甚焉

世間術士方士雖實大有靈驗奇奇怪怪的確可証然道不歸於中正跡則駭於耳目愚昧者所易眩故必痛絕而遠擯不令至門非恐惑已恐惑天下

自古極重大緊要事建舉每有不擇年日以事出倉猝官民雲集並不容稍待遲擇也夫舉至大卒尚不詳占休咎豈從容暇豫之候瑣屑庸常之務必須曲爲拘忌乎然則古卜日筮日何故蓋事有難自專各持異說者非假借鬼神預訂一期則游移推諉迄無定候且不足令人敬信故意在約期集衆而擇日可也意在趨避禁忌而擇日謬且陋也

經謂知者不惑至誠可前知文中子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指大勢言而事關重大偶亦有借鬼謀以堅衆志此洪範有稽疑之條文武周召箕子孔子亦不廢卜筮然非若後世之拘泥太過背理輕動也

聖賢專重人事不敢諉氣運故曰自作元命自貽哲

命克享天心殀壽不貳脩身俟之所以立命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世俗專覬天命論遭際算命論相陰陽風水祈禱禬禳日圖趨避心神恍惚而自已着實吃緊工夫全然不講此由識闇故忘自求多福

術業不可不愼擇半世誤習終身抱恨如事屠宰者不則忍自忍捕魚鳥者不期詐自詐優伶不期媢自媢巫祝不期誕自誕吏役不期猾自猾兵卒不期粗自粗然此特淺陋者耳若理琴學射術數風

鑑事近清雅古人有兼習者至詞章書畫尤後世
學者所崇尚然使專精乎此亦屬局於卑小非學
問之大本所謂大本者作聖希賢是也明乎此而
知孔子於學稼圃者斥以小人貨殖者謂為不受
命小道可觀子夏以為君子不為非好高矣若夫
伊尹耕莘傅說版築太公鼓刀膠鬲魚鹽甯戚飯
牛蕭曹為吏皆擅王佐公輔才者此乃命世之英
別具懷抱未遇清時特自晦於風塵中非專精此
一業豈世之事末作者可彷彿乎

漢京房郎顗蜀張裕晉郭璞郭麐皆精術數明吉凶
卒不能自保其身固知智識非難而善藏其智識
為難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經訓本有根據大臣謀國
遇有災異眚沴惟宜勸君脩德政袪宿弊自身心
宮禁以及用人行事大加整理一根至誠求以合
正道順民情自可消天地鬼神之怒而默迓休嘉
若必指某變為應某事某災為應某人預決未來
休咎以神其術穿鑿附會曲揣旁猜即十有九中
而偶一不中即令人慢忽起疑此術數所以破碎
大道劉向劉歆皆精言五行而父子意見已不相
印翼奉言律歷陰陽之占尤獨出手眼迥異尋常
乃知漢運當阨不勸脩德而勸徙都足見其淺崔
浩陳天時甚悉而不能自衛若京房李尋眭孟皆
以談天變罹殃咎豈其術全無可取亦恐見偶未
的轉以惑人耳噫董廣川以漢大儒深明春秋下
吏之後尚不敢復言災異人可妄為窺測害人自
害哉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闕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
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堯夫精數學欲傳二程
二程不受伊川與之同巷三十餘年未嘗一言及
數華佗醫最精而恥以醫顯岑文本恥人以畫師
見呼尹和靖學虞書伊川曰那得有許多工夫明
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王陽明曰精文詞而
不精於道其精僻也柳子厚曰為文特博弈之雄
耳富文采不務事實以炳然誘後生猶用文錦覆
陷穽陳堯咨號小由基自謂客以其善射無不嘆

服其毋以杖擊之可知精無用之藝不如精有用之藝有用之中又有大小輕重偏正純雜之分辨貴早而守要固心血難以兩營歲月又加催促有志者尚愼所擇術哉

藝而精於有德之後藝亦德也術而用以助義之窮術亦義也

讖緯術數之學害人不淺後世賢者猶或不免此迷況中無特識專言利害者乎

採本錄卷二十二

察物

天下飛潛動植至么麼物無一不乘時勢消長來去蓄其幾以待發應其節而如約莫之催莫之遲無可用其將迎喜戚各因自然之大運此天然一部易體人能勘破此機行所無事省用許多心血贏得無限快活

自古至今無一物非氣所鼓盪氣所包含如魚生於水而不見水且不知其在水

天下極重大長久物必有黯淡樸拙之態不爲俗喜俗亦不能驟識於人何獨不然

凡物速成必速敗下種數日而發發數日而華實功易就則根易拔以受氣本淺薄也

芳豔甚則凋零先見松柏不以冬枯以不因春榮也

故天下哀寓於樂冷藏於熱弱生於强

鶴不與蠅爭飛馬不與豬爭走月不與燭爭輝中國不與外夷爭勝聖賢不與流俗爭氣

驚風可以拔木而不能破糊窗之紙迅礮可以崩城

而不能壞瘴風之憾蓋强有時而弱而弱有時而
强也
脚雖兩而不能異趨眼雖兩而不能異視神之合無
妨迹之分五指不並長而効用均鬚眉不並生而
彩色均性之符不必形之肖
旱甚矣忽然萬物滋潤人知歸功於雨而忘其功出
於雲路絕矣忽然乗風飛渡人知藉力於舟而忘
其力資於水故人有莫大恩惠潛扶默助於無方
者正人所不及知不能贊者也

土壤至粗而無文然兩間菁華藉此產育泥糞至汙
而兼穢然百物根荄資其培壅可見天下至精微
理不外粗近似可棄物實有裨益人第忽而不悟
耳
立十丈之竿而色不慴象不如鴉肩萬鈞之車而走
如飛鴉不如象是鴉象各具一能而天下但知貴
象者衡鉅細之差也司晨不失信鳳不如鷄守夜
而護主麟不如狗是鷄狗最濟急需然天下每重
麟鳳者權貴賤之等也故人雖各有能有不能尤
貴擇其至大至重者而能之而後可推尊於天下
一涎也未吐惜之既吐則厭之一髮也未剃愛之既
剃則棄之出自我身頃刻離之便分輕重非有忍
有不忍順時之宜無可容心耳
今語人曰爾喫泥土必駭甚又語曰爾喫雨露更駭
甚抑亦思日食穀菜瓜菓何者無泥土雨露之味
浸漬其中乎實領滋味而昧所由來彼日享天地
君親恩德茫然不覺者何異是
池塘之水太盛漲則堤埂有潰決之虞太消涸則魚

鱉無游泳之樂擁厚貲者觀乎此可悟斂散增減
之法
屋宇重任全在樞棟其餘椽桷承託不過數瓦知才
大力厚者正肩勞任苦之具世之能者勞拙者逸
亦等是
鋭峭枯燥之地必無喬木豐草滋潤平厚之土種植
最易生發觀此可悟居心養氣法
拂雲之木始於一核浴日之海起於濫觴萬物每自
微而至著也震地之雷寂於一瞬彌天之雨散於

片刻萬變每自有而終無也

世間無物無文質如草木花葉必有華彩條理鳥獸羽毛必有光豔色澤以至石紋之細緻水色之可悅山光之入畫皆至文也但質先文後耳

見理甚明者如明目人入深林而不被刺於荊棘歷千門而不顛躓於階砌稍知理者如病目人見半遺半不知理者如雙瞽人𠅘意冥行東磕西觸幸不顚則詡詡自得然顛仆必不勝言

巢居多聲偏得陽也穴居少聲偏得陰也巢居者乘

晝而聲感陽氣也穴居者乘夜而聲感陰氣也故人得陰氣多者多靜得陽氣多者多動

滿目所見皆誠也如草木實是草木鳥獸實是鳥獸土石實是土石所以受用若剪綵爲花刻傀儡爲人必無生氣故曰不誠無物

萬物有形氣則禮樂已具如人獸之頭頂手足樹木之根株枝葉層次分明無一錯亂此序也卽禮也長短交錯之不相乖氣機流貫之不偏枯此和也卽樂也

天下無物不利於人卽無物不害於人如雨雪益人失時節則爲災水火活人用不當則致死酒米養人食過節則致病財色生人取失度則致斃虎狼蚍蝎可濟人不善取則自傷刀劍戈矛本衛人不善用則自殺偶舉一物餘可類推知生殺互爲根損益在乘機惟智者洞燭於微芒耳

凡有興必有廢有得必有失如造一册屋必斫伐許多竹木掘取銅鐵必鑿破許多土石刀劍欲成先灰木炭口腹欲飽先翦殺萊山既高峻其下必有

川溝木既廣蔭其下必無豐草故殷將興而夏不得不亡周將興而殷不得不亡此旺則彼衰此喜則彼憂天地自然之理也

堅實之樹不如藤葦之易長然惟難長故難朽易長故易枯彼急欲成功暴得大名者可自省矣

天巧不能製百器成百務應萬變人巧不能生五行轉四時產萬物世間萬事無一非天人相須而成

樹大則自生蟲以齧其葉山大則自生木以裂其土池大則自生魚以吸其水體大則自生蝨以吮其

血大成必有小損自然之理也

天下事不外時與勢萬物迭爲貴賤亦迭爲盛衰如狐腋之裘至珍也禦雨不如簑笠追風之馬至貴也捕鼠不如跛貓甚渴則太牢不如涼漿將溺則萬金不如一瓠霜後雷霆發聲不如蟋蟀春初荷菊吐艷不如辛夷非才質有或差際遇不同也故奸雄善乘機變詭其術而易以建功聖賢善審權宜妣其用而終不違道

丈尺枯株動卽見售而百圍之木數十年而無人採購舴艋小艇日有待渡而萬斛之舟幾許時而無人撑駕凡纖小易逞巧巨大難見功無物不然彼才大難適用道大莫能容夫何疑

善人生而後益人惡人死而後益人物則異是有生而益人者有生死俱益人者有以絕無而後益人者有以嫩而益人者有以老而益人者其益人與否彼不自知也天地亦無意也自然之氣爲之也

稻麥之香豔不如牡丹芍藥而實可衞生鷄鴨之文采不如鸚鵡孔雀而實爲佳味自古務實德者不飾外觀於此可悟

智力角則禮義微如大魚吞小魚大鳥搏小鳥虎豹噬百畜皆以力相勝熊羆困於羣犬牛食於鼷鼠人螫於蜂蠆皆以智相勝故尙禮義則各安其分讓而不爭尙智力則各逞其巧爭而不讓人亦何甘法禽獸哉

在人者在己之驗已往者未來之驗故觸目皆吾師不獨此也觀草木日新日盛毫無停機而爲學無精進者可愧觀鳥獸飲啄得宜審擇所處而處境不通變者可愧觀萬物各適其性榮辱兩忘而人之計較毀譽得失百感累心者可愧然則天下豈有性外之物無助於我者哉

根柢深固木之忠也華實繁茂木之恕也

大樹榦如君子有蒼古直樸强特不搖之概弱枝如庸流隨風搖動東風則西向西風則東向毫無定主也樹蟲如小人托生於樹偏食其心葉自甘背德也

物有專長者如鶴知夜半燕知戊己鵲知太歲蟻知

審雨炱居知避風瑇瑁知甲子庚申其靈皆人不
能及但彼不能推廣其性耳人不知擴充固有不
幾與物等哉
指作字雖便不如借筆手劈木雖便不如借斧背馱
物雖便不如借車腳疾馳雖便不如借馬固知恃
一已之智能何如取助於羣力役已而嘆勞劬何
如得人而享安逸
聚三春陽和之氣不能噓菊而使之花極三冬霜雪
之威不能禁梅而使之不花是時未至雖天不能

助機將發雖天不能阻豈獨卉木爲然哉
合極則不知始所由分分極則不知始所由合萬物
形氣皆如此
善體人情卽能體物情彼草木禽獸蟲豸鱗介皆不
能達其屈抑之苦而其稟陰陽氣化與我身本出
一源自當代爲設想理當用勢當除不必過言仁
而害義故聖人不無釣弋王者不廢田獵外此而
苟可無須殺害何妨少縱共生苟稍可以節省何
必輕絶其種觸目可留天地生機必萬不得已而

後傷其命卽盡物性之一端
人鳥多喧於晝蟲多喧於夜體重音多濁體輕音多
清禽獸音多雷同人音能變換
善觀物卽能觀人善觀人卽能觀我善察往卽能知
來善察顯則能知微
穀米書冊銀錢似無知物却甚有靈性善知幾如人
鄭重護惜則肯來肯留輕賤妄用則急避急散此
性之至靈人運乍通則四面紛集似解逢迎投其
所好若時未來運將去雖極歡迎勤留不稍顧戀

此幾之能知雖然物皆視人爲向背豈獨此數物
哉
花後葉開而先葉落葉先花開而後花落彼務豔麗
者能勝質樸乎花極妍而果未必美果極美而花
未必妍彼務外炫者能勝內斂乎
人生死强弱不隨節候庶物多因節候以物氣淺性
昧不能爲政故二氣與人得以制其命人則能自
强自立默爲補救挽回此人事甚可靠
百物產自天地者亘古形色如舊其創造由人心者

不拘制度器具或十年或百年小變大變萬有不等然故意紛更鬬奇角巧非久道也故終遜天地

物相勝以神不以貌鳳嘴之利不如鷹鱗角之觸不如牛獅體之壯不如奚㺚騶虞角端之猛不如虎豹然人不以彼有所短黜其長物亦不敢挾所長角其短蓋威而宣暴於外威亦微矣力而誇示於衆力亦瑣矣惟有宰於威力之中者威如無威力如無力而耳而目之者服之甚於威力如此可懔然於桓文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由賜勇辯不如

顏氏之如愚矣

天產物有偏陰偏陽者人所製一切器物亦然惟偏陽者多故每忌濕

凡物乘陽盛必見陰衰乘陰生必見陽滅固於時也

一草木之微亦有健順五常之德有文有質有禮有樂盛衰消長之理無不備可作人看可作天地看

滿目所見自人而禽獸而草木而昆蟲而土石種種色色奇奇幻幻萬億其類貢伯益隸首不能紀算其實只一物終古亦只一物皆天地絪縕之氣結凝布濩㣊則消闢則息得氣清者靈靈又有靈得氣濁者蠢蠢又有蠢而總胚胎於一元之氣故天下無氣外物即無理外物

天下事物自無而有自有而無佛家槪視爲無而遺其有俗學但固於有而忘其無聖人則統有無而因應以自然之理

世間一切可指物皆糟粕而精意即流貫其間藏而不藏洩而不洩悟得到則識道在器中否則秖見有器

天下事不外感應有外感而內應之者有問必答觸耳目而動心是也有自感而自應之者忽動一念而手足耳目鼻口爲之用是也有感無形而應有象者陰陽之於百物是也有感有形而應無象者此問彼黙會意於不言之表是也

春欲到而古幹含芽雨未落而礎石先潤感之誠無不應之速花滿樹而枯藤不知有春土俱濕而陶鷄不知有雨氣之隔難望化之周

凡具形質者皆有天命之性即靈機也如鳥獸鱗介

蟲豸無性不能知覺運動草木無性不能發榮滋長石無性不能漸隆起土無性不能生植物水無性不能滋水族但僅得一偏耳

陰陽時刻變化人物稟其氣以生故色象事勢亦時刻變化變化即易道也

昔人謂鏡爲物之聖人以虛明不滯也然明乎照物不能自照巧於外用不能內用仍屬一偏君子則先以返觀內照爲本自勘透故刻責不寬自審明故毀譽不動自計定故利害不搖自斂久故鋒鋩

不露此無形之鏡內視較爲真切洞燭更爲入微

自古料人料世分晰及於毫芒人皆服其藻鑒而自篤殊不工反見其拙者昧此道也故顏子曰知者自知文中子曰自知者英黃石公曰自視之謂明

見物大吾必甚小見物貴吾必甚賤不見孔子登山乎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蓋造詣極高而稍高者亦覺卑智識極遠而稍遠者亦覺近故淮南子云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

善變化則人否則物兼衆善則人否則物常知幾則人否則物能自立自由則人否則物

飛潛動植由天生出來無時息日用器物由人生出來亦無時息

凡百器物亦有顯晦忙閑夭壽聚散遇不遇幸不幸之別

齒與鬚皆屬後起乃鬚至老而增進齒至老而脫落一不勞一常勞也人可過勞不知節哉

探本錄卷二十三

雜議

恬淡方正的人平世既不善逐名利亂世又或以清高招忌鯁直取殃是無往不吃虧所得者名之芳而彼不市機巧圓熟的人平世既善鑽營奔競亂世又不難詭計梯榮超脫羅網是無往不得意所嫌者名之穢而彼不恤非至明烏知法戒

堯舜子孫多矣而表彰其德化待於孔孟孔孟子孫多矣而闡發其微言待於程朱葢聖賢以天下後世人爲子孫故人亦報之如祖父其心源相接者卽血脈相屬也以時代姓氏拘之則小矣

王孫圉謂國寶有六似也而未得其眞眞寶秪在聖主賢臣金珠不足匹也

蝨附於身衣不知身之動人立於天地不知天之動二程受業於周子然不稱爲先師夫子而曰濂溪謝上蔡之於明道呂與叔之於橫渠亦然其彷子思之稱仲尼歟

高位非難辭高位亦非難善居高位爲難多財非難輕多財亦非難善用多財爲難言語非難寡言語亦非難善於言語爲難聰明非難斂聰明亦非難善用聰明爲難

裁成輔相參贊化育固神聖事然其小者如種物擇南北之宜金珠測山川而取器具備製造之巧皆非一日所可無又非天地所能爲今庸夫則能之非亦有幹補造化之才乎而彼則茫然不覺也

功高可賞德高不可賞功止救濟一時耳德之救濟無時代可限其心得天地正脈其言啟後代聾聵

一分尊信一分受益十分尊信十分受益帝王齊民同此沾漑此豈位祿所能酬乎

不但爲善難樂道人善便難不但去惡難不談人惡便難不但突過古人難超出今人便難不但天下信我難問心自信便難

冷境便作冷境看熱境便作熱境看一物便作一物看百物便作百物看不能因此悟彼卽現在悟去來卽爲俗眼

上古有儒無釋道中古有儒又有釋道近世儒釋道

俱無何也儒者仁義律身無欲盟心若儒衣冠而務末忘本覩古聖爲異類以求道爲忌諱是無儒矣釋道超塵絕欲不染世味若稱出家而外清內濁合貧富而逢迎假禍福以蠱世是無釋道矣夫釋道本不須有而儒乃三極所恃以立可徒得其似失其真哉

時俗中詐僞易辨史册中詐僞難辨當下人寃枉易白往古人寃枉難白

字之不佳筆墨紙硯不受過身之違道手足耳目不

受過家之不祥房屋地基不受過

嬰孩所玩弄長者不屑優伶所粧飾良民不學流俗所欣厭賢人弗徇

邪鬼可屈貴人之膝而正人不能入庸流之目淫詞可醉舉世之心而好書秖以飽蟫魚之腹卓識所以不易也

權奸在朝惟患其專擅惟患其遷擢太驟惟患其信任太深惟患其廣引同類惟患其旁無阻撓惟患其蹶而復起惟患其壽高而無去志忠賢在朝惟患其不專執惟患其遷擢太遲惟患其信任不深惟患其不引同類惟患其旁有阻撓惟患其蹶而不起惟患其壽促而有去志心術判於隱微而遂邇莫不洞見不獨當時人心如此即千萬年後人心亦如此亦驗於本原地耳使非深探本原則禹益征有苗不捧詔而班師伊尹放主周公踐阼受嗣王拜稽日見七十士幾似專權幾似脅主幾似樹黨而後世卒不以此議之者蓋積誠所感至性所通雖草木風雷尚可徵驗況生同此理之人乎

無事則淡泊寡營遇事則敢言敢任仗節死義之士可於此時得之

好覽浮誕書者必不精究正書好媚妖昏鬼者必不敬奉正神好昵邪僻友者必不樂親正士好花鳥酣歌者必不勤勞正業蓋觀越於彼知必遜於此心精原不能兩赴也

宮曰傾宮而紂果傾樓曰迷樓而煬果迷門曰堯毋而鈎弋果毋天下太子以廢一二字之題署朕兆已呈禍機已伏凡百命名可苟率哉

義者利之君利者義之臣利所以達義之用義所以作利之宰觀經書所言既富方穀何以聚人曰財無恒產因無恒心知財產未始非要務但來源須歸正耳若意外不正之利全是害義又不可同日語

住宅基址乃骨肉團圞弈世流傳之域果有善地自當審擇而處其地有三要一取寬坦二取厚潤三取芳鄰有淳樸俗反是剥可忌若形家言休咎術卑陋瑣碎不足信

興王一出附近之地必多將相公侯聖賢一起蕭陶之餘亦多名人君子

文王一日三朝不面問其父安否必於寢門外問內豎蓋數勞尊者聽答反嫌煩瀆呂新吾謂問病問侍者不問病人亦從此體會出

今人未嘗被贓刼掠而仍加以盜之名未嘗沾僑微恩而不奪惠之號贓所獲安在而招恨無窮僑所所施幾何而所報者久觀此而人可自儆自奮矣

理太伸則勢屈勢太遑則理廢理勝勢則世治勢勝理則世亂

韓信將斬滕公生之子儀將斬李白生之狄仁傑將誅魏元同生之岳飛將斬張所生之劉基將斬密理沙生之是生一人而靖天下趙高應斬始皇生之安祿山應斬明皇生之張獻忠應斬陳洪範生之是生一人而亂天下吁非有知人之明救人不甚於害人哉

岑彭屯兵於彭亡而死於刺龐統行軍至落鳳坡而死於射漢高心動於柏人果遇伏豈地與人毋相妨耶是亦偶然觀宋郊姓應國號晏殊名在圖讖

雖遭時議卒不驗仍視人自處何如耳

體貌須清中有濁若過於清徹黯露雖甚秀雅非遠大器如衞玠神清杜乂形清王濛王脩之美秀皆殀王衍王恭如風塵表物皆不得其死蓋人不拘美陋以神爲主骨格聲音次之皮肉舉止又次之神必斂而藏秀而靜和而壯靈而厚朗而深挺而不粗雅而有威乃足驗氣力之完固武人與文人北人與南人又稍異此由天賦亦藉人功故必有

變形之理不可誣爲前定

天下權勢有二一在大才德者手歷久不失一在大富貴者手或遲或蚤終無不失

今之梨園戲劇所演詞曲妖淫邪媚專襲桑濮遺風蠱惑人心甚於鄭聲之當放乃士大夫輩不忍屏絕加以喜悅知錮習破除在大識力

貨惡其棄地項仲山飲馬投錢郝子廉每飲水投一錢井中是皆狷介之過者

昔人謂公門裏面好脩行不獨本官也即刑名錢穀

幕友檢理案牘不懈惰不疎忽不苛刻不繁擾不受賄託不弄詭弊不交邪友不矜巳長不訐人短官意是而不矯拂官意非而不曲阿官貪惰而以廉勤陰導吏舞文而以正直指斥日恐負委任以爲官累日求好籌策以濟民生區處悉當暗有其實而美名不居不默自快活哉

禮義廉耻紀綱法度甚平常淺近實則人之眞元氣眞骨幹刻不容放鬆生厭所謂道在人倫日用所當行者是也魏晉以降崇老莊釋氏尚元虛嘖達浸淫扇誘遂不覺羣趨於放縱矯誕文章亦浮靡詭僻聖人大道日去日遠背國忘君不知愧耻而才學智勇半爲禍家誤國之資始本不期至此而勢有不至此而不止異教愈精反常愈甚罹禍愈烈一時好尚之差而毒遂延千百載欲挽狂瀾者可不悉其病源哉

自三代至明奪鼎祚者多屬本國臣庶明雖不階尺土亦本國民惟隋滅陳唐滅梁元滅宋不由本境起事

篡兼弑始劉裕篡弑又滅其族始蕭道成高洋宇文覺楊堅亦然似爲子孫謀甚遠豈知所忌者本屬不必忌而代勝國洩忿者已隱伏於狎近而不知所以忌故間何以報觀其施驗所以得知其喪天道好還假手甚捷猜刻待人而欲人仁厚待我天下有如此便宜妙算乎此百年後事可定於目前施爲者

天因人人因天地資人人資地命聽我我聽命

上智所棄中材所取中材所棄下流所取

先愚後智者講習勤惕先智後愚者驕縱怠荒

雖極美境亦視所處爲何如人一金錢也或以種德種福或以買謗買禍一冠裳也或備以明禮或飾以驕人一才學也或資以覺世或資以迷世一權位也或借以行道或借以肆毒一年壽也或增而爲人喜或增而爲人怨一兵也或以衞生靈或以逞貪忿一色也或取以廣嗣或取以禍家推之技術勇辯皆有利害伏其中其機軸全視其心心明理而善用無一不使人貴心不明理而不善用無

一不使人賤

古言權術非精義者不能用今言權術大半近詭譎狙詐利便一已僥倖一時耳不細辨而羨其有才害心不淺

百世所謗貲詞雖下大端既乖小善亦沒彼堯舜法度今未遵者多而人不敢病至如伯鯀造城始皇改封建爲郡縣置守令稱朕稱皇帝隋煬帝創進士科武后創殿試後皆遵循又如呂不韋劉安范蔚宗之書李斯之篆蔡京之字畫皆傳世而終不聞有贊其人之美固知根本在德行不在小技考證在終身不在一節豈獨此數人爲然哉

節奏疾徐秩然不紊樂中有禮從容不迫循之安適禮中有樂

科場中所取一在紙上文藝一在先世積累一在本人闇修試官之心手口眼有能作主有不能作主眞不自解其所以然者古今一律若據顯然粗迹論之淺矣

德積太厚者雖後嗣驟遭禍敗而氣機一轉萌蘖必

將復茂惡積太深者雖易代尙無他故而忽起禍變死灰無望復燃

象山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然意見未合何能强同卽議論人亦然如孔謂老子猶龍而昌黎闢之夷齊謂武伐紂爲以暴易暴而孔孟贊之十二子聖人之徒荀子非之且謂亂天下者思孟陽明謂王通具體而微而象山非之古人事跡著述彰彰可考於已毫無恩怨不挾微私猶褒貶各異如此至同生一時孫復胡瑗不相能朱陸亦不相協甚矣

意議難以强同莊生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豈彼論之人異論人之人則有異耳

大奸何嘗不近誠惟近誠乃以濟其奸至誠何嘗不近詐其近詐所以濟其誠是非疑似全從本意來源處勘不必滯形迹又從究竟結局處驗不必泥一時如王莽恭儉董卓散纖曹操禮士盧杞非食惡衣始豈不招譽孔子背蒲人盟逢丑父與公易位段秀實用司農印王陽明重上捷音迹似不信實而合前後觀從隱微探便昭昭若黑白難掩故

得聖人之真意反其轍而非異不合聖人之本心襲其貌而難肖識此訣方可與論古今

天於晝間毫芒可辨至黑夜則五岳亦模糊矣人於生時微瑣欲較至屬纊則萬事全拋置矣凡境專看反面是莊列者流當前之實理誰踐若全忘反面是醯雞之見甕中之齷齪難堪

滿目所見新者成者屬神奇陳者敗者屬臭腐無一非神奇即無一非臭腐神奇在臭腐中臭腐在神奇中

取勝已者爲師所益猶少不論何人何物皆可得師是別有眼力而悟性倍高裨益自不勝言

孝子不臨深舟而不游渡呂梁者謂憑忠信故能出入波濤夫以親遺體試於危險不測之區不足爲孝豈得爲忠信此說似奇而事必虛毋庸誣以孔子之贊

君子而少才學小人而多才學皆世運之隱憂

大取必有所棄大得必有所失大巧必有所拙大勇必有所怯

有譽適所以毀之有毀適所以譽之有利適所以害之有害適所以利之有虛適所以實之有實適所以虛之有急適所以緩之有緩適所以急之有舍適所以取之有取適所以舍之有費適所以省之有省適所以費之有勸適所以沮之有沮適所以勸之有合適所以離之有離適所以合之此其機閟之無朕兆察之無端倪衆人冥冥智者先覺故觀已形之形不若觀未形之形

聖賢意向之轉移即氣運之轉移聖賢口舌之褒貶

卽天地之衰敗若君相之好惡賞罰亦足鼓動天下然徒恃大權恐難久

讀明堂位之篇見歷代器物魯無不備仗祖宗之留貽作雲礽之體面已樂詩張人亦歆羡然不傳歷聖之心不行古人之政根本已失而徒羨昧任之樂能和通國之心乎陳瑚璉之器能望神明之饗乎是法物雖盛終難救已之衰貪購骨董誇藏前古器具者可勿省諸

詩能警世亦等施藥施方常知諷誦是服清涼之散

如四十年前憂喜事一開眼後是黃粱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能得幾回春今日牛羊上邱壟當時近前面發紅堅冰自作琉璃塔誰道春來一片無莫向綠陰高處噪也應回首顧螳蜋蝸牛角上爭底事石火光中度此身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熟味此而滿腔慾火可化爲冰年來謝却閒牽引來往周旋只事天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規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蓬萊料想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坐中便是天台路莫向漁郎更問津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投鉢效貧兒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熟味此而向裏工夫方知鞭辟

古文網未密公議不刻君子得徑行其志而世不大駭如禹益征苗擅自班師伊尹放太甲微箕事周膠鬲百里奚事二姓泰伯仲雍不奔喪管仲三戰三北晏子季札不死不去不討賊設生在後代愛

者沮之疑者非之忌者媒孽之交攻之當道者以常行功令繩之其能徑情直遂俯仰自如身名交泰可告無罪乎故非素爲衆服其駭世驚俗之事亦宜委蛇細酌而後行使聖賢豪傑生於今恐亦不無小變矣

世所謂安分乃屈於才力時勢未必意所甚甘若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祿以天下勿顧此則本乎自然並不自知其安分矣雖然安分必由於盡分日覺我分之未能盡安敢於分外有所求既覺

我分之能盡何知於分外有所羨故素位而行必
不願外能樂其道必忘人勢或曰巢父洗耳顏闔
鑿坏漆園吏敢龜曳尾泥中非安分之極乎曰置
君民於膜外又乏經綸雷雨之具分未盡矣豈得
言安分

賢智所不能爲者必生庸愚以代之庸愚所不能爲
者必生賢智以任之

外好不可有眞好不可無陋俗所貪慕垂涎者外好
也聖人謂從吾所好者眞好也屏外好而無眞好

不過清高謹慤未爲知道也若眞好既摯則日受
無限之餉遺飫領無窮之滋味而外好之淡何待
言

有富貴中之氣魄有功名中之氣魄有道德中之氣
魄彼漢高見秦皇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讖書云
劉秀爲天子人言是劉歆光武云安知非僕先主
云我當乘此羽葆車蓋韓信葬母令塚旁可置萬
家司馬相如過昇仙橋題云不乘駟馬車無復過
此橋王濬起宅開門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
幡旗此等志雖極大亦屬富貴中人班仲升投筆
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如張騫傅介子馬新息曰
男兒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張宏範云但教千古
英名在不得封侯也快人此等志雖脫俗祇屬功
名中人禹稷思天下飢溺猶已飢之溺之伊尹思
天下民不被堯舜澤若已推納溝中孔子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顏子謂舜何人予何人孟子謂憂之
如舜以承三聖周子以洗冤澤物爲已任二程年
十四五銳然欲爲聖人明道以與起斯文爲任伊

川年十八上書請行王道張子云爲往聖繼絕學
爲萬世開太平朱子云天生一箇人須管攝天下
事陸子云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范文正爲秀才
以天下爲任溫公爲秀才以天下安危爲念許魯
齋以明道爲已任王陽明少問塾師以第一等事
欲爲聖賢楊椒山云當爲天下第一人李二曲云
立志當做天地間第一項事做天地間第一等人
此等志皆俗謂迂腐而正爲道德中人具此氣魄
而天下之氣魄皆失矣故極意併力以蓄道德則

凡百建竪特出其緒餘行所無事其功卽性所流也其業卽學之驗也其赫弈彪炳無非從闇淡韜斂中來也何待作意何事邀求若富貴則冥冥已定急慕而數不能增不慕而分不能減勘透此關而志向何致徇俗哉

志爲主氣爲臣理爲主勢爲臣德爲主才爲臣智爲主力爲臣雖分次第實互相資兼備則事無不舉倒置偏廢則美中必有不足

四海者帝王之體帝王者四海之心心正而體自强

心明而體自泰

廣業必具卓識故不聰不明不能爲王大智不矜小察故不痴不聾不能爲公

觀疾病而知禍害人之病固有根於命究不敵自已招致者之多知檢點則命所本無可使之無不珍攝則命所本無可使之有知聖人所以少病卽知吉人所以少禍居敬窮理其卽祛病方避禍方乎

上等人食其智下等人食其力

命名不宜苟率亦不必過拘如古有二顏回二曾參二韓信二王莽二張載二王守仁名不殊而實迥異以及李忠臣張獻忠李自成魏忠賢名甚美而難掩其惡秦顔閔天滅明不齊名未佳而難掩其賢固知人之自立闇脩別自有在

跋

此吾　師澹人夫子自道所得之語也壬辰南閣出夫子之門晉謁時夫子不以爲不可教而與之講身心性命之學因並示以採本錄數冊皆平日躬行心得於靈明一縷中悟徹道妙而偶書以自印證者也師雅不欲示人因恭錄以歸嘗見夫子在六合署時昧爽而興夜分而寢公退之暇坐臥不離一室案牘而外日手古人一編憺乎若與神明居左右歲以爲常以故訟簡刑清此其意豈屑以流俗自待耶師所撰述有實學考初任須知闡道堂藁諸書皆根柢槃深而是編尤爲切近日用竊思理本至公豈容自秘當付之劂氏用代鈔胥庶世之讀是書者返而自思不負吾師闇然爲己之意云受業金安世謹跋

跋

壬子之冬晦如光禄寄示採本録二十三卷實學攷四卷吾師澹人先生所手箸也存義受而伏讀之醇粹簡湛視去僞録而益精荀子所謂井井兮其有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可以勸學可爲儒效矣存義謭陋溝瞀不足以語是而又不能該情達恉以闡師之所積然自受知來請益京邸月再進謁時承緒言憶吾師嘗詔存義曰學一也今歧漢學宋學而二之其別奚似輒率肊對曰漢學從訓詁入實事求是説經有家法非數十年讀書不能似漢學勝師曰然顧濂洛關閩諸大儒非東閣鄭賈之書不讀也格致之事亦非談天説性爲了義也實事求是一也迺手檢王文成集湯子

遺書授存義曰讀二公集知其學問經濟居何等豈區區語錄文字能盡之哉因是以思吾師博綜羣籍兼通甘石姑布子卿之術而未嘗一齒及連宰數劇邑政通民和去後都人士恒謳思之而未嘗博上考官京師十年度繩接枻和穆而淵若而未嘗負講學名即是編念萬餘言亦未嘗出片楮示人以見所撰述是闇然體驗真積力久而非買名聲於天下也存義爲從測涯涘窺奧窔哉師歸道山後晦如昆季校刊之以爲學者渠匽隱栝焉存義竊自愧躬受扇迪而昧學書道概乎其未有得也負師訓多矣謹以素所聞於師者以復晦如受業吳存義

〔清〕王賢儀撰

家言隨記四卷附退齋遺稿一卷

清同治素風堂刻本

家言隨記

秦凬堂藏板

負任愈重報稱愈為不易
所望寮友直規以圖共濟其
情 識量益艱敀竊師古人
求賢之意於察廉進察
其言退蹤其行因廣登

一

進以備公輔冀蒼生其恫
謹若吶者亦思用以勵庸起
懦人材若寶固隨地而生
以為世珍也迴海防駐津門
籍稽舊綱因有以調劑之

接見薊永運判王分司外
篤實而內明敏詢其學之
問頗見經濟知在戎幕有
年青年人物乃改判海
隅意甚安適所學于知

二

一日呈隨記家言一帙於
其先人至心跡能善
繼述語平易而醇粹洵
有用書本庭訓以應世知
無往而不宜勿畀判員

惟良是勉為數十言以
勗之
同治庚午秋日曾國藩
并書於問津行館

三

家言隨记序

昔朱柏廬先生著治家格言傳誦於世夫修身者治家之本而治國又本諸治家則言治家而修身治國道在其中且家啟後承先之道亦在其中矣余讀 王雨生太守所刊 贈翁麓樵先生家言隨记不禁深佩瑯琊氏之啟後承先為不可及也 麓樵先生德不勝紀而其大端有四曰擇術存心立品博學蓋 先生少孤棄儒習幕以養母謂刑名足以活人也學成才大心細其所為無不奉汪龍莊先生為繩準是擇術之正也 先生重人命慎名節作申韩論力斥其非酌古合今求生悯死執筆兢兢是存心之慈也歷卅餘年諸牧令倚重

一

佐理 先生不以勢力謀不以委屈受是以延 先生佐治者尊為嚴師勉成循吏是立品之端也著閱歷偶談稽古論略等篇凡先正言行以及正訛訂誤裨益於學問經濟者皆附焉非其談心性可比是博學之精也 先生具此四美生所蘊蓄作有用之書 太守謹付剞劂瑯 琊氏之啟後承先吾知其將焜燿世世於无既也詎第曰一家言哉考宋有袁氏世範一書與維語之世範也可皆

同治十二年歲在癸酉閏六月天津沈兆澐序并書時年九十有二

二

家言隨記卷一目錄

卷一

申韓論

佐治藥言摘要

忠告節鈔

閱歷偶談

王氏說

敘

麓樵先生館武城余差至相識極心折焉讀申韓論見經濟略當附數言以志欽佩嗣與　先生長嗣雨生商榷文字爲通家交日以密風塵鞅掌欲延　先生襄治而爲當道爭迎弗如願咸豐甲寅春任德州髮逆南者陷臨清北者據連鎮德介其中時聞轟沸聲水陸難民罔知所奔趨逆諜交馳變端刻警余與同城謀防禦應供給夜則巡城內外以固守而偵寇時　先生遠館海隅隔千里欲乞策而弗及惟憶　先生愼非葸勤非忙之語以自定定人大兵亦卽雲集而遠近方靖乙卯春忽奉　先生訃哀友長逝生芻遥寄傷懷久之丁巳雨生主講陵縣三泉書院去德六十里每過晤知庭訓之深必能有以展布之後以副郎供職於戎曹偕室北上道經德州出　先生家言隨記急捧讀之樸實說理悉本人情而於刑名尤兢兢附節錄佐治藥言爲政忠告於居官居幕居家之道蓋一一閱歷焉未志梓桑戚友系念懇懇轍環溪山入懷不忘於以見　先生立品勵行古君子人也雨生敬錄遺編將以付梓質諸余久置篋中時披如晤同治壬戌春雨生改判鹺司權長蘆運同篆余時擢牧臨清來函相請余老矣治河撫民練勇權關不遑安處知交如　先生擬傳　先生一生

品誼而未暇也謹書數百言而逐為加墨以還覽是編者
知無不以為有用書乎時在
同治二年癸亥夏日湖北鍾祥通家愚弟張應翔雲騫甫
拜書

敘

老泉有言鄉有士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赴於其門此何為
哉德足服人而學足匡時也
麓樵先生好讀書具偉略少以亟亟養親屈志依人幕本
其經術假權以為治而自懍懍於陰隲故當道爭重之東
鄰人士亦咸矜式如老泉所云者長嗣雨生孝廉與家仲
雲弟同塾又同庠宏材富學而恂恂恆若不足者余與雨
生交之久窺其鉅細有內心知奉庭訓者素也十餘年來
南北警急浩刧不忍言而　先生老不樂閒遠館而無患
若有使之悉避者咸豐乙卯二月初聞自招遠旋省至鄒

平之西郭無疾終昔曾自置牖器於鄒鄉若特就而用之
者噫異矣　先生初言惟州縣大有為而後誡雨生言州
縣不可為或以言歧而非歧也雨生以濟世才慷慨有大
志乃初挑二等官學博樂之甚繼由中翰納副郎分駕部
又改鹺司判薊氶海隅寂守云閒曹易供職或以其矯而
非矯也知奉庭訓者素也余於丙辰分巡荆襄擢撫楚南
旋督兩粵任日以重懼日以深惕倈之覆悔學之疎也適
雨生寄　先生申韓論暨家言隨記至凡治民佐治與夫
篤親戚重交遊所言皆其所能行理不外乎日用尋常而
道則終身由之不能盡急書其要言於座右如晤　先生

於昔日而睹人物湖山於故鄉也是有用書不可不梓行焉雨生前來書云判司官卑不可說祿祿無所建白余答以何地不可爲民造福茲來書云對以此官猶能教子讀書用作楹聯吁世之僕僕奔走以營進者知必不寂守於海隅有子亦弗能教遑問其爲民造福乎於以知雨生之學日進而奉庭訓者素也敬附言藉便以達

同治五年丙寅春日同里後學毛鴻賓寄雲氏拜序

申韓論

王賢儀麓樵甫著

治亂由於州縣州縣所重尤在刑名余由佐治將四十年恤民隱重人命慎名節兢兢然無敢肆意焉又必視主政者之剛柔厚薄而襄之以道閱歷既深恐懼益甚爰爲此論以質同人並告諸從政者

麓樵氏曰刑名而曰申韓不通之言也刑名家言起申韓申不害也韓非也申爲鄭之賤臣韓爲韓之公子申事不多見而韓以子名楊子問道篇曰申韓之學不仁之至矣當戰國時仁義之道不行人乃習爲縱橫排闔刑名法術以邀遊諸侯言巧而利色莊而譎口舌之功勝干戈也國君前席跽請以爲增重民生斯時朝南而暮北罔知所從刑則賞罰亂名則綱常紊國自爲法家自爲說若斯之雜也今何如者刑刑典也名名分也天理也人情也伊古以來幾經審慎著而爲律大儒又從而損益之言刑而兵農在其中言名而禮樂在其中大則經天緯地之學細則牛毛繭絲之理若斯之精也申韓云乎哉我

國家仁義治世援古證今定爲大清律例律設大法例順人情刑寓仁心而名緣義起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學者服古入官簿書未諳懼或枉法而誣民也乃延刑名專家相

助爲理一狀之來必質其隱一獄之折必循其指决大疑臨大事定大計籌之於帷幄而著之爲章程分以重祿尊爲賓師若此者何哉然則不通詩書乏經濟也不諳典則寡聞見也不識方域言而受其欺也不知天時病而誤爲傷也而且輕重異時剛柔異俗也貴賤異等難易異勢也上而廊廟制度之繁下而閭閻瑣屑之猥酌古以合今人求生而憫死者治亂所由性命所關可不慎哉可不重哉卽或吏議恐干似有周内亦惟順情合理而免議不得强情就例而避議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執筆就業心血爲耗若斯之難也申韓云乎哉而不然者讀書未通急欲讀律覓絲致聘非傲則鄙刑罰失措而固執鮮通名節攸關而陰騭罔顧悞人功名害及蒼生月夜風凄血鬼索命殃及子孫致滅其後可不懼哉或幕而求富更不知其心如何矣嘗撰句爲箴書懸館壁眼前常思立鬼身後莫忘有兒其或主賓未洽致詞卽去

凡事從身心體悉而行自合乎道王道本人情也鄒平邑小而俗醕麓樵兄佐治訟牘漸稀時約赴黌山而歸途課問桑麻 滇南復齋李文耕

古之刑名家言雜而不純故韓非不善其終 復齋又識

漢武承秦火表六經斥申韓蘇張之學宋儒於諸子亦

多闕而廢之今之刑名大經大法千古爲昭目以申韓誠鶉鳳焉司刑名者非學有根柢詎易上位秉承乎麓樵吾友而師之欲知其學視其論可 同學弟長白雲亭鍾祥識

雲亭制軍與 先嚴爲道義交守濟南升東撫以儒術爲治撫東時 鍾霖隨課濼源書院每月初二日晨莅講尚書肄業三百餘制軍端坐如師案無書高宣經義引證註疏無纖錯失四月及禹貢若按圖以示諸生守經靜聽無不欣服至十月停講期於次年講畢再及他經旋督閩浙移節而南齊魯士到今景思焉 鍾霖謹志

一行作吏以延好友爲切務刑名得人事無不洽慎勿以此席迎長官意應同寮情 樸庵恩特亨額

余自吏部郎守青州請諸鍾雲亭同年延王麓樵先生理刑名品學兼優交契日深嘗勸之仕曰觀劇易演劇難一經登場手足罔措藉人之權以抒己抱不損人不失己可矣服出申韓論相示敬服久之 蓮峯弟楊鎮

道光己亥分山左差次武城見厲實甫同寅公事多而甚閒適云有良友可不下堂而治也亟識麓樵先生於幕作三日談讀其申韓論名實洵相符適長嗣雨生茂才寄呈課藝至以余不謬屬爲點竄高華名貴詞苑昂

也遂引爲弟非好爲人之患將附賤字於硃卷耳瀕行
請言爲佩曰清愼勤旋曰清非矯也愼非葸也勤非忙
也 雲騫弟張應翔拜書
官武城將八年治民治水幾多大事無累心者忝膺卓
薦將調首邑以告養請歸夫武之日士民及鄰境送者
夾道至泣下噫余何能是麓樵先生所匡教也舊雨難
忘讀此附志 儀徵愓齋弟厲秀芳拜手
解組後人詢居官之道答以延好錢穀友可以不至虧
累延好刑名友可以安穩眠食 乙巳秋日厲實甫又識
所見者大所本者眞化身千億相助爲理何患世之不
治 安州逼家愚弟陳寬拜讀
筮仕比部洊秉東臬兢兢以民命爲重武城讞牘數年
無出入案遇疑難檄之無不了當者詢知有良友也嗣
閱其申韓論非有經濟弗能道是可與佐治藥言並傳
慈圃陳慶偕
麓樵內弟後余學刑名而先余應聘才大而志高頗形
余鈍佐治既久時察其所爲才大而心小無刻不懍懍
於陰隲惟圭角未盡泯耳申韓論乃余所欲言而未能
達者是可以存 愚姊丈董上恩舒亭氏附言
舒亭姑丈幕中儒者一生謹愼未見一事有怒容年

居九旬豐頤修髯和藹若春近司歷城發審事有年
老輩典型卓卓一人固宜鄉祠公議推爲祭酒 鍾霖
麓樵余至交也幼英敏讀書不忘童試未售年十八失
怙痛母苦諸弟弱入都謀致身勤旗員某出居庸關歷
沙漠慨然有豪傑之想因母念切歸從沈藕堂先生學
刑名攻苦兩年卽應聘知保陽讞局足資歷練又依其
表兄金文波太守於保定署者一年東省當道爭迎之
如琦侯恩樸庵鍾雲亭楊蓮峯諸鉅公咸倚重焉尤見
知於李復齋陳慈圃兩先生迨老不樂閒又憚繁鉅乃
擇事簡之區以處咸豐癸丑冬將之招遠別余曰南北
告警聊作東海之濱居耳奴籍紛如偶夢所司行將理
冥牘乎果於乙卯春返至鄒平之西郭駐車擬食忽逝
於車先館博興製牘器置鄒之北鄉取而用之只十餘
里異哉平生於綫裝書及名家集靡不覽且志邸報奏
疏擇錄成卷修註大清律例凡三增帙自云心血所在
纂修者可采也長嗣雨生孝廉從余遊數年丁巳自外
翰入中翰納職由主政晉副郎分兵部入都供職特奉
所藏申韓論請余一言吁故友名文是余所深佩者可
爲幕箴宜刊行世 南村花壽山拜書
先嚴好讀書經史子集有裨身心者必訓志之司刑

名數十年嘗言佐治所關者大不可見功然不可有過遇事能斷每有先見 鍾霖 幸登一第望官學博日近事多意外亂機也亂則刑名濫地方官難爲矣廣文官小而任輕且詩書味長最宜子孫浩刼方盛栽培心地者庶可免乎晚年擇館擇地自備後事若預知者並云將理冥籍識者謂明而直固宜也與花南村師梁石民伯岳交厚不喜詩詞而謝問山舅父周二南何岱麓諸先生時相集於佛山明湖間所論斷條舉者極多皆未訂集惟申韓論謂可質諸人用敬付梓並附評語平日訓 鍾霖 等者多至言恨未隨時悉記謹錄數十則聊見 先嚴之律己處事焉 鍾霖 未登甲科幸 先嚴之學挑教職由中書納職副郎嗣改運判分務蓟永間曹易供職 寶霖 以未入分河南署沈項縣丞將補息縣典史之缺懍然以獄捕爲重痛念永感以來每遇急難事黙若有警又若 親之時監臨者慎哉 鍾霖寶霖 謹志

佐治藥言摘要

王賢儀錄

蕭山汪煥曾先生輝祖讀書士司刑名廿餘年自言不敢負心造孽違先人之訓由幕成進士官至道州刺史於佐治居官歷練深切著學治臆說爲居官之良箴余未能臨民竊嘗師其說焉著佐治藥言實幕道之寶訓而於刑名尤兢兢循是而奉行之庶不至負心造孽矣特摘其目撮其要言錄以自警並望同學者法焉

立品 士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爲治。勢非得已。主人用吾言必先不疑吾行稍不自檢毀謗從之故貴立品

盡心盡言 歲修亦官之祿視主人休戚漠不相關天豈福之故當盡心官之至親或未盡明事理而僕吏又微利害所關不敢盡言惟幕友居賓師之位可以剴切陳詞自有導源迴瀾之力

不合則去 凡可以理爭者言尚易盡彼欲私而吾持以公鮮有不齟齬者委蛇者從而利導之顯而不持焉用彼相扶利害以強諍未有不悚悟者合則留不合則去爭之以去就彼終不悟是不可與爲善矣又何愛焉

得失有數 士以視爲田朝暮輕去難乎爲之主人矣不知幕友以主人之賢否爲賢否主人不賢吾戀一館而坐視其虐民不忍也戀棧者每窮途偃蹇守正者自到

處逢迎

虛心　行其言而卽自是則又不可官爲利害所拘不免搖於當局幕則論理不論勢可以不惑然隔壁聽聲或不如當場辨色故心不可不虛諺云官斷十條路幕友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爭公私之別而已公則無心之過終爲輿論所寬私則循理之獄亦爲天譴所及故心尤不可不正

自潔　幕友自視不可過高亦不可過卑正心之學先在守潔守之不愼心乃以偏有言某操守可信者余曰爲淑女作伐而稱其不淫可乎客大笑而去

曩館武定前守初由首令卓薦入覲　聖詢州縣官何術方不虧累對以要漕收的好耳　上極溫嘉謂能識操守也遂擢守武定咸驚爲異此固有命定亦當時心無欺也　麓樵

儉用範家　家果素封必不忍遠離骨肉寄人籬下乃強效豪華孌童狎妓家中嗸嗸罔顧識者鄙之一旦失館負累稱貸受恩漸多不能潔守以至身名敗裂故吾人喪檢非盡本懷欲葆吾眞先宜崇儉身之不儉必不能範家家之不儉必至於累身月修寄家較多家人不知愛惜或至浪費失館必至虧累諺所謂擱筆窮也必使

家中知來處不易相率於儉庶不致累身若不自愛者其來甚易其耗甚速有天道焉

讀書讀律　學古入官非可責之幕友然與主人有議論參互之任疑難大事有必須引經以斷者非讀書不可每見飲酒圍棊閒書小說公暇消遣無關世務何如讀有用書哉幕友用律猶秀才用書書解悞止於考下等律解悞乃至害生靈律例各有精蘊仁至義盡非就其同異之處融會貫通鮮不失之毫釐去之千里故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僅在引律若能引律則懸律一條以比附人罪刑胥足矣何藉友爲

檢點書吏　官有六房書吏非無諳習公事者而惟幕友是倚用以佐官而察吏也淸官難逃滑吏手吏乘官隙各逞精力官事甚煩不能偏察唯幕友可以察吏之弊其相循資以爲生者不必過搜若舞弊累人之事斷不可不杜其源總之吏樂民擾得藉以爲利幕樂民和乃安於無事無端吏獻一策其說往往甚正不爲徹底熟籌輕聽率行民必受累故約束書吏是佐治要事

省事息訟　累人造孽多在詞訟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人非緊急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被告人多何妨摘喚干証分列自可摘刪少喚一人少

累一人堂上一點係民間千點血官費一刻之心民受無窮之惠詞訟之應審者十無三四一時競氣冐訟不肖者或從中播弄果審理明切人多悔悟皆可隨釋有批准理後經人調處請息兩造既歸輯睦當予矜全不可執成見以飽差房之慾

詞訟速結　聽訟是主人之事非友所能專主然權事理之輕重計道路之遠近催差集審則幕友之責也示審之期最須斟酌量主人才具使之寬然有餘則不致畏難因循兩造已具切不宜臨時更改萬一屆期別有他事一了即完此事蕩財曠事民必怨騰

求生　求生二字崇公仁心曲傳於文忠之筆實千古法家要訣法在必死自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縱如介可輕可重之間所爭止在片語而出入甚關重大此處非設身處地誠求不可誠求反覆必有一綫生機

慎初報　獄貴初情縣中初報最關緊要駁詰之煩累官累民皆初報不慎也情節之無與罪名者人証之無關出入者皆宜詳審節删多一情節多一疑竇多一人証多一拖累不惟入罪宜慎出罪亦甚不易人應抵而故為出之死者含冤嘗聞有關中號舍索命者余時想死者相質有詞以對始下筆詳辦否則不敢草草動筆二十餘年可質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

命案察情形　命案出入全在情形情者起衅之由形者爭毆之狀出入最要關鍵秋審時或緩或免或決係之當審辦時必令仵作與兇手照供比試敘詳宛然在目方無游移干駁之患

盜案慎株累　贓真則盜確竊賊亦然正盜正賊罪無可寬所當慎者在指扳之人與買寄贓物之家往往擇殷而噬藉端貽累不知情而買寄贓物律本無罪但須據供吊查向常不差捕役只令地保傳諭檄內註明有則交出不必投案無則呈訴不許帶審亦從無匿贓不繳

自干差提者亦保全善類之法也

嚴治地棍　里有地棍比戶為之不安訛借不遂造端訐告即審誣而民破家矣惟專處原告不提被呈庶善良有賴焉若輩倚胥吏為爪牙胥吏倚之為心腹非主人相信有素上水之船未易以百丈牽矣

婦女不可輕喚　傳人不可不慎固已婦人非萬不得已不宜輕喚幽嫺之女全其顏面即以保其貞操妬悍之婦存其廉恥亦可杜其發橫

俗云女人見過官其膽大如天可深思之　麓樵

差稟拒捕宜察　差如狠虎或自毀官票以拒捕稟究半

由索詐而起傳質而虛民不堪命矣余遇此等事直將
毀票存銷改差就原案辦理果否拒捕屬主人確訪而
改差票內不及拒捕之事以免串詐
民情漸劣每有毀票傷差者然待民好頌德者多鮮有
此事若挖差目折差腿埋差死是將爲逆尙成世界乎
吁果何道以治此 麓樵
爲犯人著想 官民當一體每見幕友齒少衣鮮自高位
置漸不知民間事作孽恐不少矣余無論事之大小必
爲犯事者著想並爲其父母骨肉籌畫與主人商量細
心推鞫從不輕言刑求而眞情自出佐治所忌心躁氣

浮拘泥成見
勿輕引成案 成案如程墨存其體裁而已人情萬變總
無合轍之事小有參差卽大費推敲求生之道在此失
入之故亦在此小則翻供大則誤擬不可不愼
訪案宜愼 訪察公事或搖於利或蔽於識未必皆可聽
信全在幕友守正不爲所奪若官以私人爲先入幕以
浮言爲確據鮮不敗事故訪案愼勿輕辦
示民以信 幕務最要在勤多延一刻卽多累一刻凡批
發呈狀示審日期俱有定准則人可依期伺候無廢時
失業之慮亦可不生怨言葢官不失信必先幕不失信

官或失信幕可力爭幕自失信官或樂從厥咎半在乎
幕也
勿輕出示 事有關繫指出利弊非托空言方可出示若
抄舊文襲故套儘可不必況示紙日久墮棄汚穢中所
損正非細也
示多常談讀者每輕忽之示有謬語黠者且挾制之勿
輕出最善 麓樵
愼交勿攀援 廣交遊通聲氣亦謀館之一法然大不可
品學素優卽不相識亦相推薦所交太濫轉致受累吾
人聲名所係不能不藉當道獎借然有相賞之實彼自

逢人說項如攀援依附事終無補褱刺妄謁司閽輕薄
甚無謂也
公事勿分畛域 事非切己坐視其失不置一詞或以己
所專司不容旁人更參一解皆非敬公之義
大幕習氣妄自尊崇或悞坐其位或偶動其牘便怒形
於色或同行而處乎其前或同席而居乎其上更以爲
占其身分殘欲辭館而去亦何可笑 麓樵
賓主而日賓東由西席言之也幕風日下有三東焉尊
主東美內東諛少東也曉嵐先生謂幕友有四救之名
愼勿再有三東之號 麓樵

勿輕令人習幕　圖名未就惟習幕與讀書爲近然一經入幕便無他途可謀或得館較難或才不勝任終身坐困始基悞之從余習幕者必察其才識如不可造就卽令歸習他務

須體俗情　各處風俗不同必須虛心體問就其俗向所宜隨時調劑然後傳以律令則上下相協古云利不百不興弊不甚不除眞閱歷語也

事戒已甚　公事可結便結其無大關係者不必過求往往恃其明察一毫不放是謂已甚聖賢所戒

不宜遷就　持論本是以主人意見不同稍爲遷就便是

私心用事諸費斡旋不得其平矣違心戀館所害實多

勿過受主人情　合則留不合則去是處館要義然有不能卽去者非盡戀館也平日過受主人之情不得不辦非分之事欲去不得每因受累故主賓雖甚相得與受必須分明

去館勿使指摘　官之得民與否去官日見眞幕友之自愛與否去館時全露佐治者須算到去官日不可有惡聲去館時不可有敗名

居官三字清愼勤佐治亦此三字而愼尤在先　麓樵

摘喚須愼　省事亦大不易凡傳案摘釋之人必有確然

可刪之故遇有刁惡無難明白批示使訟師不致肆其譸張否則訐控多人方圖洩忿乃幕友摘釋啟官之疑墮人之術矣

批駁勿率易　一詞到官具狀人盛氣望准訟師房差亦無不樂於有事一經批駁羣起而謀抵其隙批語稍未中肯非增原告之寃卽壯被告之膽省事反釀事矣是在擇其詞中要害剴切諭導使弱者心平强者氣沮

能使弱者心平强者氣沮非有學問識見未易批出也幕學豈易言哉　麓樵

核詞須認本意　俗云無謊不成狀每有控近事而先述

舊事引他事以曲證此事者意有專屬而訟師率以牽摭爲技如賓主不分且糾纏不已又有初控一事而續呈漸生枝節者省事之法第一在批示明白

訟師驚天雷等本頭早經例禁乃有只圖批准且得告狀人謝禮故張大其詞使不能不准一經傳審又亦不到案訟師伎倆所謂管准不管審也是在留心體察嚴辦訟師庶頑民知法而良民不致受害　愚民又有占原告之說不論曲直若原告卽占上風者差役傳喚被告亦若先餒者吁所以謂之愚也是宜加察焉　齊明府棟令安邱三八放告處代書於宅門外有告狀者令

代書先呈狀稿閱過再寫若狀係自來稿即刻傳其人就來稿指訊之謊狀日少遐邇稱頌焉 麓樵

人命防牽連 嘗見命案列証便舉家惶駭每有兇犯赤貧而累詞証者須切屬主人非緊要人証即當場省釋不令入城應保者訊後立保然猶有官保私押之事民人一日不歸其家一日不安可不深念之乎至路斃之案差保無可生事則牽連地主尤須禁絕核稿時務字字檢點以防株累

東省近年有毒死本夫之案差令姦婦扳富者共魚肉之婦乃扳昔年有姦之同里富民少子入案抵死不釋

此子瘐死而冤莫白家亦敗父兄相繼亡可哀哉孽在差而官幕能無罪乎 捕役教賊扳富拉仇每誣良家子而辱其尊長害其子孫地方官愼之哉督捕者尤易造孽所當切懼也 麓樵

侵佔勿輕查勘 豪强侵佔律所不容若世業相承重加修治或本官産原聽民便乃地棍藉端挾制需索不遂飾詞訐控差查官勘棍役朋比民不堪矣能於控到時嚴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爲上策否則官爲速勘嚴辦必有受其福者事關田房墳墓類須勘結疆界不清往往釀成他故是須勘斷明確爲之速結使造房葬親無稽歲月所全不少至示勘有期必多人守候更不可臨期或改

押犯宜勤查 羈管之弊甚於監禁監犯有獄官時時親查或囹圄鬆動若羈管者本非重罪而差役百般陵虐有至死者至賊犯押久役則縱竊分肥害人損德甚矣全在幕友立簿檢察隨時結案官時派親信人稽查庶幾無失

監犯押犯不隨時稽查最易損德押犯早令結案否則按簿日查監犯夏則時爲埽蝨除穢施以湯藥冬則檢點困窮勿使凍折手足染成瘡疥並不費財費事而陰

德大矣 麓樵

聞大興縣押犯多在大殿荅署後舊廟也困積穢處凍餒病苦直同地獄保定府本屬暨通省人犯至多押犯亦衆人言犯人虱蟣並土鼈臭蟲沿壁滿地至踏之有聲夏犯既飢且渴於污水中搶攫瓜皮而食官斯地者切宜觸目動心克昌厥後爲之友者亦當思公門中好修行也 鍾霖

勿輕易僉差 必訊之案方僉差傳其餘細事多批親族查理或久而不覆必其氣已平即或置之亦有益無損吏請差催從未允行

宜隨機杜弊　地方風氣以官爲轉移地棍揣摩即視官爲逢迎有一利必有一弊曲折甚多在隨機詳察

草供未可全信　據供定罪多恐未眞余於主人訊供時必從旁凝神細聽供稍勉强必屬主人覆訊更戒勿性急用刑罪名至重不忍以子孫易一館主人亦不可有後累

入幕之賓固不可隱主人辦公然亦有必須親歷者博興有父子仇殺非一家九命並傷重二口之案時當盛夏屍橫臭溢鄰里皆避刑席董信齋表兄於犯人自首時即從旁聽供次日同王芝山明府到屍場周勘情形畢悉故定讞詳明抵罪允當有心人無處不精心通品固隨機應變也　鍾霖

駁案宜細繹　上臺駁案有意在輕宥而駁故從重者有意在正犯而駁及餘証者非細心體會易致歧誤至案已可完而瑣碎推敲萬勿稍生厭煩若主人所持甚正與上臺意見不合必當委曲措詞以伸主人之意不可游移遷就亦不可矜才使氣致上下觸忤

有上臺幕友與屬幕有隙或與官素嫌藉案挑駁以洩怒者此最作孽上下皆須細察　麓樵

不受關防　關防之名必不可受而可以不受之故全在

謹飭佐治不能盡疎親友然因主人不我關防遂律己不嚴將身名有玷爲人輕薄轉有不得不受關防之勢故親友往來必令主人知之有事出入令主人確知何人何事磊落光明何至關防

此非得人修金即令束縛之也一或不愼猜疑即生聲名大壞烏可不自走明路　麓樵

須成主人之美　不合則去非悻悻也必公事實有不便不可全以意氣矜張主人事有未善分當範之於善不能則退是謂不合則去若主人別有善念必須斷畫以成其美方於事有益又不可堅持不合之意不細思量挈然而去

處久交更難　賓主初交未甚浹洽盡我本分可告無愧若交契多年任勞分謗亦義所當得引嫌避怨轉失交契之道特不可恃以濟私耳交久尤不可忘形幕友得以盡言行志全在敬信一言一動有不敢簡慢之意若忘形則易狎狎則玩心生言有不聽者矣且賓主雖甚浹洽更不宜經手銀錢致成嫌隙而爲怨府況一經手亦不能去任自如

勿求全小節　主人禮貌盛衰即敬肆之別何可不講然誠意無渝則小節亦可從略至主人僕從大率不知大

體不可稍假詞色或啟干求之漸若些小過失量爲包容亦遠怨之一端也

勿忘本計　佐治不可有寒乞相使人菲薄然本來面目却須時時自認家有應贍之妻孥有待濟之戚友自不暇向優伶飲博中經營且節一錢之費可餘一錢之資家食聊足行裝可卸又何必衰年僕僕長爲人肩憂患哉

四關絕祀尤宜詳審　是在密查與主人商辦甯寬勿嚴此節人鮮慮到雖寬或失輕然方寸却安　麓樵

定罪時有鬼物憑依　切須懍愼

先生切言之余亦時惕之每當夜靜燭焚案前窗前颼颼往來却有形影刑名顧易辦耶　麓樵

事關入罪者日宜謹　諺云好動扶人手莫開殺人口凡佐治者皆當三復此語　言即非虛出於私意尚罹陰禍況傳聞未實必爲鬼讐吾人佐治身當其任自不得曲法故寬如不在其位又恐下石耶

仁恕獲福　筆孽多端盡削祿籍治獄仁恕償科及子歷有明徵

忌辣手　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此余撰聯也隨處懸之以自警焉

余嘗撰聯到處懸諸館壁眼前常思立鬼身後莫忘有兒惟較先生愧直率耳　麓樵

擇主人獲益　前言就館宜愼爲處館者言之實則人品成敗所關甚鉅也尋常朋友未必能經年相聚惟賓主朝夕相處性情氣質最易染移所主非人往往遠離其本　一署公事各有專席五方雜聚人或不齊相處大不易是惟待人恕而律己嚴庶能善交而久

刑名錢穀歲修較厚人亦多由讀書中來即佐治終身尚不失己書啟雖歲修較少然今年記室來歲詞臣時時有之即或功名不遂亦尚不失書生本色若徵收挂

號等席歲修無多引薦每濫得館非易一入人幕衣服僕從亦欲效人家累又多有館尚多拮据失館旋至落拓一生坐困他途難謀更或沾染衙門習氣惡少劣朋引爲敗類轉不若爲賈爲工之可以自立也刑錢兩席責任太鉅關繫甚多非讀書明通未易成就學之非易若小席可以不學而能然往往誤人終身煥曾先生所以勿輕令人習幕也　麓樵

陳慈圃先生秉東臬時檄發徐致初先生所刊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於各屬令官幕知所則焉板在保陽未能購刷余幕中人也因摘佐治之言撮要書出異日能重

爲刊布裨益後學知不僅爲名幕已也龔樵又識

先嚴嘗訓曰讀書人貧勿習刑名達勿作州縣益老年閱歷既深慄慄畏懼也節錄佐治藥言間附己言諭令時時警佩且云官幕一體切當服膺卽不習刑名而理則須知 鍾霖謹志

張文忠公爲政忠告節鈔

元歷城張文忠公諱養浩字希孟別號雲莊其園名也幼好義苦讀母憂其過勤乃晝讀夜思山東廉訪焦公遂薦爲東平學正爲丞相椽選堂邑令入爲御史後爲御史中丞以道德政事名於天下論者謂其學則卓有所見而不雜於權術行則確有所守而不奪於勢利皆本忠孝之心也其居心行事備見於所進牧民風憲廟堂忠告三卷天歷間關中大飢特拜行臺中丞散貲與其鄉里貧乏者至陝權變賑濟活民無算以瘁終年六十封濱國公謚文忠元史有傳公與清河元復初宣城

貢師泰善嘗相謂曰孰後死則銘先死者使子孫不忘焉居濟南城西郭外園名雲莊景物最佳試官每以雲莊十友命題皆園中勝跡萬古齊州烟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尤爲世所常誦忠告三卷有官守言責者循而行之爲民造福匪淺凡讀書人固當家寶之也世多刊本尹竹農表舅父撫楚日屬郭蘭石先生書刻者爲尤善前乞得一帙時時玩味摘其要者記出並附己言用示後人異日得與汪煥曾先生學治佐治二卷並刻焉則幸甚

王賢儀龔樵氏書

張文忠公曰古人縱囚省親如期還獄者甚多是弄天子之法以市恩不可為法出於朝廷尚可出於一己之私則不可　余謂今非其時矣粵逆竄北多有請釋兇盜犯為敢死軍以攻賊者許以得功滅罪亦有死敵者然還者不多矣

今用兵每設敢死軍准其克賊先得財物鎗礮如雨悍呼直前死傷罔顧故易制勝惟此軍多放恣而上多寬之以其得樂且樂命在旦夕耳　鍾霖

古人有禁人於獄而不家寢者皆良心所發非過也

凡居官者必先敢於負荷而後可以有為凡在官者當知

榮與辱相倚伏得與失相勝負成與敗相循環

尊卑之分定則家無逆子國無叛臣

能下人者其心必高其所志必遠　余默思而熟察之言非虛也然有眞有僞眞則為謙而尊僞則為卑而詐

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為包容大抵律己當嚴待人當恕

必欲人人同己必無是理

為政者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慎終如始君子稱焉

君子之從政也甯公而貧不私而富甯讓而損己不競而損人

風民立石以頌德結綺門以祖行鳩錢帛以佐路費建生祠以圖不朽之名君子不為也

民被德澤訟清盜息豪強消沮同僚悅服去官之日雖徹車羸馬行槖蕭然其樂有不啻萬金獲而千駟受者

前輩由外官而至執政論濟人之功自以為不及為州縣達甚嗚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縣而不屑為也　余言天下治亂起於州縣蒞官惟州縣最大最重天下事皆由其辦起也後知州縣最難為切諭　鍾霖　達無作州縣亦即時事言耳州縣有權有時權不由己

世以窮達進退皆本天命謂命之窮者雖躁競而亦窮命

之達者雖遠逝深藏而亦不能退此星家術士之言非君子所尚也君子以義處命而不倚命以害義

爵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失有時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矣

前輩有言為宰相不難一心正兩眼明足矣

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曷謂難人所趨者不敢趨人所樂者不敢樂人所私者不敢私曷謂危入與天子爭是非出與大臣辨可否發人之奸貶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罪人於死地一或不察反以為辜則終身無所逝非危而何

刑憲本以待小人君子之過苟不至甚不宜輕易加之使
數十年作養之功掃於一旦蓋人才難得全才尤難得也
趙清獻公在言路不避權貴號鐵面御史嘗曰小人雖小
過當力排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則當爲國
家保持愛護以全其德此可謂知大體之論
古人攀檻斷鞅曳裾輒輪者皆勢危事迫不得已而爲之
不可執以爲法
樽俎之下猝然而報兵遽然而聞寇則當詳其虛實度其
逆順不可一聞其言輒倉皇上變徵發百出未見寇而先
自撓也

宰相所以調燮陰陽者非能旱而使雨雨而使暘也要不
越盡人事以迓天地之和而已天與人若判然而實相表
裏大抵天道災祥視民心之苦樂民心之苦樂視政事之
得失政事之得失視宰相之賢與不賢　余謂一方有好
官民多安舒象一方無好官民多鬱悶氣有不可名言者
況宰相關天下乎
古人權以濟才隨宜應變如丸轉盤而不出於盤如水委
曲赴海而不悖於海
天下事知其已然而不知其將然者衆人也因其已然而
將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識遠慮者不能也室焚而徙薪

舟溺而市壺疾成而求艾殫力爲之無及矣
窗有蠹孔當之而頭風隄有蟻穴穿之而水決顧可
不慎其小者乎　鍾霖
謝太傅雍容談笑以折桓温郭子儀單騎以喻回紇皆能
鎮定大事也
元史省臣奏用臺臣文忠歎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
而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十事萬餘言皆切直當
國者不能容懼禍乃遁去
元英宗時文忠參議中書省事諫元夕內廷爲鼇山
燈上之丞相拜住拜住入諫上大怒既而喜曰非張

希孟不敢言遂罷之賜金織幣帛旌其直
文忠在諫臺盡言匡時風憲忠告可見焉　竊思言
官爲喉舌可以知無不言即或因言得罪非甚妄謬
猶蒙輕宥廣言路也乃或恃權濟私言是行非一朝
外任貪鄙不堪忘其劾人者若何矣是應請言官外
用令將在臺垣諫章於婉訓時彙書以呈以備核查
如或言行相背加倍治罪庶不致有賣摺稿之說
文忠初選堂邑令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弗聽首
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參見者
文忠別墅曰雲莊嘗築七聘堂有句云東坡罔故在

辭聘未全非
堂邑今屬東昌府古名發干一日雀城卽漢陳午封
侯地道光癸卯館張問竹明府堂邑幕大堂忠愛堂
舊扁爲文忠書
鍾霖附志

家言隨記

濟南王賢儀麓樵氏書　男鍾霖 寶霖 敬錄　孫壽恩校刊

閱歷偶談

王麓樵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刑罰不中至無所措手足大
哉聖言細心體會爲治天下之大法卽刑名之大經
賢儀年十八失怙四弟一妹姊爲先嫡母毛太君生
母趙太君守節撫育尸饔供師餼夜籌燈勞鍼紉視諸子
讀所誦書慮忘而受師責也賢儀時暗泣思有作爲而無
術初應童試師長清王孝廉嚴而躁母望子成立者切冀
師嚴而夏楚痛心隱泣而已一日責之甚乃於戚家假貲

入都時尹竹農表舅父濟源金文波表兄洙皆供京職慮
其知爲人傭書以自給旗員某多倫司馬延爲書記出古
北口崎嶇荒涼南望白雲淚弗能止偶得句云風狂人寂
飛沙白山險狼奔亂草黃其况可知母痛失子輾轉得耗
專足促歸持修金跪而泣母子無言者久之徐訓曰將若
何對曰願養母因拜從山陰沈藕堂師師蘐於臯幕學刑
名攻苦兩年應臨邑王明府元輔之聘家計始漸有起色
傷哉
聞長清王業師躁急日甚後斃其姪春闈號舍不善其死
人情後來日薄幼失怙時家貧甚每見父執來詢日窘急

平助以金勿嫌少也余兄弟侍側必婉訓而去越時父執某計及日王氏母子得勿斷炊乎送錢米至初不俟到門乞求也噫將何以報之哉兒輩志之

日記錄吾人皆須立一本日之所爲夜則記之久之可以勉爲善人寫不出之事即不能記也凡交接財物及緊要事隨手即記勤筆免思並不費事有無限好處惟事有關礙及聞見不眞愼勿率記

處館者刑名束修較多家用之外但可幇助親友是極好事處館萬不可有餘錢使子孫不知艱難轉眼化爲無有反成敗類所見多矣諺稱擱筆窮倒是處館人好名最可

恨是慕公子

吾無力多助人而此願則奢倘後人得祿遇當爲者即爲切不可刻意求富常見人言此某人子孫其先人甚好可不顧其後乎到處有人顧及無錢何礙或言此某人子孫耶其先人應有此惡報更或唾詈之有錢何益

遇親友子弟衣冠率謬或行走嬉戲即加訓導若大過失並當告其父兄使責處之最可以成就子弟近則訓之生仇其父兄轉護其短更有尊卑狎遊師弟飲蕩者世道焉得不壞

子弟似無甚緊要不知轉移世道人心全在培植子弟爲人孝弟賢言與聖言並列爲一部論語之冠弟子入則孝章更爲斯人斯世之正道

父兄時加訓飭乃人生大福分否則師友箴規亦不致流爲匪人痛幼失怙孤立艱難亦時念能自得師之言然日鮮警惕終多過失

呂祖位列上班到處著靈憫世警人尤時見乩訓少隨師友於濟南西門外趵突泉呂祖殿旁放鶴亭敬瞻請乩因乞示訓蒙賜書誥誡一篇令修身寡過切中病處悚然拜領每元旦子刻淨室茗香敬伸感叩時佩訓言以自警勉復蒙賜覺愼二字爲佩謹

志終身

至友自遠來晉謁要事急答之恐遞寄稽失致悞人事必作兩函先後寄之庶稽失者鮮矣

寒士大好凡事人多原諒若富則一處不到便招人議第士不可有寒乞相耳若貧而裝富則爲人笑

窮易招邪須時時懍之庶幾不致悞入陷阱

吾人一生難免人之毀譽然要問我之是非不可因人生喜怒更不可被毀譽變了心性往往毀我者後又譽我譽我者旋又毀我聽其自然而省其在我者可也古人云毀我者德我者也譽我者損我者也可爲座箴

客之美我欲有求於我試思人之譽人不知作何打算方纔開口且每有許多作態可不慎思而明辨乎

人以邪事商我必我邪而邪入之古人所以自省也觀所交知其人此最易觀人之法

富者可以任命寒士則不可任命富任命庶不妄爲貧而任命則不能前進矣

館將陵長洲韓雲溪明府 三泰 出其先文懿公戒子書語語眞實特手錄數紙時以自法而戒我後人 書另載

余無讀書福而最愛看書依人作嫁無暇多看又無多書惟乘空即看隨手即記每覺爲日不足

借人書看不便久假更須隨手即記積久益智遇事却有見解

少年歲月正長精神日强讀書看書大有工力勝如余之忙裏偷閒也看書能行更爲難得程伊川先生云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凡事萬不可强求當見機而爲量力而進如運大石敵而動起而移是可以運行矣若强之不動且努力不已勢必有絕臏之患能明此理省許多妄想妄爲元許魯齋先生云事由得自己有義在由不得自己有命在時記此言並可以免患

寒士涉世最難要一忍字求名最難要一强字尤在陽示弱而陰用强

余屬何岱麓隸書退齋二字顏室自號退齋跋云以退名齋葢取退讓之意南村戲之曰愼勿用老氏法石民笑而不言岱麓爲之書以退爲進亦陽弱陰强意也二三良友頗知余明乎此

世丈翟文泉先生允升掖縣名宿成進士不仕以詩書自娛隸書爲世所寶書摩兜堅三字贈余特示箴也考襄州穀城縣門外道旁石人缺剝腹有字摩兜堅 鞬一作 愼勿言亦曲阜周公廟金人之意金華宋濂爲著箴曰摩兜堅愼

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摩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水深摩兜堅高不知極深不知測摩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摩兜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摩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摩兜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元德摩兜堅愼勿言

又距穀城四五十里有石人二偶而立腹上刻字一曰已及一曰未而不可得而詳

各處巷口立石刻泰山石敢當相沿已久人多未解或言能禦凶邪考顏師古急就篇石敢當人名石碏之後最有力而泰山字無所考或泰山人耶或誤謂泰山之石耶俟質識者 鍾霖附志

只一倖字生出許多妄念妄爲來何以止倖曰理
知己頗難事關著痛癢處話道著痛癢處便是知己
自己誇許多好處能處說許多苦處窮處不如好友背後
代我一言令人信也交友可不敬乎語云好友百箇不多
冤家一箇卽多
五倫中獨朋友加之交二字既稱朋友非我往交不可四
倫中一處少朋友不得於處變尤見
有交接而後成世道朋友爲世道中大關鍵
士人有孤僻相有鄉村話交必俗命必薄
有容者多恕人能忍者辦大事無涵養者福薄好刻薄者

命孤愛訴苦窮者運蹇
門庭清蔭者有旺氣山水明秀處有達人
自恨者可取自愛者可用自謙者可親自立者可敬自修
者可交
自卑者可恥自棄者可恨自是者可讓自顧者可疏自大
者可遠
室內論事與門外異一人圖事與衆人異任一時與千秋
異容一人與萬衆異知其所以異則心通而量大吾願肩
天下事者知之
袁簡齋云自謙與自賤異自重與自大異吾嘗執以辨人

知惜字紙者識書知施乞丐者識苦知勸爭者息訟知輕
財者多義
凡事說得出去辦得下去無論大小皆可行之而無礙
有志氣的人口不必言面貌上自有一種英氣行事必有
一段骨氣惟有心人能察之
天能貧人必不能窮人若走到窮路其人可知矣乞丐雖
貧柳編笊籬竹削耳挖或撥蟬取蟈亦可售以餬口志士
所當自奮也　人不自走窮路萬不能窮而無路

語云賣鼠販蛙難以成家然亦有不然者京都人秋
杪覓促織蟈蟈於盆養麥苗土中下子置煖炕上煦
出初哺以飯繼食以菘冬皮脫鳴京室富媛購老葫
蘆養於近裹衣間聲如琴箏至次年初夏猶聽聲得
意每頭可值銀數錢而活久者益貴
又有鄉人冬初山陽草際取東蟈無數竹筐餬紙鋪
棉盛向陝蜀間隨處售之其價亦昂積貲則販貨回
售歲亦爲常　又有販北地河蟹赴蜀中賣之者每
對可值銀四五兩並有販直東菘梨往者官常爭先
重價購以奉上誼重珍錯人能自勤天必不能阨之
況學者乎　鍾霖
人人皆知求利不知行一好事上天卽以三倍好事報之

利息最大體驗久矣亦何樂而不行好事哉

積善比積錢好錢積多是人家的善積多是自家的且是兒孫的

存忠厚心行忠厚事旣享忠厚之福且留忠厚之餘亦何樂而不忠厚哉

成家者視糞土皆黃金敗家者視黃金如糞土每見富宦之子孫揮金如土爲人愚弄蕩產不惜咸相笑之亦知其金固皆從愚弄中來乎父宦而子丐冥冥中固有大幸快者在

語云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陳世室筆疇改爲順理行

將去以信步或有不檢耳聊齋云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究是激語也

生古人後偶有所言往往爲古人所已道者心每不快繼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是理卽同何害執中用中何嘗非同

古今文詞理無不同者不同者詞之變化耳如必求異其人偏僻矣譬如人面不同而五官則一生或倒置見者駭然切不可求異人也

世未有偏僻可以成大事者聖人所以貴中庸也

三代下惟恐不好名凡好名者多可変惟名不易得小名小患大名大患天固不輕予人以名也古今皆然能養其名須大學力

古人云事以不解解之最有滋味過無情無理之事解不明白直須以不解解之

凡難以理論之事付之一笑却有無限好處

呂新吾先生云區區與人較是非其量與所較之人幾何世間惟有家庭之事甚不易處又萬不能不處惟身修者可處惟量大者可處

家庭之間難以論理只有論情鄉黨之間不能論勢可以論理

或言多疑之人最難相處余曰不明則疑見理明的人卽或過信致悔然亦可欺以方

胡文定云豈有見理明而不能處事者余曰豈有見理明而猶多疑者

好辯便知文過失多疑自是欠聰明 鍾霖句

蜂螫火烙痛不可忍然亦須忍一時卽過去矣人過至苦至難之事痛定回思曰當時如何過來不知萬分難過總須過去只在一忍而已一忍不住錯了一時害了終身恐之須臾則千古矣

憶一聯云時到萬難須放膽事當兩可要平心未知何人

所作可爲銘佩
司空圖云忍事敵災星古人云忍字心中有刀不忍卽刻禍招聊齋云忍事最樂皆當切思之也

獨行一事旁若有指之者偶發一言旁若有笑之者能時時自省庶言行知謹愼焉

有學問經濟的人開口便有分寸行事具有斟酌不在仕不仕也有學問經濟的人文章必然名貴行動必然和雅不在發不發也

萬物靜觀皆自得一語具全易之理四時成世界無非陰陽消長識得陰陽消長則吉凶禍福皆可預測靜生明明無不識自然之理非神奇也

識得陰陽消長自看遍世事諸有把握必可以爲名醫

空山無人靜也通都大邑亦靜僻室獨處靜也戎馬擾攘亦靜靜如定鍼要平穩耳

何以能誠在不欺何以能靜在不忙天下甚事不於忙中錯了靜字有大學問大工夫在內

余性素急公事未辦急辦不好更急不見邸報急見不當爲者更急要信未覆急恐達不到更急要事未辦急辦而難成更急要件未記急久而或忘更急欠債未還急欲還無力來討甚力更急花南村曾示治急之法隨遇而安不可亂想

古人云學問要看勝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終身佩此兩言無不安命而上達者可以律己可以教子兩言足敵千萬語　嫁女必求勝吾家者娶婦必求不若吾家者亦名言也

危險路須慢步行危險事要耐心處一急卽錯且受傷

天下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走順風者不可太高興也我走順風看逆風船如何費力船上人看我如何羨慕嫉妒一轉風我亦然也顧可高興乎

少食可以無大病小心可以免大禍

乘十年好運醫病手段一遇逆風輒欲棄舟投水亦何可笑

語云不怕千人看只怕一人見每有絕好文字衆口稱贊而中有疵類却被一人道著

東坡云眼前未嘗見有不好人固是歷練到語然試看極壞之人各有妻子亦有朋友初又何嘗壞來吾人相處切勿逼出人之壞心來以好相待卽壞亦壞不到那裏去

嘗思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可以爲法繹思待之過嚴轉或激事黨錮之禍所以成也張南軒先生云嚴者嚴其在我者而已

律己嚴則寡過待人嚴則窺我之過而造我之禍

新吾先生云聖人處小人不露形迹中間自有得已處高崖陡塹直氣壯頰皆禍也即不論取禍近小丈夫矣孟子見樂正子從王驩何等深惡及處王驩乃不與比雖然猶形迹矣孔子處陽貨只是箇給法處向魋只是箇躱法

隨便一句話有心者聽去可以息大事亦可以起大禍言顧可輕出口乎

好運只交一回好花只開一次必冬看春花早爲烘開不但到春無花且更傷其根本好鑽謀者當猛省也

少年得意其後多衰間有始終順通者必其人有學力且

有根基　少年得意時自知警惕亦可不致終敗

逆耳之言觸心拂心之事動氣深知是病而不能自醫擬以逆來順受四字書諸座右時以自警久之定有無限受用處也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以

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局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皆見到之言余書作座右以期或有合也

大話闊手的人無錢亦可爲人幹事然雖能成事終恐壞事愛小占巧的人有錢即可爲人幹事然未必成事亦不甚壞事

人當危難時必呼神與祖宗望其來救之疾是知神之非遠先人之常在矣及作奸惡則謂神何知祖宗去遠矣是不大可異乎夫危難時有神奸惡時亦必有神矣人不奸惡是必有救否則大呼亦難望矣勉爲好人不遇危難豈不樂乎

有言神在目前者在心中者在冥間者在世外者心不同而人亦異

或言上廟拜神爲愚不知能常存上廟拜神之心便是可與爲善之人

呂新吾先生云進香叫佛某不禁同寮或非之余曰彼之所爲誠非善事而心且福利之爲何可弗禁所賴者祿是以自戒而不敢爲惡也故歲饑不禁食草木之實年豐自不食矣

鄉村有廟年豐則到處賽神還願固屬既富方穀然民知敬神歲稔不致生滛歲歉不致作惡未始非敬神之效況議事飲老多在廟中廟固整齊斯民之地也

北方村皆有廟或言無廟之村多有邪教不可不察而善導之

回教亦西方近佛教者或言其起禮拜寺可以隨處斂資

即可以留匪藏垢皆其寺多忌諱故啟人疑而漢回隔閡耳余謂鄉廟任人出入回寺亦任人出入且慶弔相通自無疑忌矣是可與回教之顯達者言之亦爲政者所不可忽也　朝拜寺而暮宰牛禮歟

知上廟敬神便有善心不可以有心求福苛責之也遷善釋叔篇序云學士文人侈言道德輒謂遷善改過豈宜有爲而爲究之志愈高而品愈下禮義廉恥徒事口談刻薄陰私居心險惡轉不若有心求福者之猶知向善也

任城恐子弟漸壞任鄉恐子弟漸陋幾無可任之區矣余謂當擇人而交貽子弟之庇擇地而處端子弟之習

凡有內心者皆可敬可愛可畏余於時人默而識之無不成就者惟不可有內心而陰險

人生能有多大福分每見於銀錢若恐用不完者於色慾若甚貪不足者及至窮而無可用憊而不能貪悔之晚矣

諺云早用晚不得乃一定之理譬如華衣而珍著之則長新也壯體而撙養之則老健也能處處留有餘必長長多享用

半生自用譬如二字雖不能無弊然頗寬心銀錢用去譬如未來作如是觀省諸煩惱

凡物得不到手如何羨慕及至到手亦不過如此百計圖

之不顧身名即或倖獲又有何益

公門中好修行以能害人亦能救人也刻刻顧修行二字定不敢害人

刑名所關者重官之功名民之性命己之品行不可以淺陋爲不可以勢利謀不可以應酬聘不可以委屈處束修乃心血換來若以子孫換則大不值矣汪煥曾先生所以不勸人習幕余則先不勸人學刑名

余習刑名深懼疎淺誤人害己於保定郡得安肅徐致初先生棟所刊蕭山汪煥曾先生學治臆說佐治藥言二書如名師如良友受益實多先生佐治二十餘年成進士爲

良牧於居官佐治之道悉本諸身而見諸事而又平易近人兢兢焉不敢造孽以無負先人之訓爲念特摘要錄出異日倘能刊贈同人俾知所則可爲斯民造福亦可爲子孫造福

煥曾先生撰聯云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志士之言仁人之言

汪煥曾先生輝祖浙江蕭山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科舉人四十年乙未科進士官至湖南道州知州稱龍莊先生　鍾霖志

佐治之暇博覽羣書粗知今古非敢云以經術斷獄也或

令子輩隨錄分訂日積月累益人多矣
桂林陳文恭公爲當代名臣鉅儒處事體悉人情所言平易至理宜蓮史三元之繼起也手札有云歷一番煩難增一番識力受一番艱苦見一番勞績居官佐幕皆當知之
諺云莊稼錢輩輩安買賣錢用十年衙門錢當年完若錢完而孼不完則大可懼矣
仕優則學非優長之謂而優游之謂非讀書作文之學學通古今經術以濟用也吾謂幕優亦當學非第律例案牘之學亦學通古今經術以濟用也然求之時人讀書未通乃卽讀律讀律未通遑問讀書

讀書人知醫謂之儒醫讀書人佐幕亦可謂之儒幕然未聞稱之者習幕者當勉之延友者當訪之
仕有正異兩途皆必試而後官卽或試有代倩究竟讀書者多余謂刑名錢穀兩席亦當試而後聘不必特設主司督撫分時集署以古今經濟事理而試策論或考以案牘考以度支予以等第加以獎勵聘友者卽於此中延之庶各知勉學而幕品不雜亦人心世道所關也
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亦可激勵人材由幕而官
幕友無論何席今皆呼老夫子若幕友之別名然無知者亦遂以老夫子自居做出許多幕態殊爲識者所笑試思此三字誰可以當之　古者夫子乃泛稱自尊稱孔子無敢僭之者矣
依人作嫁只求無過而已切不可求見功所言所爲皆有關係無道以處鮮不損人而害己
看史鑑可以知古看邸報可以知今今日之邸報異日之史鑑也天下風土人情政治利病與夫官常賢否皆可以周知又有增删條例更當多見多記邸報有同此政事或能奉准或致駁飭於此可悟奏事之體例措詞之當否明良之契合焉　余於邸報奏疏分類鈔集甚有用處
士人時看邸報文章必然官樣說話自有斟酌商賈知看

邸報則少許多有天無日頭的話
陳文恭公云城鄉學館皆須令看邸報或力有未能則數人同看凡用人行政及內外條奏皆得見聞此中增許多識見見之文策自更親切
乍入學堂多拘悶日飫詩書氣華矣乍近富厚起歆羨日習華膴眼大矣乍遇官長每退縮日處臺閣體移矣乍睹刑杖生恐惶日聽撲敲心恬矣乍見正法多懔懔日履兵戈膽放矣近朱近墨習慣自然是以子弟當端其所趨而久以化成
與上臺處輕視屬員與州縣處輕視百姓與富貴處輕視

寔微一旦失所處不知已爲誰矣且有因此受禍者可不愼之乎

俗云一品官二品客謂因尊而尊也若假威遂自以爲虎鄙甚愚甚

凡事如我意須防其驕一味如人意或疑其諂二語最有味官幕尤當交警也

移風易俗必自上始卽衣冠而論京都換樣天下人皆倣之曰京樣卽皆以爲好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

長官有好氣州縣有厲氣幕友有媚氣紳衿有大氣士人有休氣商賈有油氣鄉民有傖氣子弟有佾氣婦女有娼氣最爲可厭可惡此氣上干雲霄上天焉得不怒

鄉民見官不起避其心可知民不知法固不可民多知例亦不可鄉民買大清例便出訟師

余習幕初學駁案以人命至重層層挑剔暢所欲言自謂好筆呈蕭堂師抹而訓飭之爲易作數十言便不可增減乃知一字之嚴關係重大非若抽秘騁姸以文爭勝也

上司刑名或與屬下刑名有隙藉案挑駁甚且弄筆呵飭必使屬友辭館而後已不獨怒賓忘主且致案犯受累此大罪也上司當知之屬下亦當知之

嘗有刑友與某縣尹素嫌怨就院幕遇案批飭太甚致此尹憂憤以死其實憲屬無嫌隙

佐治長支修金諸便掣肘處館攜眷骨肉相聚有便當處有不得已處亦有不便處有眷在外時時出入衙門略不謹愼便生出疑似來

佐幕接眷必須賓主合式更必自有餘貲行止方能自如此雖小節有不可忽者

刑名於州縣學起民情方見得眞切官於州縣做起世事方見得深透

同考試官自命作家薦士卷力要元魁主司許以稍次則負氣不薦以矜其高此士因之不中或致廢棄此大罪也

佐幕者自命老手詳定罪名上臺駁飭乃負氣力爭以逞其能致此犯久苦或且罹法此大罪也

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己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百姓省了多少費用佐治者亦當然

州縣官隨處用心卽可以隨處造福佐治者更當然也

張子云精思多在夜中辦刑名覺夜中方精思

人言夜深辦案常有鬼物余亦時覺有之然亦未嘗確有所見大約案情未的或有冤枉者耳若爲之細心平情恐未必卽來

卽不必有鬼刻刻作有鬼論可也屋漏衾影卽有鬼之謂

奚必辨案哉
多事之秋用無材之君子不如用有材之小人亦見到之言然既爲君子未必果無材也既是小人有材亦當駕馭之也
究鬼索命往往於科場號舍者播其惡於衆也
流言隱帖聽之惑人尋之無根造此者大抵汚吏被褫劣幕招尤蠹胥逐籍長隨負罪更或文人落魄訟棍敗露每有無端浮言而輕聽播傳致輾轉悮事愼言者於此尤當加愼也
濟南省城五方雜處每有謠言俗稱鞭報以鞭子巷多旅店開任者
聞染店缸敗壞色乃布一新奇謠言染色即佳一笑
人必各有所顧而後成世道乃至不顧名不顧法不顧命世道殆不可問矣
陳文恭公云理訟正所以息訟民刁皆由於官疲次句切中時病官一因循生出許多事來良民受累刁民得意最爲可恨幕友萬勿因循且望從旁提醒
官一到任惟我獨尊往往任性使氣上司不及知同寅不能勸百姓不敢言吏胥轉得乘其喜怒以施其伎倆受害最深惟良幕友昕夕相處可以善導使去其不善而漸爲善焉州縣爲親民之官不可有小人之行然不可不知小

人之心不必皆循良之選然不可不知循良之道
童生即負大魁之具必文章詩賦雜作字學全辦得了然後成功名州縣要負一世之略必古今朝野鄉曲猥褻全識得透然後爲好官
天下治亂起於州縣州縣賢否在乎待民如何其轉移在乎上之去取余嘗言古今皆良民州縣釀大刼顧可輕此州縣乎
何以言古今皆良民試看一刑知懼一教知勸其不良者有不良者迫之耳民之爲匪必自漸起如火初然一撲可滅一或因循延燒莫及乃更從而煽之害及四方伊誰之咎民至揭竿而起定非一日既爲州縣而曰不知可乎
天下事皆自州縣辦起好壞係之然皆自督撫辦出治亂係之天下至大內有二三賢宰相外有二三賢督撫一切在其運用中天下無不治矣
治天下以例例者理也有執此理以作弊者有隱此理以作弊者非理之能弊而煩之弊也
治世以德其次莫如刑以德化者不數覯有德行者不易覯惟刑可以整飭一世而人不敢放道之以德不難矣
梨園教戲者視其人以作脚色曰生旦淨末丑裝而演之美惡邪正恰肖其人用能動人情生人慕使人敬畏而發

人怒罵今試卽世人以戲衣冠脚色裝演設想則人之美惡邪正如在目前此亦觀人之一法

官大有大花面樣官小有小花面樣子弟有花帽輕賤樣婦女有青衫寒苦樣或艷粧淫蕩樣皆大不可世人皆可以戲觀也

一官場老友云州縣遇三樣難看夜拷病賊難看夏驗女屍難看上司臉難看又云伺候上司無微不至移之父母可稱孝子此雖有激而言然上司亦當知之

羣役若狼僕從若狐出則逢人呵斥入則迎者媚諛脾性日變隨處帶出州縣大樣子來殊爲可笑可嘆乃一見上司卻又有一種卑鄙樣子何也

呂居仁先生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官之裝態作勢者當書此爲座銘

州縣遇三樣大屍親事主後任也爲後任者思之

自捐例廣保舉濫民不服官皆言官多其實不多試看凡官好之區民恐其去於此擇官多乎不多不怕到省的官多上司須看其是官與否隨時甄別爲缺擇官不爲官擇缺自然不多

張雲鷟曰爲缺擇官不爲官擇缺至理名言

所任之人不可信所信之人不可任州縣如何能做

前任有賢名後任雖賢而民且奢望焉前任有惡名後任第不惡而民已知足焉

捐輸原不得已亦廣例以收才耳乃多假利以求財焉財重而才輕焉矣官者貴也例廣則賤納之先自賤矣又奚言貴

捐輸以助餉拯民厄也乃捐而之四方者激民變焉餉之費十倍於輸之費

捐輸譬之招佃而先取租焉用其租而償其息可矣乃佃者盡納不且壞其畝畝焉區區之租何益哉

自捐輸廣保舉易而流品雜民乃各有可以自官之心而敢輕肆焉世將何以治乎是非有可以服民者不可

樂輸民漸分官勢戀餉兵偏慮冠平　鍾霖句

庫藏之充盈升斗之積供也民不暇治升斗而望庫藏之充盈也難矣是貴乎民之暇矣所望戢其干戈而安其田里也

鄉人輕其耕織而炫金繡焉抑知金繡固出於耕織乎不自寶其寶而寶在人之寶往往而然

大帥初更而壁壘一新簡强汰弱而已然貴能公否則弱仍隱而强且不鼓大吏初莅而地方一振陟良黜疲而已

然貴能恆否則疲復習而良亦不斷
羣雀飲啄自得握鴿者放而攫之活劈哺鴿以爲樂已初無所用也吾不知其何心羣黎耕鑿自如握篆者拘而拷之搜括賂上以爲媚己初無所蓄也吾不知其何心若而人者厥罪應同
蓄作孽錢害身以害子孫已大不值乃以身與子孫換錢以奉長官乎
濟南巷壁帖二句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不知何時何人之言洵仁心也試思春鳥之母被打唧唧黃口悉斃於巢何等罪孽　一日簷間兩雀

聲急見人益切呼人梯視則蛇銜小雀也救之得不全傷吁骨肉情雖小亦切人可傷生乎　鍾霖
官初接印人盈焉視交印者寂然矣若印交而吏役猶來必惠及紳衿猶來必情洽至鄉民來且多德可知況留者送者泣下者乎若侮而詈焉其不夜走者幾何哉官於接印思及交印時便不至爲惡且能處前後任
官交印而幕友久處人署即有公事亦覺無味
居官佐幕最易喪德是辦教匪案最易無後是辦科場案定例雖嚴是在愷悌君子尤在辦之宜早辦也
治亂係乎州縣既曰知州知縣教匪爲逆定非一日如早知而處之大化小小化無何致釀成大案
盜爲貧與盜爲富同罪而誅心貧守節與富守節同旌而論境是固難以明判吾恐別有冥律
州縣官一箇庸字一箇鄙字固壞事一箇紅字一箇鬧字亦壞事
好官親相幫固較親信然往往少見多怪不識重輕壞事大矣莫如厚贈以歸之接濟以阻之
科場號筒中有上古之風科場看榜時見人心之善
科場看榜骨肉得中乃極樂事否則無骨肉有至親亦樂無至親有至友亦樂無至友有同里者或同府縣者亦樂

樂者何心發於不自禁也一朝富貴乃薄骨肉疏親友棄鄉里甚至千里相投擯而不見胡不一念觀榜情乎
嚴訓勿薄待親友幸得微祿時爲分寄偶成一律
薄俸隨分詎自私難忘辛苦寄人籬關河道遠來書日風雪天寒舉火時指囷交情欣子問典釵滋味恰妻知試思親里同觀榜曾見題名喜上眉　鍾霖
館博興檢舊卷有鄉民死家小康無近親只妾生子哺以守民族利其產勸嫁不從乃誣赴所親預謀於人中途妾覺號且詈投湖死或鳴諸官以妾無家第杖民族擇其族善良撫育其子而結憾是當旌而罪民族者死反難然余

心耿耿焉司是席者能勿疚心乎刑名不易爲也
主人去官有美聲佐治者無與也而若有榮焉主人去官有惡名佐治者無與也而與有辱焉賓主固相關不可以勢利交視也
車笠之盟呼天地父母異姓兄弟若斯之重今則士商無不聯譜而仕途尤甚飲食相逐攀援相藉境地不齊忽爾冰炭以三代祖父之名作一時交友之戲後人當切戒換帖
州縣獲鄰境要犯三名以上例得優保多事之秋且可保得花翎賞以其功固自無愧乃有謊報得功者買犯得功

者更有並未身歷其境虛捏附敘以得功者以人命換功名已甚不安以衆人之首而加銜戴翎吾恐頭重神昏招惡夢矣功名自有一定愼勿圖一時之榮造一身之罪
蒸骨檢驗洗冤錄載之詳矣然有未敢深信者夫傷而致命總可當場驗出即傷介疑似屍身已爛但係重傷亦必有可驗者設竟難驗當以衆証爲憑研詰得實大可定案乃至無一處可辨無一毫可察已覺傷之不的而令死者慘遭蒸刷剔筋酥骨而傷仍隱約於此而定人罪安乎否乎況又有賄仵易骨之說余嘗曰恃蒸檢以定案終未敢深信也

鄉間子鳴父冤必求開檢亦有不能禁止者惟自睹其父水刷火蒸加以雜味烘以炭池如燒豬羊臭氣騰天此而能忍人心何在是在官於命案愼之於始即或有呈請開檢者亦當熟思辦法俾冤得白而免蒸檢之慘余嘗勸人勿輕辦蒸檢之案
黃蠟燜雞食之悶死無傷可驗亦無救法第聞之已久未遇此案亦未詳如何檢驗法相傳劉誠意爲胡惟庸暗害即食此物故其子對太祖云鼓鼓的膨膨的即死了考誠意集太祖言中那斯蠱了隔數日方死却未有考明食何物者　熟雞過夜食之多死吾邑賀四兄夫人曾遇此毒

而死或云蚰蜒下子於內也不可不愼
同治丁卯在甯河之蘆臺望放秋闈本鎮紳士王濟川病魔自做黃蠟燉雞食後方言家人無以救視其坐閱半日而死東安吳述之副車輓之云論君貌論君才論君志趣都非壽短徵忽二豎爲魔却怪怪奇奇促君命去愛我詩愛我棋愛我彈琴是僞心交友倘九原有識願明明白白入我夢來　鍾霖
共毆斃命兇器不一下手不齊或輕而致命或重而不致命官未目睹僅據仵供務當多坐幾時就場研對方好定罪屍場耐煩一時百姓省許多苦累屍場早到一刻訟棍

省許多串供

鄉間惡俗往往婦死無故婦家無賴訛索不已至婦屍腐
爛難和始報遠近掩鼻官則不能不辦或已入棺一棺臭
水惟有飭無賴者理屍爲驗且令先具虛坐之狀不應則
痛責之訊無他故只辦無賴而就釋無干並重處地保庶
此風可息

命盜重案初供切要耐煩聽訊人情未定易吐眞言日久
則教唆串供費多事累多人矣前人所以重落膝供也
訟棍皆施暗箭必須暗訪無不獲者獲即懲辦雖年老不
准援免有案可稽去一訟棍少多少上控之案

案至上控似有寃莫白矣其實洩忿累人者多必須嚴究
究辦以儆後來

教匪案最拖累人故易喪德余佐鍾雲亭先生濟南郡幕
時臨清教匪馬進中案男女老弱繫省各獄至弗能容復
騈囚於各倉廒可憐可憫余商諸居停可生則生頗有原
活者非敢市恩惻隱人所同也

道光甲午正月滩縣教匪馬剛案株戮多矣匪室搜得一
簿多紳富家姓名蓋素以燒香許愿愚弄鄉人僕婦引誑
婦女財物匪遂逐家登記若按簿以索無完室矣滩令林
明府焚之陰德大矣

二百餘年臨清三大刼皆陷城初則王倫叛逆繼則
馬進中案然莫慘於咸豐四年春髮賊之刼死者將
二十萬到今城內陰氣逼人鮮修室居者以堆埋於
城內者多也前館臨清聞昔年運河抱城而北後於
南城外引河而南至漳王廟入衛河勢爲反弓於城
不利刺史陳栗堂師曾與紳士議及以河不易改未
能復舊噫遭此大刼未必盡在此河然趨吉避凶亦
賢司牧所當念此邦之人而急籌之也鍾霖
官待讀書人厚者其後必發苛者其後不昌且本身必敗
理固然也某縣尹孝廉有文名甲午乙未間以訪辦山東

科場舞弊案邀獎旋因案褫職潦倒若癡
科場有弊去其太甚不可苛求可結即結不必嚴辦

道光己酉山左學使某自辦鎗替不交提調縲絏若
囚出則跟蹌隨轎按試則羣帶他郡困極方釋炎暑
有虐斃者當場查獲代倩令皂用滿杖呼號濺血合
場寒心未數年學使以失封疆正法於菜市口富有
鉅資後人流落焉

鄭王端華與弟肅順素以苛待士人爲能搜檢被罪
者多矣戊午科場案聞肅順監視中堂等市口受刑
甫逾年端華帛縊肅順自宗人府綁出坐無圍馬車

榜 禁城出宣武門觀者從行者喝呼者語不辨正法於菜市口蘆棚兩座一如科場案時案彙入律咸歎報應之速

時賢言科場舞弊立法至重恤寔酸也惟究與他案有間當道者似應陳及以冀法外之仁 鍾霖

天未嘗家設一神人立一簿隨時註恆河沙數衆生之善惡也善惡在各人頭上善者紅光惡者黑氣善而爲惡則紅退而黑生惡而爲善則黑退而紅生上天一見便知全是黑氣上沖上天焉得不怒

咸豐三年粵逆方熾余應山西胡星垣明府聯奎之聘館

於招遠距省千里城如斗大少鉅第市廛近縣一小肆販雜貨以供署需地處海隅飽長蝦大蟹蟶蜆之品人樸實稀訟春秋完賦遣吏解清以爲常余年老樂此簡靜攜寶霖侍側 鍾霖 館濰縣家眷借寓距招遠匪逆當南北警急若使余父子舉室避難者頷叩長極大刼難逃惟心地素好者或不至遭際太阨耳

四年甲寅逆竄山東逆首林鳳祥等自臨洺關折而北欲撲天津爲兵勇擊退遂據連鎮逆衆於運河間甚熟益多失業水手也逆股李開方分佔高唐河南魏綸閣刺史鑒臨清恃城悉陷也先令民避自殉焉故州民無及於難次年春逆竄至茌平馮官屯 僧邸聚殲之大興牛仲遠刺史權高唐尋魏刺史屍葬之如禮面若生

逆撲天津兼行進謂可據津而朝食津西年前集深水四川謝雲舫明府子澄時令津云可爲津之湯池也梟極多民掉魚船慣以雙鎗取初驚梟起旋擊落無空者逆阻水呼船欲渡不知有鎗也漁船訝其狀知爲賊雙鎗互發斃賊無算有黠賊禿而捷縱城若猱初隨鎗躍復仰中之若取梟然逆膽落奔至連鎮餓且困不再窺津矣近畿得以不擾惜無一旅卽其困連鎮時殲之耳是役也謝明府率勇抄賊賊衆勇

寡爲賊包不得出投水以殉津人爲建謝公祠得優卹歲時以祭每三月三邑人請其木像出巡與城隍神同 鍾霖

臨清姜子英孝廉 毓傑 癸卯舉人揀選知縣與 鍾霖 素好當逆陷州城火轟人沸慘聲數十里聞友某居近鄉獨坐欲寐見孝廉公服至怒云逆屠戮可恨行訴上帝使不生還我奉老母已舉室焚特相別驚而繼詢之果如所云大兵遂集逆自相殺復狂竄日夜不得止兵追圍截屍橫數百里直至黃河間餘逆落水悉滅難民逃出者言大兵無數有紅面偉人指揮相殺賊駭而爭逃罔知所向是誠有

神怒其太慘也

前館臨清同事友孫竹樵史仝甫暨候補府經歷江西文怡園增夫婦與子皆死難知交中更多禦賊死者及門王淑琳官刑部司獄時在家團練亦及難學正高密單爲憲耆宿也衣冠坐明倫堂日年九旬無能捍大患得死所矣一孫侍側同爲賊害張寄琴刺史積功儀徵孝廉山左名吏賊初作官兵呼城時守備正密繼賊蜂至刺史先投井民救之賊圍城急武星一都閫殿魁歷城武生偉軀面丹橫刀馳馬日督城出戰血膠衣結夜巡陴臨城爲陳栗堂師甫修完年餘遑近恃其固可守也悉居以避至屋上坐卧皆滿賊百計攻未破乘防稍倦於西南穴道以棺實藥夜轟陷焉城內數灣寬且深投者填與地平後投者堆不得及水死躍城者如雨幸不死者半折肢匍匐而逃武都閫然火藥庫身隨熠銷張刺史全署遇害只幼子爲僕負之先出城去聞查城內外殉難者男女十三萬有奇無名氏及嬰孩尚無算

萊陽令姚滌山明府憲之記粵逆起事自南竄北賊衆姓名屠陷慘毒甚詳鍾霖

粵逆倡亂毒遍海內捻逆繼之殺刼之大古今罕聞東人

士請乩書云人心釀刼上天怒極特遣魔王下界收拾之噫髮捻惡狀非魔而何況又有呼爲鬼者擾害之耶芸芸何辜遭此慘毒

安祿山爲磨滅王見五色綫一作魔

錢氏私志泰州徐神翁有道術蔡京當國向問國運神翁曰天方遣許多魔君作壞世界太師亦是一箇於以知壞法亂紀害及天下有自來矣

史記有日者傳後世有祿命等書宋有徐子平名居易精星命之學術士宗之近有江西瞽者陸心鑒占卜談命奇驗寓京琉璃廠門若市獲厚資爲子納職

咸豐初年議停捐例陸云非惟不停例且益廣近日推命十有六七皆官造非捐何能若此果驗鍾霖

毛寄雲給諫彭雪峭太守李小湘小嵐同奉辦鄉團以助軍勢保桑梓於齊河東西郊夾大清河爲團防三營演練極爲整肅故髮逆未敢窺伺省城次年逆滅撤防有人請

關帝呂祖先後鸞書大略以人心日壞釀成大刼急訓人改過遷善以回天怒山左爲聖賢之邦人心風俗尚較純實幸綏入辛壬籍中矣可喜若言如急爲善庶從末減也遂敬刊乩諭布告四方讀者森然

甲寅冬鍾霖同在齊河防營有人請鸞大書吾巡夜

神也符字爲掃地將軍所阻適伺應
文昌帝君大駕無暇言攜一忠魂來可問焉遂去少間乩
書小字嚇煞又書
文昌大駕經過金光萬里如同白晝觶前使者橫衝而來
小魂幾掩遇巡夜神趣我到此未知有何見教亦未
知此何地因告而問之書余姓名國馨字子蘭構李
人少年入泮遊食江淮二十年矣去歲秣陵之變殉
身節署言念妻子天各一方不勝嗚嗚問其子名貴
兒甫三歲亦難望其成立問陸立夫制軍若何書死
於夫子廟前問巡夜神稱忠魂有好處乎書一籍者

多矣焉能盡有好處此行赴東嶽點名可望超生路
耳游行陰悽衆魂絡繹爲小鬼頭所欺今始避去夜
已深幽冥相隔不安求送問需紙錢乎書不用爲指
東南泰山不遠祝之而去陰陽之道固昭然也異日
晤陸東漁同年當問之
友人言見廣信張眞人爲髮逆追急初以掌心雷擊
之弗懼遇大兵全家得無恙
咸豐五年五月髮逆陷江西義甯州滄州葉梅生刺
史（濟英）合家殉於署其門人張任賢居鄉素奉乩仙
懸木筆自書示休咎州陷之夕忽飛雞入室木筆颭
颭然書云吾葉某也全家已死張驚泣急集同人復
叩書云此定刼也勿悲吾奉
上帝旨已授爲此州城隍神惟枉死者七十七人內十七
人已升仙班有節孝二人分位更尊
葉芸士廉舫（圭書）壬辰孝廉爲梅生先生從子向言
及此（余長女字於金氏表姪爲慈華表兄三子未成婚而死繼娶芸士廉訪之女）
甲寅十月在齊河防營友請雲鶴山人乩書言自南
嶽來殺氣太盛惟過原數矣因請問固有枉死者乎
書云殺刼正濃未能適如定數惟於他籍中除抵之
其枉死者予超拔焉於此見葉刺史所云足信者有

句刼運盛時傷或悞人情厚處禍應輕
咸豐間直隸大名道劉小白觀察（煦）山西人古文希
明府（韻）湖北進士皆著循聲大名紳士請鸞乩云只
爲近來陰鬼盛陽平奉勅兩城隍一劉一古也載保
定陳氏所刻濟世寶文（大名古陽平）
僧郡殫精忠正前統兵駐天津防海口築天津城外
壕牆暨蘆臺壕牆保障數十萬生靈於大沽築礮臺
製防具壞洋船多隻樂提督（善旗人中健將人呼樂
閻王）爲洋礮轟死貌久若生津人云已授樂爲天津
府城隍神

咸豐辛酉同治壬戌間逆捻十數萬兩次竄擾山東撲省城緣南山下東行如蟻之密防禦甚力逆未敢攻鄉團迎敵有被害者省東則殺掠較重大兵尾剿殲逆後勁逆之前隊多裹脅者遂奔遂剿滅之殆盡有竄回皖省者亦爲民團截殲焉據難民與獲逆言初見省城幟燈列滿遂驚走濟南人情素好自粵逆糾捻北來惕然日懼後見乩諭益勉爲善辛壬兩次被擾皆未遭害冥冥中有護佑也謬入辛壬籍中可喜之諭益示人如知從緩降刼及早悔過向善猶可免耳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辛壬間山東被賊之區有輕重足見乩諭非虛

倭邸爲蒙古諸盟之長安富尊榮乃統兵督戰有年精誠貫日辛苦備嘗同治四年乙丑四月下旬爲捻逆戕害薨於曹州境上凡所莅處無不立廟崇祀焉倭邸薨日正蒙古崇殿撰綺臚唱第一之日二百多年旗人第一狀元　鍾霖

道光末年臨清東北二十里間夜每有火光可照遠官知而差探則近村無被火者詰令人四尋亦無火迹驚傳數次莫解其理不數年乃有陷城大刼火殆預示人耳古云兵火亦云兵燹或有火黏人衣者乃兵災之後死者燐火

耳火在兵前者何也

臨清吏目洪雨侯一日聞老役言此草又生耶詢之云前馬進中王倫之難曾生此草若艾而葉上白色恐大難又作矣洪遂告病去隔年而刼至異哉

甲寅秋在齊河防營聞喜李振之兄金聲令齊河四鄉聯團晝夜練丁壯固城守於城上見北十里外火燭天専馬馳查遠見馬自火間過光照歷歷而騎者若無所覩至二十里間方回云無失火家皆莫測其理後屢經賊過邑未被擾惟黃水斃民無數或言刼亦相似也　鍾霖

粵逆擄人婦女備極凶淫厭則殺之年幼子弟遭其強污比壯用禦前敵幸能逃出髮長面鯨卽不爲兵戮亦難歸故里逆聚紳民婦女分置深院令大腳婆管轄各任苦役至負草刈稻有力者作丐探而設法取回亦或重資令贖其不得出者弱體纖指顛連忍泣一朝逆滅亦多隨戮嗚呼是作何孽而受厄若此可懼哉

昔闖賊到處殺掠謂之打亮子近時髮逆隨地作寨稱新舊兄弟悍賊處外內環新裹脅者再內則舊賊老賊中處各擁擄婦半吸鴉片狠藉噪讙亦謂之亮子老賊亦有賊令旗分五色或攻或搶黒旗隊最毒也闖賊懸小兒於高

竿爲鎗箭之的視兒啼舞以爲樂或擲兒於空以刀迎戳
之髮捻亦每鎗槊嬰兒沃油作高照自古無此慘忍者作
孽被刼固已嬰兒何辜

閻羅殿作十八層地獄以警王法所不及者炮烙地牢斷
面剔骨以及驢橛鸚架陽世眞地獄矣然第見之史書耳
自髮逆捻匪爲亂刑用重典刳目者碎指者刴脚筋者以
布裹手沃油然雙燈者炙身釘肢使遲死者慘呼臭蒸不
忍言狀至鞭背敲骨吊指架體若尋常矣捕役拷賊亦多
酷毒而捻匪中有剝皮大王聞割人背皮拭入水銀縛而
立埋之露肩以上使土鬆自動則水銀無縫不入皮脫而

人猶不死噫拭目肅清人心皆善悉禁此毒刑而於變時
雍以迓天和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余謂閱歷既深亦或有預知者幼當
乾隆年間覺世事人情差爲樸實今近七旬讀書未多經
事不少見不應爲者竟爲不當言者竟言不能成者竟成
不該活者竟活默默思之難解其故偶向人言不以爲迂
則以爲陋噫亂機也上干天怒匪伊朝夕正不知如何挽
迴耳或言上元甲子不遠矣然轉至上元亦正須人人知
戒懼焉

刼由人造亦人滿所致耳上天好生乃生生不已而又殺
之且毒殺之固云春生秋殺究未免太慘水火災疫皆殺
也惟兵刼最甚

人有不善而一爲忠烈冥中即寬其不善而加敬焉人亦
何樂而不爲忠烈哉

泰山鴻毛人孰不死能死得安然便見平日所學

生死之理余未能達然就一生所作細自體會似亦可知
大概余無善可述惟爲己爲人時以不敢虧心自省公事
必期妥協處世不敢妄謬生理案牘死亦當理案牘耳

生而製棺曰壽器俗云一人一木若亦有定數者余固未
敢深信也道光庚戌館博興鄒平李向宸弟來候余言及

長山焦家橋有售老柏者大者堅而好因予價屬代製壽
器重加髹漆置其鄉寺向宸依言且笑曰有是哉子之迂
也以館爲家年壽無期能及時而還道用此笨物乎余曰
是固難定然老矣省之東余所樂處擇近此地而館焉固
可適用也

先嚴一生凡事慮得到壽器其一端也乃竟及期若
就用之者人咸訝焉 鍾霖

世俗喪事多用僧道用以飾儀不過多費乃每用以超度
亡者大抵生難自問怖入地獄受種種苦惟僧道能解免
之而爲之子孫者亦以其親死受種種苦惟僧道能消除

之隱是以待異人待其親矣夫天堂地獄本在人心爲善登天堂爲惡入地獄乃一定之理唐李舟有云天堂君子登地獄小人入也如僧道可以減罪資福則有財勢者生可任意作孽死則有術免罪是富不受苦而貧者盡苦矣余雖鮮善然自問未嘗造種種孽庶不致受種種苦切戒後人勿用僧道

閻羅十王之號乃釋家勸善說法僧道唪經施食行之已久亦有驗者偶有死而復活者言設場唪經如世演戲灑水施食如世捨粥羣鬼集觀互搶以爲樂或生有小怨亦可藉釋若大冤讎則仍訟諸神語雖無稽亦頗近理則僧

道一端亦用者自用而已

道光戊申十月余送內子謝宜人窆於濟南省城東十里姚家莊新塋兒輩爲其母治壙甚堅俗所稱金井也已爲余虛其左壙臨穴慨然忽忽七十年行將就此人生如寄已往者何現在者何未來者何電閃雲飄不覺悲從中來欲自達觀而不能也所望後人及早努力前修不與草木同腐也可

古今異制貧富不齊亡者入土爲安同穴分壙合葬相安今人皆然最爲相宜北方多無力用槨古之合葬一槨兩棺若葬不同時相隔日久啟槨動棺有不安者不若同穴異壙之爲佳也

每想人至入土不知作何狀果如記載所言庭舍隨意幻成出入地中無阻亦是快事

幽明只隔一層却是悶人余性不喜寂寞願異日葬於近郊衢區時有至戚好友經由情雖難通亦頗欣然必不責以斗酒隻雞相遺否則令腹痛耳

或聞余言而笑或聞而悲人各有思耳

余性不豁達而情多深致舊日所處之地所交之友一旦相別不知能否再見便感不去懷或重過其地又遇其友依戀難言

東坡將終訓諸子曰吾生未作惡死必不墜林退齋先生臨終訓子曰若等只要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坡公學深性澈自信定有見地然亦由怖生悟林公之言自是曾受害來余無半點可及古人然此心兢兢年七十矣往者不能無過然尚無大惡來日苦少似不至再有惡處愧無以訓子惟記杜少陵有云聰明宜學厚鍾霖當志之卽以覺慎二字寶霖敬佩焉可矣

王氏說

王賢儀

古者生而賜姓初無姓氏之分如周姬姓齊姜姓其姓其氏也自胙土命氏氏於國如齊魯秦吳氏於官如司徒司馬氏於謚如文武宣成氏於爵如王孫公孫氏於地如東門北郭氏於事如巫弓陶皮人物愈繁姓氏滋多氏顯而姓泯人遂混而一之曰姓氏然孰非三皇五帝子孫哉姓氏有譜古無可考周小史掌世系辨昭穆此宗譜所由昉王氏稱太原郡郡即國也相傳周靈王子晉裔因王爲姓而系之太原太原者西周也王實爲氏初非姓也春秋以來王姓極多姓氏譜言秦將王翦子賁生離離子元居瑯

琊元弟威居太原遂有瑯琊太原兩郡之分晉世江左王氏爲著或謂右軍避敦之難遷瑯琊即今沂州亦稱瑯琊郡其實皆太原也六朝最重氏族梁武帝謂侯景云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唐時亦以王崔盧李鄭爲大姓選官必重閥閱單門寒士不敢與世家頡頏於是歷代皆有譜系然枝派遠難稽矣又有前朝帝王之後易代隱姓亦稱王氏更有賜姓遞傳昧其本姓如前明之裔今多姓王是其徵也若三槐三株又以人重人貴自立宗系難稽亦惟各述乃祖世期無忝所生正不必忘本攀附以爲榮也

姓氏多混而不分太史公曰秦之先嬴姓其後以國爲氏有徐氏郯氏鍾離氏莵裘氏蜚廉氏趙氏秦氏蓋嬴爲姓餘分爲氏也周姬姓其後魯衛毛聃等皆以國爲氏也王本姬姓其後以王爲氏世氏亦出於姬姓者爲多封國衆也衆則難考亦各守其氏而已唐之李宋之趙多賜姓代遠並本姓昧矣若郭出於虢余分於由又劉易爲金徐鴉合姓揆厥所始各有其姓所當知也

家有堂名以族望分第人題其堂而名之也乃近則無堂不名矣吾家堂名素風取三國志名臣贊素風

愈鮮文選素風道業作範後昆詞意先世居武清甄音犬家營明末宦浙家紹興占籍會稽代有科目惟明季家譜失考 鏡霖謹志

卷二

稽古論略

家言隨記卷二

濟南王賢儀麓樵氏書　男鍾霖 寶霖 敬錄

稽古論略

古人看書立程或志分寸余素筆硯食家貧未實之書不能携之以遊復不能借藉還藉牘旁燭下有書且看性又善忘且看且鈔間附愚見置諸行笥亦知看得一尺未能行得一寸惟時覺古今人物常在心目間耳

人君治天下計長久竊惟封建爲最善周末雖弱而得兩相輔綿綿八百餘載古今罕比其次則漢光武中興誼在宗牒先主雖疎亦屬天潢故享年得周之半唐變藩鎮非相親屬至跋扈不能制後唐雖不忘唐然朱邪何人宋太祖鑒唐之弊杯酒釋權若此之易乃禍起外方浮家海角無趙氏一塊土有明建藩雖云未能永固然其失在彼不在此況逢
聖朝作賓守官親親之流澤豈不遠哉

周以同異姓作屏翰固已而周禮周官周公全副精神直貫注上下千古享年長久亦其宜也後世治天下能世守祖宗成法而權不下移則不封建亦能長久　或言周禮乃漢代書漢去古未遠漢儒亦必有依據

孔叢子子思謂孟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又曰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聖賢相謂雖不必當面然所言不似隔世似孟子受業於子思者

史記不書孟子生卒孟譜云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當即今二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即今十月十五壽八十四孟仲子名睪乃子也四十五代孫名甯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丙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從學於公孫丑惜忘其書名見七修類稿

孟子父孟孫激公宜蓋名宜字激公也或云名激字公宜孟子母仉氏齊之後同掌

宋仁宗至和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爲衍聖公衍聖公之號始此初襲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嗣乃改封世襲論者謂無擇有功聖門

鄭耕老勸學篇云今取六經及論孟孝經之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以中才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即資質稍鈍日誦百五十字亦九年可畢熟而溫之永不忘矣後生勉之有力之家子弟讀書不過十年十年之中又學詩文雜業一朝成名便置書高閣日營外務若急求食者不過數年學堂便分心時事迨知學疎仍不自勵可惜可歎才無論高下若刻意讀書隨處是學不成大名必爲飽學吾深恨二十歲後至今悠悠忽忽棄了光陰後人當痛省也

朱子教人分年紀經東坡教人分事讀史東萊教人分月紀典皆可奉爲要訣　顧亭林先生十三經皆背誦每年用三箇月溫理餘月用以知新　鍾霖

北斗有魁星祀梓潼神以魁附者以文昌六星斗極所戴命祿將相具備於中司是柄者日取士子之行以爲陰隲文昌星名以孝友之張仲應之固宜陰隲文十七世爲士大夫身必有其實後人乃以張亞子當之未之敢信陔餘叢考言之甚詳　梓潼縣名人云令梓潼也

李榕村云讀書不專務博須是奏成一堆天上星萬一千五百二十若奏起來比月還大因月是一團故光比星大星何名後人乃一一名之星可見者可數然多衆星爲一名分而名之能乎就可見者大星旁難辨之星不知有幾千萬億恐聖人亦有不知者焉　鍾霖

彭祖姓籛名鏗殷人周末尚存壽八百歲娶婦至七十多

次相傳夏姬服杏金丹壽年七百仙去可與彭祖作對
莊子註西施夏姬也勾踐奉吳非夏南也秦太子異人之母亦曰夏姬
人皆知趙高指鹿爲馬且以蒲爲肉人不敢言當日之可畏如此後世所未嘗聞也
世人多重漢玉漢之爲言含也古人死必用玉而以美者含之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多斑今訛以爲漢豈非漢則無玉乎　凡出土之玉多得自葬處人乃以爲古而寶之抑思皆穢物乎夫何如古書之可寶乎

孟子莊子其字不傳所稱孟子字子輿莊子字子休皆後人以意取之耳　東漢無兩字之名或云王莽之禁相沿所致皆見續博物志
運期耀卽梁鴻漢書梁鴻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上聞而惡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隱齊魯之間列女傳作侯光
左傳稱聖父叔梁紇叔梁字也紇乃名耳稱百里奚之子孟明視孟明字也視乃名耳今人署款每先字後名或本於此
張子房有勇有智仇復名成善退以保其身千古達人哉

劉誠意大似子房智非不足功非不大而立乎元之本朝詆元太甚算而多中乃不能容人以喪其身吾不知其所學如何矣　張良之祖名去疾良子名辟疆
伍子胥遭際艱苦因吳復仇雖云不能無過處然亦人子大快心事論者謂其入楚之日未執費無極及其黨磔肉戮屍以祭其父兄爲憾考楚平王殺伍奢伍尙父子在昭公二十年初未言無極之黨若何至二十七年楚郤宛之難令尹子常以沈尹戌之言殺費無極與鄢將盡滅其族以說於國定公四年吳師入郢無極之黨早絕矣不然子胥豈甘心哉

古言夷齊同餓死於首陽山孟子只言伯夷避紂呂氏春秋伯夷就養於文王未至岐周道卒必有所本王荆公伯夷論云豈其初因年高不及至周而歿耶抑或未及待武王而死也合混頗妙見筒齋尺牘
　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音眉）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吾衍閒居錄云
　孤竹君姓墨名台（音怡）中子名伯遼見孔叢子註（鍾霖）
或言蘇秦張儀同好學迭鬻剪髮以相養假食於路見典墳書掌股間夜寫之遇鬼谷子授書二卷言輔時之事
或言趙高爲趙國後思報秦仇宮以入秦以滅秦則高爲

子房一流人物理或有之

唐元和末蜀有市人趙高李夷簡仕蜀趙高好鬬入獄背滿鏤毗沙天王吏欲杖背見天王輒止高乃恃此每爲市患李知之大怒以新造筋棒頭就驗叱杖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高袒而歷門叫呼修理功德錢 鍾霖

漢光武有布衣交牛牢字君直徵取不至下詔州郡就家存問不答不獨有嚴子陵也

子陵姓莊避顯帝諱改曰嚴君平亦然京房姓李推律應姓京 西華李 啓和 恥與逆闖同姓改姓理孫

徵君與西華左令書稱爲魯連後一人漁洋先生有理寒石詩安抱玉恥與祿山同姓賜姓李 鍾霖

三國勸進表漢壽亭侯關某新亭侯張飛桓其諡也先主初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後拜章因驛上還乃治成都

按漢壽新旹地名古十里一亭魏封高柔爲延壽亭侯劉禹錫詩漢壽亭邊野草春

名勝志荆州有漢壽城又云古荆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即關封侯地又湖廣武陵有漢壽晉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又四川葭萌縣先主改爲漢壽又縣名在犍爲 鍾霖

是眞名士自風流亦不致招禍末有名士學業乃有名士習氣一種名士樣子已討厭惹忌又好爲僻行大言以傲世驕人後漢黨錮之禍皆相激而成也惟郭林宗雖亦好名然不爲危言刻論故能超然而不傷

呂氏中日寇丁之黨小人攻君子也呂范之黨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謂黨則以君子攻君子也元祐所以轉爲紹聖始於朋黨成於調停

人知楊震稱關西夫子五代楊凝式字虛白稱關西老人楊震四知桓帝時楊秉爲太尉自謂有三不惑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何休十七年不窺門作春秋解詁董

作春秋繁露宋程文簡大昌作演繁露高文虎之子似孫尚少作繁露詰多程所未及程盛稱之而心實不能堪

甯我負人勿人負我曹操語甯人負我勿我負人陸贄語

曹操初拜議郎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讀書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操年三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懸五色棒於門左右各十餘枚犯者不避豪强棒殺之遷頓邱令操年少自是不凡治世之能臣固非虛評

曹操字孟德隋梁士彥之子亦名操字孟德甘與奸悪相同殊可怪也

科名起於漢孝弟力田賢良方正不拘一格至唐最重科

名名目尤多韋處厚登才識兼優科吳通玄海州人舉神
童又擢文辭清麗科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公謹玄孫七
歲知屬文十三獻書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張說一見與
通譜系擢進士又中道侔伊呂科 唐有八十一科名目
吳通玄舉神童作秘書正字劉晏舉神童亦爲秘書正字
非遽寵之殆幼令識字以造就之耳
性嗜不同有愈出愈奇者暇閱隨記聊廣識見文王嗜昌
蒲武王嗜鮑魚曾晳嗜羊棗屈到嗜芰 國語有嗜芰篇 王莽嗜鰒
魚曹操亦嗜鮑魚王右軍嗜牛心炙陳後主嗜驢肉魏徵
嗜醋芹嗜尚皆近情南史劉邕乃嗜瘡痂孟靈休瘡痂落

者邕取食之孟大驚悉褫未落者飴邕邕嗣南康郡公郡
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互鞭結痂常以給膳唐權長
孺令福建嗜人爪甲將詣都狂士蔣傳翦步健及傭保雜
爪甲數兩餞送之權如千金之惠連撮啖之合坐皆驚唐
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嗜臭蟲時謂之蟠蟲每得三五
升浮溫水以抽其氣並以酥及五味煎之捲餅而啖云味
大佳宋明帝嗜蜜蝜每啖數升
生性難移卽能變化而有時仍露其本來漢高祖詐者也
爲亭長大言欺人戮長吏竊其官其膽日粗雖量能包楚
所圖者大而分我杯羹心皓亡矣比得天下於凶暴之餘

卽未暇丕變以仁而僞遊雲夢謀及婦人聖王固如是乎
是以誅戮功臣詐心畢露身死而亂亦作焉
漢之初興卽議鼎足其後終以鼎足結局
世謂明太祖與漢高頗相類皆本性之不純者
漢得天下事半功倍之時也故文帝之世稱治
英傑生而異人況帝王乎呂公善相奇高祖狀貌妻以女
得爲后可謂知矣然明於知壻而昧於知女第知生女而
得富貴不知其危劉氏而呂氏殲焉是擇壻以滅族也吾
不知其家教何如矣
漢文帝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曰中人十家之產也

遂止亦云儉矣及信新垣平賜累千金寵鄧通賞累鉅萬
又賜銅山俾自鼓鑄不斬小而忘大乎而後世頌文帝爲
有道主謂能與民休息減田租求賢安邊德洽乎民雖偶
有失德無傷於治余謂文帝知節用而愛人也知與其有
聚歛之臣甯有盜臣也
席豐履厚則侈侈則禍繼之漢武帝英主也承祖宗締造
而猜忌驕飾好大喜功侈也少欲金屋藏嬌館陶就飲白
主人翁不以爲怪侈則淫淫則亂巫蠱作乃築宮思子何
益焉黨錮旋興而盛戚移祚皆侈心釀之也持盈保泰人
君所當朝夕警焉

以疎遜之臣事英忌之主乃以詼諧爲諍諫而避世金馬門東方曼倩明哲哉十洲三島使君超然與慕正如傅嫗爲虛玆言悅童主不禁鼓手躍足懇懇然聽而根究之也然辟戟直斥賣珠兒終不得宣室飲帝亦涵之東方蓋諧而正者

化家爲國秦王啟之及得天下又經百戰裼裘而來固早望氣得之高祖爲天下大計而主器以賢何致坐視同氣喋血宮庭哉吾嘗反覆思之而莫解焉

納元吉妃楊氏納壽王妃亦楊氏宮中而披翠褎軍中旋斃雙陸女禍稱戎延而至芒碭販徒始墟唐社幸也

明皇勦韋亂復宗社亦何英偉開元之中端拱太平無何月夕花晨逞淫競侈以中外乂安之天下付之腹劍肉刀之手而罔顧耆老內宮並一力士且逐之固敬肆之機所係而前後判若兩人若此之甚亦有莫解者焉

明皇幸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僖宗幸成都昭宗幸成都幸鳳翔明皇釀祿山之亂止謀諸楊氏倉皇遠出後嗣遂沿爲故事獨不思人君舉動天下環而伺者先事不防臨事又不與老成熟計其何以對臣庶又何以責諸臣之自全者 鍾霖

國當强盛輒好大喜功開疆拓地以張聲教積久勢弛元氣日耗邊隙日生棄之則損威顧之則難繼終且疲於縻費而莫可如何務名而害實吾於唐平西突厥而歎人主之未熟籌也徐惠之日地廣非久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誠有識見之言

王莽詐人也忍人也忍於再殺其子以行其詐是孰不可忍乎其女非之其姑駡詈之賢於莽遠矣

莽女爲漢平帝后劉氏廢卽稱疾莽欲嫁之不肯莽敗投火死曹操女爲獻帝后及丕纂遣使求璽后怒抵之軒下涕泣橫流歎皇天不祚莽操逆臣乃皆有賢女明姚廣孝乃亦有賢姊與莽姑同 鍾霖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世皆知之同武在匈奴者有中郎將張勝假吏常惠等勝爲匈奴所害後隨武還者九人常惠徐聖趙終根惠以功封長羅侯其餘六人姓名不傳世知蘇武少言常惠者徐趙更無聞焉良可慨也

在匈奴有十年不失漢節者張騫使月支道爲匈奴所得十年後乃得逃趙破奴與匈奴戰爲所獲在匈奴十年後與子定國逃歸 鍾霖

漢大將軍由女寵進身者三人武帝時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媼通生青故冒姓衛氏爲平陽主騎奴衛媼先有女子夫爲主家謳者得幸於帝立爲后青以后同

母弟見用爲大將軍封長平侯平陽主寡靑尚焉霍去病父仲儒先與衛子夫之姊少兒通生去病以皇后姊見用爲驃騎將軍封冠軍侯李廣利女弟本倡家子得幸於帝爲李夫人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其王毋寡頭以歸封海西侯

衛媼一失節僕婦生男爲大將軍生女長君孺嫁公孫賀官至丞相次少兒生去病子夫且爲皇后去病異母弟光又因去病官顯封侯

人敬我而倨受之尊長師弟間則可施之平等非其人則怒深焉孔明拜龐德公於牀下德公直受而孔明安之梁松拜馬伏波於牀下伏波直受而松銜之招身後之禍賢

不肖相去若此君子之處小人愈敬我愈不可忽也

孔明以天下才乃僻佐一隅不遑啟處中年鞠瘁以死僅爭正統於强弩之末未嘗不掩卷而嘆息也

陳壽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稱有良史才惟以魏爲正統謂諸葛才不逮管蕭將略非所長議者少之或謂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所誅其父亦坐被髡故於亮有憾焉不知帝魏正所以尊晉司馬出師魏命之也使將略擅長則巾幗不遺而司馬爲不能軍矣史臣迴護本朝觀其通焉可矣壽上諸葛文集表進而擬諸周召之列其推服諸葛固在言外

壽師同郡譙周嘗謂之曰承祚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非不幸也後不附黃皓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訶之咸生貶議沈滯有年果如周言然終以文章名世爲夏侯湛張華推重焉

或云魏丁儀丁廙皆有盛名壽謂其子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爲立傳　鍾霖

每見世稱葛亮馬遷方朔馬相如複姓去首字未知何本竊覺未安若葛亮其先葛氏本瑯邪諸縣人後徙陽都其地先有葛姓乃以諸葛別之遂以爲姓稱以葛亮尚可若司馬東方何以截開余恐爲識者所笑故臨文不敢從

袁紹得一玉印於曹坐中舉向其肘曹笑而惡之余每想當時紹之淺態以戒後人

三國吳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即今堂邑縣博蕩嗜酒貧好賒酤債家至輒言後豪富相還後拜右將軍人當貧時爲債所迫答以富必相還多不相信可歎而亦可笑也

用兵立軍市亦善法也潘文珪與魏將夏侯尚戰尚分兵三萬作浮橋潘東葦作大筏若干萬順流燒斷之尚敗所領兵馬數千止頓常如萬人駐必立軍市他軍亦皆仰取咸稱其便然非治軍有律不能也

曹操小字阿瞞唐明皇在宮中亦自稱阿瞞嘗謂秦國夫

人曰阿瞞樂籍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耶乃出三百萬爲一局

漢高欲易太子張良爲呂后畫策致四皓於牀前模模糊糊令人不可信亦如宋太祖之燭影斧聲模模糊糊千古疑團

陳情表李密稱祖母劉閱三國志註密之祖名光密之子名興一名安見王隱晉書

蜀記晉鎭南將軍劉宏至隆中觀孔明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卽密子也 鍾霖

孔明妻黃承彥女也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鄉里爲之語曰莫作孔明擇婦只得阿承醜女以風流名士而得醜婦初不聞孔明有厭妻事固在德不在貌也

許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交禮愕然欲遠之桓範勸入室旋欲出妻捉裾留允允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阮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阮曰士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備允慙知其非凡遂相親重生二子曰奇猛 鍾霖

世有幼童亡而其親爲娶人之幼亡女以合葬者謂之冥婚每備聘隘葬如禮兩家往來極親亦從俗之禮也然古有行之者魏哀王沖年十三死太祖爲聘甄氏亡女合葬焉周禮有嫁殤之禁是冥婚自古有之

世有出繼無祖母族氏者其祖幼亡未娶也而應試出仕三代有缺每以爲憾則冥婚亦不可少者 鍾霖

幼年有才年每不永否則後運多蹇所謂早顯而未顯也鄧哀王沖字蒼舒五六歲若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大象王對魏太祖言以船載象去象易如象之物視船跡可知其斤重太祖大悅惜年十三卽天

度繩量水刻舟稱象類推可悟衆理 鍾霖

世無龜卜而著筮者亦少有所謂善相者亦多中然未有如相印之奇者魏許允善相印允出鎭北將拜印以不善使更刻之者三允曰印雖始成然已被辱問送印者果墜於廁相傳相印法出於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韋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術占吉凶奇中韋嘗問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又有鷹經馬經矢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故有二十二家相法今無聞焉

宋有相手版者卽相笏也庾遵敏善此法王休佑以已手版云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王乃竊換褚淵手版一日褚於帝前誤稱下官帝不悅

開成中龍復本無目善聽聲揣骨知休咎亦善相笏知官壽宋祈補闕有盛名永樂蕭相居諫署龍相之

謂蕭宰相勿朱長官勿朱忤李朱崖出爲令蕭果爲相俾寵待詔

以錢占代龜著自漢京房始　鍾霖

平居慷慨談節義臨事乃全忘却皆一時悞於身家重耳及至名裂身敗家亦不保徒爲人鄙笑晩矣此非有定見定力不可宋臧質守盱眙復魏主書曰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粉之脣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詞意激烈生氣凛然劭濬之變與諸臣同除凶頑何等作爲乃佐義宣叛逆奔敗身喪王思政爲魏守潁川誓與城存亡而卒降齊呂文煥爲宋守襄陽困支五年而卒降敵隋屈突通守阿中每自摩其頂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後亦降唐有志

之士所當權其死之重輕而自奮也

君子處小人要少共事少接談不能不刻刻存小人心以防之萬勿密之受禍激之受禍焉宋王偁之言曰君子不幸爲小人所間不能深思遠慮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之禍

謝太傅東山絲竹聲望日隆潘孟陽娼酒遊山名譽日損時不同境不同也

齊田單火牛致勝宋王德火牛致敗一在穴城而自障一在曠野而易返也法同地不同也

人臣險阻艱難委曲保君當以甯武子爲法婉轉諫諍悟主保身當以李泌爲法勳隆望崇戒愼全終當以郭子儀爲法

人知漢高入關約三章之法每以爲簡不知民苦秦苛虐已久故急除苛歸簡以暢民心及定天下又採前代法度命蕭何定爲九章律令用以整齊斯民豈第三章哉

邴原與鄭康成同里而邴不肯師鄭或尤之曰有登山采王者入海求珠者各寶其寶不必同也吁此邴所以爲邴而鄭自若也

唐婁師德唾面自乾之語有激而發幾以爲矯情矣嘗考其奮自邊鄙戴紅抹額與虜戰八遇八克何等英勇及積

功至台輔人請其逐以受訶斷以容忮忍以待濟巽以遠間不詭不隨以功名終蓋道德中人也

隋末錢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唐高祖武德四年初行開元通寶錢十錢爲兩後世法之唐代皆用此四字或謂明皇時錢背有半月痕爲楊貴妃指印而開元又與錢字相同每多未解不知字仍其舊模或隨時更造耳高祖非以開元爲國號或謂讀開通元寶亦通

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元與圓通與圓同今以五十兩一錠者爲元寶　鍾霖

漢景帝時郅都爲中尉行法不避權貴號爲蒼鷹然非酷

吏唐昭宗時朱全忠殺昭宗子九人李振屢不第深忌搢
紳之士言於全忠一夕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投
屍於河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濁流時謂之鴟鴞則不若
寶喜鵲矣　幕友無流品或戲謂刑名可用烏鴉補服錢
穀可用喜鵲補服徵收可用魚鷹補服官之父則用子規
補服官之壻則用鴿子補服謔而趣
婦人有鬚世或有之然未聞著稱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
莖長五寸封韓國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王光進封武威
郡王宋徽宗時都城朱氏女生髭長六七寸未聞貴否
智將不如福將蓋借彼福力成我功名也宋樞密使狄青

次子詠字子雅美丰儀哲宗稱爲人樣子其體段可想
國朝楊侯遇春偉軀端貌每臨陣縮長髯作結則策馬克
敵軍中皆稱福將出師有年未受一傷吾歷武昌一都閫
偉軀丹面如滿月英勇鮮匹咸以福將目之乃陷身臨清
然火藥庫死人言當時顯神異亦非凡相也
今人諱老每用烏鬚藥仕宦尤甚乃有少年飾老者後五
代南唐烈祖爲尚書左僕射年甫三十自謂非老無以臨
衆因服白髭藥一夕皓然
劉禹錫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作後生　鍾霖
世人求子多供張仙或謂花蕊夫人假托祀其故主不知

實有其人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蘇老泉曾夢之
挾二彈射天狗以爲生子之兆奉之果得軾轍有張仙贊
東坡居次兄景卒一作景先見歐陽志　鍾霖
世言關公刮骨療毒以爲難周世宗出師至泚橋馬上持
石以供礮人爭持石宋太祖時爲先鋒乘皮船入壽春濠
巾城上連弩矢如椽牙將張瓊以身蔽太祖矢中髀死復
蘇鏃著骨不可出瓊大卮飲酒破骨出之血注自若
疏報邀功自昔已然安祿山反張垍薦王巨有謀略楊國
忠忌之曰人多以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爲公手打賊
者後唐李嗣源獨不表功或問之曰人好以口擊賊我但

以手擊賊耳
許遠張巡守睢陽同死難者有姚誾崇之從孫唐書本紀
尹子奇陷睢陽張巡姚誾許遠同被執見殺初詔拜巡御
史中丞遠侍御史誾吏部郎中後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
州大都督誾潞州大都督卹典相同不知世何以有雙忠
廟而不立三忠祠
世謂宋太祖欺人寡婦孤兒宋稗類鈔太祖宮中立鐵碑
戒後王無得傷柴氏子孫或謂太祖欲除世宗二小兒似
未確
唐崔郾觀察陝州經月不笞一人改鄂岳則嚴法不少貸

一土瘠民勞一地險民悍也柳仲郢爲京兆尹政令嚴明
爲河南尹爲政寬惠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
養寬猛隨地而異也
逢丑父誑晉紀信誑楚君皆得保明太祖與陳友諒鄱陽
戰急韓成服太祖龍袍投水死賊以爲真而退
徐世勣言初爲無賴賊纔爲難當賊後爲佳賊賊而稱佳
頗新其子敬業十餘歲好彈射每言此子相不善必赤吾
族嘗隨獵命入林趁獸乘風縱火欲燒殺之敬業知無所
避遂屠馬伏腹中火過浴血而立無所傷有其父有其子
後果赤族亦父作之耳

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家富而性吝雖妻亦不信自繫衆
鑰於帶行如環珮守財虜乃見之天官侍郎一笑
吝與儉不同省所當省曰儉儉爲美德不當省而省曰吝
吝未有不鄙者且未有不貪者　吝與嗇亦有別嗇者欲
出不肯欲用不捨也　非儉不能惜福
史記人君賢否從實故不令人君見焉宋李昉宋琪建議
復時政記自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所司史乃不能有直
筆矣
詩咏彤管彤管朱也女史記事之管也古者外朝有國史
內有女史燕私褻不能掩藏防微者至矣漢武帝有禁
中起居注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魏晉以來尚有其職皆
近侍之臣掌之後廢隋王劭請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事
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止未聞有議復者
國朝宮中則例治內嚴肅獨隆千古用宦官無重任官不
過四品鐵牌鑄例立法謹嚴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惟口興戎人皆知戒而能慎言者有幾五代賀若敦以負
氣爲宇文護逼死臨歿語其子弼曰欲平江南而不遂汝
當成吾志吾以舌死乃引椎刺弼舌以志戒
唐中宗時宦官用事竇從一曲意下之見無鬚者亦曲意
承接可謂無所不至矣　楊存中人呼爲髯閹以其多鬚

而善逢迎也
語云喫虧佔便宜便宜不可知却未見喫虧死者唐朱德
容先生仁軌訓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一步終身讓畔不
失一段
范華陽曰天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
不使之汨沒而終余深信之惟聰明人皆有之只不能正
直便汨沒一生大可惜也
世言對驢彈琴未知出自何人晉郭象翼莊有云非所明
而明之對牛鼓簧耳恰對
世咸言綱鑑習而不察殊覺未安綱者朱子綱目鑑者溫

公通鑑也謂之鑑綱則人笑之矣謂之史鑑可乎
盧仝自號玉川子作客謝井詩云我縱有神力爭敢將公歸揚州惡百姓疑我捲地皮今言州縣官刮地皮殆本此
今言人粗俗曰市井氣平準書註古人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周禮奔者不禁非淫奔也不能及時成禮也近因逆瞽多有聞亂而急婚嫁者不及擇期或不及備禮古稱驚婚類此僞蜀孟昶選民間女子民間懼其搜擾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
神鬼奉紙錢楮幣自唐始漢以後喪葬皆有瘞錢役乃鏡紙爲錢唐王嶼用之祠廟謂之寓錢沙漠北地多用楮幣即紙錢之類遼金時並用楮鈔直以紙代錢矣
相傳楚蜀間無魚鴨宴客用木魚漆鴨今則不然而陜甘間尚有木魚具食品者宴畢則洗而懸之有未見荷花者亦如南人不知有千人氈帳北人不知有二萬斛船也
唐路德延爲朱友謙記室朱行多不謹路作孩兒詩五十韻刺之極盡兒態朱大怒沈之黄河宋張侍郎師錫追次其韻作老兒詩不及路詩之工　李義山有驕兒詩
南朝有驢九錫文雞九錫文譏當時官爵之濫也
孔明寄寓南陽乃襄陽之南陽墟非今之南陽府裴松之

謂在南陽鄧縣者悞襄陽有諸葛宅西有山曰樂山以諸葛嘗登山鼓琴故名
世謂書信曰竹報平安又謂家書曰竹報酉陽雜俎童子寺竹衛公言北都惟此寺有竹纔長數尺令寺綱紀每日報竹平安後人取平安字遂稱竹報
幼讀桃花源記時思一至其處而不得所云漁人太守不知爲誰偶閱陶潛續搜神記註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一澗水有石囷二一閉一開水深不得渡太守蓋劉歆漁人姓黃名道眞按評定神仙通鑑晉太元丁丑漁人黃道眞入桃花源見老翁言偶巾孔耶明與駱法通等來避秦地名綠蘿山太守義陵守王義
東坡遊赤壁客有吹洞簫者綿竹道士楊世昌也明吳寬詩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
蔡邕子名襲羊祜乃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有功將進爵乞以賜舅子蔡襲封襲關內侯
世知袁安卧雪野客叢談胡定字元安雪滿其室縣令造椽排雪問之已絕穀妻子皆卧可與袁邵公媲美
漢董仲舒南史亦有董仲舒魚復侯子嚳以董蠻爲僚屬武帝問之曰人以蠻名何得蘊藉乃改名仲舒謂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對曰昔仲舒出自私庭今仲舒出自天帝固當勝之

宋張公藝書百忍字後凡張氏皆以百忍名堂不知王氏先有書忍字者唐光祿卿王守和於几案大書忍字幃幌亦繡忍字一生不與人爭競明皇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對曰臣聞堅則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明皇稱善旌以金帛

王羲之爲右軍將軍世稱王右軍六朝王道隆亦爲右軍將軍稱王右軍

古稱千里駒者有三十餘人梁王規王茂北齊馮翊王潤皆稱千里駒

有三世同之字者王宴之崐之陋之四世同之字者王羲

之獻之靖之悅之五世同之字者王胡之茂之裕之瓚之秀之六世同之字者王彪之臨之納之准之與之進之

宋太祖使王佑領大名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也晝錦名堂魏公殆取於此 佑字景叔莘縣人

晉王祥臥冰獲鯉世稱大孝同時西河王延字延先母病思魚延於汾水哭冰得魚以奉人多忽之 祥字休徵瑯琊人

王謝居烏衣巷丹陽記云烏衣之名起吳時郎烏衣營也時以王謝子弟好著烏衣以白緣領謂之烏衣子弟

覆水難收非朱買臣事類林太公望初爲妻家逐出及封齊妻求還太公取水覆地令收不得妻愧死

世知向子平婚嫁畢徧遊五嶽多愱爲向禽考漢向長字子平河內人嘗讀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耳嫁娶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白日當如我死也遂與同好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禽慶字子夏北海人王莽時隱居不仕與子平同遊五嶽不知所終

周尺今八寸周禮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古以二歲半爲一尺七尺二十六尺之孤十五五尺之童十歲若五尺以二歲半計之又當是十二歲十五歲則稱六尺晏子身不滿三尺當是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殆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則今七

尺五寸餘 一云晏子身不滿七尺

舉案齊眉世知非几案乃椀字考周禮玉人案十有二寸案盤也史記高祖過趙趙王自將案進食又萬石君對案不食皆盤也盤固可舉也

四月八日爲浴佛日兩般秋雨菴言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爲佛誕辰考辛卯爲四月初五日初八浴佛殆世俗三朝洗兒之說杜甫客耒陽過江大醉落水死玄宗詔求之不得乃言爲白酒牛炙死見劇談

世謂姜太公能治神封神演義頗爲怪妄然亦有所本史

記封禪書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舊唐書禮樂志引六韜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命職事故今人家門戸多帖太公在此諸神迴避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八年於外則然稷不聞有此信手處大賢不免

淮南子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之擊筑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人多不知宋意

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註堅政之副猶秦武陽也人多不知陽堅

關帝之祀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然五月六月皆稱爲聖誕考　關侯祖墓碑侯生於漢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五月十三日乃侯子平生爲漢靈帝光和元年戊子也侯夫人胡氏

或謂五月十三日乃公單刀赴會日是日每雨爲磨刀雨考三國志先主自還公安命關某爭三郡魯肅住益陽相拒肅邀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後蜀割湘水爲界罷軍並未言何日也

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作事不宜羣碎錄云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五爲君象故庶民不敢用

舞雩舞號以祭以求雨也見爾雅釋訓月令仲夏大雩祭求雨也龍見而雩龍星名風乎舞雩祭之地也

古書皆卷以黃蘗染紙爲之故名黃卷至唐始爲葉子即今之書册　古書皆卷故名軸

人君服黃自隋始

西方稱佛尊之之詞也佛家以孔子爲釋頭佛

後漢賈逵頭長博學時人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秦檜長腳人呼秦長腳

唐李紳字公垂短小精悍時呼短李杜牧之亦短小精悍時呼小杜

李師中謂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亂天下者必斯人也吳奎謂安石護非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紀綱人服其先識

歐陽修爲王安石延譽文彥博薦其恬退曾公亮謂眞輔相材僞君子可以欺君子也　人謂安石直無忌憚之小人溫公對上曰人目安石爲奸邪詆之太過惟不曉事又執拗耳亦尙不足以蔽辜安石何常不奸邪

人貴自奮乃能自立季布爲朱家鉗奴衛青爲侯家執役到彥之爲人擔糞皆致身顯貴郗方回蒼頭能文爲王右軍所愛每稱之於劉眞長鮑亨般胄作楊素家奴未嘗非

名士若唐伯虎役以賺婢才氣所使不足爲訓矣

到溉子名鏡其母夢鏡而生

貧爲人輕而親戚爲甚余謂正可激勵成人劉穆之少貧不拘檢好往妻家乞食江氏有慶會食畢乞檳榔江兄弟曰檳榔消食君常飢何忽需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曰本不匿怨及醉乃令人以金盤盛檳榔以進之自快可想然貧當自愛勿爲人輕多此一報也

左思作三都賦人多呰議之思亦不能自信請教於張華華曰此賦可與兩京媲美然君名未重於世宜求稱揚於高明之士思因求序於皇甫謐謐大讚賞遂序之於是呰

者轉毀爲譽　長安慶虬之善賦嘗爲清思賦世人不之貴也乃託爲司馬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張霸百二尚書自藏其名託之古人以傳所傳地里指學圖極精博自足以傳乃託之東坡呼附驥始顯古人往往而然士無功業表立於世立言又不足以垂訓區區文字有用以覆瓿蓋甕者亦大幸也

擇人不愼有因文字連類而得禍者人之禍亦文之禍也得意時當戒之失意時尤當戒之

人壽幾何其可存者名耳而卽羣起而爭焉身後冥冥存者有幾而當時彫百計圖之南史徐廣傳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世宜以爲惠紹不與後法盛詣紹竊之他無善本遂行於世皆謂何作也

宋胡忠簡公澹菴謂王倫秦檜孫近劄子並出范公璿筆范親老上疏必有奇禍因取而自上之遂連貶竄朱子謂其疏可與日月爭光謝疊山稱中興奏疏第一借人成名而名俱傳計亦良得

只顧成已之名而忘人國家大事往往然也邛瓊山曰宋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一有議論異同卽便求去國家無事猶可存亡所繫所主不同潔身求去譬如行舟一主帆一

主檣一主篙主人從主帆之言則主檣篙者卽棄而不顧且幸其覆舟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覆而俱不能免

登科曰龍虎榜唐歐陽詹與韓愈李觀等同舉進士時稱龍虎榜今山東於榜之兩端畫龍虎文人鄉榜後赴鹿鳴宴歌鹿鳴之什武者曰鷹揚宴武舉榜之兩端畫一鷹一虎或曰熊取英雄意

唐進士雁塔題名以泥金帖報捷卽今之題名錄前朝爲登科錄宋有題名碑袁簡齋云得紹興十八年題名碑朱子爲五甲進士小名沋郎　按朱子生於延平之沋溪故名或悞作沈郎

題名錄初出極可貴日久亦可貴蓋一科必有名人在內
也宋理宗寶祐四年登科錄所以傳者以文文山謝叠山
陸秀夫三人足重也　余買乾隆四十三年搢紳時和珅
當權漢相爲于敏中劉石菴先生爲閣讀學士紀曉嵐吳
穀人兩先生爲編修曉嵐先生有順治十八年搢紳

　昔爲人書聯高達夫悞書達天其人祓而懸之李伯
敭刺史見之勸其收聯而專函相告到今感愧曾見
　時人書聯李延平作延年因亦勸懸聯者收之　鍾霖

離騷無梅花杜詩無海棠劉淵林五恨一鰣多骨二橘酸
三蓴性冷四海棠無香五曾子固不能詩海棠嶺南者香

前人言之曾守濟南詩極多其他尙夥所云不能詩殆如
王荆公言子固歐九可惜不讀書也或云劉原父語

李鄴侯插架三萬軸古今稱藏書多者泌父承休聚書二
萬餘卷戒子孫不許書出門有求讀者别院供饌固藏自
先世矣

唐李磎字景望自在臺省聚書至萬卷號李書樓李繁藏
書最多且善記守括州士皆知學唐代藏書李氏爲著

藏書多者張華載三十車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梁元
帝蓄圖書十四萬卷金樓子言聚書八萬卷爲侯景所焚

　明歷城邊華泉尙書藏書數萬卷有萬卷書樓一夕
盡火髮逆爲亂到處以大板書塾路或與室俱焚阮
　芸臺相國藏書最富付之一炬天下惜之　鍾霖

金樓子戒子篇云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責弟悌務念爲
友立言篇云行須臾之怒而鬬終身之禍是忘其身也言
善矣乃臺城之圍坐視君父困餓以死復以中國帝王殞
烏幔之下言行之不符若此

藏書保書甚難家貧書未賣便是佳子弟然非積德不能
積書若誨諂而聽藐則非先人所能料其身後矣唐杜暹
藏書每卷題云淸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
借人爲不孝人謂所見不達若向若水盡納寶器書畫於

壙內米南宮悉焚法書名畫於生前則更不達矣

衛公子居室聖人稱善以貴能知足也每見富室居必盜
四鄰以自廣田必購近村以自便極盛難繼有盈必虧初
增一物一快後去一物一憾祖父殫力營之子孫隨手鬻
之閥閱之門三過而三易主徒來路人之歎古今同慨也
李文饒平泉花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
子孫歐陽文忠誚其愚有以也
　名人釣遊之所後世且爲志美固不必苛飾之達觀
　亦不必鑄鼎之永寶也　鍾霖

李文靖公沆所居甚隘家人勸治第弟雖亦屢以言公曰

此爲宰相第誠隘爲紳士第則已寬矣以寬大之第傳之
子孫子孫未必爲宰相居之不相宜

宋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壯闊亭塘數百步第成公
疾甚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太大修
不得太費賣不得太貴

獻縣紀文達公居東鄉崔兒莊公讀書既多藏書亦
富聞漸散失矣同治元年壬戌九月望奉檄赴獻假
館崔兒莊公舊居古香書屋滿室書籍遂止宿快觀
比回天津復宿此因留詩贈紀司馬煐遨公近支裔孫有
句不辭終夜力翻閱滿牀書 鍾槼

寒士讀書而兼贍家最不易也簞食瓢飲尚有負郭之田
斷虀畫粥亦有供食之人若然糠照讀甚至吞紙實腹無
家計攖心亦可艱苦自勵乃上有待養之母下多啼飢之
弟謂能專心攻讀乎所望有力親友助以成就之異日厚
報焉此中成全不少也

晉劉殷幼孤貧事曾祖母以孝聞人遺穀帛受而不謝直
云待後貴相酬耳後爲齊王冏軍諮祭酒皆厚報之

唐王珪少孤貧人或餽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故必
贍其家與房杜善其母李喜曰二客公輔才汝必貴余無
富貴相然劉王二君固景行行止焉

唐李泌對德宗曰命者已然之言君相造命不當言命言
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蕭時文瑀著論非劉孝標辯命
論謂人稟天地而生孰云非命至吉凶禍福亦因人而致
若一歸於命非善知命者也

命之說可信而不可信惟不得志者每以命自希而不能
安命强爭致患 聖賢不言命未嘗不可以命勸勉中才
而用其命焉故祿命之書不廢

唐呂才祿命論云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値空亡長平坑降
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
河魁蜀郡炎火不盡災阨世固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

共命若胎而天壽異科立言極圓通余謂居以俟命爲持
身涉世至善之道

語云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一意向善命有因之轉移者袁
了凡先生立命篇非虛言也

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箸處後人謂之曰繆其子劭日食二
萬錢弟等尤甚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李德裕每食一杯
羹約費三萬錢雜珠玉寶貝雄黃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即
棄其滓吾不知其如何滋味直謚之曰怪可也

王廣津作相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其中汲水以
飲吾不知其何意

韋涉、廚中所棄者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李德裕、好飲惠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遞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于頔、刺襄州日熟山鐙油二千石吾不知其禍延幾世矣

因果之說即先天後天之理報應之說即降祥降殃之理釋氏非盡虛妄也惟伊古以來何以輾轉相報不已始作之者因何而成既報之後應已結案乃有若未結且又多一重公案者古今歷歷可考也

張良、佐漢滅秦報仇心足赤松從遊似結一案或言趙高、為趙後自宮覆秦於秦為奸於趙為忠然六國皆滅只楚

人一炬未見他國如何報復

王莽篡漢有言為當道之蛇報一劍之仇並言莽死神化為蟒若黃能然

齊公子大豕為害戚夫人人彘作祟皆及身報復最足快人而警世

曹操、牽后逼帝無不罵為漢賊者相傳為淮陰侯轉世司馬師、入宮縊后篡逆同曹而或恕之者謂報曹應爾也第未聞何人轉世有謂司馬氏早蓄異志乃報太史公腐刑之辱未知何據以牛代馬或亦有說

趙王倫自加九錫自稱皇帝遷惠帝於金墉城史言與曹操相同後宋公劉裕自加九錫自進為王又僞辭不受旋滅晉直司馬文宣王矣　鍾霖

楊素、謀害太子勇廣乃奪位素旋見勇為厲驚悸致死

趙普、為宋重臣附會杜太后致太宗得位斧聲可疑兩皇太子相繼而卒使太祖百戰以得天下子孫莫得世饗而一悞豈容再悞又致涪陵公憂卒普之罪大矣迨其死也見諸冤家相逼固應然也

世言宋得天下於寡婦孤兒亦失天下於寡婦孤兒幼君投海尚不若鄭王宗訓之終於藩服此猶從後日言之當兒終弟繼疑案不明無何武功王德昭、以太宗不悅自殺

興元尹德芳、亦鬱鬱以死寡婦孤兒亦正可憐雖曰天命報亦速矣後封宗室贅舉耳

陳后主後庭歌舞亦自旖旎風流隋文加兵井中同繫恨恨以死乃阿麼淫侈加甚固應運衰而后主白晝見形

相傳隋煬帝、與妃朱貴兒設誓乞世為夫婦故朱轉生為唐明皇煬帝轉生為玉環七夕私盟猶是當年夙願此亦理所應然而楊氏傾國誠似楊廣再來

開河記云地宮大鼠為隋煬帝本命一擊鼠首阿麼即患頭痛迹其荒淫固應是怪五代以來甫歸一統而煬帝旋撞壞之鼠為隋來耶抑與李唐有前因耶

唐太史令李淳風言武氏當代唐殺唐子孫殆盡太宗欲窮治之李言其人已在宮中計其得政年老氣衰或不至甚若殺之再生一人其禍更烈是已明言其人而近在宮中竟未悟及疑殺無辜殆有定數不能逃者或言武后乃李密轉世密桀驁不可並世之概誠與李唐有憾然何至殺其子孫之若是耶單雄信終不降唐又將轉爲何人似必與唐不能釋然

世言李淳風袁天罡占驗若神淳風岐山人貞觀中官太史令製渾天儀正前代得失著法象書七卷父號黃冠子或言即昭裔也　天罡成都人善風鑑奇

中與武后父善見武后即大驚初不言相李嶠龜息禱而貴壽或云李袁同母異父推背圖二人背坐一書一畫作成相視而笑每代各作隱語後世方驗或言明時已顛倒其次使人莫辨百世可知聖人言理涉即而亡圖讖漸出東漢益信讖學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秘緯及名孔子閉房記悉焚之留者以大辟論按閉房記乃王世充將謀篡位道士桓法嗣言解圖讖上此記作人持竿驅羊謂一千王也羊楊也世充後敗死讀書質疑謂推背圖乃虛無妖僞之書不足信也當時莫解後則皆知雖驗何益徒亂人意不如焚之　鍾霖

有唐多英明之君而女禍疊興幾覆宗社皆晉陽宮人啟之於開國之始耳淫之爲害若此　太宗又納煬帝蕭后

五色線云安祿山爲磨滅王余謂五家當是五鬼羣起而閙唐之天下

蔡京爲魔君下界見錢氏私志相傳京能視日目久不瞬京祖某父準皆七月二十日死洪容齋隨筆京死十二年遷葬皮肉俱消獨心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鑄

祿山陷長安用謀臣嚴莊高尚計先以千炬焚元宗史閣初實錄三百卷後敘百不及三四矣高尚與李豬兒刺殺

祿山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楊國忠爲張易之子冒姓楊呼易之爲舅與虢國夫人通勢傾朝野隱亂激變致毀唐室似爲張氏報復者

馬嵬之行陳倉令薛景仙誅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陳元禮軍士殺國忠並殺韓國夫人秦國夫人

世知楊氏三姨多忽其壻按大姨封韓國夫人壻崔珣官秘書少監生女爲代宗妃三姨封虢國夫人壻裴名爾再考生子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八姨封秦國夫人壻柳澄生子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鍾霖

世言黃巢爲魔王下界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至殺刼
完而李存孝者出而收之巢滅存孝亦亡

黃巢曹州人進士不第聚盟徒爲亂五歲能詩父咏
菊未就巢信口云堪與百花爲總首自然天賜赭黃
衣父怪之令再賦又云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
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移共桃花一處開

安祿山亦好作詩咏櫻桃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
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人言以周贄移上則協
韻安怒曰豈肯使他壓我兒

黃巢不第作亂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乃起兵張元

因殿試被黜徑往西夏或言殿試自此無黜落之士
姚廣孝以逼儒僧試禮部題所謂誠其意者一節文
甚不平　黃巢從子浩亦聚衆爲盜號浪蕩軍　鍾森

韓信爲呂后所害韓侂胄爲楊后所害韓通爲杜后所害
韓震爲謝后所害韓氏著名者乃皆死於婦人

王氏聞見錄黃巢犯闕一道人詣安康守崔請發黃巢祖
骸於金統水泉源中得一窟有黃腰人舉身自撲而死道
人曰吾爲天下破賊矣巢果滅任卯邊大殺令米脂發李
自成祖父墓屍生毛有金色蛇向日欲起皆毀之闖爲鄉
人鋤擊腦破死二事相同天固不容逆賊之成事也

相傳蜀有人廟宿忽聞音樂竊見衆神肅迎一童子舞跳
而至猙獰怖人不辨何爲第見衆神再三爲世人乞命童
子怒云不敢違上旨乞之久始允擇有而蜀地則否風馳
以去宿者默駭暗尋之則張獻忠適生果應童子言蜀遂
血碧矣迨浩劫完而吹簫不用竹張亦貫胸而死之甚易
古碑可信天道固可懼也

唐末董昌反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僭號見吳越備史元
末周子旺反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僭號見庚申外紀

報應有及時而見前施之於人者後乃應之於己而禍且
甚焉宋衰金盛二帝北狩青衣天子五國含羞迨金汴京

元帥崔立降元以金王后妃嬪宮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
五百餘人盡送青城元殺梁荊二王及族屬送后妃等於
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徽欽之時史言金太后皇后間
關和林青衣五國之羞弗辱於此嗚呼天道好還惟人自
召行善天必報之以善且倍焉胡不鑑此而勉爲善乎
青城屬開封府

五代石晉爲契丹遷於黃龍府雖至稱孫然宮女舊
臣及控鶴官茶人酒司仍令從行金破汴京太宗廢
徽欽二帝爲庶人宗翰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四百七
十餘人並宋宗室三千餘人北去至上京令二帝以

素服見太廟封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遷之韓州給田十五頃俾耕以食雪窖氷天魂游北地木鎔槃之說亦不可信古人所以痛龍髯之莫攀也　黃龍府在遼東開原縣　鍾霖

傳有神降于莘已請于上帝等語或云左氏好奇耳唐僖宗幸成都高駢殺突將極慘毒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我必訴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後駢在道院無食秦彥屢敗疑駢厭勝外圍急恐駢黨內應乃殺駢及其子弟甥姪同坎瘞之人固云前婦人之報也

甲寅春逆屠臨清姜子英孝廉毓傑朝服與母子家

人同焚死其友居鄉適假寐見姜朝服云逆賊可恨行訴上帝使不得還旋爲大兵民團勦截悉滅　鍾霖

天之待人卽其所作令其自受人多弗知警耳宋丁謂銜寇準拂鬚之嫌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陷準眞宗初不知乃貶道州太后聽政謂又以朋黨誣貶諸臣準貶雷州司戶王曾前假準舍謂孰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不免曾幾何時丁謂令女道士劉德妙穿地得龜蛇引入禁中假言老君弟云謂非凡人設禳夜醮招納賂遺太后按治貶謂崖州司戶道出雷州準恐家僮報仇杜門縱博使人以蒸羊迎謂境上旅舍老嫗亦唾罵之論者稱快至比謂爲秦檜

亦當以頑鐵鑄形天理昭報如是之速雖然亦寇啟此一段公案耳幸報謂以恕究從此解雖貶死所而謚忠愍贈萊國公到今無不知者謂亦枉自爲小人耳　君子之待小人幸勿過甚無怨無德豈不甚善

有罪重而未聞重報顯快人者或冥律使永受苦耶項籍坑秦降卒二十萬白起坑趙降卒四十八萬卽云數定亦極慘毒矣曹操奸逆之雄其罪難數有言屢爲豬身以受鬻割與白起同者亦理所應有耳梁冀藉先蔭爲皇親乃進餅弒帝擅殺大臣如李固杜喬田明陳龜都絜及陳授吳樹袁著侯猛崔琦邴尊若爾人又殺洛陽令呂放戚友

坐死者百餘人殺胡武一家坐死者六十餘人族誅耿貴人家十餘人甚至賈胡誤傷其兎坐死者十餘人誅戮之多不可勝紀當時竟莫敢誰何其後僅以一家償此數百人命吾不知此數百人含寃地下若何尋復焉噫

爭天下者殺人盈世固已乃大業已定而誅殺之甚未有慘於明太祖者胡藍之獄一則株連被誅者萬五千人一則株連被誅者幾二萬人以李善長之功傅友德之勳宋景濂之尊崇皆不得其死他如汪廣洋魏觀高啟朱同蘇伯衡張孟兼王彝楊基張羽徐賁王行孫蕡黃哲郭奎諸文士咸死於非命翊命之劉誠意且不能保全之雖云翦

治胡黨實亦幸劉之死而藉錮羣雄當其初起以好殺爲
戒行軍有妄屠害者輒色慘沮一旦功成刻忍悉露人謂
殺戮功臣似漢高實過之矣閒於傳賢所留老成顧命旋
以迂學誤國墓草除大變伊古開國未有若斯之凶殘者

太祖忌開濟濟卽效郭璞以死且言胡藍二字陰示
天上殆有數在太祖以僧惡僧聚天下之僧埋身削
頭曰坎頭會一僧旋坎旋生因止其理莫解　鍾霖

袁盎人面瘡咸謂有因古今大將多發背疽固由燥勞所
致然兵凶戰危所損多矣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懼哉　吾
友患落頭疽卽對口也醫者令靜養誦經省過行善半年

醫痊依醫言享上壽

世言人受陰刑皮肉青色濟南　督城隍神久著靈應有
鄉民自奔神前號呼受責臂青腫及神氣自定云適忤其
父也幽明一理城隍爲正神王法所不及者固應有陰刑

司馬宣王誅王淩後寢疾日見淩來宣王呼曰彥雲緩我
身上便有撻處賈逵亦爲祟少日遂薨初淩被執至項城
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耶遂見害淩過
賈逵廟大言曰賈梁道王淩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

魏王芳受制於司馬懿王淩爲揚州都督貳於懿謀
立楚王彪故懿執之淩固忠於魏然亦漢之董承耳
初未聞阿瞞見承受撻否　鍾霖

語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
明白透快毫無翳障王安石一生何等行爲史稱其再相
屢謝病求去帝益厭之其子雱性惡安石殊愛之凡所爲
不近人情雱實使之雱死安石悼慟久而不忘嘗恍惚見
雱荷鐵枷若重囚遂請以所居爲僧寺爲雱求救於佛也
旨依所乞以報本禪寺爲名額一云報甯禪寺半山寺是
其故宅安石父子幾禍宋室雱得早死無不爲宋幸者而
安石老悖昏憒若此鐵枷之荷尙從輕處也區區一宅欲
抱佛腳卽救之乎安石奸而愚者耳

廿一史感應錄近時長洲彭氏希涑集刻歷爲徵實
報應不爽最足警世

抱佛腳滇南之南一番國有犯罪應誅者國主捕之
急犇往寺中抱佛腳知悔過願爲僧王許貰之遂髡
髮環耳衣禪衣故其國爲僧者多見滇南紀聞諺云
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本此　鍾霖

史言秦檜有賢後金兵至淮南檜曾孫鉅爲蘄州通判死
節鉅子浚灊皆從死當檜柄政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赫
耀莫比不知檜早絕嗣熺乃其妻兄王㬇之子塤堪等則
㬇之孫也丁南湖云作史者當於檜直書絕嗣以著大奸

之報於熺塡改書王熺王塡別自立傳以著冒姓邀榮之惡斯實錄矣

秦檜當國方滋德帥廣東獻衆香燭而待方最厚鄭仲爲蜀宣撫時格天閣工畢鄭送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不差尺寸乃竟不樂鄭且得罪　檜子熺狀元及第全是人力李文肅賀啓云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笞兒敢起鄰翁之羨檜大喜汪彥章賀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檜父子大怒汪遂得罪權奸當國處之不愼動輒召禍附而媚之即幸獲益亦爲人唾罵固不如守分安命也

世謂秦檜陷岳鄂王莫須有三字定獄當時韓蘄王問檜檜言岳雲與張憲書其事莫須有韓不平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嘗思三字若無有口吻宰輔編年錄作必須有定入大獄亦似模棱竊思檜無錫人當韓相詰其詞必厲檜南音若曰莫須作一頓言莫須如此其事有而已似爲得解史筆記此少作轉折便總不明白

秦無錫之害岳忠武嚴分宜之害楊忠愍無不痛罵之者然岳楊馨香俎豆爲千古傳人秦嚴絕滅遺臭爲萬世罪人岳楊雖阨於當時固當感其成全於沒世也似此善惡昭昭自不必再有果報

秦檜無後固已示報嚴世蕃既誅其後編爲樂戶不齒民數有兄世藍家居不仕睦鄰重友未罹於禍今之子孫皆其裔也（鍾霖）

施全爲小校見秦檜所爲忿恨不已刺之不得而死朱子曰天地正氣忽於施發之袁簡齋有施將軍詩余謂施全可附金跃堂無雙譜

權奸之肆也漸使早燭而逐之誅之亦何致大壞乃一悞再悞而終不悟若秦檜若蔡京若賈似道不至負君投海以完不已宋世可哀甚矣

宋徽宗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作十月十日乃終不祥

賈似道八月八日生每值生辰四方賀啓以數千計悉令人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爲之紙貴皆諂詞䜛語所謂文士可想而知幸未著作者姓名

馮瀛王歷相五朝爲世所鄙然天下謂之長者云數十年無爭奪殺刼爲大陰隲且接人和厚觀其詩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又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其心可見矣五代鄭韜歷相十一君傳謂其自少迄老事十一君越七十載無官謗無私過無賢不肖皆頌之蓋能有濟物救民之功與馮相類而過之人多知馮而忽鄭馮不得稱無雙焉　二公雖云相同然不足爲訓

世知馮道爲長樂老不知馮涓爲長樂公
徐英公子敬業馬腹避火馮瀛王子祜聲色豪侈父
不能禁於上前以皮絃彈琵琶號繞殿雷王安石子
雱忽謂父疾蔡京子攸遽胗父脉皆敗類也 鍾霖
邵康節在天津橋聞杜鵑知天下將亂元順帝至正十一
年十一月大都有杜鵑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北地無
杜鵑史所以書烏之來孰使之耶
天津橋在洛陽一名洛陽橋元之大都即今京城上
都即多倫諾爾 鍾霖
時亂則奸者富官貪則暴者强勢盛則鄰冀其火藏多則

奴利其災石崇刼海客暴富致貴驕縱至於殺身當其初
得重貲爲所欲爲何嘗不大快心志乃天欲敗之故極縱
之知奴輩利其財而不早悟紛華靡麗轉瞬一空遠客若
在當如何大快心志
石崇字季倫渤海清河人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字齊
奴苞六子崇最小苞臨終分財獨不及崇謂其母曰
此兒大能自得崇有愛婢名翾風買自胡市凡崇得
奇寶惟翾風能別之尤以文詞擅寵不止淥珠也淥
珠有弟子朱緯國色善吹簫崇敗入秦明帝宮後趙
石季龍即石虎小字棘奴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子

成林將壞入衣後石氏爲冉閔滅之前應科試 殷
逝齋宗師考古題伏日賜冰賦即後趙石氏事季龍
季倫人每忽之 一云棘奴乃冉閔小字 鍾霖
人能多大福分或承先業或獲厚貲不知持盈之道恣意
淫侈一旦歸陰萬物將不去只有孽隨身作種種惡受種
種報可不猛醒乎明江南富民沈萬三貲財無數爲太祖
所忌或言沈死後遇故友以其富向假冥錢沈曰我何曾
帶得分文來此雖戲談實至理也
沈萬三名富字仲榮行三吳興人元末富甲江南洪
武初每縣人分爲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

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人以萬三秀呼之
其弟名貴以詩諷之云錦衣玉食非爲福檀板金尊
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棉裘萬三不
悟後流雲南死貴陽終南山 水東日記南京洪武
門外中和橋六七里長街乃沈萬三家絡絲石所砌
鍾霖
權奸柄政惡奴焰張主敗而奴亦隨之嚴分宜僕永年號
鶴坡爲世番納賄仕宦有稱義兄弟者張江陵奴游七名
守禮號楚濱仕宦每贈詩文有聯婚者江陵敗子戮籍没
奴亦隨之 主貴奴驕古今皆然或素好見訪或親友偶

至僕不爲禮且假令逐客致啟嫌隙主尙不知是當精戒
而時察也

近見邸報王小山侍郎劾某宦僕滕混捐職在其宦家爽次執客倨放異常當請革逐遞籍嚴加管束揖内有藍頂貂裘居然與公卿抗禮語吁是在出結之內外官詳查之　鍾霖

天之生人先具五官後有八字乃五官八字可以定人窮通富貴往往五官與八字相合而驗有不驗者則相隨心轉人生無數造物若各爲定之者偶見畫墁錄郭忠武使運珹洗足珹見足下有黑子捧玩久之郭問之曰珹亦有之令跣視笑曰不及我明耳後珹亦貴謚忠武明皇雜錄安祿山初事張韓公仁愿韓公令洗足安見足下有黑子曰祿山賤人也兩足皆有黑子比公色黑而加大韓公異之因加寵薦人之不同有不在乎相者

郭汾陽以失機見囚青蓮特識而救之祿山以盜羊當刑主將張守珪壯其言貌疏請入朝覆覈明皇亦受其欺天生祿山以擾唐室生汾陽以安唐室固應有異相第識安相者獨郭耳　鍾霖

哥舒翰一名將惜與楊無敵勢同而節異人多不知其死若何舊唐書火拔歸仁執翰送祿山幽於苑中殺之新唐書廣平王收東京安慶緒挾翰渡河而北及敗乃殺之

牛女星自古在天後人以人實之張騫見織女得支機石郭子儀七夕至銀州見空中赤光輧車繡帷疑是織女遂拜祝云願富貴壽考後封汾陽王年九十餘八子七壻孫數十人至不能辨又晉郭翰姿神秀美月夜庭中忽見少女曰吾織女也帝命遊人間擇佳偶郭氏有兩見織女者眞耶僞耶

郎官上應列宿況大者乎唐杜鵬舉父夢大碑守者曰宰相碑已作者金塡其字未作者列名因問其子令自看之記名鳥旁曳脚乃名鵬舉與鴻漸父子皆入相唐李藩字叔翰卜者胡盧生謂之曰君紗籠中人物後新羅僧言宰相姓名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果拜相

唐王播字明敭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食厭之食後始鐘播題詩於壁有慚愧闍黎飯後鐘句及出鎭廣陵訪之則舊題已碧紗籠矣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遊僧寺見舊題公詩用碧紗籠之野詩則塵滿從行官有慧妓拂以紅袖公笑題詩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但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天成一代偉人必挫折之而後光明於世蔣頴叔誣歐陽公多醜鄙中使王昭明覆勘始白猶坐以張氏匳具買田出知滁州范文正如靑

天白日猶有誣其結中吏范仲尹、爲族弟者王漁洋云堂上簽錢堂下走小人以蠛歐陽有情爭似無情忌者以誣司馬衰由文忠修史觸忌者多文正司馬疾惡太甚也吾人立身不可不嚴待人則不可太嚴或曰若慮誣蠛將爲鄉愿乎曰無私心怨自少公正而行不能預計誣蠛況誣人者久必明愈可爲賢者生色所以秦無錫、嚴分宜爲岳少保楊忠愍功臣

文忠不知滁州無醉翁亭記昌黎不謫潮州無潮州俎豆之祀賢者行止皆有關係特假小人播弄之耳

文忠作醉翁亭記後王詔守滁請東坡大書記亭遂大著政和中少宰唐恪守滁亦山間作同醉亭自作記書之　文忠爲韓魏公作晝錦堂記魏公安陽人鎮大名卽相州歿後子忠彥以墓在相乞以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許之公之孫治守相治子肖胄乞侍父疾詔治代父守相徽宗曰韓氏世官於相父子相代榮事也治又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不止晝錦堂也

齊東野語云趙師睪於韓侂胄山莊作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撻武學生之憤如許及之屈膝費士寅之狗竇大抵皆懷私仇撰造醜詆也

韓文公文驅鱷魚至宋時潮州鱷溪仍有鱷患咸平中通判陳堯佐率衆捕烹之有戮鱷魚文見嶺南雜記今粵人有圖說鱷似穿山甲尾長有利鉤掉食人畜生卵甚多則此魚到今爲患　鍾霖

古人每行文於神乞雨緝犯今亦有仿之而驗者蔡忠惠修萬安橋檄海神而得成奇矣歐陽文忠刻瀧岡阡表碑舟載於熙甯五年五月十三日抵鄱陽湖泊廬山下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帶入舟揖請借觀自言龍也碑入水不見黃山谷時令泰和以鄰誼爲文檄水神忽空中語曰天丁押驪龍送永豐沙溪敕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面交也文忠歸家果見大龜負碑而出龜忽不見山谷檄文載宋牧仲筠廊偶筆事更奇然文忠非作誑語者

上天感應不爽而人君爲最捷五季變亂相仍惟後唐明宗在位八年稱賢主登極年踰六十每夕宮中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故宋太祖赤光異香之奇天使應之宋高宗孝宗每三年大比下詔前夕露天默禱云朝廷用人止此科舉願天生幾箇好人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誠禱於天所以紹興淳熙文人儒士彬彬在朝祈天之效固如此也

愼殘僧識李鄴侯知金甌卜相皆有天命也人知懶殘而

多忽其名拔僧名明攢天寶初衡嶽寺執役者收衆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呼曰懶殘晝專一山之功夜止羣牛之下二十年矣李蘭書寺中異而潛謁之僧大詬曰是將賊我李益謹已而撥火出芋啖之以半食李曰愼勿言領取十年宰相後爲虎啣去不知所終

自古名人生必有自唐房琯爲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主歐陽文忠神清洞主韓魏公紫府眞人富鄭公崑崙眞人王曾青草堂和尚東坡陝右戒禪師莫蒙夢東坡爲紫府押衙他若荀顗爲泰山君劉聰爲須遮國王韓禽虎蔡襄皆爲閻羅王諸書所載定非虛語惟韓昌黎爲吏部土地

神似輕嚴嵩爲杭州養濟院土地神以其寄食此院死而祀之則太便宜　歐陽公名其子曰僧哥王安石與其子雱評論世人屈指謂雱曰大哥自是一箇可以噴飯

唐崔垂休得自異僧乳名緇郎六次拜相終爲朱温殺之童貫自托於韓魏公所出梁師成自謂東坡所出孫覿亦云爲東坡遺子乃棄婢所生陽羡孫老得之者皆不知人間羞恥事也

輪迴之說儒者弗言然古今記載往往有之周穆王爲丹朱後身韋皐爲諸葛後身王曾爲曾子後身蘇軾爲鄒陽後身王十朋爲嚴伯威後身張方平爲瑯琊寺僧後身張睢陽爲武穆爲張桓侯兩世後身宋高宗爲錢武肅王後身趙鼎爲李德裕後身南唐後主爲錢俶後身眞西山爲草庵和尚後身史彌遠爲覺闍黎後身胡濙爲天池僧後身常遇春爲關壯繆後身王陽明爲天台僧後身史閣部爲文信國後身則再來之說或亦有之未可云盡渺茫也白樂天麗爲李義山子後生子名白老（鍾霖）

晏元獻凡書簡及文牒不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爲畓手自持斗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一封皮後批門類錄出後人當以爲法

官廨多書淸愼勤三字此晉司馬昭訓長史之語人多忽之且以典午一代多不滿人意耳又世說註李秉家誡曰時有長史臨辭出上曰爲官當淸愼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對曰愼尤爲重上以爲然

官衙牌樓書爾俸爾祿四句咸知爲宋黃庭堅書戒石銘頒之州縣刻石者嘗考之乃宋太宗書頒之天下者也宋史太平興國八年四月頒外官誡諭辭即此太宗蓋本蜀主孟昶朕念赤子云云二十四句之中擇此四句然較原文簡括矣歐陽集古錄謂戒石起於明皇非也唐明皇有賜諸州刺史題座右詩

世多以澹泊明志甯靜致遠二句爲諸葛武侯語嘗讀淮
南子云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
兼愛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武侯節其二句
以自見且以戒子耳

道光乙巳春公車北上見涿州城樓聯曰邊衝要無
雙地天下煩難第一州多謂前代綸音閱濟南府志
明濟陽縣人王道定任涿州撰書此聯懸城樓星使
絡繹見者皆知牧民之勞永免迎送焉 鍾霖

世謂申韓之書出於理官之明罰勅法而刻者爲之傷恩
薄厚或謂戰國時不振於法申韓以名實之說勝之按名

求實嚴刑必誅詳於法律而篤於耕戰惟可以從命而不
可以爲命使遇三代盛世則爲股肱之良遇後世中主亦
足治兵農而營富强若遇始皇二世直喪亡之雄耳申大
梁人爲鄭臣治黃老刑名法家多與韓非同皆著書稱子
韓子嘗稱引申子唐宋以來皆黜韓子而不講吳郡門無
子特表章之而後韓子與諸子並傳宋儒以孔明手寫申
韓書進後主爲病唐子西云申覈名實韓攻事情後主襟
量有餘而智謀不足進以申韓正中其病古文苑載先主
臨終勅後主曰申韓書益人意志可觀誦之孟孝裕問郤
正欲後主知權略故楊誠齋謂後主之觀申韓乃先主之

遺命大抵世以人主貴以權略濟仁恕智略不足徒以仁
厚終歸削弱則申韓亦若末世所當法者噫治世以仁不
以刻刻以爲治如以毒物攻沈疾亦或得愈元氣大傷矣
若頤養蔘朮之保年壽乎申韓皆不見納於人主至不能
保身其說能保世乎吾見家誦經傳矣未見家誦申韓也
故論今之刑名稱申韓不逼之言也

漢武帝時魯人申公培明治亂年八十帝以束帛加
璧安車蒲輪迎之問治道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
行何如耳嘗議明堂等事燕人韓嬰文帝時爲博士
官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外傳語頗與齊魯間

殊其歸則一此亦申韓也然所學者正大 鍾霖

陳孚勿軒集周東遷而聖人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余謂漢
唐以來修明聖賢之道者文中子一人而已河汾之曲儼
然洙泗同堂濟濟王佐之才貞觀之政可覩焉文中子曰
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孝哉薛收行無負於神
明不幾顏閔乎又曰、魏徵、顏冉之器也固亦以四科目之
遭時不偶其教鬱而不行論者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
知道非當時所能顯乎落落天壤作者其誰賢人君子固
皆有文中子在心目也或謂其書模範論語夫論語記聖
人言如天衣無縫字字稱量穩洽若賢者言則間有轉折

矣然上下千古能仿論語亦天壤間不多見之書

賈瓊問何以息謗文中子曰無辨何以止怨曰不爭固持躬涉世之要道余思止謗莫如自修視無辨更進焉不念舊惡視不爭更善焉

文中子言聞謗而怒讒之囮也余謂禍且至見譽而喜佞之媒也余謂毀且至

唐古之奇作縣令箴曰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又曰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淸不如不淸是爲練達論

唐崔仁輔曰治獄當以仁恕爲本余謂當以智勇爲用不智則失之愚昧不勇則失之因循仁恕存心智勇行事無往不宜不獨治獄也

宋周濂溪先生爲南安司理有犯當不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力爭不聽乃委手版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使活犯得活吁殺人媚人或畏人而殺人皆當棄官去或棄館去　手版卽今之手本書職名稟公事笏之類也笏以牙爲貴木次之古人書思對命於笏用以見君牙笏一日象簡通志云今錄僕射尚書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梁職儀曰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公卿但執手版士林傳曰陳希烈不便脫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

聖賢爲治並不神奇爲所當爲而已歷代循良指不勝屈後人若以良吏不易爲者今就易爲者言之宋程明道先生灝調晉城令隨事以孝弟忠信勸民度鄉村之遠近爲伍保使力役相助急難相恤窮民無告者必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設鄉校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民爲社會爲立條約旌善懲惡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觀先生所爲皆人所能行者爲政者胡弗書此爲榜樣乎

司馬溫公爲名臣大儒歿後送葬赴陝京師爲之罷市鬻衣致奠四方畫像以祀並刻其像印鬻之復崇祀賢廡公之爲人似非人所及矣考史載公自言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勿知之乎劉安世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曰其誠乎問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公之所言如此似亦人所易能者然如溫公者幾人哉

宋程灝字伯淳洛陽人世稱明道先生蓋當時私謚也考明道宋仁宗年號不知何以不避漢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法正之祖世服其知人郭正美之曰玄德先生玄德爲先主字法正爲之臣似亦當避者

宋李冠字元伯歷城人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

師事臨淄賈同同歿冠私謚之曰明道先生 鍾霖

呂不韋招致時賢作呂氏春秋懸諸國門曰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大言欺世莫敢可否耳公孫宏著公孫子言刑名云字值千金亦誇誕耳

朱子云南北史除通鑑所取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余謂前五代如淫冶小說後五代如劫奪鼓詞

韓文公之孫袞中狀元後人但知布衣方干不知狀元韓袞王文成公守仁之父華狀元官至太宰後人惟知陽明不知其父唐人詩云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人貴自立不在功名也

張騫遇織女教問嚴君平方知是支機石人知之第未考君平是王莽時人張騫漢武帝時人習而不察往往如此

鄭蘊武爲相自聞之乃曰歇後鄭五爲相時事可知矣似其人詼慢不稱及相三月虞不協望急引退以讓賢者當其爲州牧去任盜不敢犯鄭使君庫錢亦大有心人也

士人得位乘時當以培植人材爲要務而鄉里人材尤當提拔各視其材以爲造就即或非材亦當始勸勉之而終周恤之既可爲世用亦可爲一鄉增色自己子弟亦大有益處宋徐擇之爲相素於鄉人最厚各隨鄉人之材俾見用於時爲世稱之每見人身居要地必示人曰鄉親一概不見以表無私或遇同鄉獲咎爲之籌策並非狥情乃反擠之以示大公其實私心更甚

古刺史鎭臣得自辟其參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於朝然後大用之此法最善行之軍務需材之時尤宜

嘗用秦關百二之言究未識百二作何解偶閱顧亭林日知錄云古人謂倍爲二孟子卿祿二大夫是也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韓昌黎謚文公朱晦翁亦謚文公稱以爲輕劉後村有言謚古也複謚非古也封演云謚二字者一字爲文一字爲質初晦翁議謚文忠後村年十七代其父尚左作駁議略

云正文庇民之學鬱而未伸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文忠作謚似矣而實非有功斯文謂之文簡矣而實合請以韓子之謚謚之因止謚文考古來謚文正文貞文忠者多矣如王安石者亦謚曰文其視韓朱二公爲何如耶唐獨孤及云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作如是論可耳

世多以考亭稱朱文公周櫟園閩小記過建陽見晦翁家譜知考亭乃黃氏之亭五季亂黃端子稜隨父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有詩全家都在畫圖間父歿葬於三桂里子稜築亭山半以望其考故名考亭文公居近其地世乃以此稱之是以他人之考稱之也悖甚矣

朱子行狀出其壻黃幹手自稱門人　鍾霖

宋太祖生於洛陽夾馬營稱香孩兒營按南京應天寺即夾馬營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誕生地建寺錫名應天太祖幼時埋石馬於營之巷登極後還鄉發而得之余館臨清武城縣本清河郡屬城北二十里有夾馬營武城人謂宋太祖誕生處非也

史言宋太祖涿州人祖敬爲涿州刺史宋南京即歸德府明洪武時以開封府爲北京　鍾霖

志言關公面若重棗史言宋太祖赤面世乃以硃面演之世知識太原公子者有虬髯公不知太原公子亦虬髯也

藥店榜曰雷公炮製咸言黃帝時之雷公非也陳修園神農本草經讀云雷公名斅劉宋時人著有雷公炮炙論

綱目集覽突厥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似兜鍪其俗呼兜鍪爲突厥因爲國號按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即韃靼也別部小者曰蒙古代宋稱國號曰元　蒙古國言銀也女眞號金故以銀號其國

元有蒙古色目之名乃別部降元者謂之色目如漢人投旂別隸一軍謂之漢軍也

腳色即履歷之意隋虞世基掌選曹納受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色者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今謂之根腳

元山東鄉試題名碑記至正十年九月二日揭曉得士蒙古四人色目五人漢人七人備選者十五人　鍾霖

豪俠强盜每稱綠林好漢蓋王莽時王匡等起兵綠林山中號綠林兵後世之稱由此

謊報獲賊他處又見殉節邀卹其人尚存不獨今日矣李義山詩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王隱晉書杜預伐吳王濬先列孫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鳴骹躍馬即響馬也周已有之莊子焉知不爲桀跖嚆矢

嚆音哮即響箭盜賊先聲也或謂盜馬繫鈴曰響馬非也

剃度本佛家事然古人幼亦剃髮韓子嬰兒剔首一人抱之慈母治之啼呼不止宛然今之幼兒剃髮情景惟剃作鬄顏氏家訓戒剃面輕浮即今之修容可見古人年少亦每用剃也第總角不剃或留鬚以前時剃面耳

龍陽君魏王幸臣戰國言與王共船而釣得魚泣說魏王令敢有言美人者族遂專寵或言乃婦人非也庾信孌蕭韶資其衣食韶入梁鎮郢州信過之接信甚薄坐青油幕引信入宴令信對榻有自矜色信怒上牀直視曰官今日形容大異韶甚慚李義府貌美少爲劉洎馬周所舉御史

王義發之劉義宗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免官杜以姿色爲劉所寵也子才以玉貌髠雕武稱門生非異事矣

世稱姻親曰溷楊蓋楊舉女適潘岳岳懷舊賦爲舉及其子潭作也

陶淵明以妹程喪托辭去官作歸去來詞

禹貢冀州卽今山西八州皆有貢物冀州獨無

楊柳一木也或曰隋煬帝賜柳姓楊非也詩早咏之矣或曰揚起者爲楊柳亦非積博物志江東人通名楊柳楊葉短柳葉長　大葉爲白楊有風聲大葉小而圓曰青楊

梁何妥居白楊巷蕭愼居青楊巷

莫愁宋會三異云乃古男子神仙隱逸者非女子也楚石城有莫愁石像男子衣冠見劉向列仙傳

顏師古急就篇有痛無忌本盛國之後姬姓姓亦奇矣

漢初宦官銀璫左貂明帝以後則盍重改爲金璫右貂

明宮中養貓犬者皆有官名食俸有中貴稱貓老爺

巴圖魯元呼拔都漢言勇也武將有功乃加此勇號元時漢人賜號拔都者惟史天澤張宏範近年用兵有文職加此號者然皆加數滿字若某勇巴圖魯則較次

人字柳卽三春柳俗呼三串柳卽三眠柳也一名仙人柳爾雅天之將雨檉先知之起氣以應卽此柳也又名觀音柳所云以枝灑甘露也

錢有年號始於宋武帝杜佑通典歷敘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

鴻雁傳書乃常惠教漢使者詐言天子射上林雁得蘇武繫帛書於雁足云在大澤牧羊匈奴因不敢匿武非眞有其事也元時郝經使宋久拘於眞州買一雁題帛繫足放去汴民射雁金明池得之以進世祖有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初一日放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營新館後經得還是雁眞可傳書矣

雙鯉尺素古人托咏仙家以鴒傳書唐長安女郭紹蘭憑梁間雙燕寄書於夫任宗見開元遺事　鍾霖

有讀太行音杭山爲大行山相爭者傳爲戲談列子五行山一曰大形山卽大行則讀行如字亦可

陶元亮愛菊瑯嬛記曹昊字太虛武林人慕淵明亦字元亮愛種菊無色不備一日大黃菊心生紅子如櫻桃隣女周年十六偕女伴來摘食之乘風去始悟蓋菊實也

戲牡丹劒斬黃龍乃宋散仙顏洞賓事宋又有李洞賓號李八百韓湘能開頃刻花馬湘於刺史馬植座上以盃覆土種瓜頃刻結實或以爲韓事

阿耨達山名即崑崙也西北域記烏斯藏西南二千里有阿耨達山今名岡底斯山懸崖峭壁積雪凝冰山巔清泉百道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奉此山爲鼻祖

耆闍崛對阿耨達見聖教序本梵語即靈鷲也闍黎亦梵語謂僧也世乃戲僧爲禿驢其實闍音蛇舍利子即闍黎之諾聲也宋世人自稱沙家沙同余亦音蛇余轉而爲余蓋人自稱余也昔時僧每自稱沙家又訛作衰家亦有自稱咱家者亦沙家之訛也

余太君或云乃折太君折德扆之女見畢秋帆尚書關中金石記

世戲呼僧爲禿驢遂戲呼道士爲牛以老子曾騎青牛過函谷關也鍾霖

書啟每用薪勞晉荀勗武帝賜食進飯曰此勞薪灼也帝詢之果用故車脚

白蓮教或云自白蓮社相沿爲邪而起元武宗禁白蓮社以其邪說惑人毀其祠宇令其人還民籍　因白蓮又有紅蓮之稱未知所自

虎而冠猴而冠又有狗而冠之稱檟漢書昌邑王之左右皆狗而冠也

盧杞藍面宋右司諫丁大全亦藍面與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同除人目之爲三不吠犬

杜荀鶴字彥之杜牧鎮秋浦妾有孕被逐嫁石棣杜筠而生五代杜四郎自比荀鶴因名杜荀鶴無謂甚矣

嘗思官曰上任曰任事固是責任之任亦是信任之任然必使之者視其勝任與否且信之者視其任性與否方不負此任官果各能任其任世有不治者乎

蟻負一粒馬負千斤任之者易之必不可矣強可扛鼎弱只勝衣不擇而任強者甘於弱弱者謬爲強則信任之過也呂新吾先生云官之所居曰任不惟責任之義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焉若牽制束縛非任矣與鄙意相合

亂離之後非有經濟學問不能勝地方官之任唐僖宗時東都經亂居民不滿百戶張全義爲河南尹選麾下十八人可任使者人給一旂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旂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則笞杖而已民歸如市數年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下馬與僚佐觀之名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田荒汙者集衆杖之或訴乏牛名其鄰里責使助之自是比戶豐實凶年不饑自粵逆爲患二十餘年民受其害莫安田里瞬轉上元正須集

亡復業俾孫康樂願司民牧者即以此爲善政善教
賭娼竊盜固應嚴治余謂博場藏盜且習盜更或鬻妻孥
壞良幼是當急治者若盜每宿娼正可以娼爲捕盜之區
且地當衝繁更可藉欸差從不致生事建中靖國間宗汝
霖令文登同年黃策因上書忤旼道經文登病稍稽牙校
督行甚厲賂稍不許宗使邑之胥魁約飲牙校於營妓日
更主席牙校嗜酒貪色久不出妓戶促之乃行此亦弄法
之法第不宜明示耳
李振之明府金聲令齊河爲衝途所治晏城驛旅店
甚多向多抱琵琶者與茌平等暗諭鄉保弗令妓從

云可藉以緝盜並易伺辦差使不爲無見 鍾霖
用兵之道視乎其人蒙馬虎皮曳柴僞遁不必有師承也
五代梁劉鄩襲晉陽潛引兵去城上縛芻爲人乘驢執旗
往來不絕晉主知之已遠去矣曰劉鄩一步千計宋畢再
遇與金戰金以水櫃取勝出兵攻之金大敗又戰日晚以
香料煑豆布地佯敗金人馬飢就食香豆鞭之不前又因
金兵日多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空營縛羊使
立前足擊鼓比金覺已去數日
宋任福至好水川與夏軍戰道得銀泥合封甚固發之乃
懸哨家鴿百餘飛起福軍未成列夏鐵騎突之且樹鮑老

旗左右伏起福大敗徙韓琦知秦州以未能節制福也
荒無善策億兆民命嗸嗸待斃擅賑恐干議追賠請賑每
延期莫救即能辦賑而行之者不善受之者不均甚或假
手沾潤罔顧造孽吁安得如富鄭公之活人五十餘萬造
福無窮也宋慶歷八年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鄭
公守青勸所部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
處流民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
即民所聚還老弱病瘠者廩之書其勞約他日奏請受賞
率五日輙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盡力山
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病死者爲大塚葬之

日叢塚及麥熟民各以遠近予糧使歸凡活五十餘萬人
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
爲疫疾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者不可勝計
名爲救之而實殺之鄭公立法簡盡天下傳以爲式仁宗
聞知遣使襃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
不受史書稱之後之救荒者當取法焉
萬民嗸嗸待救如嬰兒失乳啼而將死者此時誠不
易措手然救得一方是一方救得一時是一時官固
當急賑紳士尤當助官以賑道光乙未濰縣大飢丁
杞軒先生廷模官工部正郎時家居集紳勸資已並

罄產以助分敵而賑擇地以處病者醫藥死者殮埋晝夜不懈致染疫以卒衆哭失聲紳庶公請坊表入祀鄉賢同治壬戌其長嗣雲藻署正彝龍亦因兵燹之後大飢助賑而歿平日敦宗睦族好善樂施邑人士爲請入孝弟忠義祠　仙家成道以濟世活人爲第一大功德偶得一聯讀書當百八聲佛號活人勝廿四考令公　鍾霖

末僚謁長官久伺不得通或屢謁不見頗爲難堪然自古已然晉王坦之與謝安賀郗超遷中書侍郎日旰未通坦之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於此見安之度量宜至太傅也聽鼓靴版當以爲訓

東坡客位假寐詩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眉須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想見久伺欲睡情狀按東坡攉判官謁鳳翔守陳公弼吏白東坡賢公弼怒因杖吏謁不得入後公弼屬東坡爲文極爲獎重蓋當時以東坡年少氣盛故抑之後亦悔使坡公無涵養將拂衣成隙矣公弼放廢死或謂東坡修怨非也東坡與其子季常最善屢見於詩並見方山子傳　鍾霖

鶯粟花一名米囊花入本草羣芳譜載之海內到處有之

自外洋製爲土呼鴉片烟流毒中國禁之愈嚴吸者愈衆海疆不靖仍半禁半弛籌謂禁之而居奇害深莫如弛之而利少患消况內地多於農隙餘地試種獲利頗敵洋產花不妨稼結子爲油老殼入藥以中土人食中土物既鮮受病且楚弓楚得不致日耗中土之資於外也利之所在冒死以圖是宜定價收稅使利日微而物日僞若淡巴菰之相習無事焉不禁而化大患永無所望言責者採焉

東坡竹西寺詩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註秋種冬生嫩苗作蔬甚佳子如米可煑粥又名賽牡丹錦被花麗春花清異錄昭宗在藩各賜幕屬法乳湯卽此花子所煎蘇子由藥苗詩罌小如罌粟細如粟研作牛乳烹爲佛粥柳槌石缽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肺養胃是可食可藥宋時如此唐時可知惟皆言食子未聞取汁作膏耳稱作牛乳又似成膏者然未聞害人也

淡巴菰烟草也出呂宋國卽今菸葉初貴重至一馬易一斤明末嚴禁私種亦如今之鴉片而冒禁貨之者益多雖罹重典弗顧後則無人不吸水旱菸亦未見其害人　或言食菸幾如食鹽荒村僻地皆有之如收菸稅亦頗有裨然近聚斂矣

又考淡巴近呂宋小國也淡巴菰一曰相思草又曰淡肉果曰擔不歸姚旅露書稱爲金絲薰生搗汁可毒頭蝨明初始入貢崇禎時立禁嚴厲呂宋人捲菸草如管燃而吸之名幾世留

今因鴉片爲害多服粤東戒烟丸云內有紫背金牛草爲要藥價甚昂後知北省到處有之生秋田秫豆間及荒陂閒地似藿香鄉人呼老牛草每蕪田荒年煑去汁可食有煎汁作膏者入鴉片烟則烟敗蓋烟積腸胃此膏可滌去之剋伐物也多服傷人　鍾霖

葵有數種惟長莖大葉黃花結子如盤者名向日葵隨日而轉子可食秋仲始實所云更無柳絮惟有葵花者失考葵向日人知之葰向月則多不察也本草云葰花隨月而轉故鏡式象之或云三角者爲葰

芰荷並稱多不識芰爲何物有贈芰米者若蓮鬚略短烘之作胡麻香作茶可提氣亦宜作食薊州玉田間水田偶種之莖似稻歲穫無多每珍焉　鍾霖

芋爲蹲鴟多未知所由史記蜀卓氏云岷山之下野有蹲鴟至死不飢註云芋也芋魁之狀若鴟之蹲坐也　蕷亦類芋亦出自蜀故又曰藷蕷濟南呼紅藷白藷

合葬或言非古皆因檀弓季武子云云也然云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獨善魯則合葬亦古矣古之合葬一槨後世不便乃同穴分壙朱子謂古之槨大可容兩棺今不能爲大槨司馬温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即今合葬之式最爲相宜

今人多用碑表志銘因考碑表立於墓上志銘埋於壙中碑紀其人以揚之志載其事以名之皆爲後日計乃孝子慈孫之用心也碑立於廟用以麗牲葬而用碑乃壙前立石以繂繞之轆轤下棺故古碑上首有孔既葬就石紀功德書姓名爵里刻而留於壙中後則樹碑壙外納志壙中

或云志即葬畢堵墓門之石無壙外之志有葬後之碑如

賈魏公碑立於既葬之明年温公銘其兄周卿及昭遠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請志於他人而自爲銘是志不可在壙外也然亦有不及爲志後乃列於羡道者如南史裴子野卒邵陵王作墓志列於羡道是也近見某少府先人葬後爲墓志引昌黎爲李元賓作志不列墓嗚呼人子無不欲志其親者乃往往力有未能時有未逮幽壙既葬不可復開則志而納諸隧道亦其宜也

朱竹垞云古葬令五品以上立碑以下立碣

大清通禮載吉凶諸禮最詳士大夫家皆當知而遵行也

古人合葬題不書婦唐宋書法無合葬二字但言某君墓

志其妻之祔則於志中見之王弇州集中書合葬墓志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云云識者非之不可不知

近世私碑頌德爲例所禁以沽名要譽者多也然循吏耆儒爲世欽重志其德行以垂世則後人撥蘚披讀景仰前徽用昭激勸亦有不容已者固有不能全禁者焉

劉宋時裴松之以私碑有乖事實上言立碑者宜先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得立庶可防過無徵顯彰茂實甚爲有理　請而後立則僞行難以幸傳潛德庶可廣播

古人言非史官不爲人立傳夫史官正多廣文亦外史也若聞望素隆手筆稱大有藉其文以傳其人者亦不必拘也

古人碑志之文不輕作近世則幾於無人不用碑志矣唐荆川云屠沽細人有一椀飯喫死後便有一篇墓志亦流俗之最可笑者余無片長足錄一事可稱然念幸生人世與草木同腐感慨係之倘博一命之賠用表阡間後日倘有知爲某代某人者卽至流爲砧石亦非不幸也

宋安定胡翼之先生云嫁女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敬必戒娶婦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親必執婦道此雖未可概論理則誠是余謂娶婦乃人第一要事後嗣之綿延在婦家道之主持在婦得其人則一家可興非其人則一家可敗大有關係所當禮以聘之敬以迎之親以待之容貌裝飾末也

近世鄉俗女家有論財者是應戒而禁之文中子有言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

少年功在讀書老年功在記書記且有勝於讀者學者不可忽也元脫脫一代名臣幼時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

呂居仁童蒙訓云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此實切近之學而聖賢可幾

先嚴以鍾霖記性不好諭用日記之功謂積少成多由淺見深久之自能博學視聽明自怠者遠矣因遵記之獲益實多教人子弟每日功課完時爲講六七典故訂本書其原委數年之間記本日多居然撐腸拄腹大略典故皆知且時閱不忘若子弟自能日記所學益博此第讀書餘事而終身有用也　鍾霖

夾袋儲材古稱賢相歐陽文忠爲翰林常帶一册見士大夫必問其知交賢才書册往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眞宰相作用也吾望今之執政者

董仲舒墳在長安人思其德過者下馬謂之下馬陵羊叔子葬峴山南州以其死罷市百姓望碑流涕謂之墮淚碑或言蝦蟆嶺即下馬陵之訛

士至九儒十丐品極下矣然未有若宋之科禁且習詩賦者得杖刑爲新聞者致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建言詩爲元祐學術請禁之李彥章爲中丞望風承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以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著爲律實千古奇談

名公鉅卿或不由科第出身則嫉科第甚且致禍此太褊鄙亦往往科第者有以激之皆當切戒也

余前言刑名錢穀亦當試而後延以入幕按宋時有試刑律之法王安石變法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此法頗善可以專精律學不至濫幕害人亦可造就吏材　又元豐六年國子司業朱服言在學公試律義斷案俱優准吏部試法授官此固學古入官之一法然士子兼肄律學或不能專攻正業且劣生讀書不成反工刀筆不若試幕爲善

文人才士方未遂時每爲人掌書記今之書啟故多翰苑人物爾正平爲江夏書記輕重疏密皆得主人所欲言陸倕掌宮書記奏石闕銘奉勅賜絹尹師魯掌西都書記錢文僖目爲臺閣禁從之選相業如魏徵當爲孝廉特以文檄勝啟馳譽軍府得入秦邸遂大知遇五代時各國爭延名士掌書記以光幕府李襲吉爲李克用書記作表請入覲昭宗大喜朱溫羨之曰李公斗絕一隅乃有此名士魏博有李山甫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此皆卓卓著聞者若鹿門家信之稿識者奉爲片羽吉光况燕許大手筆乎

詞章有不貴文而貴質者亦當覘其人以爲文也五代彭城王義康問袁淑之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勿作才語

嘗聞有掘得銀錢致富者或非其應得亦即變爲他物云有命定焉李景讓母鄭氏於宅後得錢盈船封而不取曰願諸孤學問有成不願得此范文正公少貧讀書山東長山之醴山寺偶見山後集銀無數初不言比貴寺僧乞修殿宇乃告其銀處用以成工此皆何等識力

蕭山汪煥曾先生刻有雙節堂庸訓六卷更有益世道之作有云佳子弟多由母賢實爲名言古今人受母教成就者多矣如蘇氏兄弟幼時父洵宦學四方太夫人程親授讀書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十歲侍側曰若爲滂母許之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不能爲滂母耶軾遂奮厲兄弟

得大成此見軾本傳聞老蘇每責軾文母教讀孟子而文
日進故有蘇批孟子誠可作古文讀也
二程夫子父珦善教子母更訓子有方嘗曰子之不肖皆
母蔽其過使父不知耳勸多買書擇名師嚴教訓不使優
游度日二程父子皆大成母蔽子過二語千古快論余少
失怙又重違母教每念此二事而刺心頓足特志之以切
示後人　父稱曰嚴嚴非朝夕撻罵也要使子輩受繩尺
不放肆耳母稱曰慈慈非衣食縱容也要使子輩得成就
不廢棄耳
呂新吾先生云繼母之虐嫡妻之妬古今以爲恨者也而

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而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惟
子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此持平之論
年三十乏嗣而妻妬此妻之大罪若借好無他而貪色置
妾則妬乃妻之當然試思妻若置男妾夫恐不止於妬矣
夫多寵無重罪妻私人則不齒此則非偏蓋多寵無害妻
意一私則有害夫心矣
律言爲人後即承繼也應稱嗣父母不可稱繼父繼父者
從母改嫁之夫之稱也
承繼之母即母不能別之曰繼母或有稱生母以別嫡母
者亦不可生母者庶母之稱也

問釋律例竊欲有言而未能上達者如再醮不受封重名
節也若妾因子封以子貴也如孀而貧苦不得已而爲妾
生子貴矣爲妾則封爲再醮則不封矣如買妓爲妾較再
醮者甚矣子貴亦封初未聞議其妓也或孀而爲妓妓而
爲妾其子貴當何以處
宛平王崇簡冬夜箋記封典有再醮不受封之制爲妻非
爲妾也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曾祖父母父母曾犯
姦盜除名等罪及例所封妻非以禮娶或正室係再醮倡
婢妾並不許申請乃有以母係再醮不請封者殊失考等
語夫再醮或非得己而子貴不能請封情何以堪案牘中

會見及似可以請廣例焉
程子云再醮終是忍飢寒不起亦責備賢者之意然有當
原者不可與無羞惡心者比
古有出母已嫁而受封者宋郎中朱壽昌字康叔天長人
父巽真宗朝爲工部侍郎生數歲父守長安生母劉見忌
於嫡被出嫁民黨氏比長以蔭官郡守嫡母喪始知乃棄
官尋母刺血寫經散於所經由道上冀逢母知求之五十
年至同州避雨逆旅見老嫗抱薪自悲呼壽昌不置驚問
果母也年七十餘矣生有子女悉迎歸雍州守錢明逸聞
於朝破例復其職乃辭就通判河中以便養母母歿痛幾

喪明及葬白烏巢墓上初奉母入都上極嘉獎封其母長
安太君東坡贈以詩 時李定不持庶母喪深忌東坡之詩
大淸會典載命婦因子孫封者並加太字若曾祖祖父在
者不加

父在其子爲母請封不加太字偶見晉天福八年尙
書司門郎中伊偘父在母封縣君不加太字

明嫁母歸受封者有二秦和楊文貞公父早逝母陳
改適德安同知羅子理生大司成璟之祖京子理請
死遼東文貞年十二卽養母及京永樂初文貞官內
閣陳氏累贈一品夫人復乞恩除京戍籍

贈禮部尙書張公鑑卒妻楊氏遺腹子文質字允中
隨改嫁正統壬戌文質成進士其繼父卒乃迎母歸
並養其異父之弟妹成化間楊氏封太夫人

有出婦還葬者晉卞壼傳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
父父將死母言去父許之遂終喪仍還前夫家前夫
子奉養至終合葬於前夫

范文正公隨母適長山朱氏後請歸宗 封母謝氏吳
國太夫人 文正登第時名宋悅節度集慶軍始請更
名歸本宗傳其復姓表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張祿
名非霸越乘舟偶效陶朱 鍾霖

前寓臨淸時聞鄰婦逆其姑乃呼戒其夫內室深嘆
諭其婦數年不聞忤聲其姑感謝焉僕從有孝行或
親老遇之加厚 郭升山西長治人數歲孤隨叔負販
於河南郟縣忽相失乞食歸德道上遇文怡閣參軍
從役至臨淸誠實自立有妻子後隨余京寓甘淸苦
事可重托余判薊永令司閽時痛母及叔不知耗同
治八年春給資赴郟尋叔不得冒暑涉水越太行步
行數千里至長治憶家所在詢無知者遇八十歲嫗
引至近鄰認其母悲喜甚蓋訪卜三十餘年矣叔早
故同族知有後舉相慶爲其母製衣衾留資冬間回

署

明革除間竊有不能已於言者遺牒從亡雖云定數亦慮
之有未善乎當諸王不服弗早善圖乃興削平之議徒因
自焚骨肉心寒勿留殺叔父名矯言耳方正學卓哉偉人
知遇獨隆乃不聞吁咈相答詩詞以顧命重寄不知行在
儌烈創十族之慘何哉論者謂其誤國有以也

緇衣黃冠間關萬里險阻有年後人或言其事多虛
夫惟老佛有難信耳致身錄未可謂虛搆也 鍾霖

古今書籍無不可看余最不忍看不欲看者明之碧血錄
蜀碧錄

殿廷乃出治對颺之地乃令腐寺杖殺忠良慘號血污午
門乃朝天下衣冠出入之處乃令衆臣罰跪喊冤此千古
未有之奇君臣可以十年十數年不相見乃令腐寺傳旨
且數世如此亦千古未有之奇

　南北朝魏節閔皇帝閉口八年乃言皆欣然以爲明
主亦未有之奇　鍾霖

世稱刺虎者爲宮人費氏考明崇禎間費氏爲昭仁宮宮
婢爲賊得自稱昭仁主（崇禎生長平昭仁二公主）賊獻自成驗之非是
以賜賊帥羅讓張宴欲成婚費氏刃刺羅斃遂自刎時諸
宮人多死者姓氏不傳　明史謂宮人魏氏投河死殉者

二百餘而不及費氏殺寇紀略謂宮人費氏刺殺賊將亦
不及魏氏通鑑集覽則俱載之所刺非一枝虎也

一枝虎乃李自成兄子名過驍勇善鬭自成妻韓氏故娼
女與縣吏淫自成爲銀州驛夫被裁無賴爲小偷又爲縣
官笞枷於市乃憤殺淫者與過亡命投賊闖王高迎祥自
成母呂氏夢破軍星入懷生自成及僭位封過爲亳侯從
自成焚宮殿奔至定州被射中左目往辰州將與張獻忠
合不得令過守營自騎掠食民爭擊之陷泥淖中村民揮
鋤碎其腦而斃剝甲裳見龍衣金印始知爲闖賊截其首
獻總師何騰蛟俎祭烈帝過逃至黃州知州許文岐射殺
之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崇禎甲戌進士

　高迎祥闖將八隊六爲老張飛自成居末後有張獻忠曹
操等十三家陝撫孫傳庭擒闖王高迎祥獻俘賊衆推自
成爲闖王曹操與獻忠等合自成跣足敗走商洛至穀城
依獻忠欲殺自成爲曹操解釋自成奔欲自裁其子李雙
喜止之後獻忠爲左良玉大敗投自成亦欲殺之修前怨
曹操在坐力止之以良馬五百足資獻忠遂日猖獗使二
賊早滅何致烈帝殉國噫天也　曹操後爲自成殺之

孫傳庭人多謂傳庭非也闖賊中又有曹賊即羅汝才

崇禎十四年賊陷河南臠割福王雜鹿脯犒師名福祿酒

世子裸而逃即弘光帝稱號南京者也

河南舉人李巖故尚書李精白子原名信嘗出粟千石活
飢民德之稱李公子繩技紅娘子賊重信强虜去委身事
之信歸踣官自囚飢民殺官劫信乃投自成改名巖牛金
星盧氏舉人以磨勘被斥介醫生尚絅爲自成軍師

張三丰遼東人名君實字全一又字元元別號保和容忍
三丰子不飾邊幅號張邋遢日行千里能辟穀往來無定
成祖遣胡濙求三丰實訪建文或云其仙去

周有八士四胎所生千古所無明嘉靖戊午科舉人顧合
璧、聯璧兄弟八人其父四胎所生與周同見弇山堂別集

周文王百子因則百斯男盛稱之也見諸經傳者殊不能
悉徵實之漢張倉子百人明慶成王亦子百人他如趙王
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
八人延王賓子三十六人皆玄宗孫玄宗亦子三十八人宋
徽宗子三十八人皆罕有者杜子徵子百四十人更罕聞
矣

朱子治家格言五百一十字近時崑山朱柏廬先生用純
撰世誤爲紫陽朱子四時讀書樂南宋翁森號一瓢者所
作亦多誤爲紫陽朱子

三字經宋區適子著

千字文梁員外散騎常侍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
蓋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右軍書中搨千字不重
者召興嗣叶韻四字爲句一夜編進鬚髮皆白賞賜甚厚
右軍孫智永禪師臨八百本散在人間筆禿十甕瘞之號
退筆塚求書者衆戶限穿裏以鐵號鐵門限

湻化帖有漢章帝書辰宿列張至既集墳典與興嗣
文頗相同梁武帝有自製千字文南史蕭子範亦有
千字文唐書有演千字文五卷又周逖改千字文首
句天寶應道云云惟枇杷字依舊明崇禎時卓珂作
千字頌拆枇杷字作膳枇素木夫君秉杷隋書潘徽
爲萬字文　鍾霖

百家姓不知何人作以趙爲首或謂宋時錢塘人作孫李
諸姓皆當時大姓殊無文理亦多遺漏明洪武初命編修
吳沈撰千家姓得一千九百六十八姓而尤姓僞姓尚未
錄山東章邱多尤姓他縣亦有僞姓僞齊大夫見廣韻殆
以字爲氏也明時周九煙有姓氏編朱王萬壽云云
國朝有孔師闕黨之編雍正初年江西新建熊之才峻運
著增補姓氏族譜八卷附散姓複姓聯綴成文搜括贍備
各加箋釋引據典華首句雍王家國萬古隆昌尊揚得體
松柏冷盛蒲柳秋焦人謂可媲枇杷晚翠梧桐早凋

古萬八千歲荒渺難稽是以孔子斷自唐虞司馬遷不作
三皇紀也大撓作甲子然上元肇自黃帝考三代合一千
九百六十九年自帝舜三十九載中元甲子至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上元甲子凡三千九百一年共五千
八百七十年　或云自夏禹八年中元甲子未的

家嚴看書隨記間附已意時以爲訓並命考證久之
成卷因敬錄付梓弗敢忘焉有名言摘錄散書各紙
容綜而錄之　鍾霖謹志

卷三

輶環雜錄

附七十二泉考

濟南王賢儀麓樵氏書　男鍾霖 寶霖敬錄孫[illegibl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輶環雜錄

顏氏家訓云、北方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余所歷之地不多風土人情當以濟南爲美土沃泉甘五穀皆宜俗樸而文士務功名以入官府爲非民畏法不好訟賦懼催呼無抗撓者無甚富貧婚喪稱家有無不虛以相耀祭神祀先惟謹四時寒暖適中湖山明秀饒蓮芡魚蝦臘韭霜菘菱白蒲筍尤美市不虛價欺人食物數十錢得飫飽雖五方雜處而家各守規不相染習遇事必相助好義舉事不平路人皆可評折之宦幕多占籍無傾軋之者

貢院至公堂聯場列東西兩道文光直射斗簾分內外一毫關節不通風乃明楊士奇撰

山東至公堂扁三大字相傳嚴嵩書道光戊申中秋、書介春中堂英查辦東省事館於貢院惡嵩爲人乃親易書比懸則遜原書　京都前門外糧市店六必居乃嵩書居屢更主三字若寶

貢院聚奎堂聯自生民以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及是時舉爾所知公則說近聖人之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斯爲美取士必得覗思明未知何人所集

濟南讀書少年多斐然英雋有以造就之成名至易故科第最盛固湖山之鍾毓亦濼源景賢濟南三書院之足資觀摩也丁中丞寶楨於郡城外金綫泉上立尚志書院厚其膏火令州縣舉積學之士送院肄業

濼源書院爲海岱文士蔚萃之地肄業者多成學故科第得人極盛海內論者亦稱山左文章真實名貴鄉試恆至八九千人而限於中額計百中取一額滿見遺試官太息近增號舍數千又增兩同考試官爲十四房然中額未加多士切望於執政者鍾霖

陸杼亭云師道壞則無賢子弟無賢子弟則後來師道愈

壞做做相承吾不知其何所流極今之試途亦然天下之大到處有實學高文覗乎主司之去取而風氣隨之轉移亦愼勿做做相承也

呂祖殿在趵突泉上久著靈蹟殿聯勝地自從開府闢仙人原爲對泉來考前李中丞戴廩延人號對泉會遇道者約異日見於濟南及撫東憶而尋至泉上瞻像始悟遂乞乩書此聯或以爲明毛直指撰書

舊志歷城八景曰趵突騰空曰錦屏春曉曰鵲華烟雨曰明湖泛舟曰佛山賞菊曰白雲雪霽曰匯波晚照曰歷下秋風一云南山倒影冬際南山倒影於北極臺前湖中

濟南郡城內外隨地出泉古稱七十二泉今可數者五十餘泉其實不止七十二也而趵突三泉爲最奇前人記之詳矣鍾霖有歷下七十二泉考另刻

同治八年春立碑趵突泉上名第一泉並泐石以記

第一泉記

濟水源自王屋伏流至濟南隨地湧泉不止七十二也而趵突爲最天下名泉揚子第一惠山第二長白麟見亭先生謂趵突可與二泉伯仲吾郡唐際武先生云行幾徧天下所謂第一第二泉者皆不及吾濟諸泉惜陸羽未品之耳夫泉之著名在甘與清趵突

甘而醅清而冽且重而有力故潛行遠而蟲騰高若水晶三峯欲沖霄漢而四時若雷吼也噫異矣毛海客云濟南名泉七十二獨有趵突稱神功又云嗚呼此泉洵第一碑記嘗讀曾南豐則趵突實爲第一因名爲第一泉鍾霖

舊志萬歷戊午歲大旱李中丞長庚招郭羽士築壇禱雨三應時趵突泉涸羽士爲鐵牌鎮之已復如初

直隸邯鄲縣二十里間龍神廟前井內多鐵牌取以祈雨立應則增一鐵牌並原牌還井有年矣同治六年丁卯直東大旱 遣順天府尹請鐵牌至京禱雨

晉需奉牌還井　封神增號　封井爲聖井　鍾霖
李滄溟先生白雪樓在城東鮑山西王舍人莊者僅餘五
礫在城中碧霞宮西百花洲上者亦頹廢已久惟隣趵突
泉東者邑人士屢相助修葺每觴集以祀先生樓下設義
學藉爲守望並令先生後人歲時致祭先生文集板昔存
藩庫明末毀於兵火施愚山先生尋其後人爲之修樓復業祀位於樓
明邊華泉尚書藏書最富建萬卷書樓一夕盡火公泣曰
甚於喪我今樓址無存矣
　尚書墓在東門外松楸彫零有詩弔之　鍾霖
吾宗秋史先生苹築草堂二十四泉上蓋金源人七十二

泉碑所列次第之望水泉在趵突泉西初爲明殷文莊公
士儋通樂園郎元于欽齊乘所載之萬竹園也自作二十
四泉草堂圖記一時漁洋山人諸公皆有題詠裝成鉅軸
今草堂地屬他人後嗣令甬上舍尚寶藏此軸
濟南隨地皆泉南關黑虎泉旁數泉噴湧西關五龍潭之
潭西精舍泉噴尤高雖皆不及趵突之溯湃轟激然砌而
治之皆可作趵突觀也李格非易安之父嘗著濟南水記
今不傳別有名泉碑不知何人作總記七十二泉遠敘中
宮靈巖諸泉而華不注之華泉見左氏傳者竟遺之又名
多不雅後人因七十二泉之名難以悉考其數第諉之於

日久湮塞殆爲碑所誤耳　李易安故居在柳絮泉上
歷城古稱歷下以在歷山下也春秋爲譚子國詩所云譚
公維私也亦稱稷下初治爲平陵今尚存平陵城址在省
東八十里後移治附濟南爲歷城詳志末卷
　戰國談天衍轂聚於稷下卽濟南也稷門魯南城門
　也舉接屋桷反覆門上卽此門　鍾霖
歷山在濟南城內東南隅山在地下僅露石骨街名歷山
頂南接城牆外露石根細泉出焉城外以石敲地作小雞
鳴俗傳有金雞實山根中空耳
古言舜耕歷山因孟子言舜陶漁之地皆東境則耕於此

處亦可信也南門內有舜井水極清甘日資萬汲井西隣
舜皇廟廟內一池深不知底相傳與井通舜浚井得出卽
從此池出也池砌爲方覆以亭旁一碣刻似佛字人言乾
隆初年省城水滿街巷官使尋源自舜皇廟內溢出官遂
涉至池間見道者仗劍立握訣作咒水中有物似黿已露
首忽驚潛道者曰是不當死然不可令爲患因書符鎸石
鎮之今石斷以甎石鑲固焉
　香祖筆記亦載此事云康熙癸未舜井忽溢數尺咸
　言井中有天書明採花王雲芝先生入祠誦咒石龜
　露頂水隨之出縣令排門入龜復沒蓋天書藏龜腹

先生僅得上部因下部在此作法取之爲人所沖先生臨終並上部焚之矣語無徵觀石碣符字則池中有怪可信

雷澤在濮州東南七十里亦有歷山又蒲坂縣西有歷觀舜所耕處山有舜井溈汭二水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舜葬上虞耕處卽始甯剡二縣山下多杵木吳越問名杵曰櫪故曰歷山淄川王雪嶠先生云事隔三千餘年究難臆斷 鍾霦

相傳省城內多海眼王府池鐵牛山、歷下亭後皆是王府池深莫測草若芹藻舖水中甚厚明湖匯半城之水每大雨全注於湖僅北門可洩歷下亭多水若旋渦者人云乃地漏故湖不溢

海眼之說各處有之息壤記禹堙洪水至荆州見有海眼氾溢無根乃鐫石造龍之宮室置於穴中以塞其水脈 鍾霦

陸梁廟在濟南北門內俗稱藕神廟甚隘扁曰陸梁郡志未詳土人亦鮮能道其稱名之實閱鹽鐵論註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楊雄甘泉賦飛蒙茸而走陸梁註陸梁亂走貌

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響也見王思任遊歷下諸勝記三響二字頗新

驢山在濟南城東十五里山不甚高齊烟九點之一上有大石畫驢故名相傳爲純陽仙筆奇妙若生淡白色似石灰畫之者而年久風雨不損亦無刻痕山頂有純陽祠華不注山中間亦有純陽祠相傳仙跡所歷也

臥牛山與驢山相接一名金輿山以三周華不注齊頃公駐金輿於此也俗言山有金牛爲南人買山所種之瓜僅折牛角去無考

形家言濟南城內三山不顯多出貴官三山者歷山在地中鐵牛山在水內惟灰山無考或言濟東道署內七山也

李滄溟先生白雪樓今在趵突泉旁又有白雲樓爲平安故宅考平安以二十萬衆敗困燕王後乃降從北平其宅久墟基入撫院署

元歷城張文忠公亦號白雲先生

濟南撫院署規模宏深林泉擅勝爲天下院署第一盖明之德王府康熙乾隆間爲 巡幸行宫前列 朝房後有宫門后宰門署內正門常閉東有閱武廳可操三營武鄉試於此較射伎西爲珍珠泉萬珠纍湧後有海子云海眼也有巨黿如蓋稱黿將軍朔望拜之時聞壓蒲荷有聲

人言前中丞國泰被劾諸城劉文清公按治之國悉傾金
寶於海子皆畏黿不敢取紅黑大魚七八尺丈餘者數十
尾泳游歲久投以餅餌爭吞可觀金紅色者耀采若龍水
從後牐穿牐入明湖出北門繞北園歸小清河過華不注
山陽匯大清河由利津入海昔年　龍舟巡遊稱勝境今
北園盡菜圃稻田爲沃壤

北園田園饒利村落如畫春日菜花滿地可觀昔人
有句黃菜花中見鵲山爲人所誦　鍾霖

歷下明湖諸勝地皆後世匯修謂之明湖者取水木明瑟
之意湖側初有大明寺故謂之大明湖運使阿雨窗先生

於湖之北修亭榭謂之小滄浪湖南岸有鵲華橋旁有石
碣刻大明湖三字登州孝廉于書佃書

歷下亭在湖心相傳以木炭填築其基杜少陵李北海觴
詠於此杜詩海右此亭古則亭建已久李滄溟先生曾修
葺之或言爲艾氏故產無考一名古歷亭西爲蔚藍軒

曾南豐先生熙甯間守齊州作北渚亭取杜少陵陪李北
海宴歷下亭詩東藩駐皂蓋北渚臨清河句意元祐間鉅
野晁補之繼守此州亭久圮重修爲之記作成疑類子固
峴臺記乃易爲賦敘三用華不注事人謂仍未脫東坡赤
壁賦孟德周郎故套可見作文之難

濟南城北有鵲山按招搖山一名鵲山產迷穀其樹如穀
又加楮其花四照佩之令人不迷

歷城以歷山名古稱歷下列女傳姜敘字伯奕爲撫夷將
軍屯歷城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敘如子楊
阜爲涼州從事詣敘請爲康報仇此歷城當在西夏

龍山在歷城東七十里東坡陽關三絕其二云濟南春好
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
斷聲即指此地桓溫九日所登之龍山在今江南太平府

平陵唐之全節縣自移治歷城平陵廢遺城址

後趙石虎時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

餘隨之迹成蹊趙王喜曰石虎者朕也今自西北徙東南
天欲朕平江南也見通志

鐵公祠祀明中丞鐵公鉉河南人乾隆間又建中丞佛公
祠相鄰爲明湖勝境嘉慶間中丞治亭先生　鐵保　撰聯云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膾炙人口

北極廟在北門迤西亦稱北極臺高三十餘級祀眞武後
爲梵王宮前對南山似不隔城市下臨明湖志所云北渚
也廟門懸聯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不著姓
名咸稱切合

擬用樹按南山近烟含北渚遙句爲聯懸之似更切

道士號醉琴江南人能詩住北極廟時與名公詞客
唱酬以琴棋爲樂麟見亭先生稱賞之周二南先生
贈詩云一琴對山水終古在樓臺 鍾霖
濟南西門外五龍潭廟爲唐翼國公秦叔寶故宅昔年一
夕化爲淵即此潭齊乘載之廟內塑五龍如活潭深黑或
云五龍潛處潭西精舍極幽雅曲阜桂未谷與歷下詩人
盤桓於此作記泐石舍前泉湧若趵突之一
翼國公後人尚多西門外三旅店每臘入日京都售
絨草花者於三店列肆曲折爲幄五色鮮麗傾城遊
女市花三日如穿百花洞幾迷路焉三店皆名花店

秦氏收其花稅已久 鍾霖
西門外杜康泉水造酒味冠濟南泉旁酒肆因此致富
南門外珍珠瑪瑙兩泉相近皆砌方池水深入九尺爭噴
珠璣至水面作驪玉聲翠芹碧藻生水底色鮮可愛游童
躍水作觔斗爲嬉觀者拋池一二錢旋摇若舞蝶童隨之
倒捉口銜以上夏日來觀極快心日泉東爲馮氏小園初
爲郭氏讀書處竹木泉石四時可玩牆外即城河綫柳垂
蔭釣者每來其下或窗下綸取魚即烹之爲課餘樂趣馮
氏番禺人宦山左購此地爲別業子頁司馬其後人也近
轉售於人值頗廉余欲買之而無力然未嘗一日忘也

小園之東爲黑虎泉水自石根出云與南山渴馬崖通有
撒糠崖水自此泉流出者面三角樓隔城河人以石砌城
址作小雞鳴泉側黑石若卧犢相傳爲落星迤東爲白石
泉石廟短橋可坐四五人汲泉煮茗月上每留人不能即
去
藩署頭門內東西壁嵌石刻龍鳳龜麟字勁偉相傳邑人
元張文忠公書皆文忠雲莊十友石名第不知如何分置
耳志言濟城有四靈石在頖池上者曰蛟龍在藩署大堂
前者曰鳳翥在撫院署者曰龜石在遐樂園者曰麟石今
三石巋然故處獨麟石仆於菜畦舊志稱殷相國以千金

購之云趵突泉前堺有大石未知何名
張文忠公養浩號白雲先生所居雲莊在郡城西園
林稱勝大石若樹屏稱十友試官以十友命題令石
散置各處鳳翥在紫薇堂前高與簷齊若照壁學使
署四照樓前一石相等后宰門鳳石店後院大石與
四石可伍殆亦十友中品也石皆玲瓏雄峻具見造
物之奇嘗遊南山過雨澗溝見玲瓏大石露坡間似
藏土中尚大無千斗出之不顯於世耳南山坡一平
石畝許縱橫若拆界方似錐畫者山人呼棊盤石縫
生細草塗去畢真亦巧甚矣

大澗溝在玉函山南產花石豬肝色似石子奏合而成者製爲石牀石欄石鼓几礎紫青雜錯堅潤可鑒山居砌牆著甬尤可觀有大石橋全用此石山人視之弗貴也

玉函山俗稱興隆山南山之最高者山陽若長城中橫若帶而色白似玉環相傳秦得玉函於此歷亭林先生山東考古錄言昔之守濟南者以澗爲固元董搏霄與李璮戰夾澗而陣伏兵澗中大破之卽此今尙有遺壘跡

自大澗溝南行越數嶺約二十餘里過中宮鎭迤沙河而東爲錦繡川層巒對峙流水繞村似武陵源花木成行鳴禽頻罕見楓柵櫨棃銀杏胡桃山之高下皆是入澗以至此川柿爲最多九秋樹豔春花滿枝若橘柚若盌大者曰盒柿青摘而火炕之者曰脆柿烘熟皮薄作蜜吸者曰烘柿或曰雞心曰牛乳山人足柿富敵多田翁凡山樹歲產利厚呼爲上苗十月酬神演劇樹出一柿之資一村可演三日

柿八分熟削皮累壓之爲柿餅出白霜曰柿霜柿性溫而清肺霜尤利喉舌山人以柿皮及不堪售者合穀屑碾作餱曰柿脯甘美飽人若加棗栗食可三日不飢亦救荒佳品也柿餅出曹州者更佳一日耿餅南山三川錦陽錦雲而錦繡爲勝由錦繡川東行數十里曰王家場稻粱蠶桑果木有南方風景再東則章邱之南山界矣川中人有老未入城市者止小車可通仙境也　川之西南接泰山之北

王雪嶠先生鄒園憶舊錄云張文忠雲莊有奇石十名爲十友殷棠川相國築通樂園移石園中又爲王秋史先生所居名二十四泉草堂秋史有句百年竟落書生手滿郡猶呼閣老亭淄川唐際武先生題其草堂云園內麟石無恙否則雲莊之石猶在也後不知如何散落矣　鍾霖

濟南南門外六里爲千佛山一名佛慧山又名靡笄山松柏層翠殿宇參差對城若屏登山北望雲樹萬家湖山一覽秋日賞菊尤佳山壁及洞就石鐫大小佛無數唐開元時作也有黔婁洞道光末年山間甬沖露一塚若覆甕無志可考刻古壙二字記之

葉芸士邑侯於山半立坊刻齊烟九點四字

或言鄒場東西號口皆挂紅燈籠龍門挂大燈籠自千佛山望之如兩龍擎珠有宿山特觀者第見烟樹迷朦火光一道耳　鍾霖

千佛山東一山最高建塔爲文筆峰一云大佛峯就山間
刻石作佛頭耳容牧童又稱大佛頭下爲開元寺有泉極
甘交夏始出噴若趵突冬每竭志言寺石龕旁刻宋大觀
政和間守令僚佐春日勸耕至此以甘露泉試北苑茶題
詠極多今字尚可譯

同治八年己巳秋日於開元寺旁石上刻逍遙遊三
大字與泰山對松山間所刻者同

千佛山南峭壁間有六朝石刻歷城楊徵甫廣文書
法入神晚近鮮匹會架木搨數紙藏之 鍾霖

新城志王大司馬東園大石爲張文忠公雲莊故物有文

忠元泰定元年暮春七日題詩

千佛山下有王秋娘墓邑人王大儒有詩詠之

一覽亭舊志云在千佛山石巖下額曰飛塵不到有石刻
李戴記一覽亭初建佛寺前爲積雨傾壞因山腰隙地移
舊亭而新之公餘登此坐翠微中可以滌洗塵襟而憑檻
一覽則民瘼更歷歷目前也己丑仲春對泉子書

按此記卽仙人原爲對泉來之中丞李對泉也 鍾霖

德藩故宮明成化三年德王開府於濟南會城中前坊曰
欽承上帝世受齊邦宮殿樓閣環水面山有偃蓋松數百
年物也勝青州衡藩周中丞有德建爲撫署並移衡藩木

石極壯麗城內有泰安王府在西門內臨朐王府亦在西
門內甯海王府在南門內舜廟東鄰甯陽王府卽舊安陵
府臨清王府在尹家巷紀城王府在縣庠西嘉祥王府在
府館街西爲清平王府通志所載今皆不可考矣

通樂園在趵突泉西明殷文莊公別業又名川上精舍後
歸王氏又歸邢上舍王秋史先生有記志言園內大石移
置趵突泉卽張文忠十友之一

房家園池志云在府城東北隅當卽漁洋山人秋柳園地
酉陽雜俎歷城房家園北齊博陵君豹之山池泉石爲祓
禊之勝人折一枝公曰何傷吾鳳條語參軍尹孝逸日金

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有句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
時人以比靈運池塘十字焉豹爲亡齡叔祖

明燕王攻濟南巡撫鐵公誘王入西門甕城以鐵板壓之
略急僅截王馬首遂攻之益力西城牆陷公懸太祖像於
陷處王始退當時有羣僧助戰甚勇王使人迹之皆入佛
山見石刻諸佛汗被體 後魏京城平等寺金佛屢汗溼
身唐汴州相國寺佛汗劉元佐神之爭納金帛

咸豐乙卯四月初濟南演武廳東北小石廟塑
關帝忽與兩立像皆如汗濕者兩日觀者不絕 鍾霖

志言淄川開元寺有晉人小楷樂毅論石刻今失去樂毅

有廟在淄川東
王阮亭先生秋柳園在學院東順治丁酉秋日先生偶見明吳王宮人流落濟南因賦秋柳四首一時和者徧大江南北幾爲文字之禍
鐵牛山在濟南府學池中水淺露脊或云鑄器棄汁顧亭林先生云濟南產鐵此與靈巖寺鐵袈沙皆鐵之精英發見者明長山徐遠公之遴詩云一瓢一衲野雲間遶屋流泉睡正酣欲向此中尋意趣夢魂不到鐵牛山
　樂源書院明都司署也大門內西牆下堆鐵若獅碣刻鐵獅峯亦鑄礮所棄者省城東郊山間鐵彈大小

甚多皆生鏽殆產鐵也 鍾霖
閔子墓在歷城東鄉五里前有祠宋熙甯七年濟南守李肅中建相傳昔黃太守治小淸河於華不注山下得石棺棺上有題因葬於此潁濱蘇子有記道光壬辰太守王霞九瞻芳復置地修祠書碑志之閔子大賢尚未請置博士闕典也
　閔子二弟日蒙日革所云母去二子寒也徐州有閔子鄉 鍾霖
華不注山下有華陽宮內有忠孝祠祀閔子逢丑父山上鋭而下大與鵲山東西列合卧牛金輿標山藥山等山爲九山石黑色而堅若浮置者皆生石花與泰山同所謂齊

烟九點也
周密字公謹本齊人著齊東野語故宅在華不注之陽隨祖南遷居吳興之弁山所謂弁陽老人也趙松雪作鵲華秋色圖相寄慰其鄉思張雨詩云吳儂頭白不歸去不如掩卷聽春雨圖歸商邱宋中丞牧仲高江村云眞本在眞定梁相國淸標家後入　內府
鵲山似列屏以扁鵲於此煉丹得名下有鵲山湖今廢
華不注山間近有取石製爲器者似綠玉或言山上有穴下石若墜井久之微有聲似中空者
語云兄弟世疎朋友世親亦有激而言然手足爲仇同族

若路人乃攀附富鄰者比比也鵲華二山東昂西俯咸言若兄弟大淸河從中間之猶兄弟而人離之故濟南兄弟每不和然詩禮之家究少此壞俗
標山產陽起石似明礬性燥純火多服傷人
藥山以扁鵲製藥得名每年三月三日傾城士女遊者如市恆有狂風阻興扁鵲墓在任邱鄚州
標山下舊有田文廟以五日生欲棄之後貴顯齊俗初以五日生子爲厲婦女至廟祈嗣者衆今此風息矣
濟南城西匡山不甚高大元遺山云爲李太白讀書處五代劉昫修唐書以太白爲山東人考年譜太白生蜀綿州

彰明青蓮鄉讀書大匡山在江油縣西三十里南有小匡山嘗遊匡廬山
杜少陵頭白早歸來句太白時在匡廬也太白詩云學劍
來東魯又云我家寄東魯則寄寓時讀書於此匡山亦或
有之必執以相爭淺矣　濟甯古任城也有太白酒樓
考太白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山東通志作筐山太白
子伯禽爲作浦下場鹽官戲侮蔡侍郎神祠玉女病
卒見㲹通幽錄青蓮集載太白於薊州獨樂寺書觀
音之閣四大字同治七年九月至薊州瞻此四字方
額懸閣上字似顏柳末書太白二小字閣中立大佛
首及閣頂人云高九丈餘就古樹雕塑者閣兩旁爲

行宮

俗云鐵杵磨成鍼功到自然成乃太白事嘗讀書眉
州象耳山未成棄去過溪遇老媼磨鐵杵問之曰欲
作鍼太白感其意還山卒業媼言姓武今溪旁有武
氏巖溪名磨鍼溪　鍾霖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宋殿撰稼軒故居在歷城四風牐
南渡後居上饒徙鉛山爲閉寔嘗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
馭吏以嚴

幼安少與党懷英同學師蔡伯堅懷英仕金幼安仕
宋卒贈少師謝枋得過其墓旁有大聲自朝至夜謝

爲文祭之方止

曲阜大成殿前東堦杏壇二字碑爲党懷英篆書党
本姓黨自書作党遂因之

大成殿入十一間規模宏深天下所無殿四圍石柱
刻盤龍如生人云古宮殿無其精工也殿內天板中
懸避火珠　御賜寶物殿前大圓石香爐刻盤龍康
熙年間忽大水尋之自殿前漏流有悟或爐龍爲怪
涉至去龍一爪水即落蓋龍戲爐內雨水也異甚相
傳殿宇林廟數百年一損傷如劫數然殿曾被火殿
前古檜枝焚而幹存如鐵香滿殿院稱鐵樹旁生一

枝道光庚子四月瞻望時已逾拱把矣

金昌明二年孔子廟前置下馬石牌

談薈載孔廟檜自周至晉永嘉三年枯隋廢帝時復
生至唐高宗乾封二年再枯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
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毀於兵火無存元世祖三十
一年故根復發遂茂明洪武二年高三丈至弘治己
未爲火所焚今所見枯幹似鐵是也　鍾霖

城西梁家莊爲檀道濟唱籌量沙處有高阜云糧塚也

龍洞在省東四十餘里山環壁峭廟處其中東西二洞西
洞深曲自小口蛇行執火以入有若窑而頂若螺旋者約

百餘步從山凹出東洞在萬仞壁上繞陟其巔身危足搖不敢停洞莫測其深淺久無入者洞口外若石缸鳥巢其中立春則積毛吹出歷城八景所謂錦屏春曉也石壁刻敕龍洞聖壽院六字雄偉相傳爲東坡書廟有大銀杏唐宋物也濟南人士每假廟讀書

銀杏一名白果樹分雌雄雌樹皮垂若乳不相見不結果果熟以豬毛繩縛樹敲之悉落錦繡川柳泉觀一株亦大合抱矣　江南有橄欖樹極高以鹽塗樹則落名紅鹽橄欖

薊永分司駐豐潤縣南之宋家營有銀杏二株蔭蔽

十畝唐物也或登樹則病相戒有神　鍾霖

佛峪在龍洞南二里許山秀瀑吼昔人云龍洞以奇勝佛峪以幽勝岱嶽靈脈所結也

靈巖近岱下爲山左名刹名人石刻極多

鮑山在濟南東三十里爲叔牙故里有鮑叔牙城址相傳管鮑分金於此近山有王舍人莊有東坡爲邑人御史張掞書讀書堂三大字碑今移縣學明倫堂

淄石硯易墨而潤不滅歙石人以易得而忽之志言石坑在顏神城北庵上村側流河堅潤映日有金星者最貴大星者爲下米元章云淄石理滑易乏在建石之次東坡云

淄石號韞玉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岩者宜筆而褪墨二者嘗安所去取用褪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羸用五硯也孫文定廷銓云淄石有發墨而不損筆者惜二公未見也

宋熙甯中尙淄石硯上以賜司馬光資治通鑑成又賜帶益都新城界村日紅廟賣淄硯者最多大小不一有特任者過客無不購之顏神卽博山昔屬益都

青州雲門山下產紅絲石製硯古稱上品紅絲若螺紋道光庚寅在青會得一硯堅而滑又產梅花石黃質似冰梅紋每製屏几沂州產燕子石大小形狀突

出若生文登河有文石現人物鳥獸價頗昂　鍾霖

泰山頂摩崖碑唐隸字大高不易搨約需西毛紙二百餘張人言碑字爲忠孝廉節四大字掩損未的

咸豐戊午秋登岱頂曾仰瞻之碑字未損　鍾霖

泰山頂碧霞元君相傳爲帝女殿極宏闊封鎖留楄隙四時登山男女皆於隙擲銀錢每十月東撫　奏令藩司詣岱致祭封禪意也啟殿收銀錢解京以供內府所謂香火錢也泰山王母池有遼碑載香火錢給道士每收者

王母池道士室有膠州匡鶴泉太史源書聯潛虬深護呂仙洞馴蝶遙來王母池盇池旁呂仙洞相傳有

古虬太史與太常仙蝶有緣應念卽至來遊時請仙蝶至也人言蝶色不一四足喜吸紹酒蘋果 鍾霖

岱頂東嶽廟有祿玉御碑高約二丈寬八九尺厚三尺許乾隆初自和闐運岱十年方至頂非神助不能登山者皆碑上磨錢爲小兒佩云避邪碑字磨損成凹旁有銅碑與玉碑等

王鳳洲云宿岱頂下望若綠似螢登山者魚貫奉神燈也岱下店供四遠香客各有會約客枕盈三四屋盛可知道士言元旦至除夕岱間罏不斷火四月盛會多飾爲病殘祿盤磴丐錢丐一燈如火龍 鍾霖

東嶽主生相傳死者皆至而轉世岱麓有酆都城十殿閻羅人言陰雨多鬼聲　泰山近無虎而多狼狽性乖而狼山居者牆畫白圈日套狼圈云狼畏此狼最畏火畏響器或言狼有山神制之狼害人稟官募泰山獵戶捕之省城南門外東嶽廟一云天齊廟正月朔至元宵節遊人極盛戲法雜劇以及耍貨畢集廟大門內兩旁偉像六有鷹虎神貌可畏聊齋會言之其始不得詳蓋驅邪除狐之神如貓虎之去田害也

泰山神鷹白色歲有二鷹巢絕壁間冬則不見土人百計取之不能得有墜崖死者又多紅嘴老鴉嘴爪紅若珊瑚百十爲羣聲與烏鴉異易得甚馴

岱廟道士言泰頂有二鶴飛鳴自得人不能近殆仙物也泰安印板畫有神鷹鎮宅圖 鍾霖

章邱志言胡山神鷹約六十年一見以驅除妖狐乾隆丁丑八月一見嘉慶丁丑八月再見千百爲羣大如羊黑質白章

泰山玉皇頂有方石碑所云秦皇無字碑也相傳外爲石函內有金檢玉函之文顧亭林先生考爲漢碑

無字碑旁一碣刻詩云恭邊天風萬里吹玉函金檢到今疑袖攜五色如椽筆來補秦皇無字碑末大名

張銓題　明末山東學使張銓殉節或卽其人

咸豐戊午九月二次登岱用前韻咏無字碑萬丈光騰烈火吹焚書肯使字留碑欲尋滄海千斤士椎破人間萬古疑　對松山間刻逍遙遊三大字

五大夫松甚小葢補種存名耳人言五大夫乃官制之稱非五數也新甫山在泰安新泰縣西北九峯如蓮異境層出有漢五大夫松嵩山天封觀有古柏三株則天后封五品大夫

徂徠山在泰山東南數十里六逸隱跡尚存

傲來山在泰山之西近薇岱麓若高於泰山者及登

泰山則在下矣諺云遠望傲來高不及泰山腰
泰山上流泉中石鱗魚粗若栗長尺許最肥美 鍾霖
仙人洞在岱麓玉皇閣西有肉身坐化老衲歲久坐具朽
軀略欹手扶盤膝皮骨完好惟睛枯嵌以玻璃黑珠面飾
金四方登岱者必瞻拜呼仙人
咸豐戊午九月閣中道士玉涵邀飲白鶴泉上因覘
所謂乾癟道士者洞旁碑載眞人公孫姓河間人慕煉
術雲遊天下晚年止此閣中辟穀修養有所得九十
餘歲若壯貌康熙初年趺坐而逝囑其弟子埋三年
啟視不變即道深矣依言果然因奉祀於洞

玉涵言眞人其祖也化已二百餘年香火甚盛體無
損蛀近乃有臭氣因告以唐時僧伽大師景龍四年
三月二日坐化中宗命供於薦福寺忽大風臭滿長
安近臣奏言大師恐欲歸臨淮耳中宗許之臭止而
香四達今逆捻肆擾恐將及岱損其化軀故示臭欲
歸藏耳宜合甕埋之塑像於洞以受香火玉涵依言
而行後逆捻焚戮泰安聞眞人未及於劫
乾癟和尚在豐潤縣南百餘里富家莊藥王廟西室
自宋家營赴蘆臺關擊商運必經是莊和尚坐化有
龕皮骨完好面飾金目尚露光首東南望口微張邑

生董崑碑文云相傳和尚為雲貴人或言薊州人李
姓明末進士康熙初坐化自火燒身其徒急息之妻
子初尋至頂戒堵門妻子環牆泣三日擲衣髮使去
嘗自製大鼓唪經擊破忽自合無痕今尚在遺篋有
註經數十篇　人言南方肉身坐化者頗多 鍾霖
乾癟道士 岱麓
修短終歸盡眞人乃在茲金丹難換骨石洞尚留皮
香火緣還結塵灰劫可危僧伽曾示臭返樸莫遲遲
乾癟和尚 豐潤
秋風黃葉寺乾癟老僧身根漏胎難脫丹燒骨不塵

逃名留本面舉首望何人莫忘遺芳臭前修可轉輪
晏公臺在濟南北門內湖上有晏公祠與曾南豐祠鄰江
右人建相傳晏公為水神或云大江椋怪許眞人治之成
神非也考晏公江西臨江人生於元諱戍仔歿封平浪侯
國憲家猷載有豬婆龍事老漁問其姓曰晏明太祖
云昔救我於覆舟山云是晏公封神霄玉府晏公都
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
曾南豐先生前守濟南建北渚亭晁補之有北渚亭
賦南豐祠聯北宋一燈傳作者南豐兩字屬先生武
定太守湯公世培 撰祠中有劉眉生方伯長生位

世稱水神曰晏公曰蕭公天津蘆臺通州皆有蕭公廟多稱小聖廟碑志無考閱施愚山先生文集有蕭公廟碑文因節記之書板懸蘆臺廟中

英佑侯蕭神記

同治元年壬戌春余由駕部改運判次年實授薊永分司每春秋詣蘆臺暨張莊蒞關掣商鹽必祭蕭神而未知典祀薊六商人言前者鹽船漏禱神起鹽戽水一魚塞漏若神余悚然曰異哉陸稼書先生三魚堂所言非虛矣考神功蹟而未得也閱施愚山先生集有大洋洲英佑侯蕭公廟碑文知神祖籍河南宋

咸淳間蘭芳公刺吉州卒葬於吉子伯軒從家淦之大洋洲從謝眞人遊能前知卒爲水神子祥叔增修其道益著神蹟元封伯軒顯應眞人祥叔顯德眞人神爲祥叔公仲子諱天任廣額修髯早遁神術視水如平地嘗瞑坐久醒曰吾救某處覆舟迹之果有舟壞獲生者又屢有他異咸驚爲神年入十一絶粒多日咳白石而化遺令不棺不葬覆以巨桶藏於廟明永樂三年也十四年朝使往西洋航海幾溺神救得免後武岡苗爲逆神示夢里人云苗卽敗果驗詔封英佑侯勅新大洋洲廟官以時祭水旱災疫禱皆立

應萬歷間郭尙書子章始爲廟志江西水神晏公蕭公皆臨江人官臨江者始至謁晏去則拜蕭河干江滸祀之尤謹舟人依以爲命云

嗚呼神果世有道德拯危濟衆殆同天后因宜崇封食報於無窮也然皆知敬神而未知神之家世功德因謹書板以志亟當泐石於各廟焉 鍾霖

蘆臺蕭神廟木主曰平浪侯當增設英佑侯木主

濟南西門甕城 關帝廟旁塑兩像一持小牌寫畢竟先知西立蚩尤長喙一足似爪狀頗惡未知何取按彭宗古關聖實錄略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鹽池減少上命呂

夷簡往祭夢蚩尤戎衣怒言天命主此鹽池今立軒轅祠乃讐也心不平故絶池水王欽若奏令張天師往治因禱關帝會嶽瀆陰兵蕩之解州鹽池有廟爲伏蚩尤也今塑於此或晉人所修耳

蚩尤冢在山東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尺十月祀之常有赤氣如絳名蚩尤旗見續博物志漢書祀黃帝祭蚩尤謂祭蚩尤旍之星因蚩尤作兵以星實之又述異記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骷髏如銅鐵涿鹿間往往掘得其骨云 鍾霖

周將軍從 關公成神到處附祀其名未見於史元魯貞

漢壽亭侯碑有乘赤兎兮從周倉語宋兆歷集杜編年云周將軍倉周平王畜望出沛國陳留明神宗封忠勇伯山西通志周倉平陸人初爲張寶將從關公樊城之役擒龐德因守麥城死之世傳將軍乩筆自云字履豐京都正陽門內關廟碑作滄字海若進士軒轅語夢將軍向言山東東阿縣有周將軍廟

彭宗古云周倉平陸人板肋虬髯自恨爲張寶將非其主遇關公於卧牛山日遇將軍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從戰屢有大功死於麥城明神宗封武烈侯

明甯武都督周遇吉字華宇錦州衛人死於賊矢集

如蜎夫人劉宰家人殺賊舉室自焚皆葬甯武城東山下謚忠武亦稱周將軍 鍾霖

相傳平陸城有盜蹠墓高唐州南有緋卑城址旁有盜蹠墓未知孰是河南有盜蹠廟

按蹠乃黃帝時大盜名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名之爲盜蹠見史正義 鍾霖

大清河卽春秋之濼水發源魚山一日吾山吾音魚陳思王聞梵音處也經齊河縣東門外滙泰山下椒山一帶山水繞濟南城北十二里濼口鎮達利津入海俗呼鹽河以運鹽水道也

大清橋在齊河東門外跨大清河寬八丈長百餘丈高十餘丈十三空明嘉靖間道人張延昇募金若千萬八年造成爲九省衝途橋下黿穴甚多初築石基頗不易道人葬橋之東俗呼神仙墳崇臺植柏相傳道人言墳在橋在

明嘉靖三十二年陶仲文言齊河縣道士張演昇建大清橋治河得龍骨一重千斤又突出石沙一脈長數丈類有神助帝發帑銀助之見明史

咸豐乙卯夏黃河溢自張秋鎭上游決口入大清河直東間人民受害田廬盡壞迄今無治河之策水漫大清橋僅露橋脊橋上大碑兩端石獸皆隨洪流去

張道人墳爲水齧將没冬春水小第架木棧橋以過行人車馬庚申仲冬齊河僞團抗糧滋事上台以李振之明府金聲嘉人聞前令齊河得民破格强檄庖代以殺民辦團余適請假過齊留爲相助邑人丐余爲文擬募修橋暨仙人墳惟工費太鉅耳

代疏募修大清橋暨張道人墳

濟南省西四十里有大清橋在齊河東門外橋東爲長清境九省衝要明嘉靖二十七年張道人延昇募建者長百餘丈寬八丈十三空相傳橋下石穴通岱巨黿族處道人齋誠艱苦募金若干萬八年始成道

人葬橋之東岸封樹崇隆人以時祭道人有言墳在
橋在故護之惟謹稱神仙墳天啟七年山水損橋齊
河庠生劉一琳修之順治八年河決金龍口水跨橋
行五年而橋未動惟兩端有損章邱紳穆遇春捐貲
修補迄今二百餘年矣咸豐五年乙卯夏黃河自壽
張縣之張秋鎮決口入大淸河洪濤怒浪傷民廬田
畜無算東直間苦甚橋亦沖壞倍前每夏秋汛發橋
脊露水上僅如畧彴道人墳亦岌岌將逐流去官民
懼之甚而無術可治冬春之交積氷山立渡舟棲氷
中南北節使羽檄如火莫能往來官乃第就橋之危
石架木以供過者而汛至即毀十年冬僞團抗糧幾
變前邑侯李振之撫齊民有恩時服將闋到東公務
上臺權令攝邑事勸團戢民事如雪融遂急捐貲治
橋以利行人然暫而弗能久也士民公請於李邑侯
同長淸鍾少梅邑侯捐廉倡始廣勸過客解囊集存
更乞四方貴官善人相助爲理於以且捐且修以期
墳在橋在不致水毀日甚俟黃河南徙而橋永存也
豈一方一時之利哉
聞募貲未多且乏人倡率又逾十年尚未能辦 鍾霖
齊河縣東二十里間若海市人物樓臺不一狀午時不見

志云隱城八景有隱城蜃氣
齊河城大寺湛雲和尚有勇伎以練團得六品軍功
有姚廣孝像强年偉貌云曾住此寺奉之爲祖按廣
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吳人以通儒僧試禮部文題
所謂誠其意者一節嘗得道士席應眞秘授兵法吳
人王行異之初爲高啟北郭十友之一著獨菴集後
合刻其詩文名逃虛子集與嚴介溪鈐山堂集皆爲
人羞稱又有道餘錄益無忌憚以僧宗泐薦侍燕邸
成祖復其姓賜名道衍封榮國公呼爲少師而不名
卒於蕭寺年八十五吳人張洪曰少師與我厚今無
以報但見道餘錄爲焚棄之 鍾霖
見道衍像
眉宇具英氣凝馨不似僧依稀皇覺派竟爾帝師稱
慧黠胸消卍魔深目起棱睟經龍虎去度牒儼傳燈
新城志言淸沙湖每子年湧現城郭人物樓閣如畫謂之
水市 陽氣發生遠望地氣如水謂之地鏡
長淸靈巖寺五花殿玲瓏奇巧似神運鬼助公輸子造按
世本公輸子編竹木附泥以破穀謂之磑製石上下相合
以研麥謂之磨靈巖魯班洞乃其墓也
酉陽雜俎云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朝野僉載魯般

肅州燉煌人嘗爲木鳶乘之乃兩人也 鍾霖

長淸縣城內塔高五丈上嵌方石有東坡小楷端正無損其文爲母修佛事資冥福人跡罕到故石刻完好

六朝高湛誌在德州儒學堂壁憑春灑翰席月抽琴爲誌名句書法在歐褚間似率更河南字學所自也

濰縣東門內孔相祠堂碑似高湛誌字 鍾霖

聞韶臺在濟陽北城上云子在齊聞韶處

長城嶺在長淸南緣山爲城蓋齊魯界也今址猶存嶺下爲長城驛有孟姜女廟以姜齊姓所哭之長城即此

山海關間有孟姜女廟並有姜女墳永平府城外有土臺曰望夫臺世多以爲杞梁妻杞或作范考明光祿馬理撰孟姜女傳言秦始皇時有孟姜女者楚澧人范喜妻姓姜氏于歸三日范赴長城之役女製寒衣躬往尋范不見乃繞城而哭聲震入城一隅爲之墮范乃見像於雲霧中旋得其屍女嚙指出血滴骸滲入知爲夫骸負之歸至宜君山同官界渴甚痛哭地湧甘泉今名哭泉南至同官水灣負骸置西巖石龕下坐其旁而逝同官人重其節義即其遺骸塑雙像祀之每著靈異哭泉爲宜君市鎭據此則姜女實有其人非杞梁妻矣惟長城未知何地 鍾霖

齊長城（史記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泰山記泰山下有長城千餘里東至瑯琊臺入海）

魏長城（後漢志河南有長城經陽武至密）

秦長城（史記秦宣太后伐殘義渠築長城以拒胡）

趙長城（括地志趙武靈王長城在朔方自代至陰山下置高闕爲塞）

燕長城（燕將秦開破東胡却千餘里築長城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郡）

秦始皇長城（始皇并天下起遼東至臨洮萬餘里修築長城）

漢武帝長城（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繕治秦之長城）

北齊長城（北齊前後修築長城東西凡三千餘里）

周長城（周靜帝大象元年築長城西至雁門東至碣石立亭障）

隋長城（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

龍賈築長城（周顯王十年龍賈築長城于西邊見竹書紀年）

東魏築長城（南北朝東魏武定元年冬十一月築長城於肆州西自馬陵東至土墱）

春秋時各國皆有關隘即皆有城惟齊魯之城最長始皇因古長城增築之後世亦修治長城而人皆知秦始皇之長城因歷考以志 鍾霖

濟南南山接泰嶽巍義聯絡直入東海白雲常護統稱長白山古稱副嶽（長山鄒平間正對長白山沂山古稱岱嶽副）

長山縣南礬山有礬堂鄭康成曾居此有曬書堂山生細草似蘭鄭公以之束書遂名書帶草范文正公亦在此山醴泉寺讀書有畫粥堂滇南李復齋先生於長山道旁立

碑書刻范文正公讀書處七字

鄭公高密人卽古密州高念東先生云鄭公不應居此廣輿圖考謂公在長白山讐山與長白山接亦不必執論也　讐山有誌公碑開元間立 鍾霖

陳仲子墓在長山城內道北人云長山郎於陵考舊於陵在長山縣西南二十里

鼇尾集云於陵子海鹽姚士粦叔祥作也 鍾霖

禮參店在新城西十五里俗訛李三店范文正公常往來之地後守青州長山父老迎候於此因名今有三賢祠祀陳仲子伏生范公

林放魯人仕於於陵宋封長山侯

伏生故里在鄒平有伏生祠鄒平北有伏生墓

東方朔墓在陵縣東二十五里神頭鎮西數十步鎮有東方先生祠二細君侍焉顏魯公書畫像贊初在此祠後移縣署因前棄置爲馬櫪石故碑下行字多損

咸豐丙辰主講陵縣三泉書院次年冬及門康鵬程茂才神頭鎮人邀往謁東方先生墓祠有作

未見人自天上來指我某星謫落爲仙才又未見人天上去示我某星歸故處一自開天有歲星何人知爲東方先生之本形先生之學何博達先生之道何深崇於天地人無不通以理包數靡終窮然而前知之理本至誠隨機而應無不明世人不察駭然驚乃謂神奇光怪之先生漢家天子多英主况爲法制忌憊之漢武侈然欲覓長生術爰致迂誕之方士奔走燕趙與齊魯奚計才人蓄巫蠱訣之則喜逆則嗔吾耶枚馬亦第俳優親詎知東方爲何如人四十四萬言討論乃僅待詔金馬門有宫空思子復與珠兒戲辟戟而前亦可畏忽爾七諫同屈子忽爾小遺不懼死敖弄之中非無理卒使天子納言而知悔我讀非有論又讀戒子書悉力盡忠乃素志時命不合明哲

以保其初致意子推與子胥豈真好爲伊優狋吽老柏塋先生墓在厭次數武先生祠猶侍細君二金環雲珮翅雙翠若向先生生嫵媚先生於易耄不倦一龍一蛇妙於變神仙正史不多見何來少孫爲列滑稽傳我與先生相隔二千年同爲郡人愧未姓字傳猶幸謁祠拜墓亦前緣東方老東方舉北齊與隋不多數欲訪先生後近今無一戸咸豐丁巳十月十有五惟見紛紛來狂簪言祭先生爲算之祖 簪於十月十五祭先生墓云爲算命之祖 鍾霖

顏魯公書東方先生畫像贊碑在陵縣署內以亭護之長

白恩竹溪明府福任陵時贈余數部較現榻者尚佳陵縣郎古
平原魯公守平原在唐天寶十二載年三十餘歲陵縣有顏
魯公祠有石刻老像蓋陷李希烈時畫像也
魯公祠在三泉書院西鄰主講之暇時往瞻謁城西
里許有公看花臺今爲寺公守平原知安祿山爲逆
同僚多逆黨因雨完城濬壕料丁壯實倉庫時於此
臺陽會文士縱酒賦詩以示間逸祿山亦使監偵以
書生易之東方像贊卽此時書刻欲垂不朽及河北
大警不知乘輿所在公倡舉義兵諸郡始轉而相應
使參軍李平蠟丸藏疏達於行在元宗喜有不識顏

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此語兄杲卿守常山爲賊磔死
一門死節者三十七人子頗十歲爲質借兵文信國
云收復兩京李郭之力而首起義兵制賊者公也畫
贊碑初在神頭鎭祠圮碑埋明萬歷中里人康福慶
更書立之乾隆間趙明府王槐得公書碑移署汪明
府本莊爲亭護之碑字下多損因爲士蝕並在驛支
櫪也
公祠有公畫像碑蓋陷李希烈時知不免特寄其家
人者公遇害年七十有八世言仙去妄矣竊擬爲公
撰畫像贊書碑立祠有志尚未逮也戊午秋日將入
都供職瀕行拜公依依不能去詩以志之鍾霖
年十有五初學字追摹獨愛法公書骨肉停勻體展
舒儼然端坐偉人如裴將軍詩純而肆勃然大書爭
坐位一腔忠憤一筆書請公再書恐不類學公書久
如見公精神時若與公通三泉講院鄰公祠朝夕瞻
拜欣融融公守平原年正壯天子不識公何狀可憐
惶惶河北人孤城公獨與賊抗一門死節三十七頗
兒十歲亦爲質天下從此知有君李郭方來造唐室
論功追始誰居首青蓮先生相識否讀公三表賞非
薄胡爲藍面出公走身陷賊穴知不還八十老臣忠

節全自寫古貌寄人看陶八八事太虛懸凜然大節
日月爭世多以書掩公名深墨重筆以爲是小蝴笑
鵠榆上鳴自愧半生書不就爲郎竊幸爲公後公官兵部
員外將行拜公與公別三載依依倍戀舊東方像贊榻
干紙焚香浴硯求其似竊欲贊公書泐石不知公怒
抑公喜　公畫像贊擬就容書刻碑
平原有二漢之平原郡卽今陵縣屬濟南府趙之平
原今邯鄲縣屬廣平府
摩天塔在陵縣北郊塔久圮石碣高二尺許字尚多
可辨有摩天塔字五代齊時僧摩天葬處俗訛爲塔

高可摩天也道光己酉桐鄉沈台簪年伯淮任陵修邑志多所考證好古工詩有三千藏印齋詩集

陵縣文廟大城門下西有宋辟雍詔碑薛昂書上額蔡京書皇帝賜辟雍詔六字大如掌極蒼秀昂書與京字相似亦一時所尚也史言薛昂諂事蔡京得志與家人言偶犯京字遂自惶恐批頰其鄙可想世稱蘇黃米蔡四大書家鄙京爲人因易蔡襄 鍾霖

伏生授經圖晉人魏汝清臨吳道子筆明鄒平尚書張延登倩人摹之入石今未知存何所

東坡枯木石刻禹城志蘇子瞻與李公擇會濟南劉詔家寫枯木一枝題名鑑泉亭壁刻石於安遇堂金大定二十九年邑人李彥文移置儒學 檻泉卽趵突泉

岳武穆王送張紫巖 浚字 先生詩石刻在濟南府署內明太守樊時英掘土得之

蘇羅國王墓在德州明永樂十五年來朝歸至德州卒葬以王禮謚恭定王阮亭先生有詩

左傳聊攝以東姑尤以西齊西界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卽今聊城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今博興縣一稱博姑近姑河也又曰烏河又考姑尤今膠州大小姑河大姑出黃縣蹲狗山小姑卽尤水出掖縣馬鞍山

聊城有魯連臺爲射書處高七丈卽今城內鼓樓也博興錦秋湖上有魯連陂高苑有魯連墓

博興城北有李左車墓志言爲雹神歲時祭之按李將軍行唐人仕趙韓信募得之用其計下燕齊諸城不知何以墓在此有詩志之 鍾霖

軍敗難言勇身亡墓尚存乃公今帝子知已謝王孫急雹猶誰怒荒烟護此魂鳥飛碧空盡地下想重論

濟陽業神祠志言業神學宮土地神隨二八月丁祭相傳神爲韓文公未知何據

劉猛將軍自雍正二年始列祀典因直隸督臣李維鈞奏

也神諱傳說不一廟貌皆少壯容有言南宋劉文清公諱宰者居易錄已辨其非有言元末指揮諱承忠吳川人嘗揮劍逐蝗後殉國難者怡庵雜錄載宋景定四年三月八日勅略云飛蝗食禾民不能捕賴神掃蕩無餘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淮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劉錡勅封爲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似爲可據或云彰德屬有將軍故里濟南有金姑娘娘廟德平有金姑廟亦驅蝗之神乾隆二十九年知縣彭宗古建

蝗背有孔相傳有神穿之不使妄害禾稼有蝗之年或災或否誠有神司之也 鍾霖

黑虎廟到處有之盩厔縣志言趙元帥祠在縣治元帥名公明周時人居趙大村五子岡黑虎爲害趙入黑水谷採薪遇而擒之土人建祠有生員趙魏碑記趙氏系云公明生公孟及夙夙爲晉獻公大夫傳志所載蓋能爲民除害則祀也封神演義云趙不降周太公以草束人射殺之後封黑虎立壇神殆亦有所本

濟南南門外迤東黑虎廟陰黑虎泉山根噴泉相傳通渴馬崖志言曾子固齊州二堂記云自渴馬崖至歷城五十里潛流地中復出爲趵突泉昔人有棄糠之驗其實中隔鐵角諸嶺不但水道不通山脈亦不

相屬未可信也然濟水伏行地中焉知不相通乎惟棄糠之說未徵驗耳 鍾霖

遲賢亭仙刻長清志宋靳八公遇呂純陽留仙筆十字辨之乃號跳歸別處結絲便飛雲 靳名熙慶

呂祖於濟南仙蹟最多總以勸善悔過爲訓俗傳飛劍斬黃龍乃宋散仙顏洞賓事又傳戲妓白牡丹亦顏洞賓事宋太平興國五年詔大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賓賚香於綿州羅墳洞爲民祈福 按虎耳先生大名有道之士世稱李八百蓋八百歲也 陳摶傳關西人呂洞賓唐呂渭孫進士不第與陳摶友度盧生

呂祖家岳陽今有呂氏村呂姓甚多東坡集有咏回先生過湖州沈氏石榴皮書壁三首亦嘗稱回道人世稱八仙居易錄云蜀主孟昶生日道士張素卿進八仙圖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璝詳見黃休復茅亭客話又圖畫見聞志作李阿長壽仙 今世所稱之八仙

鍾離權字雲房晉周處裨將終南山遇東華眞人因得道逸史載鍾離仙以十事試呂純陽乃授以道

呂祖名岩字洞賓唐宗室舉進士不第武后時隱姓名夫婦學道遂以呂爲姓遇正陽眞人得道妻死乃號純陽子

張果亦稱張閣老隱恒州中條山唐召授銀青光祿大夫與葉法善時在玄宗前有遊月宮事後尸解人常見其倒騎驢每摺疊之收巾箱中蓋紙驢也

曹國舅宋丞相彬子皇后弟遇純陽得道

李元中唐大歷間人官孔目學道終南山一日陽神出徙化其軀神歸無依附拐丐而起稱鐵拐李

何仙姑零陵市人女純陽度之食以桃食半不飢老而尸解或云純陽所度乃趙仙姑名何

藍采和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足一跣一韡醉則拍三尺板唱踏踏歌藍采和人生有幾何云云仙去

韓湘世稱韓湘子退之有詩爲其從孫少學道能開頃刻花辨間有雲橫秦嶺家何在二句退之貶潮州湘來候故有知汝遠來應有意句

馬湘於客座間覆土頃刻得瓜俗多傳爲韓湘事般

七七於鶴林寺九日令開杜鵑花

趵突泉後殿供鍾離仙世多稱漢鍾離按鍾離雲房自稱天下都散漢非漢代人也見冬夜箋記

淮南王劉安好道有八公求見老忽變爲少者唐李泌爲肅宗相有隱者八人容服異常欲授泌仙法泌因辭官不許作八公詩

世言劉海戲蟾按劉操字宗成號海蟾子燕山人爲遼相純陽引之成道見道書又海蟾劉嘉渤海人年十六登甲科仕金至相有二異人以雞卵疊錢上警之遂悟入終南山成道又續博物志海蟾子劉昭遠時與种放往來陳希夷先生引之大道

世俗畫和合二仙似劉海狀無所考聞喜喬明齋於濟南服賈每年九月十五祭和合二仙像竟獲厚利不知何處得來

張仙名遠霄五代時於青城山成道蘇老泉夢仙挾彈張弓射天狗因祀之生賢子有張仙贊

世人求子用黃紙硃寫五更風結桃花實二月春生燕子巢二句朝夕令室人焚香拜之必生子未知所本然聞多驗 鍾霖

龍洞神殿前有雪蓑碑記作狂草署名曰五湖散人兼三十六洞天收鶴使者考雪蓑爲蘇洲河南杞縣人嘉隆間遊歷下往來青齊間詩文奇妙能譜一絃琴人呼爲仙自書聯云雪裏披蓑寒動一天星斗雲間補衲暖回大地陽林山左人家多藏其墨迹青州衡莊王生日贈大壽字刻於雲門山石壁一畫間可隱樵子俗多訛爲陳希夷書

贊山有鬼谷洞甚淺按鬼谷子姓王名詡一云名詡音安

晉平公時人居於鬼谷天下鬼谷洞有五山東蒙山亦有鬼谷洞未知孰是

鄒平東七里道北有長白先生祠考先生元張愼與名臨淹貫經史學者千里從遊隱居長白山屢徵不起

鄒平北河溝有先生爲其父阡表中言爲司業僅半載楊廉夫撰孝子志云先生至元間由卭園官至祭酒元明善完顏令去思記云與齊處士張臨善稱處士未解

長白山五龍池上有三賢祠祀伏生范文正公及長白先生嘉靖中鄒平丞朱仲恩夢一丈夫冠服樸異言有名無爵世稱長白先生者乃太學生張松遠祖

也松嘗記其事　任邱邊公大綬亦稱長白先生
志言長山長白李先生祠在西關外萬歷中嗣孫李
邦演建又司寇李公祠在城南周村　鍾霖
崔府君廟相傳爲泰山之神曾以泥馬渡康王考史載宋
高宗初至杭州命立崔府君廟以著靈異宗澤傳康王再
使金至磁州澤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言此間崔府君
甚靈可以卜珓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塡塞去路澤
曰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殊未及渡江事
薊永分司署西有　崔府君廟朔望虔拜讀碑記略
云府君崔姓諱珏字子玉祁州古城人鉅富父公諒

母劉皆好善五旬乏嗣禱於岱廟夢神賜玉隨開皇
五年六月六日子時府君生及長聰敏過人娶盧氏
夫婦以孝稱舉孝廉魁天下拜太子傅辭唐召隋臣
授官府君不應詔太宗再徵之始起自兵部員外郎
授長子縣擢蒲州刺史兼河北採訪使貞觀二十年
十月日呼子敬嗣曰上帝有命吾逝矣遂卒年六十
有四葬磁州之鼓山側府君生而有異治行第一至
伏虎制狐斬妖除鼠又其正氣所格無足異者歿屢
顯靈歷代加封爲廣祐王載磁州志　鍾霖
孔子娶宋亓官氏漢韓勑禮器碑幷官聖妃在安樂里宋
祥符中封鄆國夫人亦作幷官錢辛楣先生云宋板東家
雜記元板宋廣庭記皆作幷官自明人刻家語誤作开刊
宋史者承誤亦作开貽誤後學不可不知福山王氏所刻
家語作亓官氏闕里文獻考亦書宋亓官氏亓音祈濟南
有亓姓甚多或其後耶特記之
考幷音堅州名萬姓統譜幷韶有文藻吏部以先賢
無幷姓下其選格前漢趙充國傳先零罕幵幵乃羌
名孔子夫人當是亓官氏
曲阜聖廟寢殿木主書至聖先師孔子夫人之位最
爲簡當

孟母仉氏宋光祿卿有掌禹錫掌同仉濟南有仉姓
又有玉姓音胥玉帶河讀胥必使玉人雕琢之音須
新城志邑有仉姓俳姓又有信姓綱姓格姓濟南乜
姓云也先之後　鄉會榜有奇姓曰榜花　鍾霖
齊稱渤海渤者海別支也海在東又伸而西承天津衆河
君舒一臂故稱爲海袖天津稱渤海武定亦稱渤海界海
袖間皆可稱渤海也天津與利津相對只隔海袖捕魚者
往來一帆耳然經大洋亦每遇險　登州與奉天相對亦
只隔一海約八百餘里
古言齊俗功利誇詐以今考之山東東府風土最厚初不

見有並驅從狠之習或今昔不同耳天津五方雜處好盛倆富霸政餘習或指此地齊饒魚鹽之利今渤海間此利仍溥齊桓公伐山戎即今永平府北山間也山民居近邊牆仍有獷悍之習

永平府古孤竹國城西十里有夷齊廟楹聯兄讓弟弟讓兄父命天倫千古重聖稱賢賢稱聖頑廉懦立百世師昌樂濰縣界有孤山下有石碣刻伯夷待清處亦刻此聯　永平即盧龍塞亦稱古北平薊州古漁陽郡范陽即順天之順義縣曳落河兵猶是山戎氣習也永平南境濱海斥鹵草蕩間有似碩鼠者能人立而行戴物於首作人語人許以像人則可變形故遇則罵之或即桓公所見之俞兒耶

薊永分司駐豐潤南百里宋家營再南九十里即海明爲青州分司足徵古亦齊地

天津東百四十里蘆臺鎮臨河近海人烟日密屬甯河縣距北塘海口八十里自海氛不靖道光年間移正定鎮兵駐蘆臺

唐書常挺傳挺令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艘運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以時若寒下米臺下廥之冰泮乃運今蘆臺大河曰泃河源自薊州合玉田三河之

水入海明時運薊糧水道蘆臺西有小河接天津之塌河淀桑乾水溢入淀歸海是蘆臺與桑乾河相通或即唐之盧思臺後人以地多蘆葦作蘆耳

史言朱全忠取薊州及盧臺軍註盧臺在河間青縣西三十餘里註似誤俟再考

蘆臺有鹽姆廟商人竈戶皆祀之姆無姓氏年代可考古煑海爲鹽忽一老嫗於海灘畜潮曬鹽人效之工省利多咸驚爲神遂廟祀馬友屬余撰聯云利用具婆心功逾管子敵稱同斗宿祀遍蘆商近山海關海濱皆沙土多甜水不能築灘曬鹽仍用鐵鍋煎成鍋大如碾盤底略凹厚寸許古牢盆遺製也山海關外又皆曬海矣

張莊鹽關在宋家營南七十餘里莊南一望無際距海近矣每年兩次至關掣鹽近處無甜水亦無多村莊樹木自天津至山海關近海千餘里間皆斥鹵草蕩居皆竈戶每夏挖地坑蓄雨水以活久則水碧而鹹四五月間往往此水亦無民相邀用牛車置木櫃數十里外取水珍重用之所食惟粗糧海物居每無垣亦不知醫藥而民甘瘠苦不肯他徙者以旱則草子可食潦則土蝦爲米獲厚利且永不見兵戈之患

古人所以避亂於海濱也 鍾霖

臨淄縣城內有邛周三百步高九尺爲營邛昌樂東南五十里有營邛故城太公始封處獻公方遷臨淄古稱不下十萬戶今治甚小城外古塚若土山者數十地爲塚佔民沿塚種田若山坡然牛山間若土山者皆齊公王墓淄河東岸兩大碑書齊桓公墓晏嬰墓未知其他係何人墓

淄河在青州西五十里夏秋山水暴發不辨牛馬每阻驛遞牛山僧大雨撞鐘則人不敢過河矣

牛山近無美木土人言山內多槲樹養槲蠶秋霜槲葉如丹霞滿山可愛　淄河鰻魚身有卍字紋潔美無比

青州郡城舊制闊大今撙至三次舊城門上有廟可遠眺城北有滿洲營城城外有岳忠武廟墀跪四鐵像皆背縛人恒就溺且多摩檜妻乳檜首擊落在地不失

京都永定門內小市北精忠廟有四鐵像列跪歷城周二南先生有句此日因形同鑄鐵當年相業但和金 鍾霖

昌樂縣南有竇建德舊城山間有泉林之趣

明衡莊王府在青州南門外石坊臥地矣臨淄城內有衡莊王花塢久廢臨朐有園林朱氏守之

青州南門內馮相國花園有佳山堂山洞曲折木石尚存

聞皆衡府物也馮氏後人尙住園之北院高樓間奉文毅公像紗帽紅袍

通志馮相國名溥年七十四乞休園名偶園 鍾霖

穆陵關在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踞高嶺之上古所稱大峴山也無棣今武定府

瑯琊爲沂州府古稱臨沂瑯琊山在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山三面皆海始皇二十六年滅齊登瑯琊山作臺其上三層每層高三丈立石頌德

日本國人到天津言秦始皇遣徐市率童男女五百入海求仙不返其處其國今其後人甚多日本年代

接秦世至今二千幾百年永未改元偶見日本竹枝詞日出天皇號至尊五畿七道附庸臣空傳歷代吾妻鏡大閣終歸木下人吾妻鳥名吾妻鏡紀本國君臣事蹟木下人爲平秀吉明萬歷中奪倭國自號大閣王隋時自稱日出處天子彼國稱天皇 鍾霖

錦秋湖界新城長山鄒平博興境上可二百餘里村沿隄住以船往來荷菱蘆蒲蓴鱸之屬頗爲民利而稻尤爲上上田村婦編蒲爲扇細輭宜人秋鳧蔽天而來弋之甚易北人呼鱸爲豸初不爲珍漁洋山人咏湖詩極多

漁洋山太湖七十二峯之最小者阮亭先生以爲號

鱸四顋濰縣東之淮河鯉鼻四孔不減黃河鯉盧臺泃河鱸魚甚多俗呼盧乍即豸之訛也

道光庚戌館博興每呼村間小舟暢遊錦秋湖口占四絕以志

八家環繞綠楊汀鳧鳥雙雙各刷翎欲過小橋還自任水萍花上立蜻蜓

鳴鳩飛上野棠花隨意呼船盪水涯十里湖田新放溜家家爭插稻孫芽

滿湖秋水碧無情客與問鷗兩不驚獨立高吟遥色暮雲山遠處望新城

織葦編蒲子婦忙水鄉今作鄭公鄉錦秋湖上移家好不是荷香是稻香

錦秋湖納諸邑之水近湖皆受水患博興少尉鄭公浙紹人招紹農八姓來博教興水利汗萊變爲膏腴藕製粉蒲製扇製䊵製緶製團四方以金易之稻畦縱橫一切分割磯磴之治皆依紹法交秋萬鳧徹天與鱸同賤鄭公殁民立祠祀之八姓附焉八姓之後爲博民皆足衣食興利惠民固不在位高卑也　鍾霖

焦家橋袁姓爲長山鉅族清愨公墓守侗在村外古柏上巢白鳥似鷺而小有色灰者食魚以活飛鳴可愛

武城縣屬臨清昔屬東昌西漢屬清河郡今距直隸清河縣四十里乃戰國趙地有絃歌臺然非論孟所記之武城也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錦州鄉絃歌里乃子游爲宰之武城東有臧明墓闕陽川有子游臧明二祠史記甘茂傳謂曾子居費之武城即此弟子列傳曾子居南武城在費縣之北泰山之南春秋城武城亦南武城地理志定襄亦有武城謂之南武城者別清河耳又嘉祥縣有南武山有阿城亦名南武城非言曾所處之武城也余館武城八年特考而志之

明史江西建魏忠賢祠毀周程三賢祠並其地且毀

澹臺滅明祠像懷宗登極始禁之嘉慶丁卯科山東鄉試中澹臺繼來　鍾霖

炒米店在長清南往泰安道上南北衝途乏水夏收雨水餘時炒米而食東撫佛公倫過而憫焉爲尋脈掘井若干仞未成擢閩督去桑中丞格繼成之得甘泉名佛公井店易名佛公店四方汲者挨次取水仁者固無處不愛民也

臨清產臨桃甜而香食之津滴又產冰棗圓而脆嫩而京入口似冰仙品也樹不多故罕而益珍又有鶯剢落棗似冰棗著口即碎然京嫩不逮也

山東肥城縣產肥桃皮薄香甜勝臨桃桃花山尤多山多

狐仙恒作美女引人有爲引去者於洞間礴之旋自回山多蝎人以鐵筯掀石即得滿器即回不可歸途再尋尋則巨蝎害人肥俗供客必有蝎醃而炸之如蝦蚱然初至者多不敢食

花果之盛以曹州爲最魏紫姚黃到今與洛陽並著木瓜如枕佛手玲瓏一枚可數觔架木皮之青黃色屢易十年不落石榴如椀子如蓮實似紅寶石脆若氷孚𥁕榴以每膜榻間三十六子天𥁕數也古稱安石榴殆不能過此昔人有以寶石碧霞洗琢爲石榴子給客者以爲罕珍耳奚如𥁕榴之可貴乎

京都堂花以牡丹爲貴秋時買自曹州倘枯枝也烘過牡丹入地養之次年仍開花惜富室於堂花過時便棄之曲阜養佛手者甚多佛手貢於章邱淄川然所產不敷於曲阜足之

濟南西郊匡山下泉甘土肥民以養花爲業花類至繁鳳仙五色有龍爪者尤可愛有五色雞冠紅絨雞冠菊百種隨插可活如聊齋之黃英然　鍾霖

陽穀縣古穀城也有黃石公廟

壽張縣張秋鎮有張相公頗著靈示人云老狐也有屬爲撰祠聯者　鍾霖　集句云有德於民則祀能感於物而通扁有仙則名

鹿車即今二把手北地最多若獨推小車殆所謂薄笨車也用以運粗物近則濟南省城皆用之初見鄉婦或老年左右坐日可行七八十里後乃施以布墊少婦對坐笑言過市殊不雅觀余年近七旬恒令長孫女作伴坐遊佛山甚便壯者可推四人轆轆汗流以贍家口有能推一人者單肩用力亦巧矣

風俗通鹿車窄小僅容一鹿似用鹿駕者考之殆象鹿角形即車把也范丹送妻子推鹿車可徵即今小車　鍾霖

漢柏以岱廟中者爲古枝幹若龍矯若鳳盤狀不能名唐槐以曲阜　聖廟中者爲古曲阜縣署槐蔭堂前者亦相等青州府署大門內三堂東並侶園共唐槐五稱五樹將軍久著神異守青者必拜之

范文正公守青州今署內有范公臺旁有兩龍爪槐盤屈天矯如髯幄如垂纓非近時物石刻題詠甚多青郡西關有范公井一亭覆之公所建也

雪宮在青郡城內西街孟子見齊宣王處也兩大石獅尚存石獅、一名狻猊龍九子之一

鑪姑廟在雪宮西姑父鑄物不成受刑姑哀之躍入鑪而

物成以其孝遂祀之廟有大銅鐸相傳大水沖來者每晚擊之聲洪而清俗稱鐸樓廟

濟南學使署後有大鐘樓或言與藩署大鼓樓相配相戒不可擊有寺久廢相傳鐘亦大水沖至者

濟南城內有鑪神廟東有寶源局順治康熙間各省鑄錢有東字者濟南鑄也今址尚存

大水流鐘古亦有之明成化間大鐘二逿淮水中有聲總兵陳統祭之一鐘上令懸於朝宗門樓聲聞百里一鐘止泗上見彙書又長山城南樓洪鐘數十年無聲萬歷間令張文龍祭而遷之西樓遂大鳴

京都宣武門外法源寺本名憫忠寺唐太宗征高麗死事將士叢葬於此高臺七八尺曰憫忠臺有碑記寺極宏闊爲叢林戒僧列寮聚居晨暮奉經雲板銅點清規甚嚴頭門朔望始開鐘樓懸銅鐘有撞鐘僧居樓下長繩繫杵掣以撞之無晝夜寒暑或言此僧臘高咸豐十一年七月杪特訪之見僧濃眉碧眼黑鬚貌古若五旬者詢之胡姓名崇典山西太原人劝聾耳內若蠶家貧爲僧初至京依拈花寺二十歲來此寺受戒司鐘職誦經不出寺者四十餘年耳忽聰每夜靜聞天上音樂又冬冬時隱隱若雷有時白氣自門隙入聚形若狸蹲視撞鐘日食老米飯兩三缽不知外間事因梯視銅鐘順治庚子奉勅鑄大兩抱高七尺許內外純綠都人有書亡者年庚帖鐘內以超拔者頗多僧自言八十五人云近百歲矣

法源寺後樓藏佛牙四月初八佛生日士女觀者如雲鄉會試年多租寓於寺寮者殿前鐵香鑪上有鐵亭鑄有魏忠賢名

後殿廊壁嵌石刻曹娥碑多名人題跋

寺後院有放生豬數口軀大皮皺牙伸二三寸若象行動頗笨僧飼之呼豬道人云近二百年矣

盤山頂雲罩寺藏佛牙橫三寸餘高寸餘厚六七分微曲似骨板一片不分白或言似荒服異獸口骨又有舍利子七粒大若黃豆淡紅色似骨透光僧以金瓶藏之云不則自走矣舍利子一名堅骨子煉僧火化時撥灰得之則建塔以藏人能養精修道皆可有堅骨子也

京都內城護國寺間一屠者縛豬欲刃絕繩奔寺佛座下不出喇嘛予價到今養之豬蓋不昧者往見鄉人牽牛入湯鑊處牛淚如雨不忍視力弗能禁能勸人少殺一牛亦得 鍾霖

濰縣富庶甲於齊魯科第之盛咸言鄭板橋先生振興之
也東門外濰水一名白狼河韓信囊沙爲陣處東南城上
文昌閣旁生文官果一顆結果多寡可驗科第誠信城下
有發科泉板橋先生所鑿也

板橋先生詩字皆爭寶之時畫竹蘭題句寄意與 先祖
克傳公交契先生宰濰縣所判訟詞片紙隻字後人悉易
而裱成冊卷相傳先生惡富豪輒罵爲駝錢驢好騎贏謂
豪人省帖迴避封條於贏鞍上

濰士人多重名人書畫陳氏購山左先達名士書畫墨蹟
無論幅之大小紙之殘整集裝爲冊題曰桑梓之遺

濰縣多築園林山池花木俱極幽雅高家莊田氏園歷下
陳雨人先生經畫者城西十里小于河陳氏園最大城內
一畝園初屬陳氏後歸丁雲藻署正城南五里蒯氏園亦
有林泉勝概咸豐甲寅秋余赴招遠過濰丁雲藻郭少坨
餞於一畝園之拔雲草堂極盡淸興少坨有小園在城北
種樹者楊文善爲假山頗有邱壑陳氏園卽其手築

道光己酉王芝山明府自博興調濰縣相約至濰校
閱濰陽書院課藝得與邑之文士相接芝山明府奉
諱回錦州時粵逆北擾省城告警因挈室寓濰者六
年壬子癸丑盤桓於一畝園與丁雲藻昆弟訂交甚

洽 鍾霖

青萊海濱出白蛤名西施舌潔似脂玉著湯卽熟鮮而脆
美品也諸城黃石關間蛤殼有金紋者特佳招遠地僻物
缺惟海品頗多且飽嘗西施舌河豚魚白呼西施乳河豚毒在肝在子

嶗山有上中下三淸遊人僅能至中淸間竹木深密毒蛇
名七寸子豎地上似乾木人觸之受傷不急治則爛山僧
有藥可治山深處有結茅兀處欲仙者久則苦病而返誤
於傳言耳下淸多大竹歲供卽墨縣京棚之需差役藉公
擾僧故僧歲納棚資於官以免竹災

嶗山東崖探海中下產墨晶人扳崖山下探之甚險

兩次館日照縣相傳有狐仙自言姓秦人稱秦師傅好與
人談不見其形云來自西域凡狐有道神必考試以等多
爲貴十次優等則成仙伊已三次矣比人修道難十倍可
惜人不知自貴耳言極有理相傳人能成仙須有仙骨亦
必酒色財氣屢試方能得道較詩文考試爲難耳今以酒
色財氣試人一試卽露本性

博山縣城外有顏神廟神座下出泉流爲孝婦河非東海
孝婦也世言神顏氏事姑至孝汲水供養神鑒其勞予以
木令置缸中動木卽得水姑悞拔之水大溢孝婦坐水上
死卽座下泉也夏秋水大每爲下游之患

葉子戲有水滸名色者按居易錄張公叔夜官齊州招安梁山泊榜文有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獲盧俊義者百萬貫獲柴進呼延綽張清武松等者十萬貫獲董平李逵者五萬貫有差故葉子有萬有千有索索卽貫也有餅亦錢也皆從榜文變格爲之俗名紙牌

翁仲考世說阮姓南安人長二丈三尺秦始皇使守臨洮聲震匈奴死鑄其形立咸陽宮司馬門外後世用寵大臣飾終鉅典取威武意石馬取義石虎取節石羊取孝　華表舜誹謗木之遺制見古今註

孔林有文豹甪端無石羊馬等以表崇異

孔林樹木最繁皆弟子會葬各以其方之樹植之於墓旁也子貢夫子手植楷若幹剝落猶盛孫枝叢生益茂與鐵檜並爲靈物林外周環四十里孔氏皆附葬焉

曲阜產楷木直而堅重製爲拄杖象棋人多購之

聖墓西一古墓古無考志言在孔子前卽有之

孔林有守衛百戶官武職四品兵百名十月朔除林草孔氏祀　先聖塴墓並各祭其先塋車馬喧塡人物繁昌稱爲林門會

曲阜少昊陵周公廟聖廟孔林皆生蓍草若艾又似蒿叢生五十本者爲貴然亦不必拘也道光庚子鄒陵張問竹明府昌權篆曲阜聘爲訓其兩嗣偶移蓍草數莖於盆養之人言蓍莖八棱爲眞多以蒿莖充之

聖廟有鳳眼柏皮作鳳尾紋又似孔雀翎顏氏園中亦有此柏近百餘年物人言惟曲阜見此樹昔有解木作物者逐層皆鳳尾紋　鍾霖

互鄉一統志在河南商水縣又言在陳州項城北一里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地劉芳徐州記云卽論語之互鄉

范蠡懷重寶去越止於陶卽山東定陶縣以爲陶乃天下

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以致富自稱陶朱公

世說洛陽爲天下之中雞卵中黃不偏倚可驗或云在當時然耳今疆域益大當以湖南岳陽爲天下之中　鍾霖

倉頡祠墓在山東壽光縣西門瀰河見邑志王彥章墓在汶上縣境

山東有壯夫日行二百餘里官有急要則用之呼曰健步唐曰駛足見劉晏傳晏募駛足置諸道巡院凡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遠輒知以是能權萬貨輕重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恒以鞭算

晏幼舉神童比貴稱善理財者其才略可知矣然金

副精神不善其終固不如守拙為善　鍾霖

超然臺在諸城城上蘇子瞻有記唐李德裕平泉花木記有超然亭　諸城古密州一稱東武

文昌帝君位列上蒼應文昌星宿司人間祿命陰隲文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固非無來歷者按文昌化書神姓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初為山陰張氏子有孝行傳法水醫藥救人事周公以壽終投胎於諫臣張無忌妻黃氏為遺腹子詩所謂張仲孝友也幽王時因諫酖死魂遊雪山為神治蜀五丁拔蛇壓死蛇即神所化也尋為趙王如意又生為蛇復生為張禹子勳為清河令再轉為孝仲復夢治

水府云云其說無可徵然謂神即張亞子一作惡子殊不可信

壯觀碑太白書字圓勁完好在濟甯州金鄉縣學明倫堂前碑陰載賀知章官任城白與友善為書此二字元至治初新豐里人得此碑於沛中後棄草萊明初置今所山西通志大同府懷仁縣磁峽東崖上刻壯觀二字人多摹搨又滕縣廳事前古槐間石碣刻壯觀二字亦太白書見六硯齋筆記

咸豐四年夏奉檄署金鄉學事時方擾亂金鄉被害最甚未久回濟河圍防營匆匆未搨此二字青蓮先生書不多見舊藏墨搨遊仙詩八首首句碧落頭銜朝侍郎詩意超妙書似顏魯公裴將軍詩相傳為青蓮乩書　鍾霖

四女祠在東昌府恩縣古貝邱地亦稱四女寺四女儒冠相傳為傳清女清字景山妻羅氏只生四女矢志事親俱茹素父母以枯槐四株授之曰能活則各從而志四女插門前皆活後拔宅升天云在漢文帝時唐于建詩註貝州宋處士廷芬之女名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華召入宮令掌書籍牙籤後人立祠塑儒冠者以四女皆優文學為女博士也二說未知孰是

天妃慈悲救生崇封天后考后莆之湄洲嶼人五代時閩都巡檢林公愿第六女生於晉天福八年宋雍熙年四月二十九日化去嘗朱衣往來海上里人虔祀之宋元累封夷堅志興化軍海口林夫人廟靈異甚著今進為妃是小時已封為妃元至元中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明永樂時奉敕建廟賜名宏仁普濟天妃宮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遣官致祭有御製碑張學禮使琉球記又云天妃姓蔡閩甯臺之南海間梅花所人為父投海死相傳后字人未于歸成神世皆言林姓張燮東西洋考與何喬遠閩書大略相同又云蔡姓俟考　考后家湄洲嶼毋遺菜子油頃地生菜名菜子嶼誤為蔡

陸廣霖進士云臺灣人稱后爲媽祖風浪作時急呼媽祖便服即至若呼天后則必冠帔恐延時也航海者皆言風濤危險呼后求救桅有紅燈黑夜有光或神烏集鳴即保無患若吳王廟神殊然天津北門外有天后宮每年三月二十一至二十三后生辰士民作大會四遠百戲雜陳各處設燈棚燭光香花三夜不絕后用黃幄寶座輿夫十六鑾駕衣帽同奉送生痘疹碧霞送子四娘娘駕出巡傾城士女暨各縣父老婦女於街巷假室以觀俱秉虔誠北方盛舉也會首立約謹嚴故百餘年來無滋擾事或言天后乃觀

世音化身

世傳千里眼順風耳同治八年夏閩督英桂焆會奏福建天后志載金柳二水神一日千里眼一日順風耳宋時皈依天后護海船著靈蹟千里眼稱金將軍順風耳稱柳將軍康熙年間福建提督施琅平定臺灣奏澎湖之役將士親見天后神兵助戰是日廟中左右神像兩手提袍觀者如市現又護運米艘靈應有功請　賜封秩以示褒榮鍾霖志

黃河神大王將軍久著靈異歷加封秩考金龍四大王謝諱緒行四浙紹人南宋諸生殉難爲神幼時讀書金龍山或云葬於金龍山後於河上顯神披髮執鞭指水以淹元軍

問山舅父曾示家譜金龍四大王爲遠祖鍾霖

朱大王諱之錫浙人順治丁亥進士官河督勞於王事歿爲河神

黃大王諱守才河南偃師人生而爲神年七歲乘飛鳧上緱山志稱焚符而止沁溢祝天以救杞災送周王於金陵三時即返捲党柱於金口一埽成功康熙間自擇葬地於萬安嶺謂子孫日生未受封死當護國歿後疊膺崇封

党將軍昔年河決難以合龍夢神示須擋得住適聞工次有呼此名者招至乃党姓名得住遂投諸河而龍合旋露大手示異爲請列祀典爲將軍所云捲党住於荆口也近年黎栗兩河帥牛中丞鑑皆爲河神

河神化身似蛇方首金色河上人皆能辨爲某河神每河干昂首蟠沙際官親奉於盤肩輿迎入廟即自升座愛觀演戲呈戲目神點首處即喜觀者在座久暫無定倏忽不見即神歸矣河決張秋北方每見河神現相咸豐十一年春皖匪張總愚龔瞎子等二十萬擾東欲渡大清河而河水日漲屢渡皆溺河北得

以不害河南則浮尸日下矣後乩書河神阻過兇鋒非虛也 鍾霖

楊六郎廟近泰山西南蒿里山旁按六郎名延昭楊業子爲宋名將史言其居官多善政罷官日士民攀留稱頌不忘子宗保孫文廣皆仕顯。一云文廣爲延昭子

山西挂甲樹云楊六郎曾此挂甲官鄭州團練使鎮瓦橋三關卽今之十二連橋

天津東七十里潘家莊南有楊七郎墓甚大多狐異村人言莊爲潘美故里向有疑塚若干今平矣莊屬順天府甯河縣古附州地未考是潘故里否

城隍廟皆有城池始建山東益都縣西七十里金嶺鎭有城隍廟甯河潘家莊亦有城隍廟古未建城雍正二年分寶坻爲甯河未考此廟係何縣 鍾霖

東昌郡城 呂祖祠最靈應柳仙亦時著異浙江山陰趙葉舲兄世交也僑寓聊城有年十四五歲時忽有龍吉公主尋至侍女皆古宮裝言與葉舲前爲夫婦逃轉人世生趙家多年尋之始得逼欲敘好將捉之去葉舲家奉呂祖乩言柳仙庇之女不得近女怒聲言率族來戰葉舲恐家人求救於柳仙仙令製桃木劍擇郡城西偏空閒處築壇高三丈請印官監臨一郡皆知至期天陰風厲仙屬葉舲道裝披髮仗桃劍登壇亦不自知何以能劍術環觀遠立如堵第見劍光如電兵刃爭殺有聲殺傷頗多每落清水初不見女形有獰惡者斷其臂馳去葉舲昏墜壇下官民俱寒慄旋晴霽葉舲覺柳仙點其額乃醒仙曰女爲雌蛇汝其雄匹女恨汝之逃轉人世也久然女命不應盡恐尙不甘汝非其敵避而潛修也可遂令候某處小車上所挂草鞵買而著之行如飛半日至保定其叔遊幕於直家保定依而告之多不信數日家書至乃共驚訝在保有年女無耗柳仙敎之作內功有請其劍法者以不諳答之或強之一舞駭爲神異柳仙知而責之乃益自晦老而健一

日寐坐婢入室見其身後圓光如鏡驚撲後無他異以壽終每與柳仙言家人竊聽其自語耳 仙助葉舲不爲異物捉去亦以其根基可造耳東郡人多能言其事余非與之交而知之素將以爲怪矣

葉舲世叔從子鐵生在臨清幕司度支爲同館偶詢前事云叔無他異惟四時常以大木盆閉戶自浴搔身落皮屑 葉舲世叔嗣亦習度支 鍾霖

歷城縣城隍廟大門內西塑守陰獄者長身披髮伸舌泣血麻衣方高帽書常常見喜多以爲弔客也前館河南乃知爲張姓名滋和山西人性樸實在河南太康縣秋閣鎭

販布多年一日賊刼於路貲罄愧難歸因自謚有靈護行旅或遇匪人必預警之使不得刼久之靈益著行路必禱呼張老滋則若有隨行者必無失州縣盜案莫獲禱於張亦必即得官民義之邑宰爲請於上爲之立祠稱八府總巡到處祀之如社翁生時喜食燒酒油果祀必具焉即常常見喜也故塑像作其縊死形有言其夜每出遊者

京都城隍廟有黑白無常鬼人云時夜遇之不以鬼爲怪歷城人言夜遇常常見喜每有喜事　鍾霖

世稱包孝肅爲閻羅王居赤水先生鴻苞集云向以包公爲人嚴厲必剛腸鐵面使人可畏及讀其奏疏固是長者

無一處不忠君無一事不愛民惟執法太峻不敢干以私耳聰明正直之謂神無不近人情者固非怒目切齒欲搏人者也

相傳包公有斷雙釘案今考知爲韓晉公滉官潤州時事

包公篙現存滄州運判署公官長蘆鹽運使時所乘雖敝而竹木皆具每修治之以存公跡滄州古之長蘆運使各官駐此後移天津只滄州運判駐滄道光二十七年裁滄州運判令天津運同兼治同治元年秋權運同篆時至滄州特瞻此篙篙皆作轎即肩輿也考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輿轎而踰領轎字見此又似今之轎車或云竹兜子即轎之制也

唐時長蘆有二一長蘆縣隸河北道之滄州即今地一長蘆鎮在淮南道揚州之六合縣南二十五里陸放翁入蜀記發眞州過瓜步山望長蘆寺樓墖重複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

李太白有送趙少府赴長蘆津詩　鍾霖

土地即社公古鄉社皆祀之漢書有社公社母故土地祠皆塑老夫婦像費長房傳鞭笞百鬼驅使社公即土地也

東坡詩社公煩見報爲爾致羊羹自註樗爲土地廟所蔽余始遷廟牆北　鍾霖

梁山泊一作梁山濼今山東鄆城縣境宋之鄆州山不高大亦無葦蕩有梁山營都司駐兵近年黃水溢鄆境盡水呼爲水套曲折深奧莠民相聚爲匪不易捕除山上有寺聞僧隱匪擾民旋捕誅之鄆民素良乃屢殘於賊又阨於水流離失所匪得誘之爲患官斯土者所當切圖之也

水滸小說亦有所本非盡杜撰也大刀關勝爲宋江脅之入寨稱梁山能將考通志金兵薄濟南守將關勝喜使大刀屢戳兀朮一日追至渴馬崖求水不得

馬跑得泉因名馬跑泉後金人賄劉豫誘殺之初未言梁山事

又方臘本名朕童貫改曰臘不知所終當時擒者非臘也方臘年號永樂方臘黨呂師囊台州仙居人皆實有其人 鍾霖

禮拜寺爲迴紇禮拜之地迴紇一曰回鶻唐肅宗時借其兵始入中國會昌中迴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令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舊唐書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庚子迴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建摩尼寺許之此禮拜寺之所從立也新唐書常衮傳言始迴紇有

戰功者得留京師惟彼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士格鬬等語紀文達公西域聞見錄記之頗詳今寺皆在西方殿無神位鋪地一大蘆席凡其禮拜日阿渾說經衆迴紇曲躬立聽皆脫屨殿外始入外人莫能窺其所奉者何且多忌諱故漢回每不浹洽莫如今倣漢人祠廟皆得瞻拜則日久漢回相融爲及今之妙法也回教科第中人云彼教以清淨爲主諸皆可從惟父母死不得衣衾棺葬是必不可從者

每見外國火輪船至天津帖攬客貨粲名中國人執役船上者曰唐人蓋自唐時入中國不知稱漢人也各外國在天津者七天一次禮拜凡與中國人交易貨物以禮拜爲期立約 鍾霖

薦福碑相傳爲雷擊碎東坡有運去雷轟薦福碑之句施愚山先生矩齋雜記云予友蔣襄仲客薦福寺僧雪山云碑爲李北海文歐陽率更書當日榻碑工役騷然爲僧累一夕乘雷會衆碎之適范文正公欲爲書生榻千本相助詭言雷擊也楊升庵丹鉛錄言好事者取碑石合而卧樹之尚可摹印今無有矣

向見潭帖劉次莊戲魚堂帖有顏魯公祭姪季明帖同治八年己巳冬日瀋陽張子笏謐尹縉以海濱漁

人所得石榻祭姪帖見遺神采飛躍視爭坐位三表蒼勁中饒秀逸勝於向所見者誠魯公盛年書也有宋吳郡陳深元吳興陳繹曾文衡山羅念庵各跋語最後志云右中丞聶雙江家藏中有翁方綱書一行石刻兩面跋多模糊子笏得自同鄉友言道光初年郭蘭石太史自閩航海抵瀋陽泊舟觸石載多沈石刻爲所珍貴者重資撈之不得近年漁者網得之棄作猪圈門石踐蹋損其跋語友之戚討作砧友見而辨之喜若得寶携而秘焉以乞榻者多深藏不出云太史書法重海內此帖誠足爲所珍貴當其失時不

知後人之能得也憾何如使漁者碎或棄之太史或當日獲之而去此石亦將渺不知其所歸矣乃茫茫大海失而出出而傳太史亦因之而俱傳造物之巧耶抑寶物之不終秘耶特爲石刻告諸同人

遼陽醫巫閭山一名廣寧山幾與五嶽並稱與醫巫閭山相近而兩大者曰千山千峯聳峙關外靈秀僻在邊遠文人名士罕至而題詠之未著海內若隱士之不求聞達耳乾隆間前編修閩中陳夢雷謫戍瀋陽有遊千山記讀之如身到蓬萊無妙弗現陳後獻賦復職晚號松鶴老人占奉省籍子務有瀋陽王瑤峯太史爾烈書千山記二冊可稱雙美 鍾霖

濟南南山有鳥鷹身首喙似鵰大若犬形頗惡然養之馴而能守夜彳亍院中人不敢近山人以其聲呼爲狠虎或云恨狐以能食狐兎也按爾雅所謂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殆此扈有九種各取爲農事

南山有天鵞純白與家鵞同大與人等性野不能畜飛高難下每起必先平飛然後漸高體重也山人以銃取得之背而售翎可爲扇肉似牛未知何處作巢

家鵞亦可守夜見生人則舒脛鼓翅鳴而逐之畜必雌雄惟鵞鴨不能自伏其卵以雞伏之或火炕暖出

鵞與鴿皆不食肉腥亦不食蟲豸有鵞不食草

同治五年秋海濱人籠白鶴二來薊永署求售價頗昂且需飼以蛇鰍魚蛤方耐冬署監莫能養乃載而入都賣之言鶴自大海飛來到岸不能起獲之甚易爲之太息者多日海濱人秋深捉鷹甚多亦自海島飛起盤折海中茫無落處一投岸累弗能動任人捉耳人言鷹至春不拿兎以兎有胎也

京東海濱有鵰戶秋冬於草蕩張網囮而獲之鵰大於鴞喙似梟碧而利翮健凌雲産自北山每雌雄至海際尋食狐兎亦每攫食小豬故人以小豬誘之翮

可爲扇尾十二枝做扇尤貴以有芝麻花者爲上品初用做箭翎今則都人無不握芝麻鵰扇矣花紋有成字形者値銀十兩海東青乃青鵰最俊者做扇値銀二三十兩

北山人有乘鵰外出探雛歸者鵰抓石飛擊石重二十餘觔力大可知

海濱秋冬間鐵雀數百爲羣大於家雀腿黑似鐵故名網即得之爲美品然傷生太多天津近年多打雁者官屢禁之

四足之美者鹿兩足之美者翻翮雉之健者分判薊

永海隅寂寞然北近永平遵化鹿脯鹿尾肥雉松雞時可悅口海鼇對蝦不爲貴矣

天津銀魚三冬美品出鹽院前者尤美金眼銀身如凝脂原水養之可一日活魚在水中身透似晶可愛

永平遵化北連邊外恆有得鹿茸者茸以茄包爲貴稍長呼馬鞍橋亦佳再長呼黃瓜茸長而粗者呼瓠子茸血太發洩力便薄鹿含草雌與雄交不已雄鹿不能起雌尋此草飼之卽起人適見而得之方眞然不易辨殆所謂靈芝之草也俗稱靈芝之菌屬乃松斗入山土中蒸久所化有數枝者紫色爲美盤山恆有之

山產松蘑亦鮮而香較口蘑味淸

近山海關內外澗生蝦蟆黑色至冬而肥土人以爲美品云腹有白脂尤肥呼哈石蟇臘以送人不及活者味鮮不知者不敢下箸 鍾霖

明湖有翡翠立荷莖窺魚入水攫而食之點綴紅白蓮間極可愛惟色不及滇南之豔

湖葦間結巢之鳥俗呼踏踏去夏將雛秋去說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謂之巧雀殆卽此鳥也

歷下有四美蔬春前新韭秋晚寒菘夏浦茭根冬畦臺菜考茭同菰或云茭根也俗呼茭白水邊皆種之剝葉似筍佐肉食甘脆惟置久生黑點敗絮其中矣臺菜春滿黃花黃菜花中見誰山卽詠此子可爲油交夏則老秋末種者三冬食之最美根似蔓菁而小亦可食菘爲北方家蔬秋日處處種之莖白葉碧層包大可四五觔善藏者次年夏初尙鮮美安肅菜卽此歲生特大者呼菜王鄉人相賀瓢兒菜箭杆白皆菘類不及菘種者廣臘韭以歷下者爲貴園丁於九月間糞壤培韭向陽遮籬覆以厚草晴則曬之一月芽四五寸嫩黃可割臘初再割則葉綠莖白味美於秋歲朝用供珍廚爲他處所無菜圃冬薹與養韭同得價頗厚諺云一畝園敵十畝田然三冬病畦亦甚矣

晉王愷與石崇爭爲豪富見崇爲客作豆粥咄嗟可辦每冬得韭蓱齏恨不能及密賂其帳下知豆難熟預作熟豆末客至但作白粥投之韭蓱齏乃搗韭根雜麥苗耳悉依之遂爭長崇知之殺向言者以口腹殺人宜其敗也向見他處烘韭苗謂之韭黃多雜麥苗不如臘韭遠甚濟南固時和土沃亦培植得法耳

南北呼菘統曰白菜濟南又呼爲黃芽

或呼菘爲筍奴爲菘負屈北食菘固同南食筍然菘有獨味筍每假他味爲美且菘食多無傷筍食多則棘故菘可禦荒筍不能也若茭白呼筍奴宜

歷下四美蔬咏　鍾霖

春前新韭

諺云花下藕臺下韭蓋秋韭生臺花者冬韭焙黃恒雜麥苗欺人歷下園戶冬初培韭映籬覆草曬長數寸可割臘再割綠葉白莖爲餞歲盤珍培根覆草𦶜壤灌泉抽簪翠半劖箸牙圓勞於夏作蒻日春前苗黃非貴葉碧乃鮮烘愈窨伏暖藉籬編午晴三割寅餞一肩種滿畦韭敵數畝田

秋晚寒菘

菘腴而脆不假他味能自有味半碧半白層包加腴而玉潔脆而冰涼葉包半碧芽綳層黃品能獨貴大可稱王既崇春宴更蓄冬飱無珍不匹致遠逾香異瓢兒種比箭杆艮宜饘宜粥云徵吉祥

剝蕉冬初出畦無貧富皆蓄之饌無豐約每食不厭京都以葉做冬菜有異香家必甕醃佐粥質久不變云徵吉祥安肅歲生特大者呼菜王鄉人相賀

夏浦茭根

茭同蔱云芰根也濟南多種之名茭白夏末秋初剝葉食其白以寸爲度若玉版北方珍之南人亦貴也日久生黑子中作敗絮謂之笋奴也可籜披似竹葉展同菰鮮堪比藕嫩恰勝芋名曰茭白種滿明湖採殊蔆芰秣豈草芻或疑玉版亦備珍廚嘗新味旨置久津枯爲蒲之友是笋之奴

冬畦薹菜

薹菜秋種冬食最佳春生者花黃滿地黃菜花中見誰山郎詠此葉似菠棱根小於蔓菁亦可食子可爲油宜肥宜素歲晚美蔬也種法與臘韭同北地殊不多見

雜圃有薹臘韭同登小於萊菔大似菠棱烹葵相援采菲孰憎擬春不老可冬青稱助肥速客茹素宜僧

詠黃花倈見誰山曾香娛晚節薟菜根能

月令四月王瓜生本草土瓜也蔓生似括蔞瓜老飛子似絮俗每悮爲黃瓜黃瓜瓠屬也濟南正月與堂花烘生獲重價五月及八月生者嫩小有刺最美

刺兒菜北方徧地易生春秋兩見鄉人茹食能和血名薊菜花似小繡球淡紅色莖間生疵觜刺牛出血

考薊州本作鄴古幽薊皆冀州域黃帝後封薊舜以南北廣遠分燕北地置幽州薊爲幽州漁陽郡　鍾霖

益母草即蓷北地最多詩中谷有蓷興有女仳嘆以草益

母也詩人詠物人細處有常見之草多不知名考證踈也
胡蝶花即射干檉即三串柳楈即馬纓花樗即臭椿櫟俗
名臭桃禽獸草木蟲魚皆一字名呼兩字者或雌雄或別
名也博物方知偶考虢乃蝿虎

京都天壇益母草製膏四方購之以地靈也不知京
京到處皆生遵化一帶山間尤多製膏皆云天壇者
猶山東阿膠以東阿為眞因阿井水性伏也不知濟
水皆伏煎膠與東阿同功且驢皮不必盡黑在製膏
純淨耳 鍾霖

濟南山中多草藥泰山下有製百草膏者治病多而效凡

泰山之草悉採而取汁為之和以百草霜即鍋背灰也
聊齋水莽草本草云茵芋類也有毒殺人今鶯粟花作膏
為鴉片烟亦藥類耳本名益壽膏少用助氣消食袪風邪
子可為粥利咽喉東坡詩有童子能煎鶯粟湯句吸多則
損人然未聞云殺人也乃近日服鴉片烟致死之案頗多
有用物灌活者不活者亦多人言死者身輭無青色洸究
錄中當詳載也服鴉片烟毒有即死者奄坐候氣消未解其理

鴉片烟自通商名洋藥納稅然半開半禁外國人殊
不吸此有服此膏將死遇外國人用藥水灌之旋吐
得生未識所用何藥一物一制外國以此營利必有

制此物之法也內地種此者頗多京東皆於農隙如
種菜然不減洋藥子製油如芝麻香可食

北地有草名押不盧云食其汁立死以他藥解之即
蘇華陀洗腸刳骨攻疾先服藥令死已復活之殆即
此草大似鶯粟花 鍾霖

蓡有五種人蓡為貴方書所言皆黨蓡初以上黨為貴今
則遼東蓡為貴每兩銀一二百兩有起死回生之功相傳
蓡隨王氣而生寶物也本草云一名神草一名地精年久
作人形故名蓡娃娃百年難遇也凡人蓡成形每有虎蟲
守之近遼東以蓡子種之數年大如粗指名秧蓡力薄價

日低然亦勝黨蓡十倍人言泰山有四葉蓡不易得抱朴
子云肉芝七八寸似小兒食之成仙

枸杞年久根有異物似狗而小為枸杞精食之長壽濟南
衙巷一宅有老枸杞二百年物也枸杞近井水即益人

遵化州北三百里霧靈山極高大人跡罕到山北為
蒙古地有得人蓡者不減遼東蓡京東北山間村皆
養蜂釀白蜜似雪淸香歲出若干觔以供京都作茶
食蜜糕人云蜂非蓡花不成白蜜

高麗蓡昔年頗貴近多用秧蓡不用彼蓡 鍾霖

濟南夏食蒲笋蒲嫩根也有種鮮蘑者菌類菌生穢處濕

氣所蒸每有蛇子水芹叢生水中鮮碧可愛有食之受毒者亦云有蛇子或毒蟲子在芹也

竹實為鳳凰食自古云然初未見也咸豐二三年間濟南竹多開花似稌穗未見結實人言竹開花主亂一云花則竹枯

詩經邛有旨鷊音逆草名雜色似綬前在濰縣見陳氏有吐綬鳥大似鴉雞項吐肉綬采色如腸蹦時自歛一名吐綬雞韻會曰眞珠雞卽鷊也本草云或剖視之一無所睹陳氏有紅鸚鵡亦能言

海豐張笏山之兄自雲南解銅到都攜秦吉了一籠黑身似鸜鵒略大黃耳垂肉能作人言俗呼了哥一名清吉了　鍾霖

沂青間產香稻米似糯紅色清香養人多購為珍饋又產薏米

豐潤南之王蘭莊產紅稻呼紅蓮稻遜香稻而味厚質堅豐潤北山上水路泉水合灤州唐山之泉水為斗河引灌稻田四十八頃初為商人王某私產後呈內務府為官田由縣收租解京近莊可開稻田之區尚多惜民情耳豐潤產旱稻粳米長而細蒸飯碧色俗呼蚊子嘴不減海淀粳米玉田以產旱稻名縣玉泉沙可以琢玉擦銅器出玉田縣南河中

有膾芰米者云產薊州水中葉似蒲米似蓮蕋略短不多有炒食出油作芝麻香可代茶言能固氣殆所謂雕胡米也

京東近海多斥鹵草蕩旱潦不時不常種粱穀乃遍地生黃粟似蓬子黑似小米香而稍鹹海濱人收以為食云養人久服且壽亦生蒿結子為油味烈蓄備荒年久不變天愛此一方苦民也

近海二三十里遠望似長隄土黃可種穀秫呼為海眉眉內外皆鹵地矣人言海久南徙則此眉當日為

海不知何以土性忽異

羊魚大似小羊尾如豬有鍼著人卽毒死或云以此鍼插人首間頃卽入心故捕得先去其鍼肉似脂瘠似羊故名　鍾霖

葵類頗多葉能衛足者向日葵也俗名朝陽花葉大如扇花如盤而厚子排如鱗可食北方到處有之秋末始老所云四月清和惟有葵花或就南方言耳

蜀葵濟南俗呼光光花似木槿紫紅白色澹紅者似牡丹叢生宿根直莖大葉花附莖自下而開或云開至七朵則麥熟又名熟七花蓋淑氣花之訛

淑氣花似蜀葵小叢花似瓜花紫色本草入藥治婦人血
秋葵花如黃絹蕋有臺似琥珀大若茶椀葉歧若距殼如
棉桃略長有芒花漬油療湯火傷
冬葵見本草未詳何種或常見不省耳

蜀葵蕋黃如粉且多蜂採為蜜云療蜂病人家宜多
種也一名一丈紅外國詩所云五尺欄杆遮不住尚
餘一半與人看也

蒲葵扇俗稱芭蕉扇亦葵屬葉似芭蕉或云蒲葵乃
兩種 鍾霖

歷下七十二泉考 七十二泉長椿泉附

王鍾霖

歷下泉稱七十有二未知名自何時宋李文叔有歷下水記金源人有名泉碑元于欽齊乘云泉名七十有二見名泉碑然遠載中宮靈巖諸泉而華不注之華泉明水鎮之明泉皆失末取名亦多未雅是泉雖名具皆未考歷下名泉而實七十有二之數也明濟南晏僉事璧有咏七十二泉七絕舊志載其七十一新志載其二十八無硃砂白雲金虎檻泉滴水灰灣汝泉白虎林汲蕢糠花泉鼈泉鹿泉乃有朱公等十三泉並及章邱明水泉徵遐漏邇亦嫌未協沈椒園廉訪賢清園記謂舊泉九十新者五十有五歷城舊志云得泉五十七而通志未載邑里考證名佳而弗顯者尚不下百餘泉道光丙申濟南太守王中峯先生鎮濬濠疏泉名略具而未見其詳論者每以未知七十二泉之實為憾余生於歷就志之所載見之所及在歷下城內外者稽舊增新無俟遠搜旁紹足符七十二泉之數其按圖莫索或山河川峪志有其名仍附存之以見吾郡隨地出泉靈源不勝紀焉若躍珠澄翠於僻岫荒村恐君子泉隱而不聞見者仍不少也

按山東通志載七十二泉華泉為首以見諸傳也趵突列二泉實稱最石灣金虎二泉註廢汝泉染池龍門三泉言

在神通寺東其實附寺井池未見名著混沙灰池灰灣三泉亦止一派環金綫泉之柳絮臥牛等泉皆隨地而發今亦多淤若中宮鎮東南之都泉車泉南山間之甕泉獨孤泉梨峪袁洪峪石崮寨張城嶺之熨斗泉苦苣泉鹿泉龍居泉又王舍人莊東北之白泉皆遥隔數十里山溪澗沼遺者正多近在歷城城內外之泉尚難盡述固不若舍遠而取近也

趵突泉　濟水發源王屋山伏行至濟南西門外涌列三泉砌若甕口激歕數尺四時若雷雨聲曾南豐先生云濟泉甲天下趵突為最吾郡唐濟武先生云行幾徧天下所謂第一第二泉者皆不及吾濟諸泉毛海客云濟南名泉七十二惟有趵突稱神功同治八年春余立石泉上名第一泉有記

呂祖殿在泉上相傳李對泉中丞戴廩延人少遇道者約異日泉間相見及撫東憶而訪之瞻像恍悟請乩書聯勝地自從開府闢仙人原為對泉來今懸殿柱字勢飛舞誠仙筆也無欵識或言毛直指書未的

舜泉　即舜井一名源源泉在歷城南門內西鄰舜廟舊志言明湖源於舜泉殊不流通晏兪事有雙女泉詩謂舜二妃志言雙女泉在南山西務西陂

香泉　舜廟西廡下方池覆亭舊志云六十年水輒發溢滿城明萬歷丁未一溢康熙癸未又溢相傳天書在池內巨龜腹明王雲芝探花池上咒龜露頂縣令尋至驚沒香祖筆記亦載此事乾隆間道者仗劍咒龜幾得水大溢官至復潛道者云是合不死然不可為患書符鐫碣鎮池上曲折若佛字今碣斷以石鑲之懼龜之出云

濯纓泉　即濯纓湖一名灰泉志言在明德莊王宮內即

今撫院西王府池周六十餘丈噴珠鋪藻清不知底咸稱海眼水穿民居間過起鳳橋后宰門石版下入百花洲歸明湖歷下之泉以此為大學使署亦有濯纓泉

珍珠泉　在撫院署舊為明德藩府莊王有記康熙乾隆間為　行宮　御題清漪　作霖鐫二碑立泉上

白雲泉　以張都督宏白雲樓名張文忠公有白雲樓賦明德藩就建白雲亭志言在濯纓湖上當近王府池

知魚泉　在撫院署有金碧巨魚七八尺丈許者約二十尾掉游若龍映日曜采拋以餌爭吞可觀

湛泉　在撫院署即硃砂泉朱竹垞學士有記

散水泉　在撫院署東偏泉環亭樹瀦為後沼稱海子竹石叢樹蒲藻映碧水深莫測有巨黿如蓋呼黿將軍向可盪舟由　後宮門達百花洲入明湖出北水門遶北圜至小清河遊華不注山今築牆設兩牐以時蓄洩民居滿院後

雪泉　在藩署名士軒南學使翁覃溪先生有記

鳳翥泉　即鳳翥池在藩署二門內以鳳翥石名江方伯蘭有鳳翥池記

玉環泉　在布政司大街

惠民泉　在布政司東

洗心泉　在按察司署有洗心亭明周雨村廉訪東建有記志未載今依記補出

華筆泉　在貢院內龍門前江方伯作池通鳳翥泉歸明湖志名華筆池

大比泉　在貢院內提調道門外有明成化年碑

不匱泉　在濟東道署內舊名滴水泉督學趙公申季有跋云宋觀察澄溪為忠節巡按公學朱之孫署中得泉孝思所感爰題不匱安邱張待詔貞有記

雙忠泉　在布政司西即百脈泉以雙忠祠名趙學使申季有記雙忠祠祀明巡按宋公學朱歷城縣尹韓公承

宣同守城殉難

流玉泉　即府學頖池洗華東太守名曰梯雲亦曰玉帶泉納芙蓉泉水流入明湖旁有鐵牛池池內有鐵牛山水淺每見

芙蓉泉　在芙蓉街肆後澄碧暢流由街石版下入府學頖池通漱玉白雲諸泉

毓秀泉　即飲馬泉在都司舊署之北入芙蓉泉明都司署今為濼源書院昔屬武備今煥文明飲馬之名且嫌未雅易為毓秀泉

功德泉　即放生池在濟南書院西鄰書院分藩署西園

地建泉通濟署雪泉從書院內山石隙流出入小滄浪歸明湖一草溪學使有雪泉功德水記泉上有壽佛樓志未詳載依記補出

名士泉　濟南書院泉也泉石清雅靈源濬發舊無名志亦未載因名士軒泉同脈取杜少陵濟南名士多句意以名此泉補志之闕

孝感泉　本名孝水以孝子汲泉供親得名志言唐天寶六年勑改孝感水後易孝感泉在西門內太平寺

太極泉　在太平寺北明許殿卿讀書處

宜男泉　在太平寺街本瞽女泉志言宋劉庭式娶瞽女

三飲此水生三男因名事近傅會名亦未雅因改宜男

羅姑泉　即羅姑井在歷城縣治東唐羅士信故宅

杜康泉　在舜泉西相傳杜康以此泉釀酒著名杜量揚子江水惠山泉水一升重二十四銖此水重二十三銖一云泉在西門外

感應泉　在北極臺下鄒襲有記

匯泉　在北極臺南匯泉寺間當楊柳落葉蘆荻初芽南山遠印水中歷下八景所謂佛山倒影也

大方泉　一曰大方池在明湖歷下亭間湖納眾水夏霖弗溢相傳此水深漏又名漏泉一名海藏

歷山泉　在南門內迤東歷山頂街南俗名兩山夾一井歷山在街下所云三山不顯歷山鐵牛山灰山也泉爲歷水近東南城城址皆石根泉從石根通城外白石泉志未載

滄浪泉　在西門內迤北一名小滄浪近鐵公祠劉文佑文學有詩傍泉多養金銀五色魚爲業魚種頗多以龍眼鳳尾虎頭獅子鴨蛋爲上有藍色玳瑁色者購自萊陽有銀晶者其體透明志未載

百花泉　即百花洲在百花橋北譙華橋南數畝澄鮮蒲荷交映遠望南山似不隔城市志未詳載

曲水泉　即迴龍灣在撫院署後脈連珍珠濯纓諸水澄清歕珠居民爲塘養金赤鯉長三四尺者多尾婚娶家租其雙尾笸籮采飾水藻盛之配籠鵝雞皃羊酒多品爲禮旋還魚於塘慮或傷也泉旁茶肆曰曲水亭對百花洲垂柳小橋浣衣垂釣頗娛茗談志載迴龍灣昔年院署行舟所經未詳此泉特爲補出

秋柳泉　在學使署東北志言北齊博陵君房家園池王阮亭先生順治丁酉於此間咏秋柳起詩社名秋柳園秋柳四首爲明吳郧老宮人而作當時和滿大江南北今園池猶在擬名秋柳泉以補志所未及而志景行

右泉三十六趵突第一列之於首餘泉皆在歷城城內志所載而人所知者三十其洗心功德名士滄浪曲水秋柳為人所共知而志或未詳余因掩有名無考之黑龍黑虎金虎北漱玉魚池劉氏六泉而以洗心等六泉補之非敢妄易也名勝所係探微有不如其徵顯者若簪女矜殘奚若宜男之滋瑞飲馬肆武不如毓秀之湧思昔人滴水易為不匱百脈易為雙忠名從其雅地以人傳仿而為之後人顧名思泉當不致有吳秋鶴之誚秀水吳秋鶴云不宜以新名易其舊稱

華泉　歷城東北十五里華不注山下三周華不注齊頃

公華泉取水卽此舜泉之外此泉最古志言歷城東北鄉張馬泊有花泉周廣數畝為一方水利

華山泉　鵲山若屏華山若鐘鵲西華東輔弼濟城昔曰鵲山湖李杜諸公有詩後湖廢近濼水卽公會齊侯于濼之水也鵲山下有泉志未詳載特補之以媲華泉

雲錦泉　元歷城張文忠公養浩雲莊之雲錦池也在城西北十里藥山下雲莊久荒泉殊未改

望水泉　在趵突泉西與登州泉相近齊乘所載之萬竹園泉明殷文莊公為別業曰通樂園後歸王秋史外翰以金源人名泉碑文第曰二十四泉窠草堂屬王安節為圖有記

登州泉　在趵突泉西卽白龍池鄰圓通寺

金線泉　在趵突泉東北志言泉源齊涌澄泓見底南北時浮金線一道元遺山濟南行記泉紋若金線夷猶水面有靈泉庵道士高姓善琴呼琴高留予信宿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從遊又十日款曲周浹云明邑進士谷繼宗於泉間為別業曰深柳讀書堂道光末年濟甯刺史徐樹人先生曾購居之及門好友文讌其中泉石竹木薜蘿楊柳垂牆外花片游魚西過來鶴橋入趵突泉

柳絮泉　在金線泉南志言泉歎珠沫如絮翻飛

馬跑泉　在金線泉東北澄碧歎珠泉上有廟水穿牆隆入西南城河寸蝦巨蝌與魚爭戲可覩羊棗樹合抱斜臨泉間

洗鉢泉　在馬跑泉西

皇華泉　在金線泉南一名木魚泉入趵突泉

漱玉泉　在金線泉南城內有北漱玉泉無考志言或近濯纓泉今撫院署西及北無家無泉

北煑糠泉　在趵突泉西北又有石灣泉東高泉酒泉滿井泉淺井泉卧牛泉皆在趵突泉四面或淤或存載在志乘見諸歌咏多不勝紀故第附其名志又載四里山

有黃糠泉今無考
湛露泉　在趵突泉西南志言近無憂泉無憂泉今不知其處
飲虎泉　在趵突泉西鄰一名飲虎池
雙桃泉　西門外丁字街北入江家池
天鏡泉　西門外江家池也爲江潘家池張觀察鶴鳴改今名方塘一畝深澄晶瑩荇藻如鋪翠交冬愈鮮或於池心置盆草四時不改色近泉有東西蜜脂二泉
溫泉　西門外東流水泉溫氣蒸旁生蔬甲經冬愈榮
五龍泉　在天鏡泉北名五龍潭廣而深傳有潛龍禱雨靈應潭上祀龍神塑五龍盤楹柱如生晴午入廟隱若

欲雨流爲三娘子灣一云灰灣或云即北渚非也前人辨之泉上有靈雨亭王秋史有記廟爲唐秦叔寶故宅有碑
懸清泉　一名賢清泉瀉入三娘子灣沈椒園廉訪有賢清園記園十餘畝池方可三尋源如貫珠北穿簃道洩石竇間與趵突等古木臂竹花備四時高柳夏蔭根浸皆紅菱荷荇藻交映金鯽銀鰷暢泳自得草堂在疊山間顏曰賢清堂泉水環曲磴廊榭以合於北園爲德州羅氏所修記作於乾隆十三年
余讀賢清園記忖其園之景物爲今周氏琅園志所謂

藉書園也在東流水北面城臨河
漪泉　在溫泉東北張氏漪園泉也王漁洋先生有記跨泉水爲亭堂樓閣楊柳合抱竹荷參差級石陟高南山前列如畫水入西城河達北園歸小清河志未詳載
檻泉　在南門外碣曰古檻泉源清流暢汲者若市
壽康泉　在南門外迤西有石碣泉通城河大木交蔭蒲茭叢雜多垂釣者
聖水泉　在南門外迤東張仙廟下泉最清甘飲之愈疾祈子仙前每杯泉水供而歸遺細君輒生男因名聖水
珍珠泉　在聖水泉東稱南珍珠泉別撫院泉也泉深而

潔如珠如晶毬欵至水面作碎聲傍泉浣女砧杵若擂鼓衣經泉滌若新他水則遜
瑪瑙泉　鄰珍珠泉東可二十步甃池爲塘深碧見底碎石雜色映日與泉源錯落擬以瑪瑙非虛也游童躍入泉底翻觔斗以嬉觀者拋錢入水若金蝶旋舞將沈童隨之倒捉口銜以上頗快人
黑虎泉　在瑪瑙泉東黑虎廟殿陰石根欵泉夏寒沁肌相傳泉通南山五十里之渴馬崖黑水灣棄糠計時於此泉出曾南豐先生記有之或言中隔嶺谷初不相及以驗糠爲妄不知濟水性下而勁疾見蔡氏書註脈無

不周隨地而現有不可以執論者

黑虎泉下水芹如碧莎碎黃花一片可愛有泉噴尺許甃之以石亦小趵突也隨地皆泉多則不貴耳水中有黑石如卧犢傳爲落星

白石泉　在黑虎泉東對城上魁星樓卽三角樓細泉沮洳如萬斛珠小廟石橋可坐數人烹茶煖酒待月最爲爽敞曲阜桂未谷有記喬松石所詠十步一泉聲也

魁星樓址石根出泉如蟹吐沫如煎初沸流入白石泉城下敲石作雞鳴余擬名之曰雞鳴泉脈通城內歷山泉

魁泉　黑虎廟西郭氏別業泉也後歸番禺馮子頁司馬竹石曲折古樹纏藤薜垂牆外拂城河開窗下釣肥鯽尺鯉隨手可得蓮沼柳塘異鳥時鳴與泉聲相雜爲城南大好林泉泉無名以近對魁星樓名之曰魁泉以補志闕園主人回番禺廉値卽售自顧囊澀且以官爲家每憶昔人小築園林負城郭句爲之悵然

青龍泉　東門外青龍街中間臨城河有響水牐水磨名東響牐近牐有泉泉上堆土石爲山古柏小廟頗具峯巒之致題曰海島金山寺東郊青龍橋夏秋山泉齊發過橋而北入城河歷下東面諸泉志皆未載茲卽街名

名泉曰青龍志載黑龍泉在龍洞

城西藥山北有響牐三一曰響泉咸豐五六年間黃水自張秋鎭決入大淸河城北濼口一帶水及樓欄溢過藥山之南三牐皆淪沒矣近每水溢藥山下見閩廣船

五柳泉　在北園雙橋寺西流入小淸河北園納北門所出明湖之水稻畦菜圃荷埂柳堤村落皆橋通來往爲城北勝境昔年自撫院盪舫由明湖出城宛轉北園間隨村可住直達小淸河入大淸河元于思容齊乘尙言及此今舫道久淤　遊幸之區爲膏腴之地矣泉源無數志未一載第詳北園橋名殊覺減色特以北園適中

之五柳橋以名泉則環城皆泉似較全備

近北園有柳陰橋泉水活潑柳橋如畫亦可名柳陰泉

甘露泉　在千佛山東大佛寺下石刻天生自來泉志言宋崇寧大觀間守令僚屬春日勸耕每於此泉試北苑茶石壁鐫字尙可辨

大佛寺東有道士泉一曰乍忽泉夏泉如瀑冬月每竭其發頗疾故名乍忽又有長生泉在寺前竇姑泉在寺北余刻逍遙遊三大字於泉上石壁與岱之對松山京東盤山山海關間角山刻者同

函山泉　卽玉函山迤東函山峪俗名花山峪泉也山半方塘澄

深見底水從石龍口出流爲川河山八言脈通郡城南關諸泉相距二十餘里亦有驗糠之傳志未載

漿水泉　在城東南十四里窑頭莊南小村旁山洞滴如甘漿石上有巨凹承之村人序取四時不竭夏水漲發流入七里河又盤水鎮東南亦有漿水泉

柳泉　濟城南五十里中宮東南十餘里太微觀前一稱柳泉觀停泓鮮碧流入錦繡川晏僉事壁翟鱗江先生凝皆有詩咸豐甲寅秋余同毛寄雲李小湘小嵐汪滋厚林馥庵諸君遊柳泉觀泉上銀杏爲數百年物葉嫩黃雜四山槲柹楓樝艷逾春花川名錦繡非虛也南山三川曰錦繡錦陽錦雲錦繡爲最三川之泉無數柳泉爲著志之以賅其餘

林汲泉　在佛峪豹臺下志言泉自壁間飛瀉穿雲度樾而歸於壑最爲名勝又載蕊珠泉在西佛峪崖上

白龍泉　在龍洞金沙泉西一名白龍潭流入龍洞聖壽院長官詣潭禱雨輒應環城外數十里名泉不勝紀佛峪龍洞相近距城四十餘里士大夫所恒遊因志林汲白龍兩泉

道光壬寅夏旱托愛山中丞禱於龍洞未至十里間將晩易服只隨一弁步行雨至近無潔舍莊寺童塾師爲鄉人胡殿甲讓榻請宿脫粟蔬羹雨傾不止中丞詢胡甫冠應童試夜試以詩比明騶從至中丞詣聖壽院叩神冒雨而歸送胡書院肄業得入邑庠

右城外泉三十六合城內泉共七十有二鵲山有湖漪園有記函山泉亦久著而志或未詳魁泉青龍五柳泉著東北不可或遺擬名以補趵突實冠濟泉餘泉見於郡志雖不可廢然在趵突左右若石灣東高無憂酒泉卧牛滿井淺井東西蚕脂或存或淤故第附其名其他一池一井近趵突者所在多有因止書其著者如遠在縣境山村志載之泉尚百有二十或鮮美稱亦乏歌咏遂不具錄用清七十二泉之目不敢謂去取悉當惟泉與名稱似視前人加斟酌焉如靈源日盛地以人傳更望後之君子爲泉錫名

七十三泉附　五龍潭西穿地爲池有泉涌出又南納天鏡泉水助其趵突之勢高歕可二尺泉上有川上精舍文士時相讌集或讀書其間曲阜桂未谷外翰馥有記人稱七十三泉

長椿泉附　同治十一年壬申夏藩署頭門內西老椿風折見根去椿出泉署藩長白長芴臣方伯賡治而名之曰長椿泉

第一泉記

同治八年春立石泉上　王鍾霖

濟水源自王屋伏行至濟南隨地出泉不止七十二也而趵突爲最天下名泉揚子第一惠山第二長白麟見亭先生謂趵突可與二泉伯仲吾郡唐際武先生云行幾徧天下所謂第一第二泉者皆不及吾濟諸泉惜陸羽未品之耳夫泉之著名在甘與清趵突甘而醕清而洌且重而有力故潛行遠而上騰高若水晶三峯欲凌霄漢而四時若雷雨聲也噫異矣毛海客云濟南名泉七十二惟有趵突稱神功又云嗚呼此泉洵第一碑記嘗讀曾南豐則趵突實爲第一因名第一泉

附天下名水

陸鴻漸以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第一無錫惠山寺泉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峽州扇子峽下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泉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潭橋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西東瀑布泉第八唐州相岩縣淮水源第九廬州龍池山嶺水第十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揚州大明寺水第十二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歸州玉虛洞下香溪水第十四商州武關西洛水第十五吳淞江水第十六天台西南峯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圓泉第十八桐廬嚴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

張又新煎茶水記揚子江南零水第一無錫惠山寺水第二虎丘寺水第三丹陽觀音寺水第四揚州大明寺水第五吳淞江水第六淮水第七

揚州蜀岡有井陸羽品爲第五泉

白雲泉在天平山上爲吳中第一水

家言隨記卷四目錄

卷四
交際心殷
尙論景行
梓桑敬止
親戚情話
骨肉心關
先祖妣遺訓附
先妣志略附

家言隨記卷四

濟南王賢儀麓樵氏書　男鍾霖贊霖敬錄孫壽熙校刊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交際心殷

余與當道大人先生遊所交與知者琦靖庵侯之果達鍾雲亭先生之儒術恩樸庵先生之誠實劉眉生先生之慈祥王霞九先生之敦篤陳慈圃先生之明愼徐樹人先生之文學舒自庵先生之和平梁壽庵先生之教化侯理庭觀察之坦白王英齋先生之純厚周荔腴先生之樸雅陳貞白明府之恬澹皆宦名山左卓卓可傳我心儀圖之所云爲之執鞭所欣慕者又有相交最洽風雲流散筆而書之以志弗諼

滇南李復齋先生文耕字心田昆陽進士兩任鄒平有碩儒名臣之概書法似朱文公修范文正公祠及黌山遺跡振文教彰節義治水利邑人立位以祀陟東臬修景賢書院祀張蒿庵先生紀事泐石邀余至鄒勸理刑錢相交以誠勸余謀仕云有作爲奚爲人作嫁衣噫愧甚感甚

鄒平雖簡連章邱長山新城俗皆醇樸山水明秀桑田沃饒無村不有書聲故人文蔚盛三館於鄒至醴泉寺坐畫粥堂想見文正公品節早立故先天下憂後天下樂也文正幼在長山日朱悅後請復姓朱氏亦立祠祠旁古槐爲

當時物爨山界長山鄒平因文正公而著登山望錦秋湖或西山觀仙燈谿人心目後館東府每過鄒平徘徊不能去

先嚴咸豐乙卯二月初間自招遠同省抵鄒平西關忽終於車上前在博興屬友製牓器置鄒北鄉郎取而用之殆始終愛此地也痛哉鍾霖

恩竹溪明府福正白旗孝廉善書官山左坦率精拳伎省會遇賣藝者輒解衣與角以爲樂人言弗恤也多稱爲恩標子寮友寡合訪余縱談遂訂交每放言駡人莅官不延刑錢友云有六房事可了遇疑難案專詢於余叵坐大堂

判訟無留滯至各鄉與父老道家常勸學評文就爲分曲直事夜腰銅鍾騎馬緝賊賊畏若虎民愛之如父母宰陽信訪盜於村室燈人語越牆而窺幾見執蓋適產子也呼語曰遇我子有福歸遺米肉焉道光乙酉任陵縣調內簾得士最盛悉令至署助貧遣僕庖人都租小寓屬公車早上專心進取報罷者恆周之噫愛民待士若此亦賢大夫哉乃以狂忤劾成憤慽卒於道質美未學良可惜也

楊蓮峯先生鎮漢軍進士吏部正郎守青州道光丁亥聘余佐治公暇談經濟家常每三鼓忘疲兄侍慈京邸歲時寄食物皆太夫人手製必分賜太夫人安都中起居迎養未許爲先生擇續配望抱孫者切先生每度歲見人有家庭歡已丑十月二十三日地震甚太夫人思之深遂於庚寅春陳情請養士民送者塡咸祝益州之重來也回京來函裝册以志不忘望鍾霖成名恆懇懇教誨之戊子充內簾監試鹿鳴宴所設龍門品物特賜鍾霖以爲勉勵

附蓮峯先生書

麓樵弟台大人閣下歡聚三年情同骨肉一旦暌違馳系如何愚兄仲春廿七日抵都　慈親康健見遊子歸來喜動顏色邇來已數月不服藥矣經理家計高年仍不嫌瑣屑而一切辦置仍屬家兄手畫近惟諸從儉約

盤無兼味猶是部郎光景迴憶在青郡趣味眞有不同者親族年誼世好略爲應酬已費三千餘金雖未能盡如人意亦只好藉此收局所幸都中知余者謂此番出守尚無甚疵纇處感吾弟勗我不置近時承歡之外頗形疎懶門雖設而常關車馬之客日過我者亦鮮暇與雲亭雲章數同年一聚四月間將小女許與廂黃滿洲工部那王政公郎現任庫使名潤齡者議於九月間過門愚兄續膠一事閏四月廿日定正黃滿洲現任奇臺縣德明府公女年三十三歲覺羅氏擇七月廿一日迎娶係雲亭昆仲主媒嫁娶兩事次第料理已有頭緒知

闕垂念特以奉聞劉錯山明府到京接讀瑤函敬誌
伯母大人康彊逢吉額頌實深吾弟清况不卜可知夙
重當道自爾延迎我輩平口所談眞索解人而不得兄
在都無不極爲推轂以報寶眷在青良非久計吾弟自
逆知之來書言遷居朝山街地狹室小未識賢昆玉仍
同居否竹湄三弟尙館平原否金文波令表兄時通音
問否尹竹農方伯素知頗爲關切近有書到自計可遠
就否韓召亭仍否就席博山周半峯先生作何過度兄
揮手而去竟不能顧及舊好實切耿耿吾弟日費素重
喜夙通一淸勿再重息取借事到無可如何須念齏菜

根是我兩人在青談心時語免得將來不寛綽又爲他
人作嫁衣也非在深交此爲過火語然欲茹仍言直是
青署宵深燭爐時語也吾弟以爲何如文郎兩世姪年
少雋發定卜競爽大世姪天姿尤佳加以精進即見千
雲直上公車到都即於舍間下榻無租小寓也書不盡
言　家慈命詢閤府淸祉愚兄楊鎮頓首
恩樸庵先生特亨額滿洲進士守武定聘余司刑名數年
交洽嗣爲鍾雲亭先生聘至濟南首郡公牘發審案牘尤
多時切兢惕臨淸教匪馬進中案纍纍可憫援引請緩雲
亭先生多依活之先生名進士由司馬守濟南相交水乳

以家在省垣日多酬應乃館青州
程少臚仁弟兆緯江蘇人館武定書記旋以少尉分山左
樸庵先生觀察首道檄令道署司筆札補按察司司獄
劉錯山仁弟光斗奉天進士山左知縣性慷爽有名士風
所莅稱良與余交若手足調諸城余館青州因公到郡必
暢敘酒後高歌以余不任酒爲憾歲時至省登堂拜　先
慈儼然猶子改銓南方旋赴玉樓爲之傷懷者有年
音月桂明府德布滿洲生員官山左與人交無城府權篆
日照聊城皆聘余佐治日照士民製詩歌以頌德政同館
蘇又溪彰阿張鐵樵兩兄皆相契鐵樵家甘省之資莫歸

子忽丐而至遂發背疽卒於濟南寓可傷也
厲實甫先生秀芳儀徵人壬午孝廉謄錄銓宰武城邀余
入幕八年如一日性爽直頗與余同偶事相執幾絕交旋
釋然無城府也學有家傳兄弟聯科第以家藏祖烈士先
生獨快山房文集見遺誠先正矩矱先生以儒術爲治武
城雖非言子所宰之邑而士民咸以絃歌相勗先生亦以
鳴琴期上理偶水旱災若躬攖疾修絃歌書院時進學者
論文賦詩製堂聯云此地乃三分治民七分治水所望則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上游咸器重之陳慈圃中丞勗爲循
吏並道及余卓薦將調歷城以母老請養士民乞留不得

去武日遠近夾道泣送兩日始出武先生愛才見鍾霖課
文收爲弟子訓廸而期望者切甲辰鍾霖幸登一第爲湖
南甯鄉周荔腴先生房首感先生造就者素也先生是科
東闈同考官胞姪研秋太史從先生學最久壬中州試先
生闈作有句我有阿咸隔千里一簾明月共冰心
實甫師江南名宿鍾霖以塾師稱佳之課文呈教師
大改削詳爲指示始悟此道有傳授也乙卯研秋先
生陟東藩師到東謁見薇署示及家鄉逆擾之苦知
先嚴甫安窆之相對沾襟旋回揚州後知師殁傷哉喆
嗣寅官己噪庠序即見接武翰苑以慰師也著有詩

文集日記梓行辛酉夏研秋先生署兵部侍郎鍾霖
行走車駕司昕夕呈稿蒙垂睞焉
同館施文伯廷獻錢塘人沈雪齋親家高弟納知縣分山
左以迴避遊幕省分改江蘇其妹婿張肖眉太史洵相識
於文伯處在武城盤桓半載壬子入詞垣直　上書房
文伯明府改分江蘇鮮通音問後知與肖眉太史先
後殉難閩邸報附志太史闔室殉難略鍾霖
張肖眉太史洵浙江錢塘人道光庚子舉人咸豐壬
子進士授編修清秘堂直　上書房咸豐十年浙省
被圍太史省母回杭適城克復初太夫人談夫人施

率子信典敘典念典暨女投水得救夫人命兩子護
姑甫避於鄉逆又至令女投井携子敘典死於池將
軍瑞　奏旌其孝義太史繼室勞奉母撫子母殁十
一年秋杭復困於賊太史守制襄軍務合城乏食者
兩月十一月城又陷太史衣冠北叩從容以死夫人
勞與兩子隨之死其僕逸出傳太史絕命詞三首血
戰孤城力已窮席前借箸竟無功白雲堆裏吾將去
前輩風徽有戴公往事追思淚泫然妻孥三命赴清
淵而今收拾全家去地下重教骨肉圓簇內猶存
御賜衣澄懷風景已全非微臣雖死心猶在化作啼

鵑向北飛前許太常卿彭壽孫司業詒經先後疏請
邮諡建祠
張問竹明府昌字文珠河南鄢陵人道光辛巳尹竹農表
舅父主試所得士時年最少抱負不凡家貧挑知縣分河
工改山左讞局有聲權篆章邱濟陽爲最煩難民不敢欺
爭輸賦邀賞不俟比敲也補堂邑夜恒騎馬緝匪村各相
警以官必至匪不能存公餘快飲爲詩文醉則染指作畫
入神或潑墨鉤作烟雨景精醫學以少藥見功云如用兵
在精不在多也屬李小湘聘鍾霖爲書記兼課其子督鍾
霖攻舉業如師任堂一年攖重疾見鍾霖報題名强起握

手忻忻云所望果慰旋出缺惜哉

問竹明府與李小湘表兄素好署章邱屬延書記曰欲得如君者因薦至章邱曲阜濟陽堂邑者六年兼課其兩子賓訓子而王訓師甚相得初偶不合欲辭館嘅謂曰吾輩讀書每有此傲氣惟相期在畢生不在一時俟君不須我我不須君方散自是交日深乃未竟其材得心疾垂危見題名錄喜而强起曰將快睹君達以徵相知今稍慰然君之前程遠我之永別廹矣泣下旋瞑似尚有所屬而未盡者迄今溯之廿餘年矣感我知己何日忘之 鍾霖

陳栗堂先生寬安州望族月溪殿撰曾孫道光丙申聯捷進士山左即用器宇俊偉一時有兩名吏之譽謂與問竹明府也補齊東調歷城擢臨清刺史愛士惠民列門牆者日多科場助士卷資任歷城癸卯鄉試限於號舍遺二千餘士集省難歸乃請設棚號得全錄送寒顏廣庇頌滿二東復與後任詳請添新號二千二百餘舍每以賦限中省額莫能廣爲悵庚子調內簾語人曰房卷七八百止能中十之一其餘未必皆遜而白首莫售宜和氏抱玉泣也先生八次鄉試始捷於此道甘苦知之也深太翁希祖樂善好施致家中落先生性孝友謀食且學弟酉峯壬辰獲儁

或譽弟而輕兄先生益自勵比登第而向之戯者多衰矣故時以之警人臨清水陸衝要先生鉅細無疎漏文廟書院城池倡勸一新朱宣初太守贈聯目覽詞義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成言無愧焉守濟南值逆北擾壽樂練勇四境亦各團相保得民者素也所莅迎養雙親紫蓋綵仗前驅郊迓入署觀者羨歎不置俸不私蓄年世戚好來者函乞者無不如願以去歲時又專足分贈之待舉火者無數故負累至重門第顯耀宦篋蕭然

栗堂師至孝待弟怡怡若孩提鑄有君子之第一樂六朝甲第九世簪纓兩圖章顧五芝之太夫子或安州

名宿英俊多出其門師累家計幾廢學太夫子教之聯捷爲名吏已以選拔廣文令湖南望議莫能歸師賁黃金爲完虧迎住臨清一載復爲置產以養餘年

鍾霖童試受知列門牆在臨司書記校書院文者五年咸豐十年秋師以道員帶引 鍾霖 行走駕部蒙步訪於寓授濟東道未一月而逝身後蕭條酉峯世叔官侍御相繼歿因公入都過師前孫公園舊第已易居停同治八年濟南府縣同夢言於大憲陳栗堂視察云奉勅授濟南府城隍之缺向無專廟擇地建焉施愚山先生督學山左夢古衣冠者揖有所屬旋與

東藩孟津陳方伯爌赴藥山尋李滄溟墓碑無字仆
草際方伯曰所夢此待公也恍然悟爲文泐碑覓其
後人修葺突泉側白雪樓祀之栗堂師孝友聰明正
直嘗言與濟南有緣固應理陰陽也鍾霖

文怡園參軍增九江世家太翁調鈞臨淄少尉怡園需次
臨清於武城相識訂交權篆蓬萊有聲咸豐四年三月初
髮逆困臨清張寄琴刺史初投井遇救怡園與同城日夜
防禦憊甚城西南隅轟陷夫人王曰不累君父子矣自經
侯氣絕方營殮賊擁至刃死其次子攢殺怡園燒其室其
寡長媳傷昏積屍下比賊竄蘇莫能起次媳謝爲余乙青

丙兄女先在省迎嫂尋姑暨夫骸歸九江而怡園骸未得
寄琴刺史與闔室皆死僅僕負幼子越城出

館臨清與文參軍交洽當臨陷時在濰縣忽夢舊友
孫竹樵死矣後詢果與其同事皆死學正高密單孝
廉爲憲年九旬品粹學富衣冠坐明倫堂舍笑爲賊
害孫侍側亦死同時交河令曲阜進士孔菊農明府
慶珪嗣丙午孝廉繁渥號靄鄰翰林博士守父同遇
害綸音一門忠孝單氏祖孫忠孝皆梓桑偉人垂
芳千古

臨清及門王淑琳字惟堂官刑部司獄在家辦團與
州紳陳習之同殉難惟堂素稱善人王家

歷城武星一參戎殿奎武生偉軀朱面從征喀什喀
爾有功時任臨清都閫橫刀馳馬殺逆無數血膠衣
於鞍城陷自然火藥庫屍隨焰飛逆自驚殺據獲逆
言眾見朱面神驅之互鬬遂狂竄大兵民團追截直
至黃河間劉蓋星一贈秩建祠子侑文官都閫鍾霖

尙論景行

人往風微典懷遺愛矧親炙者乎或仰山而深慕或傾蓋而言歡心焉數之用筆以紀亦謂交天下士也濟南名宦代不勝書明湖名勝自杜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暨李靑蓮曾南豐諸公著於天下地不以人傳歟

北海太守李邕字泰和江都人淹貫古今重義愛士名滿天下任淄州刺史少陵父官兗州司馬東郡趨庭得遊歷下而亭亦千古北海爲李林甫陷杖死年七十少陵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顏之推字介瑯琊臨沂人博學敦行北齊平原太守著顏氏家訓行世

顏魯公眞卿字淸臣臨沂人之推五世孫登甲科以孝聞官平原太守測祿山爲逆同寮多逆黨陽托詩酒賓備其變蕃志殉國書刻東方像贊取字大可入河北陷不知君所在公使參軍李平蠟丸藏疏以達玄宗喜有不識眞卿何狀能若此語祿山殺留守李澄等使段子光以三首恐河北公腰斬段以固人心從兄常山太守杲卿爲賊害公以十歲兒頗爲質借兵推公爲帥大破賊衆肅宗卽位李郭復唐室叠晉公秩代宗朝爲刑部尙書封魯郡開國公加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忌公令往諭因遇害

按公守平原年三十餘遇害年七十八謚文忠墓在費縣陵縣公祠有公像碑載眞卿奉命來此事朔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恨恨始終不改游子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眞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下刻觀此筆蹟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正元元年八月丙戌公遇害困躓賊庭者逾二年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蓋書此以自表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

本狀貞者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氣節不衰而狀貌非昔也乃刻石而實之祠室俾觀者有考焉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事唐重書明嘉靖十年辛卯夏四月朔旦泐石知縣虞城王麟鍾霖

曾南豐先生鞏字子固江西南豐人守齊州有德政治章叩霸王社衆編保伍置里鼓有盜鳴鼓相接建明湖北渚亭詩多載郡志謚文定明湖有祠前武定守江西湯公世培聯云北宋一燈傳作者南豐兩字屬先生

晁補之先生无咎濟州鉅野人舉進士試皆第一知齊州

重修北渚亭有賦徙知密州晚號歸來子齊州今濟甯州
蘇公昆仲年少同登進士皆以文學名世子瞻官東武作
超然臺記任登州五日移徐州十月祈海神見海市子由
齊州書記故云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在黃州仿白
香山忠州東坡亦號東坡子由致仕寓許號穎濱遺老
泰山孔廟東海爲東方三大兩次登岱至曲阜惟未
至蓬萊閣觀海市爲憾閣有避風亭臨海夜不搖燭
壁有南海招鉊山明府子庸以帚畫丈餘大竹如挾
海濤有聲未知有人鉤刻於石否 鍾霖
張叔夜刺史字稽仲開封人知齊州平淮南盜宋江等移

知青州靖康從駕至白溝河絕粒死謚文忠
李清卿學士若水原名若氷洺州曲周人登第爲濟南教
授試爲天下學官第一靖康隨駕死之謚忠愍
韓魏公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進士初通判淄州謚忠獻
黃山谷道人庭堅字魯直洪州分甯人治平中舉進士尉
萊蕪移監德平鎭酒稅
董魏公摶霄字孟起磁州人元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除
濟甯路總管毛貴攻濟南兩山皆赤公夾大澗爲陣大破
之老病弟昂霄代領其衆命守河間之長蘆賊突刺死無
血惟白氣沖天昂霄亦死

趙魏公孟頫字子昂秦王德芳後賜第湖州爲湖州人程
鉅夫御史薦之同知濟南路拜翰林學士帝眷厚呼以字
書畫滿天下謚文敏夫人管子雍奕並以書畫詩名
施愚山先生潤章字尙白一字屺雲號娩蘿居士晚號榘
齋宣城人順治已丑進士刑曹視學山左負文章重名崇
雅黜浮文風丕變按試東萊雷雨士集堂不能試時人早
先生口占七律以壯多士和者甚多高密王颺昌詩最佳
後官大宗伯聊齋所志愛士之切可見分巡湖西年六十
二薦博學鴻詞中二等四名授翰林侍講修明史主試河
南有豫闈公約八條正文體辨實學愼塗抹勤搜覽重後

場廣呈薦融我見別嫌疑讀書人爲之感泣以詞臣致仕
有詩文集行世在東與王阮亭高念東諸公唱和最多
靳文襄公輔字紫垣漢軍旗進士帥東河治駱馬湖水患
著治河方略
畢秋帆尙書沅字湘生鎭洋人乾隆庚辰殿撰巡撫山東
爲名臣著作宏富與阮芸臺學使纂山左金石志
佛公倫滿洲正白旗舒穆祿氏巡撫山東整飭綱紀懍然
難犯憫長清炒米店無水尋脈鑿井若干仞民挨次以汲
名佛公井易稱佛公店與河南鐵公鉉同立祠明湖
鐵冶亭尙書保號梅庵滿洲正黃旗棟鄂氏進士撫東多

德政善書同江方伯蘭分藩署西園建濟南書院有泉石花木之勝修濼源書院書事劾石督兩江失察山陽知縣王伸漢冒賑酖殺知縣李毓昌案罷職旋復官

劉金門先生鳳誥字丞牧萍鄉人乾隆己酉探花典試山左授學政尙實學爲伏生請設博士又爲左氏鄭康成請未允著詩文集若干卷視學浙江與中丞阮芸臺先生因公至台州偕遊天台記石劉阮重來

翁覃溪先生方綱大興人翰林父大德祖麟標齊東縣丞升令單縣海內書家稱成劉翁鐵先生所書石刻爲世珍重視學山左書堂聯爾無文字休言命我有兒孫要讀書

宋漫堂尙書犖字牧仲號綿津山人商邱鉅族大學士文康公權之次子以廕官侍衞內院試第一改通判分巡通永于公成龍疏薦擢東臬執法懲奸淸獄無冤

趙者庭明府王槐常熟孝廉甌北先生族任淄川調陵縣所在稱良尤殷文教陵有趙公祠在顏魯公祠後

胡書巢太守德琳臨桂進士謁歷城士多振興民歌樂利修齊陽志守東昌輕財重義兩袖淸風袁簡齋作書規之

山左稱劉靑天者有三一爲石庵相國一爲貴筑劉松齋先生淸拔貢知縣官山左至都轉特擢登州總鎭滑縣教匪滋事武功最著登州有祠稱劉靑天祠　宸章有生性由來不愛錢句一爲滇南寧州劉寄庵先生大紳進士好宋儒學宰新城鋤豪扶善自甘澹泊任曹單財賦鉅邑至不能供大吏過從因朝城案劾戍貧不能行各邑紳庶爭送贐金遇河患流民悉分予之紳庶復醵金贖其罪陝中丞大文首舉廢員賢者令冠縣遷武定司馬疾歸民泣送曰劉靑天捨我去有寄庵草除夕句剩有兒童壓歲錢其淸可想善書任新城開西渠稻陂蓮塘稱劉公渠齊河大淸橋立有奉天人許虞臣邑侯國相去思碑咸豐己未黃水沖去

栗恭勤公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拔貢官山東糧儲道擢河督與黎河帥世序先後爲河神列祀典黎河帥河南

羅山人名進士世比之包龍圖

恭勤公幼孤貧師同邑某師子不慧與公恒同榻師擬以女妻公同學某知之買盜夜刺公悞殺師子刑公待決同學某得娶師女合巹夕醉告曰費如許心今乃諧女佯歡盜使醉曙奔控並盜抵罪乃釋公女懐刃縣堂曰悞墮奸謀今究明而首夫罪也自戕死公哭之痛爲女立位終身拜之養師夫婦老

稗說婦同奸夫以蛇入本夫口斃之夜爲盜窺破案抵罪傳爲石庵相國訪辦閱寶坻高寄泉蝶階外史知爲黎河帥令陝時事深州印板畫亦印之鍾霖

郭蘭石庶子尙先閩莆田人文名冠時書法尤著道光壬辰主試山左乞書者纍將囘都求者長跪皆書而後行惜未永年故片楮皆貴尹竹農表舅父請庶子書梓張文忠公爲政忠告三卷

近得蘭石先生書自作七律一册有桯春海李海帆兩公末跋可寶也舊藏先生作牡丹一幅極生動書家近稱郭何惟子貞太史有學古太過處不及永豐劉詹巖師書法純粹也吾東棲霞牟一樵水部所書法初在子貞太史之上惜早逝讓太史獨步矣 鍾霖

鄭板橋先生燮揚州人印章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

士官山左調濰縣初濰多富賈先生振興士林培植文脈科第甲於齊魯接踵通顯性高曠俗人不入其目書畫神運自然人爭寶之或以其書雜鐘鼎六朝目爲偏鋒先生亦自稱六分半實自歐陽率更變化之也畫竹石蘭菊而竹尤佳自題多狂趣詩只一册自書付梓警快處人不能及書作濰縣城隍碑詞意尤警與　先伯祖克傳公交洽藏先生書畫爲家珍青州木匠譚子猷猶龍工鐵筆先生印章多出其手善摹先生書畫識者辨之

濰縣無家不藏先生墨蹟東門內三賢祠祀賴公光表周公亮工暨先生皆邑侯也少尉伊犁郭煥然章屬撰祠聯爲書沈椒園侍御居民歌五袴仙吏屬三休句濰合招銘山明府畫竹入祠與板橋先生爭重尤喜作大幅濟南雅鑒齋鄭誨庵封翁石刻銘山明府竹八幅當代鉅公題跋並佳 鍾霖

蔣白生明府因培常熟人令齊河稱能吏恃材傲物罷職益放詩酒與友倘佯明湖五龍潭間山左匿名帖或言其筆削逮訊云吾不屑爲如爲勝此以無據釋之歷下布衣朱育工篆刻自鐫佩章曰蔣白生門下士

匿名帖宦海茫茫等語相傳狂士觴聚戲集某先生得之訝曰此關時事戚在諫垣寄以上言迨與獄追

帖所自某無以應大受窘苦戒哉 鍾霖

劉眉生先生斯嵋字彌三南豐人嘉慶翰林諫臺有聲陟山左方伯德政載郡志立位會南豐祠人稱劉生佛捐修貢院餘欵生息爲鄉試卷價士頌至今耆護中丞象代監臨補修山東通志刻朱子名臣言行錄

王翰屏先生朝幹號東圃奉天承德孝廉由知縣守濟南嚴於爲治嘗曰惟嚴乃可濟寬擬劾屬員某適疾卒某輓聯云執法比山山其頹乎安仰秉心似水水之逝者如斯嗣蕙滋樹滋皆成進士

前濟南太守陶吟筠太史慶增疾終郡署前夕留句

云死若有知地下慈親欣聚首生而留恨堂前老父
最傷心 鍾霖
王霞九先生贈芳廬陵人翰林守濟南修城東閔子祠墓
捐地植栢志碑墓旁書法似蘭石庶子先生學行純粹政
績卓著與濰縣劉次白先生最契見綠野齋集中
王古愚先生殊渥賚秪孝廉官山左復起至都轉與余交
洽記其答楊蓮峯太守告養書云知陟屺情深非歸田念
切北堂視膳斑斕萊子之衣東國攀轅繾綣冠公之乘匿
名帖王古愚愚而多詐沈小鬼鬼而有靈等句又張署濰
眞成鴉片鬼霍升撫不愧滿洲人皆失實張公五綸涇陽

人嗣小圃太史芾英年詞苑擢任封圻霍公舜武字虞亭
德政洽民任晉撫謚恭愼嗣小村觀察寶濤道光末分廵
濟東鐵公祠榭撰聯待棨戟以會臨廿年前月白風淸光
陰如昨整襜帷而暫住數里內燈紅酒綠不醉無歸
鐵公祠榭聯以治亭尙書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
色半城湖爲著登州太守奉天甯遠王崧亭師元潚
任歷城有聯云今夕只可談風月故鄉無此好湖山
又齋聯宦遊華不注家在醫無閭侯官楊雪茉方伯
聯云楊柳又蕭蕭有客飄然詩境遠蒹葭方采采伊
人何處水鄉寬其他佳聯尙多 鍾霖

張佩庚明府恪南皮望族孝廉山左知縣訪余訂交贈詩
載其防躁軒集山左張曉漁明府薦業孫一泉二尹鑑皆見贈有詩
袁玉堂明府溁桃源人拔貢知縣山左員吏因誤報金鄉
冠遣戍能詩善畫葡萄云從作字得圓勁之妙
章直齋明府寅如皋孝廉宰濰縣左遷從武參贊征西域
以功復官又虧賦繫獄歷下魏致和姻丈竭産以助得再
起終曹縣任貧莫能歸詩多悲壯語
陳貞白明府純一字貞甫江蘇孝廉任濰縣罣議罷留濟
南主魏致和姻丈家湖山觴詠善書贈余詩必自書之
名員政暇遊覽湖山亟爲盛事名士歌詠亦山川增色古

今不勝紀也魏正始中鄭公慤借賓寮避暑濟南城北使
君林蓮葉盛酒刺葉通梗吸之曰碧筩杯遂與湖目並傳
山濤令郫縣刳大竹釀酴醾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
傳爲郫筩杯 鍾霖
天寶初尙書郎李之芳出爲齊州司馬作新亭對鵲山湖
眺山爲樂李北海杜少陵皆有李員外新亭詩鵲山湖在
鵲山下廢爲大淸河齊人伐我及淸即此河 李靑蓮寓東魯有鵲山
湖詩蘇子由有鵲山亭詩曾南豐建濼源歷山二堂有齊
州二堂記建北渚亭東坡山谷元遺山皆有詩遺山濟南
行記乙未七月至濟南故人李輔之同官權國器置酒歷

下亭亭自周齊以來有之旁有亭曰環波雖山北渚嵐滴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曰芙蓉堂曰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下大明湖占府城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 遺山金左司員外郎

顧亭林先生原名絳更名炎武字甯人吳人布衣博學爲名儒以事羈歷下事白大吏延修山東通志實別有主筆者漁洋先生謂列傳名臣多所刊削甚不合所當更正也居章邱還山西朱竹垞贈聯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尙論古人

山陰周寶之屬撰家塾 文昌聯爲集入則孝出則

弟可以爲師矣誦其詩讀其書文不在茲乎 鍾霖

蔣心餘太史前在山左金檜門學使幕朱竹垞學士客濟南湖山題詠膾炙人口造物若使名人傳名勝者所愧匆匆過隙漠漠無聞

揚州羅兩峯先生聘布衣能詩畫張船山先生守萊州兩峯與交善因遊東在濟南之作極多人言其能視鬼所作鬼趣圖奇態橫生云有所見也

廸卿醝尹見贈兩峯先生玉川子圖甚佳 鍾霖

近時畫家大興朱宣初太守英前方伯錫爵嗣幼郎保姆教畫姆虎邱畫工女長從名師家多古今佳製故畫冠時不常作山水寫花鳥如生不愜意輒棄之必佳而後屬款人得所棄者珍焉精製色有專司者官山左以畫供揮翟中年逝世身後蕭然

張雪鴻孝廉敔江南籍兄敉敫同山東商籍科甲皆官知縣有三張之目又皆善畫不諂權要人揭其冒籍褫職父若谷官山左因寓濟南雪鴻畫囊豐於官日

司馬繡谷鍾吳人客桐城方祥生司馬傳穀幕於武城見司馬廳壁大幅羣芳圖如萬花谷不辨名而可識其枝葉繡谷作也後官直隸名益躁所作靡不快人五倫圖尤佳

明人五倫圖君臣鳳凰父子鶴兄弟鶺鴒夫婦鴛鴦朋友黃鳥 葉香士少尉道芬吳人清苑典史屈於下寮卓然畫師喜作羣山萬壑密雲叢樹每恨紙小能詩書法似何子貞太史山陰周少白亦畫重京師江南汪叔明同年昉官山左現升武定司馬書畫過黃鶴山樵 鍾霖

梓桑敬止
老不去鄉美已然人生志在四方况仰屋難居者乎槖筆
倦遊時懷故土吾鄉好湖山前已縷述若古今人物遐想
光儀近詹丰度有不能去諸心者
歷城古譚子國詩譚公維私詩序譚大夫所作風俗通有
譚子於瀘邑三宿出畫地對孟嘗君語齊侯伐譚譚子奔莒後無
聞焉國在東平陵西南南齊王儉典吏部譚姓求官儉曰
齊侯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是以有僕因得職
漢文帝封齊悼惠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屬青州部一
稱齊州隋唐因之宋治平中詔歷下爲英宗賜履地

更名濟南府仍隸青州帥府明初置山東行中書省
於益都洪武九年改中書爲藩臬二司移駐濟南右扶
風有平陵故加東字
歷城古歷下晉平公伐齊戰于歷下韓信破齊歷下
軍唐武德初置譚州平陵縣貞觀元年廢譚州以平
陵屬齊州十七年鄉人李義滿以城歸唐改名全節
旌其功寰宇記全節在東平陵西北歷爲考之歷城
本譚地非邑譚國也平陵舊城在省東八十里 鍾霖
濟南人文自古爲盛歷下黔婁安貧不詘於陵子終偕隱
灌園三鄒子見重人國以及齊顏斶畫王蠋甯戚甯速諸

君子有無侯爲稱述者自漢以來其足爲法而與慕者曾
而書之以至當時師師彬彬如處一堂而相話言古今人
何遽不相及耶千佛山有黔婁洞又庚黔婁字子正爲房陵令辭官奉父稱大孝
婁敬齊人因同里虞將軍見高帝陳大計請都關中帝曰
本言都秦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
諫帝輕匈奴帝罵曰齊虜以舌得官阻吾軍械敬廣武及
困白登迺赦敬封二千戶號建信侯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爲秦博士漢文帝求治尚書者
年九十餘不能行命太常使鼂錯詣得口授二十九篇爲
今文尚書宋封乘氏伯從祀廟庭濟南張生爲博士受尚

書於勝以授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之學伏生孫以治尚
書徵　唐王維有伏生授經圖晉人魏汝清臨吳道子伏
生授經圖森柏密蕉坐臯比修髯龐眉白髮垂耳憑几若
指畫大石後現半身女郎爲伏生女左一童子捧書立幅
巾危坐古松下據橫几書者爲鼂太常二兵使執仗遠立
樹外若相語明鄒平尚書張延登摹刻石
康熙乙亥鄒平令程素期令宓永祊仍爲伏奉伏徵
君祀嘉慶七年伏生六十五代孫敬祖襲五經博士
徵君五世孫儒客東武遂家焉在鄒平者或𤎌爲宓
鍾霖

漢伏湛字惠公清淨無兢號伏不聞爲平原太守捐俸賑民光武拜司直伏黯字穉文明齊詩改定章句子恭字叔齊拜三老孫無忌博文多識桓帝時著書東觀號伏侯伏理受詩於匡衡梁伏挺字士標除御史博學武帝謂之顏子皆著聞者 鍾霖

公孫宏字季菑川薛人爲薛吏罪免牧豕海上年六十徵賢良對策上擢第一宏恢奇多聞嘗言君患不廣大臣患不節儉所言聽信汲黯言宏位三公爲布被者詐也上問之對曰如黯言上以謙讓以爲丞相宏自以徒步數年至相封平津侯乃開東閣延賢自食一肉飯脫粟故人賓客以祿給之家無所餘事齊人太傅轅固固曰務正學以言無曲學阿世 菑川漢國名

史記宏菑川同淄薛縣人考薛嶧地滕縣界有故城址一云宏臨淄人墓在青州嶧縣西二十里見史正義

戰國時公孫宏孟嘗君使見秦昭王又公孫宏在中山爲參乘在越者斷髮爲王騎士漢明帝時公孫宏爲幽州從事又公孫宏著公孫子字值千金 鍾霖

鄒長倩公孫宏同里宏被徵少資鄒解衣裳釋冠履與之贈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以勉之鄒徵爲博士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三年不窺園弟子以次授業或莫見其面武帝時舉賢良文學對策爲江都相時稱醕儒病免力學著書朝有大議遣使問之所上疏條教百二十三篇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先是高廟高園殿災仲舒家推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嫉之竊以上言仲舒弟子呂步舒未知丞上意議爲大愚下仲舒吏當死獲赦遂不敢言災異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從仲舒受公羊春秋 董子大儒乃以災異推說陰陽幾陷重罪末學辭識妄逞臆說可不戒哉

風俗通漢武信越巫仲舒屢諫上使巫詛之仲舒朝服誦經論巫自死唐太宗時胡僧呪太史令傅奕僧死

德州本廣川地有董子讀書臺墓在景州 鍾霖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武帝徵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言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十三學書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十九學兵法誦四十四萬言身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可爲天子大臣帝偉之令待詔金馬門時以諷諫規君以正著書爲世所誦世或以神仙目之又以詼迹混俗謂之人隱祠墓在陵縣東神頭鎮古厭次

主講陵縣三泉書院得東方殘集一卷太平廣記朔父張夷字少平年二百歲母田氏一云金氏生三日

毋亡鄉毋收之東方始明因爲姓名湖廣志朔二子長靈亥妙妙子洞是二子讀書處東方先生有誠二子書其名不顯北齊東方老安德鬲人（鬲德平境古有鬲縣）身長七尺有勇力魏末爲高昂部曲累遷平遠將軍晉陽太守南益州刺史賜爵長樂子老於攻戰西人憚之封陽平縣伯隋東方舉平原人官刑部皆湖裔唐東方虬武后朝爲左史工詩賜錦袍東方顥開元中舍象亭十八學士中人有東氏方氏云皆朔後或言義仲世掌東方青陽之令後爲東方氏唐人謂東方虬更三十年乞與西門豹作對五代有西方鄴官夔州節度（錘霖）

公玉帶濟南人漢元封初封泰山泰東北趾有古明堂上欲更治未明其制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堂中一殿茅蓋四面無辟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入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郊祀志云帶方士之流顏師古云公玉姓帶名呂氏春秋齊有公玉氏爲其裔或讀玉爲宿非也里姓者讀宿後漢司徒玉况是也或云名玉帶亦非（錘霖）

崔不意濟南人漢孝武元封六年爲漁澤尉教民力田以勤効得穀因於漁澤障立縣名効穀

終軍字子雲歷城人十八爲博士弟子守奇其材召與交軍揖守去長安上書漢武異其文拜謁者給事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五蹄得奇木枝旁出復合於上博詔羣臣軍上白麟奇木對言天示饗而上通符合將有解編髮削左衽冠裳蒙化者改元元狩數月越及匈奴各王率降又請治徐偃矯枉罪初軍入關吏與繻曰、傳還當合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遂棄繻後建節東出關吏曰、此棄繻生也上使匈奴軍請行擢諫大夫又請長纓羈南越王致闕下往說越王內屬上大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越相呂嘉攻殺其王及漢使軍死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軍故里在歷城西十五里又中宮集一云終翁聚亦軍故里）

王賀字翁儒父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其先田氏有齊國王建爲秦滅項羽封建孫安濟北王爲賀祖後失國齊人謂之王家漢武時賀爲繡衣御史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誅二千石以下連坐萬人賀以奉使不稱免歎曰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活萬人後其興乎與同里終氏爲怨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人德之子禁字稚君爲廷尉史生女政君即元后子八長鳳次曼早卒曼子莽篡漢

王君公平原人與同里李子雲北海逢萌、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君公明易爲郎後隱佯狂儈牛口無二賈時人語

曰遯世牆東王君公子雲辭仕隱居教授常千人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今德平境材高氣傲避難荆州懷刺無
所之至字漫滅善曾國孔融疏薦於朝稱述於曹操衡輕
操致憾大會賓客召衡爲鼓史故事鼓史著岑牟單絞之
服衡蹀躞而前解衵衣釋餘服裸立徐著岑牟單絞爲漁
陽參撾操薦於荆州劉表轉薦江夏太守黃祖爲書記輕
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如腹中所欲言也祖子射
守章陵重衡同遊讀蔡邕碑文射還恨未錄衡曰已覽識
之惟石缺二字未明遂書出射使寫還無差宴次有獻鸚
鵡者射舉卮屬賦衡文不加點辭采壯麗會忤祖殺之射

既救不及祖亦悔乃厚殮衡年二十六文章多亡失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八九歲視星辰不肯寐云家雞野鵠
何知時況人乎號爲神童裴徽刺冀州辟爲從事遷別駕
謂弟辰曰天與我材不與我壽恐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
也卒年四十八辰欲從輅學曰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
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奚用知此遂止子弟
鮮得傳其術辰曰人見輅神妙謂有隱書辰惟見易林風
角及鳥鳴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而鮮明人皆由無材
不由無書也辰仕州從事
伯翳知鳥語介葛盧識牛鳴公冶未明何罪皇侃論
語疏公冶自衛返魯見嫗泣失子語以鳥呼食肉或
其子嫗得屍謂公冶殺也繫獄後聞雀鳴而笑獄主
問之云白蓮水邊車翻黍粟牡牛折角相呼往啄視
之信因釋之世遂謂公冶解鳥語管輅亦解鳥語言
從五音體會之然鮮傳者今高密有公冶姓 鍾霖
崔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實鄃人平原界從鄭康成學官冀州別駕
從事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曹操敬而憚之謂其
作書怨謗致之死天下寃之
崔景偵鄃人爲平昌太守嘗懸蒲鞭而不用民立生祠
清河崔氏自季珪祖泰遷鄃爲歷代望族 鍾霖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著辨命論梁諡元靖先生
房豹字仲幹歷城人偉容貌官行臺郎中從慕容紹宗討
王思政紹宗言有水厄戰艦置水浴以厭之豹曰三軍命
在明公乘船入水云以防災奚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紹
宗未幾溺豹遷博陵太守世稱博陵君濱海水苦豹令掘
井得甘泉歷城房家園即豹之山池房氏自漢常山太守
雅由靈壽徙清河繹幕今平原境至諶遷歷城
房玄齡字喬松諶七世孫彥謙字孝沖子孝沖博學工草
隸官鄀州內史侍郎薛道衡友敬之喬松明經善書年十
八進士第高孝基曰此郎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爲

秦王記室征伐皆從爭取珍寶獨收人物王曰光武得鄧禹今玄齡猶禹也功第一爵邢國公徙梁國公久居相位女爲妃男尙主諫伐高麗薨贈太師謚文昭陪葬昭陵

秦瓊字叔寶以字行歷城人初爲來護兒帳內從張須陀擊盧明月於下邳後從李密爲王世充所得與程齩金歸唐功最多高祖以金瓶勞之曰使朕肉可食當以啖卿破宋金剛授上柱國封翼國公從太宗征伐躍馬挺鎗萬衆中刺敵驍將莫不如志老多病曰少長戎馬二百餘戰血出數斛矣卒贈徐州都督封胡國公陪葬昭陵圖形凌烟閣墓立石人馬以旌戰功有名馬稱忽雷駁叔寶卒馬亦不食而死（語云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叔寶爲護兒帳內相傳爲丁壯非也）秦津叔寶裔祖父皆好善津有勇力典郡二十年提兵多功績弟忠武略將軍兄弟爲元世顯宦明秦邦彥大興縣丞剛直有識縣尹欲誅一人邦彥力爭相毆京兆前京兆曰秦强項須讓之人得不死升經歷告歸子夢皐諸生

玉龍潭廟爲叔寶故宅有碑廟南旅店三相連每臘月八日京都售絨草花者三店曲折作樫如萬花谷

秦氏收租西關沙苑秦姓皆叔寶裔 鍾霖

羅士信歷城人年十四以執衣從軍齊郡通守張須陀輕之士信重甲左右韉上馬英强臆擊賊濰水馳寸入賊營

刺數人取級上擲承以矛賊皆懼每殺賊劓鼻代級爲驗歸唐爲陝州行軍總管王世充平授絳州總管封剡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於洺水得城王君廓戍之賊攻潰出士信守會大雨雪救軍未及城陷黑闥欲用士信不屈死年二十八秦王購屍厚葬謚曰勇士信初爲裴仁基禮重竭資葬仁基北邙以報且曰死墓其側至是依其言王君廓善使大刀常以十三人破賊萬餘 程知節東阿人

士信故宅在歷城治東相傳羅姑井是其地碑說叔寶士信齩金等起義賈家樓在今郡城西關 鍾霖

員半千齊州全節人（即東平陵）其先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部郎齊元魏自比伍員因姓員半千初名慶餘舉童子房玄齡異之詔對高第師王義方曰五百歲賢者出子宜當之遂易名舉八科皆中上書言家貧不滿千錢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嶽舉英豪鬻錢走京師朝無葭莩親行年三十未蒙一官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尉武陟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振民不從遂擅發之刺史怒囚於獄薛元超持節過奏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御武城殿問兵家三陣半千獨對稱旨武后詔入閣供奉上明堂新禮三卷賜絹千匹擢正諫大夫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非古任者皆年少浮俠請罷之忤旨左遷

修三教珠英復召爲學士武三思用事出刺濠蘄二州牛干不專任吏以文雅粉澤所至禮化大治睿宗初累封平原郡公乞休詔聽朝朔望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居焉員俶牛千孫開元中召能言孔子佛道者答問禁中俶九歲升坐詞辯注射上異之曰牛千孫固應爾

何彥先牛干同里同師王義方師死同行喪蒔松柏墓側三年卒哭彥先武后時官天官侍郎

魏花歷城人短小精悍輕捷如貓善騎射工間諜爲狄武襄所重從征西夏廣南多奇功官至都指揮歷城西鄉有魏花莊

張揆字文裕居歷城東王舍人莊禮部侍郎揆之弟皆舉進士親歿廬墓徒跣引匶叩首流血兄弟廬墓知掖縣陟戶部侍郎少從劉潛李冠遊及死葬之置田贍其家蘇子瞻范純粹有詩刻石元遺山每至濟南必詣靈歡子瞻爲書讀書堂三大字今碑移縣庠明倫堂

李定濟南人宋嘉祐間以風采著稱嘗偏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於正卿

揮麈前錄云有三李定一洪州一揚州一濟南王漁洋先生云洪州與蘇子美賽神會獄者揚州與舒亶媒孽蘇子瞻者濟南者以功名著按李定不持生母仇氏服東坡賀朱壽昌郎中棄官求母詩以刺之爲定恚恨與王安石密致於獄老學庵筆記仇氏初生子爲佛印僧又爲李問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京師謂蔡奴爲郜六云　鍾霖

李格非字文叔歷城人登第爲鄆州教授專經學著禮記說歷下水記蘇子瞻賞其洛陽名園記謂隱志治亂也召爲校書郎提點京東刑獄罷職以著作爲事妻王氏拱宸孫女善屬文子迒南渡官敕局刪定女清照號易安居士亦有才藻壻趙明誠有金石錄三十卷易安爲後序

易安以重陽詞致明誠嘆弗逮乃欲勝之三日夜作五十闋雜易安作示陸德夫陸玩久曰三句絕佳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則易安詞也易安祭明誠文白日正中歎龐公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又賀學生啟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諸之異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兄而難弟玉刻雙璋錦挑對褓稱警句　鍾霖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殿撰少師蔡伯堅爲耿京忠義軍書記高宗授承務郎張安國殺京降金乃約統制趨金營縛安國獻行在時年二十三由建康通判召對上九議並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知潭州平湖湘盜創飛虎軍建砦柵制夷獠樞府沮撓之上降御前金字牌俾成進刑

部侍郎卒加少師謚忠敏陳亮幼安像贊云眼光有稜照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荷四國之重不知鬚鬢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朱子殁偽學禁嚴幼安獨為文往祭謝疊山過其墓旁大聲終日以文祭之始息嘗稱為西漢人物有稼軒集行世

義端僧識幼安本相為青兕云能殺人故小字青兕僧好兵聚眾千餘幼安使隸耿京軍一夕竊印逃往金幼安追僧斬之歷城四風牐為幼安舊居 鍾霖

王泉字永清鄒平人官至西街丞相立朝目不他視惟瞻其鞾人號鞾頭丞相

楊宏道字淑能淄川人金末蔭官不就與元遺山、劉京叔、楊煥皆以詩名著六忍一忍觸犯我也二忍辱凌我也三忍惡憎我也四忍怨憎之重也五忍忽憎而發之輕也六忍欲貪而不知止也

周密字公謹家華不注之陽隨祖遷吳興之弁山所謂弁陽老人也著齊東野語趙松雪作鵲華秋色圖寄慰鄉思

張養浩字希孟號雲莊濟南人威卿公郁季子十歲力學父母恆止之乃晝默誦夜閉戶讀焦廉訪遂薦為東平學正獻書官丞相椽選堂邑令民立碑頌德召為御史疏陳時政晉尚書英宗命參議中書省極諫內廷鼇山燈賜金帛旌直關中大飢拜行臺中丞散家資濟人活陝民無算以瘁終封濱國公謚文忠有為政忠告三卷築七聘堂所居園林在郡城西北十里曰雲莊大石曰十友有雲錦池香雪林挂月峯待鳳石遂閒堂處士庵綽然亭拙逸樂全九皋半仙五亭有記又有翠陰亭惜鶴十詩晚號白雲先生

文忠兩兄早逝父威卿公樂善好義起家艱難年八十三病亟訓文忠曰驕者貴之賊汰者富之蠹富而不汰則家必裕有位不驕則貴必恆 鍾霖

邊貢字庭實號華泉歷城人先世淮陰王姓父節始復邊氏貢少成進士兵科給諫劾諸璫出守衛輝提學河南進

戶部尚書早負才望交海內名士與李滄溟齊名稱邊李言者劾其詩酒廢職致仕築萬卷樓藏書極富一夕火盡痛甚病卒賜祭葬明末辭尚纖弱尚書與李夢陽、何景明、徐正卿號宏治四傑益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為七才子去廷相以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為十才子尚書子習字仲學能詩貧至負薪有詩一卷萬卷樓在撫院南今廢 滄溟舊居在西關柴市

李攀龍字于鱗號滄溟歷城人實于少孤貧奮學為諸生與許邦才、殷士儋為詩歌薄訓詁好古書共目為狂嘉靖進士主政刑部守順德有善政擢副陝西提學鄉人殷為巡撫檄令屬文怫然曰文可檄取耶念母乞歸例病罷不

起用吏部重其才特予告可起搆白雪樓名日高一切拒謝獨殷許輩過從居十年起浙江副使按察河南性稍和丁母憂哀毀疾卒初與濮州李先芳臨淸謝榛孝豐吳維岳諸友倡詩社王世貞釋褐入社先芳外任益宗臣梁有益爲五子增徐中行吳國倫稱七子多年少才高氣銳名播天下而于鱗爲魁重世貞稱王李又與李夢陽何景明並稱何李于鱗文章政績一代宗匠以亢放多受抉摘嶲子駒字千里博學能詩有父風王鳳洲屬司理魏允孚秋闈拔之曰雖私亦公乃卷委塵中曉後始得駒殁白雪樓圮施愚山先生爲修趵突泉畔者覓其後人守祀

滄溟先生副浙臬徐子與寄芥茶佳者乃賞人初與謝茂秦交後生隙謝故居在臨淸舊城西嘗脫盧柟於獄義聲動時稱耿布衣王李結社謝執牛耳遂遊燕趙秦晉諸藩爭延致過鄴下康邸置酒歌茂秦竹枝命賈姬出拜卽席以贈吳江計甫草孝廉於鄴西門外訪其墓立碣明詩人謝茂秦墓

世譏滄溟先生傲睨一世詩務聲調樂府或易古數字爲已作文聱牙戟口皆過辭也陳臥子謂滄溟七律爲三百年來絕調漁洋先生謂作七律如挽強弓能持滿者古今惟杜少陵李頎李于鱗耳

白雪樓在明湖南岸及王舍人莊者皆無址可尋矣

白雲樓爲張都督宏園亭志言在濯纓湖上元張文忠有賦明德王卽其故基建爲白雲亭（當在院署）張起巖張宏行狀載李璮犯境宏告變隨諸王合必赤擊殺之以功官至都督從遼東或云樓屬平安非也（鈕霖）

尹恭簡公同仁歷城人父宏孝廉泉州司馬民立像祠恭簡正統丁卯解元入詞林給諫多建白英宗器其偉表欲大用通政左參母喪未終制驛召擢吏部侍郎晉尙書入掌銓衡稱職加太子太傅時在廷南北分黨恭簡與大學士鄉人劉珝爲萬安諸人所嫉嗾劾其縱子龍納賄拷訊

除名恭簡奪秩罷歸後言官疏薦老不果用卒年八十二贈秩予謚按恭簡明史無傳傳維鱗明書據瑣綴錄列姦回傳孝宗實錄言同仁甄別人物隨材得任湯文正公明史稾論同仁亦平允南黨引泰和尹直入閣共搆恭簡直著瑣綴錄行世極加詆誹有不辨二尹邪正者李文鳳月山叢談辨之始詳明代黨禍已萌此時（恭簡子龍字舜臣官翰林侍講）

殷文莊公士儋字正甫歷城人祖畯孝廉世傳禮經靈寶許氏兄弟詰讚從學一官尙書一至大學士襄垣劉氏兄弟龍夔同學一尙書一都御史時稱山東鉅師父汝麟多陰德文莊嘉靖翰林官至吏禮部尙書疏論大政定八廢

典禮拜大學士加少保與張居正高拱爲裕邸僚後不協乞歸乘傳賜道里費卒贈太保謚文莊家居治通樂園在趵突泉西又名川上精舍大石多雲莊故物太保初謚文通

張澶字德深歷城人祖思信有勇略靖難師薄濟城從鐵公策禦得保澶學行端謹不求科舉究古禮制爲世法從遊者七百餘殁少保李滄溟其著也陳學使鎬屬分修闕里志學者稱三山先生

張茂蘭字德馨章邱人宏治進士有至性官任邱霸州上孜荒四事市書勸學遷主事監稅九江擢給諫通判汝甯告歸薦不起居官布衣脫粟不携妻孥築室長白山以經

學授徒而終稱東谷先生李文康公送使九江句云黃瘦一童牽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王漁洋云少聞前輩言正嘉時京師語曰天下清官張茂蘭

王道定字懷用濟陽人明隆慶進士官香河牧涿州守保定肩宏理劇稱循良任涿撰聯曰邊衝要無雙地天下繁難第一州懸城樓星使見之免牧迎送焉

邢侗字子愿臨邑人萬歷進士令南宮大治擢御史陳利弊諸有興革稱廉惠至太僕卿乞休博學能詩善書有盟刻行世著來禽館集女弟慈靜書法才名與兄頡頏適武定馬方伯拯官黔中慈靜勸止不果旋殁有詩哀之云當年若隱隆中臥不到秋風五丈原

李綱字廷張長清人天順進士官御史執法不撓劾江浙污吏四百餘人時稱鐵御史遷太僕少卿卒篋中惟圖書敝衣人方之李侃云

谷繼宗字嗣典號少岱濟南衛人幼貧力學嘗取寺鐘遺灶母爲束然照讀嘉靖進士宜興知縣以母憂晉日猶作詩遇良醫復明居趵突泉東北有深柳讀書堂在金線泉上亦名來雲館又取曾南豐詩改冰綃堂

張蒿庵先生爾岐字稷若濟陽人至性純篤以帖括剿襲爲恥窮究經傳於天人理數聖學絕續風俗人心反覆論

著數千言居父行素死哀毀終身門人爲廢蓼莪當貢太學侍母不行精醫活人無算著春秋傳議易詩老子說略儀禮注句讀夏小正傳注弟子職注蒿庵集蒿庵問話濟陽志學者爲次第梓行風角書後出祀景賢書院

蒿庵先生學術論者謂不減諸葛惜未用世 鍾霖

康丕揚字士遇號驤漢陵縣神頭鎮人萬歷進士知寶坻密雲稱最擢御史楚王當國人侍郎郭正域世爲楚藩尉有隙王屢懲中尉華越正域嗾越告王非先王子皆懼郭人相弗敢白丕揚抗疏數郭七罪旨停勘妖書稱續憂危竑議污宮搖國錦衣捕皦生光拷治不服丕揚以其妖詩

合抵結按晉兼鹺政吏知法霍州激變馳解之視學遼東
文風丕振治河有績名康濟河乞休課子教農以壽終
藺剛中字坦生陵縣人崇禎進士官山西按察副使多救
時疏冦陷平陽協巡撫蔡懋德固太原部將張雄縱城降
賊城破撫死藺猶結草爲李自成張雄狀磔之旋爲賊害
屍躍起丈餘

王漁洋先生士禛字子眞一字貽上號阮亭新城望族與
兄西樵叔子時稱三王先後成進士十五歲有詩曰落牋
集順治乙未會試未殿試歸起秋柳社於明湖戊戌列二
甲選揚州推官朝清公事夕接詞人擢部郎典試四川應

制賦詩改翰林部曹爲詞臣自此始歷祭酒學士侍郎奉
祭南海西嶽晉尙書文章政績並稱海內乞假歸里築夫
于亭別業四方乞詩文者盈衆終於家所著詩文集三十
餘種平山堂祀歐蘇及先生稱三賢補謚文簡初名徵名
正乾隆閒以其兄弟名皆從示　勅改爲士禎 夫于山名
馬驌字宛斯鄒平人順治進士謁選以才望爲順天鄉試
同考官所拔皆知名士除淮安推官爲名宦博學撰左傳
事緯繹史十三代瑋書疾卒康熙閒大學士張玉書奏
命賜金取繹史版入內府瑋書卷煩未梓乾隆閒周中丞
元理購原本往江南邑無是書施愚山先生倡梓事綠

高珩字葱瑚號念東淄川人與兄瑋同舉於鄉又與從弟
玶球皆成進士珩入詞林官侍郎使楚有德政進都御史
魏尙書象樞與陸清獻並舉告歸築載酒堂著救荒略棲
雲閣集行世

孫勷字子未號莪山德州人康熙辛酉發解入翰林名滿
海內官大理少卿抗直敢言居家以孝友稱獨處一室不
入城府嘗思以禮復本姓而未能恐泣終身有鶴侶齋集

孫光祀字溯玉號薛庭歷城人先世平陰順治翰林官給
諫典試湖廣陟兵部侍郎告休後嗣蕃衍科第綿盛爲濟
南望族所居稱司馬府

朱昌祚字懋功號雲門世居高唐順治初入旗籍任宗人
府啟心郎巡撫浙江多善政疏毀淫祠及五通神督閩未
之任爲直隸河南山東總督請終制未許　命同尙書蘇
納海侍郎雷虎巡撫王登聯議圈丈地事觸輔臣鼇拜怒
俱置死康熙閒　特賜祭葬謚勤愍蔭子墓在濟郡東十
里朱店稱朱三省墓弟宏祚孝廉由部郎累官閩督子綱
以蔭至雲南巡撫加尙書謚勤恪後嗣居濟南爲鉅族

朱照號曉村嗣勤恪公得蔭不利其產善詩畫愛山水壯
遊南北作河圖晚號齊右鄉人咏杏云老夫肝肺異恆流
杏帶微酸氣味投八十年來好牙齒一生自不皺眉頭

唐夢賚字濟武一字豹嵒淄川人父俞字彥開爲名儒庭
訓順治五年進士翰林　命譯文昌化書對言非聖之言
無裨大化疏留不諳權要請養歸年未三十侍親窮經著
作日富期裨世道纂濟南府志五十四卷志壑集三十二
卷漁洋序之以爲詩類東坡文類蒙莊
畢世持字公權淄川人年十一冠童試康熙戊午領解純
孝好義交四方名士人稱眞孝廉弟世濟同借書隨月照
讀每將入闈倍食乾餱飲三日水文筆如飛春官不第遂
止著古本大學釋註大學衍義例政治三篇尤邃於易卒
年八十七或赤身夜雪曝背烈日時人莫之測

張篤慶字歷友號厚齋淄川人年十四作夢遊西湖賦弱
冠結郢中詩社受知施愚山先生康熙己未舉鴻博力辭
以選拔老與名流酬唱撰述等身有崑崙山房詩古文集
李堯臣字希梅號約庵淄川諸生博學爲古文辭尤好金
石名流推重著百四齋文集詩集筆勢書譜三卷
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淄川歲貢生受知施愚山學使文
章道義爲時欽重試不利肆力古文濩落鬱塞爲志異一
書取東坡東軒句洗心聊復寄東齋意名聊齋少與張歷
友李希梅結詩社勵風節號郢社三友梓文集四卷詩集
六卷輯古人言行關倫紀世道者爲數十卷後人無力梓
行漁洋先生亟稱其才有得留仙書知將入楚詩聊齋志
異評語極多惜未全載人謂漁洋欲市爲已有愼矣卒年
七十六子箬字青笠雍正丙午貢生孫立德諸生皆有文
名武定李監揄州判寶詡著有聊齋傳奇九種
淄川東有柳泉山水平遠留仙愛之以爲號作逸老
圖有記明湖詩載郡志紀文達公言志異才子之筆
非著書之筆也異苑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
會眞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並收小
說既述見聞卽屬叙事不比戲場裝點伶元傳得諸
樊嬺故猥瑣具詳元稹記出於自述故約畧梗概揚
升庵僞撰秘辛尙知此意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摹
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作者代言何從聞見
留仙才余莫逮萬一惟一書而兼二體則夏蟲不免
疑冰竊維文達公通才富學言皆有物故於志異心
折其才而規其體然留仙載籍宏博運古如化文生
於情似不必謂左氏傳何處得來　鍾霖
王苹字秋史號蓼谷世居靈山衞從歷城性孝友負才好
學康熙進士以母老教授成山衞旋歸於望水泉築草堂
爲故殷文莊別業作二十四泉草堂記著書吟哦其閒有
黃葉林閒自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句漁洋呼爲王黃葉

周永年字書昌號林汲山人林汲泉在佛峪先世餘姚徙歷城優
貢舉鴻博乾隆辛卯聯捷進士歸部銓退居藉書園林泉
著勝積書十萬卷名士碩儒遊耽其間作儒藏說同靑州
李進士文藻修歷城志搜討詳愼徵修四庫全書授編修
典試貴州時稱榮遇乞歸殫精撰述有叢書十卷古文叢
蒙集五卷先正讀書訣一卷制藝類編等皆梓行性散澹
無玩好與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諸公契雅
愛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鄉人則稱張嵩庵子震
甲字東木孝廉牧信陽民立生祠孫宗燿四川崇慶知州
宗照早世有喜聞過齋詩集摹古法書十卷待梓

歷城藏書家以藉書園爲最林汲先生性篤實每明
鉅疎細黠者竊取其貲坦然無逆億致產坐耗先正
讀書訣版散失津門王子梅明府集貲重梓先生曾
孫雲坡同年如城官平谷知縣弟如辟己酉選拔相
繼殁園漸廢書籍早落他處藉書園一名琅園　鍾霖

方昻字叔駒號坳堂父英由浙江遷安居歷城乾隆辛卯
進士官刑部愼刑獄司秋審爲阿文成公所重秉臬貴州
江蘇布政使學行詳石庵先生所作墓誌

汪鏞字序東號芝田先世臨淸徙歷城竹亭州學正次子
運學生優貢孝廉乾隆壬辰取中正榜用中書乙未榜眼
入翰林典試廣東兩任陝甘學政官給諫直聲震時奉
命偕祖侍郎之望平反金鄉大獄劾長隨張官梅冒熊官
梅調歷城置之法籍人例遷大理卿以大寮鞫獄山東獲
罪山東科道失糾參均鐫職復任順天府丞致仕弟長齡
與父同登辛卯進士令蜀後嗣昌盛科第相接

山東人奉使鞫山東獄石庵芝田兩先生外不多見
異數也　鍾霖

袁守侗字執沖號愚谷居長山焦家橋世聯科第兄弟緻
達乾隆甲子孝廉中書直軍機秉臬廣西稱京靑天進尙
書任河督再任直督墨經從公卒贈宮保謚淸愨　賜祭

葬著有雙桐軒稿淸愨公與同里劉靑岳大學士張華東
尙書三邊總督李五紱尙書先後炳燿史乘

毛輝祖字鏡浦歷城人乾隆乙丑翰林至太常卿子三皆
名孝廉長圻字一亭官廣東羅定直隸州孫式郇字伯雨
己未翰林至都御史屢主文衡及門滿海內督學浙江代
監臨毛氏先浙江唐氏後歸宗石庵相國作歸宗記

伯雨先生嗣健以蔭官福建同知孫玉成丁未進士
令雲南相繼殉難世居歷城東朱店　鍾霖

王賡字道南歷城人孝友好善多義舉子四允輝號鄰川
辛酉進士由禮部郎擢給諫巡漕天津疏陳關大計皆施

行允中武舉江南守備孫福培福田皆孝廉
李曉林字春山歷城人父進忠官壽張遊擊乾隆甲午壽
張教匪王倫昭城邑率兵苦戰鱗傷昇養疏功起用 賜
金晉級春山嘉慶庚申鄉試第一令安徽歷任煩劇賑青
陽誓神活民建蓉城書院去官負虧士民爲補次子鴻疇
優貢孝廉授雲南武定州守楚雄

小嵐弱冠貢優行中式北闈器宇宏雋有偉望以祿
養生慈令盂縣咸豐甲寅偕毛寄雲給諫李小湘太
史團防擢銓滇南武定牧時滇鮮完區寄眷於蜀之
任旋守楚雄調雲南首郡以瘁卒莫能歸昔語小湘
云雨生吾輩中人引爲至交丙辰春寄雲分巡荊襄
小湘守大同小嵐將遠行同餞明湖出雲溪舊徑行
看子屬題萬里持行言時展晤關山迢遞存歿異鄉
感念知己魂其何日歸來 鍾霖

花南村兄壽山歷城孝廉少立品節有實學從遊者衆多
科第所作論書碑志皆可傳官平陰學博十餘年爲膺民
社辭承雙祧自以數十年未離慈親爲榮丁庶祖母憂詢
服於余查例父先故別無同父伯叔生庶祖母故爲長孫
者無論嫡祖母是否現在槪令治喪一年離任服闋主講
景賢書院家在南郭臨水近山與知交及門優游林泉記

咏蜂衙一聯功名眞嚼蠟稱謂合探花余贈句志比陶彭
澤人稱謝茂秦一目南村眇 子春祺諸生候銓司訓

南村師品學爲時矜式丁卯詩題月華臨靜夜師有
句星河千里雁風露萬家砧輿至而書忘爲漁洋句
深自悔已傳誦焉竊見古人如庾子山地中鳴鼓角
二句駱賓王隱隱地中鳴鼓角陰鏗水田飛白鷺二
句王維漠漠水田飛白鷺只加四字餘皆同人不爲
嫌况星河句又人人意中所有固易衝口而成 鍾霖

郭小華名敏磐歷城孝廉文學冠時工隸善畫不輕作南
遊中表李湘浦宰吳縣留小住上游聞其名轉請畫怫然
曰不爲長官奴獲其偶作者以奉挺身詣索之傲睨類此
爲益都廣文不屑官冷治小園亭擇友彈棊酬唱乘興書
畫集書亭聯可憐此地無車馬但覺高歌有鬼神出必四
轎從役或不起立輙鞭呵之郡守綵音稱祝亦效之自壽
不惜費不問子孫功課云非吾事偶見新富度歲先像高
讀辟閒朱柏廬格言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艷粧祖宗晚號
雲門外史終廣文任家日微或以其口過多云

王培荀號雪嶠淄川人博學篤行大挑官四川榮縣有聽
雨樓隨筆於蜀風俗題咏搜志頗詳刊鄉園憶舊錄六卷

茅塏字載青父宏祚自浙山陰遷歷城好善載青勇於爲

義總紀鹺綱四十餘年捐賑助餉敘知府五世同堂年九
十宗郇稱祝卒於筵間弟㸃字藕亭書名重時宏祚與千
叟宴　賜詩竹杖福字奉於堂額曰賜福堂
章邱鄭蒔庵封翁汝忠以賈起家繼總鹺綱　賜福
堂屬爲業居之年亦九旬同堂五世　鍾霖
馬翊宸字次溪臨邑孝廉官學博書畫古樸以偏鋒見長
人亦磊落有烈士槩爲余作大幅書畫頗多
楊曉春號惺齋歷城鉅族邑稱祺字楊家本其商號後人
分枝之稱乙酉舉人官教習分安徽知縣乙未權懷甯篆
捕蝗疾卒　予卹贈秩給祭銀

瞿凝號麟江歷城孝廉令浙江未三年而歿浙江韓鄂不
茂才代告賻啟麟江居補缺赴玉樓權泰順嵊縣負累時
地所致非不審出入也眷屬多人乃郎十齡家在歷下數
千里將死無歸魂生者落魄伏望同寅麥舟慨助可以見
其清矣工書家居詩友唱和有貢研齋稿卒月日時與生相同亦異也
李肇慶字餘堂歷城孝廉官潼關司馬多德政捕蝗暴日
露宿焚文於裴晉公祠爲民乞命瘁卒民有成神之傳重
交誼敬宗戚往依者歸須弗置周二南交最深爲梓二南
詩文又屬二南檢梓故友周范塈奐贇諸生遺稿恤其後人
周樂字二南歷城人宏才富學入困場屋乙卯科李復齋

先生力薦未售棄舉業以貢就教職依李餘堂司馬有年
梓詩古文集同里張北麓謝問山范伯野鄭莘史何岱麓
王秋橋皆鷗社詩友晚主景賢書院與人交無城府而出
語成趣詩多新穎句如宿齊河云鈴鐸攪殘孤客夢琵琶
撥碎壯遊心風箏云倘留一綫青雲路未免羣兒白眼看
惟咏春雪半天兼雨落到地一花無爲無兒女之識矣與
家敬修論事書知非詩人胸襟
二南先生垂青後學撰聯見贈文章白地光明鉥品
望烏衣磊落才　鍾霖
尹畹階學正延蘭歷城孝廉周書昌先生高弟同事考證

之學終高唐任稱歷下詩人嗣式芳甲辰舉人庚戌進士令清豐
家青階兄聯登歷城辛巳孝廉學行重時同人稱恥小丈
夫官廣文家居村歸見策騎來者比近始下則昔年及門
怒斥之次日呼而戛楚焉或以爲甚然猶有古道也
家雪泉兄大綸歷城辛巳孝廉書法名著擘窠書尤快人
官湖南知縣擢司馬
家乃吉孝廉克敬歷城道光乙酉副榜庚子鄉試陳栗堂
先生房薦爲李麓源高弟負才未展挑知縣分江西旋卒
好揚人善於同學尤篤登岱對松山句似聞上界神仙語
不信人間道路通極眞切惟仕路不通已早露矣

家小韓茂才琦才雋不羈善書與雪泉齊名撫院咢樓書
齊曾總制四大字郭蘭石先生典試時亟賞之
家今雨上舍鐵秋史先生裔孫好學善書爲富賈書記草
堂舊居早售諸人傍湖爲家中年工詩畫藏二十四泉草
堂圖長卷題咏皆一時名士圖爲王安節手筆
馬國翰號詞溪一號竹吾歷城人力學勵行辛卯第三人
舉於鄉聯捷進士官隴州刺史引退鄉居以文籍自娛刊
詩文集又竹如意二卷
何岱麓居士鄰泉以世居趵突泉畔名少通經史小試不
利棄去肆力詩古文辭工唐隸與曲阜桂未谷齊名相聚

五龍潭西精舍疏江家池水突涌舍前名七十三泉家不
裕好與詩友聯社居近白雪樓
賈辦山字丹生歷城人才宇雋偉弟仲山先後鄉舉弟乙
未進士已以知縣分江南歷權煩難兩任邳州以嚴治呼
賈包公旋逝世少與同邑彭雪嵋李麓源章邱焦笠泉文
章爭勝爲濟南四英得其傳者掇科第如穿楊三子元濤
咸豐庚申進士官甘肅彭名以竺丙申進士官江南至太守李名棠泉庚子進士官吳縣令
焦笠泉鄉前輩友麟少入詞垣視學山西購書畫十
車臺諫敢言觸人忌依兄家灤州任所兄歿不能
捨所質書物入益絀困歿於灤早顯末躓惜哉鍾霖

李倜字仲恂自號閒人歷城戊子孝廉才峻性曠睥睨一
世官清平廣文廿年及門多英才詩近青蓮與友作答隨
手成辭輒焚之
汪兆桐號子琴芝田先生從孫王中峯太守屬濬濟南城
河薦銓四川高縣令素契余事鉅細相質兄霞谷明府兆
椿調任商邱子琴堅請余往勸初抵商署塵面敝裘有相
者語衆曰此老神清氣昂敘見陰騭二品封翁也次晨方
太守觀國至對霞谷訝余云適何來山左舊好不見十年
矣自是多邀人青目一年回里於商邱識蔣矩亭明府予
檢中州名士善書與中牟倉松坪頡頏喜畫蘭竹爲余作

書畫快若風雨可寶也官江西知縣
　登州木伯泉棠寫蘭如狂草葉紛無數無筆不中鋒
　自云三十年工夫到濟南見訪作數紙志別鍾霖
范琢舟茂材鋐兄鏄優貢生學行皆粹性恬雅不希榮利
鼓琴工詩家僅供饘粥好藏書居明湖南時與余談余亦
訪之垂柳籬舍每泠泠琴韻丁丁棊罷
夙讀喬松石貢生嶽詩多警句和陶詩尤肖庚戌秋日姚
家莊東阡展墓回憩莊西閣下髯而頎癯戴笠攜童遠自
雁翅山麓來則松石也握手至閣含詩卷焚香二孫侍茗
盞假居於此相與話鄉邇湖故友慨談時事眉宇軒揚作

壯年態遂訂交松石負經世材中年代總雖商老栖於鄉夙志消磨工度曲與醉李友每夜月邀友觴醉北極臺唱大江東彈詞九轉聲滿明湖周二南戲之曰子曲我顧意以爲雖也蓋以喬姓云梓松石詩鈔

梁式玉佩家歷城東十里窑頭莊門對雁翅山竹籬梧院教稼課子恬如也自以不成名爲憾延其業師楊叔山復訓幼子約鍾霖讀書可感莊依岩山夏雨潤如飛瀑兩崖石沖作奇狀莊西大石橋觀水亦快事雁翅山半有明高唐王墓

道光甲午乙未讀書式玉丈家鄰村馬家莊姚以臨先生莊持辛己孝廉及門皆名俊挑知縣分河南丈

屬陪餞極遨青盼己酉夏丈攜子昌緒相訪爲書雁翅山房額彈指廿年丈逝世昌緒入縣庠 鍾霖

余正西字秋門歷城孝廉官山右知縣引退繼盧雅雨鄉前輩續選山左詩鈔謝問山內兄所選海岱英華集無力付梓多輯梓焉

濟南書家以楊徵甫外翰致祺爲傑出太翁咸之先生受廷名進士令如皋書法銀鉤鐵畫外翰博涉墨蹟石刻最多有名刻不憚遠購嘗架木南山崖壁榻魏晉字所書如行空天馬筆筆中鋒自言數百年必有知者識者亦以其言非誇弟祐祺善畫恩祺工篆刻皆不輕作徵甫先生爲 叔山師從子當以時親染翰後易求書因循有年先生赴召玉樓有繭紙昭陵之憾 鍾霖

蕭處士禹言浙籍居歷下試未成名遂博涉星卜堪輿家言尤精圍棊設局湖畔以待國手江南楊蔗村浙江沈芳洲皆棊無敵禹言與較一二子之差家貧不以口腹累人至局者攜魚酒共醉敝衣作被而睡嘗破裘拖雪行自若也多呼爲蕭半仙

張問竹明府聞半仙名擬交未果歷城朱綸伯同年從子丕燕從學棊一年獲讓二三子至嘔血死甫弱冠鄭潤甫襟兄玉書郡廩生工棊亦局中傑者 鍾霖

吾東畫師見畫徵錄者指不勝僂濟寧焦秉貞文登谷吉臣高南阜老人皆著海內近時歷下以雲門外史柳田處士爲最其他知名士並書於左

柳田鄭氏士芳居東門外河上山水花鳥人得尺幅若拱璧事連繫旋白晦跡不輕染翰子謨號小癡畫肖其父

陳霖字雨人自浙居歷下書畫冠時與兄風人震齊名晚年喜作竹石兼東坡與可之長一幀可質數金善布園林濰縣田氏園爲其役築不減淸虛堂也舊居濟南城內三角樓下門前疊石過者玩所鐫句不置次孫壽楨諸生曾孫沂己未舉人田氏園名蓬萊別墅又一畝園現歸丁氏亦雨人布置

陳嘉樂號東原歷城人善畫性介 皇九藩招之京邸從
學畫歿後家貧藩邸屬東撫索其遺畫子守不敢呈今益
珍貴矣

朱文震字青雷歷城人善畫工篆刻見知成邸詒晉齋印
章多出其手宿隋園為袁簡齋鐫小印二十餘方稱神速
鄭板橋在揚州與程棉莊黃瘿瓢王夢樓金棳亭于石卿
張仲謀畫蘭入葉為入友會誤作九日有後來者即青雷
適至喜作九畹蘭記之以詩青雷能詩紅橋晚步九為時
咏嘗得卓文君印章高南阜倅揚州夢投刺為司馬相如
越日喜得司馬相如私印佩不去身大吏索觀正色大言

一生所不能奉人者此印與山荊耳青雷乞與文君對坐
不與或言青雷自鐫以誘也

戊辰春天津書坊得明婁東何不違印史自秦李斯
至元董搏霄姓名私印篆印皆精九百四十方大人
名士才女各刻傳略於印下如獲異寶索賈十金即
寻之三百年物未知兵燹後何氏尚完藏否 鍾霖

高南阜老人鳳翰字西園膠州鉅族雍正五年舉賢良方
正官歙縣縣丞行清學博詩書畫稱三絕又有印章癖老
傷右臂左手書畫尤妍妙自咏己殘右臂尚臨池人愈珍
藏之閭居家見暫丐牽犬挂瓢堅光若古呼為刻詞末句

葬天涯叫不出一椀王孫飯丐遂餓暖以死後夢丐至叩
言報恩僕適生男比長服役若孝子風流可想

司馬相如私印歸濰縣于次蘭孝廉茝名其室曰一
印齋與次蘭同戎曹偶相示亦佩不去身南阜老人
得衛青玉印斗紐方寸經火後贈陝中劉介石刺史
按明永樂十八年蒲台妖婦唐賽兒作亂據青州安
遠侯柳升往勦都指揮衛青禦倭海上夾擊平之老
人所得玉印未知是漢是明 鍾霖

婁鳳翥字近霄號竹石歷城人工寫生以乏名師南北遊
晚年回里卓然畫師喜作丈六紙人物古松若偉人在座

列古鼎彝龍鱗虬爪盤曲夭矯半生沈鬱勁概勃勃從指
間發居湖干治小園與老妻享畫資老不在大幅點染家
雀於梅竹間如聞雨雪晴羣喿聒耳聾能作手語收貧
家子滌硯伸紙啞而慧漸能作畫遂為弟子謂師弟乃梓
潼侍者自號聾道人

臨清陳石琴處士詰與堂孝廉詠胞兄讀書至八歲
治聾成啞默誦經史筆以詢人乃悉通書法逼眞照
齋相國畫宗南北非交好不輕作前館臨清時相筆
談自號梓潼侍者小湘兄謂之聾而聰啞而雅 鍾霖

劉星莊處士湟歷城人家寒素以硯為田不妄乞人工花

鳥人物晚年作山水尤佳
劉鑒塘處士光烜楚北籍家歷城善人物花卉大雅灑落筆具晉唐人書法丹青馳譽畫叢頗充與同邑畫士姚青震交好聞其歿於設乩家示青震未了事屬視其妻子

青震名恩甲以臨先生從子工山水尤善畫驢大小入神人戲呼姚驢作錦繡川長卷儼幽風圖 鍾霖

胡姻兄錕家錢塘居青州明醫工山水尤善畫龍
前館青州張小河處士硃爲余作各色牡丹大小幀最多穠艷如生與博山趙小田並稱性甘澹泊以畫自給所云閒來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也 歷下韓亦亭處士亦畫牡丹有名

青郡張秋池處士沼號雪堂家貧好茹素讀書不求仕進以書畫名每言後世有師我者書法顏魯公 鍾霖 在青從學三月頗得其指授
王雲溪處士恩青南籍居歷下善丹青工寫眞 先慈趙織課圖爲其手筆又請作含飴壽容

近時寫眞以謝鎮甫表兄爲佳著筆如生景物亦頗不俗視如意館無其工而雅勝之 鍾霖

吾東書家以曲阜孔谷園先生爲大成名繼涑聖裔十歲能書張文敏公照聖公近親愛先生妻以女未娶卒從文敏公學書久能相似文敏歿後奉 綸音摹文敏各書以進邀 賞爲世所榮藏古今墨蹟甚多 梁山舟學士時以藏珍易觀鑒刻玉虹樓帖世稱孔氏百六帖

竹湄三叔前館曲阜王海門明府幕與孔繡山中翰王秋槎先生交好得玉虹樓帖全部 鍾霖

吾東鴻文鉅獻奚侯鄙談濟南山水疊見齊乘偶檢元書于欽字思容青州益都人中朝爲御史臺都事左司員外郎後爲益都路總管延祐六年齊地大飢欽銜命賑恤濟南六縣洎濰寵饑民勸富粟賑太多見責憲府時僚有幸凶歲捐升斗育子女曰過房悉輦以北欽贖還之更爲人忌上擢欽兵部侍郎著有齊乘六卷子潛官南臺椽

余不解音律而愛學度曲又不善擫低唱頗好長生殿罵賊彈詞拍板高歌謂勝宮人掩袖說天寶也長生殿本洪昉思製博山趙秋谷爲之改定違制演劇罷官劾之者禮科給諫黃（著福惠全書者）前令山東郯城相傳黃內用入都以秋谷名重具詩稿土誼乞爲品序回東云土物拜登大稿謹璧因銜之次骨藉端修報牽引多人皆知名士都人口號云國服雖除未免喪如何便人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逈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劇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

罵賊出於一伶深愧唐臣舞馬孫供奉之不若矣漢

武帝幸宮人麗娟年十四膚柔氣淸歌迴風曲李延
年和於長生殿旁宋汴京有長生殿見元乾州奉天
人廉訪使楊煥然煥汴故宮記長生殿凡三見
濟南唐豹嵒太史郡志序用秦以上無濟南名有之
自漢以親子弟王齊始然高惠間都臨淄再傳治東
平陵則文帝時也與今之濟南畧近矣晉之濟南同
治平壽南宋之濟南仍治廣城俱非今之濟南不核
其疆域不幾以晉卯為濟南而青將無志乎南宋孝
建始自平陵遷歷城凡官其地者若雋不疑龔遂皇
甫規應劭顏眞卿趙孟頫之為太守李邕之為刺史

文彥博之為宣撫臣衡之為文學陸機之為內史晉
鞏范純仁晁補之之為州韓琦唐介之為判蘇轍之
為書記范丹許逵之為令劉大夏潘季馴之治河鐵
鉉平安之為布政使都使生其地者若公晳哀步叔
乘商澤榮旗之為先賢伏勝董仲舒田何楊何牟長
孫明復石介之為經學婁敬羊祜房玄齡之為勳臣
鄒衍終軍江淹辛棄疾邊貢李攀龍之學業王章之
忠郭巨王樵之孝高允封回張茂蘭之淸鄒長倩劉
庭式之卓行黥婁公玉帶白子友徐洪容之高隱云
云亦可以覘濟南宮秩人物

通志言泰茅焦以今濱州昔蒲臺之茅焦臺為據而
載歷城章邱者可刪漢婁敬以長淸婁敬洞為據而
載青州者可刪晉羊祜以新泰羊流店為據而載泰
安萊蕪者可刪南宋明僧紹一族以德平之高津為
據而載蒲臺德州者可刪隋房彥謙以章邱墓碑為
據而載青州者可刪宋劉庭式以歷城瞽女池為據
而載章邱者可刪又如什防侯雍齒沛人長山雍莊
丁莊相鄰遂指古墓曰雍齒墓丁公墓夏侯勝葬昭
帝之平陵朱雲班超家扶風而東平陵乃皆有墓王
蠋墓在畫邑董永墓在孝感魯仲連墓在高苑而濟

屬各載之段干木晉人而墓在蒲臺耿弇本平齊者
而長淸志載之人物齊河城內定慧寺永樂初呂誥
經建而以為姚少師皆不足辨者並皆正之
咸豐十年庚申十一月齊河定慧寺大殿火寺僧湛
雲收姚廣孝像云為其祖曾住此寺余有詩鍾霖

親戚情話

佐治依人不遑家食戚好亦各一方惟歲時囘家得相往還曾幾何時一別如雨存者寥若晨星黯然以思吾生如寄亦惟努管城子作紙上談耳

尹竹農表舅父諱濟源字東沇歷城望族　先母趙中表弟戊辰進士庶常主政祠曹御史視學雲南辛巳典試中州得士最著出守建甯秉臬楚北愛民恤獄稱清惠晉撫山西調撫湖北以疾歸鄉居以詩書自娛老年少讀書古寺循廊步誦每至夜半以暖四體薯飯菁羹恬如也不忘寒士苦極施衣粥於里人修近舊居路崎嶇者云少苦經由欲人不礙足也訓子孫云無關榮辱者功名有益身心者學問

鄒董塘表兄鏷會稽世家　先祖母姪孫遊幕山左家東昌性謹格持躬處世有繩尺子四長昌麟成童入聊城縣庠有文譽惜不永年三石麟庚戌會元授編修用御史

翼生表弟癸卯科房師吳丙臣先生薦擬元以文皆短幅置十四名庚戌會試第一咸謂前如須解可繼陳蓮史先生戊午分校北闈因平齡場案褫職主講聊攝書院旋卒　鍾霖

金文波表兄洙號五泉　先姑母子祖自山陰鑑湖家歷

城少立品節以優貢獻賦列二等官學博嘉慶丁卯鄉試第三己巳進士庶常改銓溧陽令調清苑守保定振文教設刑名讞局教牧令折獄判不合躬訊屬聽且互參證期無枉縱日若塾之肄業焉在局者多至大吏後尚循之曰課獄上游交薦陞長蘆都轉以守大名失察教匪尹老須案鐫級旋復督糧儲於浙免避祖籍奉修海塘瘁卒工次性和厚事親至孝祿贍宗戚月周歲給分送於其家除夕更計人緩急叩門以助　先姑母最仁慈念獄囚苦夏施藥令除蟲蝨冬施大被厚褥使鮮病東清苑多係賊念因情無業命文波兄令各習餬口手藝怠則責之藝熟案結相勸謀生不再入捕房於官升去衆泣叩於路曰太夫人活我　先姑母每語親弗子爲前驅縱仗呵殿遠迎入署思彝燈初鍼視讀至三鼓差不負也文波兄與花南村兄同年至交南村輓之云入宦途者廿餘載接人以和示人以儉容人以寬總是本來面目忝同榜者三十年規我之過憐我之才惜我之遇可云異姓弟兄子二鳳藻字少文壬辰副榜四川奉節知縣壽萱字慈華丁未進士國子監學正七孫皆崢嶸明德有後宜矣

慈華表兄成名未仕持家教子長紹先山西知縣次紹言廩生三紹甡余長女壻女未娶亡四紹喆兄弟

雙生皆諸生六紹庭壬戌舉人餘皆讀書
先世塋在浙江山陰鄉桃源逍遥漊近沅江埠鱗茹
狀元祠近枝無人夙承茹鄉親照管道光甲午間文波表伯姨表弟隨在浙
文波表伯海塘公暇特偕孫穀堂表伯
至逍遥漊展　先墓修之繪圖函寄重母家也感愧
謹藏己酉遇山陰金耀章兄同里乞至逍遥漊代修
先塋旋攜茹欽洲書來知尚承茹家照管南北烽火
瞬逾廿年悲念楸隴汗而食不下焉　鍾霖
謝問山內兄焜自浙江山陰占籍歷城與弟照皆名庠序
家貧詩酒自樂各無宿糧弗計也詩宗少陵奉少陵戴笠

小像舉觴必祝每四月十九仿浣花故事集周二南范伯
野何岱麓諸詩友爲少陵壽時相酬唱聯湖干鷗社租居
近水引泉繞屋疊石雜花木作隱趣名鷗園賦以志之有
綠雲堂稿行世爲文務堅卓乙卯不第坐獨輪車敝衣竹
笠遊齊魯間玩佳山水搜今昔人詩歌輯海岱英華集十
二卷無力付梓爲憾刊心儀停雲兩集皆海內詩老之詩
停雲集自序一卷殘編讀當晚照數行老淚灑向秋風人
謂不減魏武短歌行也目損於酒年七十不見物日猶吟
哦令孫爲書將易簀云未爲陳元圃作傳歉事撰痘神祠
聯體訴人間慈父母保全天下好兒孫人多誦之有贈余

五古少陵生於睿宗太極元年卽玄宗先天元年卒於代宗大歷五年八月年五十九歲
附問山贈詩
惟蓬生麻中不扶而自直譬諸有志人矯矯能獨立君
具磊落才少年何抑鬱十八父見背事畜難自給阿母
撫諸孤慈兼嚴父職君志在四方橐筆走京國冠蓋自
縱横雲路謀未得邊塞發悲歌風塵污顏色齧指痛心
歸成八始授室吾妹有所托君才終弗屈不見搏雲鵬
亦有乘風鷁退飛進之機萬里六月息人事貴奮勉際
遇奚足歷愍勤贈答篇行矣在努力
問山舅父寄詩喜　鍾霖　甲辰秋捷

早識汝能貴今教語不慚甥眞無似舅青却勝於藍
樂事雙親健家聲一力擔愧余西笑久卽看杏花探
乙青內兄照端謹有實學館穀膏火外不知有牟利術累
於家口或雨雪竈冷飲咏自若詩友外無多交與柳氏蔭
堂隔門昆弟以文學切摩訓及門立品勵學如陳元圃超
何近山裕民弟雲舫芳蕭氏肯堂肯穀鄭仁圃錫麟汪以
誠先後擢科第已乃以青氊老詩文多散失記其二句每
當日夕炊烟動偏是天寒酒力微子四春珽官同知脊城
大典黃村巡政
乙青舅父文學深邃貧而樂每夏院冬鑪呼　鍾霖　訓

經論文銜杯拍案以期領悟丁酉仲冬季仙九學使試濟南古學賦題雪花六出舅父搆聯飛英英而作辦紅輸初日之梅聯个个以成姿翠壓當風之竹誰道大暹如掌忽訝一指駢生試看艷欲迷天似映三台疊出晷短硯冰咸稱傑作

舅父家譜自晉世以來枝派詳明爲紹興望族世稱金龍四大王諱緒行四南宋諸生讀書金龍山殉國難河上顯神披髮執鞭淹敵復仇歷加崇封爲　舅父遠祖　鍾霖謹志

章靜瀾姻兄繼洛會稽鉅族姊丈董舒亭之姊丈與余同

師沈藕堂夫子師每以狂簡相勗謂其沈靜也余攻苦兩年應臨邑晴皋王明府元輔之聘湌安人又二年靜瀾亦應聘學比余深密矣性直而謹厚輕財重義友某患惡疾困省寓人謂其疾染人置諸寺比知急予衣食日視醫藥多資覓人爲起居理穢友死獨爲料理歸匶於其家館沂水道呼挽鹿車者貧壯而語實詢爲沂人一母恆缺食言能有賫織㮶繭綢足以活亦空設想耳笑令送署依言予金欣然叩日奚以償曰有餘贈我綢半匹足矣久亦置之有送柴者爲其同里問之云某丐忽得金歸即疫母子坐食金耗仍貧咸謂其薾應爾也因慨然於命之不可强其他

善事頗多子文津字師舟、乙酉孝廉教習知縣官山左

絜石民親家士俊歷城人家世儒素庚申預取選拔郎領鄉薦充教習訓官生如家塾不循四門博士例也以知縣分四川歷任鉅邑稱慈惠上游皆重爲循吏胞叔昆季共淩肆負累悉以祿償或言已分炊欠又年遠是可緩曰父叔手足在日未析今幸一官感先人蔭何可致父叔抱憾九原人以爲難且愧薄骨肉者親故違相干厚贈以歸故宦餘無餘與余交厚居相望時同花南村、朱朗園、羅南泉、諸好暢聚將之蜀以其六弟既堂親家士喆女妻鍾霖納采日與其四弟伯寅親家士奇偕冰人南村南泉賜余家

大醉曰人生快事自蜀來書略云遠隔三千里念二三戚好當日北渚咏蓮南山飲菊或柳園珠泉談今歌古初不謂異相別有年雖花衣著體四轎高擡而異地山川觸景輿懷正不知竹笠芒鞵故鄉何日賦同遊也將調華陽疾終隆昌士民製辭頌德梓傳人口著蜀遊草未梓朗園名凝奎舉人令昌化南泉名源澄官廣文

懷與二親家士傑石民同祖弟丁卯舉人知縣官福建令邵武擢任連城有聲未竟其才先石民而殁家人云好食麪得冷疾蓋不知南麥夜花性寒多食傷人不比北麥也

胡北橋姻丈與齡歷城籍恬靜好學兼好釋典甲寅鄉舉

第五截取雲南師宗知縣旋告歸江行風溺忽一帆至則
僕上別船來救也回里茹素潛修上壽終八子業寶壬戌舉
李湘浦烟兄廷芳字勉思歷城世家父敬齋先生名進士
令安肅稱仁厚著有安蔬草堂詩稿行世嗣廷珍字謙思
亦令安肅咸頌濟美湘浦居次己酉拔貢司訓日照甲寅
鄉舉 召試行在用知縣告近銓香河令改官靖江調吳
縣爲循吏民立生祠尤愛才所至收知名士俸不私蓄戚
好相依幾無下榻處奉諱復令粤東英德爲始銓之邑旋
調南海地處脂膏宦囊蕭澀歿後眷屬書畫一船而歸著
有清愛堂詩賦梓行詩多警句一柝青山驢背晚半村紅

葉鴈聲多尤人所傳誦次嗣慶翺原名綖號小湘幼甚鍾
愛彌留之際猶口占有詩壬子成進士授編修守雲中詩
有父風品學卓著遠到器也

湘浦姻伯與濱州杜石樵先生同受業於濼源書院
山長嘉興沈向齋先生同敘濼源問答梓行同選拔
獻賦 召試分宦京外時寄筒以字易詩一時稱爲
李杜 鍾霖

胡介眉親家夢齡歷城人石民高弟子才不羈不見其伏
案而經史滿腹同學課飲笑雜諧致人不能擱管頃刻文
成試輒居首嘉慶戊寅鄉榜第五丙戌進士官戶部家不
甚豐慕豪俠善藉富人資以獲潤交日廣亦緩急可倚終
爲中州同姓友累甫擢郎而歿子石麟余妻以三女

先慈戊申秋棄養三妹年十五于歸石麟妹倩從及
門周步蟾孝廉允升讀書夫婦年少其庶母不善持
家家日絀妹倩鬱爲狂疾咸豐十年秋其庶母赴貢
縣視女捻逆十餘萬撲濟南沿山而東妹倩居南郭
倉皇逃三妹投水死迄未請表稚女爲里人收歸久
無音問言之椎心 鍾霖

林杏橋姻兄坦歷城人戊寅中式北闈胡介眉同年又爲
兒女親幼隨星浦太翁山西州縣任讀書過目不忘有絅

鳳翔鵠之表弱冠取國子學正屢躓春闈家居課子以文
籍花木自娛晚年卜居南山五十里泉子峪近錦繡川春
桃霞灼秋柿霜緋入武陵源欲與外人間隔矣自憾未入
詞垣又未宰百里林泉終老季嗣元鄴辛亥鄉試第一聯
慰晚懷弟心培選拔基從同邑姚以臨孝廉父任讀書十
年不預外事品端學富海豐學博令湖北羅田

杏橋姻丈隱居深山賞志以終袁雪舟太史輓之云
蔓草荒涼淒然我有文通恨梅花寂寞邈矣誰招和
靖魂李小湘兄輓之云致病有由緣當年一字偶差
路阻蓬萊成悔恨延生無術歎今日四方多難考終

桑梓卽神仙 杏翁辛丑春闈已中二場有應避字見擯

楊西屛親家維城歴城鉅族先世爲鹺商號分馨庥祺天後人以字分枝歴下稱祺字楊家者西屛枝也科第各枝皆盛 鍾霖 幼從其弟子安親家爾城讀書三年西屛以次孫女妻余孫 壽恩 至好至戚益洽西屛以嫁奩不厚爲言余曰是何言知孫媳溫和嫺禮異日爲王氏主家政徽音日後則君家之賜大矣西屛笑曰有是哉

千佛山因隋唐就山鐫佛無數名一曰仙祓山初名佛慧山東高峯爲大佛山下鐫大佛頭有開元寺甘露泉一日乍忽泉峯頂高塔爲文筆峯明隆慶間平太守康裕建道光己酉六月初雷震塔之半徐梅橋中丞澤醇急屬西屛姻伯吳春卿兄監修山險峻運物維艱引手攀陟暴烈日者一月修成塔內碣志前雷折塔多火災迄今適六十年志未揭出是科主試瑞芝生先生常童秋湖太史以圻中式第四名濟甯孫選拔如僅癸丑狀元 甲辰狀元毓淮丙辰榜眼毓汶爲同族

千佛山對濟南城如列屛形家言關閤省風脈晉賈某倡修山磴工人山後鑿石爲舊案所禁適張蘭沚中丞患腦後疽卒咸言鑿石不利之驗遂立碑永禁西屛姻伯又監栽柏樹若千山益蔚秀 鍾霖

李叔雨親家澍號西峯餘堂司馬從子隨司馬任讀書有年丁酉北闈中式大挑官河南稱儒吏權淮甯邑語有云聖像壞功名快茂才某富而求貴得瘵疾忽入殿毀聖像執之始懼欲傾產求活叔雨曰貧且不可矧以聖傅重貪乎同學爲之白且力乞訊茂才多瘋語乃責褫之令修廟焉叔雨子壽田爲余長女聓納知縣外孫二

魏致和姻丈祥自章邱居歴城家寒徵弟祺各謀食性孝奉母托人宇下僅蔽風雨賈力承歡隨圬者修撫署澄虛榭武駿亭中丞欲因泉竹結搆退食觀金碧巨魚環沼羣戲匠首擬式不合丈最勤每散食先回操作知爲式未善畫地自擬撫見其勤且察所畫頗合卽令承工遂名良圬幼未讀書而匠心獨運精營繕者弗逮焉乾隆丙戌巡鹽使令修各 行宮及天津柳園適宮門外 賜安南國王宴直隸制軍令一夜結彩樓以壯體制名因大噪恭辦山西五臺山 行宮遂六品職修曲阜 聖廟林門鄒縣孟廟各大工清勤一如微時修岱廟一時鉅公贈之篇什鐫石留雨花道院泰山刻靠天喫飯圖跋皆本諸身語濟南府縣學宮亦其經畫修貢院號舍永無雨患舍留兩龕增以仰板試便庋物且弗致污卷無不嘆其以門外人而能體試者之心細也修泰山盤路就堆山石每半里作男女

厠終年香火婦女須便不罝雖小節而廉恥關焉尤善居室能於窄處覺寬治家有法子弟日蕃孫曾繼起名重當時多樂與交自築別業娛老錢潤齋中丞臻濟陽閣軍門俊烈時相快談又代章直齋明府完虧釋菲義聲愈著發載郡志或曰明匠劓祥陸祥堪鼎足余謂名似而行過之子治湞貢生官廣文從子治邦武舉治勳諸生濟南名勝及寺宇多製柱聯皆汪東川代筆督縣城隍廟門懸大算盤作額一書不由人算一書總歸一算

骨肉心關

少悲失怙 母撫貌諸孤至成立自恨無寸長微秩以顯揚懿行苦操荒阡之展拜時闕瀧岡之表志無期寘寘無聞庸庸垂暮亦無足言矣惟人情莫忘骨肉尤深事雖輕微而心難恝置書諸私記自省覽焉

竹湄三胞弟賢質性和厚爲 母深愛讀書頗慧以急謀食少學度支於會稽趙錦城先生處三弟若猶子館金資之用或妄費第笑戒之三弟品學頗重當道酌增例納職縣尉未赴銓先生老多疾家餘一女早適人三弟迎於家奉於靜室兩僕服役視所嗜以供性恬潔好持念珠香花

默處年逾八旬無疾坐逝三弟視殮持服卜地以葬歲時祀之惟謹幼時兄弟同學三弟偶欲睡長請師自背力撻之觸几落牙二芸舫二胞弟爲師捶朗氣者時許相視惕然泣懼 母聞此最難忘者

少從學沈藕堂師於臬幕署深多柏夜森森尤可畏家貧鮮僕 母命仲選五胞弟賢登送衣物年十一初入官府罔知所詢亥且森柏間久且飢堂鼓冬冬獄號聲怪風颼爲啼慄慄掩泣巡更者欲執之乃向言引入署手足情切終身難忘或過臬署猶若五弟之在柏間也 余大子小名二桂少鍾霖一歲穎悟可喜余館省東 母命兩孫送

至東郭三皇廟前止之車行回顧猶見在樹間並立是冬二桂出痘殤甫四齡甚傷 母心後經其地猶若二桂樹間依依也

弟二桂骨重神清有讓棃之譽出痘前夕見犬戲逐曰狗歡必陰天果雪旋殤數十年來貌猶在心聲猶在耳也悲夫四弟奎官庚寅生形容極似二桂弟六歲與弟賓霖同塾到塾逾時代兄受責弗辯亦不妄語步八歲讀四子書大小字畢授詩經仲選五叔卒於惠民以奎弟嗣迎匶送窆如成人九歲亦痘殤 嚴慈慟之甚 鍾霖 頓足搔首世之不材者如恆河沙胡生美質而不永年豈真命耶

余長孫女琪戊戌九月生甫步識人意數齡聰而莊認字或言古今事弗忘鍼黹亦可觀幼即留心家事或事有忘詢無弗記答至留言僕述恆訛能旁聽而傳客意以白八九歲若成人凡事識是非而不妄語余性急或甚怒逡巡繞膝余顏爲之解伺左右體余夫婦意先事以承可兼眾職遊明湖佛山諸勝必扶爲杖隨言隨憩倦而弗露字於金三表姪孫紹甡爲文波表兄孫婦將娶會謝室喪哀成疾患脖疽若斗杯呻吟一年死於濰縣寓中年十五余頗達觀乃時悽然爲之不到湖山者數年

先祖妣趙太君遺訓志略

先祖妣趙太君歷城上家曾外祖國楨公業治金太君明而慈節而勤年逾七旬持家不倦道光乙未仲春染疾日沈其侍湯藥不能起執 鍾霖 手訓曰汝祖隨曾祖自紹來濟南以硯爲田恂謹稱君子當病危伏枕曰無以相遺遺此兒女累負深矣託重矣泣且叩旋棄世汝父年十八諸叔暨姑比肩無一椽半隴時如屢傾惛惛莫知云何幸親故關照周至延長清王孝廉教汝父叔讀日聞榎楚聲刺心念非此無以成即無以生吾晝治饌夜燈縫紉督汝父叔誦所授書每至三鼓慮其忘而受責也或夢汝祖慰吾語不休比醒而屆戌猶搖簾猶動也汝父每見吾淚痕頓足食不下爲師遏甚自往京師志非不嘉吾驚慟如何矣急尋歸拜沈藕堂先生於臬幕學刑名得館差速衣食幸有賴然吾於此數年間如何活也諸叔易師讀書數年知無功名分令汝二叔學賈汝三叔學度支汝四叔好拳勇令習武雖得微職詎害其終身多忤人使吾心懸汝五叔幼侍左右略代吾勞汝前祖母毛氏生大姑適董舒亭姑丈外孫學源汝祖言貌似毛氏祖母凡兒女婚嫁以次粗畢以副汝祖囑然吾於此廿年間如何勞也太外祖母尹待吾厚時背其家相佽助汝父與三叔聊報答之汝勿忘

吾家來東科目尚無人汝應縣考取名雖不高然要學業
長進不在功名遲早汝父培植汝兄弟心甚切每云辦刑
名刻刻顧子孫汝金文波表伯少年攻書至咯血汝四祖
姑母只此子吾曾買䡾弓俾調之體壯名成由翰林陟天
津道署運司汝勉之汝母忠厚孝順未見有爭競事受人
氣亦不言親友家無不稱其賢生汝八月吾抱汝哏食愛
護覺比汝母甚汝居心做人俱好承先啟後望汝矣汝曾
祖暨祖毛氏祖母寄葬紹興義地此吾家昔與同鄉捐置
圈一段用之今成亂葬岡矣切須買地同遷如急無力可
厝吾於寺勿久置旋瞑目時道光十五年四月初二日巳

時壽七十三歲痛哉

先祖妣於諸孫最愛鍾霖恩深極矣五歲時同弟二桂皆
出痘弟殤　先祖妣懷鍾霖於裹衣門遮紅氈若恐有攫
去者自孩提至將冠無片時離當病亟令鍾霖侍牀開備
言一生艱苦兩日夜不休神昏目直猶似有言而言難辨
矣痛哉以擇地無力時至東郊般若庵　先祖妣厝所泣
禱之道光己酉秋得郡城東姚家莊之東阡遵遺訓敬遷
葬焉

先妣謝太君志略

先妣謝太君幼失恃外祖玉庭公官福建上杭縣二尹權
縣事　先妣隨任外祖因公入山遇虎從者避諭虎旋走
比回署外庶祖母適生舅父遂名虎長更名熙號虎臣爲
問山乙青兩舅父異母弟少　先妣四歲外庶祖母撫愛
同厚外祖逝世回會稽家清貧乙青舅父奉庶母暨弟妹
至濟南依問山舅父同居　先妣性和厚幼讀四子書孝
經識義理慣浙閩口音問山舅父每戒之因不常語恆執
炊役念失怙恃飲泣者有年事　先嚴謹慎偶或事悞惕
惕然懼　先嚴多原之奉　先祖妣無微不敬處四妯娌

以和或侮詆笑而受不與人競是非遇善事或告苦輒質
衣以助主家計　先祖妣最嚴明獨優待之親弗稱賢孝
生四子四女存鍾霖寶霖暨女三愛子女者深鍾霖等幼
不知劬勞恩累　先妣躬痒追悔無及矣甲辰鍾霖中式
自堂邑得報叩　雙親於武城　先妣倚門欣待攜至室
每言比生汝喜甚焉鍾霖急思捧檄以伸祿養乃屢躓春
闈館臨清迎　先妣至臨寓時觀劇觀綖伎聽鼓詞評書
嘗攜舣暢行　先妣率媳孫輩登觀化亭高望放閘帆纜
歡呼　先嚴歲時由館所至臨家室和樂凡可以慰　親
者必敬奉焉刺史陳眾堂師圖章鐫有君子之第一樂因

書此句以顏寓室詎福薄災生禍延　先妣年未周甲以
氣虛中滿之疾終於道光戊申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壽五
十七歲嗚呼痛哉雖　芝泥祟贈奚如菽水承歡哉

附展墓歌　戊午九月車駕司行走請假

嗚呼頓足椎心兮父母乃在此土耶繞墓三帀兮欲見而
無門戶耶痛母之飽艱辛兮多忍受而弗語助父而紲家
計兮更劬勞於子女憶登第以報捷兮拜雙親於武城父
在堂而母倚門兮謂喜逾於汝生甫館穀以伸養兮母攖
疾而可哀天不假母以年兮執子手而不開葬母於先人
之次兮父臨穴而達觀笑謂亦吾佳城耶顧時事以興歎
父歿若有前知兮就膊器於道中幸二弟之隨侍兮恨未
躬視夫臨終安窀穸而長違兮抱二弟而聲乾若嬰兒之
無依兮思親骨於阡寒奉栝棬而叩奠兮呼父母而弗聞

欲結廬以永守兮兄弟謀食而轍分思親瞑而戀子兮言
冥冥以佑汝父母臨終皆言冥中相佑時若親在左右兮每遇事以儆
與親愛子而無極兮子思親而何在少不知親恩之重兮
追一往而痛悔供京職以邀榮兮念松柏之久荒爰請假
以展墓兮驚烽火之飛揚拜墓而號泣兮顧先人之靈魂
父母其出而見子耶伏墓而欲親骨之溫痛哉暮烟罩矣
樹颸颸兮四山無人不得留兮似聞親語頻回頭兮風旋
轉於前路月斜過乎城樓

名人集中獨少思親之作痛難達也丞咸以來若嬰
兒無依世之具慶承歡者是何等福分鍾霖謹識

家言隨記書後

先嚴訓鍾霖嚴待寶霖恆寬每言責汝教弟也迨待之皆寬而年高氣衰近承感矣痛哉　先嚴言東坡謂諸子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自思生平不能無惡而未敢作孽亦或不墜夙無言行可志所辦公事皆代人爲政惟閱歷七十年凡所見聞有足法戒隨手記之性褊急少讀書然處世鮮詭遇親友相善志不去懷刑名至重得汪煥曾先生佐治藥言摘錄其要用以自訓訓人輙環所歷一往情深數十年來所書不覺成卷付汝詳校去其粗鄙忌諱異日梓藏於家後人知吾心際能識得幾處行得幾事亦不無裨益嘗讀魏叔子裏言古今文集連篇不見一緊要關係語或遮拾聖賢通同好語否則眞正好語而與其爲人南轅北轍卽不必言淸行濁亦不免爲識者鄙笑吾最佩此言世或卽吾所記以察吾之爲人而可否之亦未始非吾之深幸也嗚呼訓言在耳而承感十六寒暑矣分判薊永公餘謹就　先嚴所記次其先後間附一知半解與子壽思詳慎校訂請序於師長先生復專送至息縣屬弟寶霖全事校閱覓京都手民梓藏家笥

同治庚午年壬午月庚午日壬午時鍾霖謹識於薊永分使署之思貽齋

板存京都琉璃廠中間路北翰茂齋

退齋遺稿

先嚴不好作詩偶作卽棄去從遺篋得十三首　鍾霖

學堂

兄弟入學堂隔家祗一牆入學星餘光歸家更正忙讀聲朗朗母心喜抃聲拍拍母心傷燈前催讀母恐忘書忘師怒不可當不可當入學堂不入學堂母何望陟岵兮悲涼傍徨兮傍徨

北道口占

趙北燕南感慨多誰人爲道馬周過秋風颯颯征鴻冷汝向南飛我若何

嫖姚十八已從軍棄繻鄉人自不羣雪撲征衣塵滿面那堪回首佛山雲

京華

早念京華客春風得意時如何今我到轉自恐人知旅況燈雙蕊生涯筆一枝縱橫車馬跡懷刺欲投誰

古北口

北出雄關緊挽繮少年豪氣轉悲涼風狂人寂飛沙白山險狼奔亂草黃自問何才堪世用可憐惟影逐身長書生從古誰征塞欲訊津官不我望

贈郭小華先生

索書求書怒上冠何期青眼獨余看十年不捨青州釀老
却才身此冷官

寄花南村

好是忘形友還爲貧郭鄰師尊兼課子官冷不離親志比
陶彭澤人稱謝茂秦經年一觴聚城角綠楊濱

出門

步步達　親遠何人造此車送余方到館輿僕却回家

聊城觀放牐

汩汩運河流放牐船磨響有子在清源余心逐水往

答友

君財能鑄幾多鏰底事區區索海隅在我慾期方自愧還
防來去此飛蚨

過東郊有感

昔年過東郊兩子於此送次者乃早殤每過輒心動

老年幸遠烽火感志

默感蒼蒼俯待優浮家總遠鶴風愁茫茫刼路何方避禍
地還須寸地求

兩兒葬母於姚家莊東阡爲余虛其左壙臨穴而歌

大地若此寬乃歸幾尺穴人不如百蟲既蟄還不滅華屋
滿黃金誰向此中撇旁觀莫感生百年終一别

伍輯 9－636

〔清〕但明倫撰

詒謀隨筆二卷

清光緒四年但氏家刻本

光緒四年仲夏

詒謀隨筆

但氏家藏

詒謀隨筆序

詒謀隨筆者家弟雲湖所著以訓其子孫者也其言簡直無華贍之辭而於持身涉世之道務有以準乎義理而一折衷於禮經使後人賢智者不敢踰中材以下可勉而至也君之教可謂善矣君才氣恢宏遇事果決道光間海氛甚惡擾及潤州君時都轉維揚力籌防禦全淮得安堵無恐受

宣宗特達之知賞按察使銜准專摺奏事駸駸嚮用矣其後洪楊亂起東南糜爛君已解官居揚州猶條陳時

務數千言皆切中利害嗚呼君有折衝定變之才嘗用之禦夷而效使得秉膺節鉞坐鎮封圻其謨猷擘畫必有超出尋常萬萬者惜乎嗇於時阨於命君之志遂不克伸於天下是則可悲者也君著述甚富所爲詩古文辭奏疏並批閱史鑑諸書已刻未刻者兵燹後大半散失僅存隨筆稿及奏疏詩文十數篇其季子培良將刊而藏之以序請於余君先世由楚遷黔去故鄉數千里鄉舉後與余同上公車又同官湖南生平對牀之日爲多故余於君習小宛之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培良

官京師治部事甚能年來余數見之其言動恂恂有家法此詒謀之效也余將手是編以授子若孫俾身體而力行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余庶有望也夫同治丁卯春八十八歲老人文恭序

詒謀隨筆卷上

貴陽但明倫雲湖　男培良孫永[illegible]

孺子天性未漓一啼一笑皆動以眞孩提時知愛其親雖人有誘之者不可奪也此後知識漸開欲葆其本眞而防其外誘全在四五歲時父兄早爲留神不可輕易放過譬如伏臘歲時祭祀婚嫁於升降拜跪揖讓周旋之際使之從旁觀之亦必安帖不敢妄動非有人束縛其筋骸也迫見之既熟且亦自學拜跪矣又如提攜挈抱日遊於市井繁華之地縱觀於歌舞

雜劇之場耳濡目染亦必喜躍有動於中非有人口講而指畫也乃見之既多且亦自爲歌舞矣以此知見聞所積最易薰陶習慣自然萬難更改有甚勿壞是所望於賢父兄也嘗見鄉曲中日攜其子遨遊廛市以戲弄之物娛其心以華飾之具縱其目以甘美之味悅其口教之詼諧教之詈罵教之誑謊方且詡詡然稱其聰敏旁人有非之者則勃然怒雖後日入塾習氣已壞教誨難施更又多方護短不唯不知其惡而譽兒之癖竟有他人不能贊一詞者乃未幾而

戲玩之物華美之具甘美之味皆不足以娛其目悅其口變本加厲踵事增華奢侈蕩僻驕傲邪淫無所不至而鄉之教其詼諧教其詈罵教其誑謊者皆一一施之於父母之前是時也忍之不可忍制之不能制吞聲飲泣小者受其侮逆未能享其奉養而賫恨以終大者因其禍敗並且受其株連而負刑以死是豈其秉性之特異於人哉蓋縱之使然其所由來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語云習與性成又云少成若天性諺有之曰溺愛出敗子豈非父兄之責歟

子弟固樂有賢父兄父兄亦望得佳子弟丹朱商均皆不肖豈堯舜之過哉要知所謂不肖者丹朱不能肖堯之峻德商均不能肖舜之元德耳鄉使堯時無舜舜時無禹皋稷契則丹朱商均雖不肖不如是之甚也今所望於子弟者只要馴謹受教勤讀經書不踰禮法而已非有深責苛求也古之所謂不肖者厥有太甲乃於桐宮密邇成湯之訓自怨自艾遷義處仁自謂不明于德自底不類蓋深羞其不肖也又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非實實自訟復於無過安能有此深切之言世惟中人之資最多固不能無過亦非沈溺而不能改過者或少時親過於慈愛未免有放縱處迨知識漸開即父兄不加嚴訓不及覺察猶當翻然改悔急早回頭況父兄諄諄教訓而置若罔聞切切指責而不知悔悟是則怙惡不悛成爲不孝不弟不忠不信無禮無義無廉無恥天地間一大罪人念及此豈可不爲寒心哉子弟具有天良自求禍福又不得專諉之父兄也

人常與善人居薰陶漸染久久亦必化而爲善況童子

天性未漓知識初開果能使之日日耳聞皆善言目覩皆善事再於讀書時將聖賢三綱五常之道提撕而警覺之勿令與匪人交勿令與俗人處如此而不變化氣質日進於善者吾不信也但使勉爲君子不至流於小人則是賢子賢孫窮可也達可也

子弟幼年入塾須以小學曲禮少儀內則諸篇教之雖灑掃之事當令其躬習使知卑幼奉事尊長之道在所宜然自然驕惰之志無自而生至於應對進退更宜口講指畫委曲形容日日學習不可少緩嘗見鄉

間子弟所見者皆農夫牧豎所聞者皆俚語村言卽或延師授學不過三家學究教以免園冊子一切禮節未見未聞一旦見衣冠之人俯頸縮頭蹐天踏地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是豈皆材質之不美哉囿於鄉隅失於訓教故也是以宣聖於互鄉之童子許以進見闕黨之童子使之傳命蓋以童子雖幼惟恐習於村究不知大體故亟使之親師友習禮儀以作其振拔有爲之氣也

孟子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字最親切有味譬

之禾苗花卉苟得其養則佳者益佳劣者亦變而爲佳苟失其養不惟劣者愈劣卽佳者亦變而爲劣矣轉移心性變化氣質全在乎詩書禮樂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是在乎善用其愛者

子弟日與善人處未必盡得其善一與惡人遊則已全得其惡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防之可不謹哉諺有之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古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體此四語可以教子弟矣

人須知惜物力昔賢有云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子弟少時卽當使知稼穡之艱難創業之辛苦勿令習於奢侈至强壯時欲制之而不可得也天地生一物長養生成甚不容易所以供人之用也用之非我一人以我一人而耗數人之用且耗數十人數百人之用天地必不能容周書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王者暴殄且不可況士庶人乎要知此物非我分所當用則不可僭用一僭用則獲罪戾卽幸免於罪戾亦必折銷福壽至分所當用與夫不甚稀罕降而至於不甚貴重之物亦當撙節而

愛惜之如一衣一冠已足用矣又多求之而置前所有者而不用又復求之而置繼所求者而不用久久皆成廢物委而棄之是孤負此物力也又如一飲一食及宴賓速舅酒醴足嘗肴胾足食亦云可矣乃以一雞半豚爲鄙嗇而力索珍饈以四簋八簋爲簡疎而必求方丈所食不過一飽所費已至萬錢任意奢華甘心暴殄徒竭物力早犯天誅或凍餒及於本身或饑殍延於後世蓋人生衣祿各有分量一經僭踰耗費早已暗中折銷所以諄諄誠語惜物力者正爲

自己惜福澤也書曰愼乃儉德又曰克儉于家放勳
茅茨土階大禹卑宮菲食漢文帝夫人衣不曳地以
及傳所稱衣不重裘食不二味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史所稱著浣濯之衣禁珠翠之飾不作百金之臺不
進異味之膳者儉德堪欽史冊紀美帝王且惜物力
況乃士大夫況乃庶人

姑息易以養姦治國如是治家亦然凡子弟有不善須
以家法督責之彖辭曰家人有嚴君焉嚴則非姑息
矣國有亂臣家有逆子皆從姑息中來子弟少時所

言所行父兄毫不加察而欲其自責自勉不亦難乎
須是自幼使之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何者在所當
言何者在所不當言何者在所當行何者在所不當
行防之既嚴久而習慣至知識漸開自能就平日所
聞所知者尊而行之偶有不是方知自責偶有怠惰
亦知自勉若平日不教訓教他責箇甚麼勉箇甚麼
孟子謂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特就其變者而言抑或
有所爲而言故於匡章父子責善而申言之若論其
常則義方之教豈容姑息孟母擇鄰三遷母教傳於
萬古豈姑息之謂哉母教且然況乎父教

子弟先要誠實亦要父兄平日所言所行處己接物皆
事事誠實子弟自來見聞皆是如此自然照著樣子
做去斷不至於僞詐便辟一邊若秉性有偏賦才不
一聰明者可愛而未必可恃魯鈍者可憐而實有可
期蓋聰明一誤用則多入於邪而才足以濟其惡防
之實難魯鈍無妄念則易入於正而力足以持其久
教之甚易故聖人之門曾子獨以魯而傳道堂堂乎
張難與爲仁孔子以友便辟爲損聰明才辯顧可恃

哉然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因才施教天下總無可棄
之人能於聰明之人格其非心使之入於正道則事
事領悟且聞一知二可得一貫之傳故聖人亦思得
狂狷而與之也若夫魯鈍之人本自質樸無華使自
幼失教亦將染近時習氣漸學爲僞孔子所謂侗而
不愿悾悾而不信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總之誠實二
字無論沈潛高明皆不可少成人不成人之分端視
乎此故子弟若有浮僞之萌無論大事小事須盡除
之

祖宗有房產貽子孫足以供其讀書不致令其謀生而已若毫無基業則謀生之未遑焉能讀書特不必過多耳唐尚書張嘉貞不營家產嘗曰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余論之曰諸葛武侯家有桑八百株王猛以十具牛付其子使免凍餒而已既不以多藏縱其私欲並不以無基失其繼承子之克肖命也其不肖亦常也必欲以已之所能望之智者不爲也況遺以利乎此論爲父之道則然若子孫則宜自奮自奮者不假憑

藉亦能振興不然者則八百桑十具牛亦不過供其一二日酒色之資耳

父母惟其疾之憂無論富貴貧賤莫不皆然對孟武伯而言則主富貴說之意尤多蓋貧賤之家只是憂其勞苦致疾而憂其饑寒之意爲多若世祿之家則儆化奢麗皆得以隨其所欲無所不爲父母雖縱之未嘗不慮其以此致病也夫飲食男女以及寢處遊觀受之以節則無傷若縱其所欲則養人之物皆足爲戕身之具故貧賤人致疾之事少富貴人致疾之事多註曰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守字極精凡字所包尤廣

吉凶悔吝各有其幾譬如立竿見影有響斯應君子所以戒愼恐懼以審其幾也日逐逐於紛華靡麗之場早蹈危機而以爲安樂亦可哀已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愼言語節飲食謹嗜慾作事謀始果行育德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謹於幾先也至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則臨時之幾也不能致謹於平日焉能取辦於臨時理不能明幾何能見

心要實又要虛惟實故虛惟虛故實不能實則不能虛不能虛則不能實立誠之謂實無欲之謂虛本無忠信之心則滿腔浮華滿腔詐僞雖聞善言必不能入雖覩善行必不知好此不能實則不能虛也本無謙遜之心則皆自滿假皆曰予智忌克不遑焉能載道矜伐不遑焉能受益此不能虛則不能實也譬如鏡其底實矣實則明明則化妍媸並照過而不留何其虛也譬如水其中虛矣虛則受受則多江海之大滿而不溢何其實也合而言之忠恕原是一貫誠謙只

是一理

記誦之功惟在成童以前蓋其知識未甚開不必責之以講義析疑也第以所誦習之經授之令其勿遺勿誤務求爛熟而後已此後逐處細加講解道理易明可以終身不忘余幼承庭訓十歲外即熟記四子書詩書易禮不知周誥殷盤之佶屈聱牙也大抵中人之資弱冠後所讀之書易得亦易失迨五六十以後凡前所彊識者不能盡述其文惟弱冠前所記默誦之而百不遺一昔人云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俚

語云一寸光陰一寸金愛子弟者當爲惜此分陰也

善事父母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所以體親心先意承志者庶無所遺而守身保身之道亦庶幾無失矣失身者必虧體辱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我不能報親恩於萬一已獲罪於天矣又不能爲善以保令名而爲不善以貽羞辱父母不願有是子覆載豈容有是人乎

眞西山先生曰愛其親者及其犬馬况其左右使令者乎夫犬馬惡足愛以其爲親之所畜養者不忍傷之使令者惡足愛以其嘗伺候於吾親也不忍棄之推而上之宗戚里黨皆吾親之所周施欵洽者也又引而近之伯叔甥舅從兄弟及姑姊妹女子子皆吾親之所親愛矜卹者也忍疏遠而漠視之乎再由是而近焉尤爲骨肉之親更不待言矣閒嘗論之記曰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視先生之物如此則所以事先生者可知事先生如此則所以事父母者可知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故也不能飲母

之桮棬口澤存焉故也書也桮棬也物也以口澤手澤之存而不能讀不能飲况於父母所親愛哀矜之人心血存焉而能勿愛重而保護之乎即未奉父母之命猶當仰體意指而求所以安慰之所謂養志也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也此孝子之道也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雖父母沒不衰即此一端推之則凡父母之所命於子者終身如聞其聲謹愼勿違亦可知已

天理人情四字離開不得存天理斷無不合人情順人情即是能合天理孔子曰畏天命詩曰畏天威書曰謹天戒曰敬天休易曰順天休皆天理也合天理天必佑之是謂天休背天理天必譴之是謂天威天將譴之而猶望其悔過自新也嘗示之兆以警之是謂天戒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非天孽之可違也過於前而悔於後處仁遷義不復自作孽則天亦不降之殃所謂違也大學傳曰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書曰自絕於天結怨于民凡不順人情者未有不干天怒也此皆言王者事天治人之道則然而有家有身者皆當以此自勉自謹故畏天命為君子三畏之首至於畏天威謹天戒則當曰帝王之尊且然況士庶人乎

范浚心箴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天君心也然必人心純乎天理而後可以宰制萬物不使妄動而皆從我之令是以謂之天君若小人爲眾欲所攻則其心爲禽獸之心何天君之足云

恕字最好人能行恕則終身皆是順境到處皆是樂境

令人責人則明責己則暗愛己則厚愛人則薄偏則私私則貪貪則忿忿則逆何順之有何樂之有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不惟遠怨且可到聖賢地步以愛己之心愛人能近取譬即是行仁方法

學者須是善用其聰明何謂善何謂不善審乎正與不正而已用於正則日進乎高明無論貧賤富貴皆行之以正莫非坦途用於不正則心爲形役日就乎污下豈惟心勞日拙必至蓄怨稔惡亡身敗家而不可救彼方自恃其聰明而謂人莫予敢當也中庸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此皆誤用其聰明者也書曰毋作聰明又曰自用則小詩曰哲人之愚亦爲斯戾哲人之愚皆自作自用之謂也良可悲矣

處鄉里鄉黨以和爲貴和則睦乖則離離則禍將至故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惟和之中當以禮節之以義裁之乃爲和而不流和而不同不然者非阿比狎褻即同流合汙惡足貴聖人之道有始終本末有表裏

精粗學者不可躐等只須按部就班循序漸進要日新又新毋或作或輟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自然由始至終由末得本由表及裏由粗入精不多學何能一貫不博學何以說約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書之味至美而無窮非屢飫之咀嚼之則其味不出稍稍涉獵而得其糟粕遂儼然道在是矣道豈若是之易哉豈若是之淺哉深索潛玩忽然有得得而貪之不厭其多精益求精不遺毫末至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庶孔顏樂處可尋也

論語首章言學學字所包者廣不學則何以為人而為人必自孝弟始故次章即敘有子之言謂孝弟為仁之本而為仁必本於忠信故以巧言令色為戒而復以曾子省身之言繼之夫有子之言似夫子曾子得聖道之傳而大旨不外乎孝弟忠恕為人之道統於此矣能為人子為人弟然後可以為人友為人臣事雖各殊而理則一只是各盡其性之所固有而已孔子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易象辭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言各人有各人之道不待外求不容虧缺能盡其道則得為人不能盡其道則不得為人至於不得為人將自居何等乎俗語云做人要緊語最有味蓋人亦視乎願作何等人耳孔子辨別君子小人之居心行事最嚴而詳其端則自為儒始其事則自所務始其功則自戒懼慎獨肆無忌憚分其學則自上達下達分孟子謂擇術不可不慎為矢人為函人仁與不仁在人自擇以小務大不為尊爵安宅之人即為人役之人做人要緊總不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箇字

今有人執途人而語之曰汝小人也人役也賊也穿窬之盜也則必勃然怒奮然起必思所以洗此名也乃其存心行事實有此數者之實不思所以去其實而徒避其名豈非自欺而欺人乎即或人可欺天豈可欺乎只要早晚自問我為儒我自務我之存心行事能免於小人否我之仁智禮義能免為人役否我之忠信廉潔似是而非否同流合污能免於賊否色厲內荏能免於穿窬之盜否果能自信無有豈第免此數者之名為君子為善人為賢人為大人皆基乎此

是在人之自擇耳

處世之道只謙讓二字除却三綱五常不肯讓人君先其餘皆當退一步想則境界自寬心中亦自寬綽有餘多少快活

嘗見一聯云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士貴自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民生在勤余曰此座右銘也子弟當以此語日日三復所謂自立者當以孟子引陳覸顏子公明儀之言及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之言參觀所謂在勤者當以

易之自强不息書之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無怠無荒所其無逸詩之日就月將緝熙敬止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言參觀余又嘗謂流水戶樞二語可藉以進德亦可藉以養生人能習勞則血脈流通疾病自少嘗見某先達每飯後須走千餘步至少亦四五百步年七十餘步履如飛精神矍鑠故知宴安酖毒非徒敗德亦足戕生雖不必如道家之求長生而坐功亦必學陶侃之惜分陰而運甓

待人須是寬厚只要自家立地穩即見惡人亦無害所謂不惡而嚴也柳下惠之言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可謂和矣然孟子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可見眞有不能浼之之道在所謂和而不流和而不同也聖人不爲已甚雖互鄉之童子淫亂之南子亦見之究於聖人何損又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今人嫉惡太嚴彼方欲悔過自新而我乃指其前日之不善而顯暴之於人使彼終身不得爲人則怨毒之甚矣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善事父母者必能保身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皆保身之義也此言乎爲子之道則然若由孝以推則所包甚廣故論道者須要看得廣大又要看得變通曾子得聖道之傳以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保身之道至矣盡矣而又曰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此觀之則所謂保身守身者盡其正道而已非自私其身也記曰事

君不忠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孝爲仁義之本未有孝而不能居仁由義者忠可移於君當以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之義參觀尤當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說參觀始於事親終於立身不失其身乃能事親之義方說得圓足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士不爲有本之學而徒文藝之求即或淹博古今高談雄辨不入於捭闔縱橫之輩亦不過侈談風月徒採春華究於實用何益且恐徒恃文才不循規矩日趨於妄遂致以才濟其惡行僞而

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在家壞家在國壞國彼之文藝豈不奇美可誦可傳哉爲學時不講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事則所學皆僞專以矯情飾貌欺人逞其辯才肆其利口一旦得志瞀亂黑白顛倒是非罔上行私植姦樹黨作聰明以亂政誣古制以濟姦甚至以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其異端邪說仍假託於聖人之門嗚呼世變至此亦大道之不幸也故誠意一章爲人鬼關頭學者於此辨之宜早

今人有衣履誤蒙不潔則必速去於身而洗滌之若滌之猶有痕也則棄而更置之叉有器物誤遭缺陷則必痛惜於心而補綴之若補之猶有跡也則棄而再易之至於身蒙不潔行有缺陷則恬不爲怪毫不知羞方且多方掩著以爲人不及知也豈知人之視己如見肺肝雖不肯面加指摘而鄙夷不屑早爲之淬齒矣是自愛其身不若衣履也不若器物也則必汙穢日增缺陷日甚終不得爲人也

天地間只有三綱五常爲重須要各盡其道十分完足

倘有些子虧欠則仰之愧于天俯之怍於人此爲天下第一件可羞可惡之事舍此之外不惟衣服飲食居屋不如人不足爲恥即功名不如人亦不足爲恥蓋離却綱常之外並無德行有何功名世未有功名不本於德行者居大官食厚祿蠅營狗苟鼠竊狼貪充其分量穿穴踰牆之盜賊而已矣吮癰舐痔之鄙夫而已矣豈功名之謂哉終身守著綱常盡得一分力量即是一分德行即是一分功名由一分推而至於十分無所虧缺即爲天之尊爵世之傳人人不得

而貴賤之此爲古今第一功名
人爲私欲錮蔽譬如納諸罟擭陷阱之中又如加以犴狴桎梏之苦終是無一時快活無一事開展惟蓬首垢面至死時而不悔至死時而不知豈不哀哉豈不愚哉乃旁觀者代爲之哀而彼方自以爲安樂也深憫其愚而彼方自以爲聰明也父母非不愛之而無可如何天地非不憫之而無可如何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倘能一旦悔悟脫此錮蔽於光天化日之下安宅正路之間自在游行俯仰自適心廣體胖心逸

日休有如身坐堂上而判堂下之囚各如其人之所自取而罪之又如身居壁上而觀壁下之戰皆不知自瀕於死而甘之乃回憶從前我曾爲此中人已走死路而幸得脫也前爲罪人爲禽獸今爲正人爲君子方不負父母生我天地成我

人要看得自己小自己輕又要看得自己大自己重蓋把自己看得太大看得太重則驕慢之心生久且肆無忌憚矣古人卑以自牧兢兢業業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帝王且然則修己者可知孔子謂君子懷刑豈自大者所能知此把自己看得太小看得太輕則怠惰之心生久且甘自暴棄矣匹夫稍知自愛能勉有爲至性至情皆可傳誦野老且然則自立者可知顏子謂舜何人予何人豈自小者所能知此要知人之生無不秉五行之氣卽無不受五常之德所謂仁義禮智信卽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理人不得五行之全卽不能生既生矣則仁義禮智信之德原我所自有較之古聖賢並不少分毫天以至全至美者予我而我自失之豈不可惜迨失之既盡則自絕于天矣人

惟不自大斯能敬謹恐懼側身修行可以事天惟不自小斯能困知勉行強恕求仁可以格天

道理最精心粗者不能入道體最大志小者不能容道源最深量淺者不能窮但使收斂其心堅忍其志擴充其量勿使物欲肆之勿使外誘奪之勿使障蔽礙之自能由粗及精由小得大由淺見深

大學傳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爲修身君子言恕道則然卽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若人責已則當以此反觀今或市井之人或

農夫野老或與我素不相合但有求諸已者我當自勉爲之不必問其人之有與否也有非諸已者我當自勉改之不必問其人之無與否也

人必喜聞過而後可以學爲聖賢故孟子先序子路喜聞過而繼以禹拜善言終以大舜樂取人以爲善爲至大蓋惟聖人嘗歉然不自滿假故能自始至終取人之一才一智以成其聖也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其高深豈徒然哉

人把自家看作凡庸之人固不可把自家看作聖賢之

人尤不可看得太無用則自暴自棄終是箇廢物不得爲人自看得太高明則自滿自足終是箇假貨不得成人要念念欲爲聖人賢人嘗存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文王我師也之說於心不肯輕易讓過又要念念謂我不能立志不能用功假託於聖人之門竟無一念一事體貼聖人之教常存此心自然外誘屏絕一心不敢稍放一念不敢妄動一言不敢易出一行不敢輕舉或是氣質有偏學識未深閱歷未到把持未定不能無過差處一經自家見得是錯即不妨口

中說出自怨自責更對别人招認求他相勸相規斷不肯欺已瞞人如諱疾忌醫至於滅身而不悟如此循序漸進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今人置一器購一物必再三審愼辨其眞假以爲假者不適於用且恐以假亂眞大誤事也獨於立心行已有關於終身之得失成敗則多不辨眞假始猶多方掩著自欺而又欺人至於久假不歸即使經緯事業彌縫過去終久亦必有破綻到底一字惟眞之一字攧撲不破磨滅不了上天下地千年萬古只是此一

字撐住

論語謂君子之過也人皆見之人何以能見君子之過只是君子處處正大光明誠心接物偶有差錯如青天白日忽然昏黑不久仍復光明正於過見君子今人抵死不肯認錯千方百計遮飾彌縫是以人不得見其過如黑天暗地件件瞞人人亦被他瞞過到底成就了一箇欺心眞小人終立不住青天白日世界

君子莊敬日强小人安肆日偷莊敬中庸所謂戒愼也安肆俗語所謂懶散也心一懶散則耳失其聰目失

其明手足筋骸皆無所主德業何由而成罪惡且將
日積即做得高亦不過西晉放曠人物爲禮法名教
罪人有何益處要求免此弊病只是一個敬字
天地之大何所不容江海之深何所不納故爲人須要
寬大四時之行各以其敘百物之生各得其養故爲
人須要溫和人一褊急則非載道之器並非造福之
基烈風不終日暴雨不終朝調促弦易斷策疾馬易
顛物理如是人情如是天道如是
眾怒難犯專欲難成不特縱私橫行者當以爲戒也即

心本無他事所當爲亦必度己之德量己之力審乎
時勢察乎人情委婉開陳多方調劑到得人人信服
人人樂從然後次第舉動乃能觀厥成而可久不然
者雖是極好心腸極好事體不先令眾人明白分曉
又操之太急好心亦看作壞心好事亦終爲壞事信
而後勞盤庚洛誥所以克底於成也
君子既當責己又須諒人惟能諒人乃能恕人見識不
到思慮不及力量不濟致有錯失此無心之過也當
諒之恕之至於再三教之而不改反復導之而不從

則爲有心之惡矣彼既怙惡不悛爲上者豈可縱惡
不治然必須自問果是教之導之否果是不改不從
否至于無可如何而後治之所謂惟仁人爲能愛人
能惡人
處事處人只一再思便有正經道理便可照理區處若
再疑再慮則滋惑矣書曰蓄疑敗謀諺曰多思入魔
譬如日習見之字注目久視之轉疑不成字矣又如
鐙下靜坐疑鬼疑神疑之久則本無聲而有聲本無
形而有形矣故多疑多慮者終身無一事辦得去終

身無一事辦得是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鵜梁之詩君子懍焉人於自家才
德未有不知者譬如負擔或百觔或數十觔須適如
其肩力不然者傷矣又如奔走或百里或數十里須
適如其足力不然者蹶矣才只如此德只如此則受
官受祿亦只應如此縱令君恩有加亦當力辭以避
賢路若不知止知足現在所居之位已是過分而又
貪緣窺竊不得則觖望不已若是者恒自敗或所求
皆遂而以國家重大責任肩之於一物無所見一步

不能行之身已是誤事又不安分而欲貪名取功行險徼倖古來國家大事多壞於此等人之手孔子繫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覆餗不足爲斯人惜而鼎足以折災害並至雖有善者無如之何此千古同恨事其下焉者則害于而家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心何以存止是時時省察便是存心何以放止是稍離於正便是放所謂出入無時者就邪正上講非淸淨寂滅之說也兀坐空齋神遊上古混跡塵世夢想聖

賢不得謂之放心只是心上守着一個正字凡動靜語默件件想一想與我所讀之書並與我所自具之天良是違是合一有差錯卽急急回轉頭來是謂求放心是謂存心

處事只是以理勝不以氣勝卽事出於極是極正亦當以從容蘊藉處之一激切則事必壞譬如中道而行安步徐行自然得達若蹻蹶以趨稍有顚躓則一步不可行矣豈不是一時之氣誤了大事故心氣和平是處事接物妙方而欲心氣和平涵養是要緊藥餌祇是制住一箇躁氣

富厚子弟多不及貧寒子弟以其易於驕縱也庸愚之子弟驕縱之以昏惰而陷淫矣聰明之子弟驕縱之以恣睢而爲匪僻矣朱文公論語註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余更進一解曰畜禽犢將以殺而食之也禽犢之愛豈非父母自殺之乎須是常使他循規蹈矩戰戰兢兢一言一動皆有所畏警而不敢放肆到長大時得以自專其成人與否尙不可知奈何自幼小時卽事事惟恐稍拂之而使之快意適情也哉

人各有個病惟聖人能醫之只是藥對症耳有示其病而使之自醫者如柴也愚一章是有知其病而各投之藥者如門人問孝問仁問政問仕皆各就其性情氣質而引導之救正之藥投病則病除矣聖門七十二賢皆是聖人醫好其病亦是諸賢能服其藥病除後又能調養所以爲萬世不朽之人良方具在在人自審其病根而自醫之如子張之病則用誠實之藥如子夏之病則用寬大之藥如子路之病則用愼擇之藥如冉有之病則用進勉之藥如樊遲之病則用

自治懲忿之藥又如有三疾者忌變本犯六蔽者須好學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拯人陷溺袪人錮蔽要人成人不忍使人不成人然則欲爲人者不諱疾忌醫甘心痼病而何患不得爲成人哉

道理從學問中出氣節從道理中出若氣節無根本則是血氣用事有所激則萬不可耐攘袂奮臂指天誓日期於必死究之平日心中本不知有此稍緩須臾則索然矣譬如醉漢血氣亂時酒肥如天有觸之者肆拳橫毆勇不可犯嘵嘵不已似有誓不共生之勢

未幾酒醒頹然無此子事氣力氣節一事孟子所謂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或以其一席妄談而信以終身豈不惑乎

處人處事卽出之以正亦當以和平處之一激烈不惟無以處人事必不濟並無以處己和平非柔懦隱忍之謂也閔子不欲爲季氏宰剛正之至也而辭之之言則委婉中有不可回之意再參以長府之論可想見其誾誾氣象蓋和悅而諍則己之志可白事之理可明人之聞者亦足以戒而止後世名臣大儒事君幾諫多得力於此又論事處友之法亦是如此王荊公聞程明道心平氣和之語雖平日堅僻何嘗不媿屈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卽大禹惜寸陰意於夜靜時思想日間所言的那句話有關世教那件事有合天理則信心之端必自慊違心之端必自悔夜夜省察一遍日日戒愼一番雖不進益亦可免過不然者羣居誰浪飽食嬉遊妄語橫行縱欲滅義不惟孤負了一日光陰直是多造了一日罪孽

登第做官人以爲可喜君子以爲可憂人以爲可賀君子以爲可弔蓋可喜可賀者眼前之榮可憂可弔者後來之辱或名不稱其實或自足不知勉或前此存心而後此不存心或前此持正而後此不持正或苟且自安希榮固寵雖無過可指而絲毫無益於國或詐僞行事機械傾險雖僥倖一時而災害已伏於內是高第美官適足以益其羞而貽之禍也惟君子不以爲喜而以爲憂故終身無可憂不受其賀而受其弔卽畢生無可弔

非有益世教之書不可讀非有益世教之言不可說非有益世教之事不可做

人不怕有過只怕過而不改便不能爲君子只怕過而自文便終成爲小人更怕無過可稱便又成爲鄉愿惟天生聖人乃能無過自古及今能有幾人此外皆是不免缺陷頗後來補救直至屬纊時纔得成一箇好人正如日月雖有剝蝕不久卽復光明終與天地同爲不朽顏子之不遠復湯武之反之可知未復未反之先未嘗無過惟其能復能反故不害其爲過也

以西子一章觀之人有上半截是好人後或把持不定流於邪僻豈能以其前此之爲善而恕之有上半截是惡人後或翻然改悔力行正道豈能以其前此之爲不善而棄之然則人只看到頭成箇甚麼人耳然亦須悔悟得早以免後來用盡了許多洗滌工夫未能洗得乾淨

朱子註中庸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尋常之理三語最宜深思默體可見中字並非元妙不可測之理只是隨時隨事皆有一箇中前後左右有一中長短廣狹有一中一國一宅一屋一席各有一中乘馬以鞍爲中行舟以艙爲中駕車以輿爲中不得其中則恐其蹶恐其蕩恐其覆此物理之自然人所易知也至於事理何獨不然又不是人所不能爲之事只如負担力能担百斤只肯担八九十斤便是懦多担一百一二十斤便是強懦者非中強者亦非中又如行路力能走百里只肯走八九十里便是葸多走一百一二十里便是鋭葸者非中鋭者又非中所謂過猶不及以此推之則易所謂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力小而任重傳所謂不度德不量力者皆不中也不中則敗矣此就中人之所任而言之也若卽日用行習而論則爲父爲子爲兄爲弟爲夫爲婦爲朋友各隨其分各盡其道到恰好處而止有些子不及則非中有些子做作亦非中再說到淺近處如說話當說者說畢而止便是中當說而不說不當說而多說卽非中又如行禮當拱當揖當拜當跪適如其數而止便是中若當拱當揖而不拱不揖當拜當跪而不拜不跪與夫當拱揖而拜跪當拜跪而拱揖皆非中也

推之萬事莫不皆然由小至大由粗入精家國天下心法治法造到惟精惟一處只是個中字

昔人謂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蓋造物因材而篤栽者培傾者覆故仁者必壽刻薄者只是刻薄自家何能消受得福壽二字仁厚者處處守着一箇恕字恕則無所不容無所不忍雖有犯者絕不與之計校胸中全是太和之氣正如春風鼓物萬彙俱萌煦煦熙熙毫無消散之氣此卽是壽之本壽之象壽之徵且無論自家不肯刻薄待人卽使人刻薄待我至於橫逆三

次自反之後亦惟以妄人置之若稍與之校則我亦是妄人其害一也撒開手退一步游行自在海濶天空如此存心如此養氣焉得不壽由此觀之則不刻薄於人者還是仁厚了自己能容忍他人者終是便宜了自己

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初發時血氣助之則義理轉爲血氣所制伏充其類不可問矣須於初發之時勉強忍耐一番仔細檢點一番血氣漸漸平下去自然現出一箇節字來只恐此時迫不及待任情做去蹴忽一時決裂到底便終身悔不及了

人之自是自私者只知有我字在心中凡事止知有我而不知有人不知適以害己勉強除却此四字須要全副精神萬分工夫先用一斷字再用一剛字制伏了自家使不敢妄動然後步步引入正路幹辦聖賢事業至此纔是眞我

違天理者謂之私欲人皆便之安之姑息之護藏之一向慣視了把一切誤我害我殺我之端不視爲外誘而視爲親暱不視爲寇讎而視如驕子至養成其勢

遂至於橫暴凶虐而不可制故謂之狥又謂之陷溺此其受害爲何如欲免此害須如稂莠初生時卽去其根勿令滋蔓蔓則難除如豺虎初育時卽絕其命勿令長成成則難治故聖人教人用功說一個攻字說一箇克字試思此二字可踈忽否可鬆懈否

識見不可不明昏則惑氣量不可不宏褊則刻夜行無燭則必蹶矣淺水太清則無魚矣宋呂正惠公有氣量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淸淨簡易爲務初太宗欲相之左右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

糊塗趙普任中書嘗謂人曰吕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眞台輔器也余見某侍郎書座右曰學糊塗余爲之解曰糊塗人不可學糊塗不糊塗人不能學糊塗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然後可以糊塗究不得謂之糊塗小事不糊塗大事糊塗自以爲不糊塗終身都是糊塗不能持重故大事不應糊塗而偏糊塗不識大體故小事可以糊塗而偏不肯糊塗

自家有不是怕人知自家有不知羞問人恐其笑已也

夫既怕人知則必不能改既羞問人則終不能知如何有長進如何得成人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何嘗被人笑惟護短怕人笑是以終其身爲人所笑

宋景祐閒桑懌平蠻獠以功賞閤門祗候懌辭或譏懌好名懌歎曰士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余讀通鑑至此論之曰後世論人恒以好名作抑揚之詞闢之者亦第以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爲解說善哉桑懌之言乎此可彌好名之謗矣因思坐人以好名之罪者謗人之罪小使人避罪而不敢爲善者其罪大故復論之也

書道政事而必本於誠敬古來官箴亦皆責以盡心竭力爲國爲民蓋任官分職各有其事事必得其實乃不淪于虛而克底于成所謂認眞也乃今之論事者曰不必過認眞過認眞恐辦不去論人者曰他把事太認眞所以多敗嗚呼事理不一事勢不齊果得其眞而認眞爲之猶恐不能到恰好分際乃先存一副假心腸扮一副假面孔去幹幹個甚麽成個甚麽易

曰貞固足以幹事豈是這般虛浮變詐之人所能扶植綱常維持風化哉

不如意事常八九要先將我意中所欲之事合天理否順人情否仔細審量一番如出於私意則不如意處正是天地鬼神恕我宥我玉成我從此及時改圖何怨尤之有卽使事出於正而處處無一稱心之事時時無一順心之人甚至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橫逆依然如故亦當以寬宏之量處之一朝之患君子不爲更不必以禽獸視之正是自家受用處

局量褊淺人一遇有拂意事即怒不可解刻不能耐纔是自尋苦惱終日終年終身無一毫受用處

處拂意事要忍耐處適意事要包涵處忠孝事要擔當處牽纏事要擺脫處患難事要順受處繁華事要屏除處疑難事要果斷處頹敗事要整頓

嘗與友人赴鄉至山阿間有二十道友指徑曰由此去近里許余曰徑恐有阻是欲速而轉緩也不如大道便友不聽由徑去曰我先到候君矣余獨由大道至所約處需之久乃來問其故曰徑為人掘坎截斷且阻

以荊棘繞道踰嶺乃出然甚險誠如君言欲速轉緩也又行至田塍間田有小徑土微潤友又欲行余曰恐前泥濘是欲速不達也不如田塍便友曰有人跡何疑焉友獨行數十步土益軟再強行數步幾陷乃大呼而反余笑曰君前誤入歧途經歷險阻幸而得出奈何不鑑於前而又蹈覆轍乎今徒費力而又受泥汙雖洗得乾淨已躭悞了多少光陰多少工夫即此可悟為學之道矣君以為何如友曰唯唯

象有齒而焚身鳥有翠而傾巢蚌有珠而剖腹賄也與匹夫懷璧而致罪有以異乎多藏厚亡是禍之賈也盍損諸魚貪餌而上鉤虎貪羊而入阱猩猩貪酒而被執昏也與淫人逐欲而喪軀有以異乎投間抵隙皆禍之媒也盍鑑諸

古之為學者以德行為重今之為學者以文藝為重古之為官者以教養為重今之為官者以催科為重夫有德行者未嘗無文藝專事文藝而遺德行不特文藝不足用專濟其惡而為身賈害矣善教養者豈遂無催科專事催科而失教養不特催科不足恃將肆

其毒而為國斂怨矣遺其本而專事其末豈聖賢立教之意哉豈朝廷設官之意哉舍德行而工文藝以得官無怪其專事催科而不知教養為何物事也况其他乎

設身處地是恕字妙劑能如此則天理合人情宜可以接物可以處事可以讀書可以論世凡與人交接往來無論利害得失施與去取只把我當做他他當做我看他願意否我願意否則事事得其平慢慢做去便可到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分量

水激則逆流火激則横熾人激則作亂從容焉因其勢而導之相其機而過之乃不至於决裂是寛一步卽進一步也器淺則不容水淺則難載人淺則無量渾涵焉智以照之而無所遺密以藏之而無所露乃不至於疎率是必有忍乃能有容也二者皆從學問中得來從涵養中得來

居易者吉行險者凶平穩者成苟且者敗

聖人一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純是天理渾然發於不自覺學者要先知聞人之善而疑之是我不知

人有善成一愚頑小人也知人之善而掩之是我不願人有善成一妒忌小人也反是而觀則道人之善我亦有一善而為君子矣何憚而不道乎聞人之惡而快之是我絶無為善之意成一促狹小人也訐人之惡而彰之是我絶無哀矜之心成一輕薄小人也反是而觀則隱人之惡我先無一惡而為君子矣何苦而必稱乎

自古惟詐偽小人善奉承人彼脅肩諂笑卑汙苟且者可一望而知也又有深情厚貌論篤色莊別出其智巧以為奉承者雖正人君子亦嘗被其欺總是喜人奉承易入魔障耳

夜眠時須思今日所讀何書所用何功所作何事所道何言何者無愧於心何者無怍於人久存此心自無一時一事可以疎忽懈怠呂新吾先生云人生少年時要思現前做此甚麽事到頭成個甚麽人便有多少慚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己過此語最親切有味又古詩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三復此言自當猛省

謹言是立身第一要道詩曰無言不讎書曰惟口啓羞古人之以言取禍者多出於聰明之人可知緘口捫舌非容易事須勉強而行之

規諫於人原是好事然須視其人可以規諫然後諫之故擇交當慎之於始使不辨其賢否而輕與之交後乃知其非而規之過急未有能相容者也論語曰朋友數斯疏矣夫朋友雖賢數且致疏況于未必賢者哉至於規戒之言亦須於正大光明中出以微婉使人能容而後易入若言多尖刻意屬嘲譏是自居於

輕薄其致禍與否猶其次也

士以器識爲先識從學問中來識之小大淺深卑高鄙雅而器即如之故讀書時先從四子書辨明理之是非心之邪正意之誠偽事之善惡再歷覽古名儒大臣之議論行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一一取而折衷之則中有定見隨事自有高人一等見識至當不易道理故器生於膽胆生於識識生於學精而求之即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分量

量大而後能容人量大而後能自忍書曰有容德乃大

又曰必有忍乃有濟容忍二字自居家居鄉應事接物以至入官在朝用人行政皆當隨時隨事體貼於心無論忌人之才能爲不能容即見人有小過而指斥太嚴念之不已是亦不能容也無論已有私心與人忿爭爲不能忍即所持甚正而或事與已無涉或事無關大體徒以血氣用事因小忿而釀大禍是不能忍之害也婁師德唾面不拭此因其所處之時勢而極言之今所遭者不至於唾面之辱即拂然攘臂而起何量之淺狹也至於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則以能容而深惡不能容賢之人大臣之能忍小事不肯忍大事則必爭不可忍之大事此又不可以一概論也

恕之一言終身可行學者用力當自此始已所不欲事極易知勿施於人不可看得容易勿字有許多用力處即孟子所謂強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言近於求仁也須是以已度人事不易行而勉強行之持之終身毋怠毋忽是以終身可行勿看成自然子貢因看得自然故孔子曰非爾所及

見理不明則臨事張皇易爲人惑冒昧做去終無把握勢不能不朝令夕改至於更張太甚不惟不足以取信於人而事日以壞至於不可收拾家國一理古今同然惟有定識者乃有定力有定守不知而作孔子所戒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亂舊章者無不自恃其聰明非聰明也特自作聰明耳

存心正大行事自然光明磊落不入於欺詐傾險存心忠厚行事自然寬大和平不入於刻薄殘忍日月所照無所不周何必暗地傷人乎天地之大無所不容

何必專事殘刻乎光明磊落之人與寬大和平之人亦或有過當處有受害處孔子曰觀過知仁註謂君子嘗失於厚小人嘗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究竟過於厚過於愛者近於仁而不失天地生物之心即或受害天地鬼神亦將祐之護之過於薄過於忍者喪盡天良大干造物之和即令眼前事事得意人人畏威天地鬼神必奪其魄褫其魂或殺軀於生前或戮尸於死後貽臭且垂諸史策餘殃更及其子孫自古未有殘刻而免於誅戮者亦未有仁厚而

不膺福履者在人之能自擇術而已

酒以合歡聖人亦不爲限量註解不及亂句曰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蓋酒多則能變志志亂而氣即隨之酒多則能動氣氣亂而志亦因之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近來習氣每宴集必期於大醉三爵後或行令或猜拳喧呼號呶揚拳努目不似合歡直同拚命或且因點滴之不齊而相競或且以飲咽之遲速而相爭甚至於揪其髮縛其臂扭其胷而灌其口此豈賢主嘉賓所爲古人以揖讓爲先終日飲酒而不得醉雅歌投壺最是可樂今人之以勸人大醉爲樂不啻視如仇讎令人苦惱何樂之有大抵猜拳之人先自亂志亂氣無有不醉無有不大醉者大醉之後神昏氣逆強者揮拳揚脚醜詆狂言弱者即席而哇穢氣薰人倒地而眠口唇接犬所謂合歡者固如是乎至於因醉而口舌相爭成爲仇隙而不可解者易繫辭曰飲食必有訟君子之戒矣

讀書最忌曠玩日日用功不使少有間斷自計今日記得幾篇書講得幾章書行得幾件合於書上事先難

後易積少成多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由少至壯所得者不少矣學業事功是畢生做不盡的只須隨事隨時隨地盡自己力量做去譬如行遠有數千里之程畏之而不敢跋涉則終身面牆而立矣興起者奮然就道或日行百里或日行數十里行之不息終有到處之日至境界安好時始歎此地非人所不能到鄉使畫地自限則我身何所歸宿譬如登高有數千仞之險畏之而不敢攀援則終身坐井而觀矣興起者奮然拾級或時登百仞或時登

數十仞登之不已終有躋頂之時至眼界空濶處始歎此地有人先我而到鄉使苟安中止則我身何能特立人惟不肯薄待自己自然盡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之功何忍自暴自棄而為天地間廢人為人所不齒之人哉

凡遇事不可孟浪必須熟思審處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謂孟浪之人多妄行也若既熟思而審處矣則理已明義已定是非得失已判即當決然行之若於此時再轉一念而參以利

害之見則私意起而反惑矣自來士大夫平時未嘗不評論前人侈談忠義及身逢事變始念亦未嘗不欲行其所知行其所言乃以一轉念間而身家妻子之念重如五代時長樂老人猶不足責至於明時靖難之變解縉諸人皆名重一時者先約死難而卒不果豈非轉念之為害哉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使其不能見義聖人亦不責之矣故曰春秋責備賢者為子而避其父之難為臣而避其君之難皆所必誅

一言可啟終身之羞一行可為終身之玷易繫辭以為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賢千言萬語不出謹言慎行四字無論在家在國當於啟口間舉步間謹之於始慮其所終又當於少時壯時痛自鍼砭不可有些子任意不然到得既羞既玷時及衰老時不能滌洗悔之已晚矣

驕傲是一生招禍之根謙恭是一生受益之本奢侈是自己取敗之道勤儉是自己受用之方謙恭二字非諂諛之謂也勤儉二字非鄙吝之謂也此又不可不

辨

人生惟為善最樂讀書最樂無機心無機事光明正大忠厚和平舉止從容語言溫慎出門有益友可共切磋案上有好書可供觀覽明窗淨几洗硯焚香日與古人相晤對善者奉以為師不善者深以為鑑遇當行善事即舉而行之不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大善為無力而弗為如是則理得心安神完氣靜即是大福氣大受用況乎天佑善人其福更有不可限量者反乎此而有書不讀見善不為舍却安閒光明

世界而入於勞苦昏闇之途憧憧往來蠅營狗苟夢魂不靖眠食不安正性既爲之梏亡形貌亦因而朘削卽此便是無福氣無受用況乎人欲錮蔽天理淪亡降之百殃其禍更有不可限量者是在人之自擇耳

天良本人所固有本自完足人之所以爲人者全在乎此一有虧闕卽不得爲人須是隨時隨事留心省察合乎此者謹守行之反乎此者勉力絕之若明知不當爲而苟且爲之始於自昧自欺久則習慣成自然

汩喪已盡與禽獸何以異宋趙清獻公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司馬温公自謂生平行事未嘗不可對人言此則純乎天理卽孟子所稱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也人若自昧天良所行之事惟恐人知何敢告天何敢對人言須自少年時及窮而在下時極力自戒自勉愼勿少年一味放縱至老時雖悔而不可追窮時一派橫行至達後愈往而不知返也

學者果能潛心靜氣尺步繩趨由漸而入自然道理充足於中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胸中皆太和之氣事至物來如鏡之明如衡之平其妍媸輕重了然於心隨事處事因物付物過去則鏡仍虛懸衡仍高置何嘗有些子在其中

直是美德人不直則詐僞姦回同流合汙爲鄉愿爲穿窬之盜耳然孔子謂直而無禮則絞又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可見直道亦須有節制不可徑情自遂傳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古人之以直買禍者不少既非朝廷力爭國是又非家庭號泣而隨垂涕而道徒以一時快論不顧人名節不

留人餘地卽不速禍亦自損德況訐以爲直者哉

時有常變事有經權然權字不可易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今人未適道未能立動曰行權誤事不小夫權者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註曰謂其權輕重使合義也義者事之宜以時事所値不可拘常時之制必如是而行方得其宜故曰權宜後人處事多用權術則非義矣諺語又有權且二字直是苟且而已豈曰權之云乎

要將道理審得十分足時勢度得十分全然後不輕躁

亦不懈怠不推委亦不狂妄不顧慮亦不疎虞老成持重必能有成不然者必失於粗疎本欲濟事轉致僨事原是美事轉成壞事

人皆有私有私卽有枉惟庶民於官無私無枉長民者有一分心事及於民民已感至四五分有一分恩德及於民民且感至六七分所謂恩德者更不必分財而予之沷口而給之也使之各安其業各遂其生害者去之屈者信之良者安之暴者除之能此數者卽不愧爲民父母

家庭之間當以恩勝父子則愉愉如兄弟則怡怡如夫婦則雝雝如臧僕婢妾則忻忻如此皆仁厚傳家乃有此氣象和氣則致祥矣然仁恒易於過寬和亦當知有節故於仁愛之中以禮節之以義正之家人有嚴君焉是以愉愉之中有凜凜意兄友于弟弟恭厥兄怡怡之中有翼翼意相敬如賓夫和婦順雝雝之中有嗃嗃意養之以恩使之以正忻忻之中有肅肅意太和融洽各有防維齊家之道不外乎是

貧賤之子弟無自而驕淫富貴之子弟憑藉財勢易於驕淫故膏粱紈袴不得成人者十居其九人目之曰豚犬曰豢養因責備其父兄曰舐犢之愛且指以爲父兄之孽少有人心者聞之殊大不忍乃爲人子爲人弟者賴父兄之蔭庇履厚席豐鮮衣美食無憂無慮不能奮發有爲承先啓後光耀門戶榮顯祖宗致以不肖之身貽父兄辱是可忍乎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願爲子弟者早念及此

理原大中至正被人看得偏了又看得太虛元了而轉自以爲賢智是道之賊也索隱行怪莫看作邪術異

端只是將理講得虛元幽僻其行事則深險詭遇不光明正大只因將中道看得平平無奇不能見長於先時遵行半途而廢其半途而廢者正以不見知而悔也要知堯舜以來道統之傳止一中字孔子彖辭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旣言中又特下一庸字蓋以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凡日用事物皆有箇中極是尋常並非高遠難行之事因人將這日用事粗淺看過遂以爲神化性命另有幽隱元妙之理是以索之甚力而行之愈怪矣學者只

要隨時隨物隨事細心理會件件平正處處合宜不使有一毫舛錯半點偏倚恰好處便是大中至正之理其所謂神化性命者止在此日用事物造到純熟自然處便是並非別有一箇道理也審其幾於隱微幽獨之間謹其端於戒慎恐懼之際慎其發於喜怒哀樂之節致其功於學問思行之中殫其能於子臣弟友之道致其曲於行着動變之功博厚以此高明以此悠久以此天地位萬物育至於與天地參皆以此此皆我性中所自具者皆日用行習所自有者不

從這裏求神化性命妄詡賢智人亦以賢智推之故曰道之賊也

任御史時有前長沙郡守來言於余有一當禁事公胡不上聞蓋太守在任時有從叔遠來依之守拒不內其從叔出語侵之守怒飭縣遞解回籍余早聞之矣因答曰公所言得非禁官親至署求助乎曰然公固知其爲害也余曰官親賢愚不等原不可一概論之其或因貧遠來告助如果適如其分以處之何至遽以橫逆相加即有愚而貪者亦當以理遣以情恕斷無以官法制之之理蓋彼與我一本也以一本之人而制之以官法是我貽祖宗羞辱也忍乎此事若以聞不惟毛舉細故且得罪於名教多矣夫睦婣任卹之行載於周官鄉里鄉黨之與傳於孔子我輩得一官宗族戚里藉以爲榮今彼貧乏而我不能周之轉從而加辱焉豈讀書人所當出此其人慙而退

士大夫有移風易俗之責一言一事皆不可不謹惟恐以苟且別開一徑成爲浮薄之俗蓋鄉民無知見士大夫有此言有此事便以爲讀書作官人如是必是

理法當如是而靡然從之則是風氣之壞實自我始豈非大罪孽譬如行路偶然貪其便捷由人園田中踐踏徑去在我不過圖一時之便傷人菜蔬禾稼亦無幾殊不知後人見有足跡皆踵而行之遂成不可禁之勢所傷益多雖是千萬人傷之實我一人啓之此非千萬人之孽而我一人之孽也凡士大夫致仕家居雖無民人社稷却是鄉里之望人其大者嘉言懿行使里黨奉爲準繩其次者睦族和鄰俾士民咸知愛敬隨我力量利物濟人息彼競爭解紛排難卹

或物力有限不能如願而貧勢分不齊不能週及而
解亦當以情恕以理遣行其心之所安不使氣不陵
人事皆處之以讓我無過分之舉人必無逾分之求
至於待下一等人如臧獲婢妾及佃夫田戶皆當思
以育之寬以恕之嘗見有於臧獲婢妾苛求備責多
威少恩釀成巨禍又有於佃夫田戶追租逼欠計銖
較錙終爲厲階又或把持公事賄託私情如此種種
不能爲一鄉之福適造一鄉之殃且成一鄉之蠹矣
奚貴有此縉紳哉

輕信驟發誤事者十居其九然則猶豫狐疑乃爲可貴
乎亦非也凡聽言當以理察是非不當以情爲順逆
若因順我之情而欣然喜遂決計必行因逆我之情
而勃然怒遂決計不行是仍以我爲主私已之見豈
能合天理順人情無論非義之事其害不可勝言即
是事出於正亦當熟思審處辨其嫌疑防其弊竇而
後行之有成彼聞言而輕聽驟發者非爲私意所役
即爲血氣所使其粗豪之氣必至於一蹶不振其爲
害也與委靡者同或更有甚焉

治訟獄者天理國法人情三者不可偏廢決一獄須先
以天理審之以人情揆之然後以國法平定其罪適
如其人之所犯而止不得以私意增減毫末也萬不
得已寧減無增即虞書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之意
即口角細故以及房幃男女瑣屑細微之事亦當度
理準情委曲成全使之明白了然安於無事若輕易
其事不肯耐煩遽以法繩之即使斷之得其正而或
壞人名節傷人和睦甚至有意外之變固是兩造之
自取聽斷者亦不能辭其咎也余巡視南城時有部

曹某一妾不容於嫡遣使告兵馬司吏目託言妾不
服教訓請差提管押傳其父母領回吏目以未經報
院不敢擅出差辭之部曹怒詣坊面斥吏目歸即遣
人送其妾至坊吏目發官媒取保次日吏目以總帶
爲戶部傳去未及面稟時酷暑余與同官判案自辰
至申倦矣將散時吏目家丁始稟此件同官及吏役
等皆不欲問余命家丁視之曰婦甚美且華粧余語
同官曰恐在官媒處有他變必訊之及喚此婦上堂
果少艾而倩粧者已訝其非被逐之相也問之言十

九歲十四時卽爲某公妾曾經事正室三人皆蒙恩養今年春續取一正室入門卽不容逼主人退回余曰如今主人不要亦無別法另嫁亦好乃涕泣不敢言余審其詞色謂之曰你何以有如此衣飾答曰此主人所贈者官媒呈上一單閱之値千餘金知其主人有所逼猶戀戀也官媒又密稟曰此婦已有妊三月餘矣余知此公曾三斷絃而無嗣今春續絃爲大學士某公姪女貌寢而妒初意謂旣不相容不如離之使相安及聞官媒言驚曰果有此乎抑詭言乎曰不敢詭余乃令官媒送此婦還且寄語部曹曰不難備文到天津傳伊父母惟恐領回之後轉鬻於人將來生產無論男女必流爲下賤鬻緵人家何忍爲此蓋欲使其正室知之而留之也詎部曹不能自主仍送回余飭官媒領交坊官坊官命眷伴之自移於外余告部曹同鄉以前言轉致之旬餘未决一日余令吏目語之曰明日若不領此婦余必入奏矣摺中只敘其面斥坊官遣家人送妾交給坊官並無呈詞又不遣家人候訊伊係刑部司官請飭刑部傳訊其餘

瑣事摺內亦不屑道及也某聞之乃懼大學士夫人亦聞之深責其姪女遣其姪求余勿奏且領此婦也余難之曰兄領原無不可惟恐庭幃之事兄遠不及察將來或有他變是孽由我作也曰然則將如之何余曰須得令親一至戚同領方可曰有某現官內閣爲舍親母舅可乎余曰可矣明日二人赴坊領回余使人要於路而語其舅囑求善處方救此母子二命其舅驚曰幾乎誤事乃語大學士之姪曰若領回吾甥處吾必悔是不得已假之館待分娩後始令歸乃敢爲之於是館於舅家越七月生男部曹來謝曰某誠愧見公然我先人深感矣

保身不若修身養生不若養德一部廿二史所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信友光昭日月彪炳史册千萬年後凜凜有生氣彼苟且保身家者不過暫遲時日卽老死牖下而臭名污史冊戾氣汙糞壤終不免於死而死有餘羞已爲不値況伏於斧鑕者哉服氣餌藥養生之法至今愈多亦愈奇姑無論其效與否有害與否試思古稱善養生者無過於稽康而終死於不測

可知養生不如養德也德在我可常可變如曾子之啓手足而無毀傷全受全歸正命也如孔子所謂殺身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盡其道而死皆正命也何分乎夭壽哉

呂子有言曰知費之爲省善省者也而以省爲省者愚其費必倍善哉言乎此經濟之大者也考諸史其因循浮費而不知節省與妄加裁省於萬無可省之中者厥害爲均而或更甚焉唐時劉晏論造漕船事言之甚詳可以類推夫國家之利與民共之自言利之

臣只圖國計不顧民生美其名曰裁費殊不知國利無多而爲國歛怨已不少矣不計財之何以耗不知財之所由生剜肉補瘡因噎廢食譬之老圃老農殷商富室不去其奢侈之費而專於鑿井澆灌糞草耕耘舟車搬運墻垣藩籬之萬不可省者從而省之且至於再至於三而省之不已於是乎有基者壞垂成者敗欲振興焉而所費之數較之從前所省者已不啻倍蓰十百千萬矣況於破敗之極而不可補救者乎

凡人之一生只是輕薄二字誤了物之輕薄者必無大用不能久存人而輕薄未必損人實先喪已日日洗脫此二字去得一分便有一分德業便得一分消受若能洗脫得盡便是聖域中人

俗語云心正不怕鬼邪恒言却有道理人有正有邪鬼神亦有正有邪人邪則反常爲妖故妖邪之氣得而乘之正人君子念念皆正事事皆正青天白日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天地佑之鬼神呵護之縱有邪氣亦退避不暇矣雖是爲中人說法其實易象之言吉凶

禍福中庸之言禎祥妖孽亦不外此

人有形則有神可悟天地間有是物則有是道有是事則有是理道理所在粗者見爲粗精者見爲精表者見爲表裏者見爲裏非道理有精粗表裏也目明者一望了然目昏者細視乃見近視者目窮千里遠視者不逾咫尺非境界有遠近明闇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聖人得之而爲聖賢人得之而爲賢知得道理隨事隨物隨時皆是有的皆是我自有的我能知能行的並非神奇並非虛渺只處處留心

點檢皆出於公正便是聖賢心事舍此從何處求聖賢

男兒不做賊不得謂非好男兒也然不讀書不成器一廢物耳女子不失身不得謂非好女子也然無婦德失婦職一潑貧耳官吏不要錢不得謂非好官吏也然不辦公不聽斷一木偶耳嘗謂不做賊不失身不要錢只算有一分人尚有九分待他去做少却一分便不成人

纔有些子行善心便裝出許多模樣纔有些子公直念

便露出許多圭角纔聞幾句講學話便傳爲口語而誇張於人纔行一件正經事便自爲稱頌而滿足於心是器小易盈不可以載道豈第無長進將並其目前所有之心所有之念所聞之話所行之事而亦失之

臨小事輕動聲色不但失體必多害事有好處即自矜伐不但無量必多招尤存大體者見得事無大小皆不可以慢心處之方敬謹之不暇何聲色之有有大量者即使果有功德只知爲我分所當然方黽勉之未遑何矜伐之有居官任事者所當愼也

余觀察岳常澧日宴集僚友談及某民婦有節而不能事姑撫子咸惡之余笑曰我輩愼無學此婦而爲萬人所詛罵也或曰何故遂學此婦余曰爲婦人能節是分內事今此婦以節自詡而不能養姑撫孤其所虧者大矣人皆惡之我輩亦深恨之此必然之理也至於爲官要廉能廉亦只是分內事今或自信能廉而不能與民伸冤理枉興利除害則腹誹巷議醜詆詛咒者不少豈非學此婦而又甚焉者乎古人謂居

官者曰傀儡登場謂傀儡徒有面目假鬚眉飾衣冠不言不語可謂愼矣不飲不食可謂淸矣常舞常動可謂勤矣無奈其無知識無心計人撥其目則目動運其手則手動假人聲爲喜怒借人言爲威嚇隨人口爲是非只是裝模作樣隨人作弄而不知人之藉我以求賄者不可勝計矣又有勤於聽訟者晨起登堂不遑退食繼之以燭舌敝唇焦日日如是而經旬累月未折一獄而民之受拖累者不少且有尋常細故而拖斃多命者余以爲淸愼勤三字之外當加一

斷字更當加一公字皆曰唯唯

治術本於經術得力於經術者爲心術心術本於一十六字之心傳若不本於經術而以威福御之則爲權術古帝王勵精求治以愛民之心而敗壞於權術之臣者何可勝道夫經術之臣亦有時事不齊未能盡如所議者然當時曾見其心後世猶仰其人不可以成敗論也

詒謀隨筆卷下

貴陽但明倫雲湖　男培良孫承赫

今人見有好揮霍者稱之曰大手筆見有善儉者鄙之曰小家樣嗚呼此世風之大壞也夫儉美德也聖人重焉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以約失之者鮮孟子曰儉者不奪人書曰恭儉惟德曰愼乃儉德儉可易言乎心不放是養德財不奢是養福農能儉則家有蓋藏工能儉則常執藝事商賈儉則常有居積庶人儉則常免饑寒士大夫儉則可以養廉恥可以周貧乏可以維風俗可以增福壽以此言之儉非鄙吝之謂乃節制之謂也

與其刻文稿刻詩稿無益於世教不如刻道理書經濟書及古人遺規及一切勸世格言後世多有小說如水滸傳會眞記之類不可枚舉皆是文人好弄筆墨恣爲談論殊不知言情者足以誨淫記怪者足以誨邪言武者足以誨盜言勇者足以誨亂作者遺殃不小覽者作孽不小自愛者誌之

聖人教人悔過重在一改字有自怨自艾必遷必徙許

多工夫許多力量在故悔字從心不從口也今人有過曰我知悔是口悔而心不悔也又有因報應之說而懼罪者不知遷善不知徙義惑於僧道誦經懺悔之說妄演佛法廣作道場摩頂然燈倩人禮拜以是爲懺以是爲悔不知其所悔者安在也夫與人於國門之外者卽交以道接以禮猶不肯受之果有鬼神決不因其諷經禮拜而遂信其能悔也

存心要正大舉念要和平處理要精詳處事要深遠持議要剴切論人要渾厚

待人以眞實爲要心所謂違剴切言之不可有一毫欺假至處惡人則不然孔子之於陽貨是也對惡人只用給法正是不惡而嚴道理應事以明決爲要自反而縮勇往行之不可有一點躲閃至遇妄人則不然孟子之於橫逆是也逢橫逆只用避法正是無忝疾于頑道理

修短不可知成敗不可知可知者天也天者理而已矣得其理卽合乎天正不必東以數論亦不得別以數論盜跖而壽顏子而夭數也若以理論則顏子壽矣其道與天地日月同何壽如之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然則生亦死也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然則死亦生也孔孟周流四方而道不行數也可謂無成矣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是可成之理在我更不必問之數也孔孟之道爲千萬世帝王師所成者爲何如彼春秋戰國之得志於時者所爲不道徒見其敗壞而已矣

開口便是怨尤此學者一生大病痛處惟素位而行之

君子無之旣不怨尤更有許多修省工夫所謂下學也若爲中下人說則只曰汝雖怨天其奈天何汝雖尤人其奈人何不如不怨省却幾多罪過不如不尤省却幾多禍害自家又少了幾多煩惱得了幾多便宜

人一生爲名利所困患得患失損人利己又要裝做好人又怕露出本相祇緣不曉有義命二字遂心勞日拙煩惱困苦顚倒錯亂無些子受用處君子安於義命心廣體胖卽疏食飲水陋巷簞瓢自是天上人

易謂君子爲陽爲剛小人爲陰爲柔書謂君子爲明爲吉人小人爲幽爲凶人孔子謂君子爲直小人爲枉可知君子光明直爽如青天白日如和風卿雲小人隱險鉤曲如深穴黑夜如陰霾毒霧用人者辨之宜早擇術者防之在初

君子小人亦不易辨君子不自諱其過近小人之跡易爲小人誣小人善自矜其惡爲君子之態易使君子惑辨之誠難然只因平日無學問之功臨時無省察之力遂致混淆瞀亂兩不分明賓我自蔽之甚其黑白終不可掩也察其言觀其色考其行辨之以理欲分之以是非審之以公私別之以誠僞彼小人者雖善自掩著焉能久而不露哉清議自古有之亦斯民直道而行處然以聖賢之言参之有非自修之君子所可妄出者孔子惡稱人之惡居下流而訕上子貢惡訐以爲直聞人過在素所關心者忠告而善道之可也馬援遺子書曰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能如此言可以養德可以養福世之儇薄子德不足而禍即隨之此特就其

等夷者言之耳若夫上焉者則更有間矣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何議之有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何議之有魯人爲長府閔子仍舊貫之語何等包含孔子稱之曰言必有中又何等包含後世妄議國是極口醜詆不留有餘雖是正論直言竟以觸忌犯諱轉致誤事僨事無益於國而亦害於家或曰然則正直者非緘默者是乎曰非此之謂也不論言不言只問有言責無言責有言責當分幾諫直議兩層總求有益於國不必問已也若無言責其默足以容金人三緘其口聖人之所取也不當言而言託爲清議直是橫議耳

凡事當愼之于始從頭慮到後來如何結局如何收拾專以一時之喜怒愛惡任情爲之是之謂惑有識者不以一己之喜怒愛惡爲喜怒愛惡而以天理爲喜怒愛惡故慮事必周詳處事必果决當行則必行當止則必止不矯情以立異不從衆以害義

人至四十五十而始知識定已是遲了孔子曰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聖功精深處豈學者所能仰望遽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由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也若人讀得幾句書便謂道即在是全不存心省察隨時悔悟恐遲至四十五十而仍不知其從前之非耳余少壯時多任氣敢言敢爲且好勝至四十時稍知其非猶以爲是者多而非者無幾也乃日日思之而前之以爲是者殆非矣積日累月積月累歲至於五十而始知前之以爲非者猶未見其非中之非前之誤以爲是者更未知是中之不是也夫是中何以有不是乎所言正理也而論事或過刻責

人或過直所行正理也而或失之急切或失之雄豪皆是而不是也今已七十矣回憶五十以來由觀察而運使而郡守由郡守而復觀察運使又褫職而復運使行年既久歷事愈多中間疊遇凶荒（在南楚庚寅水災在兩淮戊申己酉連年水災）兩遭兵革（在河東趙城教匪戕官焚署在兩淮嘆咭唎陷鎮江侵擾揚州）重經蹉跌備閱艱難無不戰戰兢兢亦欲效懇懇欵欵而每從病中追憶往事有職分所不容諉或奮往直前而爲同僚所忌者有時事所不可緩或擔當獨任而爲屬吏所怨者有非職守所不容辭而時勢又不易爲之事其危在呼吸無人任責以激於義憤慷慨而負擔之幸而獲濟至爲上游所忌者有災害非常倉卒無計而萬民嗷嗷待命不及待稟陳奏賑雖地方有司之事而不敢稍存推諉自捐重貲以爲之倡至爲當事所嫉者雖自問無見好心無邀功心而言語之間未免過於激昂舉動之際未免過於猛銳甚至文牘過於激切辨論過於認眞心本無他而人或不諒民雖感而上或不容豈非徑情自遂不能周詳顧慮之過哉只見事之當然而不能料事之未

然只見事之已定而不能料事之有變甚矣才識之難言也吾師陳文慤公（諱官俊濰縣人）遺書謂余有胆有識識由於學此三者余何敢當諸葛武侯之言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吾嘗三復此言每稍暇即披讀司馬溫公通鑑常有心得故事至物來心有所主不受外誘不爲勢奪止此可自信耳

士有爲人一激而即怒不可解者其爲量甚淺其爲害甚速潢汙行潦不能受一激激之則起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江漢河海容納萬派深沈不可測載舟而行

千篇萬棹皆不足以激之使人望洋而歎此其為量
何如故涵養二字是學問得力處一生作為在此一
生受用在此

見聲色貨利而不動心者惟聖人能之成湯改過不吝
懋昭大德亦只此存理遏欲四字其初亦未嘗不動
心惟力禁之而不邇不殖遂漸近自然耳故孟子曰
反之也生今世無往非聲色貨利也必矯異以鳴高
譬之於木而本根未立譬之於水而本源未淨終是
搖之易動撓之易濁至一發而不可制其敗也更甚

於市井之小人也所謂嶢嶢易缺皦皦易汙也魯人
獵較孔子因之而不綱之釣不射宿之弋聖德自不
可及隨俗而不狥於俗從衆而不溺於衆當以目中
有妓心中無妓之意行之始而勉強強之既久即成
自然心中拏定主意不肯同流合汙便處處立定脚
跟免自汙自損而已正不必矯託道學之名以欺人
而自欺也

讀書要通達見事要明白持論要正大存心要光明一
外於理而有苟且遷就之意則必枉尋直尺曲為之
說以遂其私甚至妄援古人之語而証之此等人不
得謂之愚即蘇老泉所指為姦慝者也當國事艱難
時計無所出一切以苟且之說行之竟至於壞紀綱
敗名器一意孤行密秘隱諱視為獨得之竒謬作嘉
猷之告大道既悖君亦疑之乃謂天下後世僅詈及
臣不能詈及朝廷直敢為遁邪之辭以紿其君嗚呼
試問臣為誰之臣既詈其臣非詈朝廷而何有詰之
者方且引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之說以自解而或者
信之夫君子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既不能陳善閉
邪以堯舜事君徒以利為餌而又若甘心自汙以飾

為忠此道之賊也惡可不辨

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大義炳如良法具在後世論刑者
狃於救生不救死之說敗法壞度以市其恩不顧人
情不顧天理不存國法壞風俗滅綱常致上干天和
而莫之恤嗚呼悖理逆天偏災戾氣孰非閒刑衙門
之所致乎外官狃于習見而姑試之督撫狃於習見
而姑容之司寇狃于習見而姑定之人情悖矣天理
滅矣國法亡矣有從旁而議其非萬方設法曲為之

解而在廷之集議者咸知其非是而援古法據國典以証其誣亦不過順人情循天理彰國法而已乃有不講天理國法人情並不從盈廷公論而猶執救生不救死之說嘵嘵辨論於聖主之前者吁此其愚也乎哉抑亦不止於愚也

發一言行一事必須謹之又謹愼之又愼切不可任意苟且將所欲言未言欲行未行之端與平日所聞聖賢之道體量一番合則言之行之不合則止時時如是日日如是至夜間將息時又將日間所言所行逐

件細細思議一番於所是者私心自慰曰幸而可告無罪也若不如是得罪於名教也大矣於所非者煸自刻責曰吾何以一昏至此也終身之玷悔不可追不早遷徙將不欲爲人耶夫過而能改是爲君子之過過而必文是爲小人之過昔趙清獻公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司馬温公自謂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學者深體此意於修身事天之義庶幾有得

隨境而遷者非卓識非眞操也歲寒知松柏疾風知勁草爲天地立綱常爲萬古持名教凜凜正氣豈境遇所得而撓之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謂大丈夫者止是有卓識有眞操所處之境不齊皆有配義與道之正氣以運之氣旣不餒境焉能奪歷觀古人有於炎威烜赫之世而獨著清風者有於塵霾陰霧之中而獨顯光明者有於嚴霜肅殺之時而獨具和氣者有於狂瀾傾倒之日而獨成砥柱者此天地間大學問宇宙內眞人品

琴瑟不調則改絃而更張之因循苟且者非也然亦須審量不調者何絃更張此一絃可也又須審量此不

調之絃我能更張之而使之能調與否能調則張之否則止之以待知音而能操縵者或可免輕躁之咎如素不知音且未學操縵有欲壞此琴瑟者卒然語之曰是不可不更張也且引其黨類日聒之曰是不可不急爲更張也耳聞旣雜心疑已深有知音者進而止之曰此不調之故一絃爲之也改此一絃則調矣更有一撩縵者亦以此說進之均未之信也於是前此之造意更張者羣起而簧鼓之謂規諫者爲阻撓而拒諫之法益嚴更張之法果行矣夫使爲之有

序行之有術就其所敗之一二絃轉而試其能調與否調則止而不敗猶可救也乃一任其鹵莽盡去其絃復盡去其柱軫未幾而琴瑟通體全壞即罪創議之人而鄉之知音者早已迸斥死亡而不可得補救之人矣彼覆餗者其德薄其智小其力小國人皆知之而尊其位依其謀重其任者以天下之大事祖宗之重寄付之於操刀輕割之手而不之惜讀史者所為廢書而三歎也

倫常內應做之事須盡心盡力做去要知事無可諉責無旁貸不可有難易之見不可存禍福之見處常如是處變亦如是蓋子臣弟友之間有一定不可易之分即有一定不可易之道不得以時勢論也一直做去即得為人稍遲回游移即不可為人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生而禽獸曷若死而人乎是以君子早辨之

工夫不從難處做去則易進亦易退也學問不從難處得來則易得亦易失也道理看得容易未嘗深入其中遽謂道在是矣如是人者以之為士則鹵莽滅裂

而迄無一成以之任事則粗率苟且而敗乃公事由內而外自幼至老終無一件合道理處

精細而出之以磊落光明方不入於陰刻謹慎而出之以慷慨剛毅方不流於拘迂

學問是終身做不了的道義是終身行不了的只是將工夫逐日勉勵將行事逐件點撿勉勵時毋太銳亦毋太緩點撿處毋自是亦毋自餒循序而進樂此不疲舉世間聲色貨利一切戕生伐性之物皆不足以攖其心可以為當代賢人

一事不合於義清夜自思必有惶愧不安處即須常存此心於旦晝間應事接物時自以為戒細細點檢均不可學昨日一些孟浪此是改過善法一事偶合於義清夜自思亦必有私心自慰處即須常葆此心於此後應事接物時自以為法細細體認切不可失前此一點天良此是擴充善法得此二法修身之道思過半矣故曰思而得之

我方自責之不遑何暇責人我誠自責之不已何怪人之責我故責人而忘自責者其可責者必多矣人責

已而怨人者其不如自責者必多矣善自責者卽遇人之誣我毀我只是反躬自問求其心之所安如其所言者是則其人可以爲我之師我當敬之事之如其所言者非則其人不知我既不知我何足與較能如此存心且莫說省却多少是非減却多少煩惱只問自家身心得了多少利益

前賢有云天欲禍人先以微福驕之所以福來不必喜只看他會受天欲福人先以微禍儆之所以禍來不必憂只看他會救會受會救四字親切有味人當猛

省如何存心如何行事方能受得這福又如何遷善如何改過方能救得這禍唯有德者會受會救無德者不能也大造無私豈有無故而欲禍人無故而欲福人之理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古語有云爲善必昌如其不昌祖有餘殃殃盡必昌爲惡必滅如其不滅祖有餘德德盡必滅所謂天欲禍人者其在餘德將盡之後乎所謂天欲福人者其在餘殃將盡之後乎且天欲禍人而猶先降以微福蓋欲觀其能受與否甚不願其驕也使果不驕而又積善以培之卽使當德盡之時我知天必錄其善而轉禍爲福矣此所謂會受也天欲福人而或先降以微禍蓋欲試其能救與否所以示之儆也使果能儆而更積德以禳之適當此殃盡之時我知天又錄其德而降福無窮矣此所謂會救也雖然聖人勸人積善戒人積不善故有餘慶餘殃之說古人勸人爲善戒人爲不善故有必昌必滅之說爲人子孫祇兢兢於善不善兩途猛省深戒不惟不敢以己所處之困阨歸咎於餘殃並不必以己所得之際遇徒

恃有餘慶也

於衆人之所忽者而能謹之於衆人之所過者而能節之於衆人之所諉者而能任之於衆人之所爭者而能讓之於衆人之所趨者而能遏之於衆人之所畏者而能免之不剛不柔不偏不倚吾見亦罕矣嘗以此求之詩書史鑑之中當奉爲師者百拜取爲友者再拜

自信太過則君子不得終身爲君子自悔甚力則小人未必終身爲小人

於易激之時須是能忍於易欺之事須是能誠於易廢之端須是能振於易忽之候須是能持於易怠之際須是能敬如此方可與之言為人方可與之言力學

熟讀史鑑取古人之嘉言懿行奏疏論辨領其大要參其精蘊雖不能一一記誦而理解在心出言論事自然確有把握不致為唯諾為模稜為尸位素餐為庸臣誤國

學者閒居獨處議古非今動謂人無定見定守值聲色而頓改其操設我處此地位必不如是遂致以柳下

惠坐懷不亂管甯揮金不顧視若尋常自信為已所優為者乃身當其時目眩心迷神搖志奪一切以身狥之較諸從前所議所非之人且頹然下矣古人云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論篤豈可與人哉能於熱鬧場中以道自持一毫不染超然物外方是心地上工夫

知得嗜欲皆汙濁之物何可輕染知得宴安皆酖毒之事何可少懷知得性分為美備之物何可輕失知得憂勤為生全之事何可不勉知得倫常為當盡之事何可少誘知得節義為死生之大何可或渝

多言必失故須謹謹非緘默之謂也當言則言疑則闕之何失之有妄行必殆故須慎慎非葸足之謂也當行則行殆則闕之何殆之有故君子不以躁妄輕浮而顯悖乎謹言慎行之大誡亦不以隱忍畏葸而矯託於謹言慎行之虛名

學者嘗覩天地生物氣象春夏之間和煦發育一草一木無不欣欣然各遂其生即秋冬霜露冰雪極嚴寒時如麥根梅萼之類亦皆各予以生氣得此氣象以

養胸中大和則喜怒哀樂不倚於一偏民胞物與之量隨時自足先儒謂以萬物一體為心即是此意

常見一士平日亦知自愛其鄉有好訟者屢譏訕之後得一矜與人訟而勝遂自鳴得意習為刀筆與人捉刀而取貲細大不捐又揮金若土荒於酒色不數年並其受遺之產而罄盡焉向使能葆初心不恃一矜不與人訟抑或訟而不勝且被薄懲未始非其福也禍福之機相為倚伏理欲之辨只在幾希易曰履霜堅冰至盖言慎也

小說家自古有之以之破悶釋愁消寒解暑亦無不可然必須有益於學問有關於名教有切於身心置諸案頭可以爽心目可以質友朋並可以示子弟至於談鬼神記怪異說報應辨禍福爲下愚說法以神道設教皆可以存之不必苛責若夫肆談風月編造淫詞假人閨閣以爲美談藉彼強梁以爲快論逞怪誕之筆墨爲艷麗之文章曲盡形容顯呈謬妄世俗稱爲才子識者等諸四凶縱或示以報應後有儆戒之詞不知開其法門先作淫凶之導果是讀書子弟積

德人家豈可以此混列縹緗汙吾耳目哉亟宜火之兼坑勿令藏諸鄴架

道德經濟非是兩事未有道德充足無經濟者亦未有經濟有餘而不本於道德者然體用兼備道德固賅乎齊治均平之全而推行盡利經濟亦自有經權常變之妙

與人爲善善之最大者也至於以善勸人亦當因人而施萬不可正容厲色致令其人無地自容羞惱成怒翻阻其悔悟之心而讎怨於我勸密友爲善忠告而善道之可也勸同類爲善主文而譎諫之可也勸俗人爲善以諺語俚歌聳動之可也勸惡人爲善以王法陰報警醒之可也皆要觀其能聽與否能行與否不可瑣瑣刺刺如贅者之未見顏色而言夫處友之道子猶曰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況下此者乎

賢者亦有賢者之過正直尚矣而或失之激誠實尚矣而或失之淺果斷尚矣而或失之銳慈祥尚矣而或失之懦濶大尚矣而或失之疎縝密尚矣而或失之拘得其美而除其弊乃爲全德乃能濟事

大吏佐朝廷用人理財當存大體秉至公審是非辨利害一本天理國法人情不可妄動聲色輕示愛憎授人以隙假人以柄自然體貌嚴重意思安閒心氣和平事機縝密鑑空衡平物來順應無智名勇功而封疆之內陰受其福矣最忌急功利而用權數變亂國政賊傷善人陰險凶殘堅愎很毒蓋彼不以正而以權不以誠而以術於是一般功利夸詐小人亦以權術智數投之中傷善類煽助虐毒爲國家斂怨賈害剝元氣壞本根若而人者一身不足惜其如國事何

古之良法久而生弊又時事適當其窮自不能不變以求其通然必先審其通而後變其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若不審而妄變之則罹其害者多矣迨事不能通而前日所議今復更之今日所令明日又改之則被其殃者未知所極矣大抵後人所議章程皆前人所議及深悉其弊擯而不用之歷稽其思深其慮遠上下四旁面面照應周到雖行久而弊只當就其立法之本意偏者救之弊者補之譬之宮室棟宇本堅峻也牆垣本周匝也日久而棟宇將偏救之而已牆

垣將敝補之而已若不揣其工費不較其利害不度其力量欲更張而一新之拆毀之後始知舊材不堪全用欲新構之而又不能於是又拆他屋以助之乃既拆他屋而又不堪全用苟且遷就改大為小易高為卑不惟大壞舊日規模抑且不能垂諸永久其敗也可立而待也故善醫者去其病根養其元氣不易其臟腑不勞其筋力也善補者仍其舊製縫其破綻不剪其餘完不改其全體

天下之禍成於怠荒者人易見之成於激迫者人不易知此則賢者之過也嘗見古正人君子抗疏讜言屏斥近習貴寵或毛舉細故或繁言聒耳或聯銜進呈致人主厭聽猶屢瀆不休非不忠直也其卒召辱何夫臣辱何足惜以過激之故而使人主倚任小人小人簧惑人主反噬善類禍延朝野如漢唐宋朋黨之禍善人無孑遺而國勢卒以不振彼小人不足責後人多為賢者惜之

恒言平穩二字體貼之有深味有至理心不平則偏氣不平則躁言不平則激事不平則亂悔吝憂虞之未

遑如何得穩凡一物一器得其平則穩不得其平則不穩況於人乎人不平穩而我用之必壞我事我不平穩而求見用無乃速之敗乎由平字而廣言之一人有一人之平各種人有各種人之平一事有一事之平千萬人有千萬人之平各如其分量始各得其所安是之謂各得其平

讓美歸功肇自虞廷傳諸史冊士大夫所當勉而效之庶幾可以集眾美而奏膚功其次亦要不掠美不爭功尚不失為端人正士倘不公不恕有罪而掩少功

而今君子存心不應如是至於委己之罪以誣人寃人之功以歸己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過寬過厚小忠小信足恭曲謹此婦人之德不足與有為也樂觀時變善測事機利則先趨害則早避此賤丈夫之行不足以任事也身膺重責置身事外精神不相屬痛癢不相關退藏於無禍可侵之地善處於有利可竊之途功成而已得邀恩事敗而已不認過此智巧之士所為鮮不為大姦慝也

余都轉兩淮有客謂余曰揚州為繁華之地鹽筴為財賦之源寶山空回可惜也余曰此非君子所言得毋以此試我乎繁華者俗之敝然習慣已久禁之不得亦非我所能禁特自約束不為所染而已至財賦乃國計所關民生所賴運使之職在於裕課以供國用轉運以濟民食庫藏無絀商力甚紓則為之救災凶振貧乏吾之所以不欲寶山空回者正在於此夫衡文之使嘗以寶山空回相誚讓謂其不以寶獻於朝而用於世也豈自私之謂乎即以私言之此間廉俸較優辦公有餘猶得分其餘潤供行李之困乏周鄉里之貧窮寶山不空回已多多矣他非所敢知也又一客謂余曰君富貴中之苦人也余曰做官原非樂事為官原是苦人若不知其苦而徒以為樂則不如速貧速賤之為愈也古之帝王兢兢業業旰食宵衣惕厲憂勤胼手胝足其苦何如為官各有職守職大者責亦大所當憂者亦大若所任者苦事又不願做苦人則為戮矣何樂之有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豈我輩所能仰望然不可不存是心吾正恐欲習其苦而不得君以為苦人愧良多

矣

為官見識鄙俗器局卑陋不特為高明所鄙即與臺皁隸皆能笑之總因利欲所蔽不肯放開眼孔獨往獨來做官不任勞怨不盡心力只是靠着別人做去其顚躓覆敗可立待之總因優柔成習不肯站穩脚跟自拔自奮此為民上者第一可恥事第一可憂事余嘗贈及門赴官一聯云站定脚跟莫隨流俗放開眼界要學古人

理欲二字是人獸關頭誠偽二字是人鬼關頭憂樂二

字是生死關頭勤惰二字是成敗關頭順逆二字是吉凶關頭忍激二字是禍福關頭

激之一字無處不受其害人先降伏得此字然後有受用人以氣陵我亦以氣陵之彼此相激兩氣益增兩人皆受害矣於此時平心自思可是我自取否則我之氣平非我自取又何必動氣於是思所以遣之之方則彼之氣亦平矣古有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旨哉斯言

謙爲吉德固也然謙亦須以禮節之禮卽中也謙而無

禮則勞豈古人禮讓之意乎今人皆知傲者之害禮而不知謙之不當禮而亦害於禮有子謂恭近於禮遠恥辱孔子以足恭爲恥可知謙是自然謙而無禮則是有所爲而爲之脅肩諂笑恥莫甚焉辱莫大焉廉恥道喪氣節不振則非謙之爲害謙而無禮之爲害也

向善則當加出幾倍工夫處人則當讓出幾分地步

制藝代聖賢立言四子書皆以明曉淺近之言說正大之理只是要人共明道體本非有甚高遠難行之事何取乎深奧幽折之言本非襲取假託之端何貴乎粧飾浮華之語由九經變爲古文由古文變爲經義所貴語不離宗言必達理平正通達典雅名貴若夫艱深險澀文之妖也剽掠剿襲文之賊也浮光掠影滑調繁音文之俳優也倚門傍戶作態粧腔文之傀儡也正文體者必屏之

每見學者有自矜之念存於中卽多方自掩終是按納不住形之於色識者已決其根淺量狹非遠大之器自古無不虛心之聖賢大禹不矜不伐故拜滿招損

謙受益之昌言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蓋實見大道廣大精微眞有未及見處故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矜念何自而生學者須把矜心消滅得盡然後可以議道

君子言理不言數以綱常倫紀之所在不得以讖緯術數參之也或曰易卦爻言理亦兼言數吉凶悔吝何可不言曰易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是教人反身修德懲忿窒慾迪吉於將來弭禍於未著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國家有難爲子爲臣者除死孝死忠

别無容身之地安計吉凶禍福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就無事時而言哲人智士之所為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就臨大難時而言忠臣孝子之所為也若概諉之於數譬如親病在床信命求占卜以為不濟而坐視之我知其必不然矣雖當易簀屬纊之時聞有良方汲汲求之即到無可奈何之時依依焉尚作冋生之望也孝子眞情如是如是以此推之忠臣之道亦如是也

語云俗不可耐俗不可醫實有至理人一志念俗識見

俗言論舉動俗縱有些聰明有點才辨終身是箇俗人幹得個甚事

作史須具才學識三長讀史者亦當法此三長然後可以知人論世邪正是非忠姦直佞之分不可不嚴安危治亂盛衰存亡之漸不可不辨至論人必當合其言行統其始終察其心之所安究其事之所極庶幾得其人之梗概定其品之清濁仍有善善從長惡惡從短之意若第就其人之一言一行第就其事之或成或敗而遂定其是非誤矣夫惟論世乃能知人可怪今之評論古人者不計古人所處之時何如所值之勢何如但見其病不察其心未嘗權衡而妄議其輕重本非繩墨而任意為曲直執其淺見俗解曰非也過也此為輕薄謬妄之尤者也有學識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設以身處其勢而籌其事乃知我之所欲言者其時必不能言而古人之所言者我未必能言也我之所欲行者其時必不能行而古人之所行者我未必能行也如是方為尚友方為知人

境界如青天白日胸襟如霽月光風氣度如璞玉渾金

器識如地負海涵明照如鑑空衡平溫厚如甘露時雨品望如泰山北斗求之往古如見其人

士君子當求為有用之實學勉為有用之實才常存憂世之實心不忘濟人之實事處則有益於世教出則有益於國家若徒託淸言謬稱淸品與奔走風塵者同為世間一廢物耳

將官常俗套當作正理揣摹學習居然步亦步趨亦趨惟恐犯呆傻二字將做官正理當作虛套因循苟且不肯以實心行實政惟恐犯迂拘二字此當世之錮

蔽也如此作官過了一世糊塗造了無數罪孽
聖賢只是虛心見得人人各有好處皆當取以爲師當用人之際則各用其所長是以羣才效用而事克底于成若犯一盈字便見得人人皆非己獨是人人皆愚己獨智人人皆庸己獨才人人皆不肖己獨賢則其爲人必糊塗必執拗必剛愎以之任事小事小敗大事大敗人第惜其不能容人也吾獨哀其不能容己

門人將之官來求贈言余曰爲民父母當常存父母之

心當常盡父母之道不孤負父母之名而已保赤誠求教養爲先何以教何以養更不須父母斯民者另外設法只要將國家美意良法逐件逐條敬謹遵行庶無隕越所與民最親者訟獄而已大畏民志何可易言但使明愼聽斷毋濫准准則必提毋濫提提則必審毋遲審審則必斷毋妄斷斷則必公試思爲父母者子弟有口舌之爭肯使之誣陷好人乎肯使之躭延釀禍乎肯使之拖累受害乎肯使之監押受辱乎肯使之受須耗財乎肯使之失時廢事乎奈何以

爲民父母自任而忍聽其誣陷善良濫准之准則全行拘提以鼠牙雀角之微嫌遣虎視狼貪之衆蠹案外株累謂之搭台節外生枝謂之開花在鄉則拘集於保家不留雞犬進城則羈縻於客寓大索盤餐蠹橐既盈堂規再論差不送案而官不知也吏不呈堂而官不審也小民之受累耗財失時廢事已不可勝言矣而况審而不斷斷而不公民之受害更無既極致有小事而釀斃命者天下有如是之父母乎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言及於此實所痛心願常留一分念

頭在民卽積一分之德常盡一分氣力於民卽造一分之福案情早决一日卽使民少受一日之罪差票少提一人卽是我多放一人之生至於不濫准不濫差不濫提又其始事也毋玷辱官箴毋朘削小民毋枉己是非毋拂人好惡毋忘民休戚毋作我威福毋虧蝕公賦毋肥飽私囊毋假手吏胥毋祖護左右常時念及民生纔是爲民父母

人有恒言曰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非旁觀者皆知當局者皆愚也旁觀者只論道理無利害心只論事勢無

得失心當局之人多較利害計得失則徘徊瞻顧神爲之惑智爲之昏氣爲之衰膽爲之失殊不知旁觀當局易地皆然果能去利害得失之心則當局無異於旁觀旁觀可使其當局

士君子立德須如天地天地以生成爲貴雖和煦之餘不能無肅殺然肅殺正所以輔其生成也畢竟一年之內和煦時多肅殺時少則以生成爲德者可知所重矣立品須如金玉金玉在渾璞爲貴其溫潤之中未嘗不堅剛然堅剛正斯以保其溫潤也畢竟發見之時溫潤外著堅剛內含則以渾璞爲品者可知所重矣

聖賢不輕議法不苟變法商鞅之立法安石之亂法於情理上一錯其流弊遂不可勝言此萬世龜鑑

朱子註成人美句曰誘掖奬勸四字何等從容寛大容其質之所不及恕其識之所不到聳其心之所可樂扶其力之所能爲藉物指點卽事講說隨時開導逢人推奬許多心念許多作爲則人必感吾啓迪之誠油然興好善之心幸吾樂育之恩皇然起奮往之志懼其危也而我持之慮其顚也而我扶之豈有不長進之理今之責人者未聞勸之而先怒之未聞教之而遽罪之卒之被責者終不明其故也不惟被責者寃而怒之罪之者亦甚無謂矣

虛心者取人爲善卽物窮理處處可得師頭頭皆是道仁義禮智忠孝廉節皆可於鳥獸草木覩之故曰能自得師靜觀自得

嘗見有搢紳先生居鄉惟以經籍自娛以泉石自樂地方官非世誼年誼及故交者未嘗登其堂人亦少晤其面也鄉人敬之士大夫亦尊之重之詎不肖子弟倚勢作威藉名攬事高車駟馬奔走於府縣之門脫幘褻衣徵逐於市井之內假民訟以爲已事藉官法以爲私情小事則受小賄而情求大事則索大錢而賂囑甚且賣其父之銜名以拜託甚至摹其父之筆札以邀求畏勢者受其愚弄而謂搢紳之爲殃爲蠹也明幹者識其詐僞而歎其人之爲豚爲犬也夫爲人子者而致人目之爲豚爲犬且令人疑其親之爲殃爲蠹忍乎哉

把理欲二字判得分明理如青天白日欲如暗谷幽箐理如淨土康莊欲如溷廁糞壤理如高樓傑閣欲如甕牖蓬樞境界既辨得眞則目不轉睛惟恐錯認足不停步惟恐誤趨出乎彼方入乎此遠乎彼方近乎此已得坦途安步從容循序漸進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到得高明地步囘視熙熙攘攘夢夢憧憧者皆東奔西竄智失神昏勞勞於幽暗糞壤荆棘之中至死而不之悟也乃知聖賢救世苦心爲天下萬世哀眞有不能自已者耳

一動念時要理會聖賢曾有此念否一啓口時要理會聖賢曾有此言否一舉動時要理會聖賢曾有此行否平日有戒愼恐懼之功又于應事接物之時愼之又愼省之又省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奸惡壞世道賴正直之人以扶持之殘刻傷元氣賴寬厚之人以培養之而有時正直寬厚亦不濟事者則過直過寬之咎也夫平直以地爲極而百川之流必有曲折有渟聚洩者自洩而涵者自涵若直而激則爲怒濤所傷者衆矣仁愛以天爲極而四時之氣有發育有閉藏生者自生而殺者自殺若寬而弛則爲亢陽所害者廣矣正直而不激禍寬厚而不養姦其惟聖人乎

嘗見世家子弟自誇其門地竊恥之而又哀之唐柳玭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瑕衆皆指之此其所以

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夫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之言世家子弟之鍼砭也得罪於他人死難見先人於地下是終身處危地其嚴乎懿行實才人未之信況本無才無行乎小有疵瑕衆皆指之況疵瑕本不少乎何驕之有何恃之有

世未有偏而不壞者屋偏則傾舟偏則覆輿偏則軋轢偏則躓物皆如是人之行事何獨不然性偏則多執心偏則多惑行偏則多邪見偏則多敗偏於聲色貨

利偏於貪墨驕奢偏於機械變詐種種惡業罪由自取是皆不足責者也至偏於飲偏於食偏於博奕偏於盤游偏於朋友徵逐偏於妻妾歡娛偏於狗馬田獵偏於宮室服飾亦皆戕性之端隳功之事敗志之具固志士所當戒亦豪傑所不爲若夫杯酒談心花箋詠物臨池學字下帷讀書此文士之風流文士之本色然或晦而不化嗜而入癡至蓬首跣足而不知嘔心吐血而未已以及身膺民社徒爲傀儡登場貌具衣冠一任豺狼當道而乃閉臨小楷長誦古編以

衙齋爲文房以養廉爲膏火近世有以性耽筆墨詩酒風流列入彈章者人或以爲刻余曰以司馬君實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語推之其義自見

士君子讀書論道博古通今邪正是非之判既明則取舍從違之識自定故他日起而行之善不善早於坐而言時見之每見有世家子弟於習文習詩習字之時專以功名得失而言且徒事酬應毫無實學於是以弱冠之年遂習爲奔競之事聲譽日上品行日卑同流合汙深根固蒂不幾載間而青雲得路矣且堅使衡文矣且升躋卿貳矣平日所存於心者惟功名得失耳所出諸口者惟功名得失耳所見諸行而下而治民中而處友上而事君者亦惟功名得失耳相習成風舉目皆是有一二正直之士咸指爲異已排擠而擯斥之一旦國有大政集議之詔屢下以唯諾成風之眾爲艱難宏濟之謀妥商問道於盲責行於跛嗚呼士風不振四維不張人才何自而興世道何自而盛自漢魏而降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所以慨想於菁莪棫樸之盛而致嘆於變雅之小宛諸篇也

以毀譽定人品者非卓識也以毀譽爲喜憂者非實學也善觀人者考之於語言動靜之間察之於倫常日用之際其人之是非自見我何能毀我何能譽則凡人之毀譽不足信可知矣善自修者愼之於隱微幽獨之中謹之於子臣弟友之道在我之責備不暇於毀何有於譽何有則外來之毀譽不足憑可知矣嘗見人於應事接物之間多方矯飾極意彌縫以釣取稱譽而周旋世故者亦即勉承其意而極口讚之不已彼亦揚揚得意居之不疑殊不知此譽之之人當

時腹誹且退有後言矣是譽之者固不得爲直道之士彼要取虛譽者抑獨何心而忍自欺以受人之欺哉故古人自勵之言曰與其使人有面前之譽不如使人無背後之毁

凡事按正理行去自然井井有條毫不擾亂如青天白日穩步徐行於康衢坦道之中不矜才不使氣自得到至當恰好處若存私心計利害則心不能自主神志昏亂是非顛倒如風霾陰翳蒙袂疾履於幽巖窮谷之間心益勞計愈拙不覺到罟擭陷阱處俗語有

天堂地獄之分講學家置而不論爲中人說法正不妨以此語之先使之知所畏懼再與講論道德黜邪崇正尤易爲力所謂以神道設教何害之有

人生以百年爲期十年以前知識初開惟視父兄之教至十有五以後欲立身與否求成人與否全在自家主持此時不知自立忽忽至於二十縱使有百年之壽已先孤負此二十年光陰矣又有初志欲求上進而飲食男女之大欲乘其血氣未定而攻之奪之轉晌三十矣自問此三十年間所得者何在不惟無益於德且大有損於身是年壯而適爲壯所害也壯而不立於此而努力焉亦已晚矣然果能悔悟前此虛度了三十年而奮然以興前此之自誤猶可及止也後日之自新猶可及圖也無聞之譏見惡之歎猶可冀免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猶可有爲也四十曰強自有所當強者在豈僅年力之謂乎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由其欲寡過而嘗若未能是以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此豈可以爲斯人望乎然暮年改過古亦有之縱或學問不

能充足踐履不能純篤而自悔前非勉力漸滌君子亦取之特恐故態自安不知內訟則由強而至始衰之年已是日落西山還有甚麼長進百年三萬六千日虛負了一萬數千日韶華至六十七十一事無成一名不立無德行以傳鄉黨無家法以示子孫卽果壽屆期頤亦不過徒留此非肉不飽非帛不煖之肢體飲食嬉笑而已亦何益之有哉念及此應思天假我一年則當盡此一年之力我過此一日則無虛此一日之功自十五以至六十按日進步於一萬數千

日後通盤計算善言若干果能不愧不怍則六十以後無思無慮行其自然一堂之中和氣靄然肅肅雍雍如是而享期頤之壽方不愧耳

子弟無論資質如何學問如何只將孝弟忠信仁義禮智嘗懸諸心目之間日以自責曰我得毋不能竭力乎得毋不能恭兄乎得毋不能盡心乎得毋不能先施乎或者存心刻薄乎或者處事乖謬乎或縱肆敗度乎或瞀亂是非乎日日如是事事如是終身如是是謂成人是謂成德是謂成性是謂成教

偶見小說載某官斥貴公子曰爾等生長富貴之家文繡膏粱已為踰分緣爾前生薄有福緣故令生茲樂土正宜謙恭循謹接武前人尚恐不及何得視祖宗作牛馬用金貝若泥沙比昵頑童交遊匪類敗化傷風皆由爾等陽法既不能及爾焉得復令逃陰官之三尺令受宰割之苦俾將來知儆其為下愚說法以神道設教意誠剴切言復詳明紈袴子不能振家聲延世德匪惟自等其身於禽犢抑且視祖宗若牛馬宰割豈足蔽其辜哉養痾新愈默坐憶及故亟錄之以為吾後嗣戒

倜儻不拘下筆萬言暢飲雄談翛然於塵俗之外是為眞名士風流自賞肯氣流露於灑落之間令人愛其才重其品而不敢犯今有襲其迹而託其偽者不過學得幾句打油詩記得幾個隱僻典描得幾行濫柴字遂狂蕩放肆睥睨一切沈湎饕餮號呶讙叫其形則虯然若鬼其聲則狺然若犬人皆惡之而彼方自託於名士不肖子弟或從而附和之敗矣有謹厚者亦第置一席以處之曰名士派也嗚呼果其名士何

派之有名教自有樂地學者當於此求之有才無行然且不可况未必才乎

有中表某家稍裕以惑於樗蒲遂蕩家變產而移於荒僻置瘠土數畝以自給　先君子假以百金約償息穀十石時家已十口惟賴是也後不特無利並本亦將亡焉其季父武庠某虎而冠者也年將八十一日忽遣其子來邀　先君赴其家云有要事相商且囑余隨侍至則禮意隆摯自言曰平生以詐力凌人每追隨左右感善氣未嘗不肅然敬也指其老妻及其

二子曰我豈徒今日面諛哉居嘗謂爾等曰如公之
忠厚積德子孫必昌當亦熟於耳矣今煩公枉駕者
非他以羸老不能往候恐旦夕死欲稍展欽慕之忱
知公硯耕甘淡薄吾姪所假之件必不能歸公失此
其何以濟吾督用彼金適符此數彼畏我不敢索也
吾雖償之彼不能償公吾將以此代之償公使彼不
致有負公之名吾亦得展愛敬之私矣及喚中表某
語之故以百金交先君而歸其券命其二子以馬護
送而歸鄉搢紳先生聞之歎曰異哉某非可以理喻

德感者也今乃如是周折中規矩而曲當人情乎然
則非某之果能循理也其故仍在感之者此余十六
歲時所覩所聞事　先德若是因感而述之以誌弗
諼
幼承　庭訓凡灑掃應對進退無不敬謹習之故自少
至壯至老未敢驕也親承　色笑見布衣蔬食澹然
處之一飯一粥半絲半縷愛而惜之故自少至壯至
老未敢奢也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非強而
爲之也敬維　先德眷念後昆爾等足食豐衣高堂

大廈僕奴健僕駿馬肩輿視若分所宜然受之無愧
矣抑嘗計及創業之維艱守成之不易物力之有限
已福之當惜乎世業縹緗代傳組綬此其上也弓冶
箕裘士農耕讀此其次也硯眇筆食課子訓孫又其
次也估偷犢之愛甘豚犬之羞飽食安眠嗇財漁色
比頑交匪私妻忘親醉舞酣歌淫昏暴殄當其盛也
席寵怙侈傲物淩人謂禮節爲束身之端等詩書爲
無用之物鄙老成爲拘迂之見視直諒爲寇讎之人
罔識未雨之綢繆豈計宴安之酖毒及其將衰也坐

食山崩潰防川竭燕巢幕上薪積竈旁如棟之傾折
而不支如火之燎原而不撲猶復肉林酒池醉生夢
死賣房變產典衣質釵身殉於博場魂遊於妓院至
死不悟有如此人其既衰也一敗塗地大禍滔天前
此傾家破產罔知兔窟之營今則敗屋頹窰徒擁牛
衣而泣子號寒妻啼饑一籌莫展鬼揶揄人啞罵寸
步難移是欲耕無田欲工無技欲商無貨欲賈無錢
姻親本不相謀匪朋若不相識惟知救死之急豈計
擇術之卑能寫者傭人作書有力者投營列伍探諸

世澤毋乃貽羞至於辱輿臺降皂隸雖苟圖性命不如死之爲安矣豈得列於人數哉孝子賢孫早鑒於此埋頭讀書奮志上進掃除穢惡漸進高明丕振家聲光昭世德豈不懿哉

王漁洋香祖筆記自記其家自高曾祖父已來正廳皆置兩素屏一書心相三十六善一書陽宅三十六祥以垂家訓聯云紹祖宗一脈眞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畊此眞傳家之寶裕後之基也爰錄之以貽我子孫三十六善見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三十六祥王自註未詳所出

人之一生須緊靠著一誠字凡動靜語默出處無論安危順逆只按著天理人情實心做去不可有一毫虛假便歷久攧撲不破前後也能照應得來稍有一點虛假便自欺而欺人勉強一時一事終久必露底裡不知者怪其前後成兩截人有識者早已看破此所謂如見其肺肝然

天地間物欲惑人之端不可勝數故防範子弟甚不容易近世又添出鴉片烟一件尤係生死關頭凡吸食者千百中無一得考終命誠可畏也例禁綦嚴而死者自死食者自食中貧者以此傾家壯年者以此虧體至於衰殘不繼精髓已枯猶求餘烟烟灰抱其烟具死而復蘇蘇而復死嗚呼人生難得而乃自速其死乎余任楚南岳常澧道恐署內幕友不能免此長子鍾良未弱冠深慮其染此也一夜聞其問幕友曰嘗聞吸食洋烟之具名曰烟鎗是何字也對者曰想是鳥鎗鎗字曰非也鳥鎗所以殺賊也今鴉片適以自殺當是自戕戕字余聞之喜曰此解最精切可以無慮矣至今諸子幸無此病書之以教將來子弟有

不遵故犯者以家法重治之

處家以和厚爲主和則必厚薄則不能和矣諺有之曰兄弟不和鄰里欺鄰里不和惹是非又有曰家和萬事興其言雖淺實有至理人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一家太和氣即鄰里亦從而化之反乎此則乖戾之氣溢於門庭禍殃作矣物腐則蟲生籬穿則犬入於是傾險憸巧之小人乘機抵隙而煽惑之煽動之至於父子不睦兄弟不和夫婦不相得誰生厲階豈非自貽伊戚哉夫孝友睦婣任卹古所以教

人者孝友則和於家庭睦婣任卹則和於鄰里戚黨
有何不可忍不可容之事而乃至於相爭相競相侵
相奪且至於相戕相虐相殘乎嘗見有兄善讀而弟
賈以供其兄者有弟善讀而兄賈以成其弟者其後
兄弟皆成名入官而其弟以兄膺貤封享厚福和之
獲報豈不大哉
渾厚者福之基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中有
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水至深則容物地至厚則載
物水清則無魚地磽則無木人淺薄則無福本有之

福以淺薄自削之現在之福以淺薄自滅之將來之
福以淺薄自盡之是本欲刻薄人而適以刻薄自已
也渾厚則多福本有之福以渾厚而自保之現在之
福以渾厚而自惜之將來之福以渾厚而自求之是
祇欲不刻薄於人而實不刻薄自已也要知刻薄人
一分即刻薄自家十分止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者未
能害人先害自已公道在人報施在天故曰君子樂
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
行事只要準天理合人情不立異以鳴高不矯情而干

譽憑著本心按著正理做去人以爲是可也以爲非
可也大節所關不計利害不計成敗連身家性命都
不顧豈復有名利之念在其中哉若有所爲而爲之
即是有意盜名盜名之人大節必不能保即細微之
事早被人看破何嘗被他竊得令名去甚者更成爲
奸慝貽笑千古所謂作僞心勞日拙爲圖這美名連
倫常都壞了如葉人欲盜直名而證父微生高欲盜
惠名而乞鄰陳仲子欲盜廉名而避兄離母以及後
世之盜推讓名而故爲辭官盜高隱名而轉爲捷徑

盜清儉名而蓬首垢面羸馬敝衣甚至如王莽之謙
恭下士以妾贈人殺子殺姪至於滅嗣可嘗得名去
否又如周澤之奏妻破戒郭巨之爲母埋兒不近人
情矯枉過正皆非大中至正之道也
人莫不好美而惡醜厭常而喜新殊不知美者易以移
情新者易以喪志酒美貪飲味美貪食色美貪淫官
美貪祿推之物之美者無不令人貪貪則谿壑難盈
不知止不知足而殆矣危矣新技爭奇新製爭巧新
人爭妬新色爭妍推之物之新者無不與人爭爭則

心志蠱惑反其常反其德而妖矣亂矣
世人只是逐末而忘本大可慮也世人專講究衣冠儀容口語習於浮華遺却忠信二字則凡遇有誠實之人皆以村野目之矣況農圃乎女人專講究脂粉粧飾容態習於妖冶遺卻貞靜二字則凡遇有勤儉之人皆以蠢陋目之矣況蠶織乎爲文專講究聲調鋪排詞藻習於浮薄遺卻根柢二字則凡遇有切實之文皆以笨拙目之矣況古樸乎爲官專講究供奉威儀文飾習於奔競遺却職守二字則凡遇有悃愊之

吏皆以迂腐目之矣況教養乎甚矣習俗之困人有如此也
有同僚語余曰某某好露才余曰君可謂能觀人矣然亦有辨某眞是露才不過好勝之心甚至矜夸之念多無器量無涵養不覺把他胸中之所有全發洩出若使之任事必能幹辦得來特少謙退之德耳若某則非露才乃是飾才盖其中本無所有只記得古人幾句話聞得古人幾件事又未嘗深求其所當然究其所以然遂剽之以爲已有若以之任事必不克負荷偏又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自古誤人家國者皆是此輩
制藝代聖賢立言詩以言志自童子時父兄以此教之塾師以此課之長而習焉以此掇芹藻取科名登館閣將終身以之矣然設科取士言以驗其所學卽古人以言揚之義謂言理既明可於此窺其德行而他日之事功可待也俗學不知務本少時不明小學之方於應對進退事親敬長之要不講也既長不明大學之道於格致誠正修身齊家之要不傳也以此爲

學卽以此爲教授小學者惟以破承起講吟詩作對爲事授舉業者亦惟曰文須揣摩某某家詩亦揣摩某某氏而後可爲逢時利器是專以得失言之矣言得失則涉於人欲矣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時時與之講天理猶恐不能勝況日日教之以人欲而絕口不談天理無惑乎只求精於文徒以文爲博取功名之具得則爲榮不得則爲辱且得之而榮則可以爲人不得而辱卽不可以爲人於是榮者自鳴得意本不素講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於是所言所行皆與其

所爲之文相反是豈非將讀書爲文之事歧而視之哉夫讀書原以明理非徒以求名也理得而身修文行相顧得名固榮不得名亦榮也不得其理徒以揣摩浮議而爲文文與行相悖罔知氣節罔顧廉恥任情縱欲無所不爲其在下位也則足以殺其軀不幸而爲宰執其病國有不可勝言者矣豈第一身之辱哉故嘗謂讀書專以明理躬行爲本文次之

記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雖父母没不衰夫人子不

愛之妾猶以父母之命而終身禮之則父妾可知矣國家定律於父妾有明條揆天理準人情常見有士大夫之家適子知尊其母而視父妾如奴婢視諸弟如臧獲如仇讎不骨肉之而魚肉之不愛恤之而傾殘之識者歎其本實先撥也夫唐棣之詩作於成周文王則百斯男何以當時有螽斯麟趾之頌後世有棣蕚脊令之美詩禮人家正宜知此

精明須藏在渾厚中余生平嘗服膺此言夫人不精明則應事不辨是非接人不識賢否則精明尚矣然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皆渾厚之道也此處世之道則然至於立朝居官有官守有言責則遇事不可不爭除姦不可不力然論事必從幾諫鋤姦亦有包容古大臣名儒皆有可考若夫習於澆薄凡所謂精明者皆機械變詐之心而處之以酷刻是亦流於姦險之小人矣豈得謂之精明哉又嘗見賢者之流存心非不正大論事非不公允而各執已見各逞詞鋒各樹黨與互爲傾陷固結而不可解不惟

自罹於害亦且貽禍國家此則精明者之禍垂諸史籍者渾厚二字烏可不亟講哉

士人不可不先講氣節氣節從有恥中生來孔子謂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當思何者爲有恥何者爲不辱君命平日不知檢束存心行事毫無骨氣諂佞驕傲無所不爲已不知人世間有可羞事一旦處以大事身家之念重豈能望其不可奪哉嘗歎五代時無一有氣節者至長樂老人而極宋代栽植人才名儒疊見嘉言懿行垂諸史冊其正氣勁節凜凜如

見至文信國之成仁取義而極明代三大案直言讜論皆奮不顧身相繼而起足媲美宋人扶植世教吁士大夫不知氣節誰與擔當天下大事乎

孔子曰以約孟子曰求其放心此理自是一貫不約則放不放自約夫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須多方求之實力求之其求之之道皆從學問中來學問只是求天理天理得則心自安而不至於放心不放則臨事一本諸天理自能以約而不至於失所謂求者須自已求求之得與不得惟自已知之他人不能

知也

處已接物最要是一謙字謙非徒揖讓從容之謂果能謙者虛懷若谷自然睟面盎背進退有度恭儉可親非第以聲音笑貌爲也易曰鳴謙曰撝謙曰勞謙學者當先求所以鳴所以撝所以勞實在用力處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明驗而按實求之則孔子所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謙之本未有責已厚而不能謙者孟子云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是不謙之由未有自任輕而能謙者小學應對進退徐行後長及曲禮少儀皆教人以謙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訓子弟者尤當謹之於始勿壞其基也

鄉黨篇恂恂如似不能言是記者善於形容聖人處朱子以信實之貌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釋之其義益著子弟在父兄宗族之前豈容有一毫欺飾一點虛假既無不信不實則誠敬積於中禮貌形於外謙卑遜順自然流露人第見其似不能言而已今見子

弟有不遵教訓不好學問不循法度者作僞文過揜著爲工既無信實之心遂不覺趾高氣揚而罔知檢束父兄或再縱之彼方且自以爲賢自以爲智目無尊長恣睢淩縱所謂驕淫矜侉將由惡終也人以聖賢之道自勉未必能賢猶不失爲謹厚之人若甘爲欺僞任情自縱不惟宗族中無是人直自外於天地之生成而已

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此在家言家也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此在國言國也一

身所在之處各有分所當爲之事循分自盡不可有一毫缺陷分外之事不須管他所謂思不出其位處而在家只言家而不敢言國一言國非横議即是誹謗禍莫大焉出而在國只言國而不可言家一言家始非營私終必畏避罪莫重焉

好惡不可涉於私私則蔽蔽則偏已身不正何以正人即家庭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無一是處所謂正牆面而立也世間惟中人最多皆有善有不善豈可以一事之善而概許其終身皆善以一事之不善而概謂

其終身皆不善哉平其心以處之好而知其惡狐裘而羔袖辨别焉可也惡而知其美葑菲有下體節取焉可也

祭禮至大禮也今人祭祀止知照例備祭品臨事之先一若無事者然精神全不相屬迨酒醴肴饌既設焚香致奠照例叩頭了事幾若不知所祭者何神神豈享之乎孔子慎齋是交神明於未祭之先也祭如在是仰神明於臨祭之時也記曰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蓋思其飲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氣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能以心思交於神明實實如有所見故能致其如在之誠祭神且然况祭先祖乎祖宗精神血脈與子孫本自貫通果能以我之精誠迎祖宗之神明有所憑依自然來格來饗祖宗有遺像可以仰而思若未見於生前而又無遺像亦必就祖宗生時居處語言行事嗜好而思之猶可想像萬不得已即墳墓而致思亦可致如在之誠余自歷官京外每於春秋及遇冥誕忌日未嘗不遙溯塋兆講憶遺像而深致思也

嘗見人誤决一策誤行一事或被人指摘或事勢難行每飾非文過自謂身騎虎背不能再下嗚呼古來亂臣賊子孰非此說壞之乎既明知其爲虎何以不知避而騎之既騎之矣而又明知其爲虎背矣乃曰不能再下豈謂終身在虎背上可以相安可以了事乎是其姦也適以見其愚也古之君子中道而行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正如安車駟馬進退從容何虎背之有何不能下之有所謂凡事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

況不謹不慮而又不悔者哉

士當先辨誠僞一生德行事功皆由此定故前人謂誠意章爲人鬼關頭天地之道只一誠字足以盡之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一有不誠何以立於天地之間自來未有詐僞小人能實心實力以任國家事者以權術處事以機械存心一般小人從而附和之爲鬼爲蜮如鼠如狐識者早知其必敗矣蓋不必爲僞之小人敗於至誠之君子卽其同類之人亦必以僞攻僞不能久而相容也小人同而不和一部

廿四史千古一轍可屈指而數也

喜事者多躁妄或以爲勇往而許之敗矣畏事者多因循或以爲老成而信之亦敗矣然則用人者當如之何曰只是一箇理字一箇時字理者所以辨是非判公私時者所以權事勢審分量理所當爲時所當爲卽毅然爲之於此而遲疑不爲是退縮也理所不當爲時所不可爲乃貿焉爲之是輕舉也總是出乎義理之外皆是氣血用事氣血盛者多敢爲氣血衰者多退心守之以理揆之以義則不喜事不畏事乃不僨事必能成事

以文章詩詞自誇者人必浮薄非載福之器而誇詩詞者爲尤甚以功業富貴驕人者人必卑鄙非致遠之識而驕富貴者爲尤甚果能從學問中見得眞道理何者可以自誇何者可以驕人

委靡者不振豪雄者多粗此兩等人俱不足以幹事思深慮遠氣靜神閒不露才不倖功任天下大事端推此種直戇者易激唯諾者過柔此兩種人恐亦未免釀禍剛柔得中仁智並用是精明是渾厚養天下大

福端推此種

性直者多褊急旣不能忍又不能容人亦不樂爲之用而事多無成故規模要濶大意思要安閒性豪者多粗疎旣不能謀又不能料事亦或倖而苟免而功必中敗故見識要深遠智慮要精詳欲爲用世才者當以宏毅二字求之古人庶於有成者得前事之師於無成者得後事之鑒

韓昌黎進學解曰業進於勤此言士人爲學之當勤也周官戒卿士曰業廣惟勤此言大夫從政之當勤也

自古大儒碩輔其德業功業何一不從勤中得來今爲士時羣居終日狎戲嘲謔游飲徵逐自安於朽木糞牆終身醉裏夢裏業何由精在官時玩愒一切宴安自便聲色自娛遂習於狗苟蠅營不念爾俸爾祿業何由廣聖人憂勤惕厲祇是一勇字祇是一敬字其初祇是一誠字未有意不誠而心能敬心不敬而氣能勇氣不勇而力能勤者也

論事須是持正道顧大體前後左右面面照應皆到不可止就一邊說卽至難成全之事以正理處之斷不

可託權宜之說壞當時之名義紊萬世之綱常孔子謂不得已而去兵去食信必不可去孟子謂鑿池築城與民效死共守事當危急存亡之際惟有一理字可守此時稍涉游移則苟且之念乘之矣曩在京時有執政言事者心非而問之曰事不得已無可奈何余曰自古未有舍四維而救時急者譬之富貴人家偶値窮乏不籌善策以養生而遂令其爲娼爲盜卽使得財猶爲不可而況徒貽羞辱而未必得財乎

明者消患於未然彌禍於未萌蓋惟不蔽於私不倚於偏凡事一本於正守之以理處之以和所謂公生明也抑惟戒其自欺求其自慊待人一本於忠行之以恕要之以義所謂誠則明也能公能誠則心如淸天皎日兩閒萬事萬物皆照徹無遺善者固各得其所卽不善者亦滅跡銷聲潛移默化譬如鬼魅盜賊不敢輕肆於光天化日之中又如水能疏導何至橫流火不厝薪奚難撲滅琴瑟不調早更張於安絃之日室家如故復綢繆於未雨之先不自啓釁患不自生不自作孽禍不自起如是之謂消如是之謂彌齊家

治國事異理同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義利之界必要分明人已之間必要渾一

義所當爲之事只要審量得眞便拿定主意立穩脚跟去做無顧慮無游移臨大節而不可奪經百折而不肯回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也事親事君同此一理中庸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誠也義理行得足便是誠不然誠箇甚麼凡言氣數者必將理義推諉安義命者早把氣數抹煞

徒善不足以爲政故有美意必當有良法然法雖良久

亦生弊所貴虛心求治者採納眾論以輔我之思慮所不及耳目所未到求其偏而補其弊成一箇極正大極完全規模體段方不負舉此念頭古來議更張者立意極是用心亦良苦無如任事過銳聽言不察一般急功近名之人逢迎附和讒諂面諛蠱惑而慫慂之遂徑情自恣橫行罔忌及至變而不通未嘗不自知其誤而附和諂諛者又善為飾非文過曰如某件已有實功某條確有明驗主之者復為所愚雖有二三正人君子直爭婉勸不以為誹謗必以為阻撓

而禍且隨之矣聖賢為政必須賢才以輔之其見識高遠智慮周詳其心志貞實意念深厚故能變通盡利明作有功古人謂公生明偏生闇正以國家公事須平心靜氣擇善用中以欲從人以人濟法不以偏私害政不以文告擾人事有公論何必專作執拗之人我不私心何得更有堅僻之見故嘗謂王荊公若不執拗當是全才若不信呂惠卿諸人當是全德

愛民者養之教之休戚共之好惡同之四境之內如一家通國之人如一人故痛癢相關也脈絡相貫也呼吸相通也竊以今之事勢觀之只有一二分心在民身上而已感至十分矣古有曰信及豚魚又曰化被草木今試問長民者曾有一點信一點化及於民否豈民不及豚魚草木乎

讀經之外必兼讀史史甚繁不能周覽宜先讀鑑資治通鑑一書博而能精簡而能賅讀之可以廣見聞辨邪正明是非修齊治平之道忠義廉節之行皆足以參証經術既得其人之梗概然後取史傳而考其始終庶於以古為鑑之義有得余苦其卷帙浩繁刪之

就簡又取畢氏續資治通鑑而節刪之於司馬溫公紀五代之後續以宋元二紀名曰觀要自道光癸卯夏卸運篆後假館於揚郡之左衛街閉門謝客朝夕披覽偶有所得以意評之迨乙巳夏復任案牘稍暇續而成之至咸豐辛亥復假寓於東關街之百尺梧桐閣校刊甫竣九年於茲精神屬焉蓋自幼好讀史嘗手輯鈔成帙名讀史管見頗得古人成法故在翰林時膺衡文之責則守古人關防嚴密遴選真才之法在御史時膺言事之責則守古人務持大體不毛

舉細故專事糾彈之法在觀察時膺監司之責則守古人察吏安民卹刑興利之法在部轉時膺理財儲用之責則守古人裕課便民通商卹竈之法至於在楚北為郡守時決訟獄察姦宄除盜賊治城垣振風俗興教化皆守古人循良之法也乃知事不師古鮮克有濟既獲其益遂樂此不疲願有志者共勉之

先叔雲湖公歷官中外文學政事兼重一時平生譔述甚富詒謀隨筆乃隨時筆載以教子孫者也 先大夫嘗為之序發明著書之義以付幼湖今幼湖出守江右攜是稿將刊藏之湘良同任校讐之役憶兒時於諸姪中獨蒙鍾愛稍長手書一聯寄勗云立定腳根莫從流俗放開眼孔要學古人謹服膺不敢忘尤願與幼湖共期勉承先志恪守勿替云時光緒元年乙亥嘉平月族子湘良謹跋

〔清〕尹會一輯

女鑑録四卷臣鑑録四卷士鑑録四卷

清嘉慶刻本

女鑑錄目次

卷一
懿範
卷二
貞德
卷三
賢明
卷四
節烈

按詩首二南后妃者風化之所由始也其懿範之宗乎女宗端於上則雅俗成於下矣以言乎婦道則有安貞之德以言乎母道則有賢明之著故次之夫女子之生祇以無非無儀至於閫壼旣昭率多因乎事變蓋有不幸而名彰者矣然未有甚於節烈者也故或以婦人而爲丈夫之事以烈女而兼烈士之風此固非坤道之常然乘時度勢建功立名動關家國之大綱目取之良有以也錄之以備覽觀云

女鑑錄卷一

懿範

博陵尹會一元孚氏輯

馬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

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麄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漢明帝永平三年立貴人馬氏爲皇后）

按馬后之賢兼德也奉承陰后則孝愛養皇子則慈薦達左右隆遇所寵則不妬忌衣疎麄則儉分解得情則智不以家私干政事則公其椒房百世之師與

漢章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

復請之太后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建初二年目）

按太后即明德皇后也憂心災變弗聽諛言力辭諸馬封爵嚴禁昏親奢僭迄今千載下讀深深亹

壼之訶猶想見其謙儉之至意焉蓋伏波家法積
之者厚故螽爾女士昭茲來許歟

鄧禹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脩婦業暮
誦經典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
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有恩恤
帝深嘉焉常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
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
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
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脩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

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竝時進見則不敢正坐
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帝歎失皇子貴人數選
進才人及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絶歲時但供紙
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
帝世不過中郎將（漢和帝永元十四年立貴人鄧氏爲皇后目）

按好書傳本非女職鄧后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可
以爲則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其所得於書者多矣
苟非久戀制朝之權不幾與明德竝美邪

乘氏侯梁商之女選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
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
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爲后（漢順帝陽嘉元年目）

按梁后所陳深得坤道匪徒后妃爲然命婦亦當
知之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
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
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
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

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眞社稷之
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
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
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
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
妾敢不賀上乃悅（唐太宗貞觀六年三月以長樂公主歸長孫冲目）

按長孫皇后制一己之私情伸直臣之正氣且以
片語而救忠良於不死賢哉冠女德而莫與京已

長孫皇后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

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

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愼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其位唐太宗貞觀十年目

按文德皇后所言所行皆可爲則。太宗嘗與皇后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見武德九年目皇后與太宗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宏多既不預政又能匡君於此得坤道含貞之義。貞觀元年以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臨終又以本宗勿處權要爲言黔州之事后其

前知矣

唐穆宗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長慶四年目

按郭太后辭臨朝而手裂制書炳炳烺烺詞嚴義正數語已揭政體之大端爲汾陽孫子良不愧已

唐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

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會昌二年目

按母后之道既當以憂國為心又當以干政為戒惟勸以納諫最得體要不言及政而政治之理亂無不明矣

右懿範之在后妃皆以兼德而傳者也漢莫盛於明德鄧梁亦有令聞唐莫賢於文德郭后亦見大意毋儀天下以類而推其在斯歟

漢成帝嘗遊後庭欲與班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倢伃貴傾後宮於是譖告班倢伃祝詛主上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漢成帝鴻嘉三年目

按恥寵者卒多阿意畏禍者不能正辭觸冒男子以之辱身者多矣知止知命班氏有焉得之巾幗難矣哉

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宋明帝泰始六年目

按坤道貴於順承守身則宜剛正豈可懼一時之怒而蹈於狐媚邪是故從夫亦必度義

漢主聰為劉后起鷁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朕為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為先帝所知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每見之未

嘗不發愧今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聽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

由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聽覽之變色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 晉愍帝建興元年目

按劉后之疏深明痛切宜其足以悟主而救忠臣也傳之史冊彤管生輝矣

唐太宗營玉華宮務爲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克容徐惠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貞觀二十二年目

按婦人之性無他遠慮率喜華奢徐克容上書諫諍有眷有倫卒贈賢妃洵無忝矣

劉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

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目

按率民財以賞將士此五代相沿之亂政所以速亡者也漢主初興未能除積弊而夫人獨侃侃言之不惜出宮中之所有以勞軍何其識見之高明超男子上也

右懿範之在后妃皆以諍君而顯者也班倢伃王皇后守正不阿超然於豔孌之外矣劉皇后李夫人出言有章造福及臣民之衆矣於戲偉

哉亦可宗也

女鑑錄卷二

博陵尹會一元孚氏輯

貞德

杞王慎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姒皆得歡心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誚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慚服及聞慎貶號慟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唐中宗嗣聖六年太后徙杞王慎於巴州道卒）

按楚媛唐室宗女也以行禮爲適志高風自足千古彼以富貴爲適志者直與草木同朽耳何其愚哉

蕭瑀子銳尚襄城公主上欲爲之營第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闕多矣上命即瑀第營之（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按婦事舅姑天下之通義也公主以此爲心固辭營第視彼挾貴以驕其夫家者相去亦何遠歟

唐憲宗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淸貫者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元和九年目）

按之子于歸不能宜其家人多起於奴婢遂至挾貴以驕夫家身陷於惡凡巨室之女嫁於寒微者皆當以岐陽公主爲法

唐懿宗咸通八年以于琮同平章事。十三年貶于琮爲韶州刺史。于琮爲韋保衡所譖貶官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按公主多昧從夫之義而廣德獨不以榮悴易心卒與于僕射死節（見僖宗廣明元年目）永貞之德終焉尤臧矣

唐宣宗欲以于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大中十三年目）

按女子性情暴戾爲公主且不可行況士夫之家乎此當敎之於豫也

右安貞見於貴主皆能盡其禮者也夫女子莫尊於公主莫盛於王姬如東光岐陽廣德猶屈已以修子婦之職下焉者可知於此推而行之安得不宜室宜家也乎不則永福之事可鑒也

故附以爲戒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漢文帝十三年目）

按緹縈以弱女子而救父情切奮不顧身文帝憐之爲免意罪因除肉刑仁人之言其利溥矣豈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哉詩稱女士觀此信然

班固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漢和帝永元四年目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雒陽九月卒永元十四年目
按世稱班氏文擅千秋武雄絕域男作奇男子女爲女丈夫所謂女丈夫者卽班昭也卽曹大家也二兒志事俱賴以成亦奇矣

王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後主延熙十九年目
按王祥之孝人所共知王覽友于之愛後世稱之者或寡矣爲覽也妻者與嫂同事以止其姑之虐更爲人情所難厥後相門昌熾皆覽後昆積善餘慶固不誣耳此爲婦者所宜勉也

漢後主景耀元年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先是丹陽守李衡數以事侵休其妻習氏諫之不聽休上書得徙會稽至是衡謂妻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犇魏何如妻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琅邪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棨戟
按習氏料事可謂智矣昔張釋之以此解免於景帝英雄所見略同何分於男女乎

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周世宗顯德三年目
按鄧氏之剛決於寬仁中見之更爲巾幗所難也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

其子叔玉徵襲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唐太宗貞觀十七年鄭公魏徵卒日）

按辭異數而薄葬以表平生儉素之風鄭公可謂有妻矣

魏以宦者符承祖爲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南北朝齊魏壬申年綱目）

按一時之榮不若無憂之樂楊氏所見何超然也究以貧弊免禍癡姨信不癡哉

右安貞見於婦女皆處事知宜者也緹縈能救父罪班昭能成兄志覽妻能止姑虐習氏鄧氏能籌夫事裴氏能辭君命癡姨能免身禍率皆由於遠識非兒女子所知然非本之安貞其能行之而不悖乎固不必以內言不出於梱爲疑也

女鑑錄卷三

博陵尹會一元孚氏輯

賢明

雋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漢昭帝始元元年以雋不疑爲京兆尹日）

按不疑以渤海郡人而見直指使者容貌尊嚴衣冠甚偉蓋能以禮自持者故吏民敬其威信而法行然非施之以恩不幾過於剛乎仁哉母教嚴哉母範有以濟之矣千古稱賢不虛也

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魏元帝咸熙元年日）

按辛憲英預知鍾會之不久是其智也而戒子從

軍則欲濟之以仁恕曰智曰仁乃君子脩身處世之大道也憲英以女子而識義理之指歸其德性問學豈不足以愧丈夫之不聞道者哉

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日）

按陸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暗合聖賢之正道而能彰厥有常矣興等因以見赦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豈不信哉

功曹魏騰忤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漢獻

帝建安四年目

按吳夫人質性剛明能識政要故生兒有討逆征虜智略超人周公瑾輩升堂拜母蓋亦心服之矣宜綱目書卒於後以録其賢也

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

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梁武帝大通元年目

按胡氏謂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効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而觀此亦可以省巳而脩德矣吾謂景伯供食必尚禮儀其教子固有素也嗚呼賢哉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巳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迕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唐武宗會昌六年目

按見利則趨見害則避士夫交戰於中不知所措

者多矣李母臨財臨難處之各得其宜眞女中丈夫哉或疑庭責景讓從子之道謂何曰道在則從固非從井之謂女待人婦義事巳不同矣況寡母乎濟變而不至軍亂家亡君子以爲從子也

右賢明之著於教子者也雋母羊母以仁陸母以義孫母房母以禮李母以智子能聽受賴以成身於此見坤厚之有餘慶矣

趙王以括代頗將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母曰括父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

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周赧王五十五年目

按利便田宅世俗所羨婦人尤甚括母獨以爲憂趙王不用其言而括軍喪敗惜哉

嚴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

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漢宣帝神爵四年目

按嚴母以仁義教化望其子是其賢也知天道之好還是其智也延年不能悛改而令其母言果驗豈責子東歸之意哉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太后尹氏謂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愼用兵蒙遜非汝之敵汝國雖小足爲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不聽歆將步騎三萬東出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

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蒙遜還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復惜生爲人臣妾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晉恭帝元熙二年目

按尹氏之言知彼知己知德知時預定成敗若合符契惜其子歆愚不能聽也

王陵沛人聚黨居南陽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漢王元年王陵以兵屬漢目

按古人有言陵母知輿以死自誓俾其子終爲西漢名臣所見大所全多矣此之謂死而不朽

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漢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目

按母之愛子未有不欲其貪生者范母獨以得名

死亦何恨相訣滂之所以勇於赴義也所見不亦大乎

右賢明之著於知子者也括母嚴母歆母頴卜成敗於未形陵母范母能臨死生而不惑此其所以名高千古也歟

女鑑錄卷四

博陵尹會一元孚氏輯

節烈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强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況今

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漢後主延熙十二年目

按盛衰改節存亡易心固禽獸之行也然非仁義充足於中知明而守固者能不動於輕塵弱草之語乎如令女之截耳斷鼻所謂苦節之貞雖凶亡悔者矣夫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豈獨令女自具仁義之性也哉

劉曜獲將軍魯充梁緯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

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
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
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
殺皆以禮葬之（晉愍帝建興四年目）

按辛氏之言可法可傳舍生取義劉曜猶知敬禮
況其他乎蓋大節之感人有如此者

丹陽督嬀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
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
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

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
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
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
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
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
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漢獻帝建安九年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目）

按女子守節不辱已足深嘉況能臨變設謀殺讐
祭墓如徐氏者乎宜綱目特書討殺以昭垂後世
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
主萇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登后毛氏美而
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
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
哭曰姚萇汝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

按書法云書死之何予節也婦人死節終綱目一
人而已故錄之

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

秦氏仰藥詐死虜輿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
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
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之虜退唐
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唐中宗嗣聖十五年目）

按呂氏曰高叡仰藥固慷慨殺身之志也及被執
而迫以利害未免徘徊於心矣秦氏以大義決之
不爲威怵不爲利誘嗚呼烈哉

右節烈之徵於守義者也令女毀身誓死辛氏
視死如歸操甚正而言可道矣徐氏有討賊之

才毛氏有殺賊之勇秦氏有不屈之節死生雖
異其心則同朱子皆深予之大書特書有以夫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刺史朱序母韓氏聞
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
及城中女丁築斜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
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晉孝武帝太元三年目

按朱母以智略勝人所全實多宜夫人城之長與
峴山竝峙也

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彊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女
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
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
破之晉惠帝光熙元年目

按以女子守孤城能繼父志力破彊夷此才足濟
變而不失其正者不得以常道繩之

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
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
城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
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

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
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子梁武帝天監十五年目

按韓氏以刺史之母而保襄陽李秀以刺史之女
而全寧州劉氏又以太守之妻而守梓潼皆當成
敗安危懸於俄頃之際而不得執常道以解免者
也故女子而有丈夫之才謂之不幸可耳謂之非
宜可乎哉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
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借汝而
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
興紇懼出頓湞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
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
於建康市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
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
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南北朝陳宣帝太建二年目

按洗夫人三見於綱目大寶元年書曰梁高州刺
史李遷仕反高涼太守馮寶妻洗氏討敗之太建
二年書曰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

母冼氏爲石龍太夫人開皇十年書曰番禺夷反遣給事郎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爲高州刺史冼氏爲譙國夫人皆嘉其功而壯其節也玆特錄其忠貞兩世之語以見其立功之有本云

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隋文帝開皇元年）

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李淵。柴

紹之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劫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按綱目書起兵而先李氏壯其志也李氏者竇后所生之女也生男而得太宗神武之姿生女而有娘子軍之號足以除隋亂而慰舅氏矣然則女士有大志亦豈可量乎

右節烈之徵於武略者也夫武略非梱內所宜聞然爲刺史也母安得不修襄陽爲刺史也女安得不守寧州爲太守也妻安得不保梓潼蓋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心豈容束手待斃耶若冼夫人之建功娘子軍之起義則更奇矣此

嘗度力而行之苟非智勇兼全寧守其常可也

臣鑑錄目次

卷一
器識
卷二
諫諍
卷三
敬事
卷四
立身

按器識在人有大有小大役小則治小役大則亂爲大臣而矜才自用功利眩於當時災害及於家國皆器識之小爲之也故臣鑑以器識爲先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君子安不忘危故器識以將相爲重有器識而無其位自成其大有其位而無器識包羞實多故列其後以示戒然器識云者非如後世持祿養資謀身利巳之所得而托也安社稷者始足以當之欲安社稷則諫諍之忱必致之君矣古者諫無專官故大小司直不加分別後世專設言臣尤當加之意也敬事之方內外庶官略見大意惟於守令特書重民事也以上三者皆本於身其身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古來人臣稍知自立豈不思竭忠報國但爲爵祿所縻或爲威武所屈所以有初鮮終也孔子論君子之道行巳在事上之前孝經所言立身在事君之後欲人不負初心也故取以終篇焉

臣鑑錄卷一

器識

博陵李氏輯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

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目

按李克論相得觀人之要魏成實能進賢翟璜亦知屈已國有良臣安得不與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漢惠帝二年目

按舉讐之風既邈如蕭何之於曹參業已有隙而臨終所薦唯參可以死而不恨矣至參遵何法清靜寧壹其識力之堅定不亦有過人者哉

漢文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

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耶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乃謝病免漢文帝元年目

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切中後世越俎曠官之弊以宰相而辦胥吏之事欲强記決獄錢穀盜賊之數以為能何暇為國求賢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耶陳平之言可謂識相業矣不以人揜也

丞相博陽侯丙吉病甚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漢宣帝五鳳三年目）

按舉賢自代大臣第一義也丙吉薦三人皆稱職惟公故明耳後世非徇情則畏禍所薦安能得人哉○或謂知人不可學然果誠求於平日至死不

忘報國之忠亦必無苟且塞責之舉矣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漢宣帝地節三年目）

按魏相稱服疏廣之言深得相臣之體若善必自己出則與休休有容者相去遠矣

漢光武帝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漢光武帝建武二年目）

按薦人而為君所愛恒情之所喜也宋弘獨以不能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責桓譚且自任

其罪即所以閑邪深得大臣事君之道矣

諸葛亮領益州牧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拂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

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共不疑於直言也（漢後主建興元年封亮爲武鄉侯日）

按諸葛武侯稱王佐之才其爲治規模甚大要在使人各得盡其心耳夫身爲執政而樂聞已過此所謂優於天下者也至於妙簡儁德俾輔時君欲與羣賢以正道滅邪僞之曹丕則用重聽之杜微一事尤足以見其志焉

房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唐太宗貞觀三年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日）

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唐玄宗開元四年閏月以宋璟爲黃門監日）

按房杜姚宋相臣之正則也同心徇國輔政寬平聞善常若已有拔士常如不及知古知今下問於人一个臣之遺風庶幾見之智名勇功不足道也否則善謀能斷才質不同矣應變持正志操不同矣矜其所長鮮有不相輕相忌而至於僨事者謂元補袞又奚望焉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按生日之不可爲樂中主所知也臣子之各宜盡情明主所暗也九齡逢千秋節不以寶鏡爲獻而以金鑑爲箴蓋大人格君恭敬之至也豈效張說源乾曜輩作佞諛諂人君於驕泰之失哉

則天太后常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

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唐中宗嗣聖十七年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目

按狄梁公薦賢之言甚直薦賢之心甚公所薦之人悉當盡忠於唐而人繼其志千秋不没矣大臣以人事君可以爲則○欲薦賢者當先好善不好善則士止於千里之外安得賢才而薦之觀元行

沖之自請可以知梁公之能得士矣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見中宗嗣聖十五年

陸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爲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爲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唐順宗永貞元年目

唐憲宗元和二年以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胡氏曰李吉甫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哉

按庸人寡識祇憑勢位爲高卑所見旣小大事不

成李吉甫捐故相之嫌以刺史而尊別駕有相度矣廣薦賢之益以平章而問舍人得相道矣致位宰輔有由然也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裴垍同平章事○上嘗問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按范氏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已任又引天

下之賢者使諫其君此愛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

若裴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矣

李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擢藩爲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元和四年目）

按裴垍薦批敕給事爲相此賞諫官之証也

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李泌同平章事。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

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按爲治有體相臣輔君宜立其大後世不講乎此而以有事爲榮故事愈分而職愈不稱矣

裴度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唐敬宗寶曆二年目）

按識量絕人固多天授然學養之久亦漸擴充率然遇變而不驚爲大臣者可不豫立於素哉

周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唐宣宗大中二年目）

按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進退無愧於義韋澳後爲京兆尹亦以公直著兩賢相得益彰矣無權之言自足不朽

周世宗嘗怒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世宗起避之

質趨前伏地叩頭曰儀罪不至於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世宗意解乃釋之（周世宗顯德三年目）

按後世宰相動以恩威出於主上不得操權爲辭不知人君一得一失宰相皆與共之況枉殺近臣爲累之大者乎如范質之救竇儀詞嚴義正加以誠切雖昏暴猶當開悟明如世宗何難立釋故罪皆在臣一語爲宰相者不可不時時念玆也

右舉卿相之有器識者爲法夫器以有容而大

識以遠慮而明相自有體後世以宰輔而辨庶務之事君爲之乎或者其臣實甚觀往行而稽前言可以深長思矣

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

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相公叔害起譖之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任之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周安王十五年及廿一年目）

按吳起獲罪與商鞅相似無大臣之德量而以富強功利之術中其君而虐用其民得君愈專取禍愈烈可不鑒諸

秦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

以爲高率羣臣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目）

按始皇聞越言而下議有懼心焉相臣於此正可以引君當道李斯顧爲諂諛悖亂之語陷君於焚書阬儒之大惡秦廷遂絕讜論矣行恣睢之心嚴督責之術秦用滅亡而斯亦被禍曲說阿世豈能自免乎

唐太宗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

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唐太宗貞觀元年封德彝卒日

按古之君子於器使隨才而小人與庸人則反之此求備之中所以多遺逸而明揚之途日隘矣彼身為大臣而不知舉賢之義者聞太宗之責封德彝能無汗下也哉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

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權固位之謀也唐玄宗天寶六載目

按封德彝每視天下無奇才此庸人之常也猶未見蔽賢不祥之實至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唐室遂喪沿及五代之亂二百餘年而未艾也鄙夫可與事君也哉

右舉卿相之無器識者為戒吳起李斯覆轍不可蹈矣即幸而獲免如封德彝輩不亦包羞當世貽臭萬年耶故附列於此以見竊位者之情狀焉

馮異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漢光武帝建武六年綱目

按光武中興諸臣之功耿弇與馮異最偉其忠貞篤棐亦略相同至馮異之受寵若驚安不忘危有古大臣拜手颺言丁寧誥誡之意武臣若此卓哉

吳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光武帝建武二十年目

按漢之彊力猶人所能也漢之謹廉非人所及也

夫武人好貪豈其性然亦鮮學之故耳如漢者意念深矣謂非介冑之士能兼禮義者哉

漢桓帝延熹六年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及規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為奐副從之

按舉賢自代已屬人臣之盛節况復屈已甘為之下豈不難乎其難哉如皇甫規者一个臣百世師也寧得以將帥目之

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

按平吳之功王濬最著綱目書法已見斷案矣原

其始則首建大策者羊祜也至於臨期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者則惟杜預一人其不可及者尤在奉詔節度王濬而能讓濬以成其功使預少有忌功之心則當建平方下江陵既克之時必不肯分兵以益濬且武昌既降衆議俟來冬大舉之時預亦必不肯決策於破竹一經緩師王濬豈能順流長驚直指秣陵乎厥後渾濬爭功幾至僨事然後嘆羊杜並稱其器量之過人固甚遠也後之大臣欲造我邦家者相邪將邪才與功邪非器量之

有容安足濟哉

唐代宗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大歷二年且）

按郭汾陽之處曖善矣以視霍光之容隱霍顯自致誅夷何相遠也勳戚之家尤當知此至代宗不聽公主之奔奏且慰諭之其度量之寬和亦非庸主之所能及也

郭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唐代宗大歷十年郭子儀入朝且）

按郭汾陽之爲臣冠絕千古者誠與恕焉而已矣當方鎮跋扈有求必應之時乃奏除一州縣官而不可得此人情所難受也汾陽獨安然受之且爲曲諒朝廷之詞彊恕而行何入不得哉

郭子儀爲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譖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唐德宗建中二年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且）

按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唐漢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

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唐代

宗廣德二年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按尹氏謂光弼爲中興元功特以畏讒疑沮緩於
勤王遂致諸將不復稟畏媿恨而死嗚呼以臨淮
之功少有疑沮猶不足以全始終况下於臨淮者
乎可爲千古事君不知義命者之戒矣

右舉將帥之有器識者爲法夫將帥臨陣決幾
成敗轉於呼吸此難以紙上空談也故不詳其
戰功而詳其成功之本處功之道如馮異諸人
偉哉唐之郭李同功而異德聞望懸殊卽此可
以爲鑒無煩枚舉耳

臣鑑錄卷二

博陵尹會一元孚氏輯

諫諍

魏文侯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
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
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
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
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按從諫弗咈人君所難僉壬每伺其怒而激之以
成大惡若翟璜者則能引君於道矣後世用其言
而保全直臣最易動聽長孫皇后乃婦人耳猶優
爲之可以近臣大臣而不知其義乎

漢文帝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使
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
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
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

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文帝四年目）

按中無主而不知人者每因毀譽爲用舍其過匪細人臣每避嫌而不敢盡言直哉季布眞堪爲御史大夫矣

汲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守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漢武帝建元六年目）

按汲黯之直諫綱目所載頗多其多欲一語尤爲世主所深忌而人臣所不敢道者以武帝之好殺而能優容之由其以嚴見憚有素也夫嚴本於誠不務積誠而徒爭口舌難矣故事君貴勿欺而犯也

漢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

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元狩三年目）

按人君之於諫臣繩之以法則引身勝之以言則結舌言既屈矣而心猶以爲非獨不畏腹誹之誅乎不愛身以辱朝廷汲之所以爲直也○元狩二年秋武帝發車迎渾邪王馬不具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上默然黯

不畏死亦不死於法彼愛身而辱朝廷者陷主於不義亦或不得免也人當知命矣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漢成帝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目

按名臣傳躋朱雲於大臣之列尚論者爲之吐氣矣更可尚者漢之辛慶忌唐之張萬福皆以武臣一事而足千古此爲附驥名彰乎亦慕義強仁之性積之而發動中事機耳嘗謂凡有血氣者不宜妄自菲薄苟志在不朽卽成其不朽矣

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爲之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唐太宗貞觀二年目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貞觀三年目

按犯顏苦諫最難非有胆略者不能然則胆略亦可強與曰可積學養氣斯理勝而言明矣不然太戇則觸怒太煩則生厭雖欲盡心無益於事或辱且誅重傷國體此忠良之辨千古所以傳鄭公也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

何嘗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唐太宗貞觀十六年以魏徵爲太子太師目

按太宗豈不知中外之事皆宰相所應知惟是營繕非宜北門近地不欲臣下共聞故怒時之言遂失體耳人主每好爲欲蓋彌彰之舉以啓面從之端人臣阿諛承順遂成其過然則無罪而謝不可

言忠當以魏文貞之言爲鑑也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何如矣臣不敢奉詔旨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唐高宗儀鳳元年九月以狄仁傑爲侍御史目

按人主用法每以喜怒爲重輕苟爲臣者順旨曲從則是彰君之不信而無以昭大法於天下也能批逆鱗如狄梁公庶不怵於威怒而陷君於不道乎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眞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

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之唐代宗大曆元年貶顏眞卿爲峽州別駕目

按言臣論事易爲宰相所忌含怒於心因間中傷百官已望而畏之至於微色發聲抑甚矣元載敢於立法壅蔽乃權姦之尤者魯公直諫發於血誠宜其言之懇切而詳盡也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唐代宗永泰元年以裴諝爲左司郎中目

按人主之一言一語皆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代宗忘農民之疾苦而先問榷酤之數有計利之心焉不可不杜其端也若裴諝者可謂引君以志仁矣

唐德宗以中書所撰赦文示陸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矣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目

按德宗聽宣公之言用其制誥痛自引咎以謝天下果能感人則非徒美言之可市矣知制誥者當思引君於道而動人以誠哉

浙東觀察使裴肅以進奉得進齊總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擢爲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三月以齊總爲衢州刺史不行

按無殊績而超擢是爲僭賞許孟容封還詔書眞給事中無忝厥職矣

唐憲宗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直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目

唐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時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

退不肯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中書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開成二年目）

按人臣以隨事納誨爲忠柳誠懸可以無愧矣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唐穆宗長慶四年綱目）

按溫造直彈進奉之罪不愧御史李祐心動膽落

數語更爲千古臺中生色

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置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唐穆宗長慶四年目）

按韋處厚因敬宗嘆宰相非才遂極論裴度之當信任具言逢吉之多排沮是望其君以親君子遠小人深得進諫之法可謂大臣矣

唐懿宗咸通四年八月以吳德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

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按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君每以此拒諫而臣亦不敢再爭劉蛻所言何其明也諍臣當知其義

晉陽相者周元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元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唐明宗天成二年目）

按術士妄言禍福易以惑人趙鳳善於納約自牖弭禍於未萌其識達矣人臣皆當知其義也

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遮馬諫曰陛下賦歛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爲理民何以爲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唐莊宗同光二年目）

按漢之朱雲李雲皆以縣令抗疏直則直矣人或病其出位而言若何澤遮馬之諫乃職分所當爲所謂以愛民之誠心盡臣君之大道者民之父母邪之司直何令兼之矣

右舉羣臣之能諫諍者爲法漢唐以還莫戇於汲黯莫善於魏徵無愧邪之司直矣其他因事匡救亦皆本於納誨之忠不得以越俎爲嫌也嗚乎羣工百職古無不諫之臣而身爲御史反循嘿自甘或毛舉塞責與緘口等是願爲仗馬而不爲鳴鳳也恥孰甚焉

臣鑑錄卷三

博陵尹會一元孚氏輯

敬事

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漢宣帝地節元年目）

按于定國已爲廷尉矣乃猶迎師學春秋決獄之所以無寃也大臣知不學則無術自汲汲於親師

受益而不以屈巳下賢爲恥矣

漢順帝永和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淸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對曰是吾過也天

下益以此賢之
按國家用人當棄其短而錄其長至選任將帥尤難責以清操左雄所言未爲大過特其進君適以自役之語則與梁不疑之謂張陵者同不免於私小之見矣乃雄一聞周舉之正論獨能反愠爲悅直任已過而不諱天下賢之不亦宜乎然則大臣以人事君甚勿以同升爲樹私之地也

吳大司馬呂岱親近徐源慷慨有才志岱賜以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源好直言岱有得

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卒年九十六 漢後主延熙二十年吳大司馬呂岱卒 目

按直言難受人情也又公論之尤恒情之所最忌者也呂岱獨能以是重徐源可謂誠心友直而樂於聞過者矣大臣古處如此君子哉

隋文帝仁壽二年秋七月以韋雲起爲通事舍人。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爲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按此一事有三善焉韋雲起之司直也隋文帝之知言也柳述之克己也使朝廷之上如此相尚成風豈不光明俊偉足以致太平而昭史冊歟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巳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唐中宗嗣聖十九年周以張嘉貞爲監察御史 目

按循憲之舉嘉貞亦猶常何之舉馬周也至請以

已官授之則尤見其推賢讓能之雅誼焉以受得人之賞誰曰不宜

四鎭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寧璘以叚秀實爲都虞候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唐代宗大歷元年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目

按身膺重任最忌自用而遂非馬璘於怒後終聽秀實過而能改卽有美稱人亦何憚而不改過哉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爲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唐德宗興元元年韓滉遣使貢獻目

按韓滉遣使貢獻適當乘輿播越之時則爲忠勤而措置有方尤足爲法

韓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唐德宗貞元三年目

按韓滉能於一無所長之士見其所長而用之以此器使人材豈不足以相天子收羣策衆力之效哉故曰未嘗求之不可謂無其人也

唐文宗太和五年秋八月以崔鄲爲鄂岳觀察使。

鄂岳多盜剽行舟鄲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悉誅之初鄲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鄲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尙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僄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按崔鄲以一人之身而前後設施寬嚴大異蓋政貴因時因地期於致治而已如必專有所尙豈君子經世之學哉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鎭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

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唐穆宗長慶二年目

按君仁臣義之言足見忠鯁至情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公於送殷員外序中蓋嘗言之且允蹈之固不當以文士目之也

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爲變常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鎭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

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唐文宗太和四年以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目

按節鉞之任務得體而知人單騎迎使而人感泣撣使加恩而虜不犯塞事省而功倍柳河東何以得此曰以禮闢牙門而受謁觀進退而深嘉所好在禮則人之易使也固宜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鎭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

嘗涉歷上命德裕脩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唐文宗太和五年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目）

按李衛公籌邊樓可爲鎮嚴疆者法請責狀留案可爲止流言者法

吳元濟就擒李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唐憲宗元和十二年目）

按李愬深得將兵之要所謂智仁信義勇謀兼之而無愧者乎宜綱目書淮西之功惟於愬多予詞也

唐懿宗咸通元年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

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土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

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按裘甫作亂浙東難支朝議選將夏侯孜謂兩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觀其審幾明決成功非幸也夏侯在朝能左右之爲閣部不當如是耶

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

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 晉高祖天福二年

按君以明目達聰爲聖臣以禮賢下士爲良乃旁求俊乂致治之宏規也後世近臣惟知愛功名避形迹苟可安身何恤負國此張誼正大之言足以爲法而和凝之克己薦賢亦有過人之度矣

右舉大寮之能敬事者爲法夫大寮之事與百司異激濁揚清得師求友政學於是而顯如丁定國呂岱諸人是也審時知變器使隨材功績於是而成如韓滉崔鄲諸人是也不則難以表率所屬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智伯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廩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

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按繭絲者賦稅是求也保障者藩籬爲重也人知急賦稅而不思固藩籬智者乃有遠慮鐸之請意固有在矣相約於前果收民和之效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罪之所以寡也後世受寄百里貿然而往迄無所成固多掣肘哉亦未先資成信也夫

尹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以治郡高第入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課常為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漢宣帝元康元年目

按公廉明察者多以孤介自高翁歸獨能出之以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蓋有文武之材又加學問之功者也名譽之盛洵有自來已

韓延壽為頴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死為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以下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歙然傳相敕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漢宣帝神爵三年目

按漢宣時多賢守當以韓延壽為最為其能敦禮讓而興教化猶有先王之遺也然非克己以立誠欲民不負上得乎噫自吏道雜而此風邈矣

黃霸為頴川太守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農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不敢有所欺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

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漢宣帝元康三年目）

按黄霸頴川之治設爲條教以精力推行以寛和從事故不嫌於煩碎而有成功也臨民者念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蓋巳之行條教以實故能致效執此繩人則多虛應法不徒行益信矣

召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竟寧元年目）

按郡守有子民之實心而又勤以濟之嚴以齊之然後利興而化成如召信臣者可爲吏之法矣

隋文帝開皇九年以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旣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

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按爲吏之道以忠信明決爲本雖才之短長未能一致要其所可勉者曰誠而已矣曰勤而已矣如辛公義變岷州畏疫之風與并州父老之讓亦不外於誠以動之勤以服之耳孰謂忠信明決不可學而能哉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以曠爲莒州刺史（隋文

帝開皇十二年也

按綱目分注劉曠之與政不過曰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耳君子以是爲循良之實政焉虎渡河珠還浦與則與矣責良吏以必效能乎哉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逾人非能減其租稅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衆人不爲

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漢隱帝乾祐二年也

按稱良吏者必曰循蹟茂著劉審交似無可紀之蹟矣然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至於感人心而歷久不忘非其績之尤著者乎故君子誠之爲貴也

右舉守令之能敬事者爲法夫守令與民最親爲政而善卽被其澤爲政不善卽受其殃政固多端有專以教爲事者如韓延詩等是也有專以養爲事者如召信臣等是也其餘或兼施或偏重大率隨時因地而行之本以公廉出以慈愛成以明決而循良著於千古矣可不勉哉

臣鑑錄卷四

博陵尹會一元孚氏輯

立身

魏王聞子順賢聘以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乃之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

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周赧王五十七年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子順斌之字也）

按孔斌不以一夫縻重祿陳大計不用遂寢於家又義不入秦深得大臣去就之義矣

漢宣帝詔孝武皇帝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宣帝本始二年目）

按詔書下而阿意順旨公卿以爲得計古今之積習也夏侯勝獨守正議死亦不悔公卿靦然劾奏并及不舉劾之黃霸噫亦甚矣二人處困而亨所

得實多後因地震釋而用之勝爲諫大夫始終無愧霸之治郡顯於頴川所謂學於古訓乃有獲者以視蔡義輩何如人可不自立而詭隨公卿之後歟

漢光武帝建武九年封陰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

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爲覿聽所
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親求位
按外戚之家不知謙退自古而然陰興獨不願以
無功受爵躲望貽譏知足不辱固其天資之過人
或亦得力於學問者深歟
或問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孫
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黙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
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
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徵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愼不
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
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
本末其四五之間乎晉武帝太康三年散騎常侍薛瑩卒目

按陸喜之評薛瑩未知是否甚當然以五等論士
則實足爲鑑蓋賢才以人主之昏明卜潛見相時
度已自審所立焉可耳
晉以王述爲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
必於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
汝謂我不堪耶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
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晉哀帝興寧二年綱目
按克讓自美事王坦之所言未爲不合但王述之
不爲虛讓者正以所辭必於不受見其明於自知
量而後入不致辱位以速官謗也若如後世之受
爵不讓則是六官百職上聖之所不能兼者求備
於中才而反多餘裕矣豈不謬哉
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
寄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
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覬之

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
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
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
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
釋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目
按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覬之所言得之矣權力所
在最易惑人凡立朝者皆當錄置退思堂中
魏主使崔浩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
史閔湛郄標勸浩刊所譔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刊

石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等罪狀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

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愼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

以愛憎蔽其公直不爲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宋文皇帝元嘉二十七年日

按高允豐才博學而小心愼密崔浩嘗謂其乏矯矯風節及以史事被收詔旨臨責崔浩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淸辨當死生呼吸之際不失常度而堅貞如一惟其學充而性定也詩云柔惠且直高允有焉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

齡無忝於求福不回之君子也哉

諸張譖魏元忠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此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

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幷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唐中宗嗣聖二十年日

按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爲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然則士大夫不能有特操而賴直諒之友相助以成名者亦未始非立身之道也

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唐玄宗開元十九年日

按宋文貞嘗以張卿家奴之語折佞倖於朝堂舉坐悚惕剛直之槩大著於時矣然以危言危行當武后無道之時君子以爲難至於待毛仲之事亦不違君又不合污乃聖賢立身中正之道也故錄以爲則

韓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爲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玄宗開元二十一年以韓休同平章事日

按韓休爲蕭嵩所引而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隨事匡君眞社稷臣也爲相不及八月而罷直道事人於斯見之

捷書至鳳翔肅宗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

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

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曏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

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太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勿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

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唐肅宗至德二載目）

按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愉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

事以去讒遠邑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
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乎鄴侯亦
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楊國忠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
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
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之彖
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
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唐玄宗天寶十一載目）
按張彖冰山皎日之喻可為不能立身之戒隱居

嵩山超然遠矣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憑
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
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
自布衣蒙楊君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
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
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唐憲宗元和四年貶楊憑為臨賀尉目）
按陞則賀貶則疎人之恒情也恐為己累則遠避
之矣徐晦雖諭之以禍而不改可謂不負初心者
以之見稱於德輿而受知於夷簡宜哉

李絳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
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
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
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
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
之（唐憲宗元和六年目）
按進奉之弊其理甚明而君多不悟則利令智昏

也李絳無進而直言其失雖以憲宗之惑亦知重
其人為臣可不自立邪

唐文宗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上
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
變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按發明柔而不斷此文宗之大弊也韋處厚極論
其失因請避位可謂得大臣之職矣故書以予之
○唐宰相之卒自杜黃裳後更歷四朝二十餘年
聞至處厚始具其官亦可以知其選矣觀者思之

見太和二年目

唐文宗太和九年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文宗開成二年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溫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

按胡氏曰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已有恥見微知著矣

韋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目

按判戶部者人之所欲也而韋澳獨辭胡氏謂其見得思義良然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爲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已意爲親叔世人情率不越此澳之所見何其超然乎

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唐德宗貞元十年陸贄罷爲太子賓客目

按忠君成已之道學者無不心知其意有所負由於多所恤也宜公言之而躬亦能逮其人臣立身之準則哉

右舉人臣之能立身者爲法夫立身之道見於去就取舍之間而居官最易奪志蓋不可則止

聖賢無不以知幾爲重而每爲君所厭聞則榮辱禍福利害死生判於當前而能不變戰於中者或寡一念之差遂至枉道辱身嗟何及矣夫事君無義進退無禮率天下而習於頑鈍無恥於國家庸獨利乎子朱子有言士大夫出處辭受非獨一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審信夫胥觀了順所爲猶守孔氏家法其餘諸人或正直是與或明哲自全或謙退有終或威武不屈審時行義擇而

處之其揆一也

士鑑錄目次

卷一
師儒
卷二
俊傑
卷三
隱逸
卷四
卓行

按師儒之則經明行修出處去就不詭於聖賢之道故首列之然三代而後聖賢罕得而見之矣出而無益於世人以爲迂故以奇士次之則俊傑足貴焉處而不信於人又以爲僞故以處士次之則隱逸爲高焉至於流俗靡靡非志士不足以振之志士孤行一意未必盡合於中道然而廉頑立懦亦何可少哉故終之以卓行

士鑑錄卷一

博陵[illegible]手氏輯

師儒

周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孟軻去魏適齊。赧王元年孟軻去齊。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已任是以所入者不合遂致爲臣於齊而歸喟然嘆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爲書七篇

按韓文公嘗謂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學者幼而讀其書無不知其人矣綱目特記其去魏去齊之時以著其與時不合之故足見聖賢之出處動關天下之安危雖以命世之才當世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不能見用守先待後終不肯枉尺而直尋此書法之義也尚志之士深察而有得焉進則以行王道爲心退則以闡聖道爲法亦庶乎窮達胥善者矣

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爲設醴及孫戊即位後忘設焉穆生退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

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漢景帝三年見）

按聖賢之去就匪惟常人不能知也即同人亦有不能見信之時觀申公白生所言世人必以爲然然二人畱楚竟被赭衣舂市之辱乃知穆生之識趣弘遠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眞能用易者哉

董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

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粤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粤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

有明法 漢武帝建元元年目

按董子守正不阿無媿賢良三策綱目具載以見其言行相顧也才足以有爲而節足以有守原始要終不失儒者氣象士之楷模其在是與

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爲迂闊吉遂謝病歸 漢宣帝神爵元年諫大夫王吉謝病歸目

按漢儒之醇者董子而後斷推王陽觀其所言俱不謬於聖人旣不見用卽致爲臣而歸去就超然合乎義矣

漢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天子擢爲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毁固遂以老罷歸

按史漢俱以轅固生入儒林列傳言行廉直無媿

所學其議公孫弘之語最爲切中故綱目取之於
戲曲學阿世之徒雖取榮於一時以此視彼得失
何如哉士當守正艮不誣耳
鄭衆以通經知名明帝爲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
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
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
獲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罪惟
衆不染於辭 漢明帝永平四年目
按鄭衆之不肯通於太子山陽者固以漢有舊防

爲辭亦實因梁松輕險之徒不欲爲其所中耳士
能擇交如衆庶可免於比匪之傷與
漢章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
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
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
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
斯言乎拜僖郎中 章帝元和二年目
按孔僖之對甚正而偉即此足見師儒之則非桓

榮輩所能知也
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
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
暮而震志愈篤鄧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
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
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
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
子知何謂無知者密媿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
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 漢安帝永初二年目
按楊伯起四知之語卓絕千古非愼獨者不能也
世稱關西孔子其殆學聖而能立不惑者乎
漢順帝永建二年以處士黃瓊爲議郎。時徵黃瓊
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
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
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
時矣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
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

雖無大興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漢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固郃之子也少好學郃爲司徒固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

按處士之出也最易損望李固所言盡之矣黃瓊固可以無憾錄其書以爲儒者審出處之道焉至

李固千里從師且不欲以貴胄之子表著姓名誠爲好學眞儒名實相副者哉

荀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爲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頹陰令苑康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亢唯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爲友爽嘗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漢桓帝建和三年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日

按李膺以淑爲師荀爽復以御李自喜淵源有自庶見古人虛懷慕善之風非後世俗儒之所及也

太原郭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

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鄢陵庾乘爲門士泰奇之後皆爲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

稚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漢桓帝延熹七年）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漢靈帝建寧二年）

按郭有道好獎訓士類成就甚多居潛見之間而貞不絕俗明足知幾跡其生平殆深有合於用九用六之道者乎

盧植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盻融以是敬之（漢靈帝建寧元年）

按盧植得天地之正氣而能直養其剛大者也志士取則舍是奚歸

宋策孝秀於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按宋主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捕戲取之罄盡乃止源之不清也甚矣而乃濫殺無罪欲潔其流得乎顧秀才所對實為切中投策於地亦有餘榮學者固不可阿世以干進也

王通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諡曰文中子（隋文帝仁壽三年）

按文中子獻策於隋文帝胡氏譏其不智即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之說也夫孔孟救時不待三聘而出知其不可而為之識其不可然且互俱有不得已焉者乎此聖賢之所以異於石

隱也何獨於文中子而疑之觀其罷歸之後遂教授不仕如有一毫干澤之心能如是之洒然耶綱目書龍門王通獻策不報君子以爲譏在上也

或問士在於今可獻策歟曰不可昔者不禁人之上書陳言故草莽之臣亦得以自盡其心今制三品以下非科道不許奏事君子時中固不敢以布衣違禁而謀國也

佛骨至京師畱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

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晉宋以來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嘗作原道等篇行於世云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按韓子之文多矣綱目所取在此以其關於風化尤大也是故無關風化可以不作修辭者其審之

右舉師儒之則自孟子而後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固難與於斯道之傳矣然出處去就之間持身涉世之際不詭於義而無違其心與夫因文見道足以扶世而翼教者皆聖人之徒也惟失節者不足與此師云儒云詞章云乎哉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

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目

按伏波所言深得以約鮮失之意世家巨室尤宜知警不得以其因書搆訟爲疑也。易取括囊詩

詠白圭論語教人以愼言者不啻再三致意此書得之可爲儒者守口箴銘

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晉明帝太寧三年目

按晉以放達爲高悖禮傷教以致神州陸沉爲害已甚惟陶士行力矯流俗功烈偉然其言切實足令志士勃然奮興

唐昭宗景福二年以柳玭爲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

材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厲僅得比他人耳

按柳氏家學相傳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切言立身行已不可有失戒盈戒驕加勤加厲皆可以立教而垂訓雖曰未聞聖道吾必謂之有聞矣

右列三人之言皆有合於師儒之則者也馬伏波教子以謹敕陶長沙教人以恭勤柳河東教家以孝悌禮法足見養正育才之道堪爲後進

楷模郎橫經請益何以加焉故附於此
漢成帝之世揚雄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竝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惟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鉅鹿侯芭師事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

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新莽天鳳五年莽大夫揚雄死目

按揚雄恬於勢利未有大惡特以去就之義不明遂至臣事賊莽稱其功德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譏之深矣於戲所謂好古樂道者安在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而言行之間不知所愼如之何其可也

柳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而

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唐憲宗元和十年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目

按柳文誠善矣不自貴重顧藉比匪終傷惜哉

右列二人皆有乖於師儒之則者也子雲子厚文名當世固爲人所取法矣大節既失儒者遂羞稱之不亦足以爲戒乎夫三不朽原以立言

爲末即其言立亦必名教無虧庶不悖於聖門
之文學爾、

士鑑錄卷二

博陵尹會一元孚氏輯

俊傑

沛公得張良以爲廐將。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秦二世二年）

按綱目不書張良歸沛公而書沛公得張良則良

之去就爲可觀而沛公之興以得良爲重漢之帝業成矣書法如此貴之也終綱目一人而已、良與他人言輒不省此自古俊傑所以逢時爲難也懷奇者不必强聒庸流矣

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二年遣隨何使九江目）

按史稱張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爲畫策臣時時從

漢王綱目載之詳矣圍宛城以遠危道要項伯以脫鴻門願聽噲言還軍霸上贊成敬說西都關中借前箸而籌六國招四皓而定儲君存亡所係固重然謀士猶或見及惟捐關東之問非漢王無此大度非留侯無此深心想見君臣相得知人善任之雄破楚三人乃取其二於楚人傑梗槩於此可參固陵之謀使各自爲戰仍申此議耳故不重出

張良素多病入關卽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

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漢高帝五年目

按留侯始末備見於自道中布衣固當知之

漢高帝封功臣酇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 漢高帝六年目

按漢高帝馬上得天下以功狗功人目功臣不復知天祿與共之義矣留侯獨引天以自重辭富以自全見其爲帝者師不忘布衣之素超然於富貴之外故雖遇素慢無禮之君亦不得而侮之否則志於富貴淮陰可族酇侯可繫矣是故辨志不可不早也

韓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卽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

信信卽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與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

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元年以韓信爲大將目）

按韓信之拜大將也以禮頗有儒雅之風其登壇對語實能決劉項之得失指陳天下大計瞭如指掌所謂國士無雙者如此苟非心紆六合目睨四海胸有成竹安能猝辦於臨時哉留心經世者宜先定其規模而從事也

又按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徒亂大謀韓信能見及此非學識兼優者未足與議漢王以天授之資得其言而豁然覺平生可畏之項王不足畏矣項王分關中地王三秦以塞漢路其謀甚狡蕭何勸王就國留侯說以燒絕棧道亦皆爲自守之計漢王欲東而不能也韓信卽從秦人之怨三秦王而知其易定理勢兼明帝業可就此漢王之所以謂得信晚也

瑯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惟頴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

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按司馬徽謂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俊傑之用亦有大小一智一能之士皆思乘時以自見未免苟且以就功名求如孔明之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者三代而後寧有幾人故抱膝長吟不求聞達識者比之爲臥龍臥龍者潛龍也龍惟潛故勿用亦惟

潛故大用由後而觀鼎足之業定於隆中數語由前而觀自比管樂時人亦莫之許也向使孔明急於自見人皆得而知之則亦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耳天下豈有不潛而見而飛之龍德哉

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隱居穎陽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

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唐天寶十五載李泌至靈武日）
肅宗問李泌今敵强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

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唐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遣兵陷潁川日）

按李泌與肅宗有故人之義患難與共相位必辭志旣高矣料敵制勝情勢瞭然留侯之匹也肅宗悅之而不能盡聽其言惜哉

右舉俊傑留侯鄴侯自命卓矣淮陰諸葛人固不同而其先資成信則相似乘時遠駕不當如是耶

馬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

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漢光武帝建武元年日）

按大才不當小就士因鬱鬱不得志而失其素履者多矣伏波之事可爲俊傑未遇遵養時晦者法焉

祖逖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

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晉愍帝建興元年日）

按祖逖聞雞之舞渡江之誓千載而下猶令人想見其慷慨大節奕奕如生仗義北行卒收功效經

方致遠之才本於忠愛其素所樹立然也士患無志耳有志未有不竟成者也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帝永和十年日）苻堅因呂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晉穆帝升平元年秦苻堅自立爲天王日）

按王猛本傳溫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猛乃止其後佐命苻堅養民興化旌節舉才秦民大悅垂及升平景略治國頗類武侯其師亦非常人也士之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

右列三人皆有俊傑之志而事竟成者也學者

窮居草茅每恨不見知於世然使登壇而定大計三顧而訪謨果能肘衡天下瞭如指掌否志士如馬援祖逖王猛輩皆能有立矣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陸賈時時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

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漢高帝十一年目

按陸賈固辯士耳然於干戈搶攘之餘稱道詩書以正言而折嫚罵之君爲之詘服傳於當時聞於後世亦可以爲俊傑矣李東陽謂新語未奏之先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帝遂能尊孔子漢之文敎皆賈啓之也和平勃誅呂氏其功尤偉信哉

漢文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

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漢文帝元年目

按賈長沙所請頗有得於儒者治天下之道文帝方以培養爲主不用其言至武帝時乃效魏相採之以輔治亦足以見其爲天下才矣政事疏久爲士林傳誦故不復援其略云

竇建德西救洛陽兵十餘萬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騎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唐高祖武德四年目

按薛收爲文中子高弟王佐之才也此議料大敵決大計明如觀火秦王違衆論而用其言卒成大功爲有唐混一之本亦足以見其資兼文武矣惜

乎天不假年未竟其用貞觀欲興禮樂而魏鄭公等媿無素業三代之不可復也有數存乎

清河客李蕚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

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蕚曰淸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覩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蕚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蕚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淸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淸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托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

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淸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袱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加顏眞卿河北採訪使眞卿擊魏郡拔之目

按李蕚以少年而談天下事切中要害與郭李諸公所見俱同足徵英雄傑略然非顏魯公亦不能用也

右列四人有俊傑之風而未遇者也漢高帝雖爲陸賈所詘而未嘗用其言所謂行仁義法先聖者何在使於南粵佗爲之服可謂不辱君命

矣智士固不可測勿以分金疑其瑣屑也賈生之言獲效於後薛子之策罕聞於時李蕚所遇又異而才識略同欲辨俊傑固不在功烈之既著也此堪爲知者道耳

士鑑錄卷三

博陵尹會一元孚氏輯

隱逸

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

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

按綱目特書黨光不屈嘉節守也朝有范升侯霸之輩其不屈也固宜光武能成人之高東漢氣節始基之矣其殆鑒於王莽篡位朝無骨鯁之臣故以表正風俗為先務歟。王良在位恭儉猶為友人所譏夫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者何限獨於處士則加苛責苟不得行其志終隱可也

侯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漢光武帝建武五年以侯霸為大司徒

按君子不可虛拘仲叔之去善矣志士進以禮退以義不當如是耶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徐稺豫章人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稺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稺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一兩暴乾裹之到冢隧外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醊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姜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嘗俱詣郡夜

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
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
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旣至
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托以他辭終不言盜
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
酒食而遣之旣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閣以
被韜面言肱疾畏風工竟不得見袁閎汝南人安之
元孫也苦身修節以耕學爲業韋著京兆人隱居講
授李曇潁川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魏

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
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
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
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漢桓帝延熹二年目

按五處士所爲不同分別取之可也魏桓志高言
中尤爲量而後入者法

袁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爲業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
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
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及黨事
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
庭不爲戶自牖納飮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
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
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
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
國之主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
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
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漢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目

按袁閎偪處相門務爲韜晦申屠蟠見機絶迹後

又不爲董卓所屈深有合於無道則隱之義矣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
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
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
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未及勞問逆曰
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同郡戴良
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
以爲無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

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漢安帝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目

管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漢後主延熙四年管寧卒於魏目

按布衣書卒者終綱目惟黃憲管寧二人而已寧猶有行誼可見憲之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當時賢人君子如郭泰荀淑陳蕃周舉輩靡不傾心敬服范史以爲及門孔氏其殆庶乎士不得志於時潛德幽光如叔度者誠不可揜矣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脩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漢安帝延光二年目

按後世學者不講出處之義昧於進退之幾以隱爲困以仕爲亨不知士君子一動一靜必與道俱動非其時則道絀矣亨於何有然非真誠脩道者未足以語此也周燮馮良庶幾近之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漢靈帝中平四年前太丘長陳寔卒目

按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大丈夫之體用也至於時無可爲而平心率物化及鄉閭乃脩身素位無待而施之道非鶩外爲人者可比司馬公推郭泰爲明哲保身申屠蟠爲見幾而作然如陳太丘者有及人之實行無標榜之虛聲求志之士不當以爲法歟

王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

刈黍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漢獻帝初平二年目

按王烈之事與陳寔略同皆處士而有化俗之行者非無本而能然也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樸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冰鑑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目

按徐庶謂孔明不可屈致昭烈三往乃見人皆知其以道自重矣然於德公獨拜牀下尊賢何其篤也夫惟能屈所以能伸龍德成而厥施溥其諸異乎貧賤驕人者歟願學俊傑者可以爲則矣德公識國士於風塵業經品題千秋不易固宜有重名耳志在高尚者亦不可無知人之鑑云

宋文帝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卒。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

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按尹氏發明曰甚哉出處之際君子所當致謹也揚雄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視孟荀以下若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故綱目於其沒也書曰莽大夫揚雄死雄雖欲自解不可得也陶潛在晉乃太尉侃之孫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

可觀至劉宋移國恥復屈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通鑑是年不載其事綱目取諸前史以激千載之清風爾嘗考晉隱逸傳未見其不屈之意至南史始著其說且載檀道濟嘗餽粱肉麾而去之之事則潛之此意顯然明白今分注亦本此為說其有關於世教多矣茲故詳而論之以詔後之君子云

周王賜處士韋敻號逍遙公。敻志尚夷簡魏周之

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敻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南北朝己卯年綱目）

按書法終綱目處士賜號韋敻一人而已故錄之以觀世變焉

陶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梁主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梁武帝大同二年梁處士陶弘景卒目）

按隱居而有山中宰相之名似失遯之時義矣乃說者遂以朝政闕失盡歸弘景則朝中宰相又將何如恐弘景亦不任過也綱目以處士書卒特筆也不必曲加貶論

右舉隱逸前漢尚功而廉恥道喪光武中興奬勵名敎厲後士多高蹈矣韜光斂迹本欲保身

化俗型方人思潔已世有清修之士而天下仰其風流豈得謂虛聲之無益哉故曰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也是可以觀處士矣

博陵尹會一元孚氏輯

卓行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周赧王五十八年目）

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秦孝文王元年目）

按天下士惟孔孟所言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入孝出悌守先待後足以當之排難解紛云爾哉然無取固高於世矣子順之論足見聖人家法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皆賜牛酒（漢章帝元和元年目）

按毛義鄭均可謂孝弟矣士之次也

又按元和二年章帝東巡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足見漢氏敦崇實行之風

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取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

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漢安帝建光元年以薛包爲侍中不拜目）

按薛包之行卓矣綱目特書以爲侍中不拜深予之也士其勗哉

漢桓帝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目

按東漢黨禍最烈范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有澄清天下之志位卑言高未免獲罪然其言凜凜有生氣能使閹豎改容此尚節義者所亟稱也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嘗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爲鄉嗇夫知其異器卽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淸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漢桓帝延熹九年目

按杜密譏劉勝爲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亦如明季東林諸子志大名高欲以公論正天下之是非而激濁揚清耳不知天地閉賢人隱去官還家正當守括囊無咎之義而顧以口舌爭當路之刑賞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而已此東漢黨人所爲可賢而亦可惜者也抱道之士宜審所處矣

田疇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

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餽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冦漢獻帝初平四年目

按田疇爲劉虞奉章致命而不屈於公孫瓚引曹操擊烏桓以報讐而不受封蓋義士亦奇才也其

為約束於徐無山中雖與王烈之純以德化者有
間而因時隨地以成善俗威信所感不亦深乎
周魴之子周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
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
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
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
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朞年
州府交辟晉武帝泰始十年目
按周處有卞莊臧明之勇猶未足多也獨其勇於

改過遷善始終全節為不可及耳以里巷之人一
朝奮志遂爾名著千秋然則人顧可以不學也哉
馮翊吉翂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
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
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
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柰
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
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
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

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梁武帝天監二年目
按綱目特書梁吉翂請代父死梁主赦之為子則
孝為君則仁交予之也所以為世勸者深矣吉翂
又固辭舉孝洵卓行之士哉○唐開元二十三年
張瑝張琇以復父讐而死綱目列敘二子而書曰
救杖殺之病其上也當時議者多矜其穉年孝烈
張九齡亦欲活之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遂殺之
夫懼壞法而忘壞禮者小人也主持風化者念之

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救復讐據
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
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
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
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
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
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
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
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唐憲宗元和六年目

按梁悅本報父仇也與張瑝張琇相同而綱目異其詞略其事書曰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所以見用刑之無失耳非於梁悅示貶也韓子之議善矣學者又不可不知

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言事紛紛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

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唐德宗貞元十一年貶陸贄爲忠州別駕目

按范氏謂陽城遏裴延齡爲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故綱目取之以爲志士勸

自元和之末宦官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馮宿等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唐文宗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目

按劉蕡讜論李郃讓賢並傳千古以視諛言冒進中第爲榮者得失何如哉士當自立矣

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呼曰先輩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梁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目

按進士尚未授職較之彭澤令有間矣而乃恥受

辟署終身止稱前進士與晉處士爭光史册以視張文蔚輩豈不相懸霄壤哉故士以行已有恥爲尚也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唐代宗大歷八年召郇模入見目

按郇模此舉雖近行怪然末俗下士泛泛悠悠沒

齒無聞者居多模一布衣獨能留心當世之務亦可謂有志者綱目載之固有取爾豈但美召見者之能盡下情哉

右舉卓行其行有與聖賢同者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是也至於排難解紛激昂慷慨每多賢智之過不盡由於學問蓋天性使然也士能自察所近而毅然奮興超然拔俗庶不至與草木同朽與